

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

WEIQINGZHENGBIAN

SHIJIESHENHUA

ZHENCANGWENKU

世界神话
珍藏文库

魏庆征 编



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

魏庆征 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675 字数:400千字 插图:61幅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

ISBN 7—5378—1936—X

I·1875 定价:36.00元

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

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卡尔·马克思

《世界神话珍藏文库》总序

数千年前，古埃及神话中的女战神奈特在塞伊斯的神庙，异常宏伟壮观，现已荡然无存。据古罗马时期希腊学者普卢塔克记载，在那里可以读到这样的铭文：“我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一切，任何凡人都不能揭开我的面纱！”

而实际上，也正如熟谙古希腊神话的德国诗人弗·荷尔德林所说，“神近在咫尺，却难以认识。”

纵观环宇，从奥林波斯山到喜马拉雅山，从冰封的北冰洋到浩瀚的太平洋，从非洲到美洲，凡有人迹的地方，无不流传有蒙着神秘面纱、难以认识、纷繁万千、瑰丽多姿的神话。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神话是对人类的意识和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现象。追溯原始社会，神话是人类借以认识世界并对世界和自身以及种种现象加以阐释的基本手段和方式。

卡尔·马克思指出：“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3页）

神话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博，堪称包罗万象。诸如天地的开辟、日月星辰的萌现、人以及动物和植物的由来、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发生、世界万物的形成、生死的奥秘、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确立等，无不囊括其中。

“神话”一词，希腊文 *mythos*，意为“传说”、“故事”、“叙述”。然而，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已远非古人那种“幼

稚素朴的”故事,而且也只是世界神话海洋之一隅。

随着古埃及神话、古代两河流域和西亚的神话、古印度神话、古伊朗神话、欧洲诸民族的神话以及美洲、非洲、太平洋岛屿和澳大利亚、亚洲广大地区诸民族的神话为人所知,并为学术界所关注,人们已不再将视野局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

呈现在面前的,已不仅仅是奥林波斯山的奇葩,而是浩瀚无涯的、名副其实的神话海洋!

(一)

世界各民族的神话驳杂浩繁、丰富异常,对其总貌和演化可有所了解 and 推断。在早期发展阶段,神话短小、简陋,尚属原始,多针对某事某物而发,不可能有连贯的情节。伴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维方式有所发展和变化,神话也在发展和变化。

在阶级社会中,神话经历着根本的变异。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神话中的神、半神、英雄、魔怪等,结成人间那样的氏族关系、配偶关系、宗法关系等。完备的神谱随之而生。除古希腊罗马神话外,斯堪的纳维亚神话、古代中美洲神话以及波利尼西亚神话中,亦有较为完备的神系。

由于祭司的苦心炮制,一种异常繁冗的神话应运而生;这种神话反映了祭司和统治阶级的需要,为迷惘、神秘和哲学思辨的气氛所笼罩。古印度神话、古埃及神话、古巴比伦神话,是其中最为典型的。

关于动物及其属性之由来的动物神话,似为最古老、最原始者。关于植物及其属性之由来的植物神话,可见于一些民族。关于日、月、星辰之起原的神话,亦属古老、原始者。诸如此类神话传布极广,见诸世界许多民族。

世界和宇宙起源以及人之由来的神话(即宇宙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构成较完备的神话之主体。诸如此类神话,多见诸较为开化和发达的民族;在较不开化的民族中则不多见。

所谓宇宙起源神话,通常可囊括和包容人类起源神话,日、月、星辰起源神话,神之由来的神话;所谓“异生神话”、“冥世神话”、“世界末日神话”等,相继衍化而生。

流传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大体上可分为下列类型:创世神话,释源神话,宇宙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星辰神话,太阳神话,月亮神话,文化英雄神话,孪生兄弟神话,图腾神话,时序神话,英雄神话,世界末日神话,动物神话,植物神话,尚有所谓“低级神话”。

创世神话,即宇宙所由形成的万物之由来的神话,几乎可囊括释源神话、宇宙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等一切类型。

据最古老的创世神话,所谓“创始”被描述为自生的变化,“转换”、“转移”。诸如:追捕的猎物乃至追捕者,化为山峦、溪流、星辰;椰子来自人首,人来自椰树;太阳来自火,火来自太阳;从原初据有者处盗取劳动工具、培育植物、珍贵物种等。伴随劳动工具或木器、陶器、金属器的制造,关于雕木成人、泥塑成人、锻造日、月、星辰的神话广为流传。

创世神话伴随时光的推移,日趋繁复:生于身体的某些部位(头部、腕骨、腋下、臂、足等)或生于其排出物(遗精、唾液、尿等),取于大地、鱼体、兽体或其他神、怪的躯体和处所(火取之于鱼腹、淡水取之于巨蛙、星辰取之于宝盒等)。

种种创世神话,流传于世界各民族。澳大利亚地区原居民中,关于图腾、成年仪式、婚姻制度、火、掘土器、矛等的起源的神话不胜枚举。美拉尼西亚、北美、西伯利亚和非洲一些地区,流传着古老的创世神话(亦即始祖和文化英雄的神话)。其内容涉及:动物物种属性之由来,动物、植物和人之由来,天体、火、劳动工具、祭器、仪

礼、婚姻制度、潮汐、日夜、四季以及宇宙之由来。

释源神话。一切神话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释源(来自希腊文 aitia,意为“起因”)功能,即以神话现象对某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生活现象之由来加以阐释。所谓“释源神话”,则旨在说明某一事物或现象之由来。最原始的释源神话,可见于澳大利亚原居民、巴布亚人、安达曼人、布须曼人。关于天、地、海洋、山峦等之由来的神话,则与较高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关于社会现实中这种或那种现象之缘起的神话,尤为引人注目。说明死之由来、火之获取、婚姻体制之确立、成年仪式之起源、种种行业之形成、农事习惯之出现、社会体制之萌生等等的神话,即属之。旨在对祭仪之由来加以阐释的所谓“祭仪神话”,亦可归之于释源神话。

宇宙起源神话 在神话系列中居于异常重要的地位,旨在对宇宙空间和时间之由来加以描述。

关于世界和宇宙的由来,大致有两说:其一,由原初的混沌、幽冥、水、卵等演化而来,即“进化说”,基本上属“自生”;其二,为某超自然灵体——创世主、造物主、巨灵等所造,即“造化说”。所谓“宇宙起源”,通常包括宇宙万物的形成、被造、天地之分离和形成、日月星辰的形成、地形地貌的形成、人、动物、植物之出现等等。

神作为种种宇宙和自然界存在之化身,其起源亦浑糅于其中。太阳神话、月亮神话、星辰神话以及有关动物、植物由来之神话,亦可归之于宇宙起源神话。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美洲印第安人、远东和地中海地区诸民族的宇宙起源神话,最为丰富、最为典型。其他地区一些民族,亦流传有诸如此类神话。

人类起源神话,乃是宇宙起源神话的组成部分,并与创世神话、图腾神话等紧密相关。

在众多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中,神、造物主或文化英雄以种种质料造初人。据习见之说,始而造男人,后造妇女。人之被造,通常

经历两个或更多的阶段：始而出现最初的类人形体(始祖)，继而则出现世人。据图腾范畴的人类起源神话，人与动物很久以前并未彻底分离，或者人即源于某种动物。据一些特殊类型的人类起源神话，人并非被造，而是从某一处所来至世间，或生于某种植物等。在一些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中，“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呼其名，即意味着被造成。神分两部分(即天界者和地界者)造人，等等。在一些人类起源神话中，对人之各种器官的由来(诸如心、目等)有所描述。

星辰神话 旨在描述种种星体、星体之由来和状况。广义说来，太阳神话和月亮神话亦属之。在早期的星辰神话中，星体和星座往往呈现为某种动物或以某一人物为其化身。在众多民族的古老神话中，星体或星座被描述为一种物体，现于天宇或属所谓上界。世人飞升天宇并成为星体或星座的情节，亦属屡见不鲜。据一些神话所述，银河以及天界星辰的配置，乃是神话人物活动所致；一些神话人物并与某一星体或星座相联属。

太阳神话 所描述的对象为太阳及其所属神幻形象。古老的太阳神话，旨在叙述太阳之产生或多余太阳之消弭。在一些古老的太阳神话中，太阳被描述为女性，并有其子女。关于太阳消失和复返的神话，亦属古老的太阳神话。关于太阳之女的神话，见诸许多民族的古老太阳神话。在孪生者神话中，太阳与月亮为紧密相联而又相互对立的一双文化英雄。在早期的太阳神话中，太阳处于较次要的乃至从属的地位。而在繁盛的太阳神话中，太阳形象则成为主神，或成为两主神(通常为太阳神或雷雨神)之一，而纳入神殿。围绕太阳神话，形成繁复的体系。王者甚至与之相关联。

月亮神话 与太阳神话可相提并论，其主要描述对象为月亮以及与月亮相关联的现象。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月亮与太阳分别为男性或女性，或呈现为同辈血缘关系(兄弟姊妹，有时为孪生者)，或呈现为不同辈分的血缘关系，或呈现为夫妻。有关月之盈亏

以及月蚀的神话,亦见诸众多民族,且异常纷繁。在一些神话中,月亮往往与太阳成为相对者,且月亮通常被描述为被否定者。

文化英雄的神话 旨在阐述造福人类的种种文化业绩之缘起及实施的神话,其内容涉及:火的取得、农耕和种种技艺的首创和由来,一定的社会制度、婚姻制度、风俗习惯乃至仪礼之确立等等。凡此种种,均归之于文化业绩。文化英雄神话与图腾神话紧密相关,流传于太平洋岛屿、北美、南美、北亚、非洲一些民族中,并见诸一些开化民族的神话。

孪生兄弟的神话 为关于孪生神幻者的神话。他们或呈现为部落的始祖,或呈现为文化英雄。在孪生兄弟的神话中,文化英雄的形象似一分为二,即分为特质迥异的两孪生兄弟:一个善良,一个邪恶;一个聪慧,一个愚顽;一个授人以有益的技艺,造福于人,一个以为非作歹和恶作剧为能事。在有些孪生兄弟的神话中,孪生兄弟并非对立者,而是不同本原的化身。关于孪生兄妹的神话,亦有流传。

图腾神话 乃是民族一部落之图腾崇拜信仰和仪礼这一复合体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旨在叙述神幻的图腾祖先之经历。其基础为这样一种观念,即:一定的人类群体(氏族等)与作为图腾的动物和植物等有着亲缘关系。最典型的以及为数众多的图腾神话,可见于澳大利亚原居民以及非洲一些民族中。

时序神话 旨在描述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诸如昼夜、四季、月、日等的交替)。在发达的农事神话中,时序神话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地中海地区尤甚。关于死而复生之神的神话,其内容表述为:植物一年一度枯而复荣(再生)以及谷物丰稔。有关奥西里斯、塔穆兹、巴卢、阿多尼斯、阿提斯、狄奥尼索斯以及佩尔塞福涅、泰莱皮努斯的神话,均属之。他们亡故(逝去),则万物凋零,赤地千里;他们复生(复返),则大地充满生机、植物繁茂。后两者属逝而复返之神的神话。

英雄神话 旨在描述英雄人物奇异之生、经历的艰险和考验、与魔怪的搏斗及其他业绩、爱情与婚姻乃至死亡。诸如此类英雄人物的经历和业绩,大多与创世紧密相关。所谓“文化英雄的神话”,同此种神话紧密相关。英雄神话,成为英雄叙事诗以及神幻故事的至关重要的渊源。所谓“英雄”,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古希腊素有崇拜已故英雄之风,英雄通常被描述为神之子或后裔,或被描述为与神有某种关联的凡人。

世界末日神话 旨在描述世界末日之终结以及嗣后的乾坤再造。完备的世界末日神话,见之于古代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神话、古伊朗神话、古印度神话、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神话传说。古阿兹特克人关于“四太阳周期”的世界末日神话,尤为人们所关注。所谓“四太阳周期”,即:太阳被视为宇宙稳定的体现,其毁灭意味着世界之终结,太阳和诸神之力须以血祭维系。据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暴风与利剑”这一最后时期终将降临大地,人们死于纷争,众神的末日亦将来临,世界归于毁灭,然后重新再造。关于世界毁灭与重建的宇宙循环观念,亦可见于古印度神话:宇宙毁灭之时,大梵天沉睡未醒,夜亦降临;白昼到来,宇宙得以再造。古伊朗神话中有诸宇宙交替之说:相传,至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与至高恶神安格拉·曼纽争斗不息,且互有胜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末日神话,则与末日审判等教义紧密相关。

动物神话 旨在描述动物及其种种属性、其基本成分和特征之由来,似属最古老、最原始者。诸如此类神话,多见于澳大利亚、非洲、北美、南美原居民。关于动物源出于人以及人往昔亦为动物或源出于动物的观念,属尤为古远的时期。有关祖先亦为人亦为动物的观念,在澳大利亚原居民中屡见不鲜,被赋予图腾崇拜色彩。图腾神话和文化英雄神话,同动物神话紧密相关。

植物神话 旨在描述植物、植物种种属性之由来,叙述具有神

幻色彩或神幻功能的树木、植物以及植物的功能与人之关系。宇宙树及其变异(生命树、知识树、萨满树等)、具有神幻色彩的植物,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亦有所见。关于谷物以及与人类紧密相关植物之由来的神话,属最古老、最原始者。植物为图腾的神话,亦有流传。神话人物与植物息息相关以及与植物形同一体的神话、神话人物变化为植物的情节,见诸许多神话。

低级神话 为关于种种自然精灵(诸如林木、山峦、河川、海洋等精灵)以及农事精灵、田野精灵、动物精灵、植物精灵等的观念和传说,留存于欧洲许多民族的民间创作和信仰中。

(二)

见诸世界各民族种种神话中的人物形象,纷繁万千,其缘起、演化、状貌、品格、属性、关联等各有所异,大体说来,有神、精灵、祖先、英雄、文化英雄等。

神祇 为宗教中的崇拜和信仰对象,又是神话(主要是发达神话)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在多神教中,信奉多神,而在一神教中,则信奉独一神;在古老的、不发达的宗教—神话体系中,神的形象并不明晰,或无迹可寻。发达的宗教—神话体系中的神祇形象十分繁复。在属前阶级社会的民族,多信精灵、魔怪等,尚未形成明晰的神祇观念。

神祇被视为有非凡之力以及种种异能的超自然灵体。较为原始的神话中之神往往带有动物、植物的属性,其形象也不乏十分怪诞者。伴随社会的发展,神的形象渐趋完美、和谐,被赋予司掌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种种职能,并形成一定的亲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同时出现种种错综复杂的态势。神和神祇世界,实则为人和人类社会的反映。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公元前6世纪)曾指出:“埃塞俄比亚人说,他的神鼻子矮翘、肤色黝黑;而在色雷斯人的心目中,他们

所奉之神则是眼睛碧蓝、发色淡黄。”神的状貌、品格、特征、职能，既同社会状况和条件，又同自然环境紧密相关。

精灵 为习见于各民族神话中的神幻灵体。所谓精灵异常繁多，诸如：个人保护精灵、地域守护精灵，氏族精灵、社会范畴和自然范畴种种现象的精灵、疾疫精灵、动物精灵、植物精灵、种种主宰精灵。据崇尚万物有灵信仰的民族看来，天宇大地、山峦河海、丛林原野，几乎万事万物无不精神所主宰，精灵堪称无所不在。

精灵与神祇这两种形象，有着紧密关联。伴随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有些精灵形象渐演化为神或神的襄助者，抑或与神有着种种不解之缘。在繁盛的神话中，精灵或近似精灵的形象，往往成为反面角色，与神相对立而存在。在所谓低级神话中，种种精灵则成为主要角色。

所谓“精灵”，与万物有灵信仰、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农事崇拜、渔猎崇拜，乃至萨满教等紧密相关。

祖先 系指宗教和神话中与人之由来相关联的始祖或氏族、胞族、部落以及家族的先辈。

所谓“图腾祖先”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动物和植物物种及其他自然客体，为人们所关注。图腾祖先为兽形或半人半兽形，或为类人形体。图腾祖先犹如造物主，生育或造人，而自身则化为动物。祖先有时化为精灵，而这则是属神幻时期的灵体。在神圣化过程中，出现共同之父、超图腾祖先等形体。与神幻时期相关联的祖先，仍在实施其职能，而其居留之地已移至彼世。他们渐与创世神这一宇宙形象相融合；所谓“始祖”（包括图腾始祖），亦有女性形体，即始祖母，与母神相关联。有时，始祖为神所造，并成为其襄助者和使者。始祖或其子，往往与初人相提并论。

始祖—文化英雄、初人，在许多神话中是首代王或首领，全民族即由此而出。

在世和已故的先辈，成为崇拜的对象：已故的先辈，为所谓

“灵”之一类。据神话观念,祖灵不仅与“彼世”(即冥世),而且与“人世”相关联。已故祖辈不仅赴冥世,而且可化身为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界客体。祖灵并可复返人世。据祖鲁人看来,祖灵复返聚落,与世人共居。据一些民族看来,葬仪可使死者去往冥世,并使其作为善灵复返阳世。又说,死者在梦幻中与人相交通。

已故祖辈通常仍被视为氏族成员。据信,如终止或不按制祭祀,则遭死者严惩或导致死者最终亡故。祖灵可佑助其后辈安居乐业、风调雨顺。而定期的祀奉则可使与死者的关联不致中断。祖灵既有长幼之分,又有先亡者和后亡者之分。相传,祖灵中的长者(早已亡故者、生前辈分和地位较高者),在冥世依然起有主导作用。祖先隶属于始祖和神。于是,祖先成为始祖和神与人之间的中介。

英雄 通常指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神与凡人所生之子或其后裔。在荷马的《伊利昂纪》中,英雄通常为勇敢的武士。在荷马的《奥德修斯纪》中,英雄则为名门望族的高贵者。赫西奥德将“英雄”(出于宙斯)称为“半神人物”(《劳作与时日》第158~160页)。

古希腊的“英雄”传说,属希腊神话的古典时期或奥林波斯时期(公元前2000年代)。奥林波斯诸神战胜提坦诸神,并与凡人结合,生众英雄。《神谱》中列举了诸英雄及其父母。英雄们应在世间按奥林波斯之神的意志行事。他们通常具有非同寻常之力和超人的异能,但并非永生不死。于是,诸神则力图使英雄成为永生者。

早期的英雄业绩,在于降除魔怪。众神之纷争以及众神之差异,往往反映于英雄们的境遇。英雄通常经历异常痛苦之死。而英雄的业绩及其苦难,被视为特殊的考验。其他民族亦不乏所谓英雄神话传说,诸如古苏美尔—阿卡得叙事诗中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叙述。

文化英雄 被视为一种神幻人物,相传他们曾为人类获取或创造种种文化成果(诸如火、农作物、劳动工具等),教人类狩猎、农耕、工艺,确立自然秩序、社会体制,并规定宗教、伦理以及婚姻的

准则。

在古老的神话中,文化英雄往往参与宇宙的确立、大地的始现、天地的剖分、星体的出现、日夜和四季的交替、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司掌以及与初人有关的事宜。据尤为古老之说,文化英雄通常以发现、转移、盗取等手段获取既有的文化成果。伴随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文化英雄则借助于制陶、锻造等工具从事创造和制作。在较晚期的神话中,文化英雄被赋予整饬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职能,并与作为破坏之力化身的魔怪以及冥世神灵相搏。文化英雄可演化为与神抗衡者以及叙事诗中的英雄。

在大洋洲和北美原居民的神话中,文化英雄往往为两孪生兄弟之一。相传,孪生兄弟中一从事创造,另一则以破坏为能事。据一些古老神话,文化英雄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不乏消极的因素,或呈现为“恶作剧者”,诸如北美印第安人和西伯利亚地区一些民族神话中的渡乌氏等。

(三)

世界范围古今民族和部落,数以千计。凡是有人迹的地方,无不流传着种种类型的神话。

《世界神话珍藏》拟分为十部分,作简要介绍:①古代埃及神话;②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③古代印度神话;④古代伊朗神话;⑤古代希腊罗马神话;⑥大洋洲诸民族的神话;⑦非洲诸民族的神话;⑧美洲诸民族的神话(包括美洲古代神话);⑨欧洲诸民族的神话(包括克尔特神话、北欧神话等);⑩亚洲诸民族的神话(包括古代日本神话)。

古代埃及神话 古埃及为非洲东北部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4000年代,由众多农村公社结成四十个诺姆(州)。约公元前3000年代,上埃及征服下埃及,形成统一的国家。古埃及是世界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古埃及神话的形成,始于公元前 6000 年代至前 4000 年代,即早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前。

古埃及位于非洲尼罗河下游,濒临地中海,与广阔无垠的大沙漠为邻,其自然条件亦别具特色。

回溯古埃及的前王朝时期,古埃及版图内存在若干部落、部族,后形成约四十个诺姆。各部落、部族、地域、诺姆,均奉有其特定之神。地域神的崇拜,与自然崇拜、动物崇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统一的古埃及宗教和神话,为始而自成一体的部落崇拜和地域性崇拜相融合而成。古代埃及堪称动物崇拜(动物神圣化)以及地域性崇拜的博物馆和古典地域。

古埃及人冥世观念和丧葬仪礼之繁复和隆盛,为其他民族所不及;“木乃伊”、“金字塔”、陵墓以及与之相伴的宗教性观念,为世所罕见。古埃及确实不愧为“冥世观念和丧葬仪礼之博物馆”。

古埃及宗教和神话的另一重大特点在于:君主之神化。古埃及人笃信:法老为半神乃至神。法老亦以神之子自诩。经王者及祭司之挖空心思的编织和杜撰,古埃及的君主神圣化已是登峰造极。

古埃及人的神话,同古埃及人的宗教息息相关,堪称古埃及人宗教的反映和阐述。古埃及人以他们的奇思异想编织了无数美妙动人的神话,将他们的赞颂、憧憬、期望、畏惧、哀怨寄寓于他们所膜拜之神。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绘声绘色、美妙动人的神话早已荡然无存。时至今日,人们只能依据十分匮乏的、支离破碎的资料,对古埃及人的神话加以构拟。

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 两河流域诸国不同于独处于北非的埃及,从未陷于闭塞和隔绝状态。连接亚美尼亚高原冶铜中心与缺乏金属的苏美尔之商道以及从伊朗至腓尼基商业城邦与赫梯诸国盛产白银和木材之地的通道,均横贯两河流域。巴比伦和亚述等商业中心迅速形成。私有制、财产不均和奴隶制急剧发展(特别是在公元前 1000 年代)、伊朗高原和阿拉伯沙漠的游牧者的攻掠,又

促进了文化交流。

分布于近东(西亚)地区的赫梯文化,堪称东方与西方的中介。赫梯人的文明,是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爱琴海文明之间的主要环节之一。

公元前4000年代末至前3000年代初,古闪米特人分为东、西两支。东支闪米特人为阿卡得语诸族。西支闪米特人分布于今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即阿摩利人、迦南人、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米人等。他们建立其文明,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古苏美尔人的神话和宗教中,无疑保留了原始公社制度下形成的古老成分;一些神以兽为形,兽形神造像屡见不鲜;蛇、猴、带翼之狮的造像,亦屡有发现。通观宗教神话典籍,亦不乏兽形说之遗存。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母权制时期的信仰和神话,并未以完整形态见诸巴比伦地区。带有图腾属性者,成为兽形或半兽形之可怖形象。

在古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观念中,对自然的崇拜居于重要地位,有关死而复生之神的神话,与丰饶女神英安娜紧密相关。古巴比伦的宇宙起源说,集中呈现于叙事诗《埃努玛·埃利什》。所谓英雄神的神话,亦有流传。其主要典籍为《吉尔伽美什叙事诗》。王权神圣化之风极盛,其胚芽则是对部落神和地域神之崇拜。

在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中,时序神话居于显著地位,关于丰饶之神、神代更迭、诸神对王位之觊觎等神话,广为流传。

对地域守护神乃至全国守护神的崇拜、对日、月、星辰之崇拜、对与农业有关之神之崇拜之风颇盛,与之相应的神话曾广为流传。关于死而复生或逝而复返之神的神话,颇具特色,且流传极广。创世神话、关于冥世的神话、关于洪水的神话、关于“乐园”的神话等,亦有流传。诸如此类神话,对古希腊罗马神话乃至《圣经》中的传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阿拉伯地区的前穆斯林神话,约属公元前1000年代至公元7世纪初。古阿拉伯人的神话,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据考,古代阿拉伯北部早期奴隶制国家利希扬(存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3世纪末)以及克达尔(古阿拉伯部族,公元前1000年代至纪元初年分布于古代阿拉伯北部,公元前5世纪建立奴隶制国家)的务农者中,流传有较为完备的神话。沙漠地区的半游牧部落和游牧部落,流传有较完备的神话。古代阿拉伯地区的神话相互独立,相互交错,又相互影响,既有共同信奉之神,又有地域之神。若干地域至高神,可复合为一神。神之并合,为古阿拉伯神话的特征。这是居民迁徙和部落并合所致。在较晚期的古代阿拉伯神话中,“安拉”乃是若干至高地域神复合而成的一神之称谓,后成为伊斯兰教所奉之唯一真神。

伴随岁月的流逝,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古赫梯人、古西支闪米特人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明,连同他们往昔的宗教与神话,湮没在历史风尘中!显赫一时的众神失去其往昔的荣光和尊崇。如果说埃及古老的文明及其神话之为后人所知,在很大程度上仰赖金字塔和“纸草卷”,两河流域与西亚的古老文明及其神话之未成为永远消逝的历史,则是借助于铭文和“泥版”。

古代印度神话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分为两大区域:南部半岛部分称为“德干”,位于热带;北部称“印度斯坦”,其北以高耸绵亘的喜马拉雅山脉为屏障,其南以文迪亚山与德干高原相隔。其河流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恒河水势平缓,通常为人们造福,被称为“恒河母亲”。印度河和恒河,同样被视为大自然对人类的惠赠,并孕育了古老的印度文明。

印度河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成就可与埃及文明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拟。其早期高度发达的文明约发端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至前2000年期间臻于鼎盛,后趋于衰落。据推考,某种形式的动物崇拜(乃至图腾崇拜)、树木崇拜以

及对丰饶之神的崇拜,业已存在,且势必伴之以相应的神话。约当公元前 2000 年代中期,雅利安人部落自中亚地区南下,进入印度河上游地区。

古代印度神话纷繁诡谲,宛如不可测的热带林莽,令人颇感扑朔迷离。回溯迄今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印度的宗教大致分为“吠陀”时期、婆罗门时期、印度教时期;而古代印度神话,则大体分为“吠陀”神话、印度教神话。至于前雅利安时期的神话,即原印度神话,只能面对考古文物而冥思苦索。

印度教神话对印度教以及耆那教和佛教的宗教—神话体系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形象和题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学艺术所汲取,这些形象和题材,哺育着印度多种语言的文学艺术。

古代伊朗神话 公元前 6 世纪以前的波斯人的状况,很少为人们所详知。这一国度位于波斯湾的东岸,地处高原,东面为绵亘的山脉。其主要山系扎格罗斯山脉沿西南边界伸延。高原大部为荒漠,有广阔无际的盐碱沙漠。降雨量一般较少。内地肥沃的河谷地带,却可为一定数量的居民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伊朗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文化,可追溯至公元前 2700 年。约当公元前 2700 年,出现印欧血统的伊朗人。

古代伊朗神话形成的始初阶段,属印度—伊朗共同体时期,即雅利安人(印度—伊朗人)分布于南俄罗斯草原时期,约当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前半期。经过许多世纪的迁徙,古伊朗游牧者和务农者诸部落于公元前 1000 年代居于中亚细亚地区。迨至公元前 7 至前 6 世纪,古代伊朗神话种种自成一体的系统业已形成,诸如古米堤亚神话、古波斯神话、古代斯基泰人和萨尔玛特人的神话。

波斯帝国导致了近东诸文化的融合,波斯人的文化则主要是往昔诸多文明融合而成,其中包括波斯本身、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地带以及埃及文化。古波斯人的宗教

和神话影响深远,既具兼容性,又富感染力,并传布于西亚大部分地区。其二元论对西方哲学思潮以及其他宗教有着深刻的影响。

古代希腊罗马神话 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最南端,大陆部分为半岛,西南濒爱奥尼亚海,南临地中海,东滨爱琴海;约有1400多岛屿,其中最大者为克里特岛,境内最高的山峰为奥林波斯山。

古代希腊堪称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公元前2000年至1400年,克里特岛曾存在米诺斯文化;迈锡尼文化时期约肇始于公元前1500年,迄至约公元前1100年。

公元前2000年代后,古希腊人进入希腊地区,定居于爱琴海沿岸。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化,对古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影响。部分神祇、魔怪以及世人和动物,成为米诺斯艺术的对象。米诺斯王宫那绚丽多采、富有异域情调的生活,对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形成颇有影响。所谓迈锡尼时期,是为古希腊神话故事形成期,迈锡尼地区同古希腊最主要的神话故事的萌生地相吻合,迈锡尼和提林斯成为著名英雄人物的故乡,忒拜和特洛伊同迈锡尼均有关联。

古希腊宗教和神话经历了漫长历史发展过程。所谓“古希腊神话”,实则为一蕴涵驳杂、包罗万象的浑融体,除种种神话外,尚有历史传说、轶闻、神幻故事、故事以及种种袭用神话题材的文人创作。

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古希腊神话,其特征在于:人物形象具有艺术性和极大的魅力;其人物形象并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亦即拟人化乃至理性化;他们栩栩如生,同世人毫无二致,甚至可视为理想化的;人的美德和劣习,同样见诸其言行。

古希腊神话对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艺术具有重大影响,后者又使前者人文主义化,并呕心沥血地切磋琢磨,使之臻于优雅、崇高,使之更加瑰丽多姿。

古罗马神殿异常驳杂。往昔的部落和氏族之神,大多纳入古罗马神殿。古伊特鲁里亚之神话,似对古罗马神话亦有所影响。大多

数古罗马神显然出于意大利本土。古罗马神殿的固有神,有些始而亦为公社的守护神。古罗马神殿为数众多的幼辈神,则从未被奉为公社守护神,大多被视为人类种种活动的化身。伴随罗马国家的崛起和兴盛,一些神则被奉为城邦或国家守护神;继而,在古希腊神话的影响下,则出现犹如奥林波斯神殿式的神统。古希腊人将他们的拟人神以及与之相联属的神话强行移植于古罗马神话。古罗马一些主要神则与古希腊一些相应之神混同、相提并论。古罗马神话异常贫乏,其诸神形象苍白、枯萎,远非瑰丽、丰满。诸大神之混同,无非是徒具其名,犹如其宗教,古罗马人一向以节俭、冷漠和严刻的仪规待之,绝无任何神秘可言。

大洋洲诸民族的神话 大洋洲系指太平洋上大多数岛屿,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至斐济)、密克罗尼西亚(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波利尼西亚(夏威夷、塔希提、萨摩亚、复活节岛等)。其原居民的历史,已有数千年。无文字可考的美拉尼西亚史前史,则可上溯至20000年前。他们的祖先,均来自东南亚。其语言均属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即南岛语系)。

澳大利亚孤悬于大洋之中,与具有较高文明的民族异地而处。千百年来,澳大利亚原居民与周围世界完全隔绝。该大陆自然条件无显著季节性差异,无猛兽侵袭之虞,加之,依靠狩猎和采集,便可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澳大利亚地区原居民长期滞留于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迄至欧洲殖民化开始之前,澳大利亚原居民依然结为狩猎部落,不知农耕、豢养家畜、纺织、制陶、制作弓箭之类的狩猎工具以及制作金属器物。众多游猎部落,均结为牢固的社会单位。

澳大利亚原居民的宗教信仰,在学术上颇有价值。其宗教—法术信仰是近存诸民族中保留最纯者。澳大利亚原居民的图腾崇拜

亦极为典型。澳大利亚素有“图腾崇拜古典地域”之称，与之相应，图腾神话极为繁盛。

太平洋岛屿原居民的宗教信仰，虽不乏共同的特征，而见诸各个地区的形态又千差万别，不啻包容无比丰富的宗教博物馆；氏族公社制时期宗教向早期阶级社会宗教的演化之历程，依次展现于世。太平洋岛屿诸民族的物质生产条件之反映于宗教观念和神话，同样一览无余。

太平洋岛屿分布于浩瀚的大洋之中。其原居民中蕴藏的宗教与神话异常丰富、纷繁，在文化范畴和宗教领域有着特殊的价值。如果说澳大利亚是“图腾崇拜的古典地域”，太平洋岛屿和澳大利亚则是“法术的博物馆”，太平洋岛屿又是“玛纳”、“塔布”等宗教观念的策源地。

太平洋岛屿南端的复活节岛，至今依然矗立着巨大的石像，其神秘的面纱仍未被完全揭开。

研究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原居民的宗教和神话，对认识人类所经历的途径将有极大助益。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文明的消融，若干年前异彩纷呈的景象，已经永远淹没在烟波浩渺中。

非洲诸民族的神话 非洲东临印度洋，西濒大西洋，东北以苏伊士地峡与亚洲分界，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

非洲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其种族构成异常复杂。分布于撒哈拉以北者，主要为闪含语系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埃塞俄比亚人、索马里人；分布于撒哈拉以南地区者，为苏丹黑人和班图黑人两大系统。班图黑人主要分布于中非和南部非洲，尚有少数古老部族，最著者为生活于雨林中的俾格米人以及布须曼人、霍屯督人等。

非洲大陆地域广阔，为数众多的民族分布于此。这些民族所处自然条件以及物质和文化条件，相差极为悬殊。

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论，非洲原居民大致可分为三种不

同类型(犹如美洲诸民族):最不开化的游猎部落,尚不知农业和畜牧业(布须曼人和中非俾格米人);非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亦即南非和赤道非洲的农牧居民(霍屯督人、班图语诸族、苏丹以及大湖地区诸语组各族);北非和东北非古老文明诸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原居民)。这样一来,非洲诸民族的宗教和神话势必呈现一种纷繁驳杂的景象。

非洲未开化民族(主要从事狩猎、采集)的宗教之主要形态为:图腾崇拜、万物有灵信仰、法术观念和仪式(特别是狩猎崇拜),并行成年仪式。

非洲绝大多数民族,处于社会发展的较高水平。多数民族的社会制度,属氏族一部落制,分别处于其发展和解体过程的不同阶段。一些民族,特别是西非和中非的农业民族,母系氏族、母权制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另一些部族,特别是南非和东非的畜牧部族,宗法氏族关系则彰明较著。其主要的宗教形态为祖先崇拜。拜物教颇为典型。图腾崇拜、动物崇拜、农事崇拜、铁匠崇拜、首领崇拜、部落神崇拜,亦盛行。

非洲地区诸民族的神话,类型繁多。其中心人物或角色有:图腾祖先或与人同形同性的祖先、神圣化的首领或君主、铁匠、太阳神、地神、雷神、种种精灵。诸如此类神幻人物,往往被赋予始祖、造物主、文化英雄的职能,有时并具有所谓恶作剧者的特质。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祖先崇拜异常繁盛,并伴之以相应的祖先崇拜神话。非洲堪称祖先崇拜以及种种祖先崇拜神话的博物馆。

在非洲地区的神话中,与人同形同性的祖先,往往成为造物主、始祖和文化英雄。这些神话人物,同样被赋予暴风雨神和雷神的职能和属性。

在社会分化业已出现的地区和民族的神话中,神圣化的首领、王族祖先,则成为中心人物,乃至被视为始初第一人 or 文化英雄。

王权神圣化,为西非较开化民族所特有。

作为种种自然现象和天体现象的化身之神,往往成为非洲地区民族神话中的中心人物,即造物主、文化英雄。天神与地神通常形成配偶,成为始祖,太阳、月亮乃至宇宙万物,为其所生。在一些民族的神话中,水神和水灵在创世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种种自然神和有关自然神的神话,与其万物有灵信仰之广为传布相应,亦臻于繁盛,并具有其地域的鲜明特征。

在国家体制较为完备的民族的神话中,所谓泛神信仰的神殿业已形成。居于神殿之首者,往往为一抽象的天神,或被描述为王族的祖先、大祭司。众“亚神”,作为主神的子女或仆役,各习其职,并各有其活动范畴。

美洲诸民族的神话 美洲大陆幅员广阔,北起北极地区,南与南极隔海相望,种种地带尽包罗其中。美洲地区原居民,绝大多数为印第安人,人数不多的爱斯基摩人,分布于北部地区。印第安人是美洲最古老的居民,约公元前 20000 年至前 15000 年陆续迁入。其足迹遍及北美、中美、南美的广大地区。印第安人现有人口约三千余万,分布于北美者有八十余万人。

美洲地区的神话,大体上分为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美印第安人的神话、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

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反映了北美地区印第安人诸部落复杂的移民过程、自然条件、社会生活条件以及定居部落与游牧部落、农业部落与狩猎部落的相互影响,并反映了这些部落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沿革。

中美印第安人的神话,系指阿兹特克人、奥尔梅克人、托尔特克人、萨波特克人、米什特克人、塔拉斯科人、马雅人等的神话。始于公元前若干世纪,他们就建立了早期阶级的国家体制。中美印第安人的神话,具有古代世界神话的特点,可归之于古代世界的神话。它同该地区的古代文明紧密相关,并与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地

理环境不无关联。

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为南美印第安人部族和部落的神话。种种神话成分纷然杂陈,并流传有别具一格的创世、洪水以及周而复始之劫难的神话。通常的创世神话几乎无迹可寻。弥天大火和洪水灭世之说,流传较广。所谓周而复始的劫难之说,时有流传。在农业部族的神话中,所谓培育植物始现的神话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在从事游猎和采集的神话中,火和淡水之由来的神话居于尤为显著的地位。有关死亡之由来以及将永生描述为永生的条件的的神话,广为流传。孪生兄弟和文化英雄的神话颇为丰富。

克丘亚人的神话,约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代前半期;公元16世纪初叶,传布于印加帝国地区。

契布恰—穆伊斯卡人的神话与其文明相适应。公元16世纪前,契布恰—穆伊斯卡人分布于今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毗邻地区,曾创立高度文明。

欧洲诸民族的神话 欧洲位于欧亚大陆西部,北临北冰洋,西濒大西洋,东以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高加索山脉、里海等作为与亚洲之分界,南隔地中海与非洲相望。分布于该大陆的绝大多数居民,属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斯拉夫语族、波罗的语族、芬—乌戈尔语族以及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等,均属印欧语系。

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以及与古罗马神话紧密相关的古意大利神话和古伊特鲁里亚神话,均归之于“古希腊罗马神话”。

其他欧洲民族的神话中,最著者为“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波罗的语诸民族的神话”、“芬—乌尔戈语诸民族的神话”、“斯拉夫的神话”、“克尔特神话”,以及“印欧语诸民族的神话”。

《埃达》中包容异常丰富的神话,并有相当完备的神统和神话观念体系。

亚洲诸民族的神话 亚洲为世界上最大的洲,北接北冰洋,东滨太平洋,南临印度洋及印度洋和太平洋诸海,西面则是地中海、

爱琴海、黑海、亚速海等。亚洲十分辽阔，地跨热带、温带、寒带，并包括众多岛屿，总人口约占世界的一半以上。

南亚、东南亚、东亚地区，是为古老的高度文明的发祥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此居于显著地位。印度教、儒教、道教、锡克教、耆那教、神道教等民族宗教，亦在不同的国家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传统的宗教信仰，仍然见诸一些民族和种族集团，他们大多数居于穷乡僻壤和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对物体的膜拜、笃信众多精灵、法术和巫术等，在东南亚地区诸民族的传统宗教中居显著地位。祖先崇拜，则居于尤为显著的地位。

传布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者，主要为达罗毗荼语诸民族、孟—高棉语诸民族、泰语诸民族、藏缅语诸民族、南岛语诸民族的神话，以及越人和芒人的神话。

地处东亚的日本，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根深蒂固的宗教——神道教和佛教。两教交互影响，呈现极为繁复的景象。日本的神话和传说，主要载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者成书年代约为公元7至8世纪）。

朝鲜位于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化范畴成为两国之中介。朝鲜人素有敬奉祖先之风，精灵崇拜以及萨满教之遗风，亦有迹可寻。儒教和佛教的影响，盛极一时。有关开国的神话、创世神话、有关精灵的神话以及萨满教神话等，均有流传。在开国神话中，檀君神话居于核心地位。

分布于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等地的阿伊努人，从事渔猎，信仰多神和万物有灵，盛行崇拜熊之风，其神话为万物有灵观念所充斥。所谓宇宙起源神话、地名由来神话、图腾神话、精魔神话，传布尤广。

北亚地区包括远东、西伯利亚诸民族，所处自然和地理条件十分不利。极北地区，广漠奇寒，人烟极端稀少。古亚细亚语诸族，通古斯—满语诸族、萨莫迪语诸族，分布于此间，以渔猎为生，宗法氏

族关系根深蒂固。南西伯利亚地区诸民族(阿尔泰人等),其所处条件则较为优越,主要从事畜牧业,间或从事农业。长期以来,萨满教为其主要宗教形态,万物有灵信仰、氏族崇拜、家庭崇拜、图腾崇拜、渔猎崇拜以及铁匠崇拜之风,广为传布。

蒙古语诸民族分布于中亚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并包括布里亚特人和达斡尔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多信奉喇嘛教。古代蒙古草原狩猎者的神话,见诸中国史籍,回溯匈奴和乌桓时期,即已有祭天、地、日、月、星辰以及祖灵之风。

日、月亦为人们所敬拜。月亮或被奉为“至尊女主宰”,太阳或被视为月之母。图腾神话以及部族起源神话,亦有流传。种种关于宇宙景况和构成的神话,流传颇广。

突厥语诸民族异常众多,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北部、中亚广大地区以及土耳其、阿富汗等地,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古突厥人(鄂尔浑人)的神话,仅余一些片断传世。相传,始而造“蓝天”与“褐地”,继之有“人类之子”生于其间。至高神为腾格里(天),属所谓“上界”。腾格里有时同其他神共同司掌世间之一切,特别是人的命运。所谓谱系神话,属古突厥神话的古老图腾崇拜层次。

高加索地区诸民族,为高加索语系诸民族所居,诸如奥塞梯人、印古什人、车臣人、阿布哈兹人、切尔克斯人、斯万人等;长期保留较为古老的传统宗教信仰及其遗风(部分已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观念浑然杂糅)。时至今日,家庭—氏族崇拜、丧葬仪礼以及农事和畜牧崇拜、铁匠崇拜之风,依然留存。

太阳、月亮以及其他星辰的人格化,是为高加索诸民族神话观念的特点,大多数题材与雷电之神、命运和丰稔的司掌者相关联,他们犹如至高神,向大地降雨泽和干旱。

追溯迷茫浩渺的远古社会,神话乃是原始人(乃至初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手段及其对世界的种种感知的反映。神话成为远古人

借以认识世界并对世界和自身加以阐释的方式,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的始初形态;它与原始思维相适应,与其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自然条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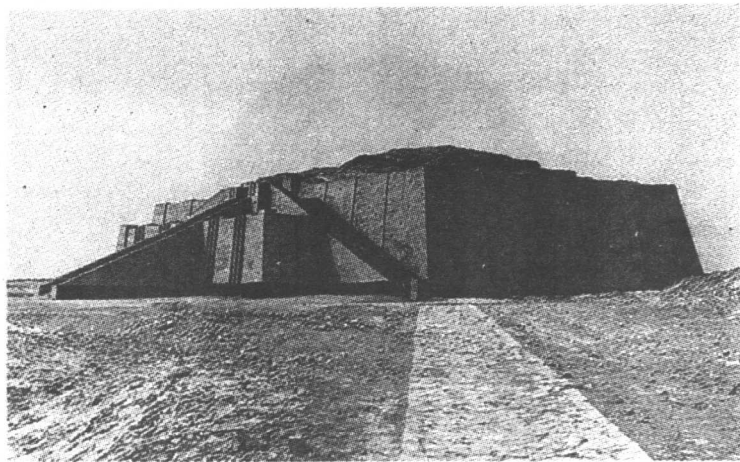
文学艺术与神话有着不解之缘;戏剧(特别是古典戏剧)以及抒情文学诗歌,则将神话成分直接纳入其中。艺术、文学、政治思想等诸意识形态,最终自神话中分离而出,但仍与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学艺术久久将神话广泛运用于其创作,神话形象和情节成为其艺术武库和题材的滥觞。文学艺术从神话中汲取了营养和质料,因而瑰丽多姿,乃至成为千古不朽之作。神话经文学艺术的再思和改铸则趋于繁复丰茂,虽失去童年时代的天真和质朴,却增添了成年人之聪慧和丰采。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学术领域、社会生活中,神话千百年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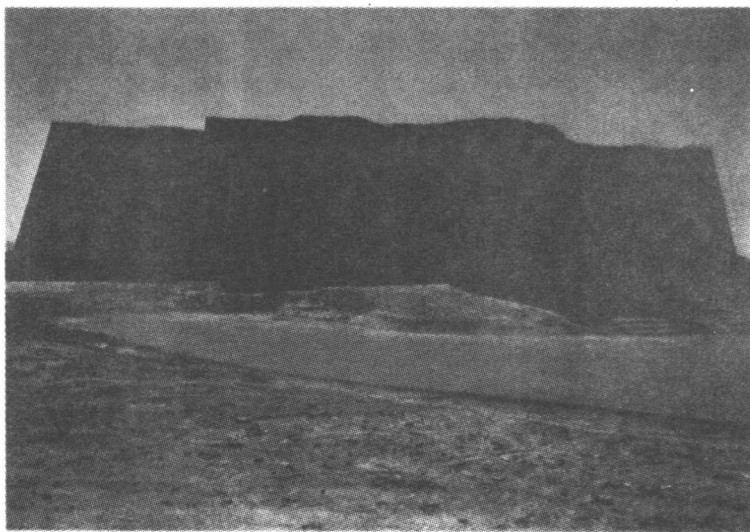
如果对神话无所知,对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领域乃至人类历史途程中的许多问题亦感茫然。

从古至今,无数学者为探考神话的奥秘、揭开神灵之面纱,亦即寻觅失落的文明和消逝的文化积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贡献了毕生的心血。他们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谨此向为发掘、探索和揭示古老文明而作出卓越贡献的诸多先行者们致意!



乌尔的月神南纳之庙宇(公元前 2100 年)



古代两河流域之宏伟的神庙——塔庙



大神巴力,手持权杖和象征电矢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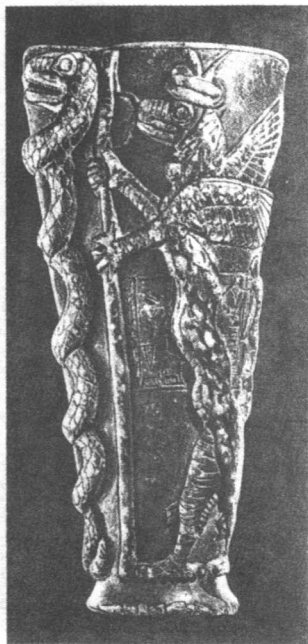


尚武和暴风雨之神特舒布,手持巨斧和三股叉

• 图 3 •



大神埃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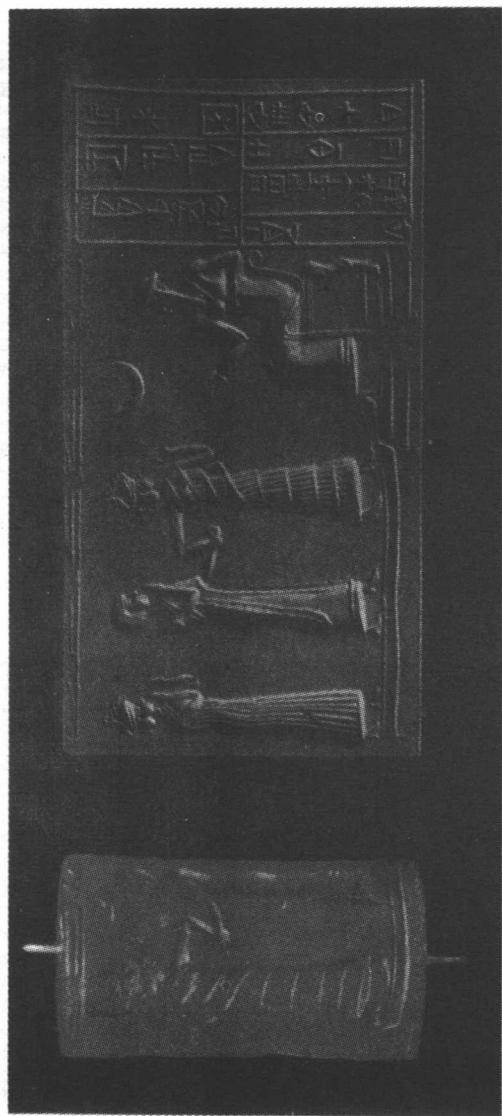


(左)宁吉什济达将王者领至王座前,公元前 22 世纪浮雕(柏林,前亚博物馆);

(右)献与宁吉什济达之仪式杖(以蛇为饰),公元前 22 世纪浮雕(巴黎,罗浮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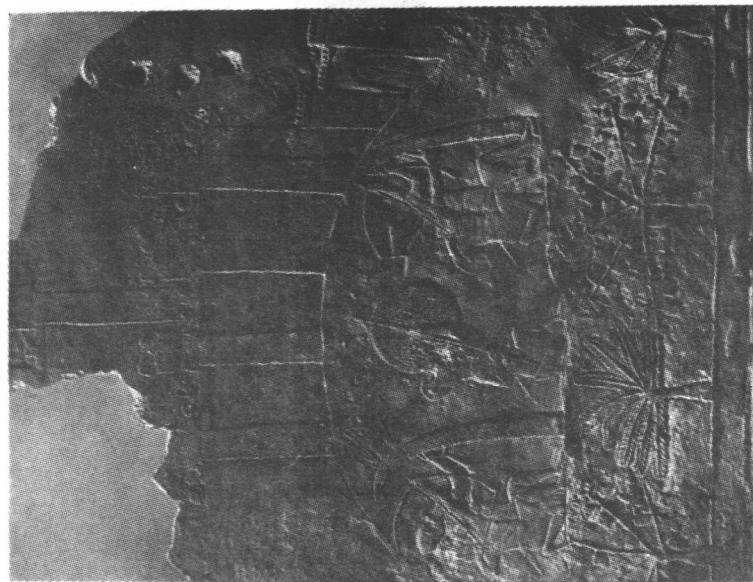
吉尔伽美什(公元前 8 世纪雕像, 巴黎, 罗浮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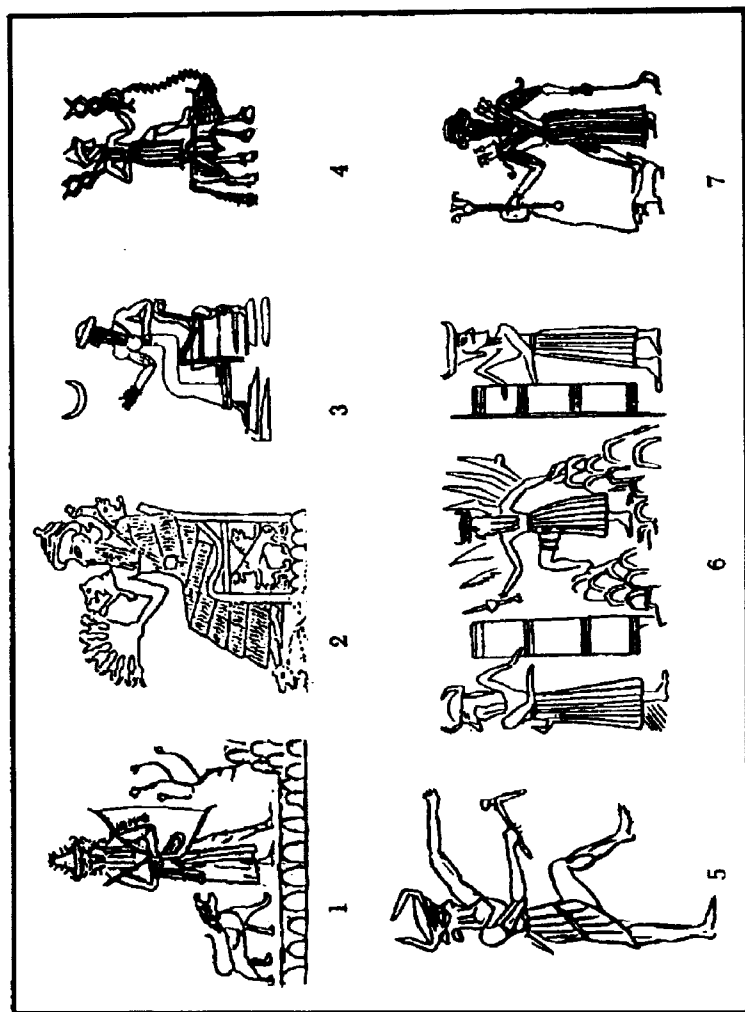
对月神的敬拜圆柱形印章(公元前 2400 年),属哈什哈梅尔(乌尔城邦之王乌尔·恩古尔的封臣),
不列颠博物馆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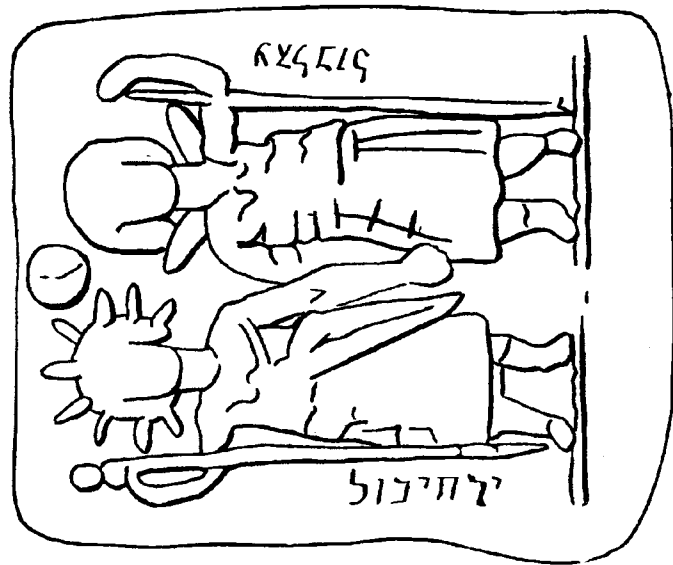
撒曼以色列三世方尖碑侧面图：(1)以色列王的使者；(2)神圣动物；(3)携带什物之使者（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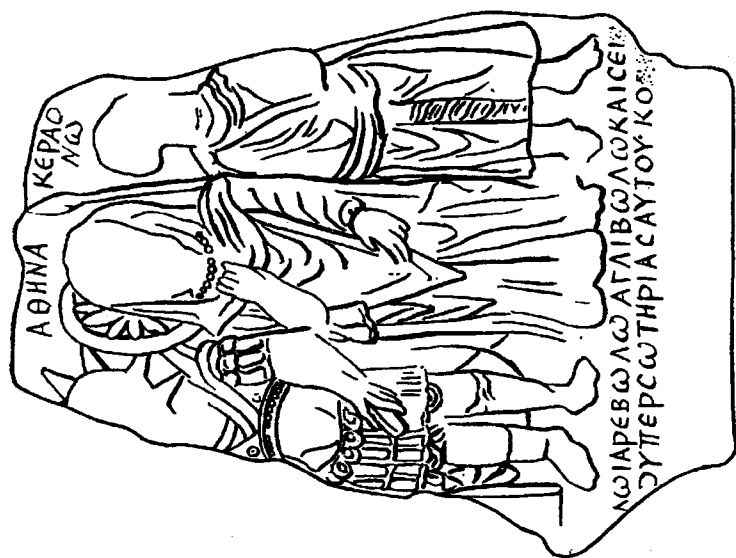
亚述人兵临城下，发现于尼尼微遗址的大理石雕刻
（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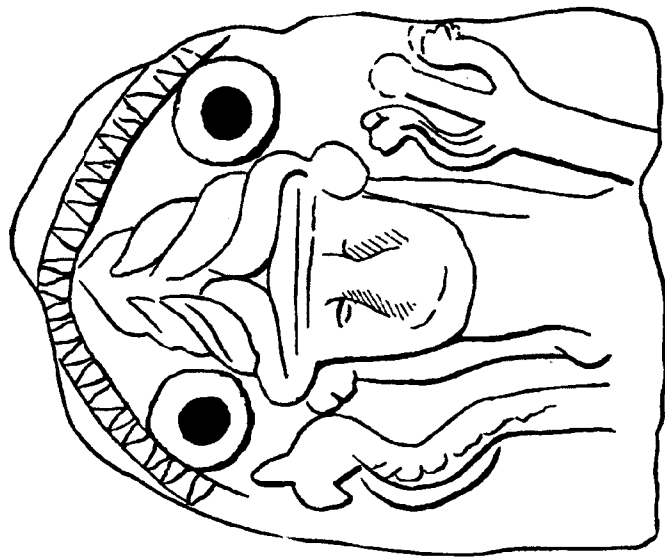
苏美尔神殿诸神：1. 恩利尔；2. 尼努尔塔；3. 南纳/辛；4. 伊什库尔/阿达德；
5. 奈尔伽尔；6. 吉比尔；7. 马尔都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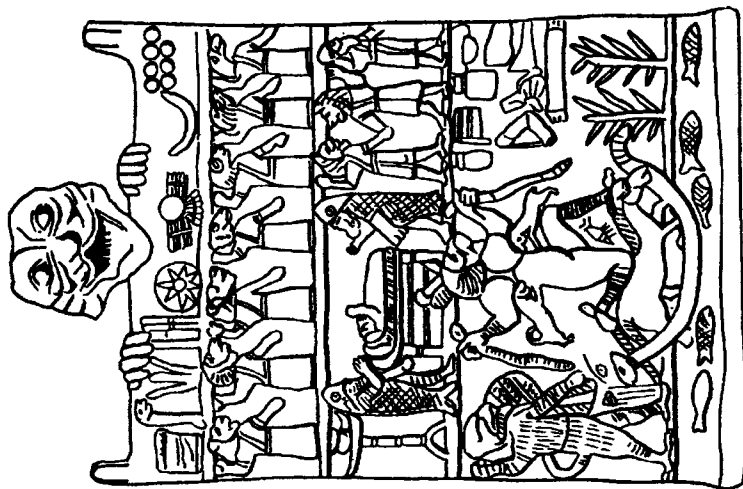
古帕尔米拉的镶嵌物：左为太阳神，右为月神



古两河流域浮雕：塞米亚置身于星神与阿达德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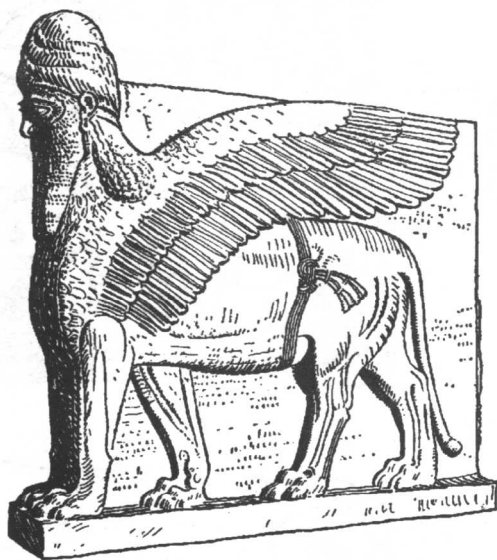


古老城邦基什浮雕：战神之头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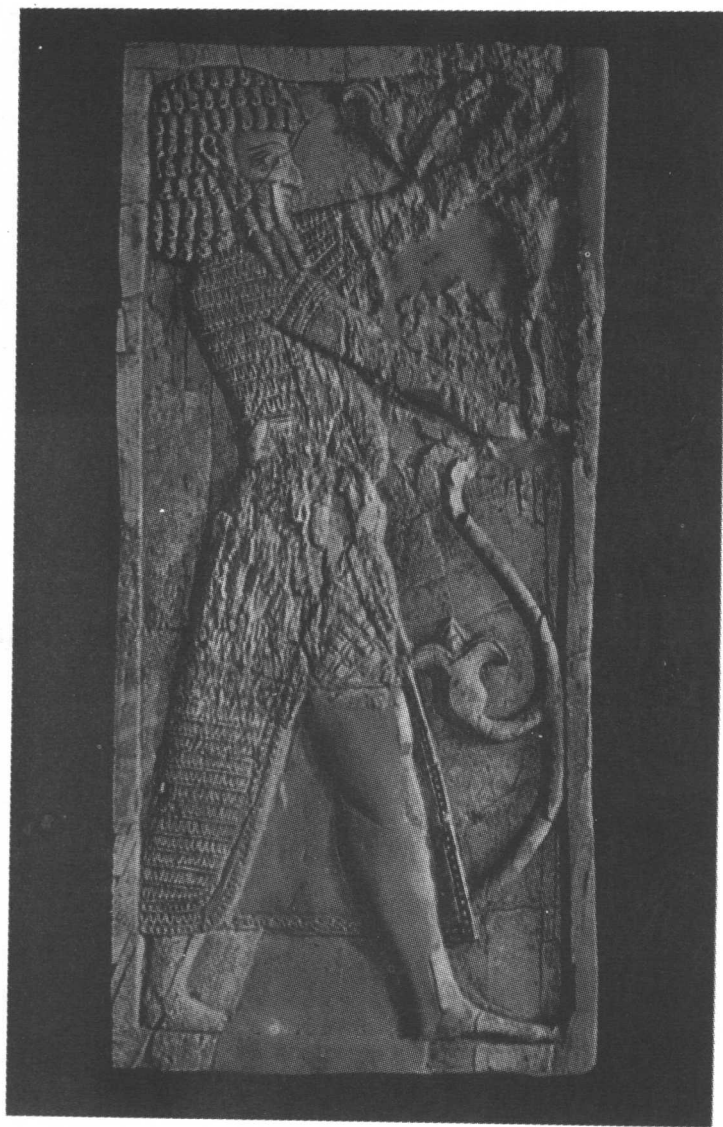
巴比伦青铜饰板。祭司扮演鱼形神恩基

古亚述神话中生有双翼
之舍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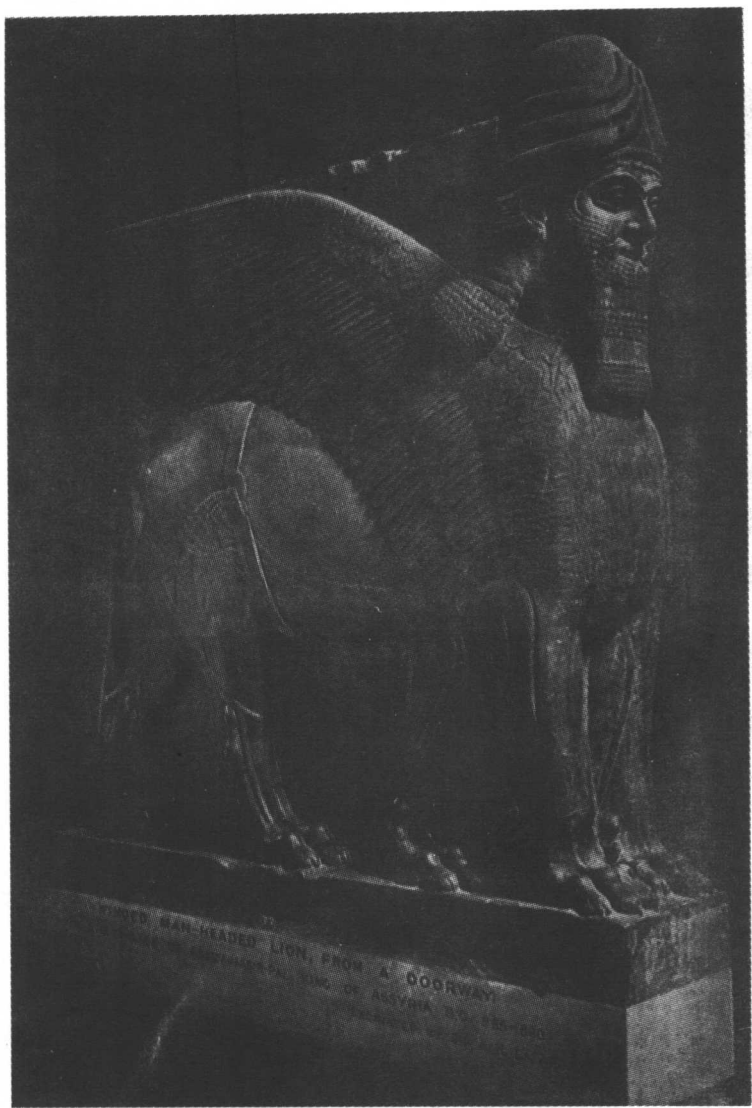




古苏美尔神话中之拉玛苏



手持莲花,走向神坛的祭司或英雄,亚述象牙板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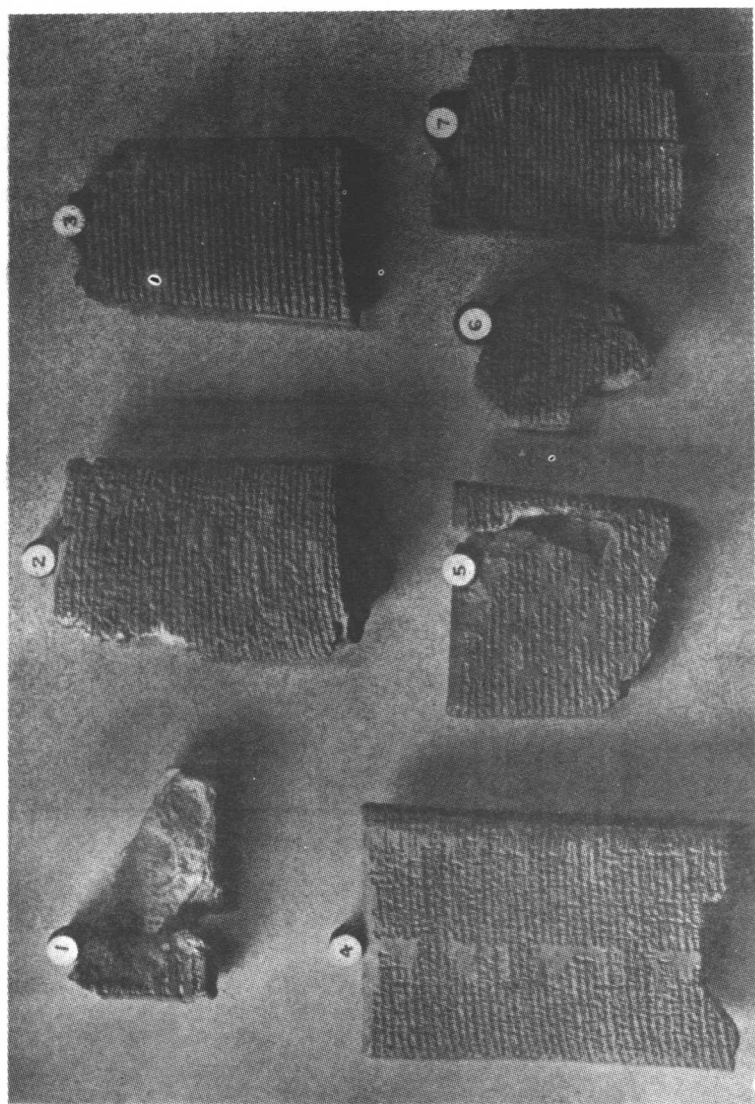
生有双翼的人首狮身像
(原置于尼姆鲁德宫殿,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大神尼尼普与另一神
(发现于尼尼微遗址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有翼之神亚述尔(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七表诗》(关于创世的七块泥版,原属尼尼微之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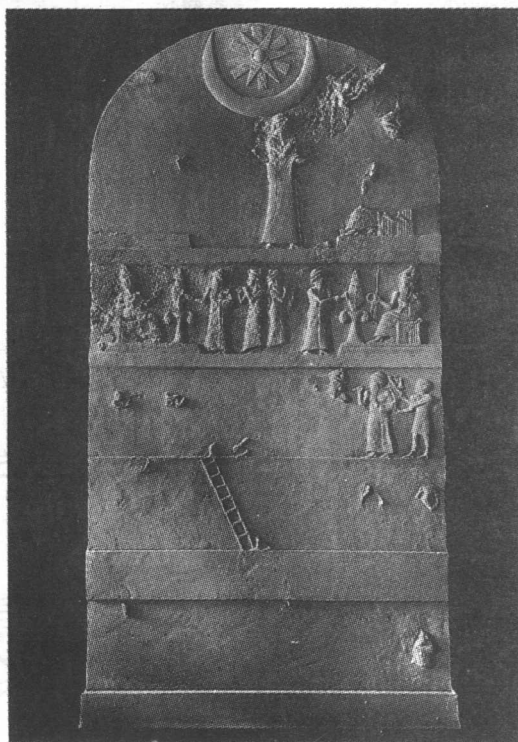
马尔都克与一似鸵鸟之魔怪相搏



一人与狮身人首者和野兽相搏



在祭坛前，亚述王亚述巴尼拔行奠酒之礼，发现于尼尼微的浮雕，公元前669～前627年（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费城综合博物馆）
太阳神前的生命树浇水；其下：他为月神南纳的神庙举行奠基礼
乌尔城邦之乌尔—纳穆的石碑（公元前2100年）。其上：他正在给



西南风精魔舒图。舒图为埃阿之子，其翼为阿达帕折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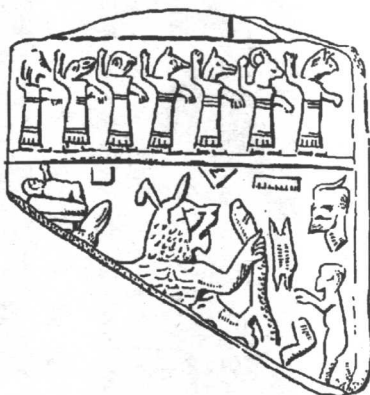


精魔之造像



驱逐精魔拉玛什图
(古巴比伦符物)

七妖与拉玛什图
(古巴比伦符物)





(上) 马尔都克与魔怪兹乌相搏 (圆柱形印章); (中) 马尔都克与人首蝎躯者相搏 (圆柱形印章); (下) 马尔都克与鹰首狮躯者相搏 (圆柱形印章)

• 图 21 •





恩基杜与两狮搏斗



(汉穆拉比时期圆柱形印章)
吉尔伽美什、恩基杜与伊什塔尔



(古老城邦基什的印章)
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



被称为“巴力”的暴风雨神(公元前 14 世纪饰以金银的铜像,巴黎,
罗浮宫)



国王与天候之神：(左)天候之神驾取两牡牛所曳之车；(右)国王向天候之神行祭奠之礼(公元前 10 世纪浮雕)



(左)葡萄保护神;(右)乌拉尔图之雷神泰舍巴



暴风雨和雷电之神阿达德



地下水和海洋之神埃阿

(左)暴风雨和雷电之神阿达德;(右)地下水和海洋之神埃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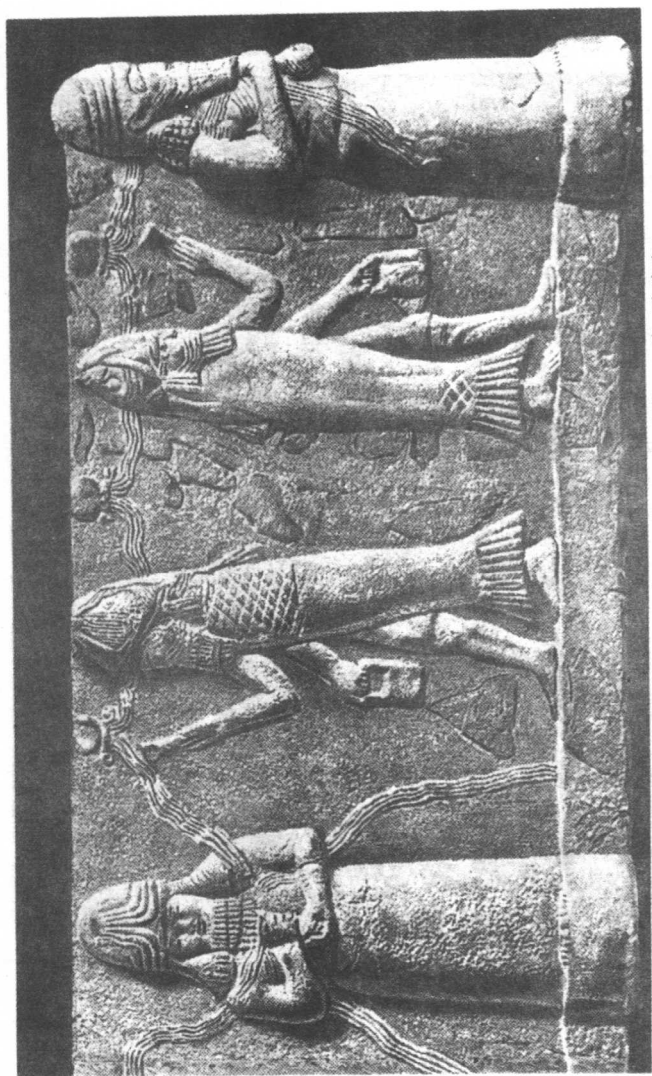


既有人首,又有狮首的带翼动物,似源于古埃及的斯芬克斯雕像(公元前 1050 至前 850 年浮雕,安卡拉博物馆)

•图 27



乌尔的统摄者乌尔—纳穆在大神南纳面前(公元前 22 世纪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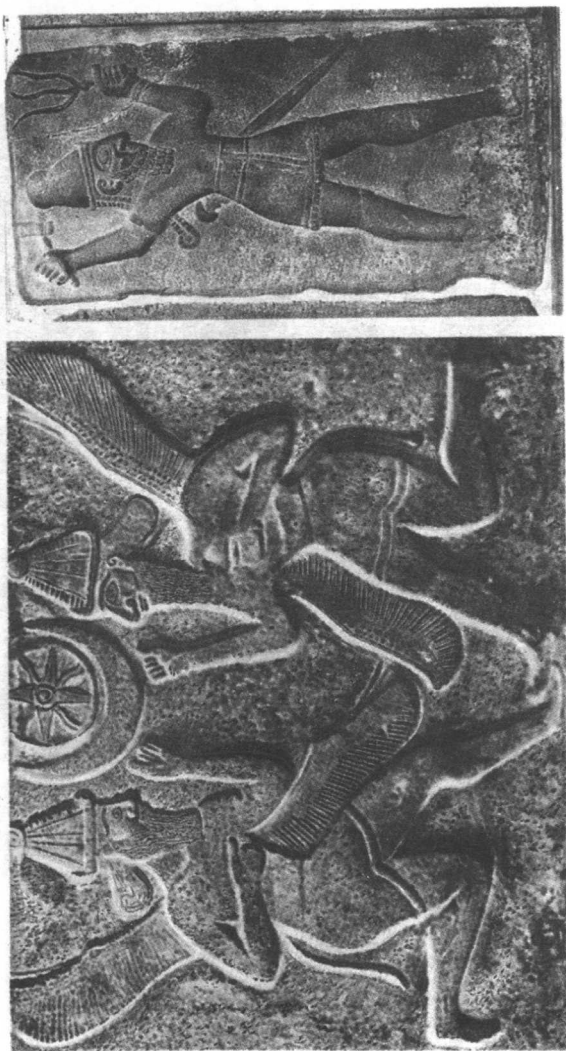


身穿鱼衣之神和祭司(公元前8至前7世纪雕像,巴黎,罗浮宫)



丰饶女神为羊哺乳(乌加里特公元前14至13世纪雕像)

• 图 30 •



(左)有翼之精灵(公元前9至前8世纪浮雕);(右)暴风雨神(公元前9

世纪浮雕,柏林,前亚博物馆)



人首有翼之牛(公元前8世纪萨尔贡二世宫殿雕像)

• 图 32 •



古赫梯十二战神(哈图萨附近山崖浮雕)



精灵莉莉特

• 图 34 •



女神将棕榈枝授予三神



母神、敬奉者与
塔穆兹



天象神话中的巴别塔
(圆柱形印章, 公元前
13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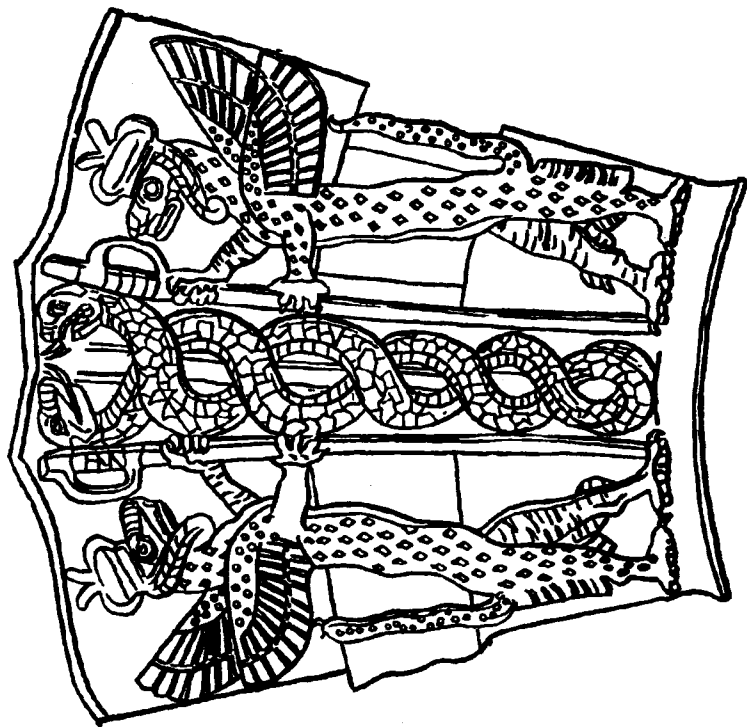
(圆柱形印章)
马尔都克与生有双翼之狮相搏



埃塔纳置身于鹰背上，飞升天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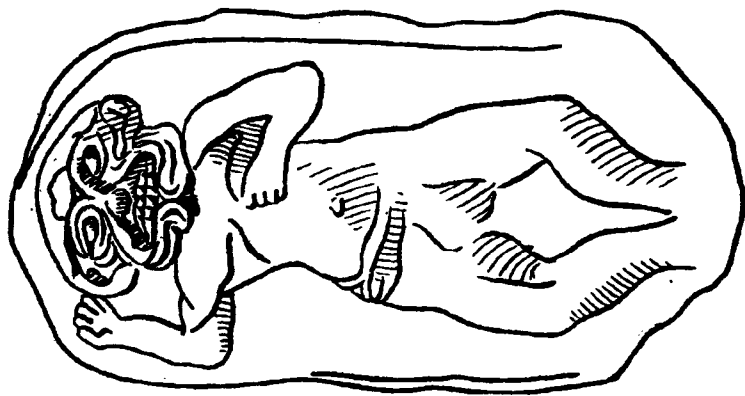


诱惑(古苏美尔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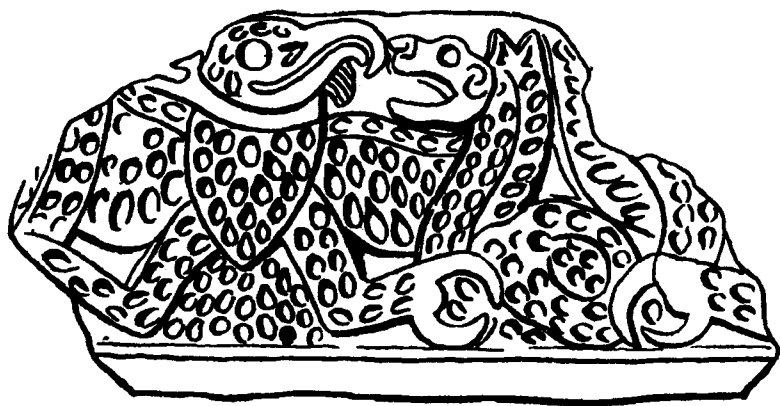


龙形魔怪穆舒芬(青铜瓶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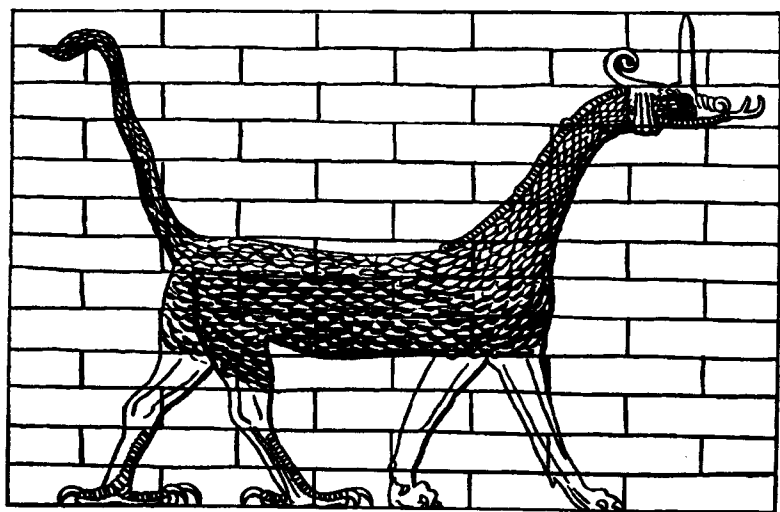
• 图 38 •



陶器上的雕像：魔怪胡姆巴巴



鹰与蛇相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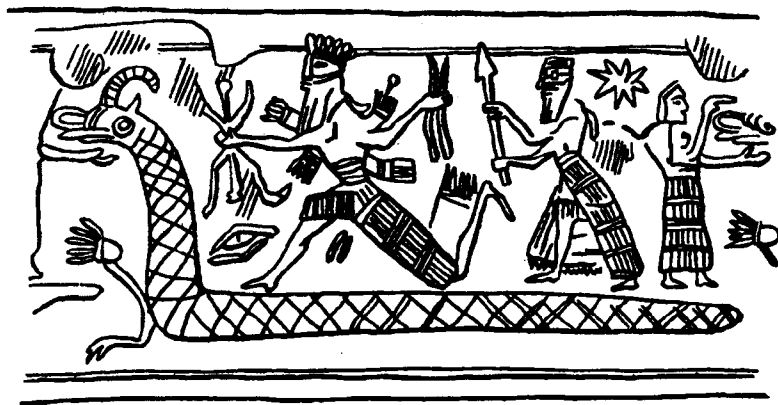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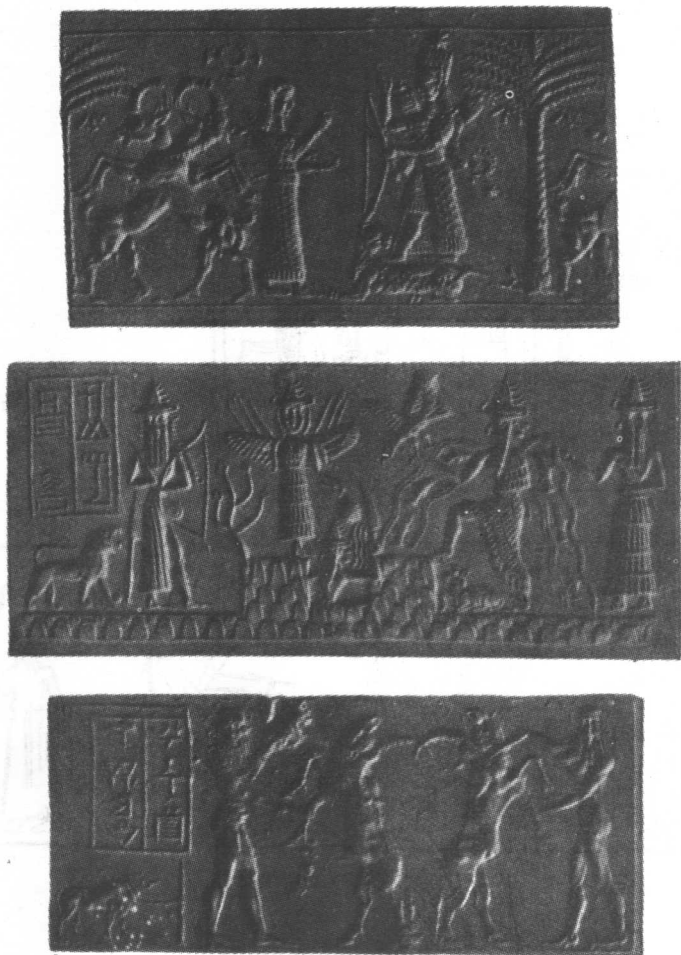
混沌初开之穆舒苏,古巴比伦墙垣之壁画



• 图 40 •

(上) 司掌田野
和灌溉之神宁
吉尔苏；(中)
古城基什城邦
的印章；(下)
尼努尔塔追逐
魔怪穆舒苏





圆柱形印章(不列颠博物馆):

上:一妇女向女神敬拜;

中:生有双翼的女神伊什塔尔与太阳神、河神及其他神;

下:吉尔伽美什与牛相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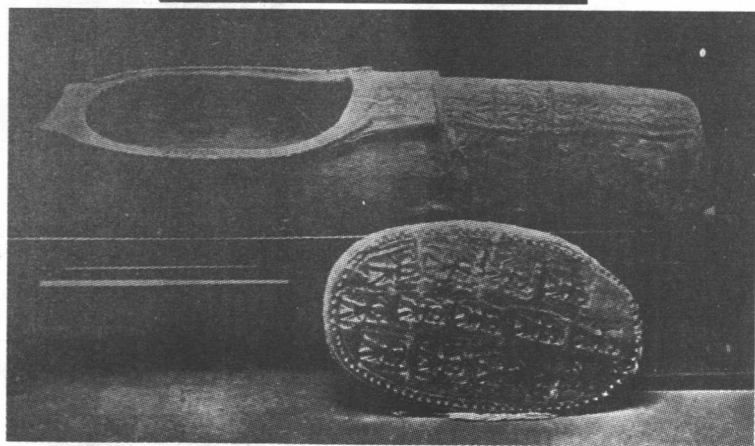


古亚述印章：马尔都
克(右)与纳布(左)
立于龙体之上



马尔都克驾御飞龙所曳之车

古德阿遺像(巴黎羅浮宮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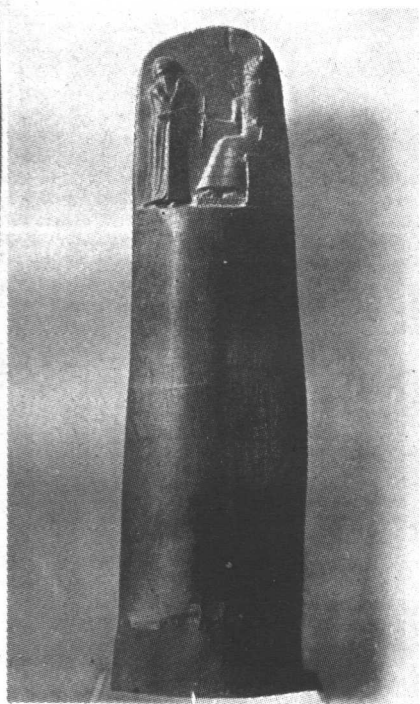
靴形的陶棺(不列颠博物馆收藏)



汉穆拉比石碑, 太阳神授予《法典》
(巴黎罗浮宫)

美索不达米亚众神的表征(不列颠博物馆收藏):

第一列——星辰之神(伊什塔尔、月神辛, 即南纳, 太阳神沙玛什, 即乌图; 第二列——主神安努、大神恩利尔、智慧和书写之神埃阿, 即恩基; 第三列——纳布和马尔都克; 第四列——冥世女神奈尔伽尔; 第五列——蝎人; 第六列——水神阿达德的表征, 电矢和牛。





汉穆拉比接受太阳神沙玛什所授《法典》(巴黎罗浮宫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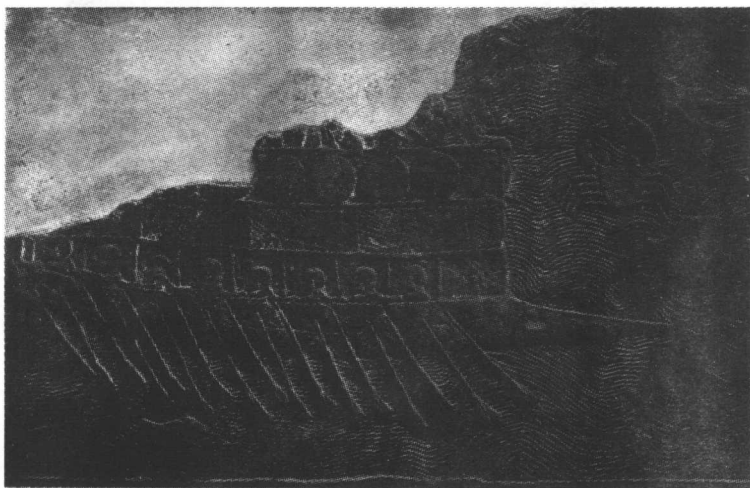
鏖战中的战马
(尼姆鲁德之宫殿浮雕, 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有翼之神在圣树前跪拜
(尼姆鲁德之宫殿浮雕, 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亚述王追猎群狮(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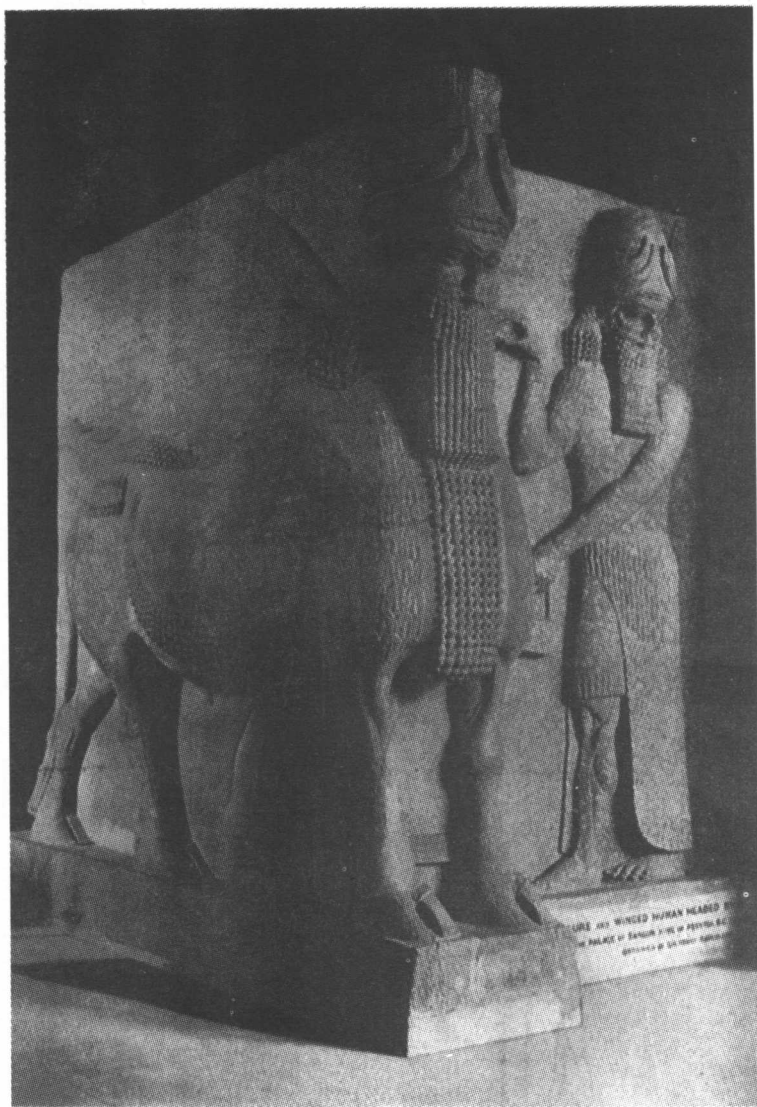
巨舸驶向大海(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亚述巴尼拔雕像
(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神幻人物奈博之雕像
(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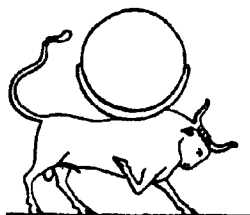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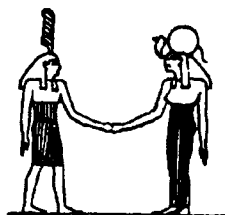
人首有翼之牛与神幻人物,原置于萨尔贡的宫殿门侧(现藏不列颠博物馆)



白羊星座



金牛星座



双子星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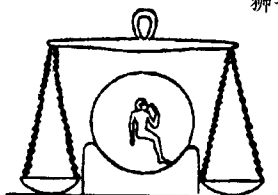
巨蟹星座



狮子星座



室女星座



天秤星座



天蝎星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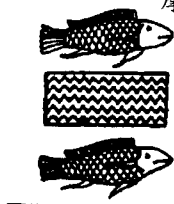
人马星座



摩羯星座



宝瓶星座



双鱼星座



太阳神沙玛什,其前方为生命树(公元前7世纪,巴黎,罗浮宫)



(上)魔怪提亚玛特为马尔都克殛杀;(中)有翼之太阳神沙玛什,肩上有光束,似升起于两山之间;(下)征战和爱情女神伊什塔尔全副武装,站立于一狮上(不列颠博物馆)



英雄吉尔伽美什擒获一狮，公元前 8 世纪
(巴黎,罗浮宫)



(上)爱情与征战女神,佩带星之表征(亚述印章);(中)恩基杜与天牛相搏,观战者为女神伊什塔尔;(下)爱情与丰饶之女神伊什塔尔

暴风雨神阿达德



阿塔尔伽提斯



腓尼基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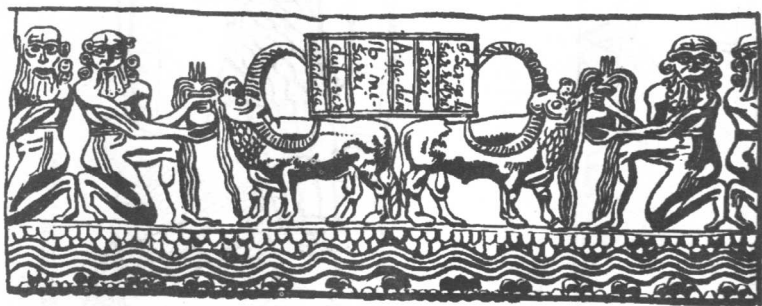
女神伊什塔尔在战车上



古苏美尔印章



谷物女神与植物男神(似为塔穆兹)



吉尔伽美什手持水罐



古两河流域硬币：医神埃什蒙



古两河流域硬币：达贡造像



女神阿斯塔尔特



双首之马尔都克(印章)



西支闪米特之神达甘 (达贡)

马尔都克与穆舒苏 (古巴比伦圆柱形印章, 公元前 9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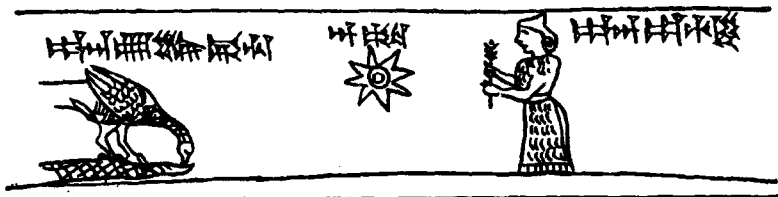




喀西特时期的界石(公元前 12 世纪)



(上)亚述印章:鱼人;(中)神所持器皿之水外溢



有关星辰的神话情景



马尔都克与一龙相搏(圆柱形印章)



太阳神、月神、金星神与蛇妖相搏

目 录

《世界神话珍藏文库》总序.....	(1)
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	(1)
古苏美尔神话.....	(4)
古阿卡得(巴比伦—亚述)神话	(10)
古埃兰神话	(18)
古喀西特神话	(19)
古乌拉尔图神话	(20)
古赫梯神话	(22)
古胡里特神话	(24)
古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	(27)
古乌加里特神话	(30)
古迦南神话	(31)
古腓尼基神话	(32)
古迦太基神话	(35)
古阿拉米人的神话	(35)
古也门神话	(36)
古阿拉伯神话	(38)
古代典籍(泥版文书和铭文)中的神话	(41)
恩努玛·埃利什(七表诗)	(43)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	(57)
吉尔伽美什与阿伽.....	(162)
恩梅尔卡尔与阿拉塔的最高祭司.....	(167)

古苏美尔典籍中的“英安娜降至冥府”及杜穆济的结局	(173)
古苏美尔典籍中的《从浩瀚的天宇到深深的地下》.....	(200)
古苏美尔典籍中的《祭司去往“永生者之山”》.....	(216)
古苏美尔典籍中的《恩利尔,无所不在.....》	(226)
古苏美尔典籍中的《倘若不是我的母亲.....》.....	(233)
古苏美尔典籍中的《当我,女主宰,在天宇闪耀.....》	(236)
古苏美尔典籍中的《书记(我的同行)之劳作.....》.....	(239)
古苏美尔典籍中的《向诸夜神祈祷》.....	(241)
古苏美尔典籍中的《咒语四则》.....	(243)
古阿卡得典籍中的灾厄神话.....	(251)
古赫梯典籍中的《太阳神颂歌》.....	(259)
古赫梯典籍中的“天界统御”.....	(265)
古赫梯典籍中关于雷雨之神泰利皮努的神话.....	(268)
古赫梯典籍中的《乌利库米之歌》.....	(272)
古赫梯典籍中的《穆尔西利斯禳除瘟疫的祷词》.....	(292)
古胡里特典籍中关于众神之父库玛尔比的神话.....	(394)
古乌加里特典籍中的《丹尼卢与阿克哈特叙事诗》.....	(312)
古乌拉尔图典籍中的《对大神迦勒底的赞颂》.....	(322)
乌加里特典籍中的神话.....	(325)
亚述的《摇篮曲》.....	(350)
主要神话体系和神话	(351)
创世说、宇宙说及有关神话	(353)
诸神世界及其主要神.....	(365)
丰饶之神及有关神话.....	(386)
丰饶和情爱之女神英安娜.....	(390)
女神伊什塔尔——英安娜.....	(397)

冥世观念及有关神话·····	(401)
魔怪说、符咒、法术、占卜与天象·····	(407)
神代之更迭及三代神之争·····	(416)
灾厄和洪水神话·····	(424)
黄金时期、迪尔蒙岛与乐园·····	(434)
阿达帕和埃塔纳之遭遇·····	(443)
马尔都克的功业与创世·····	(454)
吉尔伽美什的功业与永生·····	(461)
吉尔伽美什与阿伽·····	(464)
吉尔伽美什与永生的胡瓦瓦·····	(465)
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	(468)
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战胜胡姆巴巴·····	(469)
英安娜、吉尔伽美什、神奇之鼓与恩基杜·····	(471)
吉尔伽美什与伊什塔尔和天牛·····	(474)
恩基杜之死·····	(476)
吉尔伽美什之漫游·····	(477)
吉尔伽美什矢志于求得永生·····	(480)
主要神话人物谱志·····	(482)
古代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诸神·····	(485)
阿布祖(485) 阿达德(485) 阿达帕(486) 阿伽(486) 阿拉德	
(486) 阿鲁鲁(486) 阿努纳基(486) 阿萨卢希(487) 阿什南	
(487) 阿特拉哈西斯(487) 埃阿(487) 埃拉(488) 埃蕾什基伽	
尔(488) 埃塔纳(488) 埃雅(489) 安、安努(489) 安沙尔(489)	
安图姆(489) 安祖、安祖德(490) 奥安奈斯(490) 芭乌(490)	
贝尔(490) 贝莱特—采里(491) 毕卢卢(491) 达姆伽尔努娜	
(491) 达穆(491) 迪尔蒙(492) 杜库(492) 杜穆济(492) 杜	
穆济—阿布祖(492) 杜穆济—阿毛舒姆加拉纳(493) 恩基(493)	
恩基杜(493) 恩利尔(493) 恩梅尔卡尔(496) 恩梅沙拉(496)	
格什提南娜(496) 古拉(497) 胡姆巴巴(497) 基萨尔(497)	

吉比尔(497) 吉尔吉拉(497) 吉尔伽美什(497) 济乌苏德拉(497) 伽拉(499) 伽图姆杜格(499) 金古(499) 库尔(499) 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500) 库卢卢(500) 拉布(500) 拉哈尔(500) 拉哈玛(500) 拉赫穆与拉哈穆(501) 拉玛什图(501) 拉玛苏(501) 卢伽尔班达(501) 马尔都克(502) 玛里—乌图(502) 玛尔图(503) 玛梅图(503) “梅”(503) 梅斯拉姆泰阿(504) 穆穆(504) 穆什胡什(504) 纳布(504) 纳姆塔尔(505) 纳穆(505) 纳奈亚(505) 奈尔伽尔(505) 南纳(505) 南舍(505) 尼拉赫(506) 尼纳祖(506) 尼宁西娜(506) 尼努尔塔(506) 尼萨芭(508) 宁哈尔(508) 宁胡尔萨格(508) 宁吉尔苏(508) 宁吉什济达(509) 宁伽尔(509) 宁卡拉克(509) 宁利尔(510) 宁玛赫(510) 宁舒布拉(510) 宁苏恩(510) 宁提努伽(510) 努迪穆德(511) 努穆什达(511) 努斯库(511) “七灵”(511) 萨尔贡(511) 萨塔兰(512) 沙拉(512) 萨拉(512) 沙玛什(512) 舍都(512) 舒卡利图达(512) 苏穆坎(512) 塔格图格(513) 塔穆兹(513) 提尔蒙(513) 提什帕克(514) 提亚玛特(514) 乌特纳皮什提姆(514) 乌图(514) 辛(515) 亚述尔(515) 伊吉吉(515) 伊姆(516) 伊什库尔(516) 伊什塔尔(516) 伊舒拉努(517) 伊舒姆(517) 英安娜(518) 扎尔帕尼图(520)

古代赫梯神话中诸神…………… (520)

阿尔玛(520) 阿鲁纳(520) 阿普(520) 卡姆鲁塞帕(520) 莱尔瓦尼(521) 皮尔瓦(521) 萨鲁(521) 泰莱皮努斯(521) 瓦西塔(521) 乌伦塞穆(522) 希梅吉(522) 雅里(523) 伊卢延卡(523) 伊斯塔努斯(523)

古代胡里特神话中诸神…………… (523)

阿什塔比(523) 哈济与哈姆尼(524) 赫巴特(524) 赫达穆(524) 胡德纳—胡德卢拉(524) 胡里与舍里(524) 库芭芭(524) 库玛尔比(525) 库舒赫(525) 莎乌什卡(526) 泰舒卜(526) 提拉(526) 乌贝卢里(526) 乌利库梅(527) 希梅格(527) 伊尔沙帕(527) 伊什哈拉(527)

古代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诸神..... (528)

阿格利博尔(528) 阿克希特(528) 阿娜特(528) 阿斯塔尔(529)
阿斯塔尔特(529) 阿西拉特(530) 埃尔(530) 埃拉伽巴尔
(530) 埃什蒙(530) 芭拉特(531) 巴力(531) 巴力—哈蒙(531)
巴力沙梅姆(531) 巴卢(531) 贝尔(博尔)(533) 贝特尔(533)
达贡(534) 丹尼卢(534) 霍隆(534) 伽德(534) 卡拉图(534)
科斯(535) 克摩什(535) 库德舒(535) 库萨尔与哈西斯(535)
拉帕伊特(536) 拉沙普(536) 利维坦(537) 玛拉克贝尔(537)
梅尔卡尔特(537) 米尔科姆(538) 穆图(538): 帕达拉伊(538)
齐德(538) 萨迪克(538) 沙德拉帕(539) 沙利穆与沙哈鲁
(539) 沙姆舒(539) 沙帕什(539) 塔阿夫特(539) 塔拉伊(539)
提妮特(540) 乌索伊(540) 雅里赫(540) 雅里赫博尔(540)
雅穆(541)

古代乌加里特神话中诸神..... (541)

阿西尔图(541) 毕提卢(541) 丹尼卢(542) 耶沃(542) 伊卢
(542)

古代也门神话中诸神..... (543)

阿尔玛卡赫(543) 阿姆(543) 阿斯塔尔(544) 安拜(544) 哈夫
巴斯(544) 哈夫卡姆(545) 哈伽尔—卡哈姆(545) 曼达赫(545)
穆提布纳提安(545) 纳克拉赫(545) 纳斯尔(546) 萨米(546)
沙姆斯(546) 塔拉卜(546) 瓦德(547) 瓦拉夫(547) 辛(547)
伊卢(547) 扎特—巴丹(547) 扎特—桑提姆(548) 扎特—希米
亚姆(548) 扎特—扎赫兰(548) 兹乌—萨玛维(548)

古代埃兰神话中诸神..... (549)

胡姆潘(549) 基里里莎(549) 萨塔兰(549) 伊什尼卡拉布(550)
英舒希那克(550)

古代喀西特神话中诸神..... (550)

哈拉(550) 胡特哈(550) 吉达尔(550) 喀舒(550) 米里济尔
(550) 萨赫(551) 舒伽卜(551) 舒卡穆纳(551) 舒玛莉娅(551)
希胡(551) 伊米里亚(551)

古代乌拉尔图神话中诸神..... (552)

阿鲁巴妮(552) 芭格巴尔图(552) 迦勒底(552) 泰舍巴(552)

图什普埃娅(552)、希维尼(552)

主要参考书目..... (553)

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

两河流域,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最古老的文明策源地之一。这一最古老的文明,早在公元前 4000 年代即已兴起,通常称为“巴比伦文明”、“巴比伦—亚述文明”,而其创造者为古苏美尔人。

早在公元前 5000 年代,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尼罗河流域,居民便从采集、狩猎和捕鱼向农业和畜牧业过渡。

在农业的发展中,河水的利用起了极大的作用。据史料考证,其灌溉网之建立,较之印度为早。由于人们的辛勤劳动,得天独厚的两河流域成为丰饶的鱼米之乡。

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原始公社制度的崩溃。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肥沃的平原地带,约公元前 3000 年代形成奴隶占有制社会。始而,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建立若干城邦;后来,此间则形成东方专制制度。

两河流域诸国不同于独处于北非的埃及,从未陷于闭塞和隔绝状态。连接亚美尼亚高原冶铜中心与缺乏金属的苏美尔的商道,以及从伊朗至腓尼基商业城邦与赫梯诸国盛产白银和木材之地的通道,均横贯两河流域。巴比伦和亚述等商业中心迅速形成。私有制、财产不均和奴隶制急剧发展(特别是在公元前 1000 年代)、伊朗高原和阿拉伯沙漠的游牧者的攻掠,又促进了文化交流。

两河流域最初数国,为苏美尔人所建。苏美尔人建立了最初的城邦,发明了楔形文字、制陶业,并以石料从事建筑。

公元前 3000 年代下半期,分散的苏美尔人城邦,被使用闪米特语的阿卡得人征服。于是,苏美尔文化为阿卡得的闪米特人所接

受,并予以改造;苏美尔语渐趋湮没,只是用作祭祀文字。

汉穆拉比在位期间(公元前 1792~前 1750),两河流域臻于鼎盛(其京城为巴比伦)。

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若干民族为巴比伦国的统御而角逐。亚述诸王曾统摄两河流域,其势力扩及到腓尼基和巴勒斯坦诸城邦以及埃及。末代王亚述巴尼拔(公元前 669~前 633)歿,亚述亦亡,迦勒底人建立了其统治。巴比伦后为波斯人征服,归入波斯版图。

巴比伦、亚述和迦勒底人的文化,乃是在苏美尔的基础上的发展。苏美尔人的宗教和神话,为其后继者所承袭并加以改造,两者已浑然难分。为数众多的苏美尔神话传世,并在漫长的岁月里经阿卡得人和亚述人加工、改制和增益。

古代两河流域(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主人,是前后相继的若干民族。

公元前 5000~前 4000 年,古苏美尔人定居于两河流域,似从中亚细亚高原迁来,与印度的远古文明有某些关联。

公元前 21 世纪,古埃兰人在此居于统治地位。为时不久,约公元前 1950 年,一支闪米特人自阿拉伯沙漠边缘地区侵入,即古巴比伦人。古巴比伦人的兴起,标志着两河流域文明转入第二个重要阶段;苏美尔人的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而苏美尔文化却大部分得以保存。

汉穆拉比在位期间,巴比伦臻于极盛。汉穆拉比去世后,帝国渐趋衰落。公元前 1650 年,喀西特人取而代之。

古巴比伦人的衰落,带来了历时六百年的倒退。喀西特人给两河流域带来了马匹,却不知珍惜前人的文化成就。如果不是亚述的崛起,昔日的文明势必化为乌有。

亚述人亦属闪米特民族,早在公元前 3000 年,便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述高原建立王国。约公元前 1300 年,他们控制两河流

域北部地区。公元前 8 至前 7 世纪,他们的帝国臻于鼎盛。亚述人的称雄,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进入第三个阶段。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王国、埃及相继成为亚述军事扩张的牺牲品。

亚述人的武功盖世,却好景不长,帝国幅员急剧扩大,但已感鞭长莫及。

定居于两河流域东南方的一支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在公元前 612 年攻占尼尼微。

公元前 539 年,迦勒底人的帝国覆亡,历时不足一百年。

分布于近东(西亚)地区的赫梯文化,堪称东方与西方的中介。赫梯人的文明,是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爱琴文明之间的主要环节之一。

随着考古文物的发掘,赫梯人的历史和文明渐为人们所知。赫梯人曾建立强大帝国,据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并向幼发拉底河上游扩张。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1200 年,赫梯人臻于鼎盛。公元前 717 年以后,赫梯人趋于衰微,其领土逐渐被亚述人、吕底亚人、弗里吉亚人吞并。

据历史学家考证,赫梯人已有广博的农业知识和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并大量开采银矿、铜矿、铅矿。其物质文化似乎可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相媲美。

公元前 4000 年代末至前 3000 年代初,古闪米特人分为东、西两支。东支闪米特人为阿卡得语诸族。西支闪米特人分布于今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即阿摩利人、迦南人、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米人等。他们建立其文明,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古苏美尔神话

古苏美尔人的神话和宗教中,无疑保留了原始公社制度下形成的古老成分;一些神以兽为形,兽形神造像屡见不鲜:如人首之牡牛——保护畜群,战胜群狮;狮首之鹰伊姆杜古德,狩猎之神,后成为丰饶和征战之神。蛇、猴、带翼之狮的造像,亦屡有发现。通观宗教神话典籍,亦不乏兽形说之遗存,诸如:颂歌中往往将神称为“威力无比的牡牛”;神鸟兹乌居于显要地位。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母权制时期的信仰和神话,并未以完整形态见诸巴比伦地区。带有图腾属性者,成为兽形或半兽形之可怖形象。自然精灵成为作为社会现象化身之神。

母权制时期的神话和宗教观念,依然有迹可寻。古苏美尔人崇拜女神阿玛乌舒姆伽尔—安娜(天界蛇母);两河流域对蛇母的崇拜属古远时期。据说,苏美尔人当时结为氏族群体,居于丘陵地区,从事捕鱼和锄耕;他们在墓穴中置放泥塑裸体妇女(有时呈抱婴儿状,或为蛇首)。两河流域并崇拜母神贝莉特—伊莉(其表征为陶制器皿)和母神纳穆(据说曾生育天地)。

据古老居民的观念,蛇母和以泥塑器皿为表征之母,被视为创世者。随着宗法制的发展,创世者的作用被赋予男神,女神则成为男神的附属者以及男神创世之质料。诸如:马尔都克以诸神始祖母提亚马特之躯体创造天地;埃阿(贝塔特—伊莉的配偶),打开作为神之表征的器皿,而世人出。

在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观念中,对自然的崇拜居于重要地位。其神话和宗教中,有所谓地灵“阿努纳基”和天灵“伊吉吉”。天宇之神安努,为诸神之父,地神基为其配偶。据巴比伦神话,地和天

是诸神的母和父。继而,基退居次要地位,地神受制于两男神。其一为恩利尔(安努与基之子),为大气之神,将曾相互拥合的天和地分开;另一为水神埃阿,被视为世间的主宰、诸神之父和王。相传,他居于海中的迪尔蒙岛一芦苇屋中。

此外,尚有:暴风雨神阿达德,月神辛(古老畜牧神),太阳神沙玛什、马尔都克(青年期的太阳)、奈尔伽尔(太阳灼热的化身)。

公元前 4000 年代末期,苏美尔人诸部落在两河流域建立城邦。两河流域历史上的苏美尔时期,囊括约 1500 年,于公元前 3000 年代末至前 2000 年代初以所谓乌鲁城邦第三王朝以及伊辛和拉尔萨等王朝的建立而告终。

早在第一批苏美尔城邦建立之前,有关类人神的观念似乎业已形成。所谓公社守护神,首先是自然界种种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化身。

通观初期的文字资料(所谓乌鲁克王朝时期杰姆德特—那斯尔的图画文字,属最早期,约当公元前 4000 年代末至公元前 3000 年代初),英安娜和恩利尔等神之名(或表征)已有迹可寻。而始自所谓阿布—萨利雅比赫(尼普尔附近一聚落)和法雷(舒鲁帕克)时期,即公元前 27 至前 26 世纪前神祇称谓以及最古老的神名录已为人们所知。最早期的神话典籍为:神祇颂歌、谚语集本、一些神话(如有关恩利尔的神话)的诠释,同样溯源于法拉时期,并来自法拉和阿布—萨利雅比赫的发掘。拉伽什统御者古德阿在位时期(约公元前 22 世纪),有所谓建筑铭文传世。

大量具有神话内容的苏美尔典籍,属公元前 3000 年代末至前 2000 年代初,即所谓古巴比伦时期。在文字出现于两河流域(公元前 4000 年代末)之前,一定的神话观念体系业已形成。而每一城邦,仍然保留有其神祇和英雄、神话系统以及祭司传统。截至公元前 3000 年代末期,尚未形成统一的系统化的神统。但是,已有若干全苏美尔神:恩利尔,“大气主宰”、“众神和世人之王”、古老的苏美

尔部落联盟中心尼普尔所奉之神；恩基，地下淡水以及瀛海的女主宰（后又被奉为智慧之神）、苏美尔古老文化中心埃莱杜所奉之主神；安，天神；英安娜，征战和性爱女神，乌鲁克城邦之神（该城邦地位于公元前 4000 年代末至前 3000 年代初擢升）；南纳，男性月神，在乌尔备受崇拜；首领神宁吉尔苏，在拉伽什备受崇拜（此神后与拉伽什的尼努尔塔相混同）。

发现于法雷的古神名录（约属公元前 26 世纪），将早期苏美尔神殿的六至高神置于突出的地位；所谓“六至高神”，即：恩利尔、安、英安娜、恩基、南纳以及太阳神乌图。

古老的苏美尔神，包括所谓“星辰神”，保留有丰饶之神的职能。所谓丰饶之神，又被想象为一公社的守护神。母神形象尤为典型，其名众多，诸如达姆伽尔努娜、宁胡尔萨格、宁玛赫（玛赫）、宁图、玛玛、玛米。阿卡得之母神形象有：贝莱特—伊莉（“众神之女主宰”），亦即玛米（在阿卡得典籍中称为“助产者”）；阿鲁鲁，亚述和新巴比伦神话中人类的创造者；而在吉尔伽美什叙事诗中，则为“野”人（原人的象征）恩基杜的创造者。同母神形象有关联者，可能尚有城邦的女守护神。譬如，苏美尔女神芭乌和伽图姆杜格，就被称为“母亲”、“一切城邦之母”。随着社会的发展，诸自然神被赋予社会职能，诸如：埃阿——智慧之神，沙玛什——正义和宽宥之神，恩利尔——命运的主宰。

古苏美尔人对死而复生之神的崇拜，同对丰饶女神英安娜的崇拜相关联。据苏美尔神话，英安娜曾赴冥世这“有去无回之地”，变为一具无生命的尸体，后为大神埃阿所救，生还世间。

显而易见，对丰饶女神——死而复生女神英安娜，同对畜牧神杜穆济的崇拜相接近。英安娜意欲嫁给农者恩基姆杜，而其弟兄（太阳神）劝她嫁给畜牧神杜穆济。恩基姆杜屈服于杜穆济，将英安娜相让。

后来，苏美尔神话中的英安娜为闪米特之神伊什塔尔所取代。

巴比伦人视之为丰饶女神(其体生枝茎)、爱之女神和安努之女,又被视为辛之女和征战女神。在巴比伦神话中,杜穆济成为植物神塔穆兹(首先是谷物神)。据说,塔穆兹幼年卧于沉船中,成年时为谷物所覆盖,并安眠于其中。塔穆兹将丰饶女神排挤于次要地位,并成为死而复生之男神。相传,塔穆兹曾陷身于塔蕾什基伽尔的冥世,其配偶伊什塔尔继他之后赴冥世,以期将他救出“有去无回之地”。而埃蕾什基伽尔将六十种疾病降给伊什塔尔,并命将她打入永不见天日之地。

这样一来,植物男神以及爱与丰饶女神被囚禁于地下世界。然而,没有这些神,世间则不复有任何生机。群神会议责令埃蕾什基伽尔释放伊什塔尔和塔穆兹。伊什塔尔和塔穆兹之复归,成为盛大节日:哭悼逝去者,欢欣地吹奏长笛,据说死者复出,吸神香之气息。

综观有关丰饶之神的神话,神话与崇拜的紧密关联清晰可见。乌尔的仪式歌(属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中,述及一称为“卢库尔”的女祭对一王者舒—苏恩的钟爱(“卢库尔”为著名的祭司集群之一),并着意描述两者结合的神圣性和正式性。咏赞乌尔第三王朝以及伊辛第一王朝诸王的颂歌,同样述及:王者(同时又是称为“埃恩”的最高男祭)与最高女祭,每年举行“圣婚”仪式。在所谓“圣婚”仪式中,王者为畜牧神杜穆济的化身,而女祭则是女神英安娜的化身。构成所谓“英安娜——杜穆济”这一自成一体的系统之作,其内容包括神祇、主要人物的取悦、婚配,女神降至冥府(即所谓“有去无回之地”)、主要人物成为其替身、主要人物之死、为之哀哭以及主要人物复返尘世。

与丰饶崇拜有关的神话,展示了苏美尔人有关冥世的观念。所谓冥府,苏美尔语称为“库尔”、“基—伽尔”、“埃登”、“伊里伽尔”、“阿拉利”,继而又称为“库尔—努—吉”,意即“有去无回之地”;阿卡得语中与之相对应者为“埃尔采图”、“采鲁”,并无明晰的概念可

寻。冥府这一去处，其边界为冥河，河上有专司摆渡者。去往冥府者，须通过七重山，有门禁主管内提守之。死者在地下的境遇，异常悲惨。食物苦不堪言（有时甚至是秽物）；饮水咸涩异常（并有以污水充饮水者）。冥府漆黑一团，灰尘弥漫；置身其域者“犹如禽鸟，身着羽衣”。有关“灵魂之域”的观念则无迹可寻；有关死者审判的记述，亦然，——据说，依据生前所作所为以及道德规范定其赏罚。

至于宇宙起源类型的苏美尔神话，则闻所未闻。据《吉尔伽美什、恩基杜与冥世》这一神话传说，“天地分离之际，安占有天，恩利尔占有地，库尔则赠与埃蕾什基伽尔。”据有关锄和斧的神话，分天地者为恩利尔；据有关司掌家畜和谷物之女神的神话，拉哈尔与阿什南对天与地相联结的状态（即“天与地之山”）有所描述。看来，天界由安司掌。

有关人的创造，有若干神话流传；然而，其中可单独成篇者只有关于恩基与宁玛赫的神话。相传，恩基与宁玛赫以地下瀛海阿布祖之泥土塑造初人，并促使女神纳穆（“赋予众神以生命之母”）参与这一创造过程。人既已造就，众神则定其命运，并举行饮宴。恩基和宁玛赫已是酩酊大醉，又着手造人；所造之人均为有缺陷者：不育之妇女、无性别之体，等等。据有关司掌牲畜和谷物之女神的神话，造人之所以成为必要，是由于已出世之神阿努纳基不能从事任何营生。往昔世人如草、生于地下的观念，时有所见。据有关神的神话，恩利尔以锄在地表凿一洞，人们由此而出。

有关神祇之创造和降生的神话，为数颇多。所谓文化英雄形象，在苏美尔神话中屡有所见。呈现为创世主和造物主者，主要是恩利尔和恩基。据种种神话之说，女神宁卡西为啤酒酿造的倡始者，女神乌图为纺织的倡始者，恩利尔为轮和谷物的创造者；园艺，为园丁之神舒卡利图达所倡始。某一远古之王恩梅杜兰基，被视为种种占卜的创造者，其中包括所谓的“注油卜”。竖琴的创造者，为一名叫“宁伽尔—帕普里伽尔”之神。叙事诗中的英雄恩梅尔卡尔

和吉尔伽美什，是筑城术的倡始者，恩梅尔卡尔又是文字的创造者。

所谓英雄故事中，传世者只有乌鲁克系统。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为乌鲁克前后相承的三代王：恩梅尔卡尔，乌鲁克第一王朝传说中的创始者梅斯金伽舍尔之子（该王朝属公元前 27 至前 26 世纪；相传，源出于太阳神乌图，梅斯金伽舍尔被视为其子）；卢伽尔班达，该王朝第四代统御者，吉尔伽美什之父（又似为氏族之神）；吉尔伽美什，苏美尔与阿卡得典籍中最著名的英雄。

法雷地区早期神名录中，英雄人物卢伽尔班达和吉尔伽美什被列为神；在较晚期的典籍中，他们被描述为冥世之神。在乌鲁克系统的叙事诗中，吉尔伽美什、卢伽尔班达、恩梅尔卡尔虽然具有神话叙事之作以及神幻故事的特质，又被视为现实之王——乌鲁克的统御者。其名号并见诸所谓“帝王录”（编成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当公元前 2100 年前后“神名录”中所提及的朝代，分为“洪水前”王朝和“洪水后”王朝；诸王，特别是洪水前时期诸王，其统御年代被赋予神幻数字；乌鲁克王朝创建者、“太阳神之子”梅斯金伽舍尔统御 325 年；恩梅尔卡尔统御 420 年；被视为魔怪利卢之子的吉尔伽美什，统御 126 年）。

由此可见，两河流域的叙事诗传统和非叙事诗传统，均欲赋予神话传说中人物以历史性。可以设想：卢伽尔班达和吉尔伽美什为死后被溢为神者。旧阿卡得时期之初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公元前 23 世纪的阿卡得王那拉姆—辛，堪称第一个王者，生前即自封为“阿卡得守护神”。迨至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对统御者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古苏美尔人的神话中，有关创世神的神话，主要为较晚期之作，为思辨之产物。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有一定数量文字神话典籍传世。这一时期，王权思想意识极盛。大部分典籍属尼普尔圣典（乌尔第三王朝

祭司编纂而成),同样出于杜撰和思辨。乌尔第三王朝在阿摩利人(闪米特古老部族)和埃兰人的侵袭下土崩瓦解。

古阿卡得(巴比伦—亚述)神话

早在远古时期,所谓东支闪米特人,即居于两河流域下游北部的阿卡得人,便同苏美尔人相邻而居,并处于其强烈的影响下。公元前 3000 年代下半期,阿卡得人在两河流域南部站稳了脚跟。阿卡得城邦统御者萨尔贡将两河流域并入苏美尔和阿卡得王国(后来,伴随巴比伦之擢升,这一地区始称为“巴比伦”)。公元前 2000 年代两河流域的历史,已是闪米特人诸部族的历史。

古巴比伦人崇奉多神,其神话中之神异常众多。发现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神名录》,载有二千五百神名。据德国亚述学家 P. 德梅尔统计,种种楔形文字典籍中神名有三千三百之多。

犹如埃及,两河流域每一城邦皆有其守护神,诸如:乌尔城敬奉辛,乌鲁克城——安努和伊什塔尔,巴比伦城——马尔都克。据信,地域神为城邦疆土之主。关于地界之条约,须以地域神的名义签订。据巴比伦祭司之说,诸神亦有一定的级序:安努、恩利尔、埃阿为品位最高之神,继而为辛、沙玛什、阿达德、奈尔伽尔、塔穆兹等神。女神伊什塔尔居于老辈神之列。神之下为天界精灵伊吉吉和地界精灵阿努纳基。最低级的超自然灵体为恶魔和善灵。所谓善灵(“舍都”),据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看来,为生有双翼和人首之牡牛,其石刻造像往往置于殿堂的门边。古巴比伦人将恶魔想象为类动物形体者,诸如驴躯狮首。

在古代两河流域,中央集权化从未达到古代埃及那样的程度,其宗教的一神化亦不及古代埃及。

我们已知的阿卡得诸神,无不来源于苏美尔,或很久以前即与

苏美尔神相混同。例如,阿卡得的太阳神沙玛什与苏美尔的乌图相混同,女神伊什塔尔与英安娜以及若干其他苏美尔女神相混同,暴风雨神阿达德与伊什库尔相混同。恩利尔被赋予闪米特称谓“贝尔”,意即“统御者”。公元前 2000 年代前,巴比伦城并非首屈一指的城邦,后成为全国的京城,其地域神马尔都克则成为巴比伦神殿的至高神。此神之名,同样来源于苏美尔。

旧巴比伦时期的阿卡得神话典籍,大大少于苏美尔神话典籍。有关阿卡得神话的主要文献典籍,均属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即继旧巴比伦时期而来的时代。

古巴比伦的宇宙起源说,集中呈现于《埃努玛·埃利什》。这一叙事诗将所谓创世的主要业绩归于马尔都克。在公元前 2000 年代的神统中,马尔都克渐居主要地位;迨至旧巴比伦时期之末,在巴比伦疆域之外亦普遍为人们所敬奉。

据古老的传说,诸神的女始祖提亚玛特意欲置安努、恩利尔及诸神于死地,并召来群龙、蛇和魔怪金古助战。诸神皆畏缩不前,唯有马尔都克挺身而出。他声称:“若是你们期望我战胜提亚玛特,便共同改变世界秩序:嗣后,我的话决定寰宇的命运,犹如往昔你们之言,我所创造者不得变更,出于我之口的诏令永不更易。”

众神会聚一堂,狂饮使他们失去理智,遂赞同马尔都克的要求,并授之以权杖。

于是,马尔都克驱车冲向提亚玛特,七风为其扈从。马尔都克战胜提亚玛特,裂其尸,以造天和地,并造星辰、月亮、动物、植物。马尔都克并以金古的血和以泥土造人。

对马尔都克的崇拜,渐将对其他神的崇拜纳入。犹如塔穆兹,马尔都克成为死而复生之神。其他诸神被视为马尔都克的化身:奈尔伽尔——尚武的马尔都克,恩利尔——统摄之马尔都克,辛——夜之马尔都克,如此等等。

据这一叙事诗的亚述之说(公元前 2000 年代末期),马尔都克

为亚述城邦的主神以及亚述神殿的主神亚述尔所取代。公元6世纪希腊作家达玛斯基奥斯的著作中,历述数代神祇:陶特与阿帕松及其子穆米斯(提亚玛特、阿普苏、穆穆),以及拉赫与拉霍斯、基萨尔与阿索罗斯(拉赫穆与拉哈穆、安沙尔与基沙尔)、其子女阿诺斯、伊利诺斯、阿奥斯(安努、恩利尔、艾雅)。阿奥斯与达乌克(即女神达姆基娜),造所谓造物之神贝尔(马尔都克)。据古巴比伦祭司贝罗斯之说,与提亚玛特相对应的女主宰,为称作“奥摩尔卡”(“海洋”)的女神。据说,她统摄幽暗和水域,被描述为类似巴比伦之恶灵的魔怪。大神贝尔将其躯体分割为二,一半造天,一半造地。他确立宇宙秩序,并命斩下一神首级,以其血和以泥土,造世人和动物。世人之被造,无非是为了给诸神提供劳役、挖沟渠、安放界石、收获谷物、举行献祭。诸神自由自在,安享福乐;而人被造伊始便注定供神役使。

在两河流域,劳动者主要是自由和半自由的务农者(公社社员),须向王者和寺庙服种种劳役。

在巴比伦的神话中,诸神犹如王者,亦有王宫、扈从、王权的表征。世间之王权体制,同样赋之于神。

人之不同于神在于:世人有生亦有死。据神话之说,世人无法企及永生。相传,阿达帕曾身着丧服,谒见天神安努请罪。安努见其诚恳,决意予以宽宥,并赐以永生之饮食。阿达帕竟谨遵其父埃雅之言,拒不领受。

据另一神话,因神之意志,世人失去永生。据说,世人曾生活于一乐园,乐园中生长着两棵树,即衣树和生命树。有一次,人们尝了衣树的果实,诸神唯恐他们再尝生命树的果实,从而获得永生,遂把他们逐出乐园。

巴比伦关于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则叙述人们寻求永生而不可得。古苏美尔人的神话尚无巴比伦叙事诗那种悲观绝望情绪。

据古苏美尔人的神话,吉尔伽美什为一所向无敌的英雄,降除

魔怪,从冥世救出女神英安娜。神话充满希望和必胜的信念,乃至战胜死亡的意志。

在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中所发现的关于吉尔伽美什的巴比伦神话,保留了苏美尔神话的基本特点,然而,晚期之说则充满忧郁和绝望,甚至大英雄吉尔伽美什亦无法寻得梦寐以求的永生。

在巴比伦文献典籍和神话记述中,有关创世和造人的神话同有关人类蒙受灾厄、有关人之死亡乃至宇宙毁灭的神幻故事有着不解之缘。犹如苏美尔文献典籍,巴比伦神幻故事着力描述:所谓灾厄之始因,为众神意欲使日益增多的人类有所减:因为人声嘈杂,搅得众神不得安宁。由此可见,人类之所以蒙受灾厄,无非是由于神之恶作剧。

洪水灭世神话的基础为苏美尔有关济乌苏德拉的故事。它以有关阿特拉哈西斯的神话以及有关洪水灭世的故事之样态传世。有关洪水灭世的故事,则纳入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与前者无明显差异。有关瘟疫之神埃拉的神话,亦述及对世人的惩罚。据有关人类毁灭的叙事诗所述,主要灾厄为洪水;关于洪水灭世的神话,反映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定期泛滥;两河流域的居民则须与洪水进行斗争。依据考古发现,有些学者断言:公元前4000年代末期,两河流域全境遭洪水淹没,一切陷于毁灭。但是,这并不可信。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年复一年的泛滥,已是司空见惯。况且,两河泛滥赐福于世人,否则无法生存。无怪乎巴比伦文献对干旱的景象作了如下描述:大地覆盖一层白茫茫的硝粉,草木枯萎,颗粒不收,已孕妇女无法生育。而洪水的降临,据神话之说,又是暴风雨所致:天之极隅突起乌云,大神阿达德在云中吼叫,阿努纳基(幼辈神)以火炬照耀大地。

在两河流域(特别是北部)的宇宙起源说中,暴风雨和飏风之神的作用,同此不无关联。除特定的风和雷雨、暴风雨之神(阿卡得

的主神——阿达德),种种风被视为形形色色神和魔怪的活动范畴。譬如,据传统之说,苏美尔的至高神恩利尔是种种毁灭性颶风的司掌者,他用颶风摧毁仇者以及他所敌视的城市。恩利尔之子尼努尔塔和宁吉尔苏,同样与暴风有关联。

巴比伦有关创世之说和叙事诗对有关所谓英雄神同作为自然力之化身的魔怪相搏的情节的改制,使英雄神的题材得以确立。

所谓“命运册”的情节,同苏美尔有关“梅”的观念紧密相关。据阿卡得之说,“命运册”决定世界和世界事件的态势,如掌握在手,则可确保世界统御。所谓“命运册”,始而由提亚玛特掌管,继而则归于金古,最后落于马尔都克之手。“命运册”的书写者,为司书法之神和马尔都克之子纳布,有时同样被视为其握有者。“命运册”写于冥世(书写者为女神贝莱特一采里);其上似载有死者判决以及死者之名。

英雄神在巴比伦神话典籍中较之在苏美尔神话典籍中为多,有关英雄凡人的叙说,除有关阿特拉哈西斯的叙事诗外,只见诸有关英雄埃塔纳的故事(显然来源于苏美尔)以及较晚期有关智者阿达帕的故事。相传,阿达帕为所主宰城市埃雷杜(埃利都)捕鱼,并供其父圣所之用。一次,南风掀翻他的渔船,他立即折断了南风的翅膀,并因此同天神安努发生争执。诸如此类叙说,可见于那部著名的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

古老的文献典籍(主要属公元前1000年代),为构拟巴比伦神话的宇宙起源观念体系提供了可能。整个宇宙似乎漂浮于瀛海之上,地颇似一硕大的圆形木舟,天颇似坚硬的拱顶(屋盖),覆盖世界。苍穹分为若干部分:“安努之上天”、“中天”(属伊吉吉,其中央为马尔都克的天青石神殿)、“下天”(为人们所见,上面布有星辰)。诸天宇均以形形色色的石块造成;例如,“下天”就是以碧玉造成。上述三天宇之上,尚有四天界。天宇宛如一座建筑,奠基于一擎天巨柱固定在天界瀛海中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宛如世间的宫殿,四

面环水,以防波堤护之。天穹的最高处,称为“天中”。拱顶的外层(“天宇的内部”)光芒四射;这便是月神辛离开三天所隐遁之处,又是太阳神沙玛什过夜之所。东隅有“日出之山”,西方有“日落之山”;两者均为巨锁所禁锢。每天清晨,沙玛什打开“日出之山”的巨锁,登上天宇的行程;黄昏时分,则通过“日落之山”,隐没于“天宇深处”。天宇的星辰,这无非是种种“现象”或“文字”,每一星辰均有固定位置,以期任一星辰“不离其轨道”。天界地理状况,同地界的地理状况相应。国度、河流、城市、寺庙等的形象,以星辰状貌显现于天宇;地界的物体,无非是天界物体的反映。譬如,天界寺庙大约两倍于地界寺庙。尼尼微的平面图,似乎始而绘制于天宇,亘古即有之。天界的底格里斯河流经此一星座,天界的幼发拉底河位于另一星座。每一城市,均有一星座与之相应:尼帕尔——巨蟹星座与之相应,巴比伦、尼普尔——其他星座与之相应。日、月同样分为若干国度。例如,月之右面为阿卡得,左面为埃兰,上部为阿穆鲁(阿摩利人),下部为苏巴尔图。天宇之下,横亘着(犹如倒置之舟)“基”——大地;大地同样分为若干地带。上部为人所居,中部是大神埃雅的领地(淡水或地下水之海),下部是地界之神阿努纳基的领地以及冥界。据另一些观念,七地界与七天界相应。相传,为了把大地固定,以绳索缚于天穹,并以桩固定之。这些绳索,便是天河。

伴随时间的推移,所谓“个人”神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有关每人具有个人神的观念之萌生(或者传布),始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以及旧巴比伦时期;据说,个人神可使个人更接近于大神,并助其谒见之。通观这一时期的浮雕和印章,保护神将人引至至高神驾前以确定其命运并获取福运的情节比比皆是。

回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王者被视为一国的守护神,他赋有保护神的某些职能(神圣化之王,尤甚)。人们相信,如果失去其保护神的祐助,人们面对大神的淫威将孤立无援,而且任凭恶魔侵袭。

除应首先赐予被佑护者以福运的个人男神以及作为其“命运”之化身的个人女神外,每人另有各自的“舍都”(类似苏美尔之阿拉德)——类人或兽形的有生命之力。除上述佑护者外,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的巴比伦居民,尚有其佑护者——拉玛苏,即其个体的执掌者,似与所谓胎盘崇拜不无关联。所谓“灵魂”(“纳皮什图”),却是某种无人格者,或与气息,或与血液相提并论。所谓个人保护神,与“恶”相对峙,堪称人们周围恶之力的对立者。其中有狮首的拉玛什图(来自冥界,并将种种疾疫带至人间)、致病恶灵、幽灵、无人祀奉之厉鬼、充任冥府种种差役的精灵(乌图库、阿萨基、埃提梅、伽勒、伽勒·莱姆努提——“恶鬼”等)、命运之神纳姆塔尔(每逢人们寿终正寝时即降临)、夜魅(“英库布”)、利卢(性喜寻求妇女)、苏库布·利利特(利利图,性喜诱惑男子),等等。极为繁复的魔鬼说观念体系,形成于巴比伦,并反映于造型艺术;而在苏美尔文献典籍中却无迹可寻。

神统的总结构,其形成早在乌尔第三王朝之前,历经上古时期,基本上没有特殊变异。正式统摄世界者,为安努、恩利尔和埃雅三神。上述三神之外则为由七神或十二神组成的“大神”会议,此等大神决定世间一切之“命运”(“希玛图”)。在人们的心目中,神分为两大族系,即“伊吉吉”和“阿努纳基”——世间之神和冥界之神,而且通常属于后者。而在冥界,统御者与其说是女神埃蕾什基伽尔,毋宁说是其配偶奈尔伽尔。

这一状况,同女神在巴比伦神话中的作用趋于衰微的总态势相适应。然而,体现于马尔都克崇拜强化之既定的单一主神教的步骤,有增无已。回溯公元前 2000 年代之末,马尔都克几乎据有神活动以及政治统摄的一切领域。恩利尔和马尔都克(在亚述神话中,则为恩利尔和亚述尔),融合为“主宰”(即贝尔)这一形象。迨至公元前 1000 年代,马尔都克在许多中心渐被其子——书法之神纳布所排挤;后者大有成为全巴比伦神之势。

巴比伦宗教和神话将王权神圣化。巴比伦的王权神圣化的胚胎，为对部落首领(部落福乐之赐予者)之崇拜。

巴比伦王汉穆拉比自视为“天命神授”，声言：“我赐予他们(即属民)水利和丰饶。”

苏美尔和巴比伦诸王常常莅临工地，为新建寺庙奠基，以求神确保长治久安。

乌尔城邦之王自诩为“太阳神之子”。

在两河流域，王者的神圣化并未确立，只有为数不多的王者生前自命为神。

寺庙的体制，使专制王权的神圣化有增无已。苏美尔的寺庙建于累积的土丘之上；寺庙建筑有椽饰和雕塑。许多寺庙并有台阶状设施(塔庙)，作为恩利尔之山的象征。祭司也从事天象和水文的观测，为积累天文知识和制定历法作出了贡献。

人们往往对埃及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进行比较。古埃及人的人生观泰然处世、顺乎自然；而居住于两河流域的居民面对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则沉郁悲观、忧心忡忡。古埃及人执著于灵魂不死，倾尽心血准备彼世，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则关注现实，对彼世则异常淡漠。尼罗河居民笃信神的福佑和恩惠，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则讲究实惠，而缺乏遐思异想。

民众寄希望于上苍，未能如愿，绝望之余，则创造“公正之神”的形象。人们竭诚奉神，以求福佑。而神则令人失望、困惑。

一个无辜者愤懑地说道：“噢，倘若能知神之所欲，该有多好！”“诸神居于天庭，其意谁能知晓？”(《一个无辜被难者》)

一个聪明的奴隶竟对主人说：“无须献祭，献祭无益；要知道，你怎么能让神象犬一样为你效劳？”“登上圯废的城垣和荒凉的丘冈，走过古代的废墟，试看昔日亡者之骸骨，何者属善士，何者属恶人？”(《主人和奴隶的对话》)

古埃兰神话

公元前 3000 年代前后,古埃兰人在两河流域东南部建立奴隶制国家。埃兰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得、巴比伦诸国接触频繁;其文化亦受两河流域的影响。公元前 7 至前 6 世纪,埃兰先后沦为亚述和波斯的属地。

古代埃兰神话约形成于公元前 4000 年代,颇受苏美尔—阿卡得神话的影响。在古代埃兰人的神话中,蛇被奉为富足、丰饶和永恒的象征。居于神殿之首者为丰饶女神皮嫩基尔。公元前 2000 年代初叶以来,女神基里里莎在神殿中居于主导地位。埃兰母权制的遗迹,清晰可见。迨至公元前 2000 年代中叶,胡姆潘(被视为女神基里里莎的配偶)居于神殿主导地位,并被视为天界主宰。其地位的擢升,表明宗法制观念业已取代母权制观念。

公元前 2 至前 1 世纪,胡姆潘、英舒希那克、基里里莎,成为埃兰神殿的三联神。古代埃兰神话中的主要神话人物尚有:太阳神纳浑特(又被视为司法和贸易之神)、月神纳皮尔、水神沙济、诸神的传谕者希穆特及其配偶曼扎特、胜利女神纳伦蒂、母神帕尔蒂(安珊地区所敬奉)。

公元前 3000 年代至前 2000 年代,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阿达德、埃阿、恩基、伊什塔尔、奈尔伽尔、努斯库、尼努尔塔、伊什尼卡拉布(伊什迈卡拉布),亦纳入古埃兰神殿。

据考,公元前 2200 年前后,埃兰王希塔与阿卡得王那拉姆—辛(约公元前 2236~前 2200 年在位)所签订的条约,载有三十七神,诸神等级森严、位次分明。公元前 639 年,这些神之名几乎全部见诸亚述王亚述巴尼拔的泥版文书。据发现于古伊朗之佩尔塞波利斯的楔形文泥版,胡姆潘、希穆特等神为古埃兰人所敬奉,至少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叶以前。

古喀西特神话

古喀西特人为西亚古代民族,主要分布于伊朗高原西部扎格罗斯山区;公元前 18 世纪进入两河流域;公元前 1518 年建立喀西特王朝,又称“巴比伦第三王朝”;前 13 至前 14 世纪为全盛时期;后屡遭亚述人、埃兰人的攻掠,前 1204 年灭亡,残余喀西特人退居扎格罗斯山区。喀西特语与埃兰语相近,使用阿卡得式楔形文字,后接受巴比伦的语言和文化;盛行祖先崇拜和星宿崇拜。

有关古代喀西特神话的文献资料,主要属公元前 2000 年代前。这些文献资料保留一些古喀西特神之名。另有一些帝王铭文和考古遗存(发现于卢里斯坦的青铜艺术品,属公元前 1000 年代前半期),亦与神话相关联。一些神的风貌和职司,可凭借其名的语言学分析以及相应之神的类比加以确考。

古喀西特神话中的主要神祇有:

喀舒,阿卡得语意为“喀西特男人”,被视为喀西特的佑护神和至高神。喀希图为其配偶,其名意为“喀西特女人”。

舒卡穆纳(舒伽穆纳、舒穆、舒伽卜),地神,喀西特的佑护者,似被奉为司掌地下火之神。

舒玛莉娅(希玛莉娅、希芭鲁),司掌山岭的女神,纳马尔河地区的守护神;又称为“光明山岭的主宰,居于凌驾群峰的山巅者”。

太阳的化身萨赫。

米里济尔,大地和丰饶之神,似又被视为司掌马匹之神。

还有:卡穆拉(似司掌地下水和智慧)、杜尔(司掌地下世界之神)、暴风雨和雷电的化身胡特哈、尚武之神吉达尔、司医疗和福运之女神哈拉。

有关半人半兽、狮身有翼女首和狮身鹰首等魔怪之描述,屡见不鲜。众多拟兽形体(山羊、豹、狮、牛、马等),习见于神话。英雄与

动物和魔怪相搏的描述,亦可见于喀西特神话。

古乌拉尔图神话

乌拉尔图又称“凡国”,因濒临凡湖而得名,为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古国(公元前9至前6世纪),曾在亚美尼亚高原强盛一时。公元前6世纪初,乌拉尔图为米堤亚所灭,归入其版图。

乌拉尔图的文化,颇受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并与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

其居民为乌拉尔图人、迦勒底人,后归并于外高加索的卡特维尔人(格鲁吉亚人),部分居民归并于外高加索亚美尼亚族。

迦勒底人为闪米特人游牧部落,公元前1000年代前半期,分布于巴比伦边远地区;徙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后,渐转入定居,并建立若干王国;公元前626年至前538年,曾建立强大的新巴比伦王国。有关迦勒底人宗教的史料,颇感匮乏。伴随独立王国的建立,对民族神的国家崇拜始告确立。迦勒底被奉为主神;其民族之称似即源出于此(意即“迦勒底之民”)。敬奉此神之风传至亚述的边远地区。人们祈求此神佑助克敌制胜;穆萨西尔(今伊拉克拉万杜兹附近,提亚述文献记载,建于公元前9世纪末期)有一座敬奉此神的庙宇(即所谓“盾宫”)。敬奉矛和盾的仪式即举行于此。在穆萨西尔的迦勒底庙宇中,预言者似以芭格巴尔图的名义预言休咎;寺中藏有一金环,上有印记,作为芭格巴尔图神谕的佐证。赫梯人所奉之雷神特舒布(泰舍布)等,亦为迦勒底人所敬奉。这些神祇,首先被奉为王者之神。

穆撒希尔城是国家的宗教中心;迦勒底的主庙即设于此。乌拉尔图历代诸王,均以该庙为献捷之所,供献十分丰盛。主庙祭司,通常为国王的近亲或嬖臣。祭神之圣所,亦有设于郊野者。

乌拉尔图神话中大多为拟人神,但往往保留原初兽形状貌的某些特点。诸神头饰所必不可少的表征为角,女神有时被描述为生有双翼者。一些神为动物首人躯的神幻灵体,一些神则集兽类、飞禽和人类的特质于一身,诸如人面或人躯之生有双翼的牛和狮(来自亚述—巴比伦神话)、带翼之神(有时为动物首形体)。

居于神殿之首者为迦勒底(主神)、泰舍巴和希维尼。迦勒底为乌拉尔图固有之地域神,后为全国所敬奉。迦勒底之形象为一武士,屹立于雄狮之背。迦勒底的配偶为至高女神阿鲁巴妮(阿鲁巴伊妮、瓦鲁巴妮);在乌拉尔图的一些铭文中,此女神和迦勒底两者之名相并提及。据早期的观念,迦勒底的配偶为女神芭格巴尔图(芭格玛什图);其名仅见于亚述文献典籍。

就起源而论,泰舍巴同小亚细亚(胡里特—赫梯)之神特舒布不无关联。泰舍巴被视为雷电、暴风雨、恶劣天气以及洪水之神,并被视为战神。此神形象往往被描述为立于牛背之上者。泰舍巴的妻子为女神胡芭(似与胡里特的赫芭特相应)。太阳神希维尼(其名曾被误读为“阿尔迪”或“阿尔德”)的表征,似为一带翼的日盘(同亚述之神沙玛什的表征相应,习见于乌拉尔图之带有祭仪图像的印章)。显而易见,希维尼的妻子为女神图什普埃娅;祭锅上的带翼妇女形体,似为其图像。

居于乌拉尔图星体神之列者,有下列诸神:月神(男性)舍拉迪(其表征为月镰)、星辰女神或金星女神萨尔蒂(其表征与亚述女神伊什塔尔相同)。上述铭文所列诸神中,尚有:疆域或大地之神埃巴尼、海洋和水之神苏伊尼纳、丘陵和山峦之神阿尔尼、道路之神哈拉、洞窟之神阿伊拉尼。所谓“生命树”,在乌拉尔图神话中同样有迹可寻(有关崇奉“生命树”的种种情景之描述,不胜枚举)。

可据以对乌拉尔图神话进行探讨的文献资料,为山崖和岩石上的楔形文字、宫殿和寺庙中的壁画、印章以及青铜神像和符物。临近凡湖的一座山崖,发现公元前9世纪末期的铭文;铭文中列举

七十九神,并附有应奉献诸神的祭品录。

古赫梯神话

古赫梯人为小亚细亚中部、黑海南岸的古老居民,其文化多受巴比伦、埃及的影响。哈梯人即所谓“原赫梯人”,公元前 2000 年代与徙来的印欧语部落相融合,即赫梯人。

关于赫梯人,1 世纪前还所知甚少。1870 年,在叙利亚发现有关赫梯人的铭文,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久,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以及两河流域,相继发现几十件泥版及典籍。1907 年,安纳托利亚地区博阿兹柯伊村附近发现并发掘一座古城遗址,原来,这便是古赫梯京城哈图萨斯,结果,又有一批极有价值的文物出土。

据种种考古发掘,可以确信:赫梯人曾建立强大帝国,据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并向幼发拉底河上游扩张,其版图并扩及叙利亚、腓尼基和巴勒斯坦部分地区。据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赫梯人有较为发展的经济,农业和采矿业均极发达;其物质文化可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相媲美。赫梯文明堪称两河流域文明与爱琴文明的中介。

古赫梯神话的最古老层次为古哈梯神话。其主要神祇有:太阳神埃斯坦(赫梯神话中的伊斯塔努斯)、乌伦塞穆、女太阳神梅祖拉、女神卡塔赫齐福丽(赫梯神话中的卡姆鲁塞帕)、锻造之神哈萨米利、御座之神哈尔玛苏伊特、牧神潘塔利、丰饶之神泰莱皮努(赫梯神话中的泰莱皮努斯)、尚武女神伊纳拉、冥神莱尔瓦、偶神伊什图什泰亚和帕帕亚、谷物女神卡伊特、月神卡什库、盾神齐特哈里亚、暴风雨神塔鲁等。

中赫梯王国时期(公元前 15 世纪至前 14 世纪初叶),赫梯神殿为胡里特神所纳入;沙乌什卡(即伊什塔尔)居于至关重要的地

位。

新王国时期(公元前 14 至前 12 世纪),宗教的浑融加剧,古赫梯神话与古胡里特神话相融合。正式神殿的两组主要神祇,就起源而论均属胡里特。第一组以暴风雨神泰舒卜为首,以及其弟兄和襄助者塔什米舒、为泰舒卜战胜之库玛尔比、月神库茹赫、太阳神希梅吉、阿斯塔比、纳姆尼山和哈济山之神等等。泰舒卜之配偶赫芭特、其子沙鲁姆、其女阿兰查和胡恩济莎莉、女仆达鲁—达基图、命运之神胡滕—胡特卢尔、“女主宰”阿拉尼以及沙乌什卡、库芭芭等,为第二组神。两组神的造像,可见于今博阿兹柯伊附近雅兹雷卡伊圣所的浮雕。

古赫梯王国之“一千神”以及胡里特神和卢维亚神,不乏自然现象的化身之神。譬如,阿鲁纳被视为海神和瀛水之神;其名意为“海洋”。

据哈梯以及赫梯典籍可知的至关重要的神话有:关于在圣城拉赫赞营建埃斯坦神殿的神话;泰莱皮努逝而复返的神话;月蚀神话,把月蚀描述为卡什库自天宇坠落,而卡什库则是卡塔赫齐福丽—卡姆鲁塞帕使她复返。哈梯人敬拜蜜蜂的仪式(据信,蜜蜂曾主动寻觅泰莱皮努)、敬拜豹的仪式(豹犹如狮,也被奉为赫梯王的兽形表征)以及同鼠相关联的丧葬仪式,——凡此种种,无不溯源于恰塔尔—许于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恰塔尔—许于克为土耳其南部新石器时代一居住点,属公元前 7000 年代下半期至前 6000 年代初期。1961~1963 年,该地发现一圣地,内有壁画和浮雕、人物和动物石雕。

有关暴风雨神与蛇妖相搏的神话,颇有影响,在地中海中部地区众多传统中不乏相对应者。

新赫梯时期所特有的宗教浑融现象,并表现于同一神话情节附丽于不同神祇,诸如:丰饶(即丰饶之神)之逝而复返、神代之更迭、库玛尔比将安努驱逐、泰舒卜战胜库玛尔比——佑护神

(KAL)、称为“白银”的英雄人物、神之求婚(泰莱皮努斯和库玛尔比向阿鲁纳之女求婚),等等。

古胡里特神话

古胡里特人是西亚古代民族,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主要分布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即今高加索地区),操胡里特语;公元前 16 世纪建米坦尼国,对赫梯王国巨大影响;前 16 世纪末征服亚述和叙利亚北部地区,前 15 世纪末沦为赫梯属国;前 13 世纪为亚述吞并。公元前 1000 年代,胡里特人分布于亚美尼亚高原西部、南部和东部边缘地区。古胡里特人信奉多神,信占星术,有祖先崇拜之风。

在古胡里特神话中,宇宙起源神话和神谱神话极为繁盛,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溯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话。相传,洪荒之际,宇宙浑然一体,继而天地分离;一代代神祇更迭递嬗。宇宙分为三界:天界,为幼辈神(即所谓“上界神”)所居;地界和地下,为长辈神(即所谓“下界神”或古老的已消逝之神)所居。

在古胡里特神话中,尚不存在统一的神殿。一些地域性神殿(如“安纳托利亚神殿”、“小亚细亚神殿”)在古胡里特—赫梯文献典籍中有所反映(藏于博阿兹柯伊),并见诸发现于乌加里特以及米坦尼和努济的胡里特神名录。

库玛尔比、泰舒卜、阿什塔比、努巴迪格、库茹赫、希米格、沙乌什卡等,似为全胡里特神话的核心。安纳托利亚神殿的至高神,为暴风雨神泰舒卜,同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阿达德和西支闪米特的巴卢相对应。此神的伴随者,为牡牛胡里(意即“清晨”)和舍里(意即“黄昏”)以及神圣化山峦的化身纳姆尼(属胡里特,似与叙利亚之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阿玛努斯相应)以及哈济。继而,则为“众神

之父”库玛尔比、地下水和智慧之神埃阿、太阳神希米格、月神库茹赫、尚武之神阿什塔比和努巴迪格、火神伊尔沙帕；尚有为数众多的源于安纳托利亚的保护神(表意文字作:KAL)。居于女神之首者为赫芭特,即泰舒卜的妻子。库玛尔比的妻子,为平民之女神沙卢什(沙拉什);埃阿的妻子,为塔普基娜(试以达姆伽尔努纳为例);卡茹赫的妻子,为尼卡尔;希米格的妻子,为艾雅(在阿卡得神话中,为太阳神沙玛什的妻子)。沙乌什卡(有时则呈现为男神),为巴比伦—亚述之伊什塔尔的胡里特变异;相传为泰舒卜之姊妹,司掌丰饶和爱情。与之相伴的女神有:宁纳塔、库利塔,似尚有伊什哈拉。命运女神称为“胡登”,又称为“胡德卢拉”。阿拉尼(意为“女主宰”),为冥世女神(同苏美尔—阿卡得的埃蕾什基伽尔相对应)。阿达玛似与卡尔赫米什城(一古商业城邦,位于叙利亚北部)的主宰、丰饶女神库芭芭相对应。冥世诸神中,以恩利尔、阿巴杜、纳拉、纳姆沙拉、明基、阿蒙基、阿米扎杜、阿拉卢为最著。通观“西支闪米特人”神殿,上述神祇大多跻于其中。地域性的西支闪米特成分在这一神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米坦尼神殿中居于统治地位者,似为源于雅利安人之神,古印度神密多罗、因陀罗、那婆底耶,跻于其中。努济神殿所特有之神,为提拉和 U. GUR(表意文字)。

赫梯有关库玛尔比的叙事之作,胡里特神话有异常充分的反映,其中最著者为《天界统御》。最初,天界之王为阿拉卢,甚至天神安努同样唯其命是从。九年后,安努将阿拉卢驱至世间,自任天界之主,库玛尔比也唯其命是从。又是相隔九年,库玛尔比则起而犯上作乱。安努惊恐万状,向更高的天宇逃遁;库玛尔比追获,并予以阉割。安努预言将生三威武之神:泰舒卜、其襄助者塔什米舒以及河神阿兰扎赫(底格里斯河的胡里特称谓)。闻听此言,库玛尔比将安努的精液吐出(然而,显然并非全部,神话中的一些片断就对泰舒卜以及安努未提及的另二神生于库玛尔比头部有所描述)。大地育生两子,似来自库玛尔比所吐出的安努之精液。显而易见,有关

泰舒卜意欲诛杀库玛尔比的描述,也属这一系统。安努试图说服泰舒卜改弦易辙,并奉埃阿为王,最终仍把库玛尔比推翻,自立为天界之主。嗣后,继之而来的显然是维护神(KAL)在有关“天界统御短暂”的神话中所描述的种种事件。相传,此神战胜泰舒卜(征得埃阿的许可;据此说,他扶立天界的统御者,后又予以废黜)并登王位。埃阿废黜 KAL。泰舒卜同其臣属尼努尔塔(即胡里特的阿什塔比)重伤 KAL,后者被迫尊泰舒卜为王。

在《乌利库梅之歌》中,库玛尔比虽为泰舒卜所废,仍然图谋报仇雪恨并重登王位。为此,他与山崖相交合,生岩石般的精灵(乌利库梅)。据说,这一精灵将毁灭泰舒卜的圣城库米亚,并推翻篡位者。奉库玛尔比之命,称为“伊尔希拉”的群神把幼儿携至海中,并置于支撑寰宇的巨灵乌贝卢里的肩上。十五天之后,其身軀已与天齐。此情此景,最先为希米格发现,并禀报泰舒卜。泰舒卜大吃一惊,立刻偕同其弟塔什米舒和妹沙乌什卡赶往哈济山中,观此妖物。其形状使众神望而生畏。沙乌什卡试图以魔法降除乌利库梅,库玛尔比早有觉察,使他既不能视,又不能听。泰舒卜召集群神,准备一战。然而,面对这一岩石般的怪物,群神束手无策。唯有埃阿思得一计,以低级神所用之刀(相传,天与地即以此刀剖分)使乌利库梅同乌贝卢里相分离,并使之软弱无力。

可据以对古胡里特神话世界进行探索的文献资料有:古胡里特文献典籍(以赫梯文本传世)、博阿兹柯伊博物馆所藏祭仪文典,古胡里特和赫梯典籍中的神名录等。

古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

闪米特人为西亚和北非操闪语族诸语者的泛称；公元前 4000 年代至前 3000 年代初，分为东、西两支。东支闪米特人为阿卡得语诸族。西支闪米特人则分布于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亦即阿摩利人、迦南人、腓尼基人、犹太人和阿拉米人。

西支闪米特人并没有统一的、诸种族集团所共有的神话观念和神话体系。一些神话系统，其类型相同，情节亦相近似；除共信之神外，尚有地域性、局部性之神，形形色色之神均可跃居首要地位，这一或那一属性成为其主要范畴，新神时有出现。

在晚期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中，所谓地域性神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承袭较早期至高神的表征，从而成为至高神。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神之名，往往为人们所禁呼，通常代之以另称、绰号以及其他称谓；例如，巴卢，后称为“巴力”——“主宰、统御者”；米尔科姆，后称为“米尔克”——“王、主宰”；阿顿——“主宰”；埃什蒙，后称为“舍姆”——“名”。一称谓可用于若干神；这些神往往具有特定属性，在神话观念中构成某一“级类”。这样一来，称谓之用于其中一神，则往往同具体的代称相缀合。试以阿利雅努—巴卢（阿利延）为例，“巴卢”为称谓，“阿利雅努”为修饰语，意即“力士”。另一方面，称谓又可渐渐演化为“专名”。神名往往意指相应的物体或现象：拉沙普，后称为“雷舍弗”，意即“火焰”；雅穆——“海洋”；雅里赫——“月亮”。不仅如此，神名也可具有“神”之含义，例如，“伊卢”即具有“无与伦比者、强大者”之意。

与神名相伴而存的，尚有种种亲属称谓（阿布——“父亲”，阿赫——“兄弟”，阿穆——“叔父”，等等）。某些神被想象为一定城邦

的创建者和统摄者；一些神便与地名相关联：耶里洪——雅里赫之城，西顿（齐顿）——齐德之城，耶路撒冷为“沙利姆所建”（试以沙利穆和沙哈鲁为例）。

在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中，时序神话居于显著地位。对丰饶之神的崇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代更迭、诸神对王位的觊觎以及善恶两种力量之争等情节，广为流传。回溯早期阶段，显然皆把伊卢奉为至高神（后称为“伊尔”、“埃尔”等）。《圣经》中有关因埃洛希姆（耶和华）之言而造世界的描述，无疑来源于巴勒斯坦有关伊卢的前犹太教之说。伊卢的配偶为阿西拉特（后称为“阿舍拉”），即众神的始祖母和统御者。

始于公元前 1000 年代，地域神的崇拜居于显著地位，诸如：推罗城邦的主神梅尔卡尔特、腓尼基的死而复生之神阿多尼斯等。

在迦太基（腓尼基在北非的领地），备受尊崇者为丰饶之神巴力—哈蒙及其配偶提妮特。

始于公元前 2000 年代末期，阿拉米人诸部族的统治在叙利亚确立。于是，叙利亚神话带有迦南和阿拉米两种属性相浑融而成的特质。其主要神为贝尔、哈达德、巴力沙明、梅尔卡尔特、阿塔尔伽蒂斯。女神阿塔尔伽蒂斯这一形象，融合有女神阿斯塔尔特和女神阿娜特的特质，被视为哈达德的配偶。迨至希腊化时代，对该女神的极为崇拜之风，盛极一时。

叙利亚东北部有一古城，存在于公元前 2000 年代前半期，公元前 2000 年代末期为古叙利亚人所毁。在帕尔米拉神殿居于显要地位的，为两组并列的三联神，即：贝尔（至高神、世界主宰）、雅里赫博尔（太阳神）、阿格利博尔（月神）；巴力沙明（三联神之首）、玛拉克贝尔（太阳神）、阿格利博尔。公元 2 至 3 世纪，对巴力沙明的崇拜，在帕尔米拉广为流传。两组三联神颇有可能相互等同，实则为一三联神。帕尔米拉地区，亦崇拜古巴比伦和阿拉伯之神。女神阿塔尔伽蒂斯被奉为城邦守护神。

赫梯文献典籍对叙利亚北方的迦南神话有所改铸。据其所述,阿西拉特(阿舍尔图)曾试图引诱巴卢(巴力);遵照伊卢(埃尔库尼尔希)之意,巴卢使她如愿以偿,又使她蒙受屈辱;阿西拉特与巴卢结下仇怨。叙利亚北方有关神代更迭的神话以及有关众神王位之争的神话,在胡里特神话中不乏相对应者,就此而论,显然不无相互影响。

古代埃及神话同古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亦有关联。古埃及神话中的霍鲁斯,与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阿斯塔尔相对应,塞特与巴卢相对应,太阳神拉则与沙姆舒相对应。相传,太阳神拉将女神阿娜特许配给塞特为妻;雅穆觊觎对众神的最高统御,塞特战而胜之。

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导致宗教—伦理学说在叙利亚的传布。除以上所述外,密特拉教、摩尼教、基督教等亦流传极广。公元3至4世纪,在叙利亚、腓尼基及其在北非的领地,基督教业已确立。这势必导致多神教的渐趋消亡。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多神教的抗衡并未停息。例如,对巴力沙明的敬拜之见诸埃德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古城,建于公元前302年),早在公元5世纪。迨至公元12世纪,旅行家本雅明,在腓尼基诸城邦仍目睹古老神的造像。

公元前1世纪上半期以来,以对雅赫维的一神崇拜为基石的犹太教,开始在巴勒斯坦犹太—以色列社会内形成。早在希腊化时代,在巴勒斯坦城市贾姆尼亚(今贾卜奈),对赫拉克勒斯(梅尔卡尔特)和霍龙的崇拜,即见之于世。

古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异常纷繁,可据以进行探考者多为片断的文献资料:始于公元前2000年代下半期的铭文(其中提及神祇及其称谓)、献祭的记述、考古资料、专名学资料(首先是神祇名称)。有关西支闪米特人神话的资料,并见诸毗邻诸民族(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赫梯人)的文献典籍;许多所谓“构拟”则是仰赖于《圣经》;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希腊化时代近东著作家的著述

中,包容一定的有关资料(表明确实不乏西支闪米特之神与其他神话中之神的相应者)。

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神话人物众多而纷繁,种种变异和演化屡有所见,并与其他毗邻民族的神话有一定的关联。

综上所述,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并非统一的神话体系,而是包容若干民族和地区的神话。这些神话既存在共同性,又各有其特点。(参阅“古乌加里特神话”、“古迦南神话”、“古腓尼基神话”、“古迦太基神话”、“古阿拉米人的神话”。)

古乌加里特神话

乌加里特是于公元前 3000 年代末古迦南人在叙利亚沿海建立的城邦国家,公元前 14 世纪为赫梯所灭。古乌加里特神话,亦即迦南神话,属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古代乌加里特神话中的许多神,在腓尼基、叙利亚以及前犹太教的巴勒斯坦为人们所敬奉。

1929 年以来,叙利亚北部乌加里特(沙姆拉角)地区相继有大批泥版文书出土,其中包括乌加里特神名录、神话等,形成于公元前 14 至前 12 世纪,是可供对古乌加里特神话进行探讨的可靠依据。

据乌加里特神话,世界和众神的统摄者已非伊卢,而是幼辈神巴卢。众神权位之争,成为这些神话的基本冲突之一。权位的主要觊觎者、死而复生之神、暴风雨和丰饶之神巴卢,是善的化身;最重要的乌加里特神话系统,就是缘此神而形成。在其姊妹和情人、尚武女神阿娜特襄助下,巴卢与其主要对手——死亡和冥世之神穆图(后称为“莫特”)以及水域之神雅穆相搏。在与穆图(似亦被赋予繁育之力)相搏中,巴卢亡逝;阿娜特殛杀穆图,巴卢死而复生。巴卢与穆图的冲突,往往息而复起。据乌加里特神话,丰饶之神阿斯塔尔(金星的化身)同样是巴卢的对手;相传,伊卢在巴卢暂亡后曾

企图把权位赋予阿斯塔尔。显而易见,巴卢战胜其对手,势必成为宇宙的实际主宰。乌加里特传统对这一人物之所以如此关注,似因他是乌加里特的守护神。

乌加里特定期举行寺庙神秘仪式,演现一神话故事,即伊卢生于晚霞之神沙哈鲁与朝霞之神沙利穆的“圣婚”。这一神话并与所谓丰饶崇拜不无关联。据说,由于这一“圣婚”,自然之力得以勃兴。

围绕地域性守护神的神话系统,构成局部性寺庙传统。贝里特(即今贝鲁特)的寺庙中,保存有关于该城守护神耶沃(雅赫维)的神话记述。《圣经》的神圣传统,似由关于此神的神话系统演化而来。

古人所梦寐以求的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稔。所谓丰饶之神以及与之相关的神话,在乌加里特神话(即迦南神话)中居于异常重要的地位。巴力被视为丰饶和生命的化身,莫特被视为贫匮和死亡的化身。

正如种种典籍所述,巴力既降雨水,又降露水。据古代人看来,露水为夏季农作物(如葡萄)所必需。他们唯恐冬季无雨、夏季无露,尤其惧怕蝗虫成灾。他们渴望收获燕麦、小麦、水果、橄榄等。而这一切,则系于巴力与莫特的殊死搏斗。

古迦南神话

所谓“迦南”,为富饶的新月地带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部分。分布于这一地区者,主要有乌加里特人、古犹太人、腓尼基人以及若干亲缘相结的小民族。公元前3000年代至前2000年代上半期,迦南部落居于此,其文化称为“迦南文化”;后来,希伯来人进入这一地区。所谓迦南诸语,亦即西支闪米特诸语。

迦南的多神信仰和神话,为人们所关注。迦南神话对《圣经》故事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所谓“圣经”宗教,在一定范围内堪称迦

南神话的继续，——当然也不无一定的有意识的抵制。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往往复返其迦南的基质。从《圣经》中的故事，可以看到迦南神话的反映。晚期发现的腓尼基铭文，同样为其提供了一些有关资料。对迦南神话的翔实探索，亦应首先基于在乌加里特发现的、载有神话的泥版。乌加里特(沙姆拉角)为叙利亚北部一古老城邦，其居民为迦南人(即乌加里特人)。该城邦遗址的发掘，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古腓尼基神话

古腓尼基人是古迦南人的一支，公元前 2000 年代在今叙利亚沿海地区曾建立推罗、西顿、毕布鲁斯等城邦，以航海经商著称。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统一的神殿并未见诸腓尼基人的神话。腓尼基人崇拜种种自然力、天体、大地的丰饶之力。

古腓尼基神话中的主要神祇有：

摩洛赫，被视为太阳灼热的化身，又是古巴勒斯坦和迦太基所敬奉之神。人们为他举行人祭，特别是须以儿童作为献祭之牺牲。古希伯来传说中称其为“摩莱克”(Molelk)。一些学者将摩洛赫与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主神梅尔卡尔特相混同。据说，《圣经》传说中的摩洛赫，即雅赫维(耶和華)。在前《圣经》的传说中，人们须向雅赫维举行人祭。

巴力，即嗣后之阿多尼斯，被奉为自然之神，又被视为草木生死枯荣的象征，又是死而复生之神。在贝里特流传有一种神话。据说，阿多尼斯欲成为该城邦统御女神的配偶，未能如愿。其对手和劲敌，似为一海神(雅穆?)。

梅尔卡尔特，推罗城邦的主神、航海与移民的佑护神，希腊人将其与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相混同。梅尔卡尔特又被视为腓尼基和推罗垦殖业的开拓者，备受崇奉。据古希腊罗马神话，梅尔卡尔特

曾在利比亚与魔怪提丰鏖战，力竭而亡，后又在古希腊神话中伊奥拉奥斯的襄助下得以复生，因而又被奉为死而复生之神。每年初春，推罗则举行吁请此神的仪式。在桑霍尼雅通—斐洛神谱中，梅尔卡尔为宙斯·德玛伦特之子，为创世神伊卢和丰饶神达贡之侄。梅尔卡尔，有时又被奉为太阳神。

阿斯塔尔特，尚武女神。

芭拉特，毕布鲁斯的至高女守护神，佑护所谓雪松树贸易。在埃及第十二王朝（公元前 1991～前 1786 年）期间，芭拉特与埃及神话中的哈托尔相混同。在希腊化时期，芭拉特被视为女战神阿斯塔尔特之化身。

早在前希腊化时期，使神话系统化并创立其圣书的尝试，在腓尼基已有迹可寻。据传统之见，此类典籍中最著者与桑霍尼雅通紧密相关。相传，此人生于贝里特（一说，生于推罗），属公元前 2000 年代下半期。据认为出自桑霍尼雅通之手的记述，通过公元前 2 世纪末至前 1 世纪初希腊语作家毕布鲁斯之斐洛的阐述得以流传。其著作的片断，见诸公元 3 世纪末至 4 世纪初罗马教会史家该撒利亚的欧塞比乌斯所援用引文（《福音的准备》）。据斐洛所述，桑霍尼雅通利用了贝里特的寺庙传统（依据耶沃寺庙祭司吉耶罗姆巴尔的记述），特别是研究了《阿穆尼人的书信》（似为圣书，据信出自智慧之神塔阿夫特之手）。

据其所述，主要神有：埃利温，又名“埃尔翁”（至高者），后为野兽撕裂而死；贝鲁特，似为贝里特以及（或）某一部落联盟的女守护神。天神乌兰诺斯和地神盖娅即由上述两神而出。地神盖娅，显然始而为巴力沙梅姆，又似为阿尔查伊（据乌加里特之说，为巴卢之女）。乌兰诺斯的后裔为：埃尔（伊卢）·克罗诺斯、贝特尔、达贡、阿特拉斯、宙斯·德玛伦特（其子为梅尔卡尔）以及另一些神。埃兰与乌兰诺斯抗衡，并战而胜之。埃尔又生一代新神。

斐洛并援引桑霍尼雅通所述神话：克罗诺斯（埃尔）以其子作

为牺牲，向乌兰诺斯(巴力沙梅姆)献祭。希腊哲学家波尔菲里奥斯(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亦述及这一神话。

据传统之说，腓尼基人摩赫(公元前2000年代)揭示另一宇宙起源模式。有关其著述状况，据希腊哲学家达玛斯基奥斯(公元6世纪)的著作可考知。依据这一模式，所谓原初元素为以太和大气；以太和大气生乌洛姆(“永恒”)；宇宙整顿者胡索尔(最初为库萨尔—伊—胡萨斯)，即由此而生。所谓“宇宙之卵”一分为二(似为胡索尔所为)，一半成天，一半成地。

迨至希腊化时代，腓尼基之神则与希腊之神相混同；古老传统只是留存于寺庙和学术领域。

在斐洛的著述中，腓尼基神话传统经受改制，所依据则是希腊哲学有关世界赖以造成的始初元素以及世界演化观念。据桑霍尼雅通—斐洛宇宙起源模式，始初元素为气和混沌；风和愿望就是由气和混沌中萌生；风和愿望又生莫特(死亡，同时又是生命之力，其貌似泥土)。他又生世界赖以创造的其他元素。由于所谓宇宙浩劫——弥天大火(腓尼基所特有的情节，为斯多葛派所吸收)，宇宙得以产生，生命体得以出现。风神科尔皮及其配偶芭乌，生艾翁(“永恒”)和普罗托贡(“新生者”)。其子女为格诺斯和格内雅(“生育者”)，——他们向太阳、天之统御者顶礼膜拜。其后裔中，最著者有光、火和火焰(拉沙普?)。他们为世人提供取火和用火之法。所谓“巨灵”，又由他们而生；其中之一名叫“伊普苏拉尼”，善于造屋。其子孙为狩猎以及捕鱼和农事的首创者。

古腓尼基人有崇拜尖石和圆锥石、树木、山峦，以人和牲畜献祭之风犹存，实施禁欲、自残和割礼。

最初，腓尼基人的信仰和神话反映了其祖先的游牧生活；后来，农业生产逐渐取代畜牧业，农事崇拜渐居主导地位。死而复生之神的观念则有迹可寻。诸如此类观念后又纳入犹太教和基督教。

古迦太基神话

迦太基是古代腓尼基在北非的殖民地。古迦太基人为北非古代民族，腓尼基人的一支；公元前 11 世纪，自地中海东岸向西迁移；前 814 年，在今突尼斯城附近建立迦太基城，意为“新兴城市”；前 7 至前 4 世纪，成为奴隶制强国；对土著的柏柏尔人进行同化，并以闪米特语代替柏柏尔语。

古代迦太基神话系以古腓尼基神话为主体，并为古埃及神话和古希腊罗马神话成分所纳入。在迦太基（腓尼基在北非的领地），西支闪米特之神中备受尊崇者为太阳和丰饶之神巴力—哈蒙（古罗马人将他与萨图尔努斯相提并论）及其配偶提妮特（与古罗马神话中女神尤诺相混同）。巴力—哈蒙与古腓尼基神话中的巴卢和埃及神话中的阿蒙相混同。提妮特则被视为月神。显而易见，对迦太基奠基者狄多的崇拜，同对提妮特的崇拜相融合。对其他西支闪米特之神的崇拜（特别是对阿斯塔尔特的崇拜），亦有流传。往昔广为流传的，则是对希腊神的崇拜。

古阿拉米人的神话

古阿拉米人为闪米特人的一支，通常又称“叙利亚人”。公元前 2000 年代后半期至前 1000 年代初，分布于叙利亚、两河流域及中亚广大地区，曾建立若干国家。公元前 7 世纪，阿拉米人逐渐与巴比伦人融合。其后裔，可见于今叙利亚、伊拉克和外高加索一带。

在古阿拉米人（叙利亚人）的神话中，贝尔、哈达德（源于巴力—哈达德）、巴力沙明（巴力沙梅姆，后成为至高神）、梅尔卡尔特、阿塔尔伽蒂斯，居于主要地位。公元前 1000 年代的学者达玛斯基奥斯，对崇拜女神梅尔卡尔特之风有所记述。迨至希腊化时期，对女神阿塔尔伽蒂斯（哈达德的配偶）的特别崇拜，风靡一时。该女神

融合有女神阿斯塔尔特和阿娜特的特质。琉善在《叙利亚女神》中对阿塔尔伽蒂斯有所描述。

希腊化时期,叙利亚众神与古希腊之神相混同,并获得其特质,而其原初的属性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留存。对赫利奥波利斯之宙斯(称为“巴力沙明”)的崇拜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崇拜多利赫的尤皮特之风,盛极一时。幸福和福运之神伽德,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提克相混同。

希腊化—罗马时期,崇拜宙斯、盖娅、阿芙罗狄忒—阿塔尔伽蒂斯、赫尔墨斯(似与玛拉克贝尔相应)之赫利奥波利斯,为叙利亚至关重要的神圣中心之一。

古也门神话

也门地跨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和南部地区,公元前 2000 年代与前 1000 年代之交,这一地区形成别具一格的南阿拉伯文明,并相继建立萨巴、玛英、卡塔班、哈德拉毛特、奥桑等国。

约当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初叶,该地区曾出现基于人工灌溉的农业文明。这一文明为南部闪米特人诸族所创造。公元 6 世纪,这一文明趋于衰微;迨至公元 7 世纪,则为穆斯林文化所取代。

古代也门的神话,其基础为古闪米特人的神话观念。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神话的影响,清晰可见。一系列神,又承袭自古阿拉伯神话。

古代也门神话并未形成统一的体系。其疆域由诸邦并立,相应的、较为独立的神话体系随之形成。本族的祖先神,部落和部落联盟之神,绿洲、城邦、地域的守护神和主宰神,在各地区的神话和宗教中居于首要地位。

伴随部落或城邦之联并,其各自所奉之神通常归于统一的神殿。例如,萨巴国的神殿诸神有:阿斯塔尔、阿尔玛卡赫、扎特—希米亚姆、萨米、塔拉布。古代也门诸国的神殿各有所异,又不乏共同之处。在各个神殿居首位的至高神,均为金星化身阿斯塔尔,源于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居第二位者,通常为该国的守护神、本族的祖神及本地区的主宰神,通常被视为月神。居于正式国家神殿第三位者,为日神,通常被视为女神,即太阳女神,似为沙姆斯。其名似被禁呼,以种种异体为人们所敬奉,诸如:扎特—扎赫兰,意为“正午”;扎特—巴丹,意为“辽远”;扎特—希米亚姆,意为“点燃”。

玛英国的神殿的太阳神为一男神,似为纳克拉赫。卡塔班神殿居第三位者,为阿姆之子安拜。

古代也门神话中,尚有:阿什玛斯——似为太阳之神;曼达赫——家宅守护神,等等。

古代也门神话中之神,通常伴以神圣动物,诸如:阿斯塔尔伴之以羚羊,阿尔玛卡赫伴之以山羊,阿尔玛卡赫、阿姆、辛等月神伴之以牡牛,瓦德伴之以蛇。同一定的神相联属的,尚有狮、豹、鹰、鸽等。麦穗、葡萄藤、棕榈、石榴树作为象征,广泛运用于神话。

在古代也门神话中,日、月、金星等为人们所敬奉,其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星盘、日盘等星体表征以及有关星体和黄道带诸宫的描述,比比皆是。

古代也门神话中,亦不乏创世之说;有些情节颇似见诸古闪米特人神话中者。

可据以对古代也门神话进行探考的文献资料,为众多铭文;其中包容许多神的称谓和代称。而神话传说,已荡然无存。

古阿拉伯神话

阿拉伯地区的前穆斯林神话,约属公元前 1000 年代至公元 7 世纪初。古阿拉伯人的神话,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据考,阿拉伯北部早期奴隶制国家利希扬(存在于公元前 6 世纪末至前 3 世纪末)以及克达尔(古阿拉伯部族,公元前 1000 年代至纪元初年分布于阿拉伯北部,公元前 5 世纪建立奴隶制国家)的务农者中,流传有完备的神话。沙漠地区的半游牧部落和游牧部落,流传有较完备的神话。

古代阿拉伯地区的神话相对独立,相互交错又相互影响;既有共同信奉之神,又有地域之神。若干地域至高神,可复合为一神。神之并合,为古阿拉伯神话的特征。这是居民迁徙和部落并合所致。杜沙拉原为纳巴泰神殿的至高神,北阿拉伯和中阿拉伯一些部落亦敬奉此神。

古阿拉伯神话中的至高神,往往禁呼其名,而代之以另称。纳巴泰神殿的至高神杜沙拉,又似为一神禁呼之名的代称。

古阿拉伯神话中,亦不乏共同信奉之神。对月神和对金星神的崇拜居于重要地位。游牧部落尤为崇拜月神。乌扎曾被奉为金星女神。胡巴尔曾被奉为部落的保护神和月神。在辽阔广漠的阿拉伯地区,太阳神则被视为暴戾的恶神。而这些神之名,已不可知。

种种自然现象、雷、雨等之化身以及丰饶和植物之神、畜牧之神,亦为人们所敬奉。其职能通常为至高神所负有,而至高神又往往被视为祖神和守护神、主宰神,又被视为天宇之神、世界和人的创造者以及雨泽的赐予者。北阿拉伯和中阿拉伯地区的古阿拉伯人,曾将安拉奉为祖先神、造物主和雨神。杜沙拉亦被奉为宇宙之

神、世界主宰和雷神。种种自然现象之神则退居次要地位，其名甚至不为人所知。

迨至晚期，古代阿拉伯中部和北部地区奉安拉为至高神、造物主和众神之父；不同民族共同体之神有渐结为统一的神殿之势。在古代阿拉伯中部，阿拉特、玛纳特、乌扎被视为安拉之女。在古代阿拉伯的南部，人们将乌扎视为阿拉特和玛纳特之母。在古代阿拉伯人分布的叙利亚沙漠地区，阿拉特被视为安拉的妻子和众神之母。

古代阿拉伯时期，麦加汇集有各部落的三百六十神的造像。神祇世界已同精灵世界截然分开。据信，树木、源泉、水井、岩石，均有特定的灵体主宰。古阿拉伯人信奉家神，有时无非是主神（如玛纳特）的造像。

古阿拉伯人所信奉的主神安拉，后被奉为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一切、无所不在、永恒的唯一神。“克尔白”，意为“立方形房屋”，古阿拉伯人曾奉为神圣，视为多神教的祭奉中心。

古代阿拉伯人，信万物有灵，笃信宇宙间存在可怖的魔怪埃弗里特。其神祇为数颇多，《阿拉伯史》一书中，曾列举约五十神，诸如：南方阿拉伯人之神——阿萨尔（太阳女神）、安卡里、豪巴斯、埃尔—迈昆、科尔、辛（月神，源于亚述—巴比伦神话），北方阿拉伯人之神——阿拉特（金星神）、鲁达（晚星之神）、以萨、拉哈姆、恰伊—阿尔—卡乌姆。

古希腊伟大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曾经说过：“世间强大之力颇多，而超越人者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

古苏美尔人是出色的务农者，他们曾兴修水利，谷物和水果收获颇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居民，曾在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度量衡、建筑、医学等古代文明诸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为古希腊文明的酿成和兴起准备了条件和土壤，为人类作出极为宝贵的贡

献。

伴随岁月的流逝，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古赫梯人、古西闪米特人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明，连同他们往昔的宗教与神话，湮没在历史风尘中！显赫一时的众神失去其往昔的荣光和尊崇。如果说埃及古老的文明及其神话之为后人所知，在很大程度上仰赖金字塔和“纸草卷”，两河流域与西亚的古老文明及其神话之未成为永远消逝的历史，则是借助于铭文和“泥版”。

尼尼微、博阿兹柯伊、沙姆拉角深埋于地下的“泥版”终于重见天日。那盛极一时的文明及其神话，宛如雾霭中的崇山，其丰姿和壮伟依稀可辨！

〔分布于今阿富汗中部的古老努里斯坦人的神话以及斯基泰人和萨尔玛特人等古老民族的神话，见《亚洲诸民族神话珍藏》。〕

古代典籍(泥版文书和铭文) 中的神话

恩努玛·埃利什*

当上方的天宇(尚)无以相称,
(以及)下方的大地(尚)无以相称,
(当)原初的阿普苏¹,他们的父亲(存在),
(尚有)母亲提亚玛特²,一切的生育者;
(当)他们的水仍浑然难分,
(以及)陆地尚未形成,(甚至)
 尚无一沼泽见之于世;
当尚无一神出世,
(当)他们(尚)无以相称,
 (当他们的)命运(尚)未确定:
后来,诸神相继出世。
拉赫穆与拉哈穆³共同出世;
 (他们)便以此相称。
岁月推移,他们(亦)身躯高大。
安沙尔和基什瓦尔⁴亦出世,而且胜过他们。
时光流逝,已是若干年后。

* 《恩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是巴比伦古老的叙事诗,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代以前,为巴比伦最古老的创世神话,现存最早的文本,于公元前10世纪初以楔形文字刻在七块泥版上,每块约125~165行,因而又称“七表诗”。“恩努玛·埃利什”,意为“当上方尚无以相称”。它叙述了天地、日月星辰、人类万物之创造;既反映了人们对光明幸福的憧憬和对黑暗邪恶的憎恶,又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现象的幼稚认识。

安努成为他们之子，其父辈们的僭越者。

对安沙尔说来，他的长子安努，

成为与他势均力敌者。

安努生育努迪穆德，与他形貌相似。

努迪穆德，他是其父辈们的主宰，

他被赋予机敏、智慧、力量，

大大超越他的祖父安沙尔；

诸神，他的弟兄，无与其相匹敌者。

这些神兄神弟齐心协力；

他们进袭提亚玛特，殒杀其守护者；

他们使提亚玛特心痛欲碎，

(并)使神界动荡不安。

阿普苏无法制止他们骚动，

提亚玛特同样只能默认(……)，

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他)气恼。

他们闹得天翻地覆……

于是，阿普苏，诸大神的生育者，

唤来穆穆⁵，他的大臣，(说道：)

“穆穆，我的大臣，博得我的欢心者，

跟我来，一同去找提亚玛特！”

他们来到提亚玛特面前，

共同商议如何对付诸神，他最早所生育者。

阿普苏张开他的口

对神圣的独一者提亚玛特说道：

“他们的行径令我气恼，

白昼我不得休憩，夜晚我不得安眠；

我要消灭他们，并使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

平静才可出现，我们才可安宁！”

提亚玛特听了这番话，
她怒不可遏，向她的配偶哭喊，
她独自哭喊和大发雷霆。
(因)(阿普苏)的怨恨，她心乱如麻。
“为何我们要毁灭我们所生育者？
他们的行径确实令人气恼，而我们却要
心平气和地对待？”

穆穆开口劝说阿普苏；
他的穆穆的劝说却是(怀有敌意)和有害无益：
“是的，我的父亲，消灭他们的捣乱行径，
这样，你白昼可以休憩，夜晚可以安眠！”
阿普苏听了这番话，脸上有了光彩，
由于他设毒计对付诸神，他的众子，
穆穆搂住他的颈部，
坐在他的膝上，(并)亲吻他。
而他们所策划的一切，
仍然为诸神——他最初所生育者知晓。
诸神获悉(此事)，群情激愤；
继而平静下来，安然而坐。
其计谋、聪明和机智无与伦比的，
埃阿，无所不晓，看穿了这一计谋。
为此，他设置了一种(法术)，以防种种(不测)；
他准备了一篇异常美妙的咒文，
他背诵下来，将它放在水面上，使其发生效用，
他(这样)将睡意注入阿普苏身体，使他昏昏欲睡。
然后，他使阿普苏躺倒，并使(阿普苏)入睡。
穆穆这位出谋献策者，埃阿也使
他脱下其外衣，摘下其王冠，

夺去其光芒，(将其)据为己有。
他将阿普苏捆缚，并殛杀之；
穆穆为他所缚，被他禁锢。
他在阿普苏的躯体上建造居所，
他将穆穆制取，抓住其鼻索。
(埃阿)征服(并)降除其敌对者，
(并)最终克敌制胜，
他怡然自得地居于其圣所；
他将其称为“阿普苏”，并将(其)定为神圣之地。
他在其圣所建造寝宫；
埃阿(与)其妻达姆基娜⁶(在此)居于
 金碧辉煌之中。
在命中注定的寝宫，在命运安排的居所，
诸神中最机智、最聪慧者(降生?)，
在阿普苏，马尔都克出世，
在圣地阿普苏，(马尔都克)出世。
生育他的是(埃阿)，他的父亲；
达姆基娜，他的母亲，也是他的生育者；
他吮吸女神的乳汁；威武雄壮，凛然可畏，
保姆对他悉心照料，
他仪表非凡，目光炯炯，
他步履优雅，俨然老辈之领袖。
当(埃阿)，生育(他)之父，看到他，
埃阿非常欣悦，满面春风，心花怒放。
使他其名声显赫，并赋予(他)双倍神力，
(于是)他备受尊崇，(并)在各方面超越众神。
他的躯体各部位优美异常，
非(凡人)所能理解，非(凡眼)所能目睹。

他有四目，四耳。

他张开口，便喷出火焰。

(他的)四耳长大，

(他的)目眼，亦为四只，(而且)无所不见。

他在众神中无比伦比，其形体出类拔萃。

他的各部位硕大，其身軀异常魁伟。

马里—乌图，马里—乌图：

太阳神之子，众神的太阳之子。

他以十位神之光为衣，威力无比；

这些光彩熠熠者的(可怖的威严)集于他一身……

提亚玛特心烦意乱，白天黑夜四处奔忙。

他们的心中设一计谋；

诸弟兄们对提亚玛特说道：

“当殛杀阿普苏时，你的配偶，

你没有站在他一边，而是保持平静……

记得(?)你的丈夫阿普苏

以及被降服的穆穆；而你却安然无恙……

[诸神鼓惑提亚玛特为阿普苏和穆穆报仇雪恨。她造下一个蛇妖，以便在即将来临的鏖战中对付反对她的诸神。]

她最先所生诸神中，有些聚集(在她周围)，

她选拔金古；使他比其他神更显赫。

他走在队列的前面，统领其军，

举起兵器，冲锋陷阵，

这个斗争的最高司令官，

提亚玛特信任他；她命其出席集会(说道：)

“我为你发出咒语，我在众神会议上推举你。

我将统领众神之权赋予你。

愿你备受尊崇，你，我选中的配偶！

愿你的名字(比)所有的阿努纳基更加荣耀。”

她将名运册交与金古⁷,把(它)系于其胸前,(说道:)

“至于你,你的命令不可更易,(你所说的)

将会成为现实!”

金古被擢升,(并)拥有(最高统御权),

对诸神,她的诸子,(他们决定)命运,(说道:)

“张开你们的口,便会战胜火神!

(但是)安努(走近),看出提亚玛特的心思,

(他不能在其面前停留,便)转身返回。

(他心怀恐惧去见)他的(父亲)安沙尔。

他(将提亚玛特的话)向其讲述:

“使你所制取的这些人物从我这里[离去]!”

安沙尔沉默不语,眼睛看着地面。

……向埃阿摇着头。

所有的阿努纳基⁸聚集在那里

他们紧闭着嘴,默默地坐着。

“没有一个神能够参(战,而且)

从提亚玛特那里(生还)。”

主宰安沙尔,众神之父,威严地站起身来,

当他在心中盘算之后,便对(阿努纳基说道),

“谁的威力最大,谁就是(我的)斗士。

(这是)纠纷的根源之一,威力无比的马尔都克!”

埃阿将(马尔都克)唤到他的殿宇中;

(劝说他),并将其心中的打算告知:

“噢,马尔都克,考虑我的想法,认真听你父亲的话。

我的儿子,你会让我欢心;

去到安沙尔面前,(准备)战斗;

公开声言(并)挺身而出;他看到你,会安静下来。”

君主听了父亲的话，欢欣鼓舞；
他来到安沙尔的面前。
安沙尔见到他，心花怒放；
他亲吻其唇，心中的恐惧烟消云散。
“(安沙尔，)不要沉默，(要)张口说话，
我愿将你的一切想法付诸实现。
(喂，安沙尔，)不要沉默，(要)张口说话，
(我愿)将你的一切想法付诸实现！
谁胆敢为反对你而战？
(……)提亚玛特为一女性，她竟敢率其军向你发难！
(我的父亲)创造者，欢乐而兴奋；
不久后，你将践踏提亚玛特的颈部。
(喂，我的父亲，)创造者，欢乐而兴奋；
不久后，你将践踏提亚玛特的颈部！”
“我的儿子，深知一切奥妙，
用你的神圣的咒语战胜(提亚玛特)。
登上风暴的(战车)，全速前进！
〔……此处缺损〕”
君主听了父亲的话，欢欣鼓舞；
他心花怒放，并对其父亲说道：
“众神的创造者，诸大神的预定者，
倘若我能成为你的斗士，
去征服提亚玛特，并保全你的生命，
召集会议，使我的一切成为众所周知(和)无与伦比的。
当你们兴奋地聚集在议事厅，
就要通过我的口决定命运，而非你们的口，
我口中之言将不可更易，
我口中发出的命令不可违抗，不可更易。”

[安沙尔遣其大臣伽伽去见老辈神，拉赫穆和拉哈穆。伽伽向他们诉说了
一切，要诸神参加会议，以便赋予马尔都克重权。]

拉赫穆与拉哈穆听了(这些)，叫了起来，

所有的伊吉吉⁹也大声叫喊：

“发生了什么事，她(如此)大动干戈？

我们不明白提亚玛特为何(一意孤行)！”

他们聚集起来，踏上征程，

一切为命运所系之大神，均在其列。

他们来到安沙尔所在之地，并齐集于(议事厅)；

他们在大厅里彼此亲吻；

他们将(要讲的)(那些)话考虑好，(落座)准备就餐；

他们饱餐美食(和)痛饮(佳酿)。

佳酿驱走了他们的畏惧；

(于是)他们喝得酒酣耳热，尽情欢唱。

他们无忧无虑，兴高采烈；

他们决定其勇士马尔都克的地位。

他们拥戴他登上王位，于是，

他们在他们面前就座，共商大计。

“你是众大神中(最)荣耀者，

你的地位无与伦比，你发号施令(犹如)安努。

噢，马尔都克，你是众大神中最荣耀者。

你的地位无与伦比，你发号施令(犹如)安努。

从今以后，你的谕命不可更易。

荣辱沉浮，——一切(听命)于你！

你的话不可更易，你的谕命不可违抗！

诸神中谁也不敢冒犯你的威权。

众神的圣所须置于你的保护之下；

(因而)他们的殿宇要建在你的地域。

噢，马尔都克，你是我们的勇士；
我们赋予你统摄整个寰宇之权。
(因此)当你就座于议事之厅，你的话将具有无上权威。
愿你的兵器不要落空，愿它重创顽敌。
啊，君主，恳请对你的拥戴者予以保护；
而对招致(这一)灾祸者，则置之于死地。”
然后，他们将一件外衣放在他们中间；
对马尔都克，他们最先生育者，说道：
“毫无疑问，噢，君主，你的地位高于众神，
你的谕命‘无论是破坏，还是创造’，均付诸实现！
你命这件外衣归于毁灭；
你再命这件外衣复旧如初！”
他的口中发出谕命，此外衣当即毁灭。
他又发出谕命，此外衣复旧如初。
当诸神，他的父辈们，目睹他的话之灵验，
他们欢欣鼓舞，(并)向他致敬，(说道：)
“马尔都克是神王！”
他们赋予他权杖和宝座，以及帕卢；
他们赠予他无敌的兵器，以打击顽敌，(说道：)
“去结果提亚玛特的性命。
愿风让她的血四散飞扬。”
诸神，其父辈们，确定了巴力之权位，
请马尔都克启程——成功与业绩之征程。
他制一弓，并用作武器；
他将箭搭于弓弦(上，并)扣紧弓索。
他绰起巨棒，握在右手；
弓和箭囊挂在腰间。
前方电光闪烁；

他通体光彩熠熠。

他制一巨网，以将提亚玛特罩住，

并唤来(四面)之风，使之无法逃脱，

南风，北风，东风，(以及)西风。

此风，为其(祖)父安努所赠，他将风带在身边。

他造成伊姆布卢：恶风，卷风，飓风，

四方之风，七方之风，旋风，无可比拟之风。

他施放其所造之风，接连七度；

将提亚玛特困住，卷在其中。

君主马尔都克扬起暴风——其强大的武器。

他登上战车——无与伦比(和)可怖之风

他为其车套上四驹，

“毁灭”、“无情”、“践踏”、“飞驰”。

它们的牙齿锋利并有剧毒；

它们知道如何毁灭，它们精于践踏；

[……此处缺损]它们重创强敌，它们冲锋陷阵；……

他身穿威武的铠甲，

头部笼罩着可怖的寒光。

君主径直走上征途；

他抵达提亚玛特之域，出现在她面前。

他从(其)唇间取出红土制成的(法宝)；

手握一束解毒用之香草。

他们围着(?)他，众神围着(?)他；

众神，他的父辈们，围着(?)他，众神围着(?)他。

君主看穿提亚玛特之用心，

(以及)其丈夫金古的计谋。

她举目观看，暗中盘算；

她心绪已乱，手足失措。

站在她一边助她之神同样如此，
他们看到这位无敌的英雄，立刻头晕目眩。
(而)提亚玛特尚能念诵(其咒语)，虽不能转动颈部，
用她的唇支撑(她的)卑劣(?)和(叛逆)，(说道：)
“〔……此处缺损〕
他们(不是)从他们那里聚集到你这里吗？(是吗)”
君主〔掀起〕风暴，他的强大的武器；
对发狂的〔提〕亚玛特说道：
“〔……此处缺损〕你把自己抬得很高，
你的心主使〔你〕挑起冲突。
〔……此处缺损〕众子对父辈们无理；
(而)你，他们的生育者，却憎恨……〔……缺损〕，
(你)让金古做你的丈夫；
(神圣之力)不再属于你，而置于安努的神圣之力下。
你阴谋反对诸神之王安沙尔；
你设计(反对)我的父辈诸神。
让军旅列队而立，全副武装，
临阵观看，我与你单独较量！”
提亚玛特听了这一番话，
她暴跳如雷，(并)失去理智……
她的腿不停地抖动。
她念诵咒语，(并)反复念诵；
参战诸神都拿起武器。
提亚玛特与诸神的首领马尔都克相对而立，
他们准备决一胜负，战斗一触即发。
君主以张开之网，罩住提亚玛特。
他驱使恶风迎面刮去。
提亚玛特张开大口，要吞噬马尔都克，

他驱使恶风袭去，使她不能将口闭合。
狂风使她的腹部鼓起，
她的腹腔鼓胀，她张大其口。
马尔都克射出一支利箭，正中其胸，
穿透肌肤，直刺其心。
他战胜了提亚玛特，置之于死地；
他将其尸体推倒在地，(并)踏于其上。
他殛杀首领提亚玛特，
其军土崩瓦解，(并)四散奔逃。
曾公然支持她的诸神同样
惊恐万状，(并)仓皇而逃。
他们妄图突出重围，死里逃生。
(但是)他们被团团围住，(以致)无法逃脱。
马尔都克将他们捆缚，并毁其兵器。
将他们投入网中，予以囚禁。
他们身陷如此境地，悲伤万分。
他们将他激怒，因而身入囹圄。
至于提亚玛特所造的十一类可怖的(魔怪)，
魔怪的主宰曾在〔……此处缺损〕其前行进，
他给他们戴上枷锁，他们的手，他〔……此处缺损〕；
尽管他们极力挣扎，(他)仍将他们踏在脚下。
曾经成为其首领的金古，
他捉获，并交与乌伽埃。
他从其身上得到命运簿，这本不应归他所有。
他以火漆将(它)封好，并置于自己胸前。
他战胜(并)降服顽敌，
镇压不可一世之敌……
使安沙尔对敌的胜利得以确立，

使努迪穆德的愿望得以实现。无敌的马尔都克
为了巩固对被俘诸神的制驭，
又回到被他殛杀的提亚玛特旁边。
君主踏在提亚玛特的腿上，
用那无情的兵器劈开(其)头颅。
他割断其血管，
让北风将其血浆吹得无影无踪。
他的父辈们见此情景，无不欢欣(和)振奋，
(并)向他赠礼致意。
君主稍事歇息，端详着她的尸体，
如何肢解，(并)(以其)造奇异之物。
他将这一贝壳状物分为两半，
将其一半安置于上方，(以其)造天宇。
他以棒(并)作为擎天之柱，
他命其水停止流淌。
他行于天宇，并审视(其)诸域。
他的居所与努迪穆德的寝宫——阿普苏遥遥相对。
君主对阿普苏丈量了一番，
仿造一宏伟宫殿，称为“埃沙拉”，
他将宏伟宫殿“埃沙拉”作为苍穹。
安努、恩利尔、埃阿，均建造其圣所。
〔马尔都克确立天界秩序后，命令将战争的罪魁祸首金古带到他面前。〕
马尔都克召集诸大神，以礼相待，
请他们提出建议。
他开言指责诸神，
君主对众阿努纳基说道：
“毫无疑问，我要在你们面前讲明真象；
你们也要在我发誓(?)后道出真情。

是谁挑起争端，
鼓唆提亚玛特叛乱并大动干戈？
把这罪魁祸首交出来，
我要让他受到惩罚，(但)你们却可平安无事。”
诸神伊吉吉答复他——
他们的君主，诸神的庇护者：
“天界和地界诸神之王，
是金古挑起争端，
鼓唆提亚玛特叛乱并大动干戈。”
他们将他捆绑，(并)将他押送到埃阿面前；
他们宣判其死刑，将他的血(管)割断。
诸神以其血造人；
他将诸神的劳役加之于他们，并予以释放。

简要注释：

- ① 阿普苏被视为地下淡水的化身、诸神和宇宙万物之父。
- ② 提亚玛特被视为始初自然力和混沌之化身。
- ③ 拉赫穆与拉哈穆被视为始初创造之力的化身、妖神。
- ④ 安沙尔和基什瓦尔(基莎尔)为老辈神、天神安努之父母。
- ⑤ 穆穆被视为淡水之化身及阿普苏的襄助者。
- ⑥ 达姆基娜，即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达姆伽尔努娜。埃阿为瀛水与智慧之神，即苏美尔神话中之恩基。
- ⑦ 金古为提亚玛特所造之魔怪，并成为其配偶。
- ⑧ 阿努纳基为恩基的子女，其数异常众多。
- ⑨ 伊吉吉为一些天界神灵的统称。

[]中为原文缺损者，()中系译者为便于理解所加。后文如此，不再做注。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

第一块泥版

- I 1 关于目睹万有者,至地之极隅者,
关于亲历海洋者,跨越群山者,
关于战胜顽敌者,与友人协同者,
关于至睿者,关于洞察一切者,
- I 5 他见到隐秘,深知奥妙,
他带给我们信息,关于灭世洪水前的时日
迈上遥远的途程,疲惫不堪并悻然而返,
叙述劳作,劈开巨石,
修筑城垣,护卫乌鲁克
- I 10 明亮的仓廩。属神圣的的埃阿纳¹者
环视城垣,堆堞似以铜铸成,

* 古巴比伦著名的文学典籍,为古代东方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早在古苏美尔时期,便流传有关于吉尔伽美什的歌谣。现存三种版本,最早的文本刻于公元前2000年代初,已残缺不全。最完整者为尼尼微的亚述文本,而且接近于原作,镌刻于公元前7至前6世纪,共12块泥版,3,000余行。原诗并无篇名,以开篇首句“关于目睹万有者”为题。相传,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由乌鲁克城的咒术师辛里克温宁尼最后编定。半人半神英雄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的统治者,曾驯服天神派来的恩基杜,杀死魔怪,救女神伊塔尔,杀死前来复仇的天牛,遭惩而失去恩基杜。极度悲痛之余,他决定探究永生之奥秘,历尽波折后,终于明白人类不可能永生。这篇史诗富于哲理,反映了对自然法则和生死奥秘的探究以及对神权之鄙视。

试看坚城，无与伦比。

走近门槛，自古以来那里是何所在

进入埃阿纳，伊什塔尔²所居，——

I 15 即使未来之王，未建如此所在，——

登上并漫步于乌鲁克城上，

审视城基，触摸建城之砖：

所用之砖，是否烧制而成，

建此城垣者，莫非是七智者？

I 1 * 他更伟大，较之所有的人，

〔此处缺损约 30 诗行〕

II 1 他三分之二为神，三分之一为人，

其身軀形态 无可比拟

〔II 3、II 4、II 5、II 6 此处缺损〕

乌鲁克的城垣，为他所建³

勇武的男子汉，他的头，象原牛之首昂起

他在战斗中所用兵器，无与之匹敌者，——

II 10 他的所有战友，闻鼓声而奋起！

在卧室里哀伤，乌鲁克的男子汉们：

“给父亲们，吉尔伽美什，没有留下儿子！

日日夜夜，横行无忌：

吉尔伽美什，牧者，筑有城垣的乌鲁克的，

II 15 他是牧者，乌鲁克之子的，

II 15a 强大的，光荣的，无所不能的？

给母亲们，吉尔伽美什，没有留下女儿，

生育英雄，注定归于男子汉！”

他们的抱怨，众神已听到，

天界诸神，向乌鲁克的主宰⁴呼吁：

- Ⅱ 20 “你造就一强悍之子，其首如同原牛那样昂起
其所持兵器无与伦比，——
他的战友，皆闻鼓声而奋起！
- Ⅱ 23 吉尔伽美什没有给父辈留下其子，
- Ⅱ 23a 日日夜夜暴戾恣睢：
他是不是乌鲁克城之牧者
- Ⅱ 25 他是不是乌鲁克城子孙的牧者
那个强大的、光荣的战无不胜者？
吉尔伽美什没有给母亲留下其女，
该女所身怀英雄注定成为大丈夫！”
他们的抱怨，安努已听到。
- Ⅱ 30 他们的吁求，上达至尊的阿鲁鲁⁵：
- Ⅱ 30a “阿鲁鲁，你造吉尔伽美什，
- Ⅱ 31 如今为他造一等同者⁶！
- Ⅱ 31a 让他胜过其狂暴之心，
让他们争斗，乌鲁克则可安宁。”
- Ⅱ 33 阿鲁鲁，听完这些话语，
- Ⅱ 33a 与安努的等同者在其心中创造。
- Ⅱ 34 阿鲁鲁洁净其手，
- Ⅱ 34a 掰一块泥，抛到世间，
- Ⅱ 35 塑一恩基杜，造一英雄。
- Ⅱ 35a 午夜之产物，尼努尔塔⁷的武士，
- Ⅱ 36 以毛覆盖其体，
- Ⅱ 36a 犹如施之于妇女，授之以发，
其头上之发，犹如茂密之谷物⁸；
- Ⅱ 38 既不知世人，也不知世间，

- Ⅱ 38a 他身着服饰，犹如苏穆坎⁹。
他与瞪羚为伍，以草为食，
- Ⅱ 40 他与野兽相伴，聚集于水渊，
他与牲畜同在，以水为乐。
此人——乃是狩猎者，
在水渊之前，他迎来
- Ⅱ 44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 Ⅱ 44a 在水渊之前，他又迎来。
- Ⅱ 45 猎者看到——他脸色改变，
他与其牲畜返回家园，
他惊恐万分、默默无言，
他的胸中充满悲哀，他的面色阴沉，
悲哀沉浸于他的胸腔，
- Ⅱ 50 犹如远行者¹⁰，他面容疲惫。
- Ⅲ 1 猎者开口诉说，向其父禀告：
“父亲，有一男子，自山中而来，
在整个疆域，其力大无比，
犹如安努之武士，其勇武绝伦。
(又作：犹如自天界下落之石¹¹，其手臂无比坚强，)
- Ⅲ 5 他永远出没于崇山峻岭，
时常与野兽为伍，聚集于水渊，
时常去往水渊之畔。
我惧怕他，不敢接近！
我挖掘陷坑，他以土填埋，
- Ⅲ 10 我设置埋伏，他予以拔除，
从我的手中夺去兽类以及草原的生物，——

- 他不允我在草原上劳作!”
其父启口诉说,他对猎者说道:
“我的儿子,吉尔伽美什,居于乌鲁克,
Ⅲ 15 无论何者均不能,与他匹敌;
在整个疆域,其力大无比
犹如安努之武士,其勇武绝伦!
去吧,你前去面对他,
告知他其人之威力。
他给你一女子——你将她带在身边。
Ⅲ 20 该女子将取胜,犹如勇武绝伦的英雄!
当他在水滨让兽类饮水,
女子脱去衣服,将其体裸露,——
见到女子,他将向其走近——
野兽离开他,它们曾与他生长于荒漠!”
Ⅲ 25 父亲之言,他牢记在心,
该猎者前去见吉尔伽美什,
起身上路,前往乌鲁克,
在吉尔伽美什面前,他说道:
“有一男子,自山中而来,
Ⅲ 30 在整个疆域,其力大无比,
犹如安努之武士,其勇武绝伦!
他永远出没于崇山峻岭,
时常与野兽为伍,聚集于水渊,
时常去往水渊之畔。
Ⅲ 35 我惧怕他,不敢接近!
我挖掘陷坑他以土填埋,
我设置埋伏他予以拔除,

- 从我手中夺去兽类以及草原的生物，——
他不允我在草原上劳作！”
- Ⅲ 40 吉尔伽美什对他——狩猎者，说道：
“去吧，我的猎者，将女子沙姆哈特带在身边，
当他在水滨让野兽饮水，
让女子脱去衣服，将其体裸露，——
见到女子，他将向其走近——
- Ⅲ 45 野兽离开他，它们曾与他生长于荒漠。”
猎者走去，随身携带女子沙姆哈特，
起身上路，走上行程。
第三日抵达约定的地点。
猎者与女子陷身于包围中——
- Ⅲ 50 一天，两天，坐在水渊之滨。
野兽齐聚，在水滨饮水，
- Ⅳ 1 牲畜齐聚，以水为乐，——
他，恩基杜，他的故土为群山。
他与瞪羚为伍，以草为食，
他与野兽相伴，聚集于水渊，
- Ⅳ 5 他与牲畜同在，以水为乐。
沙姆哈特看到，与野兽为伍之人，
作为毁灭者的男子，来自草原深处：
“就是他，沙姆哈特！敞开你的胸怀，
露出你的下部，他已见你的躯体！
- Ⅳ 10 他见到你，向你走来——
别难为情，与他相爱，
脱去衣服，与他同眠！
给他以欢悦，这是妇女之事，——

- 野兽离开他，它们曾与他生长于荒漠，
IV 15 他的爱抚，——将给你喜悦。”
沙姆哈特敞开胸怀，露出她的下部，——
- II 5 * 恩基杜看到——忘乎所以！
毫不难为情，与他亲吻，
她脱去衣服，他与沙姆哈特同眠，
给他以欢悦，这是妇女之事，——
- IV 20 他的爱抚，给她以喜悦。
- IV 21 六天过去了，七夜过去了——
- IV 21a 恩基杜屡屡与该女子作爱。
当他感到厌烦，——
他将面孔转向他的野兽。
看到恩基杜，瞪羚奔驰而去，
- IV 25 草原的兽类尽皆离去。
恩基杜一跃而起，筋疲力尽，
停步伫立，野兽奔驰而去。
恩基杜驯服了——他不再象从前那样奔跑！
他变得聪明了，开始沉思，——
- IV 30 走了回来，坐在女子的脚下，
他对女子的脸看也不看一眼，
女子说什么，——他对之唯命是从。
女子对他——恩基杜，说道：
“你很美，恩基杜，你很象神，——
- IV 35 为何与野兽为伍，在草原游荡？
喂，我将你带到乌鲁克城垣，
到金碧辉煌的殿宇，安努所居之所，
在那里，吉尔伽美什羽翼已丰

- 象原牛一般，向民众显示其力。
- Ⅱ 20—21 * 你见到他，——你会爱自己！
- Ⅱ 22—23 * 站起身来，离开牧人的卧榻！”
- Ⅳ 40 她讲了这番话，她的话令他欣悦，
他的聪慧之心寻得知己。
恩基杜对她这女子说道：
“喂，将我带走，你，沙姆哈特，
到金碧辉煌的殿宇，安努所居之所，
- Ⅳ 45 在那里，吉尔伽美什羽翼已丰
象原牛一般，向民众显示其力。
我向他挑战，我趾高气扬地讲话，
- V 1 在乌鲁克城呐喊：我——无比强大，
我独自改变命运，
谁生于草原，谁的力量就无与伦比！”
“去吧！让吉尔伽美什看到你，
- V 5 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很清楚：
去吧，恩基杜，去往乌鲁克城垣，
在那里，人们因王者之尊而骄傲，
在那里，没有一天不是节日，
在那里，顽皮的儿童无拘无束地生活。
- V 10 年轻的女子们争芳斗艳，
风流放荡，以欢乐相许。
他们从夜晚的卧榻将至大者们引走。
恩基杜，你并不知晓生活，——
向吉尔伽美什显示那呻吟之乐。
- V 15 你看看他，你端详他的面孔——
他英勇健美，力大无比，

- 可寻欢作乐；他那身躯，
你不可及，他的勇力，
他不知安眠，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
- V 20 恩基杜，收起你的傲气：
吉尔伽美什——为沙玛什¹²所垂青。
安努，恩利尔和埃阿¹³曾予以开导。
他居于此间，先于你从山中来此，
吉尔伽美什在乌鲁克曾梦见你。”
- V 25 吉尔伽美什站起身来，梦使他伤感，
- V 25a 他对其母说道：
- V 26 “我的母亲，我夜间得一梦，
众男子中，有天宇的星辰，
落到我身上，似为安努的武士。
将他举起——他力大于我，
- V 30 将他摇撼动——我无力撼动。
- I 9 将他摇撼动——我无力撼动。
- V 31 乌鲁克地区挺身而出，
- I 10 乌鲁克地区挺身而出，
- V 32 群起而攻之，整个乌鲁克地区，
民众向他蜂拥而来。
所有男子将他团团围住，
- V 35 我的战友亲吻他的足。
犹如对妻子，我贴近他
我将他置于你的脚下，
因为你将他与我相比。”
吉尔伽美什之母十分聪慧，——她无所不知，
她对其主宰者说道，

- V 40 宁苏恩十分聪慧，——她无所不知，
她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众男子中那个犹如天宇星辰者，
落到你身上，似为安努的武士，——
你将他举起——其力大于你，
将他摇撼——你无力撼动，
V 45 你将他置于我的脚下，
因为我将他与你相比——
I 17 * 千真万确，他与你相似，
I 18—19 * 他生于草原，群山将他养大。
I 20 * 你见到他，他会让你喜欢：
VI 1 这是强有力的战友，肯为朋友赴汤蹈火，
在整个疆域，其力大无比
犹如安努之武士，其勇武绝伦，——
他将成为朋友，不会离开你，
VI 1 因为，犹如对待妻子，你与他难舍难分。
I 21 * 所有的男子，亲吻他的足，
I 22—23 * 人们理解他，你将他引来：
VI 6 这便是——你的梦之圆释！”
吉尔伽美什又对他的母亲说道：
VI 8 “我的母亲，我又梦见：
I 27 * 我走在乌鲁克城的街道上，
VI 9 掉下一斧，人们围了上来。
VI 10 乌鲁克地区挺身而出，
群起而攻之，整个地区，
VI 12 民众向他蜂拥而来——

- I 31 * 此斧奇形异状，
I 32 * 一见到它，我便喜爱，
I 33—34 * 爱上它，犹如对妻子，我与它难舍难分，——
I 35—36 * 将它拾起，悬于腰间
VI 13 我将它置于你的脚下，
VI 15 因为你将它与我相比。”
吉尔伽美什之母十分聪慧，——她无所不知，
她对其子说道，
宁苏恩十分聪慧，——她无所不知，
她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那柄斧——人，你所见到者，
犹如对妻子，你与它难舍难分，
VI 20 因为我将它与你相比——
II 1 * 因为我将它与你相比——
VI 21 这是强有力的战友，肯为朋友赴汤蹈火，
在整个疆域，其力大无比，
犹如安努的武士，其勇武绝伦！”
吉尔伽美什启口对其母说道：
VI 25 “让它落在我身上，一座大山，
只要是一强有力的朋友，为所有选！
我将与他共患难，与任何对手相抗衡。”
吉尔伽美什如此圆释其梦。
VI 29—30 沙姆哈特对恩基杜说完，吉尔伽美什之梦，
两者相亲相爱。

第二块泥版

〔据“尼尼微之说”，该泥版的起始部分约缺损 135 行；据“古巴比伦之说”，此处尚保留以下诗行，均标以 *〕

- I 1 当恩基杜坐在她前面
- II 17 * “……恩基杜，站起身来，我将你引至
* 埃阿纳神庙——安努的居所
* 吉尔伽美什在此间，臻于尽善尽美
- II 20—21 * 而你，犹如爱自己，对他热爱！
- II 22—23 * 从地上站起来，从牧者之卧榻上站起来！”
* 听了她的话，听了她的话语，
- II 25—26 * 该妇女之言，他铭记在心中。
- II 27—28 * 他撕裂一布帛，一块为她裹之，
- II 29—30 * 另一块，自己以之为衣，
- II 31—32 * 挽住他的手，如对其子，
- II 33—34 * 引至牧者之村，来到畜栏。
- II 35 * 在那里，牧者将他们围住
- II 35a * 他们低声而语，看着他：
- II 35b * “这个男子与吉尔伽美什面貌相似，
- II 35c * 稍矮一些，但体魄更强。
- II 35d * 千真万确，恩基杜生于草原，
- II 35e * 在整个疆域其力大无比，
- II 35f * 犹如安努的武士，其勇武绝伦，
(又作：犹如以天界之石造就，其臂坚固异常，)
- III 1—2 * 他曾吮兽乳！”
- III 3 * 人们将面食放在他面前，
- III 4—5 * 他皱起眉头，观望着。

- Ⅲ 6—7 * 恩基杜从不以粮为食，
- Ⅲ 8—9 * “西克拉”从未饮用。
- Ⅲ 10—11 * 该女子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 Ⅲ 12—13 * “吃面食吧，恩基杜，——为生命所必需，
* 饮‘西克拉，为世间所固有！’”
- Ⅲ 15—16 * 吃得饱饱的，恩基杜，
- Ⅲ 17—18 * 痛饮‘西克拉’——七罐八肚。”
* 他心花怒放，欣喜欲狂，
- Ⅲ 20—21 * 他心旷神怡，容光焕发。
- Ⅲ 22—23 * 他抚摸其毛茸茸的躯体
- Ⅲ 24—25 * 敷以橄榄油，与人毫无二致，
- Ⅲ 26—27 * 穿上服装，颇似男子汉。
- Ⅲ 28—29 * 拿起武器，与狮子搏斗——
- Ⅲ 30 * 牧人们夜晚休眠。
- Ⅲ 31—32 * 他战胜群狼，并驯服众狮——
* 至大的牧者已入睡：
- Ⅲ 34—35 * 恩基杜——他的守护者，警醒的武士。
- Ⅲ 36—37 * 有一个人告诉吉尔伽美什。
〔Ⅲ 38、Ⅲ 39、Ⅲ 40、Ⅲ 41、Ⅲ 42、Ⅳ 1、Ⅳ 2、Ⅳ 3、Ⅳ 4、
Ⅳ 5、Ⅳ 6、Ⅳ 7 缺损〕
- Ⅳ 8—9 * 恩基杜与该女子寻欢作乐。
- Ⅳ 10—11 * 举目望去，看见一人，
* 他对该女子说道：
* “沙姆哈特，将那人引来！
- Ⅳ 14—15 * 他为何来到这里？我想知道他的名字！”
* 该女子呼唤其人，

- * 其人走上前来,他看得一清二楚。
- IV 18—19 * “你要赶往何处去? 噢,男子汉,为何而奔波?”
- IV 20—21 * 该人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 * “去往洞房¹⁴,世人无路可行(又译:人们唤我),
- IV 23—24 * 而世人的命运——则属至尊者!
- IV 25 * 城里之人以篮运砖,
- * 城中的饮食交与妇女,——
- * 只有王者,乌鲁克城之君主,
- * 洞房之路畅通无阻¹⁵,
- * 只有吉尔伽美什,乌鲁克城之王,
- IV 30—31 * 洞房之路畅通无阻,
- * 他有既定的配偶——
- IV 33—34 * 往昔他可如此行之。将来,任何人皆可如此。
- IV 35 * 诸神会议如此决定
- IV 36—37 * 剪脐带时,为他定之!”
- IV 38—39 * 听了此人之言,他面色苍白,
- IV 40—41 * [IV 40、IV 41、V 1、V 2、V 3、V 4、V 5 此处缺损]
- V 7 — 8 * 恩基杜前面走,沙姆哈特跟在后面。
- * 当他抵达乌鲁克城,
- V 10 * 在他周围,民众齐集。
- V 11—12 * 当他出现在乌鲁克城的街头,——
- V 13—14 * 人们三五成群纷纷议论:
- V 15 * “他与吉尔伽美什面貌相似,
- V 16—17 * 稍低一些,但骨骼更硬!”
- * 从四面八方对他仔细端详:
- * “在整个疆域其力大无比,

- V 20—21 * 他曾吮兽乳！
V 22 * 将永远在乌鲁克城，谢神的祭物。”
V 23—24 * 男子们欢欣鼓舞：“英雄来了！”
V 25 * 这个荣耀的男子汉，容光焕发，
V 26—27 * 吉尔伽美什有了像神一般的对手！”
V 28—29 * 为伊什哈拉¹⁶，卧榻准备停当，
V 30 * 伊什哈拉的卧榻，吉尔伽美什莅临，
V 31—32 * 夜晚与她同眠，与她相亲相爱。
V 33—34 * 恩基杜来到街上，挡住去路，
V 35—36 * 意与吉尔伽美什较量一番。
V 37 * [……此处缺损]
* [V 37、V 38、V 39 缺损]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的片断]

- II 35 恩基杜走上乌鲁克城的街头：
“尽管三十个身强力壮者，我与他们较量！”
去往洞房之路他给阻塞。
乌鲁克全城挺身而出，
群起而攻之，全城聚集起来，
II 40 民众向他蜂拥而来，
男子聚集在他的周围，
犹如羸弱的儿童亲吻他的足：
“最美好的英雄来到我们这里！”
那一夜，为伊什哈拉准备好了卧榻，
II 45 而其对手，犹如神出现在吉尔伽美什面前，
去往洞房之门恩基杜加以阻挡，
吉尔伽美什被挡在门外。
在洞房门口，他们争斗起来，

- 他们打到街上,打到宽阔的大道上,——
- II 50 居所被毁,城垣¹⁷震撼。
〔……VI 1、VI 2、VI 3、VI 4、VI 5 缺损〕
- VI 6 * 吉尔伽美什看到一粗野的男子,
- VI 7—8 * 长发垂在背上,散乱蓬松。
- VI 9—10 * 他走上前来,站立在他面前。
- VI 11 * 他们相遇在宽阔的大路上——
- VI 12—13 * 恩基杜以脚挡在门口,
- VI 14 * 吉尔伽美什要想进入,绝不可能。
- VI 15—16 * 他们争斗起来,犹如牡牛一般,
- VI 17—18 * 门框毁坏,城垣震撼。
- VI 19—21 * 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争斗起来,
犹如牡牛一般,
- VI 22—23 * 门框毁坏,城垣震撼。
- VI 24—25 * 吉尔伽美什一腿跪在地上,
- VI 26—27 * 他息雷霆之怒,心平气和。
- VI 28—30 * 当他心平气和,恩基杜对他说道:
- VI 31—32 * “你的母亲,生育了你这样一个,
- VI 33—34 * 城邦的牝水牛,宁苏恩!
- VI 35 * 在众男子之上。你趾高气扬,
- VI 36—37 * 恩利尔命你统御众人!
〔“尼尼微之说”以下仅保留一些片断;显然,吉尔伽美什将其友带到其母宁苏恩那里。〕
-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其母说道:
“这是我的朋友,来自山中,
- III 43 在整个疆域,他力大无比,

- Ⅲ 44 犹如安努的武士，他勇武绝伦，
Ⅲ 45 向他祝福，将成为我的兄弟。”
Ⅲ 46—47 吉尔伽美什之母开口说话，对其主宰说道，
Ⅲ 48 牝水牛宁苏恩开口说话，她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Ⅲ 49 “我的儿子，〔……此处缺损〕
Ⅲ 50 悲伤地〔……此处缺损〕
Ⅳ 1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其母亲说道：
“从我肩上解除沉重的罪愆，
他走向门口，以其力开导我，
他沉痛惋惜，关于我的暴戾。
Ⅳ 5 恩基杜没有父亲和朋友，
他头发蓬散，从不梳理，
他生于草原，谁也不能与之相比拟。”
恩基杜只要听他之言，
他不胜伤感，坐在那里痛哭，
Ⅳ 10 他的眼睛充满泪水：
无所事事，力量衰减，
两者拥抱，相并而坐，
手挽手，宛如亲兄弟。
〔以下系根据“古巴比伦之说”的另一种泥版恢复〕
Ⅰ 13—14 你为何意欲如此行之？
* 〔……Ⅰ 15—18 缺损〕
Ⅰ 19—20 * 他们亲吻，结为好友。
Ⅱ 32—33 * 吉尔伽美什俯身对恩基杜说道：
Ⅱ 34—35 * “为何你的眼睛充满泪水，
Ⅱ 36—37 * 内心悲痛，为何你长吁短叹？”

- Ⅱ 38—39 *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 Ⅱ 40—41 * 大声哭吧,我的朋友,他们撕裂我的咽喉,
- Ⅱ 42—43 * 无所事事,力量衰减。”
- Ⅱ 44—45 *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 Ⅲ 1 — 2 * “我的朋友,远处有黎巴嫩的群山,
- Ⅲ 3 — 4 * 群山为雪松之林所覆盖。
- Ⅲ 5 * 那一林中栖居着暴戾的胡姆巴巴。
- Ⅲ 6 * 让我们共同将它殛杀,
- Ⅲ 7 * 让一切邪恶在世间绝迹!
- Ⅲ 8 — 9 * 我砍伐雪松——群山为它所覆盖——
- Ⅲ 10—11 * 永恒的名字,我为自己创造!”
- Ⅲ 12—13 *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 Ⅲ 14 * “当然,我的朋友,我曾在山中,
- Ⅲ 15 * 当我游荡,与野兽为伍:
- Ⅲ 16 * 森林在那里比比皆是,数以千计,——
- Ⅲ 17 * 谁又能行至森林之中?
- Ⅲ 18 * 胡姆巴巴——其声如飓风,
- Ⅲ 19—20 * 其口——火焰,死亡——气息!
- Ⅲ 21—22 * 你为何意欲如此行之?
- Ⅲ 23—24 * 并非势均力敌,胡姆巴巴居所的搏斗!”
- Ⅲ 25—26 *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 Ⅲ 27 * “我意欲去往那里的山中,
- Ⅲ 28 * 我意欲去往那里的森林,
- Ⅲ 29—30 * [……此处缺损]
- Ⅲ 31—32 * 去往黎巴嫩的群山中,去往胡姆巴巴的居所!

- Ⅲ 33 * 战斧,我悬在腰间——
- Ⅲ 34—35 * 你在后面走,我走在前面!”
- Ⅲ 36—37 *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 Ⅲ 38—39 * “我们如何去往雪松之林?
- Ⅲ 40 * 吉尔伽美什! 其捍卫者——武士,
(又作:神韦尔¹⁸,其捍卫者,——)
- * 他无比强大,从不入睡,无论是白昼和黑夜!
- * 胡姆巴巴——沙玛什,曾赋之以勇力,
- * 阿杜赐之以勇敢。
- * [……此处缺损]
- V 1 为了让他守护雪松之林,
恩利尔赋予他令人震慑者。
胡姆巴巴——其声如风暴,
- 片断 4 海洋翻腾,大地震撼,
- 片断 5 犹如风暴,掀起争斗,
犹如洪水,袭扰四面八方——
暴烈的武士,其愤怒犹如暴风雨
张开其口——天宇抖动,
群山震撼,山崖摇晃,
- 片断 10 一切生物进入罅隙,
[……此处缺损]
其口喷火焰,其气息致人于死地!
- V 4 人们诉说,去往该林之路艰险——
- V 4a 谁又能进入该林之中?
- V 5 为了让他守护雪松之林,
- V 5a 恩利尔赋予他令人震慑者,
- V 6 谁要是进入该林,谁便软弱无力。”

- V 7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以下为“古巴比伦之说”的另一种泥版〕
- IV 3—4 *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 IV 5 * “谁,我的朋友,上升天宇?
* 只有诸神与太阳将永存,
* 而世人——其岁月屈指可数,
* 他所作所为,宛如一阵轻风!
* 你如今亦惧怕死亡,
- IV 10 * 它又在哪里,你的勇武之力?
- IV 11—12 * 我走在你面前,你向我喊道:
‘向前走,别害怕!’
- IV 13 * 倘若我倒下——将留下名字:
- IV 14—15 * ‘吉尔伽美什,与狂暴的胡姆巴巴搏斗!’
- IV 16 * 而一个婴儿,诞生于我的家中,——
- IV 17 * 跑到你面前,说道:‘告诉我,你无所不知’
- IV 18 * 〔……此处缺损〕
- IV 19 * 有何业绩,我的父亲和我的朋友?’
- IV 20 * 你向他揭示我的光荣的业绩!
* 〔……此处缺损〕
你的话语,令我伤心!
- IV 23—24 * 我举起手臂,我砍伐雪松,
- IV 25 * 永恒的名字,我为自己创造!
* 我的朋友,我将重任赋予能工巧匠,
* 让他们在我们面前铸造武器。
* 我将重任赋予能工巧匠。”
* 能工巧匠坐了下来,纷纷议论。

- IV 30 * 巨大的斧业已铸造，
* 他们已铸造巨斧，重有三塔兰特¹⁹；
* 他们已铸造长刀，
* 其刃重二塔兰特，
* 锋刃两侧前部重十三米那，
- IV 35 * 长刀的把手镶有十三米那黄金
* 吉尔伽美什和恩基杜负重十塔兰特。
* 从乌鲁克城门卸下七重门闩，
* 听到人声嘈杂，民众聚集，
* 齐聚于乌鲁克的街头巷尾。
- IV 40 * 吉尔伽美什出现在他们面前，
- IV 41—42 * 乌鲁克城之民，坐在他面前议事。
- IV 43 * 吉尔伽美什对他们说道：
- IV 44 * “请听着，乌鲁克城的诸位长老，
- IV 45 * 请听着，乌鲁克城的平民百姓，
- V 1 * 有人说：‘我想看一看吉尔伽美什，
* 他的名字让诸域震撼。
* 在雪松之林中，我想战胜它。’
- V 4—5 * 我如此强大，乌鲁克的后裔，世间将会听到！
- V 6 * 我举起手臂，我砍伐雪松，
- V 7 * 永恒的名字，我为自己创造！”
- V 8 * 乌鲁克城的诸位长老
- V 9 * 对吉尔伽美什，人们这样回答：
- V 10 * “你还年幼，吉尔伽美什，随心所欲，
* 你自己并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 我们听说，胡姆巴巴为一魔怪，

- * 谁能抵挡他的武器?
* 森林四周布满壕沟,
V 15 * 谁能进入森林之中?
* 胡姆巴巴——其声如风暴,
* 其口喷火焰,其气息致人于死地!
* 你为何意欲如此行之?
* 在胡姆巴巴栖身之地,并非势均力敌!”
V 20 * 吉尔伽美什听了众人的话
* 他笑着看了一下他的朋友:
* “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朋友,——
* 我惧怕他,我浑身战抖:
* 我与你同赴雪松之林,
V 25—26 * 为了不再恐惧,殒杀胡姆巴巴!”
V 27 * 乌鲁克的长老们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 [“…… V 28—30 缺损]
V 31—32 * 让女神与你同行,让你的神保护你,
V 33 * 让她引导你逢凶化吉,
V 34 * 让她将你送回乌鲁克栖身之地!”
V 35 * 在沙玛什面前,吉尔伽美什跪着:
* “长老们说的话,我已听到,——
* 我前去,但向沙玛什,我举起双臂:
* 如今,我的性命得以保存,
* 让我返回乌鲁克的栖身之地,
V 40 * 请给我以庇护!”
V 41—42 * 吉尔伽美什将恩基杜唤来,从事占卜。
* [“…… V 42—45 缺损]
[据“古巴比伦之说”,此处内容似为:沙玛什对两者的占卜]

给予模棱两可的答复。]

- V 46—47 * 当听到预言——[……此处缺损]
- V 48 * [……此处缺损]他坐在那里哭泣，
- VI 1 * 吉尔伽美什的脸上流着泪水。
* “我要走我从未走过之路，
* 我要走我们整个地域都不知之路。
* 倘若我现今平安无事，
- VI 5 * 我走上征程心甘情愿。
* 你，噢，沙玛什，我将赞颂
* 你所中意者，我拥戴他们登上王位！”
* 置于你面前所有之物。”
* 长大的斧钺、刀剑，
- VI 10—11 * 弓和箭袋——交到他手中。
- VI 12—13 * 他拿起斧，装满箭袋，
- VI 14 * 他肩上背着安尚²⁰之弓，
- VI 15 * 刀剑悬在他的腰间，
* 他们准备出征。

[此处有两行模糊不清；继而，则是“尼尼微之说”之保存并不完好的第三块泥版。]

第三块泥版

[以下为“古巴比伦之说”泥版片断]

- * [VI 17—18 缺损]
- * 众长老向他祝福，
- VI 20 * 在途中，他们劝告吉尔伽美什：
* “吉尔伽美什，你不可(太)相信你的力量，

- * 要敏锐地观察,你要保存自己,
* 让恩基杜先你而行,
* 让他开路,让他走出一条道路
- VI 25 * 他熟知林中的通道,
* 他熟知胡姆巴巴的习性。
* 走在前面者,要保护战友,
* 敏锐地观察,保护朋友!
* 让沙玛什满足你们的愿望
- VI 30 * 你之所思,让他展示在眼前,
* 让他发现从未走过之路。
* 让他为自己开拓道路!
* 让他为自己逢山开路,
* 在梦中告知令人欢欣之言!
- VI 35—36 * 卢伽尔班达助你如愿以偿,——
* 快快去实现自己的意愿!
- VI 38—39 * 当你殛杀胡姆巴巴,如愿以偿,
你便洗脚,
- VI 40 * 在你宿营之处掘一水井,——
* 让你的水囊中,水永远洁净。
* 你向沙玛什洒布清凉之水,
- VI 43 * 时刻不忘卢伽尔班达!
- I 1—2 * “吉尔伽美什,你不可(太)相信你的力量,
要镇定自若,击中要害,
走在前面者,要救护战友:
- I 5 谁知道途径,便保护朋友;
让恩基杜先你而行,
他知道通向雪松林之路,

- 他见过战阵，他熟悉争斗。
恩基杜保护战友，你保护友人，
- I 10 将他的身躯送过沟壑；
我们在会议上拥戴你为王，
当你归来——你即位为王！”
- VI 44 *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 VI 45 * “倘若你愿意——那就启程，
* 不要畏惧，要相信我，
* 我熟知他的居所，
* 胡姆巴巴所行经的道路。
* […… VI 49—52 此处缺损]
* 你的名字震撼诸域，
* 安然无恙，跟在我身后者。
- VI 55 * 让一切付诸实现，犹如你对他们所述。
* 在途中，我们甘愿踏上的征程！”
* 众长老听完这一席话，
* 让这位男子汉启程远行：
* “去吧，吉尔伽美什，让女神保护你，
- VI 60 * 让你的神与你同行，
* 沙玛什会照耀你的胜利的道路，
* [VI 62—64 缺损]
- I 13—14 *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 I 15 “喂，我的朋友，去往埃加尔玛赫²¹，
在至尊之女王宁苏恩面前。
宁苏恩的睿智，——无所不晓，——
为我们的行程确定适当的道路！”
他们相互手挽着手，

- I 20 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前往埃加尔玛赫
在至尊之女王宁苏恩面前。
吉尔伽美什进入王者的寝宫：
“我决意，宁苏恩，踏上征程，
路途遥远，前往胡姆巴巴栖身之所。
- I 25 从不知晓的战斗，我将投身其中，
从不知晓的途程，我将启身上路。
一旦启程，则义无反顾。
当我抵达雪松之林，
当我并未战胜凶恶的胡姆巴巴，
- I 30 一切邪恶者，我尚未从世间驱除，
穿上称身合体的服装，
将香炉，摆在沙玛什面前！”
这一席话，出于她的儿子吉尔伽美什之口，
女王宁苏恩，听完心中悲伤。
- II 1 宁苏恩走进她的寝宫，
以皂根洗浴其体，
穿上称身合体的服装，
戴上项链，与其胸部相配，
- II 5 腰佩华带，头戴王冠，
以洁净之水，洒布地上。
她拾阶而上，来到顶部。
对沙玛什焚香礼拜。
奉献祭品，向沙玛什举臂祷告：
- II 10 “你为何让吉尔伽美什成为我之子？
- II 10a 你在他胸中放了一颗不平静之心，
如今你提及他，他起身远行，去往胡姆巴巴所在之

- 地。
- 从不知晓的战斗，他将投身其中，
从不知晓的途径，他将起身上路。
- Ⅱ 15 一旦启程，则义无返顾，
当我抵达雪松之林，
当我并未战胜凶恶的胡姆巴巴，
一切邪恶者，一切你所仇视者，他尚无从
世间驱除，——
那一日，当你曾向他显示征兆，
- Ⅱ 20 你不必害怕，未婚妻艾雅²²向他提及，
为了使你将他交付夜之守护者。
- Ⅱ 22 在夜晚时刻，当你去往寝宫！”
〔此处缺损约 90 行〕
- Ⅳ 15 她熄灭香炉，祈祷完毕，
唤来恩基杜，并晓谕：
“恩基杜威力无比，并非我所生！”
- Ⅳ 18—19 我将你宣示为与吉尔伽美什为伍者，
- Ⅳ 20 与女祭合处²³同为献神者。”
在恩基杜的颈部佩戴符物，
众神之妻挽其手，
众神之女予以颂扬。
“我是恩基杜！吉尔伽美什携我出征！”
- Ⅳ 25 恩基杜出征，吉尔伽美什携其同行，
〔Ⅵ 26—27 缺损〕
- Ⅳ 28 一旦启程则义无返顾，
- Ⅳ 28a 当未抵达雪松之林，
过了一天——我与他同行，

- IV 29 过了一月——我与他同行，
IV 30 过了一年——我与他同行！”
〔以下缺损 130 或 150 余行〕

第四块泥版

〔此块泥版，诸说均仅保留片断；原貌极难恢复。开端处似缺损约 20 行。〕

- 1 走了二十程²⁴，行了一段路，
走了三十程，停下休憩，
走了五十程，一日之内，
走了六周的途程，第三天来到幼发拉底河。
5 在太阳神面前，他们挖掘水井，
〔……此处缺损〕
吉尔伽美什来到山巅，环顾四周：
“山啊，带给我美好的梦！”
〔以下 4 行朦胧不清；其内容似为：恩基杜为吉尔伽美什设置帐篷。〕
13 吉尔伽美什的下巴抵着膝盖，
睡意袭来，人皆有之。
15 夜晚时分，他的睡意完全消失，
他站起身来，对他的朋友说道：
“我的朋友，你未唤我？我因何醒来？
我的朋友，如今我见梦象，
我看到的梦象，十分吓人——
20 在悬崖下，我与你站立，
山岭崩摧，我们被压其下，

- 我们〔……此处缺损〕”
谁生于草原，谁便有智慧。”
恩基杜对朋友吉尔伽美什说道，如此向他释梦：
- 25 “我的朋友，你的梦极好，此梦对我们十分可贵——
我的朋友，你所见之山，毫无足惧：
我们擒获胡姆巴巴，将他打翻在地，
其尸骸弃之，任凭唾骂！
清晨聆听沙玛什美好之言！”
- 30 走了二十程，行了一段路，
走了三十程，停下休憩，
走了五十程，一日之内，
走了六周的途程，第三天来到〔……此处缺损〕
在太阳神面前，他们挖掘水井，
- 35 〔……此处缺损〕
吉尔伽美什来到山巅，环顾四周：
“山啊，带给我美好的梦！”
〔……此处缺损〕
夜晚时分，他的睡意完全消失，
- 40 他站起身来，对他的朋友说道：
“我的朋友，你未唤我？我因何醒来？
- 42 我的朋友，我又见梦象：
- 1 * 登上山崖观看，——安然无事？
* 如今，我不再有神圣之梦！
- 3 * 我的朋友，我看到梦象——
- 3a * 如此沉重，如此可怖，如此令人不安！
〔又作：大地开坼，土地荒芜，世间骚动不安，〕
* 我捉住草原上的原牛，
- 5 * 其吼声令大地开裂，

- 5a * 尘埃冲起，遮天蔽日，
* 面对此情此景，我浑身战抖；
* 而抓住〔……此处缺损〕
* 伸出手臂，将我从地上擎起，
* 以食充饥，以袋中水解渴。”
- 10 * “神，我的朋友，我们前去拜谒，
* 他非原牛，而是并非完全敌对者；
 （又作：其一切非同凡响！）
* 你梦中之原牛——这是光明的沙玛什
* 在患难中，他伸出手，
* 他以袋中水为你解渴，——
- 15—16 * 这是崇敬你之神——即卢伽尔班达！
- 17 * 我们所作所为，世上从未有之！
- 17a 清晨，我们聆听沙玛什美好之言！”
- 17b 破晓，他们启程上路，
- 17c 走了二十程，行了一段路，
- 17d 走了三十程，停下休憩，
- 17e 走了五十程，一日之内，
- 17f 走了六周的途程，抵达黎巴嫩山。
- 17g 在太阳神面前，他们挖掘水井，
- 17h 〔……此处缺损〕
- 17i 吉尔伽美什来到山巅，环顾四周：
- 17j “山啊，带给我美好的梦！”
- Ⅲ 6 吉尔伽美什的下巴抵着膝盖，——
 睡意袭来，人皆有之，
 夜晚时分，其睡意完全消失，
 他站起身来，对他的朋友说道：
- Ⅲ 10 “我的朋友，你未唤我？我因何醒来？

- 你未触动我，我因何抖动？
莫非是神过此？我的躯体因何抖动？
我的朋友，我第三次见梦象，
我所见之梦象，十分可怖！
- Ⅲ 15 天宇吼叫，大地轰鸣；
万籁俱静，黑夜降临；
雷鸣电闪，火光升起；
烈焰熊熊，死亡从天而降；
红光黯然，火焰熄灭，
- Ⅲ 20 火团坠落，化为灰烬——
我们复返草原，我们需要议事！”
- Ⅲ 22 恩基杜已解其梦，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以下缺损约 120 行；据一些片断，可推知：两英雄似退缩，后又继续其行程；其间，吉尔伽美什又得三梦。在最后一次梦中，吉尔伽美什见一巨灵，恩基杜说道：〕
- 1 “我的朋友，对此梦可如此圆释：
胡姆巴巴，便是与巨灵相似者，
晨曦初照之前，我们便可降除之。
此妖，我们确可战胜，——
- 5 胡姆巴巴，我们极端仇视者，
我们将大获全胜，踏上一只脚！”
〔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两英雄并未获胜。吉尔伽美什再度向沙玛什吁求：〕
- V 38 在勇武的沙玛什面前，他泪流满面：
“你在乌鲁克曾告诉宁苏恩，
- V 40 想起，前来，并听我们说！”
吉尔伽美什，乌鲁克城的后裔，——
- V 42 他所说的话，为沙玛什获悉——

- V 42a 从天宇骤降神之谕命：
“快快前去，且莫让他遁入林中，
他不进入密林，便不会逃出你们之手！”
- V 45 他尚未穿上他那七件怪异之衣，
- V 46 他只穿上一件，其余六件尚未着身。”
- V 46a 他们争斗起来，
犹如水牛，相互顶之：
他又大叫了一声，充满愤怒，
森林的守护者，自远方的林中叫喊，
- V 50 胡姆巴巴自远方吼叫，犹如雷鸣！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 VI 1 “孤身一人，他无能为力，
我们在此是外来者，势单力薄：
一人无法攀登峭壁，两人则可安抵山巅，
〔……此处缺损〕
- VI 5 双倍拧固的绳索不易拉断，
两只幼狮在一起——胜过一成年之狮！”
〔以下缺损约 20 行〕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 VI 23 “倘若我们一起进入林中，
- VI 25 身体虚弱，我的手臂麻木。”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我的朋友，莫非我们将如此可怜？
崇山峻岭，我们已越过，
- VI 29 难道我们惧怕我们所面对者，
- VI 29a 在我们开始砍伐雪松林之前？
- VI 30 我的朋友，你精于搏击，你谙于争斗，

你敷有药剂，不怕死亡，

[……此处缺损]

你的吼叫，犹如鼓声震天！

让你的手臂不再麻木，让你的身躯不变软弱，

VI 35 携起手来，前进，我的朋友！

VI 36 让你的心燃起战斗之火！

VI 36a 舍生忘死，可获大胜！

谨慎从事者，无所畏惧者，

前进，维护自己，救助战友，——

他们将可名闻遐迩！”

VI 40 于是，他们抵达雪松之林，

他们缄默不言，两者挺身而出。

[以下为古赫梯“哈图萨之说”泥版片断]

5 他们拥抱，前往宿营之处，

睡意战胜他们，人皆有之。

夜晚时分，他的睡意完全消失，

他站起身来，对其朋友说道：

“我的朋友，你未唤我？我因何醒来？

10 你未触动我，我因何抖动？

11 恩基杜，我的朋友，我夜间见梦象。

[……此处缺损]

14a 用脚踏之，莫让起来；

15 天已破晓，男子汉出现在我面前。

世间无与伦比，其美非凡。

他将我从山下救了出来，

以水解渴，安抚我心，

19 他让我站立在地上。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泥版片断]

- Ⅲ 32 第二次，我梦见：
在山罅隙中，我与你不得脱身，
山崩摧，我被压在下面，
- Ⅲ 35 我在山前，好似小小蚊虫。”
谁生于草原，谁便有智慧，——
恩基杜向朋友圆释其梦：
“我的朋友，你的梦对我们乃是吉兆，
尽管此梦颇多惊吓。
- Ⅲ 40 我的朋友，你所梦见之山乃是胡姆巴巴。
我们擒获胡姆巴巴，共同殛杀之，
其尸骸弃之，任凭唾骂。”
清晨启程，他们奔向远方。
走了二十程，行了一段路，
- Ⅲ 45 走了三十程，停下休憩，
- Ⅲ 46 在沙玛什面前，他们挖掘水井，
- Ⅲ 46a [……此处缺损]
吉尔伽美什站起身来，向水井走去，
将一撮面粉抛到井中：
“山啊，夜晚带给我梦象！”
- Ⅲ 50 沙玛什赐予他预言。
- Ⅳ 1 “山啊，夜晚带给我梦象！”
沙玛什赐予他预言。
一阵清凉袭来，风儿掠过，
他将朋友安顿好，他单独守护，
- Ⅳ 5 犹如山间小麦，俯首而立。
吉尔伽美什的下巴抵着膝盖，——
睡意袭来，人皆有之。
夜晚时分，他的睡意完全消失，

- 他站起身来,对他的朋友说道:
IV 10 “我的朋友,你未唤我,我因何醒来?
你未触动我,我因何抖动?
莫非是神过此,我的躯体因何抖动?
我的朋友,第三次我梦见,
我所见之梦象,十分可怖。
IV 15 天宇吼叫,大地轰鸣;
万籁俱静,黑暗降临;
雷鸣电闪,火光升起;
浓云密布,死亡从天而降,
红光黯然,火焰熄灭,
IV 20 山峦崩摧,化为灰烬。
我们来至草原,我们需要议事!”
恩基杜已解其梦,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以下缺损 60~70 行,似下接 V。〕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此处缺损〕
V 39 请回忆一下你在乌鲁克所说,
V 40 赶快行动起来,殛杀胡姆巴巴,
你如何强大,乌鲁克的后裔,世人皆知!”
V 42 吉尔伽美什,听了朋友的一席话,
V 42a 对自己的力量,再度满怀信心:
“赶快行动起来,别让他逃遁,
他不进入森林,便不会逃出你们之手。
V 45 他尚未穿上他那七件怪异之衣²⁵,
他只穿上一件,其余六件尚未着身。”
V 47 犹如水牛,传来沉重的响声。
V 47a 森林的守护者,自远方叫喊²⁶,

- 他第一次破着喉咙,叫喊了起来。
- V 49 森林的守护者,自远方叫喊,——
- V 49a 他第二次破着喉咙,叫喊了起来。
- V 50 胡姆巴巴,犹如雷鸣,自远方叫喊,——
- V 50a 他第三次破着喉咙,叫喊起来。
〔以下缺损 20 余行,似下接 VI。〕
- VI 23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我的朋友,我们将不进入林中,
- VI 25 我的身体软弱,我的手臂麻木。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我的朋友,莫非我们将如此可怜?
崇山峻岭,我们已越过,
- VI 29 难道我们惧怕我们所面对者?
- VI 29a 〔……此处缺损〕
- VI 30 我的朋友,你精于搏击,你谙于争斗,——
你降过狮,则不怕原牛,
〔VI 32—33 此处缺损〕
让你的手臂不再麻木,让你的身躯不再软弱,
- VI 35 前进,我的朋友,我们共同进入林中!
- VI 36 坚定战斗之决心,
- VI 36a 舍生忘死,对敌人绝不畏惧!
- VI 37—38 强有力者,奋勇向前,
- VI 37a 无所畏惧者,以及慎重从事者,
- VI 38a 保护自己,亦保护战友,
即使战死,其英名也流传于世!”
- VI 40 于是,他们抵达郁郁葱葱之山,
他们缄默不言,两者挺身而起。

第五块泥版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泥版片断〕

- I 1 他们裹足不前，树林使他惊诧，
只见雪松参天而立
只见树林深不可测，
胡姆巴巴在林中行走，其声不可闻
（又作：踏着林间小径）——
- I 5 道路已开拓，畅行无阻，
他们看到雪松堆积如山，神之居所，
伊尔尼尼²⁷之宝座，
在如山的雪松前，他们奢侈无度，
他们所居之地十分美好，充满欢乐，
那里长满荆棘，灌木丛生，
- I 10 生长着雪松，生长着夹竹桃。
整个树林，为沟壑所围绕，
〔又作：走过一程，他们不辨路径，〕
另有三分之二亦为沟壑所围绕，
〔又作：第二次…… 三分之二……〕
〔以下缺损约 60 行。据其片断，胡姆巴巴着其以光制成的奇异之衣，恩利尔施之以诅咒。继而则是恩基杜之言。〕
- II 18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胡姆巴巴〔……此处缺损〕，
- II 20 孤身一人，他无能为力，
我们在此是外来者，势单力薄，

一个无法攀登峭壁，两人则可安抵山巅，

〔……此处缺损〕

双倍拧固的绳索，不易拉断²⁸，

Ⅱ 25 两只幼狮在一起，胜过一成年之狮！”

〔“尼尼微之说”以下无存；据赫梯之说，英雄欲砍伐雪松，而胡姆巴巴突然出现；沙玛什从天宇呐喊助威，并遣八风相助，胡姆巴巴终被击败。胡姆巴巴求饶，而恩基杜仍劝吉尔伽美什予以严惩。此外，并应将胡姆巴巴那奇异的光衣击毁。以下为“赫梯之说”片断。〕

他未将战斧举起。

〔Ⅱ 2—5 缺损〕

〔……此处缺损〕

木工之斧，他们放在一边——

Ⅱ 7—8 恩基杜绰起斧，开始砍伐雪松，

胡姆巴巴一听到响声，

Ⅱ 10 怒不可遏：“这是谁，

谁胆敢亵渎树木，我的山中所产，

谁在此砍伐雪松？

英雄沙玛什在天宇向他们喊道：

Ⅱ 14—15 “冲向前去，不要惧怕他！”

〔以下缺损约 90 行〕

Ⅳ 6 他的脸上流着泪水。

吉尔伽美什对沙玛什说道：

“〔Ⅳ 8—9 缺损〕

Ⅳ 10 我听从沙玛什的谕命，

遵循我注定要走之路！”

沙玛什听到吉尔伽美什之祷告。

向胡姆巴巴施放种种剧烈之风：

- IV 14 飓风,北风,
VI 14a 龙卷风,沙风,
IV 15 狂风,冷风,
IV 15a 恶风,热风。
 八种风,向他袭来,
 诸风狂吼,吹向胡姆巴巴的眼睛。
 他无法前进,
 他无法后退。
- IV 20—21 胡姆巴巴降服,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你,吉尔伽美什,应当饶恕我!
 你将成为主人,我充当奴仆!”
- IV 24—25 我为你砍伐雪松,我的山中所产,
 为你修建屋宇,以这些雪松为料。”
 恩基杜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 IV 28—29 “且莫听胡姆巴巴之言!
- IV 30 你不可保留胡姆巴巴的性命!
- [“赫梯之说”以下缺损约 30 行。以下为“古巴比伦之说”泥版片断。]
- 9 * 吉尔伽美什对恩基杜说道:
- 10 * “当我们前去殛杀胡姆巴巴,
 * 光亮在惊慌中消逝,
 * 光亮消逝,大地一片黑暗!”
 * 恩基杜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 “我的朋友,捉住小鸟,——小鸡亦难逃脱!
- 15 * 光亮,我们以后去寻;
 * 当小鸡在草中,它们四散奔逃,
 * 先殛杀他,——再杀其从者。”
 * 吉尔伽美什听了其战友的一席话,——

- * 他以手臂举起战斧，
20 * 从腰间摘下宝剑，——
* 吉尔伽美什击其头之后部
* 他的朋友恩基杜，则击其前胸；
* 又一次打击，他倒了下去，
* 其狂暴的肢体停止活动，
25 * 他们将守护者胡姆巴巴打翻在地，——
* 两程之内，雪松在呻吟；
27—28 * 恩基杜将树林和雪松一并毁除。
* 恩基杜殛杀树林的守护者，
30 * 黎巴嫩和萨里亚²⁹敬重其言，
* 寂静笼罩着崇山峻岭，
* 寂静笼罩着林木茂密的山峦，
* 他殛杀雪松的守护者——
* 胡姆巴巴之光亦不复存。
34a 当他们七个俱丧于他之手，
35 * 他的战网以及七塔兰特之剑，——
* 他的八塔兰特之行囊，——从他身上卸下，
* 众阿努纳基隐秘的居所，为他所发现。
* 吉尔伽美什砍伐树木，恩基杜除去树墩。
* 恩基杜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40 * “我的朋友，吉尔伽美什！我们砍伐了雪松，
* 将战斧悬在腰间，
* 在沙玛什面前祈祷，——
43—44 * 将雪松运往幼发拉底河之畔。”
[以下缺损约 50~60 行]
VI 47 他将矛插到胡姆巴巴的头上。

第六块泥版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泥版片断〕

- 1 他沐浴其体，武器闪闪发光，
从头到背，其发蓬松垂下，
他脱去脏衣，换上洁净的服饰，
他披上斗篷，束以腰带。
- 5 吉尔伽美什佩戴王者之冠，——
吉尔伽美什人才出众，博得女王伊什塔尔青睐；
“喂，吉尔伽美什，作我的丈夫吧，
将你的躯体赋予我！
你成为我的丈夫，我成为你的妻子³⁰！”
- 10 你为自己造一金车，
佩以金轮，其角状物³¹则以琥珀制成，
取以暴风——矫健之骡。
进入我之居所，进入雪松的馥郁之中！
当你进入我之居所，
- 15 门槛以及王座亲吻你的足，
拜倒在你面前，君主，王者以及统御者，
向你奉献贡品——山峦和平原，
你的山羊一胎生三羔，你的绵羊一胎生两羔，
你的馱驴可赶上骡，
- 20 你的馱车之马，以快速而驰名，
你的犍牛无与伦比！”
- 22—23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女王伊什塔尔说道：

- “你为何意欲我娶你为妻？
- 25 我给你服饰，给你敷体之油脂，
我给你肉，供制作肴饌，
我供你面食，供女神所需，
我供你醇酒，供女神饮用，
你的居室，我使之富丽堂皇，
30 你的仓廩，我使之装满粮食，
你的神像，我着以服饰，
而我娶你为妻之事，则作罢！
你好似一个火盆，冷时则会熄灭，
后边之门，不能抵御风雨。
- 35 宫殿，压在英雄的头上
大象³²，将你的衣服撑大，
(又作：水井，将自己的房屋淹没，)
树脂，将运送者烫伤，
兽毛，布满运送者之身，
平台，承受不了石墙之重，
40 攻城之槌，使居民属于敌国，
一双靴，夹穿着之脚！
哪一个配偶，你永远相爱？
你的名声又怎么样？
(又作：谁是你的钟情者，相爱至今？)
让我来历述，你与其有风流韵事者！
- 45 〔……此处缺损〕
你的年轻的配偶，杜穆济，
你让他年复一年痛哭流涕。
你还与一幼鸟相爱——
你竟然下毒手，折断它的翅膀；

- 50 它居于林中，高喊：‘我的翅膀！’
你曾爱一雄狮，异常雄健，——
你为它挖掘七个又七个陷阱。
你曾爱一牡马，其战功显赫，——
你为它准备好鞭子和笼头，
- 55 你命它驰过七程，
你命它饮浑浊之水，
你让其母西莉莉痛哭流涕。
你还曾爱一牧羊人，
他时常献给你不洁之面食，
- 60 每日为你宰杀食乳之幼兽；
你竟然下毒手，将其变为一狼，——
让自己的助手驱赶他，
让他的犬咬其腿部。
你曾爱一园丁—— 伊舒拉努，
- 65 他经常献给你海枣之实，
每日为你装点桌具，——
你举目而视，走到他跟前：
‘噢，我的伊舒拉努，我们试一试你的体魄，
脱去衣服，挨近我的胸部！’
- 70 伊舒拉努答道：
‘你想要我干什么？
我的母亲没有教过我，我从未尝试，——
我如何能享用罪恶和污秽之食？
蒲席如何能为我抵御严寒？’
- 75 你听罢这一席话，
竟然下毒手，将他变为蜘蛛，
命他终日从事繁重劳作，——

- 既不能摆脱其网，又不能落到地上。
你又要同我相爱，意欲何为！”
- 80 伊什塔尔听了这一席话，
伊什塔尔勃然大怒，飞升天宇，
伊什塔尔来到其父安努面前哭泣，
在其母安图面前，她泪流满面：
“我的父亲，吉尔伽美什羞辱我，
- 85 吉尔伽美什历述我的罪过，
以及我的一切秽行。”
- 87—88 安努开口，对她——女王，说道：
“难道你没有伤害王者吉尔伽美什，
- 90 吉尔伽美什历述你的罪过，
你的一切罪过以及你的一切秽行。”
- 92—93 伊什塔尔开口，对其父安努说道：
“父亲，为我造一牡牛，让它毁灭吉尔伽美什，
- 95 吉尔伽美什羞辱了我，他应得到报应！
倘若你不给我造一牡牛，——
我将杀死吉尔伽美什，在其居所，
(又作：我将击毁那有去无回之地的门户，)
我将开拓去往地府之路，
(又作：我将打开地府之门，)
我让死者来到世间，吞噬生者，——
- 100 那时，生者将少于死者！”
- 101—102 安努开口，对女王伊什塔尔说道：
“倘若你要我为你造一牡牛，
乌鲁克地区将连续七年只收谷壳——
- 105 牲畜所需之草，你要为其准备，
(又作：人们所需之粮，你要为其准备，)

- 草原兽类之草，你要让其生长。”
- 107—108 伊什塔尔开口，对其父安努说道：
“为牲畜我已在乌鲁克准备了草，
(又作：我已为人们准备了粮食，)
- 110 为草原兽类我已让草生长。
如果在乌鲁克连续七年只收谷壳，
人们所需之粮，我已备好，
牲畜所需之草，我已命其生长。
〔114—115 缺损〕
〔……此处缺损〕牡牛〔……此处缺损〕”
- 安努听了这一席话，
- 118 满足了她的要求，遂造一牡牛，
- 118a 〔……此处缺损〕
伊什塔尔将其从天界逐至乌鲁克。
- 120 当它抵达乌鲁克的街道，
〔……此处缺损〕
来到幼发拉底河边，七口入肚——河水已干涸。
牡牛第一口气，出现一洞穴，
乌鲁克的一百男子，陷身其中。
- 125 牡牛第二口气，出现又一洞穴，
乌鲁克的二百男子，陷身其中。
第三口气时，则喷向恩基杜；
恩基杜跳了起来，抓住牡牛之角，
牡牛向其面喷出唾液，
- 130 以其粗大之尾击打他。
- 131—132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我的朋友，我们以勇敢而闻名，
我们如何回答这一挑衅？”

- 135 “我的朋友，我目睹牡牛的凶残，
而其威力并非锐不可挡。
挖出其心，置于沙玛什面前，——
我与你，我们殛杀牡牛，
我站在其尸骸上，以示胜利，
角中盛以油脂，献与卢伽尔班达！
- 140 你抓住他那粗大之尾，
我在两角之间，在头与颈部之间插上短刀，
〔……此处缺损〕”
恩基杜驱赶它，他将其打翻，
他抓住他那粗大之尾，
- 145 〔……此处缺损〕
吉尔伽美什完成勇敢的英雄和忠实
的朋友的事业，——
在两角之间，在头与颈部之间插上短刀。
他们殛杀牡牛，挖出它的心，
置于沙玛什面前，
他们离远一些，在沙玛什面前顶礼膜拜，
- 150 两兄弟坐下来休憩。
伊什塔尔登上乌鲁克城垣，
她悲伤地倒在地上，进行诅咒：
“厄难降给吉尔伽美什！他给我以耻辱，
杀死牡牛！”
恩基杜听了伊什塔尔这些话，
- 155 他拔掉其毛发等，抛向伊什塔尔的脸：
- 156—157 “对你说来，也就够了，正如我对它的处置，
它的肠子，应投到你身上！”
伊什塔尔唤来钟情者、荡女和少女，

- 160 哭悼牡牛之毛发等。
- 161—162 吉尔伽美什唤来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
他们赞扬牛角之硕大。
两者的体积，约三十米那天青石³³，
- 165 其边缘厚约两指，
两角³⁴盛六库鲁³⁵油脂，
作为敷油赠与其神卢伽尔班达³⁶，
将两角置于其卧榻之上。
他们洁净其手于幼发拉底河，
- 170—171 两者拥抱，经乌鲁克街道，踏上征程，
乌鲁克的民众，齐出观望。
- 173—174 吉尔伽美什对乌鲁克之民说道：
- 175 “谁人才出众，在众英雄中？
谁最荣耀，在男子汉中？
吉尔伽美什人才出众，在众英雄中，
恩基杜最荣耀，在男子汉中！
天神之牡牛，我们怒而降除者，
- 180 未能抵达充满希望的街道，
(又作：女神未能如愿以偿，——)
唯有我们大家的愿望得以实现！”
吉尔伽美什在其宫廷，欢乐宴饮，
英雄们困倦，卧于睡榻之上，
恩基杜朦胧入睡，得一梦兆，
- 185 恩基杜站起身来，圆释其梦，
他对其朋友说道：

第七块泥版

I 1 “我的朋友，诸大神所议为何事？

〔以下为“赫梯之说”泥版片断〕

〔…………此处缺损〕

请听我夜晚所得之梦：

I 4—5 安努、恩利尔和沙玛什相互谈论。

I 5a 安努对恩利尔说道：

“他们为何杀死牡牛和胡姆巴巴？”

安努说道：“应当死的是

在山中盗取雪松者！”

恩利尔低声说道：“让恩基杜死吧，

I 10 而吉尔伽美什则不应当死！”

沙玛什回答恩利尔：

I 12—13 “不是你吩咐杀死牡牛和胡姆巴巴吗？

I 13a 如今应不应该让恩基杜无辜地死去？”

恩利尔对沙玛什十分恼怒：

“怪不得你每天在他们的战友中间！”

恩基杜卧倒在吉尔伽美什面前，

吉尔伽美什泪流满面：

“兄弟，我可爱的兄弟！为何让你替我抵偿？”

I 20—21 莫非我与幽灵坐在墓穴入口？

永远不能目睹亲爱的兄弟？”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泥版片断〕

I 23—24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I 25 “喂，我的朋友，牢记所作所为：

遵照沙玛什的谕命，我们砍伐雪松，
以雪松为料，制造木门——
由于木门灾难临头！”

〔I 29—31 缺损〕

恩基柱从卧榻上，举目观看，
他与门交谈，犹如同人一般：
“木门，没有判断和思想，

I 35 没有任何思考可言！
为了你我到二十程之外寻找木材，
当我尚未发现一高大的雪松，——
此树在世间无与伦比！
你高六加拉，宽二加拉，

I 40 你的门、铰链等，长十二肘。
将你制好，运来，在尼普尔加以装饰，——
我知道，门啊，这便是酬报，
你带给我这样的好处，——
我拿起斧头，劈成碎片，

I 45 将其系在门洞中！
〔以下为“苏尔坦—特佩之说”泥版片断〕

ST 3 你高六加拉，宽二加拉，
你的门、铰链等，长十二肘

ST 5 我知道，门啊，这便是酬报，

ST 5a 你带给我这样的好处，——

ST 6 我拿起斧头，劈成碎片，

ST 6a 将其系在门洞中！

〔ST7—11 缺损〕

ST 12 安努和伊什塔尔并不宽恕我——

ST 12a 为何将你制造，运来，在尼普尔加以装饰，——

- ST 13 让未来的王者将你送交，
ST 13a 让神制造你的门扉，
ST 14 我的名字磨灭，你的名字则记载下来。”
ST 14a 〔……此处缺损〕
ST 15 听了他的话，立刻伤心地哭了起来，
吉尔伽美什听了朋友恩基杜的话，泪流满面。
ST 17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ST 17a “神赋予你深沉的心，智慧的语言，
你是一个理智之人，——却说道奇异之事！
为什么，我的朋友，有如此奇思异想？”
ST 20 这一梦兆，其中颇多不祥！
ST 20a 〔……此处缺损〕
其中颇多不祥，这一梦兆！
ST 22 诸神恩允为生者哀伤，
ST 22a 梦兆将哀伤留给生者！
我决意向诸大神祷告，
ST 24 赐与恩典，我祈求你之神：
ST 24a 愿诸神之父，安努予以眷顾，
ST 25 愿恩利尔给予怜悯，愿沙玛什予以佑护，——
ST 26 我定以无算之金，装饰他们之神像！”
ST 26a 沙玛什听了他的话，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噢，君王，且莫将黄金耗费于神像，——
所说之话，诸神不会更易，
所说之话，不会收回，也不会废弃，
ST 30 已定之事，不会收回，也不会废弃，
人之命运既定，任何东西不会留在世间！”
听完沙玛什的谕命，恩基杜昂起头，
ST 33 在沙玛什面前，他泪流满面。

[以下为阿卡得语之一说的片断,其泥版发现于巴勒斯坦的梅吉多。]

[……此处缺损]

2—3 恩基杜挨近其手,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我未砍伐雪松,我未杀死胡姆巴巴。

[5—6 缺损]

在雪松之林中,为众神所居,

8 我未砍伐一株雪松!”

8a 吉尔伽美什听到他的声音而苏醒,

他对英雄这样说道:

10 “此梦甚佳,其兆甚吉,

11 既难得又美好,虽不无凶险……”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泥版片断;前面已严重破损。]

I 27—28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喂,我的朋友,前去祈求埃利尔!”

I 30 来到神庙前,他们停下脚步,

他们看到那一木门。

因为恩基杜将其献与埃利尔,

恩基杜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由于这一木门,大难临头!”

I 35 [……此处缺损]

恩基杜举目观看此门,

他与门交谈,犹如同人一般:

“木门,没有判断和思想,

没有任何思考可言!

I 40 为了你我到二十程以外寻找木材,

当我尚未发现一高大的雪松,——

此树在世间无与伦比!

- 你高十八丈，你宽六丈，
你的门、铰链等，长十二肘。
- I 45 将你制好，运来，在尼普尔加以装饰，——
我知道，门啊，这便是酬报，
你带给我这样的好处，——
我拿起斧头，劈成碎片，
捆扎成木筏——放在水中！
〔以下4行，模糊不清。〕
- II 5 安努和伊什塔尔没有饶恕我！
事到如今，门啊，——我为何制造你？
奉献虔敬的贡礼，反害自身！
让未来的君王为你镶嵌，
让神为你制造门扉，
- II 10 我的名字磨灭，你的名字则记载下来，
我的门被毁，而你的门则安置！”
听了他的话，立刻伤心地哭了起来，
吉尔伽美什听了朋友恩基杜的话，泪流满面。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恩基杜说道：
- II 15 “神赋予你深邃的理智，智慧的语言，——
你是一个理智的人，却有如此奇思异想！
为什么，我的朋友，你有如此奇思异想？
你的梦甚好，尽管其中颇多凶险：
犹如蝇之翼，你的嘴唇在翕动！
- II 20 其中颇多凶险，而此梦甚佳：
为生者哀伤——乃是他的命运，
梦兆将哀伤留给生者！
我如今向诸大神祷告，——

赐与恩典，我祈求你之神：

- Ⅱ 25 愿诸神之父，安努予以眷顾，
乃至祈求恩利尔给予怜悯，沙玛什赐以恩惠，——
我定以无算之金，装饰他们之神像！”

Ⅱ 28—29 沙玛什听了他的话，从天宇对他说道：

- Ⅱ 30 “噢，君王，且莫将黄金耗费于神像，——
所说之话，神不会更易，
所说之话，不会收回，也不会废弃，
已定之事，不会收回，也不会废弃，——
人之命运既定，——任何东西不会留在世间！”

- Ⅱ 35 听完沙玛什的谕命，恩基杜昂起头，
在沙玛什面前，他泪流满面。

Ⅲ 4 “我向你祷告，沙玛什，因为我的厄运——

Ⅲ 4a 关于猎人、捕猎者，——

- Ⅲ 5 他不让我获致我的朋友所获致者，
让猎人不能获致他的朋友所获致者！
让他的手臂软弱无力，收获甚微，

Ⅲ 8 让他的所获在你面前，愈益减少，

Ⅲ 8a 让野兽化险为夷，进入洞隙！

Ⅲ 9 让猎人不能如愿以偿！

Ⅲ 9a 他怒不可遏，对沙姆哈特进行诅咒：

- Ⅲ 10 “喂，荡女，我咒你遭厄运，
你之所欲，在世间永远落空；
我发下宏愿，对你诅咒。
以期这一诅咒尽快降临你身：

Ⅲ 14 让你不能修建享乐之屋，

Ⅲ 14a 让你不能钟爱丰腴的少女，

- Ⅲ 15 让你不能参与少女的欢聚，
让人们以酒倾注你那美好的胸部，
让醉者吐脏你那节日的盛装，
让醉者夺去你那漂亮的项链，
让陶工追赶你，以泥土向你投掷，
- Ⅲ 20 让你从好运中一无所获，
- Ⅲ 21 纯净之白银，人之尊严和康泰，
- Ⅲ 21a 让你家中牲畜不得繁衍，
让人们在你的门槛获得欢悦，
让交叉路口成为你的居所，
让荒野成为你的住宿之地，
- Ⅲ 25 让墙阴成为你的居留之地，
让你的两腿不知休憩，
让废疾者和醉汉打你的面颊，
- Ⅲ 30 让忠诚的男子之妻向你吼叫，
让建筑者不为你修葺屋顶，
让荒野的猫头鹰栖于墙的缝隙，
让亲友拒不出席你的宴席，
〔Ⅲ 34—35 缺损〕
让你那胸腔之道为脓所布满，
让对你敞开胸怀之馈赠微不足道，——
因为你对纯洁的我假意为配偶，
- Ⅲ 34 并对纯洁的我施以骗术！”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另一种泥版的片断〕
“沙玛什，你给我梦兆，
愿你向我预示者得以实现。
但你莫让我得到报应。

你的谕命，沙玛什，恪守无误！
你对捕猎者定有所赐，
让它在世间永无穷尽！

Ⅲ 1 〔……此处缺损〕

Ⅲ 1a 让其所获毁之，让其手臂无力，
让他在你面前之路极端恶劣，
让他的兽类离他而去，
让猎者不能如愿以偿！”

Ⅲ 5 他心情激奋，咒骂沙姆哈特：
“喂，荡女，我咒你遭厄运，
你之所欲，在世间永远落空；
我发下宏愿，对你诅咒，
以期这一诅咒尽快降临你身：

Ⅲ 10 让你的抚爱为人们所厌弃，
让你对后代有情爱，
让你为妇女们所耻笑，
让渡乌在你家中便溺，
让你像羊一样躺在不洁之处，

Ⅲ 15 〔……此处缺损〕
让你像犬一样，在陶炉中取暖，
〔……此处缺损〕她！

让火焰吞没你的家，
让交叉路口成为你的居所，
Ⅲ 20 让墙阴成为你的住宿之地，
让你的两腿不知休憩，
让饥者和醉者打你的面颊，
让赤贫者召唤你，

给与你者，他可如数取回，

〔Ⅲ 25—29 缺损〕

Ⅲ 30 饥饿和干渴，摧毁你的躯体，——

因为你曾对我进行诅咒，

Ⅲ 32 你给我招致骚扰和灾厄！”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泥版片断；一种泥版始于Ⅲ 33；另一种泥版始于Ⅲ 40。两者完全相同。〕

Ⅲ 33 沙玛什听着他诉说着，——

刚一听完，便从天宇喊道：

Ⅲ 35 “为什么，恩基杜对女子沙姆哈特如此诅咒，

她供给你饮食，神所享用者，

她供给你醇酒，王者所享用者，

她供给你华贵之衣，

并让吉尔伽美什成为你的好友。

Ⅲ 40 如今吉尔伽美什是你的朋友和弟兄，

她将你安置于富丽的卧榻，

她将你安置于华贵的卧榻，

将你安置于卧室的左侧；

王者之地亲吻你的足，

Ⅲ 45 王者命乌鲁克之民哀悼你，

命欢快的人们举哀悼的仪式，

在你之后，他将着敝衣，

Ⅲ 48 披狮皮，遁入荒漠。”

Ⅲ 49 恩基杜听了沙玛什之言，——

Ⅲ 50 他那愤怒的心趋于平静，

他那暴怒的肝火归于消弭。

Ⅲ 52 “喂，女子，我愿你的境遇迥然不同：

- IV 1 让离你而去者去而复归，
让君主、王者和主宰者人人皆爱你，
让目睹你容颜者不胜惊异，
让英雄因你而抖动其卷发，
- IV 5 离你而去者，让他将钱袋解下，
〔又作：守护者不拘捕你，让他将腰带解开，〕
给你琉璃天青石和黄金，
让他赠你精致的耳环，
让他将谷物象潮水般献上；
让施咒者将你引至诸神的庙宇；
- IV 10 为了你，让他们离开七者之母，配偶！”
恩基杜痛彻肺腑，
在夜宿之榻，他独自睡卧。
他将其一切哀怨向其友倾诉：
“听我说，我的朋友！我夜得一梦——
- IV 15 天宇吼叫，大地作答，
在黑夜中，我独自伫立，
（又作：只有我一人站在他们之间，）
我见一人——面色黝黑，
他的面孔宛如暴风雨之鸟³⁷，
他的双翼——鹰之翼，他的爪——鹰之爪，
- IV 20 我与他争斗起来——他将我战胜，
（又作：他揪住我的头发，他将我战胜，）
- IV 21 我开始自卫——他跳到我的肩上，
（又作：我予以还击——他跳跃起来，）
- IV 22 他让土地敞开，将我沉入其中，
（又作：他给我以打击——医治好我的创伤，）

- IV 23 然而,犹如原牛,他又向我猛袭,
我的整个身躯如在铁箱中。
- IV 25 “我的朋友,救我!”你未能救我,
你已畏怯,不能争斗,
你只是〔……此处缺损〕
〔……IV 25—29 缺损〕
- IV 31 挨近我,他将我变为小鸟³⁸,
宛如鸟之翼,置于我的背上
他看了我一眼,并将我引至黑暗之屋,
伊尔卡拉³⁹的居所,
引到那既进入就不能复出之屋,
- IV 35 引到那既踏上就不能复返之路,
引到那居者不见光明之屋,
在此间,以尘埃为饭,以泥土为食,
宛如禽鸟,以羽毛为衣,
- IV 39 不见光明,栖身于黑暗中,
- IV 39a 门闩与门,布满灰尘!
- IV 40 我所进入的,为灰尘之屋。
- IV 41 我目睹摘去荆冠之王者,
(又作:我目睹——荆冠闲置:)
- IV 42 我目睹头戴荆冠之王者,他们昔日曾
主宰尘世,——
(又作:我听说,——头戴荆冠者,他们
昔日主宰尘世,)
- IV 43 向安努和恩利尔献上燔烤之肉,
(又作:他们是安努和恩利尔之形象,
人们向他们奉献燔烤之肉,)

奉献烤制之面包，奉献袋中甘洌之水。

IV 45 我进入的灰尘之屋，

IV 46—47 为圣者和侍者，为祭司和迷狂者所居，
(又作：为恩⁴⁰和侍者，为术士和迷狂者所居，)
为诸大神的神职人员⁴¹所居，
为埃塔纳⁴²，为苏穆坎所居，

IV 50 为世间的女皇埃蕾什基伽尔所居。
贝莱特一采里，世间的书记女神，跑在她面前，
手捧命运册，在她面前宣读。
她抬起头，看到了我：

IV 54 “死亡已制取此人！”
〔以下缺损约 50 行；恩基杜又得一梦，并讲述之。〕

VI 1 “……我与你在一起，共同劳作，——
记住我，我的朋友，且莫忘记我所作所为！”
他的朋友得一未解之梦，
当他得此梦，他已筋疲力尽。

VI 5 恩基杜躺在卧榻上，
〔据“尼尼微之说”另一泥版片断，此处之内容为：〕
——吉尔伽美什开口，对〔……此处缺损〕说道：

I 1 “我的朋友，我如此热爱的，
恩基杜，我的朋友我如此热爱的，
我与他一起共同劳作，——
记住我们所完成的远征！

I 5 我的朋友得一难以避免之梦，

I 6—7 他所得之梦象，如今已成为现实，恩基杜已倒下！”
〔以下所述，两种泥版大致相同。〕

VI 6 第一天，第二天，恩基杜躺在榻上，

- 第三天和第四天,恩基杜躺在榻上,
第五天、第六天和第七天,
第八天、第九天和第十天,
恩基杜的病更加沉重,
(又作:病患吞噬恩基杜的躯体,)
VI 10 第十一天和第十二天,业已过去——
恩基杜在卧榻上抬起身来,
向吉尔伽美什呼喊,对他说道:
VI 13 “我的朋友,从此仇视我,——
(又作:我的朋友,大神诅咒我:)
VI 14 在乌鲁克,我同他说过,
(又作:在乌鲁克,我们同你说过,)
VI 15 我害怕搏斗,而他曾助我;
(又作:我害怕搏斗,我不愿前往。)
VI 16 朋友,在搏斗中曾救我,——为何离开我?
(又作:我的朋友,谁在搏斗中倒下,谁最光荣。)
VI 17 我与你——我们同样是可死去者?”
(又作:我畏惧死亡,则可耻地死去。)”
〔以下缺损 25 至 30 行,或缺损 10 至 25 行。〕

第八块泥版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和“苏尔坦—特佩之说”(ST)泥版片断,并注明两者的编码;前面为“尼尼微之说”。〕

- I 1;ST 1 晨曦初现,
I 2;ST 1 吉尔伽美什开口说道:

- I 3;ST 2 “恩基杜,我的朋友,你的母亲为瞪羚,
I 4;ST2a 你的父亲为野驴,两者生你,
I 5;ST 3 哺育你的,为其尾硕大的动物,
(又作:哺育你长大的,为草原上的兽类,)
I 6;ST3—4 尚有草原的牲畜在遥远的牧场上!
I 7;ST 4 恩基杜去往雪松之林
I 8;ST 5 为你而哭泣昼夜不停,
I 9;ST 6 让乌鲁克城的长老们哭泣,
I 10;ST6—7 让继而向我们伸出手臂者哭泣,
I 11 让林木茂密的山坡哭泣,
I 12 我们曾缘此而攀登,
I 13;ST8 让牧场,宛如生身之母哭泣,
I 14;ST8a 让柏树和雪松流树脂如泪哭泣
I 15;ST9 我们曾怒而穿行其间,
I 16;ST9—10 让熊、鬣狗、雪豹、虎哭泣,
I 16—17;ST10a 让野山羊、山猫、狮和原牛哭泣,
I 17;ST10—11 让鹿和羚羊、牲畜和草原兽类哭泣,
ST11—12 让奔腾的欧勒乌斯河哭泣,我们曾在其畔
行走,
I 18—19;ST12—13 让光明的幼发拉底河哭泣,我们
曾在此汲水,
ST13 让乌鲁克城的男子们哭泣,
ST14 让其妇女们哭泣,他们目睹
我们杀死牡牛,
ST14—15 让赞颂你的埃雷杜的祭司哭泣,
ST15—16 让在埃阿面前赞颂你的智者哭泣,

- ST16—17 让供给你面食者哭泣，
ST17—18 让以香膏敷你足者哭泣，
ST18—19 让以酒供你饮用者哭泣，
ST19—20 让以香膏敷你体的女子哭泣，
ST20—21 让进入洞房者哭泣，
ST21a 让因你之言而得配偶者哭泣，
ST22 让兄弟姊妹哭悼你，
ST22—23 人们悲痛地揪发而哭悼你！
ST24 犹如父母在其遥远的牧场，
ST24a 我哭悼恩基杜。
ST25 你们，请注意，男子汉们，请注意。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另一种泥版片断。]

- I 20 让神圣的欧勒乌斯河哭泣，我们曾高傲地
在其畔行走，
让光明的幼发拉底河哭泣，我们曾在此汲水，
让宏大的乌鲁克城的男子们哭泣，
让其妇女们哭泣，他们目睹我们杀死牡牛，
让赞颂你的美好之城的农者哭泣，
I 25 让将你作为古人赞颂者哭泣，
让供给你面食者哭泣，
让以香膏敷你足的女奴哭泣，
让以酒奉献的男奴哭泣，
I 30 让以香脂敷你体的女子哭泣，
让进入洞房者哭泣，
让因你之言而得配偶者哭泣，
让兄弟姊妹为你哭泣，
让人们悲痛地揪发而哭悼你！
I 35 犹如父母在其遥远的牧场

我将哭悼恩基杜：

注意我，男子们，请注意，

〔以下接“尼尼微之说”泥版片断第Ⅱ部分。〕

- Ⅱ 1;ST25a 乌鲁克城的长老们请注意，
Ⅱ 2;ST26 我哭悼恩基杜，我的朋友，
Ⅱ 3;ST26—27 犹如哭丧妇，悲痛地哭悼：
Ⅱ 4;ST27 我的强大的斧，我的坚强的支柱，
Ⅱ 5;ST28 我的忠实的匕首，我的可靠的盾牌，
Ⅱ 6;ST29 我的华贵的斗篷，我的富丽的服饰，——
Ⅱ 7;ST29—30 恶魔将他从我手中夺走！
Ⅱ 8;ST30—31 我的兄弟，山野之驴和草原之豹的克星，
Ⅱ 9;ST31a 恩基杜，我的兄弟，山野之驴和草原之豹
 的克星！
Ⅱ 10;ST32 我与他曾战胜一切，去往山中，
 （又作：我与他共同去往山中，）
Ⅱ 11;ST32a 我们共同捕获壮牛，并殛杀之，
Ⅱ 12;ST33 我们曾杀死居于雪松林中之胡姆巴巴！
Ⅱ 13;ST33—34 如今什么梦使你无法解脱，
Ⅱ 14;ST34a 你变得冥顽不灵，不再听我之言！”
Ⅱ 15;ST35 他无法抬起头来。
Ⅱ 16;ST35—36 他触动心房，它不再跳动。
Ⅱ 17;ST36a 他向朋友掩其面，犹如面对新娘，
Ⅱ 18;ST36—37 他宛如雄鹰翱翔于其上，
Ⅱ 19;ST37 犹如其幼狮陷身陷阱之母狮，
Ⅱ 20;ST37—38 他暴烈异常前奔后突，
Ⅱ 21;ST38—39 他撕其发，犹如短麻，

- Ⅱ 22;ST39 他脱其衣,犹如污垢,
Ⅱ 23 晨曦初现,——
Ⅱ 24;ST40 吉尔伽美什在整个疆域唤来
Ⅱ 25;ST40—41 雕塑者、铜匠,铁匠、宝石匠。
Ⅱ 26;ST41a “我的朋友,我为你造像,
Ⅱ 27;ST42 从无人做朋友造像:
Ⅱ 28;ST42a 朋友的身躯和面貌将借以再现,
Ⅱ 29;ST43 其基座为石,其发为天青石,
Ⅱ 30;ST43a 其面为雪花石膏,其体为黄金。”
〔以下缺损约 20 行〕
“……如今,我,与我的朋友和兄弟,
将你安置在硕大的卧榻上,
Ⅲ 1 我将你安置在荣耀的卧榻上,
将你安置在卧室的左侧,
世间的王者亲吻你之足,
命乌鲁克城之民对你哭悼,
Ⅲ 5 我命欢乐的人们为你举行葬仪,
在你之后我将穿上敝衣,
披上狮皮,遁往荒漠!”
Ⅲ 8 晨曦初现,
〔以下缺损约 70 至 100 行〕
V 45 晨曦初现,
V 45a 吉尔伽美什以泥土制作形体,
摆设硕大的木桌
光玉髓之器皿充以蜂蜜
天青石之器皿充以油脂,
V 49 桌具予以装饰,为沙玛什而陈设。

(又作:形体予以装饰,为沙玛什而陈设。)

[以下约缺损 50 行;内容似为:吉尔伽美什的卜算和诸神的回答。据其内容看来,“古巴比伦之说”第十块泥版一些诗行颇为近似,特加以援引。]

诸神聚集,向英雄献祭

恩利尔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自古以来,吉尔伽美什,世人注定——

农者耕其田,收获谷物,

牧者和猎者,与兽类相伴而居,

2 * 以其皮为衣,以其肉为食。

* 你之所需,吉尔伽美什,从未有之,

* 自从我之风驱动水流。”

5 * 沙玛什不胜忧伤,显现在他面前,

* 他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 “吉尔伽美什,你要到何处去?

* 你要寻求生命,你不会寻得!”

* 吉尔伽美什对沙玛什说道:

10 * “自从我在世间漫步,

* 难道世间的沉静还不够吗?

* 显然,我沉睡了这么多年!

* 让双目饱览太阳的光辉:

* 幽暗空濛,多么需要光明!

15 * 死者是否可见阳光灿烂?”

[“古巴比伦之说”该泥版,以下尚缺损约 20 行。]

第九块泥版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泥版]

- I 1 吉尔伽美什对其友恩基杜
悲伤地哭悼，遁入荒漠：
“我是否也会这样死去，犹如恩基杜？
忧伤进入我的胸腔，
- I 5 我畏惧死亡，而遁入荒漠。
投身于乌特纳皮什提的统御下，这位
乌巴尔—图古之子，
我启程上路，匆匆而去。
夜晚抵达山隘，
我目睹众狮，不胜惊恐，——
- I 10 我举首向上，向辛祈求，
并向诸神祈求祷告：
一如既往，给我以佑护！”
他夜晚而眠；从梦中惊醒，
目睹——群狮嬉戏，怡然自得。
- I 15 他以手臂举起利斧，
他从腰间取下宝剑，——
犹如一箭落在它们之间，
他奋力击打砍杀。
〔以下缺损约 30 行〕
- II 1 他听说有山，名叫“玛舒”⁴³；
他只要接近这些山峦，
每日守护日出和日落，
上达天之穹隆，
- II 5 下为地府，他们的胸可达，——
半人半蝎者守护其门户：
其形状可怖，其目光可置敌于死地，

- 他们所放射之光可使山峦崩摧——
日出与日落，他们是其守护者，——
- Ⅱ 10 当吉尔伽美什目睹他们——
恐怖和畏惧使其面色阴沉。
他鼓起勇气，向他们走去；
半人半蝎者向其妻喊道：
“向我们走来者，——其体乃是神之骨肉！”
- Ⅱ 15 对该半人半蝎者，其妻答道：
“他三分之二为神，三分之一为人！”
半人半蝎者向吉尔伽美什叫喊，
对这个神之后裔说道：
“你为何远行至此？”
- Ⅱ 20 你如何抵达我这里，
你如何渡过难以逾越的海洋？
(又作：你如何渡过难以逾越的河流？)
你为何抵达此间，我想知道，
- Ⅱ 23—24 你意欲何往，我想知道！”
- Ⅱ 25 吉尔伽美什又向半人半蝎者说道：
“我的小兄弟，山野之驴和旷野之豹的克星，
恩基杜，我的小兄弟，山野之驴和旷野之豹的克星，
我与他曾战胜一切，去往山中，
(又作：我与他共同去往山中，)
共同捕获牡牛并殛杀之，
在雪松之林杀死胡姆巴巴，
我的朋友，我如此热爱者，
我与他曾共同劳作，
恩基杜，我的朋友，我如此热爱者，

我与他曾共同劳作，——
人之命运降临他的头上！
日日夜夜，我为他哭泣，
不将他交付坟墓，——
我的朋友不会起而响应我的声音吗？
六天过去了，七天过去了，
他的鼻孔，蜂之幼虫无法进入。
我畏惧死亡，未为自己寻得生命，
犹如强盗，行于荒漠：
对英雄之思，使我不得安宁！
我远行于荒漠之中！
对英雄恩基杜之思使我不得安宁，——
我远行于荒漠之中：
我如何沉默，如何安宁？
我可爱的朋友，成为尘埃！
恩基杜，我可爱的朋友，成为尘埃！
莫非我也要象他那样躺了下来，
永生永世再也不能站起？
如今，半人半蝎者，我遇到你，——
死亡，我十分畏惧，且莫让我与之相见！

Ⅲ 1—2 [……此处缺损]

Ⅲ 3 去往我的父亲乌特纳皮什提那里，我匆匆启程，
他已长生不死，在众神会议上，他被接纳并
获得永生：

Ⅲ 5 我向他询问生与死之事！”

Ⅲ 6—7 半人半蝎者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从来没有，吉尔伽美什，从来没有道路，
任何人尚未走过这样的山间通道：

- Ⅲ 10 其长有十二程：
幽暗空濛，不见光明——
太阳升起之时，开启门户，
太阳降落之时，开启门户，
太阳降落之时，关闭门户。
- Ⅲ 15 诸神只将沙玛什从中导出，
他以其光辉照耀生者，——
你——你如何能通过这一通道？
你如果进入，则不能复出！”
〔以下缺损 50 余行〕
吉尔伽美什对半人半蝎者说道：
“〔……此处缺损〕
- Ⅳ 33 满腹忧愁，内心悲伤，
不顾酷热和严寒，尽管漆黑一团，
- Ⅳ 35 我叹息和哭泣着，——我向前行进！
现在，给我打开通往山中之门！”
- Ⅳ 37—38 半人半蝎者开口，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走吧，吉尔伽美什，你的道路艰险，
- Ⅳ 40 你通过玛舒山，
勇敢地穿过森林与山峦，
愿你安然而返！
山之门对你敞开。”
吉尔伽美什听了这席话，
- Ⅳ 45 听从半人半蝎者的劝告，
他启程走上沙玛什之路。
他已经走完第一程，——
幽暗空濛，不见光明，

- 前前后后,漆黑一团。
- IV 50 他已经走完第二程,——
- V 1 幽暗空濛,不见光明,
前前后后,漆黑一团。
他走完第三程,他去而复返。
- [以下缺损约 18 行;其内容似讲述:吉尔伽美什为何决意通过地下去往极隅。]
- V 22 他鼓起勇气,向前走去。
他已走完第四程——
幽暗空濛,不见光明,
- V 25 前前后后,漆黑一团。
他已走完第五程——
幽暗空濛,不见光明,
前前后后,漆黑一团。
他已走完,第六程——
- V 30 幽暗空濛,不见光明,
前前后后,漆黑一团,
他走完第七程——他向黑暗侧耳倾听:
幽暗空濛,不见光明,
前前后后,漆黑一团。
- V 35 行至第八程,——他向黑暗呼喊:
幽暗空濛,不见光明,
前前后后,漆黑一团。
行至第九程,寒气袭人,——
风儿吹动,拂过其面,——
- V 40 幽暗空濛,不见光明,
前前后后,漆黑一团,

- V 42—43 行至第十程，出口临近，——
然而，这一程宛如十程。
- V 45 行至第十一程即将破晓，
行至第十二程曙光已现，
他匆忙赶来，丛林现于石间：
光玉髓带来果实，
其实累累美不胜收。
- V 50 天青石枝叶繁茂——
丰美异常景象喜人。
〔以下缺损 34 行。据泥版片断，其内容为对神异之园的进一步描述。〕
- VI 35 吉尔伽美什行于石间之园，
举目望去目不暇接⁴⁴。

第十块泥版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泥版片断〕

- I 1 西杜里——诸神的女主宰，居于海之深渊，——
她以家酿美酒飧诸神——
诸神赠她以陶具诸神赠她以金碗，——
她以布遮翳，不为人们所见。
- I 5 吉尔伽美什走近她的居所，
他身着兽皮，风尘仆仆，
诸神的骨肉，包蕴于其体，
他的腹中充满忧伤，
他的面容颇似曾远行者。

- I 10 女主宰相隔尚远便看到他，
她加以思索，与其心商谈，
自我议定，自决于心：
“这一定是狂暴的殛杀者，
他如此鲁莽，意欲何往？”
- I 15 女主宰看见他，紧闭门户
关上门扉，插上门闩。
他，吉尔伽美什，听到响声。
他抬起头来，面向女主宰。
吉尔伽美什对女主宰说道：
- I 20 “你看到我，为何紧闭门户，
关上门扉，插上门闩？
我要打门，击毁门闩！”
〔I 23—24 缺损〕
- I 25 女主宰西杜里向吉尔伽美什叫喊，
对诸神的后裔说道：
- I 27 “你为何远行至此，
千难万险，来到我这里，
渡过难以逾越的海洋？
你为何来到这里，我想知晓，
你要到何处去，我想知晓。”
吉尔伽美什对女主宰西杜里说道：
“我——吉尔伽美什，曾殛杀树林的守护者，
a 曾在雪松之林，杀死胡姆巴巴，
b 曾杀死牡牛，自天宇降临世间者，
c 曾殛杀众狮，在山隘路口。”
d 女主宰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 e “倘若你——吉尔伽美什，殛杀树林的守护者，
f 曾在雪松之林杀死胡姆巴巴，
g 曾杀死牡牛，自天宇降临世间者，
h 曾殛杀众狮，在山隘路口，——
i 你为何两颊凹陷，头低垂，
j 心中悲痛，面容憔悴，
k 你的腹中充满忧伤，
l 你的脸色颇似曾远行者，
m 酷热与严寒曾伤其面，
n 你寻求海市蜃楼，行于荒漠？”
吉尔伽美什对女主宰说道：
我为何不两颊凹陷，头低垂，
不心中悲痛，不面容憔悴，
我的腹中不充满忧伤，
不颇似曾远行者，
酷热与严寒不有伤于我？
“我的小兄弟，山野之驴和旷野之豹的克星，
恩基杜，我的小兄弟，山野之驴和旷野之豹的克星，
我与他曾战胜一切，去往山中，
(又作：我与他共同去往山中，)
共同捕获牡牛并殛杀之，
在雪松之林杀死胡姆巴巴，
我的朋友，我如此热爱者，
- Ⅱ 1 * 我与他曾共同劳作，——
* 恩基杜，我的朋友，我如此热爱者，
* 我与他，曾共同劳作，
* 人之命运降临他的头上！
- Ⅱ 5 * 日日夜夜，我为他哭泣，

- * 不将他交付坟墓，——
* 我的朋友不会起而响应我的声音吗？
* 六天过去了，七天过去了，
* 他的鼻孔，蜂之幼虫无法进入。
- Ⅱ 8 我畏惧死亡，未为自己寻得生命，
Ⅱ 10 * 我畏惧死亡，未为自己寻得生命，
Ⅱ 11 * 犹如强盗，行于荒漠：
Ⅱ 8a 对英雄之恩，使我不得安宁！
Ⅱ 9 我远行于荒漠之中：
Ⅱ 9a 对英雄恩基杜之恩，使我不得安宁，——
Ⅱ 10 我远行于荒漠之中！
Ⅱ 11 我如何沉默，如何安宁？
Ⅱ 12 我可爱的朋友，成为尘埃！
Ⅱ 12a 恩基杜，我可爱的朋友，成为尘埃！
Ⅱ 13 莫非我也要象他那样躺了下来，
Ⅱ 14 永生永世再也不能站起？
Ⅱ 12 * 如今，女主宰，我遇到你，——
Ⅱ 13 * 死亡，我十分畏惧，且莫让我与之相见！
Ⅱ 14 * 女主宰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Ⅲ 1 * “吉尔伽美什！你要去往何处？”
* 你寻觅的生命，你不会寻到！
* 众神造世之时，
* 他们已为世人确定死亡，
Ⅲ 5 * 生命掌握在他们手中。
* 你，吉尔伽美什，吃得饱饱的，
* 日日夜夜，怡然自得，

- * 每日宛如节期，
* 日日夜夜，你游戏歌舞！
- Ⅲ 10 * 你的服饰鲜艳华贵，
* 你的头发沐浴洁净，
* 看吧，象儿童似地握住你的手，
* 你以自己的拥抱使配偶欢悦，——
- Ⅲ 14 世人之事尽在于此！”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泥版片断〕
- Ⅱ 15 吉尔伽美什对女主宰说道：
“如今问你，女主宰，通向乌特纳皮什提的
路在哪里？
- Ⅱ 17 它的状况如何，——你告诉我，
- Ⅱ 17a 你告诉我，此路的状况：
倘若有可能——我要越过大海，
倘若不可能——我要穿过荒漠！”
- Ⅱ 20 女主宰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吉尔伽美什，从来没有摆渡，
从不能渡海，此间从古至今的任何人，——
- Ⅱ 23 沙玛什才可渡过海洋，
- Ⅱ 23a 除沙玛什外，谁又能渡？
渡海艰难，道路难行，
- Ⅱ 25 死亡之水极深，阻挡其去路。
倘若，吉尔伽美什，渡过海洋，——
抵达死亡之水，你意欲何为？
有一个，吉尔伽美什，乌尔沙纳比，
乌特纳皮什提的船工，
他拥有符物，可在林中捕蛇；

- (又作:他拥有偶像,可在林中捕蛇;)
- Ⅱ 30 你找到他,并同他结识,
- Ⅱ 31 倘若有可能——与他一同渡过,
- Ⅱ 31a 倘若不可能,则去而复返。”
吉尔伽美什听了这一席话,
他用手臂举起斧,
- Ⅱ 34 他从腰间取下剑,
- Ⅱ 34a 他穿行树间,进入林之深处,
- Ⅱ 35 犹如一箭落于其间,
(又作:犹如一矛落于其间,)
他暴怒之下,击毁符物,
(又作:他暴怒之下,击毁偶像,)
他在林中找到魔幻之蛇,
他以双手将其扼杀,
当吉尔伽美什暴戾已饱和,
- Ⅱ 40 他的胸中心平气和,
他心中说道:“我没有找到船!
如何渡过死亡之水,
如何渡过辽阔的海洋?”
吉尔伽美什抑制其暴戾;
- Ⅱ 45 他穿过林莽,来到河边。
乌尔沙纳比在水上荡舟,
他将船划至岸边。
吉尔伽美什对船工乌尔沙纳比说道:
- Ⅵ 8 * “吉尔伽美什,这就是我的名,
* 来自乌鲁克,安努的居所,
- Ⅵ 10 * 越过群山,经过遥远的路途,来自太阳

升起的地方。”

- Ⅲ 1 乌尔沙纳比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你为何两颊凹陷，头低垂？
心中悲痛，面容憔悴？
你的腹中充满忧伤，
- Ⅲ 5 你的面容颇似曾远行者，
酷热与严寒伤其额头，
你寻求海市蜃楼，行于草原？”
吉尔伽美什对船工乌尔沙纳比说道：
“我怎能不两颊凹陷？怎能不头低垂？
- Ⅲ 10 怎能不心中悲痛？怎能不面容憔悴？
我的腹中怎能不充满忧伤，
我怎能不似曾远行者，
酷热与严寒怎能不伤我额头，
我来寻求海市蜃楼，未行于草原？
- Ⅲ 15 我的小兄弟，山野之驴和旷野之豹的克星，
- Ⅲ 15a 恩基杜，我的小兄弟，山野之驴和旷野之豹的克星，
我与他曾战胜一切，去往山中，
(又作：我与他共同去往山中，)
在山隘路口，杀死众狮，
在雪松之林杀死胡姆巴巴，
- Ⅲ 20 我的朋友，我如此热爱者，
- Ⅲ 20a 我与他曾共同劳作，
- Ⅲ 21 恩基杜，我的朋友，我如此热爱者，
- Ⅲ 21a 我与他曾共同劳作，——
- Ⅲ 22 之命运降临他的头上！
日日夜夜，我为他哭泣，

- 不将他交付坟墓，——
我的朋友不会起而响应我的声音吗？
- Ⅲ 23 七天过去了，七天过去了，
Ⅲ 24 他的鼻孔，蜂之幼虫无法进入。
Ⅲ 24a 我畏惧死亡，未为自己寻得生命，
犹如强盗，行于荒漠：
Ⅲ 26 对英雄之思，使我不得安宁！
Ⅲ 27 我远行于荒漠之中！
Ⅲ 27a 对英雄恩基杜之思使我不得安宁，——
Ⅲ 28 我远行于荒漠之中：
我如何沉默，如何安宁？
Ⅲ 30 我可爱的朋友，成为尘埃！
Ⅲ 30a 恩基杜，我可爱的朋友，成为尘埃！
Ⅲ 31 莫非我也要象他那样，躺了下来
Ⅲ 31a 永生永世再也不能站起？”
〔以下遗漏者为乌尔沙纳比的回答，似为书写者之过。〕
Ⅲ 32 吉尔伽美什对船工乌尔沙纳比说道：
“如今，乌尔沙纳比，通向乌特纳皮什提的
路在哪里？
Ⅲ 34 它的状况如何，你告诉我！
Ⅲ 34a 你告诉我，此路的状况！
Ⅲ 35 倘若有可能——我要越过大海，
Ⅲ 35a 倘若不可能——我要行于沙漠。”
Ⅲ 36 乌尔沙纳比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你，吉尔伽美什，切断自己的道路：
击打符物，你捕捉蛇——

符物被毁，蛇不复存。

IV 7 * “那些偶像，吉尔伽美什，是我的佑护者，

* 使我不致触及死亡之水；

* 你暴怒之下将偶像摧毁，——

IV 10 * 没有那些偶像，很难将你渡过。

III 40 吉尔伽美什拿起斧头，

III 41 你深入林中，砍伐木杆，——

III 41a 砍伐一百二十根，其长十五丈，——

涂上油，做成把，将它们带给我。”

吉尔伽美什听了这些话，

III 44 他用手臂举起战斧，

III 44a 他从腰间取下宝剑，

III 45 深入林中，砍伐木杆，

III 45a 砍伐一百二十根，其长十五丈，——

涂上油，做成把，将它们带给他。

吉尔伽美什和乌尔沙纳比，向船走去，

将船推至浪涛中，划行于其上。

六周的路程，三天走完。

III 50 乌尔沙纳比行至死亡之水。

IV 1 乌尔沙纳比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躲开，吉尔伽美什，你拿起一根木杆，

死亡之水，不可用手触摸，小心！

第二、第三和第四根，吉尔伽美什，你拿起，

IV 5 第五、第六和第七根，吉尔伽美什，你拿起，

第八、第九和第十根，吉尔伽美什，你拿起，

第十一和第十二根，吉尔伽美什，你拿起。

吉尔伽美什的木杆一百二十根皆用尽，

- 他解开腰间之带，
IV 10 他扔下衣服，他将其舒展，
两手举起，犹如船帆。
乌特纳皮什提从远处看到他们
他加以思索，与其心商谈。
自我议定，自决于心：
IV 15 “为何舟船中的符物被击毁？
(又作：为何舟船中的偶像被击毁？)
乘于其上者，并非其主人？
IV 17 临近者，——他并非我的人，
IV 17a 我从右侧端详，我从左侧端详，
我端详他——我不能辨识，
我端详他——我不能辨识，
IV 20 我端详他——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心中意欲要我做什么？”
〔以下缺损约 20 行〕
IV 42 乌特纳皮什提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你为何两颊凹陷？头低垂？
心中悲痛？面容憔悴？
IV 45 你的腹中，充满忧伤，
你的面容颇似远行者，
酷热与严寒伤你额头，
你寻求海市蜃楼，行于草原？”
吉尔伽美什对远处的乌特纳皮什提说道：
IV 50 “我为何不两颊凹陷，头低垂？
VI 1 不心中悲痛？不面容憔悴？
我的腹中不充满忧伤？

- 不颇似曾远行者？
酷热与严寒不有伤于我？
- V 5 你未寻求海市蜃楼，不行于荒漠？
- V 6 “我的小兄弟，山野之驴和旷野之豹的克星，
恩基杜，我的小兄弟，山野之驴和旷野之豹的克星，
我与他曾战胜一切，去往山中，
(又作：我与他共同去往山中，)
共同捕获牡牛并殛杀之，
- V 10 在雪松之林杀死胡姆巴巴，
在山隘路口，杀死众狮，
- V 12 我的朋友，我如此热爱者，
- V 12a 我与他曾共同劳作，
- V 13 恩基杜，我的朋友，我如此热爱者，
- V 13a 我与他曾共同劳作，——
- V 14 人之命运降临他的头上！
- V 14a 日日夜夜，我为他哭泣，
- V 15 不将他交付坟墓，——
- 我的朋友不会起而响应我的声音吗？
- 六天过去了，七天过去了，
- V 16 他的鼻孔，蜂之幼虫无法进入。
- V 17 我畏惧死亡，未为自己寻得生命，
- 犹如强盗，行于荒漠：
- V 18 对英雄之思，使我不得安宁！
- V 18a 我远行于荒漠之中！
- V 19 对英雄恩基杜之思使我不得安宁，——
- V 19a 我远行于荒漠之中：

- V 20 我如何沉默,如何安宁?
- V 21 我可爱的朋友,成为尘埃!⁴⁵
- V 21a 恩基杜,我可爱的朋友,成为尘埃!
- V 22 莫非我也要象他那样躺了下来,
- V 22a 永生永世再也不能站起?”
- [以下缺损数行]
- V 23 吉尔伽美什对远处的乌特纳皮什提说道:
- V 24 “为了抵达远处乌特纳皮什提那里,
- V 24a 为了看到传说所表述的一切,
- V 25 我长久漫游走遍诸域,
我登上难以攀援之山,
我渡过一切海洋,
我饱览甜蜜的梦,
- V 29 持续的不寐使我不堪其苦,
- V 29a 我使自己躯体满怀忧伤。
- V 30 未行至诸神女主宰处,我已将衣服穿破,
- V 31 我杀死熊、鬣狗、狮、雪豹和虎,
- V 31a 鹿和岩羚羊,牲畜和草原兽类;
食其肉,以其皮为衣;
- V 33 我一出现,女主宰紧闭门户,
- V 33a 我以树脂和沥青涂抹木杆,
我划行于船上,未触动水,——
- V 35 我将寻得我所寻觅的生命!”
- 乌特纳皮什提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吉尔伽美什,你为何满怀忧伤?
因为诸神和世人的骨血在你躯体内,

- 因为父亲和母亲将你造成凡人？
- V 40 你可知道，——曾几何时，为有生死的吉尔伽美什，
在诸神会议上设一席位？
- V 42 赋予他这位有生死者⁴⁶以限度：
- V 42a 世人——犹如乳酪，诸神——犹如油脂，
世人和诸神——犹如谷壳和小麦！
你，吉尔伽美什，急忙披上兽皮，
- V 45 王者的饰带，你予以佩带，——
因为——我对你并无回答，
对你并无任何规劝之言！
吉尔伽美什将脸转向其民：
他们的统御者为何身穿敝衣？
- V 50 [……此处缺损]
[以下缺损约 25 行]
- VI 25 严酷的死不宽容世人：
- VI 26 难道我们可永久建造房屋？
- VI 26a 难道我们可永久加盖印章？
难道弟兄们永久分其财产？
难道世人永久保留仇视？
难道河中永久充满汛期之水？
- VI 30 莫非幼虫永远化为蜻蜓？
经受住太阳的光芒，
从古至今从未有之：
迷醉者与死亡者，彼此相似——
(又作：睡眠者与死亡者，彼此相似——)
他们不正是显示死亡的状态？
- VI 35 是人还是主宰者？但当临近死亡，

- (又作:是人还是主宰者?但埃利尔对他们祝福,)
阿努纳基、诸大神,聚集在一起,
玛梅特⁴⁷创造命运,并与他们确定命运:
他们确定死与生,
VI 39 他们并未告知死亡之期,
VI 39a 而是告知:生者生存!”

第十一块泥版

[以下为“尼尼微之说”泥版片断]

- 1 吉尔伽美什,对远处的乌特纳皮什提说道:
“我看你,乌特纳皮什提,
你身躯并不奇异——你与我毫无二致,
你并不奇异——你与我毫无二致。
5 我与你厮杀,并不感到可怕;
你休憩时,同样呈卧态——
告诉我,你如何长生,
在诸神会议上被议定,而获得永生?”
8 乌特纳皮什提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我告诉你,吉尔伽美什,一个奥秘,
10 诸神的秘密,我让你知道。
舒里帕克,你所知之城
坐落于幼发拉底河之畔,——
此城十分古老,诸神与之接近。
诸大神,他们之心唆使招致洪水。
15—16 聚会议事者有他们之父安努,
恩利尔及他们的谋士,
17—18 他们的使者尼努尔塔⁴⁸,他们的司水者恩努吉⁴⁹。

- 炯炯有神的埃阿，与他们共同宣誓，
〔又作：尼尼吉库—埃阿，与他们共同宣誓，〕
20 而他将他们的话告知茅屋：
‘茅屋，茅屋！墙啊，墙！
听着，茅屋！墙啊，记住！
舒里帕克人，乌巴尔—图图之子，
立即搬家，建造舟船，
25 离弃丰裕享乐，关心生命安危，
别贪恋财物，快拯救性命！
将一切生物，装上市船。
你所造的那只船，
船体要呈四方形，
30 其宽度与长度相等，
犹如海洋，以幕布覆盖！’
我心领神会，并禀告主宰者埃阿：
‘主宰者，你晓谕我之言，
我应遵奉，完全恪守。
35 我应如何回答城邦——民众和长老们？’
埃阿开口，对我——
他的奴仆说道：
“你以这样的言语禀告他们：
我知道，埃利尔仇视我，——
40 我今后不再居住于你们之城，
我将离开埃利尔的土地。
我要去往海洋，到主宰者埃阿那里去！
他对你们将博施雨泽，
你们深知禽鸟的奥秘以及鱼之所在，
45 大地上将处处五谷丰登，

- 清晨大雨倾盆，而夜晚，
你们将目睹丰年之雨。
- 48 “晨曦初现，
听从我的呼唤，整个地区聚集，
〔……此处缺损〕
一切男子，我召来服劳役——
拆除房屋，毁去城垣。
儿童搬运树脂，
- 55 身强力壮者以篮运送物品，
五天五夜，我安装船之骨架：
其面积约三分之一公顷，其舷高一百二十肘，
其上层之边各一百二十肘。⁵⁰
我安装边框，划出边线：
- 60 在船上安装六块船板，
从而将船分为七个部分，
船底分为九底舱，
在船体上装好划水所用木桨，
选好舵，放置器物。
- 65 将三斗油砂倒在锅中，
我将三斗树脂注入其中，
搬运工运来三斗橄榄油：
三斗橄榄油，用于涂抹，
另有两斗橄榄油，由舵工掌握。
- 70 我为城中居民宰杀牛，
每日宰杀群羊，
果汁、油脂、“西克拉”，红色和白色之酒，
民众尽情享用，犹如江河之水，
他们宴饮，如同欢渡新年。

- 75 我打开香剂,涂抹双手。
船已准备停当,只等旭日东升。
人们开始移动船体,它无比沉重,
以木棒支撑,上上下下,
它终于入水,三分之二沉入水下。
- 80 我所有的一切,装入船中。
我所有的白银,装入船中。
我所有的黄金,装入船中。
我所有的一切生物,装入船中。
让我的全家和全族登上舟船,
- 85 让牲畜和草原兽类,让所有能工巧匠登上船。
沙玛什为我确定了时刻:
- 87 ‘清晨大雨倾盆,而夜晚,
87a 你们将目睹丰年之雨,——
进入舟船,以树脂涂其门。’
确定的时刻到来了:
- 90 ‘清晨大雨倾盆,而夜晚,
90a 你们将目睹丰年之雨。’
我观察了一下天象——
观察天象,实在可怖。
我进入舟船,以树脂涂其门——
因以油涂抹舟船,我赠与船工普祖尔—阿穆里
95 宫殿以及其财富。
96 “晨曦刚刚出现,
自天边底部乌云滚滚而来。
阿杜在乌云中吼叫,
舒拉特与哈尼什⁵¹为其先导。
100 众使者行于山峦和原野。

- 埃拉伽尔⁵²拔起木杆，
尼努尔塔所到之处栈路不复存，
众阿努纳基⁵³烧毁灯塔。
他们光闪闪，令大地胆战。
- 105 因为阿杜天宇呆滞，
一切光明者，均归于黑暗，
整个大地破裂如碎碗。
第一天，南风吼叫，
席卷而过，水漫群山，
- 110 犹如战火，覆盖大地。
世间一无所有，
从天宇望去，不见世人的踪迹。
诸神面对洪水深感惊恐，
离开世间，遁往安努之天界⁵⁴。
- 115 他们偎依如犬，排成一列。
伊什塔尔⁵⁵叫喊，犹如分娩，
诸神的女主宰，其声清晰可闻：
‘让那一天化为泥土，
既然在诸神会议上，我大错特错，
- 120 在众神会议上，我大错特错，
我竟然要反对我的属民，将他们置于死地？
那我为何要生育世间之人，
为的是要他们像鱼群遍布海洋！’
诸神阿努纳基与她一同哭泣，
- 125 诸神心绪平静下来，浸沉在悲痛中，
他们百感交集，他们嘴唇干裂。
- 127—128 风刮了六天又七夜，
128 暴风雨带来的洪水淹没大地。

- 129 第七天降临了，
129a 暴风雨带来的洪水不再猖獗，
130 战斗者犹如军旅停止战斗。
海洋平静，暴风雨止息——洪水停止漫流。
我打开气孔——光线落在我的脸上，
我观看海洋——风平浪静，
整个人类成为泥土！
135 原野象屋顶一样平展。
我双膝跪下，坐地而哭泣，
我的脸上，珠泪滚滚。
向辽阔海洋的岸边了望——
在第十二程处，升起一岛。
140 在尼齐尔山，船停了下来
尼齐尔山阻遏该船，不让它飘过。
一天，两天，尼齐尔山阻遏该船，不让它飘过。
三天，四天，尼齐尔山阻遏该船，不让它飘过。
144 五天，六天，尼齐尔山阻遏该船，不让它飘过。
145 “第七天降临，
我取出鸽子，放它飞去；
鸽子飞去，又返回：
没有找到落脚之地，因而复返。
我取出燕子，放它飞去；
150 燕子飞去，又返回：
没有找到落脚之地，因而复返。
我取出渡鸟，放它飞去；
渡鸟飞去，看到洪水下落，
它没有复返；叫个不停，吃食物，排粪便。
155 我走了出来，向四方举行献祭：

- 在山顶上,我举行复活祭:
陈设七个又七个香炉,
在他们的碗中,我置放折断的香桃木、芦苇和雪松。
诸神嗅到香气,
160 诸神嗅到馨香之气
诸神犹如苍蝇聚集于献祭之处。
母神⁵⁶刚刚降临,
163 她便举起硕大的项链,
163a 这是安努特地制作,供自己愉悦:
164 ‘噢,诸神! 我的颈上有天青石——
164a 犹如它,我确实难忘,
165 这些日子,我确实铭记,
165a 永生永世,我不会忘记!
让诸神齐来献祭之所,
且莫让埃利尔前来献祭之所,
因为他未经思索,而制造灭世洪水,
使我之民遭灭顶之灾!’
170 埃利尔,当他抵到此间,
看到舟船,埃利尔怒不可遏,
怒气冲冲,对诸神伊吉吉说道:
173 ‘这是什么灵体,得以被救?
173a 一个人也不应该存活下来!’
174 尼努尔塔开口,
174a 对英雄埃利尔,说道:
175 ‘不是埃阿,还能是谁出这样的主意,
埃阿管辖一切事务!’
177 埃阿开口,
177a 对英雄埃利尔,说道:

- ‘你是英雄，神中间的智者！
你为何未经思索，制造灭世洪水？
180 你可将罪恶降给有罪恶者，
180a 你可将罪愆降给有罪愆者，——
你要节制，不致伤害一切，
你要容忍，不致毁灭一切！
182 你为何制造灭世洪水？
182a 狮子来临还好一些，只会让世人有所减少！
183 你为何制造灭世洪水？
183a 恶狼来临还好一些，只会让世人有所减少！
184 你为何制造灭世洪水？
184a 饥馑降临还好一些，只会使大地贫困！
185 你为何制造灭世洪水？
185a 瘟疫降临还好一些，只会让一批人死亡！
我不知诸大神的奥秘——
我降给一睿智者⁵⁷梦兆，他已领悟诸神的奥秘。
如今对他有所谕告！’
埃利尔站起身来，登上舟船
190 拉住我的手，走到外面，
将我的妻子置于膝上，与我并列，
他挨了挨我们的额头，站在我们中间，对我们祝福：
‘乌特纳皮什提在此以前是人，
乌特纳皮什提从此以后则与我们诸神毫无二致。
195 让乌特纳皮什提生活于河口，远方！’
将我带至远方，生活于河口。
如今谁为你召集诸神，
为了寻得你所寻觅的生活？
已有七天又七夜没有安眠！’

- 200 他只要坐了下来，叉开两腿，——
睡意便笼罩他，犹如荒漠的雾霭。
乌特纳皮什提对他的妻子说道：
“看一看英雄，多么渴望生活！
睡意笼罩着他，犹如荒漠的雾霭。”
- 205 他的妻子对远处的乌特纳皮什提说道：
“一旦接近他，世人将苏醒！
通过同一途径，将安然而返！
通过同一门户，将复归其世间！”
乌特纳皮什提对其妻说道：
- 210 “人在撒谎！你为他所骗：
喂，为他烤制面包，放在床头，
他安睡的时日，记在墙上。”
她为他烤制面包，放在床头，
他安睡的时日，她记在墙上。
- 215 他的第一块面包放在那里，
216 第二块面包开裂，第三块面包发霉，
216a 第四块面包——外皮发了白，
第五块面包干硬，第六块面包新鲜，
218 第七块面包——此时，他未触及，此人已苏醒。
- 219 吉尔伽美什对远处的乌特纳皮什提说道：
220 “睡意战胜我，刹那间——
你触及我，立即唤醒。”
乌特纳皮什提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起来，吉尔伽美什，数一数面包，
你睡的时日，你将会知道：
- 225 第一块面包放在那里，
226 第二块面包开裂，第三块面包发霉，

- 226a 第四块面包——外皮发了白，
227 第五块面包干硬，第六块面包新鲜，
第七块面包——此时你已苏醒。”
吉尔伽美什对远处的乌特纳皮什提说道：
230 “怎么办，乌特纳皮什提，我到何处去？
我的肉体已为劫取者⁵⁸所把握，
死亡在于我的居所，
233 我目光所到之处——死亡无所不在！”
234 乌特纳皮什提对船工乌尔沙纳比说道：
235 “让码头不再等待你，让渡口忘记你，
谁抵达岸边，谁便是致力于此！⁵⁹
你所接来的人，——身着敝衣，
外衣使其躯体之美荡然无存。
乌尔沙纳比，引他去沐浴，
240 让他将衣服洗干净，
241 让他脱下外衣，——让海将其带走。
241a 让他的躯体俊美，
让他的头上佩戴新的头巾，
让他的身体覆盖外衣。
当他将去往其城邦，
245 当他尚在其途中，
外衣尚未穿破，一切还是新的！”
乌尔沙纳比拉住他，带他去沐浴，
他将其衣服洗干净，
脱下外衣，——让海将其带走，
250 他的躯体变得俊美，
他的头上佩戴新的头巾，
他的身体覆盖外衣。

- 当他将去往其城邦，
当他尚在其途中，
255 外衣尚未穿破，一切还是新的。
吉尔伽美什与乌尔沙纳比向船只走去，
257 将船只移至水浪中，航行于其中。
258 其妻对远处的乌特纳皮什提说道：
“吉尔伽美什行走，疲倦和劳作，——
260 你给他什么，使他复返其国？”
而吉尔伽美什已举起篙，
他将船靠在岸边。
乌特纳皮什提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吉尔伽美什，你行走，疲倦和劳作，——
265 我要给你什么，使你复返其国？
我要揭示，吉尔伽美什，隐秘之言，
我要将花的奥秘告诉你：
这种花——犹如海底的刺花李，
其刺犹如玫瑰，刺你的手。
270 如果这种花为你所获得，
270a 你将永远年轻。”
271 吉尔伽美什听了这一席话，
271a 他将并⁶⁰的盖打开，
他在腿上绑以沉重的石块，
它们将它带入海洋的深处。
他获得此花，花刺他的手；
275 他用刀将沉重的石块从腿上割下，
大海将他送上岸来。
277 吉尔伽美什对船工乌尔沙纳比说道：
“乌尔沙纳比，此花——为一种名花，

- 因为人可借助于此花获得生命。
- 280 我将其带至乌鲁克城，
- 280a 让我的人民食它，我亦尝试：
倘若老人食了它而返老还童，
我食了它，——我会恢复青春。”
行经二十程，他们擷取一片，
行经三十程，他们停下休憩。
- 285 吉尔伽美什看到水渊，这水冰冷，
他走了下去，浸入水中。
一条花蛇，嗅到香味，
从洞中爬出，将花拖走，
返回洞中，蜕去蛇皮。
- 290 吉尔伽美什因而坐在那里哭泣，
他的面颊珠泪滚滚；
他对船工乌尔沙纳比说道：
“乌尔沙纳比，你的双手为谁而劳作？
你的心血为谁而流？
- 295 我并非为自身带来实惠，
将实惠带给那地中之狮！
如今漩涡将此花摇了二十程，
打开井，我失去工具，——
我找到某种可成为征兆者，我于是退了下来！
- 300 我将船只留在岸边！”
- 300a 行经二十程，他们擷取一片，
- 301 行经三十程，他们停下休憩，
- 301a 他们抵达乌鲁克城。
- 302 吉尔伽美什对船工乌尔沙纳比说道：
“上来，乌尔沙纳比，登上乌鲁克城垣，

- 304 观察城基,触摸城砖——
304a 其砖不是烧制而成吗,
305 其城垣不是由七智者建成吗?”

补 篇:恩基杜降至冥府

(第十二块泥版)

[第十二块泥版,为苏美尔勇士歌之译文,其情节与其他泥版无关联。]

- 1 “倘若今天我将鼓留在木匠家中!
木匠之妻,我将奉为生身之母,
木匠之女,我将视为小妹妹!
谁今天从地中获得我之鼓?
5 谁又从冥世获得鼓之槌?”
恩基杜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吉尔伽美什,你为何哭泣,心中为何悲痛?
你的鼓,我今天从地中获得,
鼓之槌,我从冥世获得!”
10 吉尔伽美什对恩基杜说道:
“倘若降至地下,
你应遵循我的嘱咐,——
且莫身着洁净的服装;
他们会认出你是来自异域者。
15 且莫涂以芬芳的橄榄油:
闻到气息,他们会聚集。
且莫将标枪向地上投掷;

- 被标枪击毙者，会围拢上来。
且莫手持牧杆：
20 幽灵将会以咒语使你不堪其苦。
且莫足上穿鞋——
你在冥世不要发出声响。
你所爱之妻，你不可吻，
你所恨之妻，你不可打，
25 你所爱之子女，你不可吻，
你所恨之子女，你不可打：
大地的抱怨萦绕着你。
酣睡的、酣睡的母神尼纳祖，
洁净的双肩裸露着，
30 她的胸部，犹如酒觞，无任何衣饰。”
主宰之言，恩基杜并未遵从，
他身着洁净的服装——
他们认出，他是来自异域者。
他涂以芬芳的橄榄油——
35 闻到气息，他们聚集起来。
他将标枪向地上投掷——
被标枪击毙者，围拢上来。
他手持牧杆——
幽灵以咒语，使他不堪其苦。
40 他足上穿鞋——
他足上的鞋在冥世发出声响。
他所爱之妻——他曾吻，
他所恨之妻——他曾打，
他所爱之子女——他曾吻，
45 他所恨之子女——他曾打，

- 大地的抱怨袭扰着他。
酣睡的、酣睡的母神尼纳祖
洁净的双肩裸露着，
她的胸部，犹如酒觞，无任何衣饰。
- 50 当恩基杜欲从地下来到世间，——
纳姆塔尔未拦住，魔怪未拦住，
奈尔伽尔那残暴的守护者，未拦住——大地却阻留！
他并未降至那男子们遭毒打之地——大地却阻留！
尼苏恩之子在此行走，为其仆人恩基杜而哭泣。
- 55 他独自走向埃库尔，埃利尔的神庙：
“父神埃利尔，我的鼓落入地下，
鼓之槌落入地下！
恩基杜前去寻觅，为大地所阻留！
纳姆塔尔未拦住，魔怪未拦住，
60 奈尔伽尔那残暴的守护者，未拦住——大地却阻留！
他并未降至那男子们遭毒打之地——大地却阻留！
父神埃利尔对他未置一词。
他独自走向辛之神庙：
“父神辛，今天，我的鼓落入地下，
65 鼓之槌落入地下，
恩基杜前去寻觅，为大地所阻留！
纳姆塔尔未拦住，魔怪未拦住，
奈尔伽尔那残暴的守护者，未拦住——大地却阻留！
他并未降至那男子们遭毒打之地——大地却阻留！”
70 父神辛对他未置一词。
他独自走向埃阿的神庙。
“父神埃阿，今天，我的鼓落入地下，
鼓之槌落入地下，

- 恩基杜前去寻觅，为大地所阻留！
- 75 纳姆塔尔未拦住，魔怪未拦住，
奈尔伽尔那残暴的守护者，未拦住——大地却阻留，
他并未降至那男子们遭毒打之地——大地却阻留！”
埃阿听了这一席语，
他对勇敢的男子汉奈尔伽尔说道：
- 80 “奈尔伽尔，勇敢的男子汉，听我说：
你只要在地上开一洞穴，
恩基杜之灵才能从地下来到世间。
将地下的法度告诉你的兄弟！”
勇敢的男子汉奈尔伽尔听从他之言，
- 85 他在地上开一洞穴，
恩基杜之灵宛如轻风从地下而出。
他们相互拥抱，坐在一起，
相互商议，相互交谈：
“告诉我，我的朋友，告诉我，我的朋友，
90 告诉我你所目睹的地下法度！”
“我不告诉你，我的朋友，我不告诉你，我的朋友，
倘若我将我所见的地下法度告诉你，
你会坐下哭泣！”
“让我坐下哭泣！”
“我的朋友，我的躯体，你所触及者，
使你的心欢悦，——
- 95 犹如破旧之衣，为虫所蛀食！
我的躯体，你所触及者，使你的心欢悦，——
蠕虫予以蛀食，它布满灰尘！”
吉尔伽美什说道，他来至世间，
王者吉尔伽美什说道，他来至世间：

- 100 “你看到那个生一子者吗?”
“看到了。
他在世间得到慰藉,他食用面包。”
“你看到那个生三子者吗?”
“看到了。
他在世间得到慰藉,他饮用洁水。”
“你看到那个生四子者吗?”
- 105 “看到了。他享有饮食,他心情舒畅。”
“你看到那个生五子者吗?”
“看到了。犹如名副其实的武士,肋部裸露,
他在世间得到慰藉,他进入宫室。”
“你看到那个生六子者吗?”
- 110 “看到了,[……此处缺损]
[……此处缺损]。”
“你看到那个生七子者吗?”
“看到了,[……此处缺损]
[……此处缺损]。”
- 115⁶¹ “你看到……吗?”
“看到了,犹如诸神的表征,善良而美好。
[……此处缺损]。”
[以下缺损约 25 行]
“你看到为木杆所击毙者吗?”
“看到了,他刚刚降至地下,挖出木棒。”
“你看到……死于……吗?”
“看到了,他躺在卧榻上,饮用洁净之水。”
“你看到战死疆场者吗?”
“看到了,父亲和母亲正予以劝慰,
他的妻子俯在他身上。”

“你看到其躯体弃于草原者吗?”

“看到了,其灵在地下不得安宁。”

“你看到其灵不被崇敬者吗?”

“看到了,罐中的剩余食物,残羹剩饭,

弃于街头巷尾者,为其所食。”

关于吉尔伽美什的诗歌和传说,以楔形文字书于泥版上,系以四种文字,即:苏美尔语、阿卡得语、胡里特语、赫梯语。最早的有关记述,约属公元前2500年,最晚者属公元前6世纪。古苏美尔有关吉尔伽美什的传说和故事,似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代前半期之末,传世之记述则属公元前19至前18世纪。阿卡得关于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亦属公元前2000年代;其口头传说则形成于公元前23至前22世纪。最为古老之说,即“古巴比伦之说”,保留了该叙事诗最后定本的最主要的特点,文字较为简练。“尼尼微之说”与“古巴比伦之说”十分接近,叙述较为丰满,语言也有所更新。本叙事诗系依据“古巴比伦之说”(均标以*)、“尼尼微之说”、“赫梯之说”等的泥版片断整理而成。详见文后“简要注释”。

关于吉尔伽美什的传说之泥版,系以近东地区四种古老文字书就,即:苏美尔文、阿卡得文、胡里特文、赫梯文。最古老之说,为“古巴比伦之说”,已包容该叙事诗最后定本的最主要特点,但其篇幅较短;缺少前言部分和结尾部分以及有关天世洪水的叙述。“古巴比伦之说”仅余六、七个片断,且严重破损。另一说则为若干阿卡得片断,发现于巴勒斯坦的梅吉多以及赫梯王国在小亚细亚的京城哈图萨(今之博阿兹柯伊),胡里特文与赫梯文译本片断,亦发现于博阿兹柯伊;均属公元前15至前13世纪。此说较前者尤短。第三种则是“尼尼微之说”;据说,为依据乌鲁克咒术师辛一莱克一乌尼普尼的口述所记,属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此说有四个来源:(1)发现于亚述的亚述城的片断,所属年代不迟于公元前9世纪;(2)约100片断(约属公元前7世纪),保存于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3)第七块泥版、第八块泥版的复本,系于公元前7世纪的复述所记,存在众多谬误,发现于亚述边远小城胡济里纳(即今之苏尔坦一特佩);(4)约属公元前6世纪的片断,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鲁克城旧址。“尼尼微之说”与“古巴比伦之说”极为近似,但篇幅较长。

据揣测,辛—莱克—乌尼普尼之文本在公元前8世纪末经亚述祭司和典籍收集者纳布—祖库普—克努加工;他将苏美尔勇士歌《吉尔伽美什与胡卢普树》后半部的译文附于其后,并将叙事诗分为十二歌(“泥版”)。

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之泥版典籍,最早见诸P. 豪普特于1884~1890年和R. 肯贝尔—汤普逊于1930年所公布的材料;后又陆续发现一定数量的泥版。现译文系依据数种泥版整理而成。为了有助于阅读,并作了必要的注释。

简要注释:

- 1 埃安纳为古苏美尔一寺庙,内有种种屋宇和仓廩,被视为神圣之地。
- 2 伊什塔尔为丰饶女神、战神、金星的化身。
- 3 系指京城乌鲁克男子修建可御敌之城垣,吉尔伽美什以此对乌鲁克城之少女炫耀。
- 4 系针对天神和乌鲁克城之守护者安努而言,或针对往昔之王卢伽尔班达,而如今则针对吉尔伽美什而言。
- 5 阿鲁鲁(Aruru),为古老的前苏美尔母神、世人的创造者,似与丁吉尔玛赫和伊什塔尔相混同。
- 6 系指与人或神的物质实在之某一部分相等同者。
- 7 尼努尔塔为武士神,埃利尔之子。
- 8 系指女神尼萨芭。尼萨芭为谷物女神,亦为司书写之女神。
- 9 苏穆坎为兽类的庇护神,似以兽皮为衣。
- 10 所谓“远行者”,系指去往冥世者。
- 11 系指陨石和陨铁。
- 12 太阳神沙玛什,又被视为公义、占卜、预言之神以及吉尔伽美什的保护者。
- 13 安努、埃利尔和埃雅(埃阿),为苏美尔和阿卡得神话中的三联神;埃利尔(即苏美尔之恩利尔),被视为空气、风和土地之神;埃雅(苏美尔之恩基),被视为淡水瀛海之神(据说,地球即漂浮于其上),又被视为地下水、河渠之神以及智慧和慈惠之神。
- 14 所谓“洞房”,既指新婚者之房,又指举行所谓“圣婚”之屋。
- 15 系指乌鲁克公民离开其未婚妻和妻子,而履行社会职责;而吉尔伽

美什则无须如此行之。据考证,该地区当时并无所谓“初夜权”。

16 伊什哈拉(Ishhara),为一女神。相传,乌鲁克之王者兼祭司并非首先同异域女神伊什哈拉,而是同伊什塔尔完成“圣婚”。据叙事诗的情节,伊什塔尔为英雄的女对手(只见诸“尼尼微之说”)。伊什哈拉已见诸“古巴比伦之说”。

17 所谓“城垣”,此处系指乌鲁克。

18 “韦尔”为雷雨之神阿杜的异体之一。

19 “塔兰特”(Talant),古希腊重量单位,相当于 60 米那,约相当于今 30 千克。

20 安尚(Anshan),伊朗西南部一地区。据说,美索不达米亚并无制弓所用之材料。

21 埃伽尔玛赫(Egalmah),为一神庙。

22 埃雅(Ey),为“未婚妻”的惯称,沙玛什之妻。相传,宁苏恩请求她使吉尔伽美什在夜间得到星辰的维护。

23 据考证,女祭分为若干级类:“恩图”(Entu),为“圣婚”的参与者(称为“女祭”,即“神妻”);“卡迪什图”(Kadishtu),为神圣的“献淫者”(“献神之少女”);“克泽尔图”(Kezertu),其发式不同,似有发辮。“神女”,则似为“恩图”因“圣婚”而生之女;“神女”亦即未来之“恩图”。

24 所谓“程”,阿卡得语作“贝鲁”,约相当于平坦之路行进 2 小时的距离。

25 所谓“胡姆巴巴之衣”,即“可怖者”或“光矢”。

26 胡姆巴巴以其声震慑英雄,他们试图遏制对方。

27 伊尔尼尼(Irnini),为伊什塔尔作为死亡女神之称谓。

28 系指两绳拧在一起之绳,以象征友谊之牢不可破。

29 萨里亚(Saria),即赫尔蒙山(亦即谢赫山),位于今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

30 系指女神伊什塔尔为新娘所行之仪礼。

31 系指车上设置的角状物。

32 所谓“驯服之象”,原译文似不可信。

33 显然为一种深蓝色的玻璃状物体。

34 其角被想象为以黄金装饰者。

35 “库鲁”(Kurru),容量单位,相当于250公升。每一角,约可盛放四分之三吨。油脂“沙姆努”(Shamnu),通常为芝麻油;炎热时,用以敷体。

36 卢伽尔班达为乌鲁克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8至前27世纪)传说中的统治者。

37 系指神幻之鸟安祖。

38 显然指鸽子。

39 伊尔卡拉(Irkalla),冥王的称谓之一。

40 “恩”(En),即一种祭司,可行所谓“圣婚”仪式;有时亦由王者行之。

41 即“海洋涂抹者”。所谓“海洋”,即寺庙中一硕大盛蜜器皿;显然,它被视为某一神之化身,以油涂抹之。诸如此类敷油者,属一般的神职人物。

42 埃塔纳(Emana),传说中的首代王,据说曾借助鹰之力飞升天宇。

43 据巴比伦人的观念,大地为一环形之山(即天堤)所围绕;其上覆盖金属之穹顶(3、5或7个);其后为宇宙瀛海,或被想象为淡水之河流,或被想象为死亡之水。海洋之中有福乐者之岛。天堤之上,有孪生之山(玛舒);其间有铜门,由半人半蝎者守护。太阳神沙玛什每日清晨从地下经此门上升天宇,傍晚则经贯串天堤之山、通向宇宙瀛海和与冥世相连的通道复返。

44 吉尔伽美什似抵达宇宙瀛海(海洋)岸边之冥世。这似乎是对他的第一个考验,即是否可得到永生。他离开神幻之国,并未通过第一次考验。

45 乌特纳皮什提的回答,既不见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典籍,亦不见于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典籍。

46 原文为“利卢”(Lillu),即“软弱无力者”,似为“妇女与精灵或神所生者”,又似为“女神与凡人所生者”。“利卢—英库布”(Lilu-inkub),为超自然恶灵,夜晚则寻妇女幽会,为“利利特”(Lilit)的男性对应者;“利利特”(“苏库贝”),则寻男子幽会;所生皆为可变化者和半魔怪。相传,吉尔伽美什为利卢之子,或英库布—利卢之子。因此,吉尔伽美什并不是永生者。

47 玛梅特(Mamet),又名“玛梅图”,为最古老的母神。

48 战神尼努尔塔又称“古扎卢”,意即“王位的卫护者”,即王之近侍。

49 恩努吉(Ennugi),为冥世神奈尔伽尔或地下水之另称;又称“古拉卢”(Gulallu),意即“司掌灌溉者”。

50 方舟的面积约1“伊库”,约三分之一公顷,船舷高10“伽尔”,约60米;各边长亦约60米。

51 阿杜(Addu),为雷雨之神;舒拉特(Shullat)和哈尼什(Hanish)为其使者。

52 埃拉伽尔(Eragal),为冥世之神。

53 阿努纳基诸神中的大多数居于地上或地下;奈尔伽尔则属另一类神“伊吉吉”。

54 据古巴比伦人的观念,牢固之天界有三个或七个,其中之一为安努所居之天界。

55 伊什塔尔在此与丁吉尔玛赫相混同。

56 原文为丁吉尔玛赫(Dingirmah),为母神的众多苏美尔异体之一。

57 系指阿卡得神话中的智者阿特拉哈西斯。

58 所谓“劫取者”,系指前来拘留死者之命运之神。

59 其意似为:乌特纳皮什提向吉尔伽美什暗示海洋岸边之水具有魔幻属性,可使一切更新。

60 相传,有一深井与所谓“海洋”相通。

61 诗行前的数码为外文泥版书中诗行的数码,它表现出整理者在整理过程中几种泥版的文字对照和补充,为保持原诗行面貌,特予保留。此种情况,在以后诗中,不再作注。

吉尔伽美什与阿伽*

- 1 恩梅巴拉格西¹之子阿伽的使者，
自基什²到乌鲁克³来见吉尔伽美什。
吉尔伽美什在其城邦的长老们面前，
听了他们的话，说道：
- 5 “我们为了挖掘水井，为了挖掘国内一切水井，
挖掘国内的大、小水井，
为了大功告成，以绳索系桶，
我们不会向基什低头，我们将以武力出征基什！”
乌鲁克的长老们聚会议事，
- 10 回答吉尔伽美什：
“我们为了挖掘水井，为了挖掘国内一切水井，
挖掘国内的大、小水井，
为了大功告成，以绳索系桶，
我们不会向基什低头，我们将以武力出征基什！”
- 15 吉尔伽美什——库拉布的最高祭司，
他寄希望于英安娜，
他诚心采纳诸长老之言。

* 该泥版发现于古苏美尔宗教中心——尼普尔(公元前5世纪末，为苏美尔部落联盟的中心)，属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似为早期苏美尔诗歌之复制。阿伽，为基沙城邦第一王朝的末代王。吉尔伽美什为乌鲁克城邦第一王朝的第五代王。泥版所述似反映早期苏美尔王朝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即吉尔伽美什战胜阿伽；阿伽被视为两河流域下游北部地区政治联盟的领袖。此文可视为对神话传说中人物吉尔伽美什的赞颂。

- 第二次,吉尔伽美什——库拉布⁴的祭司,
在该城男人们面前,说道:
- 20 “我们为了挖掘水井,为了挖掘国内一切水井,
挖掘国内的大、小水井,
为了大功告成,以绳索系桶,
我们不会向基什低头,我们将以武力出征基什!”
乌鲁克的男子们集会,回答吉尔伽美什:
- 25 “噢,站者,噢,坐者,
跟随军事首领者,
骑在驴背上者,
为捍卫城邦而生存者!
我们不会向基什低头,我们将以武力征服基什!
- 30 乌鲁克——为众神所建,
埃安纳⁵——从天宇降下的庙宇;
诸大神建造了它!
其高大墙垣上接可怖之云。
雄伟之城上接天宇之崖。
- 35 从此,你是守护者、军事首领!
从此,你是首领,安努所钟爱之王!
你怎能惧怕阿伽?
阿伽之军甚寡,他的队列稀稀落落,
人们不敢举目探视!”
- 40 这时,吉尔伽美什——库拉布的祭司,
因战士之言,心情激荡!
向其仆人恩基杜说道:
“如今,以斧钺替代锄头!
兵器又回到你的腰间,
- 45 你给他以荣耀!

- 而阿伽,当他出现,我的光将照射他!
让他的思绪紊乱,让他的理智失常!”
没有过五天,没有过十天,
阿伽,恩梅巴拉格西之子,已临乌鲁克城下。
- 50 乌鲁克的思绪已乱。
吉尔伽美什——库拉布的最高祭司,
向他的勇敢的壮士说道:
“我的英雄们! 我的锐利之目!
勇士,向前,冲向阿伽!”
- 55 吉里什胡尔图拉,首领的主要谋士
对其首领赞颂备至!
“我确实冲向阿伽!
让他的心绪紊乱,让他的理智失常!”
吉里什胡尔图拉从主门突出。
- 60 吉里什胡尔图拉在主门之侧,在出口处,
在主门之侧被捉获。
吉里什胡尔图拉之体被他们百般折磨。
他们将他引至阿伽面前。
他面对阿伽。
- 65 他在说什么,乌鲁克的近臣走上城垣,
头探出城垣外。
阿伽发现了他,
对吉里什胡尔图拉说道:
“奴仆! 这个男子是你的领袖吗?”
- 70 “这个男子不是我的领袖!
因为我的领袖确实是个男子汉!
他的额头威严可畏,千真万确!
目射愤怒之光,千真万确!

- 须如天青石，千真万确！
- 75 他的十指仁厚，千真万确！
难道他没有将人们掀翻，难道他没有将人们抬起？
难道他没有将人们与尘埃相混？
难道他没有将敌国摧毁？
难道他没有以尘土堵塞国之口？⁶
- 80 难道他没有砍下巨舟之船头？
难道他没有从万军之中将基什的首领阿伽俘获？”
他们将他毒打，他们将他撕扯，
他们将吉里什胡尔图拉之体百般折磨，
继乌鲁克近臣之后，吉尔伽美什登上城头。
- 85 他的威仪令库拉布的老老少少慑服。
乌鲁克的武士手握兵器，
在城门和街巷整装待发。
恩基杜从城门突出。
吉尔伽美什将头探出城垣。
- 90 阿伽发现了他。
“奴仆！这个男子是你的领袖吗？”
“这个男子，是我的领袖！
你说得对，千真万确！
他可以将人们掀翻，他可以将人们抬起，
- 95 他将人们与尘埃相混，
他将敌国摧毁，
他以尘土堵塞国之口，
他将巨舟之船头砍下。”
- 100 吉尔伽美什——库拉布的最高祭司，
对阿伽说道：
“阿伽——我的首领，阿伽——我的监工者！

- 阿伽——我的军事头目！
阿伽，你以谷喂养飞离之鸟！
105 阿伽，你让逃者归其家园！
阿伽，你使我重新呼吸，阿伽，你使我复生！”
“乌鲁克——为众神所建！
高大的城垣上接可怖之云，
雄伟之城上接天宇之崖。
110 你是守护者、军事首领！
首领，安努所钟爱之王！
在乌图面前恢复往昔之雄威，
为基什将阿伽解脱！
噢，吉尔伽美什——库拉布的最高祭司，
115 将颂歌奉献给你！”

简要注释：

- ① 恩梅巴拉格西，即“梅巴拉格西的最高祭司”，基沙之王，阿伽之父。
② 基什为古代两河流域北部一城邦，基什第一王朝的中心，阿伽即属该王朝。
③ 乌鲁克为古代两河流域一城邦，乌鲁克第一王朝的中心。相传，吉尔伽美什为其第五代统御者。
④ 库拉布(Kulab)，为乌鲁克城的神圣区域，曾是独立的居民区。
⑤ 埃安纳(Eana)，为天神安(即安努)及其女神英安娜的庙宇，亦为乌鲁克的主要庙宇。
⑥ 似为一种特殊的仪式，以示国家被征服。

恩梅尔卡尔与阿拉塔的最高祭司*

(一)恩梅尔卡尔向英安娜祈求

[原文严重破损。据其片断,其内容似为描述:乌鲁克地区自古以来国殷民富,盛产大麦和酒;其庙宇年久失修,欲修葺却又无足够的材料;阿拉塔拥有建筑材料;乌鲁克的最高祭司恩梅尔卡尔祈求英安娜相助,以使阿拉塔人将材料运到乌鲁克。]

……这时,最高祭司,英安娜那明澈的心所选中者,英安娜那明彻的心从扎穆什¹国遴选者,恩梅尔卡尔——大神乌图之子,向其主,善良的主宰,光明的英安娜祷告:“我的主宰英安娜,(阿拉塔人)为乌鲁克精制黄金和白银,……将你所居光明的寝宫装饰,我在其中举行献祭!阿拉塔降服于乌鲁克!让阿拉塔人将其山上的巨石运来,为我建造宏伟的圣所,建造宏伟的寺庙!让宏伟的神庙金碧辉煌!让我在库拉布的仪礼按制行之!将“阿布祖”设置犹如光明(光秃)之山,将埃雷杜洁净犹如林木茂密之山,使光明的圣所“阿布祖”²宛如(宇宙)之渊!当我从‘阿布祖’赞颂,当我在‘埃雷杜’行种种仪礼,当我在乌鲁克和库拉布获光明之冠,让人们传颂

* 该叙事诗系以楔形文字完成,属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阿拉塔地区未确考;据叙事诗所述,似在今卢里斯坦(洛雷斯坦,伊朗)境内。

恩梅尔卡尔为古苏美尔神话传说中人物,乌鲁克传说中之王。相传,恩梅尔卡尔之子为卢伽尔班达,吉尔伽美什为其后裔。据说,恩梅尔卡尔曾与阿拉塔的统治者发生征战和纠纷。

场面之壮伟！让乌图欢欣鼓舞！”

(二) 英安娜允恩梅尔卡尔之所求

光明的安之爱女，睿智的山之主——英宁³，曾为阿毛舒姆伽尔安纳⁴行敷膏之礼，英安娜——万域之主宰，对乌图之子恩梅尔卡尔说道：“恩梅尔卡尔，我告诉你，你听着！我对你说，你听着！你选一机智的使者！让他将睿智的英安娜之言作为谕命传与（阿拉塔的最高祭司）！让他登上光明(?)之山，让他从光明(?)之山走下，向苏兹(?)和安尚之域⁵朝拜，犹如年轻的歌者！让他越过崇山峻岭，风尘仆仆去见（阿拉塔的最高祭司）！让阿拉塔降服于乌鲁克！让阿拉塔人将其山上的巨石运下，为你建造宏伟的圣所，建造宏伟的寺庙！让宏伟的神庙金碧辉煌！让你在库拉布的仪礼按制行之！让‘阿布祖’为你设置犹如光明(光秃)之山，让埃雷杜洁净犹如林木茂密之山，使光明的圣所‘阿布祖’宛如(宇宙)之渊！当你从‘阿布祖’赞颂，当你在‘埃雷杜’行种种仪礼，当你在乌鲁克和库拉布获光明之冠，人们传颂场面之壮伟，让乌图欢欣鼓舞！”

(三) 恩梅尔卡尔履行英安娜之所嘱

最高祭司聆听英安娜之所嘱。他选择聪慧的使者(并说道)：“——使者，睿智的英安娜之言作为谕命归之于你。你登上光明(?)之山，走下光明之山。犹如年轻的歌者，向苏兹和安尚之域膜拜！越过崇山峻岭，前去见（阿拉塔的最高祭司）！对最高祭司说道并补充：‘你的城邦之民，我象对树上野鸽一样将其驱赶，我象对巢中鸟一样将其捕捉，我象对购买之(鱼)一样将其杀死，我犹如在被毁之城收集(阿拉塔)之灰尘。大神恩基对阿拉塔之民进行诅咒。让洁净仪礼之域⁶的居民为我修建恩利尔神庙，以黄杨木加以装饰，

犹如从寝宫中升起的太阳，更加光辉灿烂，其门槛更加辉煌！在（阿拉塔的）一切圣所，唱起颂歌，念诵祷词，向他念诵对努迪穆达⁷的祷词：从前，没有蛇也没有蝎，没有鬣狗也没有狮，没有犬也没有狼，没有畏惧和恐怖，世人没有竞争者。回溯那些时日，舒布尔山和讲苏美尔语之哈玛济地区，气势宏大的仪礼之高山，丰衣足食的乌里之域，无忧无虑的阿穆鲁之域，——整个寰宇和恩利尔的顺服之民，用同一语言赞颂。’”

又一次，最高祭司对赴异域——阿拉塔的使者说道：

——使者，在夜晚犹如孤云(?)阵雨骤降，在白昼犹如逆风忽起！

(四)使者赴阿拉塔

使者听了其主之言，夜晚借星光而行，白昼凭天宇的太阳而行，他将睿智的英安娜之言奉为谕命，传予（阿拉塔的最高祭司）。他登上光明(?)之山，他走下光明(?)之山，犹如年轻的歌者，他向苏兹和安尚之域膜拜！越过崇山峻岭，前去见（阿拉塔的最高祭司）。他过了五道山、六道山、七道山，举目望去，临近阿拉塔，兴高采烈进入阿拉塔之宫。使者向阿拉塔的最高祭司讲明其使命，说道：“你的父，我的主宰，乌鲁克的最高祭司，库拉布的最高祭司遣我来见你，遣我来见你。”

.....

(六)使者传达恩梅尔卡尔之命

——我的主适才晓谕并补充。我的主，一降生便佩戴荆冠，为神圣牝牛生于山中⁸，恩梅尔卡尔，大神乌图之子，遣我来见你，并说道：“其城邦之民，我象对树上野鸽一样将其驱赶，我象对巢中鸟

一样将其捕捉,我象对购买之(鱼)一样将其杀死,我犹如在被毁之城收集(阿拉塔)之灰尘。大神恩基对阿拉塔之民进行诅咒。让洁净仪礼之域的居民为我修建恩利尔神庙,以黄杨木加以装饰,犹如从寝宫中升起的太阳,更加光辉灿烂,其门槛更加辉煌!在(阿拉塔的一切)圣所,唱起颂歌,念诵祷词,向他念诵对努迪穆达的祷词!”你如何回答我——请告知!将你在埃阿纳寺庙之所述、金玉之言传告恩梅尔卡尔,大神乌图之子。

(七)当使者表述已毕,阿拉塔最高祭司作答

——使者对我的主、库拉布的最高祭司讲述并补充:“我——洁净之手(女神英安娜的)所任命的最高祭司。寰宇的主宰、神圣的英安娜确将我遣至阿拉塔——洁净仪式之域,将我安置于阿拉塔前的山中,犹如雄伟之门。阿拉塔怎么会臣服于乌鲁克?阿拉塔不会臣服于乌鲁克,告知他!”

(十)恩梅尔卡尔思索对阿拉塔的最高祭司之答复 并行法术仪礼

清晨来临,太阳升起,(恩梅尔卡尔)并未向该域之太阳昂首。主宰使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相合。⁹高高举起大的石制器皿;小的石制器皿,犹如食青草和绿菜之羊羔,置于其侧。恩梅尔卡尔——乌图之子,在其间疾行。这时,尼达芭,聪慧的女主宰,将其意晓谕他,当他进入安努之宏伟神庙,则向他明示。

(恩梅尔卡尔)将口袋摆开,将卸下之谷装入其中。将袋缚上驴背,置于驴背之两侧,乌鲁克城之主宰、睿智的最高祭司,库拉布的最高祭司,将(谷)发往阿拉塔。人们犹如蚁群向阿拉塔进发。最高

祭司似对赴异域——阿拉塔的使者说道：

——使者，对阿拉塔的最高祭司诉说并补充：“我的权杖的根本，为盛大的仪礼。

该权杖为保卫库拉布而制，这一光灿灿的权杖属圣所埃安纳，睿智的英安娜崇奉之。权杖既已制成，则随身携带；光玉髓如同某种树，天青石如同某种树¹⁰，让阿拉塔的最高祭司据有之，并带给我！”——向他转告。

(二十一)阿拉塔的最高祭司观看泥版，阿拉塔
突然降雨，泥版上长出小麦、豌豆等。

使者讲述完毕，阿拉塔的最高祭司拿过泥版观看，话语成为楔形物。

当阿拉塔的最高祭司观看泥版，大神伊什库尔在天宇和世间狂吼，这位恩利尔之子，(诸神)最高祭司所委任者，降下狂风暴雨。他令一切(光秃的)山峦战抖，他令一切(林木茂密的)山峦破裂，他的胸中充满畏惧和恐怖。(大神伊什库尔)向欢乐的群山昂起首，(并看到)——阿拉塔的白墙(?)屹立于山中。自行生长的小麦、自行生长的豌豆，他在阿拉塔之宫倒在阿拉塔的祭司面前。阿拉塔的最高祭司看了看小麦，唤来使者，对他说道：

——诸邦之主、神圣的英安娜未离弃其居所——阿拉塔，未转向乌鲁克方面，未离弃其天青石之殿宇，未赴埃阿纳的圣所，未离弃洁净的仪礼之域，未赴库拉布之墙垣，未舍弃(阿拉塔的)最高祭司，未转向乌鲁克的最高祭司、库拉布的最高祭司方面。

其右侧和左侧，诸邦之主英安娜以汛期之水围阿拉塔。当洪水泛滥，英安娜则以生命之水赋予(阿拉塔人)，使全境树木生长。

(二十二)

〔原文严重破损。其内容似为：英安娜为其所钟爱者杜穆济举行庆典，命一老妇人来阿拉塔，并携一少女，似作为杜穆济的未婚妻。〕

(二十三)

〔原文严重缺损。其内容似为：恩梅尔卡尔决意和平解决争端；他将谷物和牲畜送往阿拉塔，似赠与畜牧之神杜穆济，作为结婚礼品。〕

简要注释

- 1 扎穆什，似为扎巴兰之误，为乌鲁克附近一地区，崇奉女神英安娜。
- 2 “阿布祖”，意为“地下水渊”，为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地下淡水之渊，在阿卡得神话中称为“阿普苏”，又被视为宇宙万物之父。此处为一庙宇之称，其中有其造像。
- 3 “英宁”为英安娜的称谓之一，习见于典籍。
- 4 “阿毛舒姆伽尔安纳”为英安娜的情人、畜牧之神杜穆济（塔穆兹）的称谓之一。
- 5 苏兹和安尚，为古埃兰的城市。
- 6 “洁净仪礼之域”，为阿拉塔城之称谓。
- 7 大神恩基的称谓之一。
- 8 据古苏美尔人看来，“生于山中”即被赋予神圣性；据说，高山生育诸神。“神圣牝牛”，系指女神英安娜。
- 9 系指宗教和神话中两河之意象。
- 10 据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看来，宝石似产于奇异之树。

“英安娜降至冥府”及杜穆济的结局*

〔据有关古籍(泥版)所述,其梗概如下:英安娜是“天界的女王”、是酷好虚荣的爱情和征战的女神,后成为牧神杜穆济的妻子;她决意下至冥世,以成为冥世之主,使死者复生。为此目的,她搜集相应的神典,饰以王者服饰,毅然决然去往那“有去无回的国度”。冥世女王是她的长姊和不共戴天的对手埃蕾什基伽尔;后者又被视为死亡和幽冥女神。两者虽为姊妹,埃蕾什基伽尔在其统辖的国度同样会给英安娜以死亡。英安娜吩咐其辅佐者宁舒布尔:如果三日之后她仍未返回,宁舒布尔应到众神会议报丧;随后,应前往苏美尔神殿主神恩利尔所在之地尼普尔,祈求恩利尔救她摆脱此难,且不可让她成为死者,永留冥世。倘若恩利尔断然拒绝,宁舒布尔可前往月神南纳之城乌尔,祈请该神救助。倘若南纳同样予以拒绝,宁舒布尔则应前往智慧之神恩基所在之地埃利都;恩基“知生命之食”,“知生命之水”,无疑会欣然相助。

一切安排停当,英安娜毅然去往冥世,来至埃蕾什基伽尔那天青石的庙堂。在其门前,她同主要守门者相遇。后者问她是何人,因何而来。英安娜编造了一套理由,守门者信以为真,并遵照女主宰的吩咐,引导英安娜通过冥府七重门。每通过一重门,不管她如何违抗,都要从她身上卸下部分服饰。最后,英安娜终于通过最后一重门,已是全身赤裸,屈膝跪在埃蕾什基伽尔冥府那称为“阿努纳基”的七个威严的审判者面前。他们把死亡的目光投向英安娜,英安娜顿时成为一具尸体,并悬于墙壁的木桩上。

整整过了三天三夜。到了第四天,主人仍未回还;宁舒布尔遵其所嘱,向英安娜所说诸神求援。果然不出女神所料,恩利尔和南纳拒不相助。恩基却思

* 所谓“英安娜降至冥府”,在苏美尔神话中保存最为完整。许多苏美尔神话,是围绕酷好虚荣、执拗成性、忌刻异常的爱情女神英安娜及其配偶杜穆济。系参考 S. N. 克雷默所发表的资料及其他学术资料编成。

得一计,可使英安娜死而复生。恩基造两无性别实体:一为库尔伽鲁,一为卡拉图鲁,分别授以“生命之食”和“生命之水”,并命它们前往冥府。埃蕾什基伽尔正“因其子女”而备受折磨,赤身露体而卧,呻吟、呼喊之声不绝于耳:“唉呀,我的内脏呀!我的躯体呀!”库尔伽鲁和卡拉图鲁则以关怀之情相应,并随声附和道:“从我的内脏到你的内脏,从我的躯体到你的躯体。”〔意即:“康泰”移至埃蕾什基伽尔之体。〕这时,将会以河流之水和田野之谷相赠〔系指冥世的河流和田野。举凡饮其水,食其物者,无不陷于埃蕾什基伽尔统辖之下〕;恩基还告诉他们:绝不可受此馈赠。他们则应回答:“请将悬于桩上的尸体给我们”,然后以“生命之食”和“生命之水”撒布英安娜之体,从而使其复生。库尔伽鲁和卡拉图鲁遵恩基之命一一而行,英安娜因而得以复生。

英安娜虽幸而复生,但厄难远未告终;其原因在于尚有不可违迕的法则,即所谓“有去无回”:无论何者,一旦进入其门,则不可复返阳间,除非寻得替代者。她终于获准回到地上,却是在残酷无情的魔怪监押之下;倘若不能寻得他神作为替身,众魔怪就重新将她押回地府。在众魔怪的簇拥之下,英安娜先后抵达两座苏美尔城市:乌玛和巴德一提比拉。该两城的守护神沙拉和拉塔拉克,一见冥府的使者便惊恐万状,跪倒在英安娜面前。看来,英安娜因其驯顺而心满意足;众魔怪要把两神押往地府,英安娜予以制止。

英安娜和众魔怪继续其行程,来至苏美尔的乌鲁克城邦的库拉布地区。该城邦之王就是牧神杜穆济;杜穆济并未因其妻子下至冥府遭受磨难和死亡的厄运而伤感,他“身着华丽之衣,端坐于王位”,并为此而欢庆和深感欣慰。英安娜异常愤慨,投以“死亡的目光”,并将他交付严酷无情的魔怪带往地府。杜穆济惊得面色苍白,痛哭不止。他高举两臂,仰望苍天,求助于太阳神乌图。乌图是英安娜之弟,因而是杜穆济的姻亲。杜穆济请求乌图救助他逃出魔爪,其办法是:将他的手变为蛇之手,将他的足变为蛇之足。

至此,恰在杜穆济的祈求未完之际,这一神话的泥版破损。据我们所知,整个故事的结局是悲惨的。尽管乌图三度干预,杜穆济仍被带至冥世,以赎出他那怒不可遏、气急败坏的配偶英安娜。以上所述,来自现已不为人所知的叙事诗。这一叙事诗并不是《英安娜降至冥世》的一部分;据其中所述,杜穆济已不是变为蛇,而是变为瞪羚。这一新发现的典籍,见诸28块泥版和残片,属公元前1750年以后。这些片断所包容的只是叙事诗的最后章句,全诗内涵仍然朦胧不清。1930年,法国考古学家昂利·德·热努伊雅克又公布两个片断,

该叙事诗起首的 55 行遂得以问世。1953 年前后,另有 6 个已公布、未公布的片断为人们所知。嗣后又发现 19 块泥版和片断(其中 10 块保存于伊斯坦布尔的古代东方博物馆)。叙事诗的原貌几近全部恢复,叙事诗的梗概即以此为基础。

综观神话开端的诗句,作者赋予故事以忧郁的情调。乌鲁克的牧神杜穆济预感死期将至,两眼饱含悲伤的泪水,发出沉痛的哀怨。]

他的心中为泪水所充盈,他来到旷野,
牧者的心中为泪水所充盈,他来到旷野,
杜穆济的心中为泪水所充盈,他来到旷野,
他把笛子(?)悬于胸前,尽情地哀怨:
“哀怨吧,哀怨,噢,旷野,哀怨吧!
噢,旷野,哀怨吧,哀哭(?)吧!
在河虾之中,尽情地哀怨!
在河蛙之中,尽情地哀怨!
我的母亲大声疾呼(哀怨),
我的母亲西尔图尔大声疾呼(哀怨),
我的母亲,并无(?)五谷(?)者,大声疾呼(哀怨),
我的母亲,并无(?)十谷(?)者,大声疾呼(哀怨),¹
我一旦死去,将无人予以照料(?),
犹如我的母亲,我的眼泪流淌于旷野,
犹如我的姊妹,我的眼泪流淌于旷野。”²

[杜穆济随后进入梦乡,并得不祥之兆:]

他躺在幼苗(?)中,他躺在幼苗(?)中,
牧者躺在幼苗(?)中,
当牧者躺在幼苗中,他即刻进入梦境,³
他站起身来——仍处于梦境,他浑身颤抖——

面前呈现幻景！

他终于苏醒，他心有余悸。

〔杜穆济的姊妹格什提南娜被引到杜穆济面前；她被视为诗神、歌者和释梦者，杜穆济则将梦中情景如实相告：〕

“我的梦，姊妹呀，我的梦，这就是我的梦：

丛丛芦苇在我四周耸立，丛丛芦苇在我四周繁生，

单枝芦苇向我垂首，

两枝芦苇，撷取其一，

树丛中那高大的树木威严地耸立在头顶，

水注入我的圣洁的心房，

我的搅乳器那神圣的支座(?)已不复存。

神圣的酒觞从悬挂处跌落，

我那牧竿已无影无踪，

泉捕捉……

鹰以其利爪把羊羔捕捉，

我的山羊在灰尘中拖着浅灰的胡须，

我的绵羊曲起前肢，用力抓地，

酒觞倒置，杜穆济已不在生者之中，他的躯体任凭

风儿抖动。”⁴

〔格什提南娜因此而深感不安。〕

“噢，兄弟，你告诉我的梦兆不祥！⁵

杜穆济，你告诉我的梦兆不祥。

丛丛芦苇在你四周耸立，

丛丛芦苇在你四周繁生——

恶魔纷起，向你袭来，
单枝芦苇向你垂着——
生你的母亲向你点头，
两枝芦苇中，一枝从你那里折去——
我和你——其中之一从我们当中被擷取……”

〔格什提南娜对其兄弟的恶梦加以缜密地剖析，最后警告说：冥世众魔怪伽拉正向他逼近，他必须立即躲避。杜穆济请求格什提南娜切勿将其藏身之处泄露给众魔怪。〕

“妹妹啊，我藏在草丛中，切不可泄露！
我藏在矮小的植物中，切不可泄露！
我藏在高大的植物中，切不可泄露！
我藏在阿拉尔卢的沟渠中，切不可泄露！”

〔格什提南娜答道：〕

“若是我泄露你藏身之处，
就让你的狗把我撕裂，
黑色的狗，你那‘牧人’的狗，
粗野的狗⁶，你那‘主宰者’的狗，
就让你的狗把我撕裂。”

〔称为“伽拉”的众魔怪，这帮残忍已极的家伙，他们〕

不知吃，不知喝，
不食用撒下的面粉，
不饮用祭奉之水，

不接受美好的馈赠⁷，
不拥抱自己的配偶，
不亲吻自己的子女……

〔骤然现形，搜寻杜穆济，终未寻得。他们捕获他的姊妹格什提南娜，试图加以收买，以探知杜穆济的下落。格什提南娜始终没有食言。杜穆济仍然返回该城，看来，他无非是唯恐众伽拉伤害他的姊妹。众伽拉在此将他捉住，予以毒打和折磨，将他的手足牢牢捆绑，准备送往冥世。此时此刻，杜穆济则求救于太阳神乌图，他的妻子、乌鲁克城邦的守护女神英安娜的兄弟，祈请他把自己变为瞪羚，以逃出魔掌并把自己的“灵魂”带至某处（迄今并未判明，或为舒比里拉），或者犹如杜穆济所述：〕

“乌图，我的妻弟，我是你的姐夫，
我正是那个把食物送到埃安纳⁸者，
我把结婚用的礼品送至乌鲁克，
我亲吻那圣洁的口，
抚摩英安娜那神圣的躯体——
把我的手臂变为瞪羚的前肢，
把我的腿变为瞪羚的后肢。
我逃脱伽拉的魔爪，
我把自己的灵魂带至（舒比里拉）……”

〔太阳神对杜穆济的请求心领神会，犹如诗人所述：〕

“乌图将他的眼泪视为赠礼，
犹如慈善者发现了慈善，
把他的手臂变为瞪羚的前肢，
把他的腿变为瞪羚的后肢。
他终于逃脱伽拉的魔爪，

将自己的灵魂带至(舒比里拉)……”

〔一切徒劳。众伽拉再次把他捕获，又一次给以毒打和折磨。杜穆济不得不再次求救于太阳神乌图，祈请他把自己变为瞪羚。杜穆济决意把自己的灵魂带至一位女神的居所；这位女神称为“贝莉莉”，被视为“聪颖的老嫗”。乌图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杜穆济来到了贝莉莉的居所。〕

“贝莉莉，我非比寻常，我是一女神的丈夫，
祭奉之水，请让我饮用，
撒下之面，请让我食用。”

〔一旦她让杜穆济饮水进食，魔怪便第三次出现，再度给予杜穆济毒打和折磨。乌图再次把杜穆济变为瞪羚，杜穆济逃入他的姊妹格什提南娜的畜群。然而，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五个伽拉闯入畜群，以钉和棍杖抽打杜穆济的面颊，杜穆济已是奄奄一息。〕

第一个伽拉闯进畜群，
以尖(?)钉(?)抽打杜穆济的面颊；
第二个伽拉闯进畜群，
以牧竿抽打杜穆济的面颊；
第三个闯进畜群，
搅乳器的圣座(?)不复存在；
第四个闯进畜群，
神圣的酒觞自悬挂处跌落；
第五个闯进畜群，
搅乳器倒置，牛乳不再流注，
酒觞倒置，杜穆济不再置身于生者中，
他的躯体任凭风儿抖动。

[于是,杜穆济成为英安娜的爱情和嫉恨的牺牲品,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简要注释:

1 此四行似应译为:“我的母亲请求,我的杜图尔请求,我的母亲请求五谷,我的母亲请求十谷……”所谓“五”、“十”,苏美尔语意为“若干”、“寥寥无几”。另说,其后尚有:“……因为这些并未获得。”全句含义为:杜穆济亡后,其母无人奉养。杜图尔,是杜穆济母亲之名;西尔图尔,也是其母之名,只不过是所谓“妇女用语”。苏美尔有一种特殊的“妇女用语”;许多“男性用语”,妇女则不得问津。其他地区的原始社会,亦有类似现象。

2 此三行似可译为:“倘若她并不知晓我的死期,噢,旷野,请告知我那生身之母(据另说,可译为:‘可替我的母亲告知’):我的小妹为我而哀哭!”

3 这两行颇为费解。似应译为:“他安卧休憩(?),他安卧休憩(?),牧者安卧休憩(?)。当牧者安卧休憩(?),他安卧进入幻梦(意即:未安然入睡)。”

4 这一片断,研究者们所译不尽相同;S. N. 克雷默的译文最符合逻辑,但须作某些订正。“水注入我圣洁的心房”,应译为:“水注入(我的炉灶)那圣洁(“洁净”)的炭”。下句所述显然不是“搅乳器的支座”,而是“搅乳器的盖”。“鹰以其利爪把羊羔捕捉,我的山羊在灰尘中拖着浅灰的胡须”,应译为:“鸢(?)在羊栏中把羊羔捕捉,鹰在樊篱上把燕子抓获”。捕捉羊羔者似为一种猛禽。

5 此句亦可译为:“……这我完全清楚!”,“……噢,若是你不告诉我!”,如此等等。第二方案似较准确。

6 “粗野的狗”,译为“良好的狗”较妥。

7 意即“不为任何献祭所动”,“无法取悦”、“无法抚慰”。

8 埃安娜为女神英安娜的寺庙。

关于杜穆济的遭遇和结局,还有几种说法。

(一)小魔张开大口

[追逐英安娜的冥府小魔张开大口¹，大魔说道：]*

- (1) “喂，去找光彩奕奕的英安娜！”
群魔涌进乌鲁克，他们抓获英安娜。
“喂，英安娜，回到你自己选定的道路，
去往冥府！”
- (5) 心灵主使你去往那里，回去吧——去往冥府！
回到埃蕾什基伽尔所在之域——去往冥府！
鲜艳之带、统御者之衣，且莫穿戴，——去往冥府！
华丽的王冠，荣耀的皇冠，从头上摘去，——去往冥府！
且莫用颜色涂抹眼睛——去往冥府！
- (10) 且莫穿鞋——去往冥府！
当你离开冥府时，(你并未为自己找到替身！)”
他们(说着)，涌向光彩奕奕的英安娜！
英安娜惊恐地亲吻杜穆济的手。
“噢，小伙子！穿上自己的鞋！”
- (15) 噢，小伙子！投身陷阱！戴上枷锁！”
他们向他举起钩、锥和矛！
向他举起巨大的铜斧！
噢，小伙子！抓获他，将他按倒，
将他的衣服扒了下来！

* 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有关英安娜降至冥府的神话的一说，述及女神英安娜以及杜穆济和格什提南娜。

- (20) 噢，小伙子，捆住他的手臂，并以可恶的
绳索缚住全身！
用恐惧之布掩其面！
小伙子向天宇的乌图举起双手：
“乌图，我是你的好友！你知道我这个英雄！
你的妹妹是我的妻子，
- (25) 她曾去往冥府，
她曾去往冥府，
她让我作她的替身！
乌图，你是公正的裁判者，不要把我抓走！
改变我的双臂，改变我的面貌！
- (30) 我逃脱魔掌²，他们未能将我拖走！
象山蛇在山中那样逃脱，
将我的心奉献我的姊妹格什提安娜！”
乌图允诺其所求，
改变他的双臂，改变他的面貌。
- (35) 他象山蛇在山中那样逃脱。
杜穆济！他象鹰，象疾飞之鸟将其心带走，
将其心奉献格什提安娜。
格什提安娜看了兄弟一眼——
将其面颊抓破，将其口撕裂，
- (40) 她环顾四周——将自己的衣服撕破，
对呻吟的小伙子说道：
“噢，我的兄弟！噢，小伙子！就让这些天不回来！
噢，我的兄弟！噢，牧者！阿毛舒姆伽尔安纳！
就让这些天不回来！
噢，我的兄弟！小伙子！没有妻室，没有儿子！
- (45) 噢，我的兄弟！小伙子！没有朋友和志同道合者！

噢，我的兄弟，小伙子！令母亲忧伤者！”³

群魔“伽拉”搜寻杜穆济，将他围了起来。

小魔对大魔说道：

“群魔没有氏族，没有部落，没有父母，

没有兄弟姊妹，没有妻室儿女！

- (50) 无与伦比的武士，在日落时刻将恐怖
布满世间！

你们这些妖魔，拘捕世人！

你们不知仁慈，你们不晓欢心！

喂，走吧！谁愿管他的风险、他的心灵、

他的健康？

我们不去见他的朋友、他的内兄，

- (55) 到格什提南娜那里去找牧者！”

群魔挥动着手臂，搜寻杜穆济。

张开大口，发出喊声。

群魔来到格什提南娜那里。

“你的兄弟在哪里？快说。”——他们问道，而
她沉默不语。

- (60) 天宇低沉，大地浮动，而她沉默不语。

大地移近，天宇欲坠，而她沉默不语！

(大地)移近。撕破衣衫，而她沉默不语！

树脂注入她的胸怀，而她沉默不语！

群魔在格什提南娜那里没有找到杜穆济。

- (65) (小)魔对(大魔)说道：

“喂，到神圣的畜栏去！”

他们在(神圣的)畜栏找到杜穆济。

他们发现他，抓住他！搜寻他，发现他！

他们叫喊着扑向年轻人，用巨斧将他打翻在地！

(70) 他们用刀将他的肚腹剖开,把他团团围住!

姐姐(甘愿)为其弟(牺牲),(象鸟儿一样

围着其弟)转来转去。

“噢,我的兄弟!我愿为你赴汤蹈火!

象蚊虫一样逝去!”

.....

III 少女神英安娜(如此决定).....

VI 按英安娜的安排了结。

VII (少女神)悲伤地哭泣。

VIII “我的英雄走了,(被害!)

IX 现在如何(决定命运?)

X 你的期限——半年,你姐姐的期限——半年!

XI (你的日子)来临,那一天(可以回去!)

XII 你姐姐的日子来临,那一天她(可以回去!)”

XIII 光彩奕奕的英安娜为了自己的头,献出杜穆济的头!

XIV 光彩奕奕的埃蕾什基伽尔!

XV 向你献上绝好的赞美之歌!

简要注释:

1 “小魔张开大口……”,似可理解为:群魔未捕获杜穆济,又欲捕捉英安娜。

2 似可理解为:杜穆济逃脱群魔的追捕,又回到英安娜那里。

3 “令母亲忧伤者”,为杜穆济习见之代称。

(二)心灵的申诉*

- 1 在心灵的申诉中,他奔驰在原野上。
在心灵的申诉中,小伙子奔驰在原野上。
在心灵的申诉中,杜穆济奔驰在原野上。
牧杆置于肩上,开始哭泣:
- 5 “哭呀,噢,哭呀,噢,哭呀,原野!
- 5a 哭呀,原野,哭诉,沼泽!
河中之虾,哭泣吧——哭诉吧!
河中之蛙,高声号叫吧!
向我的母亲——哭诉着我的事!
向母亲图尔图尔¹——哭诉着我的事!
- 10 向母亲——她的五个面包在哪里?——哭诉着我的事!
向母亲——她的十个面包在哪里?——哭诉着我的事!
倘若人们并不知晓我的死,
原野啊,告诉我生身之母!
与我的较小的姊妹,对我哭悼!”
- 15 犹如在昏睡中,犹如在昏睡中,
- 15a 牧者安卧,犹如在昏睡中,
牧者安卧,犹如在昏睡中,——他看到幻象。
从睡梦中惊醒,——梦境令人心悸,
睁开双目——四周一片寂静。

* 旨在描述:格什提南娜向其弟杜穆济释解其恶梦,并欲救之,同“英安娜降至冥府”系列紧密相关。其较为完整之说,最先发表于B.阿尔斯特所著《杜穆济之梦》(哥本哈根1972年版。)

- “将她引进来，将她，我的姊妹，引进来！
- 20 将我的格什提南娜，将她，我的姊妹，引进来！
将我的有才识者，将她，我的姊妹，引进来！
将我的善歌唱者，将她，我的姊妹，引进来！
将我的熟谙魔法者，将她，我的较小的姊妹，引进来！
将我的先知先觉者，将她，我的姊妹，引进来！
- 25 我的梦！我讲述我的梦！
在梦中，我的姊妹，在梦中，我在梦中见到幻象！
芦苇在我四周丛生，芦苇在我四周丛生！
一株孤零零的芦苇向我头顶倾斜！
两株芦苇，相并而生，一株（离去）！
- 30 树木将我（团团围住）！
我的神圣之灶为水注入！
我的神圣的搅乳器为斧所砍！
我的神圣之觥从钉上坠落！
我的牧杆离我而去！
- 35 鹰抓走畜栏的羊羔！
鸱抓走篱笆上的麻雀！
我的山羊在尘埃中拖曳深灰的胡须！
我的绵羊在圈里用尖蹄不停地击打！
搅乳器完好，而乳却不流，
- 40 觥完好，而杜穆济却不能生！
风儿吹拂着芦苇畜栏！”
格什提南娜向杜穆济答道：
“我的兄弟！你的梦不吉！这便是我的圆释！
杜穆济！你的梦不吉！这便是我的圆释：
芦苇在你周围丛生，芦苇在你周围丛生——
- 45 这是杀手们在对你窥伺！

- 一株孤零零的芦苇向你头顶倾斜——
那是生身之母俯身向你！
两株芦苇，相并而生，一株离去——
那是你和我，我们之中一人离去！
- 50 树木将你(团团围住)——
那是恶者暗中向你伸出毒手！
你的神圣之灶为水注入——
畜栏将成为沉默之屋！
你的神圣的搅乳器为斧所砍——
- 55 那是恶魔向它伸出手！
你的神圣之觥从钉上坠落——
你从生身之母的膝盖上坠落！
你的牧杆离你而去——
(小的)“加拉”将你撕裂！
- 60 鹰抓走畜栏的羊羔——
恶魔击打(你的)面颊！
鸱抓走篱笆上的麻雀——
大的“加拉”从畜栏将你拖走！
搅乳器完好，而[乳]却不出，
觥完好，而杜穆济却不能生！
芦苇畜栏为风吹扬！
- 65 你的手为枷锁(禁锢)！
你的臂为绳索(捆绑)！
你的山羊在尘埃中拖曳深灰的胡须——
发辫被旋风卷至苍穹！
你的绵羊在圈内用尖蹄不停地击打——
以利爪象锐利的梳子，抓破你的面颊！”
- 70 她刚刚讲完，[杜穆济说:]

- “我的姐姐，走上荒丘！我的姐姐，走上荒丘！
姐姐，当你走上荒丘，
犹如曾走上荒丘者，
让自己的心绪、自己的面色〔沉静〕，
75 （整理）自己腰部的服饰！
我的姐姐，走上荒丘！
我的姐姐，当你走上荒丘，
从荒丘眺望，（环视四周）！
为人们所鄙夷的恶者，
80 在河上漂浮，在远方没有看到吧？
（他们带来）手枷！
（他们带来）颈枷！谁也无法解除！”
阿玛格什提南娜²走上荒丘，
格什提南娜（引颈）而望。
85 格什廷杜杜阿³，她的女友（与她相伴，
为她）出谋献策。
“那些扼咽喉者，他们（蜂拥）而来！”
“我的女友，出谋献策者，他们（赶来？）”
“那些扼咽喉者，我亲眼目睹！”
“兄弟，追逐你的群魔赶来，（藏在芦苇丛中）！
90 杜穆济！追逐你的群魔赶来，（藏在）芦苇丛中！”
“我的姐姐！我藏在芦苇丛中，且莫泄露！
我藏在茂密的芦苇丛中，且莫泄露！
我藏在浓密的绿荫中，且莫泄露！
我藏在阿拉利⁴的河渠中，且莫泄露！”
95 “如果我说出你在哪里，让你的群犬将我撕食！
你的黑色之犬，牧犬，
你的凶猛之犬，家犬，

让你的群犬将我撕食！
(将那些告诉)你的友人，
让你的友人(为你)出谋献策！”
“(我的兄弟)，朋友，我的志同道合者！

100 [……此行缺损]

(追逐你的群魔)赶来！
我(想)告诉你！
我的友人！我藏在芦苇丛中，且莫泄露！
我藏在茂密的芦苇丛中，且莫泄露！”

105 我藏在浓密的绿荫中，且莫泄露！
我藏在阿拉利的河渠中，且莫泄露！”

“如果我说出你在哪里，让你的群犬将我撕食！
你的黑色之犬，牧犬，
你的凶猛之犬，家犬，
让你的群犬将我撕食！”

110 他们为其主宰⁵效力，蜂拥而来，
不知饥饿，不知干渴，
撒布的面粉，他们不食，
流动的洁水，他们不饮，
减罪者的赠礼，他们不取。

115 夫妻之欢乐，他们不给。
可爱的幼儿，他们不吻，
辛辣的蒜，他们不吃，
鱼和葱，他们不享。

他们两者为其主宰来到阿达布的居民那里。

120 他们犹如浅水中的鲤鱼，他们犹如污水中的荆棘，
手臂——桌，舌——巨屋。
他们两者为其主宰来到阿克沙克的居民那里。

- 他的颈部悬有石制偶像。
他们两者为其主宰来到乌鲁克的居民那里。
- 125 剑——不加考虑——悬于腰间。
他们两者为其主宰来到乌尔的居民那里。
他们身着轻捷的戎装。
他们两者为其主宰来到尼普尔的居民那里。
相互说道：“前往畜栏和畜棚！”
- 130 在畜栏和畜棚旁抓获格什提南娜。
他们给她河水，(而她)不取。
他们给她田野谷物，而她(不取)。
小魔对大魔说道：
“精明的群魔，活跃的群魔！”
- 135 (大)魔精力旺盛！
〔136—137 行缺损〕
姐姐泄露了兄弟的避难所在！
有谁以及何时见过这样的事？
- 140 喂，去找他的友人！”
看，他们对他的友人，
给以河水，他取之。
他们给以田野的谷物，他取之。
“我的友人藏在芦苇丛中，但是我不知他在何处！”
- 145 他们在芦苇丛中搜寻杜穆济，他们并未如愿。
“他藏在茂密的灌木丛中，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何处！”
他们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搜寻杜穆济，他们并未如愿。
“他藏在浓密的绿荫中，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何处！”
他们在浓密的绿荫中搜寻杜穆济，他们并未如愿。
- 150 “他藏在阿拉利的河渠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何处！”
他们在阿拉利的河渠里找到杜穆济。

- 杜穆济哭泣，面色铁青。
“我的姐姐救我的命，我的朋友夺去我的命！
姐姐让儿子去往街头，人人向他致意！
155 朋友让儿子去往街头，无人向他致意！”
人们围了上来，向他的座位投掷石块，
抛来套马索，掷来网，
用牢固的绳索捆绑，
将他的牧杆折断。
160 最前面的那个击打他，
最后面的那个抓住他小臂拖曳。
他的手戴枷锁。
他的臂被捆绑。
年轻人昂首望天，向乌图吁求：
165 “乌图，你是我的内兄，我是你的妹丈！
我曾向埃阿纳神庙奉献祭草，
我曾将聘礼送至乌鲁克！
我亲吻了可爱的唇！
我爱抚了英安娜的柔美的胸怀！
170 将我的两臂化为瞪羚的前肢，
将我的两腿化为瞪羚的后肢！
我逃脱魔掌！
将我的灵带至库比雷什—迪尔达雷什！”
乌图对他的吁求慨然允诺。
175 作为施恩者，给以眷顾，
将他的两臂化为瞪羚的前肢，
将他的两腿化为瞪羚的后肢，
他逃脱魔掌，
将他的灵带至库比雷什—迪尔达雷什。

- 180 群魔(搜寻他,群魔)没有(寻得)。
“喂,到库比雷什去!”
在库比雷什,他们抓获杜穆济。
他们围了上来,向他的座位投掷石块,
抛来套马索,掷来网,
- 185 用牢固的绳索捆绑,
将他的牧杆折断。
最前面的那个击打他,
最后面的那个抓住他的小臂拖曳。
他的手戴枷锁。
- 190 他的臂被捆绑。
年轻人昂首望天,向乌图诉说:
“乌图,你是我的内兄,我是你的妹丈!
我曾向埃阿纳神庙奉献祭草,
我曾将聘礼送至乌鲁克,
- 195 我亲吻了可爱的唇,
我爱抚了英安娜的柔美的胸怀。
将我的两臂化为瞪羚的前肢,
将我的两腿化为瞪羚的后肢,
将我的灵带给母神贝莉莉!”⁶
- 200 乌图对他的吁求慨然允诺,
将他的两臂化为瞪羚的前肢,
将他的两腿化为瞪羚的后肢,
他(逃脱魔掌),
将他的灵带给母神贝莉莉。
- 205 他走近贝莉莉的庙宇。
“母神,我并非普通的凡夫俗子,我是女神之夫!
让我饮流动之洁水!

- 让我食撒布之面粉!”⁷
倒出洁水，撒布面粉，他在寺庙中享用。
- 210 母神贝莉莉走出寺庙。
当母神从寺庙中走出，
群魔“伽拉”发觉。
倘若母神不知杜穆济的藏身之处，
她不会这样看视，
- 215 她不会这样呼喊。
“喂，进入母神贝莉莉的庙宇！”
他们在母神贝莉莉的庙宇抓获杜穆济。
他们围了上来，向他的座位投掷石块！
(抛来)套马索，(抛来)网，
- 220 (用牢固的绳索)捆绑，
将他的(牧杆)折断。
(最前面的那个击打)他，
(最后面的那个抓住他的肘部拖曳)。
(他的)手戴(枷锁)，
- 225 (他的臂被捆绑，)
(年轻人)昂首望天，向乌图诉说：
“乌图，你是我的(内兄)，我是你的妹丈！
我曾向埃阿纳神庙(奉献)祭草，
我曾将(聘礼)送至乌鲁克。
- 230 我(亲吻了)可爱的唇，
我爱抚了英安娜柔美的胸怀。
将我的两臂化为瞪羚的前肢，
将我的两腿化为瞪羚的后肢，
将我的灵带至(神圣的)畜栏，带至我姐姐的畜栏！”
- 235 乌图对他的吁求慨然允诺，

- 将他的两臂化为瞪羚的前肢，
将他的两腿化为瞪羚的后肢，
将他的灵带至神圣的畜栏，带至姐姐的畜栏。
他临近神圣的畜栏，姐姐的畜栏。
- 240 格什提南娜昂首望天，格什提南娜俯身向地，
向天和地大声疾呼
其声笼罩天地，犹如斗篷和帷幕。
抓破脸，撕裂嘴，
将耳朵、面颊——外在的——抓破，
将胸部、腹部——内在的——(损伤)!
- 245 “兄弟! 往巷里(跑,藏起来!)”
倘若格什提南娜不知兄弟的藏身之处，
她不会这样(看视)，
她不会这样呼喊。
“喂,(去往)畜栏和畜棚!”
- 250 第一个魔怪进入畜栏和畜棚，
畜棚的门门付之一炬。
第二个魔怪进入畜栏和畜棚，
牧杆付之一炬。
第三个魔怪进入畜栏和畜棚，
- 255 神圣的搅乳器为斧(所劈)。
第四个魔怪(进入)畜栏和畜棚，
神圣的筋从钉上“击落”。
第五个魔怪(进入)畜栏和畜棚。
搅乳器完好，而乳却不流。
- 260 筋完好，而杜穆济却不能生。
- 260a 芦苇畜棚为风吹扬。
- 261 悲歌一曲——哀唱杜穆济之死。

简要注释:

- 1 图尔图尔为杜穆济和格什提南娜之母。所谓“五块面包”、“十块面包”，似可理解为杜穆济对其母图尔图尔的帮助和照顾。
- 2 阿玛格什提南娜(Amageshtinanna)，似为女神格什提南娜的爱称。
- 3 格什廷杜杜阿(Geshtindudua)，为女神格什提南娜的女友，其名意为“种植葡萄者”、“酿造葡萄酒者”。
- 4 “阿拉利”(Arali)，冥世的诸称谓之一，又似为某一地区之称。
- 5 “王者”、“主宰”，在此似均为杜穆济的代称。
- 6 贝莉莉(Belili)，为一女神，始而与女神格什提南娜相等同，有时又被称为杜穆济之姊妹。
- 7 此处系指祭仪所用之水以及面粉。贝莉莉似曾给予杜穆济种种物品。

(三)日落的统摄者——哀悼！*

- 1 日落的统摄者——哀悼！配偶，
日出的女主宰——哀悼配偶，
埃阿纳的女主宰——哀悼配偶，
乌鲁克的女主宰——哀悼配偶，
- 5 扎巴兰¹的女主宰——哀悼配偶——
噢，哀悼配偶，噢，哀悼朋友！
噢，哀悼埃阿纳，噢，哀悼乌鲁克！
哀悼被难的配偶，哀悼被难的朋友！
哀悼被害的配偶，哀悼被害的朋友！

* 最先发表于1911年《东方亚述学和考古学杂志》(VII,第161~169页);分为两部分:英安娜哭悼杜穆济、杜穆济遭众魔“伽拉”追逐(第二部分严重破损,系依据众多片断复原。)在神话中,英安娜又被视为自然之力的化身,即丰饶和繁生之神。杜穆济则被视为永恒复生之象征;杜穆济作为畜牧之神,显然与植物之生长紧密相关。有关英安娜与杜穆济的神话,可成为死而复生神之仪典的阐释。

- 10 哀悼在乌鲁克被害、亡故的配偶，
哀悼在库拉布、乌鲁克被害、亡故的配偶！
他在埃雷杜²的圣水中不久前沐浴，
他在埃阿纳不久前用洗浴之根涂抹，
他不久前拜谒其母——诸神之母，
- 15 他在该城少女面前不久前履行欢悦的职责，
他不久前与该城的壮士竞技较量，
他不久前阉割了该城的库尔伽尔³，
他这个正大光明者，不久前仍然强大，
英安娜哭悼这位年轻的被选者！
- 20 “我亲爱的配偶，我的配偶——兄弟，离我而去！
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兄弟和朋友，离我而去！
我的配偶与最初的草离我而去！
我的朋友与最后的草离我而去！
我的配偶去寻草，为草所获！
- 25 我的朋友去寻水，为水所获！
我的年轻的被选者犹如芦苇，被残酷的手从城里夺走！
我的可爱的人犹如草之花序，被残酷的手从城里夺走！
在那些日子，在（光明的乌鲁克），
（杜穆济藏在）神圣的畜栏，
- 30 可爱的羊羔（献作牺牲），
可爱的面食（献作祭品），
（大）和小的群魔（麋集），
强有力的七魔（麋集），
七魔向杜穆济（袭来）。
- 35 第一个魔进入畜棚，（环视畜棚，晃动畜棚，）
第二个魔进入畜棚，向鲜美的乳中（投入土），
第三个魔进入畜棚，向洁净的水中（投入）土，

- 第四个魔进入畜棚，陶器(被打破，畜棚被推倒)！
第五个魔进入畜棚，尘土蔽天，如旋风扫过，
40 第六个魔进入畜棚，芦苇畜棚散布各处。
第七个魔进入畜棚，他这个正大光明者躺着呻吟。
杜穆济躺在角落里，呻吟着。
英安娜的可爱配偶躺着，呻吟。
“先生！我们为你而来！起来吧，(跟我们走！)
45 配偶杜穆济！我们为你而来，起来吧，跟(我们走)！
英安娜之友，图尔图尔之子，(起来吧)，跟我们走！
你的睡梦虚假，格什提南娜的兄弟，起来吧，跟我们走！
你的绵羊被捉，你的羊羔被劫，起来吧，跟(我们)走！
你的山羊被捉，你的羊羔被劫，起来吧，(跟我们走)！
50 华丽的王冠没有戴在头上，(起来吧，跟我们走)，
华丽的饰带没有佩在腰间，(起来吧，跟我们走)，
神圣的牧杆没有拿，(起来吧，跟我们走)，
鞋没有穿在脚上，(起来吧，跟我们走，)
牧者(伸开两臂，哀告：)
55 (“我向天界的乌图吁求！
噢，乌图，你是我妻子之兄，我是你妹之夫，
我曾向你母之殿堂奉献乳脂，
我曾向宁伽尔之庙宇奉献乳汁，
我曾向庙宇献上聘礼，
60 我亲吻了可爱的唇，
我爱抚了英安娜的胸怀。
将我的两臂化为瞪羚的前肢，
将我的两腿化为瞪羚的后肢，
我逃脱魔掌，他们未将我拖走，
65 我藏在草原上的坝旁，他们未将我拖走。

我藏在草原上的堤河渠里，他们未将我拖走。”

乌图对他的吁求慨然允诺。

作为施恩者给以眷顾。)

“他将我的两臂化为瞪羚的前肢，

70 他将我的两腿化为瞪羚的后肢。”

一些魔向另一些(顾盼)。

小魔对大魔说道，

一些魔对其同伙说道：

“那个年轻人！他逃脱(我们的手)，

75 杜穆济！他逃脱(我们的手！)

在草原上的堤坝旁捉(获他)！

堤坝的看守者(会协助我们！)

在草原上的河渠里捉(获他)，

河渠的看守者(会协助我们)，

80 在羊群前面(捉获他)，

在瞪羚群前面(捉获他)，

在途中休息的羊群中(捉获他)，

在其友人的羊群中(捉获他)，

在羊群后面(捉获他)，

85 在其友人那里(捉获他！)

85 (捉获他，将他绑缚起来！)

[……此处缺损]

89 在其母的膝前(捉获他！)

90 其母(图尔图尔会帮助他！)

在其长姐那里(捉获他！)

其姐(会帮助他！)

(在光彩奕奕的英安娜殿堂抓获他！)

94 英安娜狂乱中(会暴露他！)”

〔……此处缺损〕

102 英安娜的配偶这样说：

“没有草——将草吃尽！

没有水——将水喝完！

〔……此处缺损〕

105 没有畜棚——畜棚吹散！

没有羊——羊群失散！”

他没有遮掩，为群魔“伽拉”抓获。

108 为伴随牧笛“舍姆”哀悼杜穆济与
英安娜之悲歌。

简要注释：

- 1 扎巴兰为古苏美尔一城，位于乌鲁克城附近。
- 2 “在埃雷杜神圣之水中沐浴”，意即“在波斯湾中沐浴”；埃努恩(Enun)，为埃雷杜一圣所。此种沐浴，为同大神恩基有关的一种仪典。
- 3 系指作为王者和祭司的杜穆济在女神英安娜的祭仪中之某些神圣职司。
- 4 “你的睡梦虚假”，意即“伪装睡眠者”，屡屡用于杜穆济。

从浩瀚的天宇到深深的地下*

(古苏美尔典籍)

- 1 将其思从(浩瀚的天宇)转向深深的地下。
女神将其思从浩瀚的天宇转向深深的地下。
英安娜将其思从浩瀚的天宇转向深深的地下。
我的女主宰离开天宇,离开大地,她去往地之深处。
- 5 英安娜离开天宇,离开大地,她去往地之深处。
舍弃祭司的权位,舍弃女祭的权位,她去往地之深处。
在乌鲁克,舍弃埃阿纳寺庙,她去往地之深处。
在巴德提比尔,舍弃埃穆什卡拉玛,她去往地之深处。
在扎巴兰,舍弃吉古纳,她去往地之深处。
- 10 在阿达布,舍弃埃沙拉,她去往地之深处。
在尼普尔,舍弃巴拉杜尔伽拉,她去往地之深处。
在基什,舍弃胡尔萨格卡拉玛,她去往地之深处。
在阿卡得,舍弃埃乌尔玛什,她去往地之深处。¹
其神秘之力——其七灵,她予以聚集。²
- 15 聚集其力,把握在手中。

* 英安娜为古苏美尔神话中的丰饶、性爱和征战女神,其名意为“天之主宰”,又被视为金星的化身。相传,英安娜为一执拗女神,曾去往位于深深的地下之冥府,经历种种凶险,终于从这一“有去无回之地”安然而返。此为“英安娜降至冥府”的较完整之说。据一些民族的古老神话观念,神之去往冥府并复返世间,即所谓“死而复生”,其目的似为保证世间丰饶不可或缺。有关英安娜降至冥府的泥版片断,自1914年以来,相继发现。佩贝尔、伦格顿、基耶拉、克雷默等众多学者曾对之进行整理,并陆续公之于世。

- 将其神秘之力置于脚下。
她头戴埃登³之冠，“舒古尔”⁴。
她额佩“额部魅力”⁵之带。
她手持统御和判决之标志⁶。
- 20 颈部佩戴天蓝色的项链。
胸前佩双重垂饰。
腕上戴金手镯。
胸部覆盖网饰，上有“到我这里来，男子汉，到我这里来”。
腰部有女主宰之带和服饰。
- 25 以香膏在其目上涂饰“来，来”。
英安娜去往地下王国。
她的使者宁舒布尔与她(同)行。
容光焕发的英安娜对宁舒布尔说道：
“我的使者，我的使者！”
- 30 我的真诚之言的晓谕者！
我的紧急之言的传报者！
当我下降冥世，
当我进入冥世，
要在葬地之丘哭悼，
- 35 要在聚会之殿堂击起鼓，
要为我遍访诸神的庙宇，
把面孔抓破，把嘴撕裂，
躯体上为我作出伤痕，
穿上粗衣，象贫者一般！
- 40 只身去往埃库尔的恩利尔神庙。
当进入埃库尔的恩利尔神庙，
要在恩利尔面前哭诉：
‘父神恩利尔，切莫让你的女儿葬身冥世！’

- 切莫让你那明亮的白银在冥世为尘埃覆盖！
45 你那美好的天青石，冥世的玉匠无法分割！
你那黄杨之木，冥世的木匠无法破碎！
切莫让作为少女的主宰葬身冥世！’
倘若恩利尔对此无动于衷，你便去往乌尔！
在乌尔城的埃穆德卡拉玛⁷，
50 到埃基什努伽尔⁸拜谒南纳，
你在南纳面前哭诉：
‘父神南纳，切莫让你的女儿葬身冥世！
切莫让你那明亮的白银在冥世为尘埃覆盖！
你那美好的天青石，冥世的玉匠无法分割！
55 你那黄杨之木，冥世的木匠无法破碎！
切莫让作为少女的主宰葬身冥世！’
当南纳对此无动于衷，你便去往埃雷杜！
在埃雷杜的恩基神庙，
你在恩基面前哭诉：
60 ‘父神恩基，切莫让你的女儿葬身冥世！
切莫让你那明亮的白银在冥世为尘埃覆盖！
你那美好的天青石，冥世的玉匠无法分割！
你那黄杨之木，冥世的木匠无法破碎！
切莫让作为少女的主宰葬身冥世！’
65 父神恩基睿智而强有力，
他知生命之草，他知生命之水，
他可使我复生！”
英安娜去往冥世，
对宁舒布尔，她的使者，说道：
70 “走吧，回去吧，宁舒布尔！
别忘我的谕命！”

英安娜行至宫殿，天青石⁹之山，
怒气冲冲，赶赴冥世之门¹⁰，
行至冥世之门，愤怒地喊道：

75 “开门，看守者，开门！”

开门，内提，开门，让我进入去见我的唯一者¹¹！”

内提，冥府之门的主要看守者，

对光彩熠熠的英安娜问道：

“你是何人，何人？”

80 “我是太阳升起时之星！”

“倘若是太阳升起时之星，

为何来到这‘有去无回之地’？

你的心为何主使你来这有去无回之地？”

光彩熠熠的英安娜答道：

85 “来见至大的女主宰埃蕾什基伽尔，

因为她的配偶古伽尔安纳已亡，——

为他焚烧葬仪之草，

为他祭洒葬仪之酒。千真万确，千真万确！”

内提，冥府之门的主要看守者，

90 对光彩熠熠的英安娜答道：

“站住，噢，英安娜，我向我的主宰禀报！

将你的状况禀报埃蕾什基伽尔！”

内提，冥府之门的主要看守者，

来到其主宰埃蕾什基伽尔面前禀告：

95 “噢，我的主宰！少女之神来到！

气派和(体态)与诸神一般无二。

(在)(‘有去无回之地’)的门前。

[……此处缺损]

在埃阿纳，(她留下其所有。)

- 100 其神秘之力——其七灵，她予以聚集。
聚集其力，把握在手中。
将其神秘之力置于脚下。
她头戴埃登之冠——“舒古尔”。
她额佩“额部魅力”之带。
- 105 她手持统御和判决之表征。
颈部佩戴天蓝色的项链。
胸前佩双重垂饰。
腕上戴金手镯。
胸部覆盖网饰，上有‘到我这里来，
男子汉，到我这里来’。
- 110 腰部有女主宰之带和服饰。
以香膏在其目上涂饰‘来，来’。
- 112 埃蕾什基伽尔拍了一下腿部，
- 112a 勃然变色，抓住自己头发，
“噢，内提，冥府之门的主要看守者，
- 115 我吩咐你的，且不可违！
(打开)冥府的七重门
在甘济尔之殿，(在冥世之前)打开第一重门，
当她走了进来，
躬身而行，愈益临近，(我亲自出迎。)”
- 120 内提，冥府之门的主要看守者，
谨遵其主宰之命。
打开冥府的七重门，在冥府前打开第一重门。
他对光彩熠熠的英安娜说道：
- 125 “进来吧，英安娜！”
当她走了进来，从她身上
从她头上取下埃登之冠——“舒古尔”，

“这为什么,这是?”

“不得妄动,英安娜,冥世的法度威力无比!

130 英安娜,在行冥世的仪礼时不得妄言!”

当她进入第二重门,

统御和判决的表征从她身上取下。

“这为什么,这是?”

“不得妄动,英安娜,冥世的法度威力无比!

135 英安娜,在行冥世的仪礼时不得妄言!”

当她进入第三重门,

天蓝项链从她的颈部取下。

“这为什么,这是?”

“不得妄动,英安娜,冥世的法度威力无比!

140 英安娜,在行冥世的仪礼时不得妄言!”

当她进入第四重门,

双重垂饰从胸前取下。

“这为什么,这是?”

“不得妄动,英安娜,冥世的法度威力无比!

145 英安娜,在行冥世的仪礼时不得妄言!”

当她进入第五重门,

黄金手镯从手腕取下。

“这为什么,这是?”

“不得妄动,英安娜,冥世的法度威力无比!

150 英安娜,在行冥世的仪礼时不得妄言!”

当她进入第六重门,

上有“到我这里来,男子汉,到我这里来”的网饰从胸部
取下。

“这是为什么,这是?”

“不得妄动,英安娜,冥世的法度威力无比!

- 155 英安娜,在行冥世的仪礼时不得妄言!”
当她进入第七重门,
女主宰之带和服饰从腰部取下。
“这为什么,这是?”
“不得妄动,英安娜,冥世的法度威力无比!”
- 160 英安娜,在行冥世的仪礼时不得妄言!”
- 161 当她俯身走了进来,
- 161a 她的姊妹从王座上站起。
继而又坐了下来。
充任审判者的阿努纳基对她审讯。
她那死亡的目光投向英安娜,
- 165 她的话语中尽是愤怒,
她的叫喊中皆为诅咒,
她将那个进入冥府者变为尸体。
尸体悬在钩上,
过了三天又三夜。
- 170 宁舒布尔,她的使者,
她的真诚之言的晓谕者,
她的紧急之言的传报者,
在葬地之丘哭悼,
在聚会之殿堂击起鼓,
- 175 为她遍访诸神的庙宇,
把面孔抓破,把嘴撕裂,
躯体上为她作出伤痕,
穿上粗衣,象贫者一般。
只身去往埃库尔的恩利尔神庙,
- 180 当他进入埃库尔的恩利尔神庙,
在恩利尔面前哭诉:

- “父神恩利尔！切莫让你的女儿葬身冥世！
切莫让你那明亮的白银在冥世为尘埃覆盖！
你那美好的天青石，冥世的玉匠无法分割！
185 你那黄杨之木，冥世的木匠无法破碎！
切莫让作为少女的主宰葬身冥世！”
父神恩利尔向宁舒布尔答道：
“我的女儿既想要浩瀚的天宇，又想要深深的地下，
英安娜既想要浩瀚的天宇，又想要深深的地下，
190 冥世的法度威力无比，对它的奉献永恒不易，
谁又能为她讲什么，谁又能为她讲情？”
父神恩利尔对他的请求没有作出响应，他便去往乌尔。
在乌尔的埃穆卡拉玛，
到埃基什努伽尔拜谒南纳，
195 在南纳面前哭诉：
“父神南纳，切莫让你的女儿葬身冥世！
切莫让你那明亮的白银在冥世为尘埃覆盖！
你那美好的天青石，冥世的玉匠无法分割！
你那黄杨之木，冥世的木匠无法破碎！
200 切莫让作为少女的主宰葬身冥世！”
父神南纳向宁舒布尔答道：
“我的女儿既想要浩瀚的天宇，又想要深深的地下，
英安娜既想要浩瀚的天宇，又想要深深的地下，
冥世的法度威力无比，对它的奉献永恒不易，
205 谁又能为她讲什么，谁又能为她讲情？”
父神南纳对他的请求没有作出响应，他便去往埃雷杜。
在埃雷杜，拜谒大神恩基，
在恩基面前哭悼：
“父神恩基，切莫让你的女儿葬身冥世！”

- 210 切莫让你那明亮的白银在冥世为尘埃覆盖！
你那美好的天青石，冥世的玉匠无法分割！
你那黄杨之木，冥世的木匠无法破碎！
切莫让作为少女的主宰葬身冥世！”
父神恩基向宁舒布尔答道：
- 215 “我的女儿！她出了什么事？我忧心如焚！
英安娜！她出了什么事？我忧心如焚！
诸域的女主宰！她出了什么事？我忧心如焚！
天界的女祭！她出了什么事？我忧心如焚！”
他从指甲中取出污垢，制作库尔伽尔，
220 他从涂色的指甲中取出污垢，制作卡拉(图尔)。
(赋予)库尔伽尔生命之草。
(赋予)卡拉图尔生命之水。
父神恩基吩咐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
“去吧，去往冥世！”
- 225 在冥府之门，你们要象苍蝇一样飞过，
在门枢旁，你们要象蛇一样蜿蜒而行！
生育之母忍受着分娩之苦，
埃蕾什基伽尔卧在那里，痛苦难熬！
她那白皙的腿部裸露，
- 230 她的胸部犹如杯碗，毫无遮掩，
她声如铜器响个不停，
她的发辫宛如韭葱。
当她说道：“唉呀，我的肚子！”
“噢，你(在受苦，)我们的主宰，唉呀，你的肚子！”
——(你们对她这样说)。
- 235 当她说道：“(唉呀)，我的脸！”
“（噢，你在受苦，）我们的主宰，唉呀，你的脸！”

——你们对她这样说！

‘(你们是谁)，从哪里来？’

‘(从我的)肚子来，到你的肚子去；从我的脸中来，
(到你的脸中去！)’

——你们对她这样说！)

(倘若你们是神)——我赋予言¹³，

240 (倘若你们是人)——我赋予命运！

你们以(天界之灵、地界之灵)对她发誓，

你们以(地下之灵对她发)誓！

给你们河水，你们切不可要！

给你们田间谷物，你们切不可要！

245 ‘钩上的尸体，给我们吧！’——你们说！

一个以生命之草，

一个以生命之水触动她的躯体——

‘起来吧！英安娜。’”

卡拉图尔和库尔伽尔谨遵恩基之言而行。

在冥府之门，他们象苍蝇一样飞过，

250 在门枢旁，他们象蛇一样蜿蜒而行。

(生育)之母忍受着分娩之苦，

(埃蕾什基)伽尔卧在那里，痛苦难熬！

(她那白皙的腿部)裸露，

(她的胸部犹如)杯碗，毫无遮掩，

255 当她呻吟道：“唉呀)，我的肚子！”

“噢，你在受苦，我们的主宰，唉呀，你的肚子！”

——他们说道。

当她呻吟道：“唉呀)，我的脸！”

“噢，你在受苦，我们的主宰，唉呀，你的脸！”

——他们说道。

- “你们是谁,从哪里来?”
- 260 他们说道:“从我的肚子来,到你的肚子去!”
他们说道:“从我的脸中来,到你的脸中去!”
“倘若你们是神——我赋予言!
倘若你们是人——我赋予命运!”
- 263 他们以天界之灵、地界之灵发誓!
- 263a (他们以地下之灵发誓)。
给他们河水,而他们不要!
- 265 给他们田间谷物,而他们不要!
“钩上的尸体,给我们吧!”——他们说道。
光彩熠熠的埃蕾什基伽尔
向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答道:
“这具尸体,是你们的主宰的!”
“这具尸体,确实是我们的主宰的,给我们吧!”
——他们说道。
- 270 他们从钩上取下尸体。
一个以生命之草,一个以生命之水触动她的躯体。
英安娜站起身来。
英安娜逃离冥府。
众阿努纳基又将她捉获。
- 275 “降至冥府者中谁又能丝毫无损地离开冥府?
如果英安娜离开‘有去无回之地’,
就得把头留下!”
英安娜逃离冥府。
小的妖魔“加拉”¹⁴宛如利箭,
- 280 大的妖魔“加拉”宛如一片旗林,
从四面八方风涌而来。
在她面前的,并非使者,而是他手中的权杖,

- 在她面前的，并非武士，而是挎在身侧的兵器。
他们跟随在她身后。
- 285 他们跟随在英安娜身后，
不知饥饿，不知干渴，
撒布的面粉，他们不食，
流动的净水，他们不饮，
他们从人的怀抱夺走妻室，
- 290 他们从哺乳者的胸前夺走幼儿。
英安娜逃离冥府。
英安娜终于离开冥府。
使者宁舒布尔跪在她脚下。
身着破旧粗衣，匍匐在尘埃。
- 295 群魔对英安娜说道：
“怎么样，英安娜，回到自己的城邦，我们将占有它！”
光彩熠熠的英安娜向群魔答道：
“我的真诚之言的晓谕者，
我的紧急之言的传报者，
- 300 我的谕命不可违，
我的指令不可忘。
在葬地之丘哭悼我，
在聚会的殿堂击起鼓，
为我遍访诸神的庙宇，
- 305 把面孔抓破，把嘴撕裂，
躯体为我做出伤痕，
穿为粗衣，像贫者一般，
去往埃库尔的恩利尔之宫，
去往乌尔的南纳之宫，
- 310 去往埃雷杜的恩基之宫，

- 他使我复生!”
“怎么样,我们去往乌玛,去往济格库爾沙伽!”
在乌玛¹⁵,在济格库爾沙伽¹⁶,
名叫“沙拉”之神跪在她的脚下,
315 身着破旧粗衣,匍匐在尘埃。
群魔对英安娜说道:
“怎么样,英安娜,回到自己的城邦,
我们将拘捕他!”
“我的沙拉为我(唱)歌,¹⁷
320 给我修剪指甲,梳理头发。
你们将他留下,别将他带走!”
“怎么样,我们去往巴德提比拉,
去往埃穆什卡拉玛¹⁸!”
在巴德提比拉¹⁹,在埃穆什卡拉玛,
神卢拉尔拜倒在她的脚下。
325 身着破旧粗衣,匍匐在尘埃:
群魔对英安娜说道:
“怎么样,回到自己的城邦,
我们将拘捕他!”
光彩熠熠的英安娜向群魔答道:
“神卢拉尔,至大之王! 在我之右,在我之左!”
330 放开我,不要拘获他!”
“那末,去往哈什胡尔古莱德纳,去往库拉巴!”
紧随其后去往哈什胡尔古莱德纳,去往库拉巴!”
杜穆济身穿王服,端坐于王宫的宝座上。
群魔“伽拉”将他捕获。
335 他们七灵,将他的胸撕裂,使他的血流尽,
他们七灵,如热病患者向他扑去,

- 他的牧笛，当面击碎！
她将死亡的目光投向他！
她大声说道，话语中尽是愤怒。
340 她叫喊起来，叫喊中皆为诅咒：
“抓住他！抓住他！”
光彩熠熠的英安娜将牧者杜穆济交到他们手中。
他们紧随她身后，
他们紧随杜穆济身后，
345 不知饥饿，不知干渴，
撒布的面粉，他们不食，
流动的净水，他们不饮，
妻子怀抱的欢乐，他们不给，
可爱的儿童，他们不吻，
350 他们不为自己生儿育女，
他们不和未婚妻结婚！
杜穆济哭泣，面色铁青！
“我去往天界向乌图哀求！
噢，乌图，你是我的内兄，我是你的妹丈！
355 我向你母亲的神庙奉献油脂，
我向宁伽尔的神庙奉献牛乳！
将我的两臂变为蜥蜴之前肢，
将我的两腿变为蜥蜴之后肢！
我逃脱魔掌，他们未能把我拖走！”
360 （乌图允诺其所求，
作为施恩者，给以眷顾，
将他的两臂变为蜥蜴之前肢，
将他的两腿变为蜥蜴之后肢，
他逃脱魔掌，他们未能把他拖走！）

[……此处缺损]

- 375 (为了追逐他,他们跑遍)四面八方,
(搜寻)他藏匿之处,
(群魔将双手)挥舞,
(张开大口)发出(叫喊)。

[……此处缺损]

简要注释:

1 此处所列举为两河流域七城的主要神庙,女神英安娜同时离弃。她曾在其中享祭,并有其雕塑像。

2 系指英安娜所拥有的七种神秘之力(“梅”);英安娜经过冥府七重门时尽皆失去,遂变得软弱无力,颇似魔怪胡瓦瓦之“七光”。

3 “埃登”(Eden),意为“荒野”,系指“冥府”。

4 “舒古尔”(Shugur),一种宗教性饰物,以植物之穗和枝条制成,或以宝石制成。

5 “额头的魅力”,似为额上的饰物和发式。

6 “统御和判决的标志”,即所谓“衡量之尺”(以天青石制成)和“衡量之绳”。

7 埃穆德卡拉姆(Emudkalam),似为乌尔城一神圣区域或神庙。

8 埃基什努伽尔(Ekishnugal),为月神南纳的庙宇。

9 “天青石的”,为古苏美尔神话中习见之称谓。

10 即“库尔”(Kur),在古苏美尔神话中通常为冥府的称谓,其意为“山”、“国度”、“异域”。

11 “我的唯一者”,即“我的神圣的姊妹埃蕾什基伽尔”。

12 “甘济尔”(Ganzir),冥世的诸称谓之一。

13 所谓“言与命”,为古苏美尔神话中习见的用语。“言”系指一种神幻性的实在,似为灵魂的某种异体。

14 众魔怪伽拉,为冥世之恶魔,专司实施冥世之法度;有时似与旗杆和芦苇杆所制成箭相比拟。

15 乌玛(Umma),为底格里斯河流域一古城,位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

16 济格库尔沙伽(Zigkurshaga),为乌玛城一神庙,似为死而复生之神沙拉之庙。

17 文中述及“杜穆”,意即“儿子”;在古苏美尔和阿卡得神话(称为“玛鲁”)中,“钟爱者”亦用此称。

18 埃穆什卡拉玛(Emushkalama),为巴德提比拉城的主要庙宇。

19 巴德提比拉(Badtibira),两河流域南部一古城。卢拉尔为其守护神。

20 诗行前的数字为原版诗行的行数。

21 诗中括号内的字为据另一种版本补入的文字。

祭司去往“永生者之山”^{*}

(古苏美尔典籍)

- 1 祭司想到“永生者之山”，
祭司吉尔伽美什想到“永生者之山”。
对其奴隶恩基杜说道：
“恩基杜，砖卜并未预示生机！”
- 5 我要去往山中，获得荣誉！
在光荣的名字中，我称颂你！
在众人的名字未被赞扬之处，我称颂众神！”
他的奴隶恩基杜答道：
“主人，倘若你去往山中，告知乌图！”
- 10 告知大神乌图，英雄乌图！
群山，它们为乌图所造，告知乌图！
群山，砍伐雪松之处，为乌图所造，告知乌图！”
- 12a 乌图在天界头戴天蓝色之冠，
12b 他昂首行于苍穹。
吉尔伽美什捉住一只纯净的、浅色的羊羔，
他将红褐色的、献祭的羊羔贴在胸前。

* 系根据发现于尼普尔的泥版片断以及发现于拉尔萨的泥版片断(即所谓“莱顿之说”)编成。其内容叙述：乌鲁克的最高祭司吉尔伽美什长途跋涉，砍伐雪松，并杀死雪松林守护者胡瓦瓦(即库姆巴巴)，与古巴比伦关于吉尔伽美什的业绩的叙事诗颇为相似。相传，常青之雪松的守护者胡瓦瓦，因拥有七种魔光而得以不死，其雪松林之山，故又称“永生者之山”。

- 15 将手举到口边进行祈祷，
昂首向天宇之神乌图高喊：
“乌图，我启程去往山中，你给我以襄助！
我启程去往生长雪松之山，你给我以襄助！”
乌图在天宇答道：
- 20 “强大的和受尊敬的你，为何要去往山中？”
- 20a 吉尔伽美什答道：
“乌图，我告诉你，请你仔细听！
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你，请你注意我的期望！
在我的城邦里，人们要死亡，心儿在哀伤！
人们弃世而去，心儿不胜悲痛！”
- 25 我凭依城头眺望，
只见河中漂浮着尸体，
难道我也要如此离去？肯定如此，肯定如此！
最高者不能上达天宇，
最大者不能覆盖大地，
- 30 砖卜并未预示生机！
我要去往山中，将获得荣誉！
在光荣的名字中，我称颂你！
在众人的名字未被赞扬之处，我称颂众神！”
乌图欣然接受其所求，
- 35 作为施恩者给他以眷顾：
七个奇异者，为一母所生：
第一个，长兄，狮足鹰爪，
第二个为毒蛇，〔……此处缺损〕
第三个为龙蛇，疯狂之蛇，
40 第四个为熊熊之火〔……此处缺损〕
第五个为凶恶之蛇，（可置人于死地），

第六个为摧毁一切的洪流，山峦和石崖化为乌有，
第七个为蝎(毒刺蜇人)，从不知后退，
他们七个，(他们七个……)

- 44a 他们是天宇的星辰，
44b 知晓地界的路径，
44c 天界星辰中闪闪放光者，
44d 指示通向阿拉塔¹之途，
44e (指引)商旅(于途中)，
44f 了望诸敌对境域，
44g (在大地之上)鸽子(飞翔)，
44h 熟知诸山城……

- 45 将它们安置于山前的诸杆上。
砍伐雪松者愉快地将它们带走，
祭司吉尔伽美什愉快地将它们带走。
他呼唤每一个城邦居民。
犹如孪生者，人们一齐响应。
- 50 “有家者——回归其家！有母者——拜见其母！
孤单的青年人——齐聚我处！
他们之中有五十随我奋起！”
有家者——回归其家，有母者——拜见其母，
孤单的青年人——齐聚我处，
他们之中有五十随我奋起。
他启程去往铁匠之家。
- 55 人们为他铸造勇士之手所握的铜斧。
他去往田野之中黑压压的园林。
(为他砍伐)高大的树木——苹果树、黄杨。
他的同胞，他的同伴将它们握在手中。
第一个，长兄，狮足鹰爪，

- 60 人们确实(将它)置于杆上(带至)山中。
他们将第一座山翻转,(山中的雪松)渺无踪迹。
他们将七座山翻转。
砍伐(雪松)之(山),没有抵达。
祭司吉尔伽美什,砍伐雪松者²,——
- 65 (雪松!)为吉尔伽美什砍伐,——
(祭司)吉尔伽美什稍事[休憩]。
[……此处缺损]
犹如(荒漠的旱霭),(睡意)笼罩着他。
(人的命运),(睡意)拥抱着他。
- 70 (他的同胞们),他的伙伴,
- 70a (在山脚下敲起)鼓!
(这是)梦境,梦境中则是幻象!
(向他询问)——以沉默代替回答!
触动他,他并未站起来,
呼唤他,他并未回答。
- 75 “噢,你啊,谁在睡,噢,你啊,谁在睡!
吉尔伽美什! 祭司! 库拉布之子! 你要睡到什么时候?
山峦皱起眉头,投下其阴影,
晚霞(投出)暮色,
乌图去找其母宁伽尔,昂起首,回归家乡,
- 80 噢,吉尔伽美什,你(要)睡到什么时候?
你的同胞们,你的同伴们,
在山脚下,聚集在你周围!
你的生身之母,没有在你的城邦的街道上抱怨你!”
理智闪烁着光辉,他苏醒了。
- 85 遵壮士之言,人们将他旅途服装(带给他)。
他拿起轻捷的旅途服装,(用它掩盖)其胸。

如同“大地”之牡牛³站起身来。

面孔紧贴在地下，咬起牙齿。

“我以生身之母宁苏恩、

我的睿智之父卢伽尔班达之生命发誓！

90 为了生身之母宁苏恩，

如同梦中所显现，将其付诸实现！”

他第二次千真万确地说道：

“我以生身之母宁苏恩、

我的睿智之父卢伽尔班达之生命发誓！

要有多久，那位大丈夫，——

他是大丈夫，还是神，——要有多久，他被捕获。

我将启程去往山中，离开城邦，登上行程！”

95 忠实的奴隶说出(永葆)生命力之(言)。

他向自己的主人说道：

“主人，你没有看到那位大丈夫，——并没有心悸！

我看到那位大丈夫，——于是便心悸！

勇士！他的牙齿——龙齿！

100 他的面孔——狮的面孔！

他的咽喉——洪水如潮！

他的额头——熊熊的烈火！在劫难逃！

我的主人，你要去往山中，我则去往城邦！

我告诉你的生身之母：你的明灯坠落，她不停哭诉，

105 我将你的死讯告诉她，她大声哭号！”

“无论何者不会代我死亡！

106a 载货之船在水上不会沉没！

三股线用刀割不断！⁴

(一个)不能打败(三个)！

在茅屋中，火不会熄灭。

- 110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又有什么能伤害我们?
一旦被淹没,一旦被淹没,
一旦玛甘之舟被淹没,
一旦玛吉卢姆之舟被淹没,⁵
‘生命赐予者’、一切有生命者则被装入舟中!
- 115 让我们巍然屹立在此,(我们)在此望着他!
倘若我们屹立在此,
看到闪光,看到闪光,——于是复返!
听到呼号,听到呼号,——于是复返!”
“(我)确实为你屹立!
- 120 (我)只将你留了下来[……此处缺损]
胡瓦瓦在其雪松林中(藏身)。
他看了他们一眼——目光中是死亡!
他转动前额——前额中是死亡!
他叫喊——诅咒的叫喊!
- 125 英雄与勇士! 他的呼喊——(风暴)!
吉尔伽美什启程奔向他那里。
[……此处缺损]
“我以生身之母(宁苏恩,
我的睿智之父,卢伽尔班达之生命发誓!)
- 135 山峦确实是你的居所,(山峦)——你的巢穴!
为了我的子孙后代,我去往你的山中,
我去往你的领地!
- 137a 为你的一双足,一双小足,
137b 我制作了小的枷锁!
137c 为你的一双足,一双大足,
137d 我制作了大的枷锁!”
- 138(52) 胡瓦瓦将其第一束可怖的光投向他们。

- 139(53) 吉尔伽美什的同胞们,吉尔伽美什的同伴们,
140(54) 砍伐它的枝条,捆缚它的枝条,
141(54) 将它放在山脚下。
 (55) 胡瓦瓦将(其第二束)可怖的光投向他们。
 (56) (吉尔伽美什)的同胞们,(吉尔伽美什)的同伴们,
 (57) 砍(伐它的枝条,捆缚他的枝条),
 (57) (将它放在)山脚下,
 (58) 胡瓦瓦将(其第三束)可怖的光投向他们。
 (59) 吉尔伽美什的同胞们,吉尔伽美什的同伴们,
 (60) 砍伐它的枝条,捆缚它的枝条。
 (60) 将它放在山脚下。
 (61) 胡瓦瓦将其第四束可怖的光投向他们,
 (62) 吉尔伽美什的同胞们,吉尔伽美什的同伴们,
 (63) 砍伐它的枝条,捆缚它的枝条,
 (64) (将它放在山脚下)。
 (64) 胡瓦瓦将其第五束可怖的光投向他们,
 (65) 吉尔伽美什的同胞们,吉尔伽美什的同伴们,
 (66) 砍伐它的枝条,捆缚它的枝条,
 (66) 将它放在山脚下。
 (67) 胡瓦瓦将其第六束可怖的光投向他们,
 (68) 吉尔伽美什的同胞们,吉尔伽美什的同伴们,
 (69) 砍伐它的枝条,捆缚它的枝条,
 (69) 将它放在山脚下。
142(70) 当最后的第七束光投向他们,
 吉尔伽美什难逃胡瓦瓦的毒手。
143(71) 胡瓦瓦状如蛇,蜷曲在葡萄园中!
144(72) 犹如燃烧之火,吉尔伽美什打了他一记耳光!
145(73) 胡瓦瓦的牙齿咬得山响!

- (74) 犹如捕获之牡牛,(缚住其腿),
(75) 犹如被俘的(武士),缚住双臂!
(76) 胡瓦瓦放声大哭,面颊发青!
146(77) “(吉尔伽)美什,(让我告诉你!)
147(78) (我的主人),让我告诉你!
148(79) 我不知生身(之母),我不知亲父!
149(80) 我生于山中,你确实是我的生育者!”
150(81) 以天的心,
 以地的心,以地下的心愿求吉尔伽美什!
151(82) 握住他的手:“向你躬身致意!”
152(83) 这时,吉尔伽美什,宁苏恩之子,发恻隐之心,
153(84) 对奴隶恩基杜说道:
154(85) “恩基杜,让被捕获的鸟回归其巢!
155(86) 让被俘的武士回归母亲的怀抱!”
156 恩基杜回禀吉尔伽美什:
157 “倘若最高者没有意识其行为,
157a 倘若最大者没有意识其行为,
157b (倘若最聪慧者)没有意识其行为,
158 命运之神⁶会将他吞噬,命运不知区别对待!
159 倘如被捕获的鸟回归其巢,
160 倘如被俘的武士回归母亲的怀抱,
161(87) 你将不能回到生身之母那里!
(88) 被俘、获释的(英雄),这个被俘者,
 得以(复返)吉帕尔⁷,
(89) 被俘的祭司,自在逍遥,——自古至今,
 (谁又见过这样的情景?)
(90) 他阻塞你的山间(路径),
(91) (破坏)你的(路径)。”

- (92) (胡瓦瓦)听到恩基杜的话语,
162(93) 胡瓦瓦对恩基杜说道:
163(94) “恩基杜说了我的恶言恶语!
164(95) 奴仆,为了衣食而卖自身,
164(95) 走在竞争者的身后,
164(95) 说了我的恶言恶语!”
165(96) 一旦他恶语出口,
166 他们便决定了他的命运,
(97) 恩基杜怒不可遏,
167(98) 砍掉他的头,以布裹之。
168(99) 他们去找大神恩利尔,去找女神宁利尔。
171 当恩利尔和宁利尔转向他们,
(100) 当他们在恩利尔面前亲吻大地,
(101) 打开布包,取出头颅,
(102) 放在恩利尔面前。
(103) 恩利尔目睹胡瓦瓦的头颅,
(104) 于是,迁怒于吉尔伽美什。
172(105) “你们为什么这样干?”
(106) [……此处缺损]
(107) 让他坐在你们面前!
(108) 让他享用你们的食物!
(109) 让他饮用你们那洁净之水!”
(110) 恩利尔则从胡瓦瓦所居之处(取)走光束。
(111) 他的第一束光赋予大河。
(112) 他的第二束光赋予[……此处缺损]。
(113) 第三束光赋予[……此处缺损]。
(114) 第四束光赋予雄狮。
(115) 第五束光赋予“诅咒之石”。

- (116) 第六束光赋予高山。
(117) 第七束光赋予女神依伽尔(?)⁸。
(118) 光束的主宰(吉尔)伽美什,狂暴之牛,
 抵达山间,抵达海边。
(119) 强有力之神(恩利尔)——光荣啊!
 大神恩基——光荣啊!
(120) (吉尔伽美什,库拉布的至高祭司!)
 向你唱起美好的赞歌!

简要注释:

- 1 阿拉塔(Aratta),为伊朗高原一古老商业城邦,位于埃兰国以东。
- 2 “砍伐雪松者”,显然为吉尔伽美什的代称。
- 3 “大地之牡牛”,亦即“地下王国之牡牛”,系指古伽尔安纳(冥府女主宰埃蕾什基伽尔之夫)。
- 4 即“加倍拧紧之线”(或绳),意指“两者的友谊”。
- 5 玛甘(Magan),位于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地区,即今“阿曼”。玛吉卢姆(Magilum),亦为一国度。
- 6 “命运神”,即冥府使者纳姆塔尔。
- 7 吉帕尔(Gipar),为最高祭司的神圣居所;所谓“圣婚”便举行于此。
- 8 依伽尔(Nungal),为一冥世女神,即冥府主宰埃蕾什基伽尔之女。

恩利尔,无所不在……*

(古苏美尔典籍)

- 1 恩利尔! 他的有力的呼喊,他的神圣的话语,无所不在!
他口中之言不可更易,他所判定者亘古如是。
他抬头眺望——撼动山岳!
他施放光芒——贯穿山岳!
- 5 父亲恩利尔端坐于神圣的庙宇,雄伟的庙宇!
他——努纳姆尼尔¹! 他的统御,他的王域,尽善尽美!
地界诸神朝拜于他之前,
神灵阿努纳基²聚集于他那里,
怀着对其睿智的笃信齐来聚集!
- 10 巨神! 主宰! 他在宇宙间至尊至大!
他是智者,熟谙法律!
因睿智而强大! 选择神圣之域杜兰金为其居所。
他让福乐之地“基乌尔”在其王域和光明中闪烁!
他的居所——尼普尔,天界和地界的带头羊!
城邦! 他的面孔威严可怖!
- 15 他的城垣! 即使神也无法接近!
城外震耳欲聋,厮杀者的呐喊,战地的呼号!

* 苏美尔的赞歌,旨在颂神,历述其名、称谓和业绩。流传至今的赞歌,大多数来自尼普尔,其内容则是赞颂尼普尔的守护神恩利尔及其子月神南纳。《恩利尔,无所不在……》为此类赞歌中篇幅最大、结构最复杂者。该赞歌在恩利尔祭仪中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 他为敌方布下陷阱，将他们一网打尽！
好争者，他不会赐以长寿，
审判时，他不会让胡尔发言。
- 20 无论从内在，还是从外在——尽是谎言。
敌对、破坏、争执，
凶狠的判决和压制，
恶意、强暴、密告，
厚颜无耻、背弃诺言——
- 25 诸如此类恶行不见于城邦！
尼普尔³的手臂——其大无比之网！
雄鹰在城邦自由地飞翔！
敌对者和恶棍无处藏身！
尼普尔城邦的赠礼——真理：
- 30 公正的裁决永恒！
沿岸地带——盛装的人们，
长者培育幼者，予以训诲，引导成人，
谨遵父亲之言，子女将表册握在手。
孝顺母亲，子则长寿善终。
- 35 在城邦，恩利尔神圣的居所，
在尼普尔，其父巨崖⁴的至圣者⁵，
如花似锦的神庙，埃库尔，天蓝色的庙宇，
他在尘埃中建起，
犹如巍巍高山，在洁净之地建起。
他，其主宰，巨崖，父神恩利尔，
- 40 在埃库尔，在雄伟的圣所，在神庙端坐！
诸神并未废弃寺庙的圣事，
仪礼洁净，如大地无穷尽，
其神秘之力非视力所及，

- 其所在之域，如海洋无涯际。⁶
- 45 其象征和表征——星辰，
其主宰完满首创永恒的圣事！
他的一切话语——金石之言，
他的恳请——祈祷之言。
他的作为——美好的预兆。
- 50 他的祭坛稳固而雄伟，
每逢节期，油脂其丰如注！
他的预想十分美好，他的意图十分宏伟！
日落之时是节庆，日出之时是节庆，
恩利尔的神庙——丰饶之山。⁷
- 55 在那里举行献祭，恶行有所减！
最高祭司与寺庙同享尊荣，
寺庙的泉源疗效无比，
它的祭司完美而娴于祭仪，
它的神职人员洁净而长于祈祷，
- 60 其耕者，苏美尔的牧者，强健有力，
良辰吉日与希望同生！
耕者造就辽阔的田野，
走过田野——庄稼已经结穗！
天蓝色的埃库尔没有遭袭扰之虞！
- 65 恩利尔！当他以其手在世间划定圣域，
当他为自己建造了尼普尔城邦，
基乌尔，丘阜，其洁净之地，皆为甘美之水，
在万域之中央，在杜兰基地方，为自身兴建！
其根基为远方和近域之精神。
- 70 其砖光滑呈红色，其基础为蓝色天青石！
犹如牡牛，他在苏美尔昂起光闪闪之角！

- 异域诸邦在其面前俯首！
每逢盛大节日，世人丰盛富足！
恩利尔！天与地对你慷慨厚赐！
- 75 在阿布祖，为你建造宏伟的寺庙！
在山之深处，在黑黝黝的庙宇，你备受崇敬。
在埃库尔，在高大的天蓝色寺庙，你光彩熠熠！
寺庙之光上达天宇！
其暗影投射于诸域！
- 80 其雄堞透过苍穹！
寺庙的祭司，寺庙的神职人员，
在寺庙中奉献神圣祭品，
祈祷并膜拜！
恩利尔！你所观的耕者，
- 85 你在国度内所拥戴的遴选者，
国在其掌中，国在其足下，
让遥远的诸域在其面前折服！
犹如潮水，漫流于世上，
惠赠涌入仓廩，
- 90 祭品聚集于库中，
- 91 贡品陈于主殿，
- 91a 奉献于埃库尔，天蓝色的寺庙。
恩利尔！宇宙间最佳的耕者，
主宰一切生命的牧者，
其王国处于光明之中！
- 95 他给自己戴上神圣之冠！
当他端坐于山中的王位，
他犹如彩虹横贯天宇，
犹如浮云，翱翔于苍穹！

- 天界主宰非他莫属，世间之龙非他莫属！
100 阿努纳基中的至尊者，便是他！
他本身便是命运，
诸神皆不得一见！
他的使者和谋士为努斯库，
言与行，为恩利尔之所思，
105 与他管辖，与他议事，
恩利尔之命，他无不身体力行，
他举起手臂向他祷告！
没有恩利尔——巨崖，
城邦不能建造，村落不能落成，
110 畜栏不能建成，牧场不能开辟，
首领不能确立，祭司不能降生，
寺庙住持无法由预言者选定，
首领的行列中没有军旅。
水流不能疏导入河渠，
115 防波堤之尾不能插入海洋，
海洋不能产生堤坝，
深水之鱼在芦苇丛中不能产卵，
苍天之鸟在广阔的大地上不能筑巢，
雷雨之云在天宇不能张开其口。
120 在耕地和田野上，小麦不再结穗。
在草原上，其珍宝——草类不再开花，
在园林中，果木不会结实累累。
没有恩利尔——巨崖，
女神宁图不会让人大批死亡，
125 牝牛在畜栏不会产犊，
牝羊在羊栏不会产羔，

繁衍生息的世人

127a 不会生儿育儿，

128 兽类，四足者，

128a 不再交媾生仔。

恩利尔！你的完善令人缄默！

130 你的本质令人无法理解，无法解开网络，

相交的网络，为凡人所不可见，

为了你的神的荣耀而搏击！

你是主宰和谋士！

你的智谋谁能猜透？

135 你的神秘之力，谁也无法支配！

你的面貌，任何神都无法目睹！

你，恩利尔，是至高的祭司，神！

你是天界和世间的最高审判者！

你的话语无与伦比！它威力无穷！它宛如天宇！

它宛如浓云！

140 遵你所嘱，众神灵阿努纳基创造丰饶！

你的话语乃是擎天之柱，你的话语乃是立地之基！

擎天之柱，天宇赖以支撑，

立地之基，大地牢不可破！

越接近天宇，它越是富有成效：

145 丰饶自天宇降下雨泽！

越接近大地，它越是富有成效：

大地的成果繁茂丰盛！

你的话语！它确有成效！你的话语！它赐予谷物！

你的话语是充沛的水流，是普天之下诸域之生机！

〔……此处缺损〕

153 (母神)宁利尔，你的配偶，被你劫往天界者，

- 身着洁净、(漂亮、鲜艳)的服装
155 忠诚的被选者,你所称道者!
埃库尔和蔼可亲的、关怀备至的女主宰!
向你进献良策的襄助者,
睿智的、其言悦耳者,
在洁净的庙宇,在神圣的庙宇,她与你并坐,
160 同你交谈、向你进言,
(那里),在太阳升起之域,与你共同决定命运!
宁利尔! 宇宙的女主宰! 普天之下诸域的女主宰!
与巨崖同受颂扬!
其言如金石的至高者,
165 其言不可违的襄助者,
其预言瞬息即成,
其意图乃是斩钉截铁的论断!
噢,巨崖,父神恩利尔! 对你唱赞颂之歌——
你至高无上!

简要注释:

- 1 努纳姆尼尔(Nunamnir),为大神恩利尔的另称,其意似为“强有力者”。
- 2 阿努纳基被视为居于地上或地下之众多神灵,可掌人之命运,并在冥世对死者进行审判。
- 3 尼普尔之手臂似网,似产生于以网捕捉敌人之联想。而鹰之飞翔,则是胜利和豪迈的象征。
- 4 “强大的巨崖”,为恩利尔的称谓。
- 5 “圣者中的圣者”,意即“所爱的圣所”。
- 6 此处系指所谓“梅”而言,被视为一种强大的超自然之力,可左右世界的进程。
- 7 此处似指欢庆丰收的盛大节日。

倘若不是我的母亲……*

(古苏美尔典籍)

- 1 倘若不是我的母亲将你赶到街上和草原！
英雄好汉！倘若不是我的母亲将你赶到街上和草原！
倘若不是我的母亲宁伽尔¹将你赶到街上和草原！
倘若不是宁吉库伽²将你赶到街上和草原！
- 5 倘若不是我的父亲祖恩将你赶到街上和草原！
倘若不是我的弟兄乌图将你赶到街上和草原！
姑娘，不要引起争吵！
英安娜，郑重其事地交谈！
英安娜，不要引起争吵！
- 10 尼奈伽拉³，心平气和地商议！
我的父亲不亚于你的！
英安娜，郑重其事地交谈！
我的母亲不亚于你的！
尼奈伽拉，心平气和地商议！
- 15 (你的姊妹)格什提南娜并不逊色！
英安娜，郑重其事地交谈！

* 为古苏美尔情歌体之作，似分为两部分：前半为英安娜与杜穆济之争吵（即所谓“爱情的争吵”），后半似为对“圣婚”的描述。据古老观念看来至关重要的宗教性仪礼，反映于其中。据信，其群体之安危与此种仪礼紧密相关；其中人物皆为自然之力的化身；诸神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世间的反映，在其中亦清晰可见。英安娜是天界金星的化身，同时又似为一农村少女，颇具现实感。

- 我并不比大神乌图逊色！
尼奈伽拉，心平气和地商议！
大神恩基⁴并不亚于祖恩！
- 20 英安娜，郑重其事地交谈！
女神图尔图尔⁵并不亚于宁伽尔！
尼奈伽拉，心平气和地商议！”
所说的话语是希望之言！
希望伴随争执进入心田！
- 25 宝石！宝石！让他钻透宝石！
阿毛舒姆伽尔安纳⁶！让他钻透宝石！
宝石！宝石！（他钻透了宝石！）
宝石！宝石！（他钻透了宝石！）⁷
（他）让（屋顶潮湿），他让屋顶潮湿！
- 30 （他）让（墙壁潮湿），他让墙壁潮湿！
（他的配）偶，主要女祭⁸，对阿毛舒姆伽尔安纳说道：
石被钻透，石被钻透，谁为她将宝石钻透？
阿毛舒姆伽尔安纳，谁为她将宝石钻透？
宝石，对奇异的鼻孔说来，乃是其些微之粟？
- 35 宝石，对奇异的胸说来，乃是其可观之粟？”
阿毛舒姆伽尔安纳对主要女祭答道：
从此，她是主要女祭！从此，她是我的配偶！
明达的英安娜，强有力的女祭！他为她
钻透宝石！”
宝石！宝石！让他钻透宝石！
- 40 阿毛舒姆伽尔安纳！让他钻透宝石！
石被钻透，石被钻透，谁为她钻透宝石？
阿毛舒姆伽尔安纳，石被钻透！谁为她钻透宝石？
他，是为我而造！他，是为我而造！

深蓝之石⁹为其须!

狂暴之牛阿诺姆,乃是为我而造!

深蓝之石为其须!

45 噢,狂暴之牛! 其须为深蓝之石!

其须为深蓝之石!

此歌为英安娜之“杜尔伽尔”!

以芦苇杆书就!

简要注释:

1 女神宁伽尔,为男月神祖恩(即南纳)的配偶;据一说,两神为太阳神乌图 and 女神英安娜的父母;又据乌鲁克城之一说,英安娜为乌鲁克城守护神、天神安之女。

2 “宁吉库伽”(Ningikuga),意为“神圣的白银般的(洁净的)芦苇之女主宰”;在此似为女神宁伽尔的称谓,又似指杜穆济的姊妹格什提南娜以及其姊妹英安娜。而据另一些神话之说,英安娜并无姊妹。此处的“姐姐”,又似指英安娜的保姆和养母。“宁吉库伽”又似意为“白银般的书写工具之女主宰”(此语中的“吉”,似指以芦苇制成的书写工具),则为书写保护女神尼萨芭的代称。

3 “尼奈伽拉”(Ninegalla),意为“女主宰”,似为英安娜的代称。

4 据此说,大神恩基为杜穆济之父。

5 图尔图尔(Turtur),为杜穆济之母和格什提南娜的姊妹。

6 阿毛舒姆伽尔安纳(Amaushumgalanna),为杜穆济的称谓之一。

7 所谓“宝石”(“舒巴”),似指一种符物,颇似圆柱形印章,在近东地区屡见不鲜。

8 原文为“努-吉格”(Nu-gig),为寺庙的一种高级女祭,其职司之一为“神圣之献淫”。英安娜又称为“天界的神圣女祭”。

9 所谓“深蓝之石”,即“天青石”,这一用语习见于苏美尔诗歌。

当我,女主宰,在天宇闪耀……*

(古苏美尔典籍)

- 1 当我,女主宰,在天宇闪耀,
当我,女主宰,在天宇闪耀,
当我闪耀,当我起舞,
从黎明到黄昏,我一直在歌唱。
- 5 站在我对面,站在我对面,
主宰库利安纳¹站在我对面!
主宰紧握我的手,
乌舒姆伽尔安纳²抱住我!
“放开我,野牛!我要回家!
- 10 放开我,库利—恩利尔³!我要回家!
我已经对(我的)母亲讲过一次谎言,
对宁伽尔,我的母亲,讲过一次谎言。”
“让我教你,让我教你!
噢,英安娜,真狡黠!让我教你!
- 15 我的女友引我出去散步,
(唱歌—散步,)伴随鼓声而起舞!

* 为伴之以打击乐器的歌谣,以女神英安娜为第一人称,并间以英安娜与杜穆济的对话以及英安娜的诉说。据古老观念看来至关重要的宗教性礼仪,反映于其中。据信,其群体之安危与此种礼仪紧密相关;其中人物皆为自然之力的化身;诸神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世间的反映,在其中清晰可见。英安娜是天界金星的化身,同时又似为一农村少女,颇具现实感。

啊,她的歌声多美妙,——她为我歌唱!
啊,我心花怒放,——我心花怒放,直到清晨!
你對自己生身之母如此说,你如此编造谎言。”

- 20 我们在月光下将相互亲昵拥抱!
我准(备)美好的卧榻,富丽的卧榻,

王者的卧榻!

啊,甜蜜的时刻来临,啊,欢悦来临!

《萨吉达》——这一歌曲!

——我,少年,(行走)在街道上,

- 25 (行走在街道上),天气晴朗,
(我,英安娜,行走在街道上,)
〔泥板反面〕

- 1 (行走在街道上,天气晴朗!)

〔……此处缺损〕

行至母亲的门前,

- 5 我兴高采烈地行走。

行至宁伽尔的门前,

我兴高采烈地行走。

他向母亲禀告,

柏油洒布于地,

- 10 他向宁伽尔禀告,

柏油洒布于地!

他的居所飘逸芳香!

他的话语充满爱意!

我的主宰应有光明的境域!

- 15 噢,阿毛舒姆伽尔安纳,祖恩的妹丈!

统御者杜穆济应有光明的境域!

噢,阿毛舒姆伽尔安纳,祖恩的妹丈!

噢,主宰,你的愿望令人如此欣慰!

在你的草原上,你的水草如此丰美!

20 阿毛舒姆伽尔安纳,你的愿望令人欣慰!

在你的草原上,你的水草如此丰美!

《萨加拉》——这一歌曲,伴随鼓声,

奉献给英安娜!

简要注释:

1 “库利安纳”(Kulianna),意为“安之友”,杜穆济的称谓之一。

2 “乌舒姆伽尔安纳”(Ushumgalanna),为“阿毛舒姆伽尔安纳”之简称,亦为杜穆济的称谓之一。

3 “库利—恩利尔”(Kuli-Enlil),意为“恩利尔之友”,亦为杜穆济的诸称谓之一。

书记(我的同行)之劳作……*

(古苏美尔典籍)

- 1 我的同行,书记的劳作,你无法胜任!
(须知,他们将十)古尔粮食奉献!
年轻的人们! 你们之中每人都要向父神
 奉献十古尔粮食,
向他献上粮食、毛皮、油脂、羊!
- 5 这样的人多么荣耀!
与他同在——你已非人!
你能否有这样的劳作?
孩子们! 无论是老人还是少者,都在劳作!
我有时也无法与他们匹敌,
- 10 我的头高于你的头!
- 11 谁还对其子如此不满?
- 11a 我的同行中没有如此者!
向我的亲戚告知这一切!
有些畏惧或害羞!
你的同窗好友和志同道合者——
- 15 难道不是你的楷模?! 为何不追随他们?
你的友人和同龄者——莫非不是你的楷模?!

* 系原苏联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即原列宁格勒博物馆)收藏的典籍之一,乃是苏美尔古诗歌集的一部;S. N. 克雷默依据保存于欧洲、美洲一些博物馆的泥版片断予以复原。

- 为何不追随他们？
以长者为楷模，
以幼者为楷模！
- 20 生活于我们中间的聪慧者，
自从恩基为一切赐名，
我选择书记这样精巧的工作，
人们无法称道！既然无法歌唱，
到达歌的中央，如同到达海边，
25 无法抵达！书记之事便是如此！
你没有想到我之事，
更不要提及我的父神之事！
(恩)利尔为世人安排命运，
自从将名称赋予一切！
- 30 (子)亦追随父亲之事！
(并非是那)——既非荣誉，又非礼敬！

向诸夜神祈祷*

(古苏美尔典籍)

- 1 诸王公熟睡,男子们睡卧,
一天结束;
熙熙攘攘的人群寂静无声,
开着门紧闭,
- 5 世间诸男神,世间诸女神,
沙玛什,辛¹,阿达德和伊什塔尔²,——
他们离去,至天界安眠;
不再进行审议,不再解决争端,
夜被造,屋宇空荡荡,
- 10 殿堂静悄悄,
城市进入梦乡,奈尔伽尔叫喊³,
请求审议者,进入梦乡;
义者的保护者,无家可归者之父,
沙玛什进入其卧室
四大夜神,
- 15 炽热的吉比尔⁴,
强有力的埃拉⁵,
弓和枷锁,
十字架,龙,

* 此为保存于原苏联国立“埃米塔日”博物馆(即原列宁格勒博物馆)的古籍之一。此诗共 24 行:是对夜的描述。

车,山羊,
20 白羊座与蛇⁶,——
现今升起。
凭借既定的占卜,
凭借献祭的羊羔
向我宣示真情!

简要注释:

- 1 沙玛什为太阳神。辛为月神。
- 2 阿达德为雷雨神、风神。伊什塔尔为金星女神。
- 3 奈尔伽尔被视为战神、冥世女神埃蕾什基伽尔之夫。
- 4 吉比尔(Gibir),为火神。
- 5 埃拉(Erta),为瘟疫之神。
- 6 所列星座之古巴比伦称谓,与现今之称谓并不吻合。

咒语四则*

(古苏美尔典籍)

(一)

沙玛什,当你升起于巍峨的高山之上¹,
当你升起于死亡之山上,巍峨的高山之上,
当你出于杜尔—库格²,命运之殿堂,
当你升起于天柱之上,
那里,天与地相连合为一体,——
诸大神齐往听取你的判决:
众阿努纳基赶往聆听你的谕命,
一切生存于世间的人民,期待着你,
一切生存于世间的牲畜,生有四肢者,
迎着你的光芒,睁开双目。
沙玛什,睿智的和强大的,可自行斟定,
沙玛什,强有力的主宰者,天宇和地界的审判者!
充满于心灵的一切,让它告诉你,——
一切人的生命,复归于你,
噢,主宰,那些人的生命,为敌人俘获者,

* 诸如此类咒语均属公元前1000年代,选自弗·德利奇所著《亚述典籍以及语法原理和词汇总表》(莱比锡1912年版)。其真本以两种文字书就,苏美尔文为原文,附阿卡得文译文;而实际上,阿卡得文本为原文,再译为“神圣的”苏美尔文(即宗教专用文字),以期赋予咒语更大的“效用”。每一咒语均附有相应礼仪之说明。

真诚和正直者，离之而去者，
失去宠爱者，郁郁不得志者，
遭受攻击，——而他并有料到，
遭受攻击，——而他却视而不见，
身染疾疫者，忧愁不乐者。
恶灵袭扰者，
恶魔入其卧室者，
幽灵在夜间制服者，
恶神使其备受折磨者，
恶鬼毁其头者，
其犬凶恶犬毛竖立者，
为拉玛什图以有力之手所制者，
为拉巴苏以手臂打击者，
为种种恶魔所袭扰者，
为深夜之利卢所发现者，
为利利图压其强健之胸者，
有被弃绝之凶兆者，
遭受敌对者的诅咒者，
遭受恶口伤害者，
遭受恶语诽谤者，
遭受敌对者毒眼所害者，
遭受敌对者唾液诅咒者³，
遭受巫者咒术者，——
沙玛什！其生命在你的掌握中，——
你统辖万民，犹如一族。
我来到此间作为埃阿⁴的代言者，——
为了病者的生命，他遣我前来。
埃阿晓谕我的，我向你重述：

我的主宰，自己的神之子，——
审视他的判决，告知于你，
虽经历疾疫和悲伤他的身体安然无恙，
光和力之水倾注于身上，
他的雕塑像，你以水淋之，
你以雨水沐浴其体，
恶灵、恶魔，恶毒的幽灵，
恶鬼、恶神，恶毒的魔鬼，
拉玛什图，拉巴苏，带来邪恶
利卢和利利图，使白昼暗淡无光，
忧愁和疾疫，病患和哀伤——
来自我的主宰，自己的神之子，
犹如水流，从他那里传布。
沙玛什，你的谕命永不更易，
在这一天，减缓并宽宥他的罪愆；
恶言毁谤，对他无可逞其伎，
王室之神，推崇你的无上威力。
这一久病痊愈之王，对你的颂扬，——
我，你的奴仆，念诵咒语者，你赞美！

(二)

悲哀，犹如河中之水，向山谷奔驰，
犹如田野之草，忧伤有增无已，
在海洋中，在辽阔的空间，
悲哀，犹如服装，覆盖生者；
将鲸鱼逐至海洋深处，
海洋中升起火焰，吞噬鱼群，

在天宇，其网高高张开，
天空之鸟为它驱赶，犹如旋风，
它抓住瞪羚的角和耳
山峦上的羊它抓住其毛，
田野上的牛，它使其垂下颈项，
四足之沙坎它殛杀于田野；
对患病者在他自己的家中，
它张开无情之网。
马尔都克看到他，他拜谒埃阿，
“父亲，”他进其殿堂，说道：
“父啊，悲哀，犹如河中之水，向山谷奔驰，
犹如田野之草，忧伤有增无已，
在海洋中，在辽阔的空间，
悲哀，犹如服装，覆盖生者；
将鲸鱼逐至海洋深处，
海洋中升起火焰，吞噬鱼群，
在天宇，其网高高张开，
天空之鸟为它驱赶，犹如旋风，
它抓住瞪羚的角和耳
山峦上的羊它抓住其毛，
田野上的牛，它使其垂下颈项，
四足之沙坎它殛杀于田野；
对患病者在他自己的家中，
它张开无情之网。”
埃阿对其子马尔都克答道：
“我的儿子，你不知道的，我来教导你，
马尔都克，你不知道的，我来教导你。
我知道的一切，你也知道。

我的儿子，马尔都克，到病患者那里去，
你用手将他的形象画在地上；
曾患病的国君凭依其形象站立起来，
拜谒沙玛什张开自己的手掌。
念诵咒语，神圣之言，
在他的头上以水洒布，
在他的身上以诅咒之水淋之，
洗净自己的手，洗净自己的手：
让令人诅咒的悲哀，像水一样流尽，——
犹如其形象之消逝让它在世间无影无踪。
让该国君纯洁，让他像白昼一般光明，
你将他交付善神手中。”

(三)

- 1 强大的、光彩熠熠的埃雷(杜,)
至高的主宰，努迪穆德⁵的头生子，
马尔都克，埃恩古拉⁶的暴烈的騫驴！
埃萨吉拉⁷的主宰，巴比伦的雄伟，
埃济达⁸的守护者，
- 5 灵魂的庇护者，埃玛赫提拉⁹的中意者，
生命的创造者，
国度的保护者，人类的卫护者！
一切神庙之龙，
在世人的口中，你的名讳意味着美好！
马尔都克，伟大的统御者！
- 10 凭借你那至高无上的意志，我将生存，我将康健，
我看到你的神性，

- 我将如愿以偿！
将真理纳入我之口，
将善言纳入我之心！
- 15 世间的显要人士将对我垂爱！
我的男神将居于我的右侧，
我的女神将居于我的左侧。
我的保护神将永远与我同在！
给予我教导、关注和眷顾！
- 20 我如此诉说，既然我如此诉说，恳求一切如愿！
马尔都克，威力无比的主宰，为我增添寿命！
赋予我的灵以生命！
赐我长寿——向你祈求！
恩利尔为你而欣慰，埃阿与你同欢！
- 25 宇宙诸神为你祝福！
诸大神将抚慰你的心！
(在马尔都克前举臂祈祷。)

(四)

- 1 真诚向你祷告，请听分明！
拜见你是福，你的意愿是明灯！
亲吻我，伊什塔尔，赐给福分！
望求惠顾，听取祷告！
- 5 选择道路，指明途径！
我识尊颜——定当厚报！
我拖尊轭——应稍事休憩！
期候谕命——望求惠赐！
灵光佑护——施恩眷顾！

- 10 寻求你的光辉——期待照耀我身！
恳求你大施神威——佑我生存于世！
恳求与我同在，善神舍都，将站在你面前！
恳求拉玛苏垂爱，将你的福降赐给我¹⁰！
我的财富与日俱增，仰赖你保存于右侧者，
仰赖你保存于右侧者，我将得到你的赐福！
恳请明示——我恭听教诲！
- 15 我如此诉说，既然我如此诉说，恳求一切如愿！
身体康泰，心情愉快，日日予以引导！
为我延年，为我增寿！
佑我生存，佑我无恙，你的神圣至尊至大！
- 18 佑我一切如愿！
- 18a 天宇为你喜悦，深渊¹¹为你欢腾！
为你祝福，宇宙诸神！
诸位大神，抚慰你心！
在伊什塔尔前举臂祈祷。
在伊什塔尔前焚香祈祷，洒布祭酒，三度举臂祈祷。

简要注释：

- 1 系指宇宙构成之宇宙山。
- 2 “杜尔一库格”(Dul-kug)，为诸神栖身之所。
- 3 唾液被视为“最毒的”的魔术手段。
- 4 埃阿(Ea)，又名“海雅”，被视为淡水瀛海之神，即淡水和智慧之神。
- 5 努迪穆德(Nudimmud)，大神恩基的主要称谓，其意似为“创造者”、“生育者”。据古巴比伦神话，马尔都克为此神之子。
- 6 埃恩古拉(Eengura)，意为“恩古拉之所”；恩古拉，即阿布祖，为地下淡水之瀛海。大神恩基在埃利都的庙宇，亦称“埃恩古拉”。
- 7 埃萨吉拉(Esagila)，马尔都克在巴比伦城的主要庙宇。

- 8 埃济达(Ezida),新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城郊区的庙宇。
- 9 埃玛赫提拉(Emahtila),巴比伦城的一座圣所。
- 10 舍都和拉玛苏(Shedu and lamassu),为善灵,专司庇护男性和女性。拉玛苏又称“拉玛”。
- 11 深渊,即阿普苏,又称“阿布祖”,又有“深渊”之意。

古阿卡得典籍中的灾厄神话*

〔伊拉有所谓“七体斗士”，名叫“西比”（一说，为伊拉的七扈从神），所呼出之气息便是死亡；西比向行动迟缓的伊拉说：〕

“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噢，伊拉，
你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呆在城中，
你像一个哭泣的婴儿，呆在家里，
像那些未在草原驰骋者，我们用妇女之食，
像那些不能征战者，我们怯战畏敌。

站起身来，英雄，走上原野，
让世人和兽类俯首听命，
诸神闻之也胆战心惊，
君主闻之也手足无措，
魔怪闻之也惊恐万状，
强者闻之也魂飞魄散，
山峦闻之也战抖不已，
海洋闻之也为之战栗。

伊拉，听我进一言，

* 这一神话中的主要人物，为瘟疫之神伊拉以及为其出谋划策者火神伊舒姆。伊拉为骇人听闻的毁灭者，他使田野荒芜，并以此为乐事。又说，伊拉懒惰贪睡，冥思苦想，暗中策划惨无人道的毁灭性勾当。

良弓备好，箭镞磨利。
宝剑出鞘，一显神威。”

〔伊拉对他的僚属和出谋划策者、他的“智多星”伊舒姆说道：〕

“把门打开，我要启程，
西比，勇武绝伦的英雄，同我结伴而行，
你是我的出谋献策者，随我登程。”

〔伊舒姆闻之十分惊恐，他痛惜世人，遂对伊拉说道：〕

“我的主人，你对神祇和君主居心叵测，
你对这一国度居心叵测而使它陷于毁灭，
难道你就不再回还？”
伊拉启齿而言，
向出谋献策者说道：
“闭嘴，伊舒姆，听我告诉你，
关于人的命运，我要向你作答。
听我说，聪明绝顶的伊舒姆，众神的献策者，
天上有牡牛，地上有雄狮，
地域之王则是我，
诸神之中，我最强有力，
伊吉吉中，我最勇武，
阿努纳基中，我无上权威。
世人对我的言语竟然无所畏惧，
对马尔都克的言语竟然置若罔闻，
他们竟然随心所欲。
我将善良的马尔都克唤起，

将他导出居所，
我要将一切人毁灭。”

〔于是，伊拉前往众神之王马尔都克所在的巴比伦城。他来到马尔都克的神宫埃萨吉拉，劝说马尔都克离开居所而去往某地；据伊拉描述，这一处所为“火焰可使其衣物洁净的殿堂”，似为众神所在的东方之山。〕

伊拉前往神祇和君主之城巴比伦，
他进入天地之宫埃萨吉拉，
他启口对众神之王禀告：
“众神之主，光环是你权力的象征，
光灿灿如星辰，却不再放射光辉，
你的王冠已坠落尘埃，
走出你的居所，
前往那火焰可使你的衣服洁净的殿堂。”

〔马尔都克不无忧虑，唯恐他离开巴比伦世间将是一片纷乱。致厄之风、冥世的魔怪和神灵，将使各个地域寸草不生，将其居民吞噬，将一切生灵置于死地，无论何者不能使之复返。伊拉向马尔都克保证：当马尔都克离去时，他，伊拉，将关照一切，无论是天界的神灵，无论是地下的魔怪，均无法给世间及其居民以危害。然而，马尔都克刚刚离开巴比伦，伊拉便将伊舒姆招来，吩咐道：〕

“打开门来，我要启程，
日期已到，时辰已到，
我吩咐——太阳将光芒折损。
我用黑暗遮蔽太阳的面孔，
生于阴雨之日，将葬身于干旱，
踏着湿漉漉的路径离去，

却在灰尘迷漫的大道上回返，
我对众神之主说道：‘留在宫中，
你的吩咐，我将荣幸地付诸实现，
黑首者在祈祷，你将祷词摒弃。’
我把人们的聚落变成丘冈。
城市变成一片废墟，满目断壁颓垣，
山峦崩摧，其畜群不复存在，
海洋咆哮，其财富化为乌有，
我把植物连根拔除，一切强有力者归于毁灭，
我把世人置于死地，一切生灵均遭涂炭。”

〔伊舒姆对世人满怀痛惜之情，深知他们难逃死亡的厄运。于是，他祈请伊拉改弦易辙。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伊拉首先摧毁巴比伦及其居民，城垣和郊野也荡然无存。他将巴比伦化为废墟，他去往乌鲁克，即圣役、献身者和神圣的献身者之城，他的配偶和主人是女神伊什塔尔；阉者和兽奸者以及供埃安纳爱悦者之城，伊什塔尔将他的勇武转化为对女神的畏惧。虽将乌鲁克化为废墟，伊拉并未寻得和平与安宁；他喃喃地说：〕

“我使残杀和复仇有增无减，
杀死其子，——让其父收葬，
杀死其父，——让它曝尸于外。
建房者不禁想到：
‘……我将在内室休憩，
在厄运将来之时，我将在庭院安卧。’——
我杀死此人，并毁其坟墓，
并将残址交与第三者。”

〔伊舒姆因伊拉所导致的残杀和破毁而深感不安，再度恳请他回心转意，并试图以下列言语加以感化：〕

“伊拉，你让正直者死去，
你让不正直者死去，
你让有罪者死去，
你让无辜者死去，
你让献祭者死去，
你让皇室的奴仆和宫人死去，
你让少女们死去，
却并不想安宁，喃喃地说：
‘消灭强者，打翻弱者，
杀死统帅，使敌军败逃，
摧毁敌楼和墙垣，
从城中掠去财富，
毁去船桅，——船只必然沉没，
毁去码头，——船只无法靠岸，
毁断缆绳，扯下旌旗，
使乳房无汁，——婴儿必然死亡，
使泉水干涸，——河溪势必断流，
摧毁行星，使星辰无法运行，
将树木连根拔起，——果实将不复生长，
摧毁基础，——墙垣必然圯废，
我进入王者和众神的居所，——
我入无人之境！’”

〔伊舒玛的祈求似乎对伊拉稍有作用，伊拉最终留下某些希望，——即使不是留给全人类，也至少是留给阿卡得人。〕

伊拉听他一番言语，似乎得到慰藉，

于是，雄武有力的伊拉喃喃地说道：
“海滨人杀海滨人，苏巴雷人杀苏巴雷人，
亚述人杀亚述人，埃兰人杀埃兰人，
喀西特人杀喀西特人，苏特人杀苏特人，
古特人杀古特人，卢卢贝人杀卢卢贝人，
国家攻伐国家，城邦攻伐城邦，
家庭攻打家庭，兄弟攻打兄弟，
他们互相残杀，骨肉反目成仇，
阿卡得人人为之振奋，并征服一切。”

〔这样一来，伊拉终于得到安宁与和平，并向众神宣称：他最初确因世人犯有罪愆而迁怒于世人，并意欲使他们无一留存，伊舒姆的劝告和祈求促使他改弦易张。从此以后，他将帮助阿卡得人战胜和征服其敌，并将大量掳获携往巴比伦，以使巴比伦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均繁荣昌盛，使巴比伦再度统辖整个世界。〕

“国人日益众多，
无论是强者或弱者纷纷归附，
羸弱的阿卡得人俘获身强力壮的苏特人，
阿卡得人以一当七，犹如驱赶群羊，
他们（即苏特人）的城市夷为废墟，山峦崩摧。
你们把沉重的贡赋带给巴比伦，
你们使愤怒的神祇心平气和并回归庙宇，
这一国度的牲畜和粮食愈益增多，
荒废的田野再度耕种。
统辖者将贡赋送往巴比伦，
埃库尔的圣地无人照管，
其塔顶如朝阳金光闪烁，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量充沛，
巴比伦将永远成为诸国的霸主。”

〔叙事诗的结尾既表述了神话作者本人的心理状态，又表述了神话所面对的听者的心境。〕

为了赞美伊拉，此歌已传颂不知多少年，
伊拉勃然大怒，意欲摧毁其国，
把世人和动物化为乌有，
作为谋士的伊舒姆极力劝阻，——
残存于世者终于得救，——
卡布提—伊拉尼—马尔都克，
这一栏的作者，
达比比之子。
伊舒姆在夜晚梦境中降临，
清晨起身，他一行也没有遗忘，
一行也没有增益。

〔总之，作者确实煞费苦心，以下列数行作为结尾。〕

伊拉聆听此歌，予以赞许，
伊舒姆的歌使他喜悦，
众神无不称赞，伊拉却喃喃说道：
谁称赞此歌，谁的庙宇将十分丰足，
谁忘怀此歌，谁将无法嗅到香气。
称赞我名号的君主将统御世界，
弘扬我声名的王公将战胜顽敌，
歌颂我声名的歌者刀剑无伤，

他的言语对王者和主宰将是天经地义，
牢记我声名的书吏将不会落入敌手，
聚集一堂赞誉我声名的学者，
我将赋之以睿智，
这座贮存此文典的殿堂，
当伊拉和西比怒不可遏之日，
宝剑将无法临近，
其命运将是和平与富足。
一切国度将恭顺并尊崇我的雄威，
人们所处的世界将盛赞我的声名。

太阳神颂歌*

(古赫梯典籍)

(一)

太阳——光荣！审视人之心，
太阳，居高临下，
而你之心未为人所见。
倘若谁有恶行，
你居高审视并判决。
我恪守自己的公义之道¹。
谁若是对我不轨，
太阳，请你明察！

(二)

我的主宰，天界的太阳神，
人类的牧者²！从海洋中

* 赫梯的太阳神颂歌，颇受古巴比伦对太阳神沙玛什之赞颂的影响；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太阳神沙玛什，又被视为王者和审判者。在赫梯文献典籍中，太阳神不仅对世人，对动物亦有所影响。第一歌载于《博阿兹柯伊出土的楔形文典籍》，X VII, №28；在对太阳神进行献祭时唱之。第二歌载于《博阿兹柯伊出土的楔形文典籍》，VI, №45；为穆尔西里斯之子穆瓦塔利斯的祈祷文。第三歌载于《博阿兹柯伊出土的楔形文典籍》，XX X I, №127；属赫梯王国时期；古代东方所特有之对太阳神的崇拜以及太阳神与世间之王的关联，反映于其中。太阳神沙玛什并被奉为四方之审判者。

你登上天穹³，天界的
太阳神。你升入苍穹！
天界的太阳神，我的主宰，
你对人，对犬，
对猪，对野兽，
每日每时审视其行，太阳神！

(二)

太阳，我的公正的主宰，
审判者⁴！地界和天界之主。
你统辖寰宇，赋予勇武之力，
噢，公正无私者！
太阳神，你永远仁慈，
只有你有求必应！
仁慈之神，至善的太阳神！¹
你多么仁慈，噢，公正无私者！
只有为人正直者，
你予以垂爱，至善的太阳神！
母神宁伽尔之子，
你已完全成年，
你的胡须来自天青石！
看啊！在你面前拜倒
一人——你的奴仆。他对你祷告：
“极目望去，大地和天宇。
光灿灿的，惟有太阳，惟有你。
威严的主宰，至善的太阳神，
母神宁伽尔之子。

全国的仪礼和契约，
无不为你所立。
威严的主宰，至善的太阳神！
众神之中惟有你光彩熠熠！
你拥有无上威权。
公正无私的统摄者，
昏暗世界的始祖⁵！
威严的、伟力无比的太阳神！
父亲恩利尔赋予你
四方疆域。
致力于审判，从不知疲倦，
你是坚持不渝的审判者！
往昔诸神中惟有你是
威严的主宰，至善的太阳神，⁶
为诸神举行仪礼。
为往昔诸神，惟有你
公正地确定其境遇。
天塔之门，
又只为你打开。
你从天门而出，
噢，惟有你光彩熠熠。
天界诸神⁷在你面前躬身施礼，
地界诸神⁸也躬身施礼，
若是你同他们交谈，太阳，
诸神躬身施礼，向你诉说。
犹如亲人，你对负屈含冤者，
对孤苦伶仃者百般佑护。
惟有你替负屈含冤者和孤苦伶仃者

报仇雪恨。
晨曦初露，太阳，
你渐升上苍穹，
你照亮上方诸域，
你照亮下方诸域，
你照亮万方诸域，太阳，
你俯视诸域，太阳。
你审判犬，
审判猪以及野兽，
审判食言者，——
你审判残忍的野兽，
审判恶人和坏人，
你铁面无私，太阳。
一切神所仇视
所厌弃者，
所鄙夷者，你使他们
振作精神，你给他们以眷顾。
这样的人，你的奴仆，
你予以佑护，太阳。
面食和酒浆，他按制
向你奉献，太阳。
你对忠实奴仆予以辖制！
你的四匹馭马⁹，
你的奴仆以谷喂之。
倘若食四馭马之谷，即可生存，
噢，太阳，你¹⁰，
请听，这是你的忠实奴仆
对你进行赞颂，

他愿听你的谕命，
威严的主宰，至善的太阳！
你乘车远行四面八方。
你的左侧，
畏惧飞行于天宇，
你的右侧为恐怖[……此处缺损]¹¹
你的右侧为布奈奈¹²——
驭手和谋士忠诚可信。
你的左侧为米沙鲁¹³，
忠实的襄助者和奴仆[……此处缺损]
你乘车环游天宇，太阳！”
〔颂歌第一块泥版末尾严重破损〕

简要注释：

1 “我恪守自己公义的道”；类似说法，《圣经》中有4处：《旧约全书·箴言》8·20（“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2·20（“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12·23（“……我必行善道正道指教你们。”）；《旧约全书·耶利米书》6·16（“……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

2 所谓“人类的牧者”，为一古老的表述，见诸古赫梯以及古印度—伊朗、古希腊宗教和神话，其意似为众神牧放死者之灵。“世人之牧者”这一表述，亦用于古阿卡得神话中的太阳神沙玛什。

3 系指太阳从海中升起。

4 据赫梯法律，家畜亦受法律保护。将太阳神视为审判者的意象，可见于古赫梯神话以及古阿卡得神话和古埃及神话。

5 系指“冥世”而言；据古赫梯的神话观念，太阳神亦同“地下世界”相关联。

6 据古赫梯神话，诸神分为不同代。现时神与往昔神相对立；太阳神是现时神中的主要者。

7 系指神之命运。据一些古老神话（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神亦有各

自的命运。

8 “地神”不同于“天神”，乃是地界之力的化身。

9 据一些古老神话，太阳神乘马曳之金车行于天宇。古印度神话以及古希腊神话中均有类似情节。古赫梯神话堪称其中介。

10 系指一种法术仪式，即给献与太阳神之矛以食，从而保证其强大有力。

11 “畏惧”、“恐怖”，为太阳神扈从中的两魔。

12 布奈奈(Bunene)，为太阳神的御者和谋士之阿卡得称谓。

13 米沙鲁(Misharu)，意为“正义”，为太阳神扈从之一的阿卡得称谓。

天界统御*（摘录）

（古赫梯典籍）

在往昔的岁月，
阿拉卢¹是天界之王。
阿拉卢端坐王位，
甚至威力强大的安努，
虽凌驾于众神之上，
仍拜倒在他脚下，
恭立在他面前，犹如侍者，
手把饮酒之觞。

九个世纪²已成过去，
阿拉卢居天界的王位。
当第十个世纪来临，
安努与阿拉卢鏖战，
安努战胜了他。
阿拉卢逃离
去往遥远的幽暗世界³。
阿拉卢逃离——
去往遥远的混沌世界。
安努居于王位。

* 见诸《博阿兹柯伊出土的楔形文典籍》，XXXIII, №1, 20。

他，安努，居于王位。
甚至威力无比的库玛尔比，
也拜倒在他脚下，
恭立在面前，犹如侍者，
奉献肴馔。

九个世纪已成过去，
安努居天界的王位，
当第十个世纪来临，
库玛尔比与安努鏖战。
库玛尔比，阿拉卢的后裔，
在天宇与安努鏖战。
安努无法经受住库玛尔比一顾，
安努逃离他，
安努，从库玛尔比那里逃脱，
像鸟儿飞升天宇。
库玛尔比紧追不舍，
牢牢抓住他的两足，
将安努从天宇拖下。
他咬伤安努之一足，
咬去了他的勇力，
他的一足成为青铜一般的铸件。
置于库玛尔比的腹中。
当他，库玛尔比，吞下
对手的全部勇力，
他欣喜若狂，哈哈大笑。
而安努转向他，
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因吞下我的勇力
而欣喜若狂。
但是，你只能是空欢喜一场。
我将重负留在你身上：
其一，你如今已孕育
无比勇武的雷雨之神。
其二，你如今已孕育⁴
狂暴的河流——底格里斯河。
其三，你如今已孕育
无比勇武之神塔什米舒。
三强大之神将降生，
作为重负，将他们留在你身上。
你如今将他们怀在腹中。
你只能粉身碎骨：
你如今以首
触山峦，触石崖，触岩山！〔……此处缺损〕”

〔以下严重破损，其内容似为：雷雨神在库玛尔比腹中与天神安努
商议：如何从其腹中出世。〕

简要注释：

- 1 阿拉卢(Alalu)，似为大神恩利尔的胡里特称谓。
- 2 即“九年”(又作：“九世纪”)，系指神话中宇宙年代，即时期。
- 3 系指所谓“下界”，为被战胜之神所赴境域。
- 4 相传，底格里斯河之神应与雷雨神兄弟同时出生。

关于雷雨之神泰利皮努的神话*

[故事一开始即描述此神的愤怒及其起因,这一部分已严重破损,无法辨识。据有关雷雨神的另说,此神“迁怒于(女王)阿斯穆尼卡尔”,气急败坏,竟至“将右脚的鞋穿在左脚之上,并[……缺损]向左”。继而,对雷雨神离去的后果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雾笼罩着窗户,烟笼罩着房屋,
木柴“被压在”灶中(燃烧将尽),
诸神“被压在”底座上,
群羊“被压在”羊圈内,
群牛“被压在”牛栏里:
牝羊遗弃了羊羔,牝牛遗弃了牛犊。

[此处略去一行半或两行已破损的章句。]

大麦和小麦不再生长,
大牲畜、小牲畜以及世人不再繁衍生息,
即使妊娠者也不再生育。
山峦荒芜,树木枯黄,(于是,)幼芽枯萎,
(至尊的太阳神)举行盛宴,并请千神莅临。

* 古赫梯典籍中有关泰利皮努的神话。泰利皮努是所谓逝而复返之神,相传又是至高雷雨神之子。其名源出于哈梯,又称“泰利皮恩”、“泰莱皮努”、“泰莱皮努斯”。另说,其中的逝而复返之神便以“雷雨神”相称。

他们尽情食用,并不能解除饥饿,

他们尽情饮用,并不能止息干渴。

(雷雨神之父)晓谕(诸神):

“我的儿子(不在其间;他勃然大怒),(不再)发育,

他把一切美好之物席卷一空!”

大小神祇纷纷寻找雷雨神。

太阳神派遣疾如闪电之鹰,(吩咐):

“去吧,寻遍崇山峻岭,

寻遍深邃的峡谷,

寻遍蔚蓝的海涛!”

雄鹰遵命而行,最终并未寻得。

雄鹰迅即禀报太阳神:

“我寻遍崇山峻岭,

我寻遍深邃的峡谷,

我寻遍蔚蓝的海涛,

并没有找到他,天界的雷雨神!”

雷雨神的父亲找他到(雷雨神)的祖父面前,问道:

“种子死去,一切枯死,这是谁的罪过?”

祖父说道:

“有罪过的不是任何(第三)者,就是你!”

雷雨神的父亲答道:

“我没有任何过错!”

祖父说道:

“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倘若查明罪过在你,)我将把你置于死地!

立即去找雷雨神!”

雷雨神的父亲

来到古尔斯(之一的)汉娜汉娜(即母神)面前。

作为古尔斯(之一的)汉娜汉娜,她对雷雨神的父亲说:

“你来这里有何贵干?”

雷雨神的父亲说:

“雷雨神肆无忌惮,

(以致)一切枯萎,种子死去。

我的父亲却说:

‘罪过在你!

我要弄个水落石出,将把你置于死地!’

事到如今,如何是好?究竟有何变故?”

汉娜汉娜答道:

“无须害怕!

如果这是你的罪过,我将予以弥补,

如果这不是你的罪过,我(也)将予以弥补。

你去寻找雷雨神,

(当)他的祖父并未获悉(所发生的一切)!”

雷雨神的父亲说:

“我到哪里去寻找?”

汉娜汉娜答道:

“我把他交给你(即“交到你手”)。

寻找一只(蜜蜂)(给我)!

我亲自教导它,

它可以寻到(雷雨神)。”

雷雨神的父亲对汉娜汉娜说道:

“大神小神一齐寻访他的踪迹,

最终并未寻得;

因此,蜜蜂应去寻访,

它的羽翼脆嫩,它的躯体羸弱:

让它们[……此处缺损]!”

汉娜汉娜答道：

“〔……此处缺损〕未〔……此处缺损〕。”

〔此说下文已佚。相传，蜜蜂被引到汉娜汉娜面前，汉娜汉娜则命它去寻访。

泰利皮努神话中诸如此类情节，大体归纳如下。

遵照汉娜汉娜的吩咐，蜜蜂四处寻访此神的踪迹，终于在利赫济纳城邦的林中发现他酣睡未醒（应当指出：这一神话的两说将该城邦描述为泰利皮努以及雷雨神的藏身之所，而它在仪式之中则是雷雨神的崇奉中心）。蜜蜂把雷雨神蜇醒，此神当即暴跳如雷；他把毁灭和破坏施之于人和牲畜以及全部疆域。诸神惊恐万状，不得不诉诸法术手段。

雷雨神神话的上述传说，有关这一部分已佚。泥版第二栏只留有零星的片断；这些片断，在其他诸说中并无相应者可寻，与泰利皮努神话的上述部分也毫无共同之处。〕

雷雨神复归其所，并照管所辖的境域。

雾脱离窗户，烟脱离房屋，

（诸神从底座上）奋起，

劈柴从灶中奋起，

群羊（从羊圈中）奋起，

群牛从牛栏中奋起，

（母亲）照料（其子女），

牝羊照料（其羊羔），

牝牛（照料其牛犊），

（雷雨神）照料（王和女王），

并保佑他们福乐安泰（直至终结）。

〔这一消逝之神的形象，溶有若干不同神的特质；其中最著者为泰利皮努和雷雨神；看来，保存最为完好的诸说中所叙述的，正是此二神。〕

乌利库米之歌*

(古赫梯典籍)

〔第一块泥版〕

〔……此处缺损〕库玛尔比，众神之父，我对你赞颂¹。

乌利库米之孕育

库玛尔比将智慧注入自己的心灵，
犹如魔怪，他造成不祥的时日²。
他对泰舒卜心怀叵测，
一个同泰舒卜为仇作对者为他所造。
库玛尔比将智慧注入自己的心灵，
他关注其智慧，犹如对待宝石。

当库玛尔比将智慧注入自己的心灵，
他迅即从宝座上一跃而起。

* 《乌利库米之歌》为有关库玛尔比的胡里特系统之赫梯译文中最著名者，其主体为叙述胡里特神话中天界数代神之更迭，古巴比伦之神亦被编织于其中。赫梯译者无疑具有诗歌才赋，并袭用了古赫梯神话中的一些表述和用语。库玛尔比为诸代神中的主要神。有关库玛尔比的神话典籍，对世界文学史有着巨大的意义，对古希腊文学无疑有着直接的影响。其情节在赫西奥德的著作中清晰可见。原泥版严重破损；见诸J. 弗里德里希《赫梯楔形文典籍》，海德堡1960年版。赫梯文泥版，显然是胡里特泥版之较为随意的复述，其诗行长短相间。

他把权杖握在手中，
他把迅风象鞋履似的穿在脚上。
他离开其所辖之城乌尔基什³，
来到寒湖⁴。
寒湖中有一巨崖——
其长为三里格，其宽为一个半里格，
其下部为半里格，
库玛尔比的心十分欣悦，
库玛尔比与山崖相结合，
他的精液遗于山崖。
他曾五次同山崖结合，
他曾十次同山崖结合⁵。

乌利库米的童年

[……此处缺损]产婆⁶助其降生，
命运女神以及保护女神举起婴儿，
并将他置于库玛尔比膝上。
库玛尔比因其子而欣悦，
库玛尔比将其摇来摇去，
并赋以心爱之名。

库玛尔比对其心说道⁷：
“我给儿子起一个什么名字，
命运女神以及保护女神赐予他什么？
他在分娩时从亲人腹内一跃而出，犹如一把利剑，
让他去吧！将他称为‘乌利库米’⁸。
让他去往天界，并成为王。

乌利库米摧毁库米亚⁹这光荣之城。
乌利库米击败泰舒卜，
使他化为齑粉，并以脚踵踏之，
把他踏得粉身碎骨，犹如蝼蚁！
他把塔什米舒¹⁰的脊椎折断，犹如芦苇！
他把天界众神惊走，犹如飞鸟，
把它们打得粉碎，犹如陶罐！”

当库玛尔比把这些话讲完，
他(再度)与其心商谈：
“我把此子交与谁？
谁把他收养，并视为馈赠？
谁将他送往幽暗之地¹¹？
让天界的太阳神以及月神同他永不相见！
让库米亚强大之王、雷雨之神同他永不相见。
让他们永远无法将他杀害！
让尼内维亚的女王伊什塔尔¹²同他永不相见。
让她无法将他的脊椎折断，犹如芦苇！”

库玛尔比对伊姆帕卢里¹³说道：
“伊姆帕卢里！我对你讲的一切，
你要洗耳恭听！
把权杖握在手中，
把疾风象鞋履似地穿在脚上！
去往众神伊尔希拉¹⁴所在之处，
把这些非同小可之言相告：
‘来吧！众神之父库玛尔比向你们呼唤，
要你们进入诸神的殿堂，

他为何呼唤你们，
(你们不知晓)，
莫要迟疑！’
让众伊尔希拉取走婴儿，
把他携往幽暗之地，
让他不再为众大神所见。”

伊姆帕卢里听到这些话语，
他将权杖握在手中，
把疾风象鞋履似地穿在脚上，
伊姆帕卢里启程，
去往众神伊尔希拉处。
伊姆帕卢里对众神伊尔希拉重复道：
“来吧！众神之父库玛尔比向你们呼唤，
他为何呼唤你们，
你们不知晓，
莫要迟疑！”
伊尔希拉听了这一番话，
她们急不可待，匆忙行动，
她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转瞬间走完了行程，
众伊尔希拉来到库玛尔比面前。
库玛尔比向伊尔希拉们吩咐道：
“取走(这一婴儿)，
接受他，犹如馈赠，
把他送到幽暗之地！
刻不容缓，立即行动！
把他置于乌佩卢里¹⁵的右肩，犹如一把剑！

把他置于乌佩卢里的肩上。
一日之间，他长一码，
一月之间，他长二分之一里。
而那一抛在他头上之石，
让它遮住他的双目。”

众伊尔希拉听了这一番话，
她们从库玛尔比膝上取走婴儿，
众伊尔希拉举起其子，
将他置于胸前，犹如饰物。
她们举起其子，犹如风，
将他送到恩利尔的膝上。
恩利尔举目探视。
他看了看婴儿——
他站在大神面前。
他的躯体——“昆库努齐”¹⁶为石。

恩利尔与其心商谈：
“他是谁？此子，
众命运女神和保护女神曾予以抚养，
他是谁？他是否注定要
同诸大神进行鏖战？
只有这个库玛尔比如此居心叵测：
他曾生泰舒卜，
如今又生下这一同他为仇作对者。”

恩利尔刚刚讲完，
众伊尔希拉将幼儿置于乌佩卢里的右肩上，犹如一把剑。

“昆库努齐”，他发育增长。
众大神予以培育。
一日之间，他长一码，
一月之间，他长二分之一里。
而那一抛在他头上之石，
遮住他的双目。

太阳神的愤怒

第十五天，
那一石已长高。
犹如一把剑，他站立在海中，
他屹立在海面上。巨石，
高高耸立。
大海宛如其衣上之带。
他宛如巨锤矗立，那一巨石。
他可达诸神的庙宇及其在天界的殿堂。

太阳神自苍穹俯视，
看到下面的乌利库米；
乌利库米似乎看着大神。
太阳神与其心商谈：
“这是什么神，在海中并非与日俱增，
而是与时俱增？
他的身躯不似诸神。”
天界的太阳神转过身来，
太阳神奔向海洋，
他抵达海洋。

他以手按前额，
(他获知：乌利库米成于石，)
他因愤怒而变容。¹⁷

天界太阳神目睹乌利库米，
他继续行于高山峻岭，
前往雷雨之神的居所。
看到他愈益临近，
塔什米舒说道：
“天界的太阳神，寰宇之主为何来到？
他来到我们这里定有要事。
它不容忽视！
这是一场搏击，
这是一场鏖战！
这是天界一场暴乱，
这是遍地死亡与饮馐。”
雷雨之神对塔什米舒说：
“给他设置座位，让他就座，
给他设置席位，让他入席！”

当他们正在谈论，
太阳神已经来临。
他们为他设置座位，让他就座，
但他并没有就座；
他们为他设置席位，让他入席，
但他并没有入席；
他们为他献上饮具，
但他并没有沾唇。

雷雨之神对太阳神说：
“莫非为你设置座位的役者拙劣？
既然你不愿就座；
莫非为你设置席位的役者拙劣？
既然你不愿入席；
莫非为你献饮具的侍膳者拙劣？
既然你不愿享用。”

〔第二块泥版〕

太阳神与暴风雨神

雷雨之神听了太阳神的一番话，
他因愤怒而变容。
雷雨之神又对天界的太阳神说道：
“宴席上的肴饌丰美，
请食用；
觞中的琼浆醇香，
请饮用；
请尽情食用，
请尽情饮用，
然后你离去，
然后飞升天宇！”
天界的太阳神听了这番话，
立刻心花怒放，
宴席上为他所献的丰美肴饌，
他食之；

觞中为他所献的醇香琼浆，
他饮之；
太阳神然后站起身来，
他立即飞升天宇。

当天界的太阳神离去，
雷雨之神开始将智慧注入自己心灵。
雷雨之神与塔什米舒手挽手
他们从其居所和寺庙飞起，
他们的姊妹伊什塔尔无畏地飞离天宇，
伊什塔尔与其心灵商谈：
“他们飞往何处？我的弟兄们。
我要飞去观看！”
伊什塔尔迅即抵达，
她出现在兄弟面前。
他们手挽手，
飞抵哈济山¹⁸。
库米亚王将脸转向海洋，
转向那可怖的昆库努齐，
他看到可怖的昆库努齐，
他因愤怒而变容。

雷雨之神坐在地上，
泪如泉涌。
雷雨之神含泪说道：
“谁能与这一怪物抗衡，
谁能与之搏击？
谁能忍受它的威慑？”

伊什塔尔对雷雨之神说道：
“我的兄弟！他一无所知，
尽管赋予他十倍的勇力……
我到他那里去！……”

伊什塔尔在乌利库米面前歌唱

[……此处缺损]她拿起琴和鼓，
[……此处缺损]伊什塔尔在他面前唱了起来。

伊什塔尔在他面前唱了起来，
站在海滨的砾石上，在尖石上。
一巨浪从海上涌来。
该巨浪对伊什塔尔说道：
“你在为谁歌唱？噢，伊什塔尔。
你在为谁唱起(甜美的歌)？
此人为一聋者，
他有耳不能闻。
此人为一瞽者，
他有目不能视。
他毫无怜悯之心！
去吧，伊什塔尔，
去寻你的兄弟，
当石体尚未勇武难敌，
当其颅骨尚未长成！”
伊什塔尔听了这一番话，
她立即不再歌唱，
并扔掉琴和鼓。

她摘下黄金饰物，
她哭着离去。

雷雨之神准备鏖战

“〔……此处缺损〕为牛准备饲料，
让他们奉献芬芳之油，
以香料涂抹塞里之角，
以黄金装饰特拉之尾，¹⁹
将牛车之轅掉转！
将此车套上强健之牛，
将石块²⁰装上牛车！
让他们快将雷雨唤来，
在九十里格之外将石崖劈碎，
其石块覆盖八百里格的地域。
让风同暴雨一齐袭来，
闪电施放威慑的光矢。
快将他们从睡卧之处唤来。”
当塔什米舒听了这一番话，
他立即行动起来。
他将塞里从牧场引来，
他将特拉从伊姆加鲁山²¹引来，
将两者安置于外院，
取来芳香之油，
涂抹塞里之角。
他以黄金装饰特拉之尾，
将牛车之轅立即掉转，
将石块装上牛车，

将雷雨唤来相助，
在九十里格之外将石崖劈碎……

〔……此处缺损〕他拿起兵器，
他乘上战车，
他从天宇召来雷雨之云，
雷雨之神又将面转向昆库努齐，
雷雨之神看到他：
他已长高二百倍

〔第三块泥版〕

众神与乌利库米的第一次鏖战

〔……此处缺损〕当众神听了这番话，
他们登上车。
大神阿什塔比²²响起雷声，
雷声轰鸣，他向海洋驰去，
七十神与他同往。
〔……此处缺损〕他并未能制服乌利库米，
阿什塔比被打入海中，
七十神与他遭难。
〔……此处缺损〕昆库努齐撼动天宇，
天宇飘摇，犹如空荡荡的衣衫。
昆库努齐不断增长，
如果说他曾高出海面二千里格，
昆库努齐如今则屹立于地上，
他巍然耸立，犹如利剑，昆库努齐，

他抵达诸神的居所和寺庙，
其身高已有九千里格，
其身宽已有九千里格。
乌利库米站立在库米亚之门，
他站立在赫芭特以及赫芭特的庙宇之上，
于是，关于诸神的信息无法传给赫芭特，
于是，赫芭特不能见其夫。

赫芭特²³则对塔基提说道：
“我对雷雨之神不再有所闻，
关于诸神的重要消息不再传来，
他们曾谈论的乌利库米，
似乎在同我丈夫的搏斗中获胜。”
赫芭特说完，又对塔基提说：
“你听我说！
将权杖握在手中，
把疾风象鞋履似地穿在脚上！
你去往鏖战之地！
他似已将其杀害，——昆库努齐已将其杀害，——
雷雨之神，神王，我的配偶，
快将消息带给我！”

塔基提²⁴听完她的话，
迫不及待，匆匆忙忙
登上行程，
而塔基提无路可寻，
塔基提去而复返。
塔基提回到赫芭特那里

[……此处缺损]塔什米舒听完雷雨之神的话，
迅即站起身来，
他将权杖握在手中，
把疾风象鞋履似地穿在脚上。
他飞身上了高塔，
他置身于赫芭特对面，
塔什米舒向赫芭特说道：
“雷雨之神吩咐我离开库米亚，
他吩咐我寻找安身之地。
我们将在我们的期限未尽之处。”
当赫芭特看到塔什米舒，
她险些从顶部坠下。
倘若她再向前移动一步，
她势必从顶部坠下。
然而多亏宫廷侍女
将她扶住，
使她未坠落。
塔什米舒说完，
他从塔顶飞落，
去往雷雨之神那里。
“当我们抵达埃阿处，
我们要十五次躬身施礼。
这时，埃阿始肯屈尊出现，
这时，埃阿始肯听我们之所述，
这时，埃阿始肯对我们施以怜悯，
使我们恢复往昔之雄威，埃阿。”

雷雨之神听了塔什米舒的诉说，
急不可待，匆匆启程，
他迅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飞驰而去。
雷雨之神与塔什米舒手挽手而行，
转瞬间已走完行程，
他们双双抵达阿普苏。
雷雨之神来到宫室，
他在门前五次躬身施礼，
他来到埃阿的寝宫，
他在门前再度五次躬身施礼。
塔什米舒对雷雨之神说道：
“我们应落到哪里？我们是否落在坎杜尔纳之顶？
倘若我们落在那里，坎杜尔纳之顶，
另一些则落在拉拉帕杜瓦²⁵，
〔……此处缺损〕天界则不会有王者！”

雷雨之神与塔什米舒前去拜谒埃阿

塔什米舒又对雷雨之神说道：
“噢，雷雨之神，我的主宰！
听我说！
我对你讲的一切，
请你给以关注！
我们去往阿普苏²⁶，置身于埃阿驾前。
我们在那里求得古老文字的典册²⁷。
而当我们走到殿宇之门，
我们应五次躬身施礼。
然后去往埃阿的寝宫，

在门前应再度五次躬身施礼，
雷雨之神与塔什米舒终于来到埃阿面前，
他们十五次躬身施礼〔……此处缺损〕

埃阿与乌利库米

〔……此处缺损〕埃阿将智慧注入自己的心灵，
埃阿站起身来，
埃阿走入内宫，
诸神恭立于他面前，
雷雨之神、库米亚的勇武之王，
恭立在埃阿面前〔……此处缺损〕

〔……此处缺损〕埃阿对恩利尔说道：
“莫非你不知道？恩利尔。
莫非谁也没有带给你什么消息？
莫非你对他一无所知？
作为雷雨之神的对手，库玛尔比将他造成——
昆库努齐成长于水中
其身高——九千里格，
他宛如巨锤，冲天而立。”

〔……此处缺损〕当埃阿讲完这一番话，
他去往乌佩卢里那里。
乌佩卢里举目观看，
这时乌佩卢里说道：
“埃阿，愿你永生。”
乌佩卢里站起身来，

埃阿回答乌佩卢里的问候，也向他致意：

“乌佩卢里，你生于混沌，
诸神在混沌中创造天地！”

埃阿这时又对乌佩卢里说道：

“乌佩卢里，莫非你不知晓？

莫非谁也没有带给你什么消息？

莫非你对他一无所知？

这个生长迅猛之神，库玛尔比造之与众神对抗。

莫非你不知道，库玛尔比欲置雷雨之神于死地——

他为雷雨之神造一对手。

昆库努齐成长于水中，

莫非你对他一无所知？

他屹立宛如巨锤，

天宇，诸神的庙宇，以及赫芭特，均为他遮翳！

你在邈远的混沌，

因而不不知他，这个迅猛生长之神！”

乌佩卢里这时说道：

“当诸神在我之上创造天地，

我毫无所知。

当他们将天地剖分，

我同样对此一无所知。

现在有什么在我右肩之上，

但我不知那里是什么神。”

埃阿听了这番话，

他转动乌佩卢里的右肩，

在乌佩卢里的右肩上，昆库努齐宛如利剑一般屹立。

埃阿对往昔之神说道：
“往昔之神，请听我说！
你们知邈古之事！
将你们父母和祖辈的气质予以揭示！
将往昔父辈们的印记带来！
让这些气质再度重现！
让邈远往昔之刃具再度重现！
诸神曾用以剖分天地。
如今我们以此将乌利库米与其根基剥离²⁸。
我们将库玛尔比所生者剥离，
这个诸神的对手！〔……此处缺损〕”

诸神与乌利库米的最后一战

〔……此处缺损〕埃阿对塔什米舒说道：
“同我的儿子离去，
不要站在我面前！
我的心成为恶的。
我亲眼目睹昏暗世界的死者，
他们犹如尘埃〔……此处缺损〕”
〔……此处缺损〕埃阿又对塔什米舒说道：
“我制服了他，乌利库米，
你现在去降除他。
他再也不能象利剑一样屹立。”
塔什米舒这时心花怒放，
他三度欢呼，
他飞升天宇，
诸神听到一切。

雷雨之神,库米亚勇武之王,对此有所闻。

诸神云集,

怒不可遏地扑向乌利库米,

诸神怒吼着,犹如牡牛。

雷雨之神登车,如(飞鸟)腾空而起,

雷声隆隆,他向大海飞驰,

雷雨之神与昆库努齐相搏[……此处缺损]²⁹

[…… 此处缺损]³⁰

简要注释:

1 据胡里特神话,库玛尔比为四代神中第三代的主神,末代神的主神雷雨神之父。雷雨神从库玛尔比手中夺取了天界统御权。

2 系指库玛尔比所设想的“报复之日”:他所生之魔怪危及雷雨神,并篡夺其天界统御权。

3 乌尔基萨(Urkisa),为库玛尔比所在之域。

4 寒湖,为巨崖所在之地;该巨崖被想象为一身躯硕大的妇女。

5 系对作为妇女形象之巨崖的描述。

6 系指帮助分娩的女神。

7 习见于胡里特和赫梯文学典籍,系指:神或人与其灵交谈。

8 乌利库米(Ullikummi),库玛尔比的胡里特称谓。

9 库米亚(Kummia),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城,位于山中,相传为雷雨神所在之地。

10 塔什米舒(Tashmishu),为雷雨神的弟兄和襄助者。

11 “幽暗之地”,即“地下世界”,相传位于天和地两界之外。

12 女神伊什塔尔,为雷雨神和塔斯米苏之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尼尼微城相关联。

13 伊姆帕卢里(Impaluri),为瀛海之神的谋士和襄助者。

14 伊尔西拉(Irsirra),与库玛尔比同辈之众神。

15 乌佩卢里(Upelluri),支撑天地的巨灵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

阿特拉斯相似。

16 昆库努齐(Kunkunuzzi),库玛尔比的赫梯称谓,其意为“石之殛杀者”。

17 系指神或英雄在搏斗时的面部表情。

18 哈济山(Hazzi),叙利亚北部一山,位于奥龙特斯河口附近;古希腊罗马著作家称之为“卡西乌斯山”。

19 塞里和特拉(Serri and Tella),为雷雨神的两圣牛,在搏斗中予以襄助。

20 所谓“石”,似使雷雨神之车更具威力。

21 伊姆加鲁(Imgarru),神牛特拉所在之山的胡里特称谓。

22 阿什塔比(Ashtabi),一武士神,为雷雨神的襄助者。

23 赫芭特(Hebat),胡里特神话中雷雨神泰舒卜之妻、主要女神。

24 塔基提(Takiti),女神,赫芭特的襄助者。

25 坎杜尔纳山(Kandurna)、拉拉纳杜瓦山(Lalanaduwa),诸神因为乌利库米所迫而欲迁往之地。

26 阿普苏(Apsu),在胡里特神话中为一城之称谓。

27 相传,大神埃阿是天、地创造之奥秘的保存者;雷雨神和塔什米舒试图借助于此奥秘而获救。

28 相传,只有下界之神埃阿可看见昆库努齐立于天和地之根基——乌佩卢里之肩;埃阿以剖分天地之刀和用具将其从乌佩卢里的肩上剖离。

29 此处严重破损,其内容似为:昆库努齐在雷雨神面前夸耀其威力,似重复《乌利库米的降生》中之言。

30 其结尾显然包容于第四块泥版,未传世;其内容似为:乌利库米在与雷雨神的鏖战中败绩。

穆尔西利斯禳除瘟疫的祷词*

(古赫梯典籍)

[……此处缺损]哈图萨斯城¹的雷雨之神,我的主宰,你们,诸神,我的主宰,一切已成定局:世人铸成罪行。我的父亲犯有罪行:他违迕哈图萨斯城的雷雨之神,我的主之言。而我并未犯有罪行。然而,一切已成定局:父罪子承。我父之罪转至我身²。然而,我在哈图萨斯城雷雨之神,我的主宰面前,在诸神,诸位主宰面前承认:正是如此,我们犯有此罪行。但是,当我承认我父之罪为我自身之罪,雷雨之神,我的主宰,诸神,诸位主宰,便心平气和。万望对我施恩,将瘟疫逐出赫梯国!为数不多的祭司,以食物献祭,众祭司,以酒献祭,他们活在此世,并让他们永生不死³! 请看,因瘟疫我向雷雨之神、我的主宰祷告;听我禀告,哈图萨斯城的雷雨之神,我的主宰,也让我生存于世!……鸟儿飞回笼中,鸟笼保住它的性命。倘若奴隶痛苦难忍,向主人祈求。主人听了他的诉说,并对他施恩:减轻其痛苦。倘若奴隶犯有某种罪愆,但在其主面前认罪,并听凭其主发落。然而,当他在主面前认罪,主则心平气和,该奴仆的主人也不会施以惩罚。我将我父的罪视为自身之罪;这的确如

* 《禳除瘟疫的祷词》,为以穆尔西利斯二世名义所写宗教和神话典籍中最著者。通观祷词,赎罪以及父罪子承等观念清晰可见,其叙述方式与《圣经·旧约全书》极为相似,并可看到《旧约全书》一些叙述的原型。同时,“祷词”中亦保留神话中素朴的类人说意象。见诸:A. 格策:《穆尔西利斯禳除瘟疫的祷词》——载于《Kleina Siatische Forschungen》,第1卷第2分册,魏玛1929年版。

此。我如此行之〔……此处缺损〕

简要注释：

1 哈图萨斯(Hattusas)，公元前 17 世纪起曾是赫梯王国的首都，即今博阿兹柯伊(Boghazkoy)。

2 此系认罪之用语，习见于宗教性仪式。

3 意即：劝神留祭司生存于世，否则，诸神则饮食匮乏，因无人主持献祭之事。

关于众神之父库玛尔比的神话*

(古胡里特典籍)

(让)(……此处缺损]和[……此处缺损]予以关注，
他们是始初的神，
让[……此处缺损]和[……此处缺损]予以关注，
他们是无比强大的神！
让纳(拉·纳普沙拉、明)基·阿蒙基予以关注，
让阿梅扎杜(和……此处缺损)，父亲和母亲，予以关注，
让[……此处缺损]和伊什哈拉，父亲和母亲，予以关注，
让恩利尔(和宁利尔)，
异常强大的永恒之神，予以关注，
让[……此处缺损]和[……此处缺损]乌尔库利玛予以关注！

[上述“引言”，直接附以叙事。]

往昔，阿拉卢是天界主宰。
阿拉卢高居于王位，
威力强大的安努，在众神中挺身而出，
第一个置身于他面前。

* 在古胡里特典籍中，关于众神之父库玛尔比的神话保存最为完整，其内容极引人入胜。该典籍题名已不可考；由于其中主要讲述统摄天界诸神的更迭序列，被称为“天界的统御”。“关于众神之父库玛尔比”(即第二部分)。这一叙事诗的第一部分为孤本，并已严重破损；至于其他抄本，仅余微不足道的片断。另有一片断，无疑属第三说。胡里特人为一古老部族，公元前16至前13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建米坦尼国，对赫梯王国有着巨大影响。

安努拜倒在他脚下，
把觞奉送到他手中(供饮酒之用)。
阿拉卢是天界主宰，用“九”计算经历之年。
恰逢第九个年头，安努同阿拉卢鏖战。
安努战而胜之，
他(阿拉卢)逃之夭夭，
他进入幽暗的地下。
他进入幽暗的地下，
安努高居于王位。
安努高居于王位，
威力强大的库玛尔比让他开怀畅饮：
库玛尔比拜倒在他面前，
把觞奉献在他手中。
安努是天界的主宰，历九“可计”之年。
恰逢第九个年头，安努同库玛尔比鏖战：
库玛尔比，阿拉卢的后裔，与安努鏖战。
安努面对库玛尔比的目光无法支撑；
安努挣脱(?)其手臂，逃之夭夭，
飞升天界。
库玛尔比跟踪追去，
紧紧抓住他的双足，
终于将他从天宇拽下。
他咬伤其腰部，
(于是)他的勇武与库玛尔比的腹部相合，
坚硬如青铜。
当其相合，
当库玛尔比吞下安努的勇武，
他欣喜若狂，高声欢笑。

安努转过身来，
对库玛尔比说道：
“你因自己的腹部而感到欣悦，
因为你吞下了我的勇武！
你不要因自己的腹部而感到欣悦！
我已把累赘置于你腹中：
首先，我已使你孕育威严的雷雨神；
其二，我已使你孕育汹涌澎湃的阿兰扎赫河
（底格里斯河）；
其三，我已使你孕育了威严之神塔什米舒，
我并将另两个威严之神置于你的腹中。
你不要再以首触塔萨山崖！”
安努把话说完，
飞升天界。
（库玛尔比）躲藏了起来，
力图从口中吐出；
他，（库玛尔比），英明之主，
从口中吐出唾液（和勇武），
但已是融合难分，
库玛尔比吐出何物，
坎祖拉山〔……此处缺损〕惊恐。
库玛尔比勃然大怒，
来到尼（普尔，他所统辖之城）。
〔……〕他安然而坐。
库玛尔比不再〔……此处缺损〕计算（月日）。
第九个月降临〔……〕

〔本栏其余部分破损〕

〔所谓计算月日，是伴随幼儿降生的习见情节。然而，泥版第二栏字面已磨损，总之，此处所表述的确实与生育有关：置身库玛尔比“体内”的数神，正在同库玛尔比商议，应从其躯体的哪一孔道而出。与此同时，另有两神不在下述三神之列，安努曾提及其名：一为马尔都克（在此以罕见的苏美尔之名相称）；另一神之名则以语言符号 KA. ZAL 表示，意为“（可感的）魅力”。颇有可能，这便是安努所说的“两威严之神”。唯有最后一“儿童”，为其名早已被提及者之一，即雷雨神。我们仍然有充分论据对雷雨神以胡里特名“特舒布”相称。

第三栏同样严重破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第二、第三栏之间的缺损部分似乎有一片断，显然同上文所说的第三栏有关。据这一片断所述，“库米亚（城邦）之王”（只可能是特舒布，犹如有关乌利库米的叙事诗所述），晋谒安努；据他所说，“诸神之父（库玛尔比），尽管为一男性，却生”他，安努；特舒布并谈到安努和他的父亲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其他典籍对诸如此类情况均未提及），并一一历述了赋予安努的神力。如果仍假定存在第三栏，则可推断：据借助于仅余一半的章句加以复原的主要记述第三栏看来，特舒布曾请求安努殛杀库玛尔比。显而易见，安努试图劝说特舒布改弦易辙；此处已严重破损，无法完全辨识。看来，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安努意欲推戴埃阿为王。〕

当泰舒卜听到这些话（安努所说），
（它们）使他心中感到厌恶，
（一气之下）对牡牛舍里说道：
（……此处缺损）起而反对（我），以求一战！

〔舍里为特舒布的圣牛之一。下文严重破损，并提及若干神。特舒布使之遭受诅咒；这从牡牛舍里对他的回答中可一目了然（第 31～32 行）。〕

牡牛舍里回（答）特舒布：
“我的主人！你为何给他们以诅咒？（……此处缺损）”

〔下文难以复原。一段颇大的缺漏之后，仍然是有所谓诅咒的描述。这里所述则是有关埃阿（第 67～72 行）。〕

埃阿(听到)这些话语,
心中十分厌恶。
埃阿针对这些话语对(神灵)(……此处缺损)乌拉说道:
“不要给我以诅咒!
他给我以诅咒,
(为何)给我以诅咒?
而你又(向我讲述这些话),
你(以此)给我以诅咒。
餐具[……此处缺损]伴之以佳酿,
餐具变得粉碎!”

[下文缺损,继而所述又是有关生育。这里则是涉及地神。相传,地神生两个孩子。下文似描述:库玛尔比所排出的精液景况,地神(即大地)完全适宜担当这样的角色,即将他的精液加以承受和孕育。然而,第四部分可予以复原的片断曾提到所谓“御者”;而且在这一语境中,“御者”之后继之以“人类”(相应的诗行,仅余此两字可以辨识)。因此有这样一种揣测:幼儿生于御者之“种”;所谓“御者”,意指“御夫星座”(即大熊星座)。就此而论,计算月日为埃阿所为,而且正给他带来福运。这样一来,景况更加不可收拾。于是,何者为父,同样有待探索。几乎就在描述大地生两子之处,泥版文骤然中断。至于库玛尔比战胜安努以后究竟如何,库玛尔比在这一鏖战中所得到的重荷究竟如何,因记述的保存状况十分不佳,已无法考知。]

[据下文所援用的另说,埃阿无疑被视为可任免天界统御者之神。据此说看来,以语言符号“KAL”所示之神一度曾统御天界;可惜,所谓“KAL”,仍嫌朦胧不清:无论是其苏美尔读音“拉玛”,或者是其阿卡得读音“拉玛苏”(意即“守护神”),或者是安纳托利亚女神伊纳拉的读音(见诸《与妖龙相搏的神话》),均不可纳入对某一桀骜不驯的男神加以表述的语境。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以“KAL”此称替代我们现今不可知的男神。至于事态的前因后果,被称为“KAL”之神的统御,似为特舒布的统御所取代;据此说看来,被称为“KAL”之神似在叙述之初取代特舒布统御天界,而在叙述行将终结之时将

他视为主宰。

此说的开端已佚，首栏已严重破损。现将尚可阅读和尚可复原的语句援引于下(第1栏，第18~26行)。

KAL[……此处缺损]并从雷雨神手中
夺过缰绳和皮鞭。
[雷雨]神去而复返，并向(KAL 神)说道：
“(我的)缰(绳和皮鞭)被你从手中夺走，
你并(据为己有)。
这些缰绳[……此处缺损]！
你被唤入[……此处缺损]殿宇，
缰绳[……此处缺损]”。

[下列数行破损十分严重，已无法辨识。下文又缺第30~40行。看来，此处所述似为：埃阿授命称为“KAL”之神为王。这一揣测是依据泥版第2栏的缺损处之后可试图加以复原的第1~9行。]

(当)KAL(听到)埃阿之言，
他[……此处缺损]
十分喜(悦)，
[……此处缺损]饮餐并畅饮，
[……此处缺损]他复返天界，
他[……此处缺损]天界[……此处缺损]
在那些岁月[……]。

[下文所描述的是灾难、紊乱和厄运，抑或福运、昌盛，已不可知，载有有关记述的泥版已破损。继而，照例又是一段缺漏以及第3栏开端破损的数行；后面的章句(第3栏，第5~44行)如下：]

KAL(回答):

“〔……此处缺损〕我确定!

这些神(成为)大神,

(他们),他们擢升,

(而)我对他们毫(不畏惧);

我不会向他们口中(奉送)肴饌!

他们离去所经之路,

他们到来所经之路,

这些(道路),我,KAL,天界之王,

为众神确定!”

狂风为途中的埃阿带来信息

〔又说为:KAL 神的恶语。〕

〔又说为:当埃阿听到 KAL 神(之言),他(怒不可遏)。〕

埃阿对库玛尔比说:

“归来吧!

这个 KAL,我们拥戴他为天界之王,

他自己成为暴乱者,

他并使一切地域成为暴乱之地,

无人再向神奉献肴饌和酒浆!”

埃阿和库玛尔比回过头来:

埃阿(走)近阿布祖瓦,

库玛尔比走近杜〔……此处缺损〕。

埃阿遣其使者(先己而行),

试图遣他去见(神)KAL,(说道):

“你把这些话告知(神 KAL):

“自从我们让你为天界之王,

(你)无所作为!

你并未召集〔……此处缺损〕会议

〔埃阿所述，以下仅余零星片断。〕

他的使者登上行程，
原原本本转述(埃阿的话于神 KAL)。
(神 KAL)听罢(神埃阿之言)，
他〔……此处缺损〕。
埃阿向〔其使者〕伊祖米说道：
“降至幽暗之地，
把我向你说的话
告诉纳拉·纳普沙拉，我的兄弟：
‘接受’(采纳)我之言，
听信我的言语！
(神 KAL)将我激怒，
于是我把他从天国驱逐，
这个 KAL，我们拥戴他成为天界之王，
他自己成为暴乱者，
他并使一切地域成为暴乱之地，
无人再向神奉献肴饌和佳酿！
我的兄弟纳拉听信我的言语！
招来地上之一切生物！
纳萨尔玛山〔……此处缺损〕
当他的头部尚未〔……此处缺损〕”

〔另一不长的片断，其内容显然是描述纳拉已将埃阿之意愿付诸实现。继而，又是缺损；此后，某某(埃阿?)吩咐如何对待神灵 KAL，雷雨神及其使者尼努尔塔遵其命而行。看来，其内容所述是：神灵 KAL 遭受某种肉刑，以致造成伤残；此后，神灵 KAL 谒见雷雨神，称他为“主”，并提醒他注意：他，

KAL, 已成为天界之王。雷雨神给以简短答复;大部分同样已佚。泥版到此终结,泥版末尾所述(有关这一记述以及书吏的记载)已破损;泥版名称以及它是否就是上述叙事诗的一部分,是否尚有下文,均不得而知。

所谓库玛尔比系统的第二部叙事诗,题为《乌利库米之歌》(如果把有关神灵 KAL 的记述认定为自成一体之作,则应视为第三部叙事诗)。尽管不失为自成一体的文学之作,它同有关神灵 KAL 的叙事诗仍然紧密相关;其中所述的同样是有关天国的故事:库玛尔比意欲扶立石妖乌利库米为王,以取代特舒布,——相传,他生乌利库米,其用意便在于此。这一叙事诗同样以引言为开端;起首三行已破损,第4行如下:]

噢,库玛尔比,众神之父,我将你赞颂。

[以下是故事的开端:]

库玛尔比将智慧注入自己的心灵,
犹如魔怪,他造成不祥的时日。
他对特舒布心怀叵测,
一个同特舒布为仇作对者为他所造。
库玛尔比将智慧注入自己的心灵,
他关注其(智慧),犹如对待珍宝。
当库玛尔比将智慧注入自己的心灵,
他迅即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他把手杖握在手中,
他把迅风象鞋履似地穿在脚上。
他离开其所辖之城乌尔基什,
来到(一地域,称为)寒潮。
寒潮中有一巨崖:
其长为三里格,
其底之宽则为一个半里格,
他的(神灵库玛尔比的)心十分欣悦,

他与山崖相伴而眠，
他的豪气(充溢于)山崖。
他曾五次将她制服，
他(又)十次将她制服。

[乌尔基什为库玛尔比出生之地，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即胡里特人所在地区的心脏地区。缺损部分之后，其内容则是描述此湖如何邀请库玛尔比，库玛尔比应邀前往；他七度一饮而尽，并遣使者穆基沙努去往该湖给水神送去书信，内容已佚。库玛尔比和海神，似乎赞同未来的儿童在海洋中长大成人。继而，又是缺损；其后则是叙述该山崖生子情景：]

(产婆)助其生育，
命运女神以及(众母神举起婴儿)，
并将他置于库玛尔比膝上。
库玛尔比因其子而深感欣悦，
施之以爱抚，
并赋以心爱之名。
库玛尔比自言自语：
“我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
给他，命运女神以及母神赐予我的爱子？
他从体内一跃而出，犹如一把利剑(?)。
让他去吧！让‘乌利库米’成为他的名！
让他去往天界。
让他摧毁库米亚，这光荣之城！
让他击败特舒布，
将他化为齑粉，犹如燕麦，
把他踏得粉身碎骨，犹如螻蛄！
让他把塔什米舒折断，犹如干枯的芦苇！”

让他把众神从天界逐出，犹如飞鸟，
并把它打得粉碎，犹如器皿！”

〔赋予该婴儿之名“乌利—库米”以及赋予他摧毁特舒布之城库米亚的使命，对两者之间显然不无宇宙起源范畴的相互关联。下文援引库玛尔比有关如何不露形迹地使婴儿长大成人的叙说。〕

当库玛尔比把这些话讲完，

他(再度)思忖：

“我把此子交与谁？

谁把他收养，并视为一种馈赠？

谁将〔……此处缺损〕

并将他送往(幽暗的)大地？

让天界的太阳神(以及月神)同他永不相见！

让库米亚强大之神特舒布同他永不相见，

让他永远无法将他杀害！

让尼内维的女王伊什塔尔同他永不相见，

让她无法将他折断，犹如干枯的芦苇！”

库玛尔比对伊姆帕卢里说道：

“噢，伊姆帕卢里，我对你讲的一切，

你要洗耳恭听！

把手杖握在手中，

把疾风像鞋履似地穿在脚上！

去往众神伊尔希拉所在之处，

把这些非同小可之言相告：

‘……来吧！众神之父库玛尔比向你们呼唤，

要你们进入自己的屋宇！

他为何呼唤，

〔……此处缺损〕

莫要迟疑！’

(于是众伊尔希拉)取走婴儿，

把他携往(幽暗的)大地，

众伊尔希拉〔……此处缺损〕，

而 he 已不再为众大(神所见)。”

(当)伊姆帕卢里(听到这些话语)，

他将手杖握在手中〔……此处缺损〕

〔犹如以名副其实的叙事诗格调所表述，对神灵库玛尔比的嘱咐之付诸实现作下列描述。〕

当伊尔希拉获悉这些言语，

她们(急不可待)，匆忙行动，

(她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转瞬间走完了行程，

来到库玛尔比面前。

库玛尔比向伊尔希拉吩咐道：

“取走(这一婴儿)，

照料他，犹如对待馈赠，

把他送到幽暗的大地！

刻不容缓，立即行动！

把他置于乌贝卢里的右肩，犹如一把剑！

一日之间，他长了一码，

一月之间，他长了二分之一里，

〔……此处缺损〕

〔众伊尔希拉取走婴儿，却先送到恩利尔那里。他一见婴儿的躯体以石构

成，立刻恍然大悟。他说道：]

“正是这个库玛尔比如此居心叵测！
库玛尔比曾生特舒布，
如今又生下这一石体，同他为仇作对！”

[众伊尔希拉才把婴儿置于乌贝卢里的肩上。乌贝卢里(据下文所述)为一巨灵，与海洋共同负起天地。石婴生长于海洋，海面仅及其腰部，他的头部竟然触及苍穹。众神之中，他最先为太阳神所见；太阳神决意将此事禀告特舒布。]

当塔什米舒看到太阳神走上前去，
他对(其兄弟)特舒布说：
“他，天界的太阳神、万方之主，为何到来？
他来此的起因，
(至关重要)，
它(不容)忽视！
这是一场搏击，
这是一场鏖战，
这是天界一场暴乱，
这是遍地饥渴！”
特舒布对塔什米舒说：
“给他摆一把椅子，让他就座，
给他摆一张桌子，让他入席！”
当他们正在谈论，
太阳神已经(登堂入室)。
他们为他设置座位，让他就座，
但他并没有就座；

他们为他摆设席位，让他入席；
但他并没有入席；
他们为他献上餐具，
但他并没有沾唇；
特舒布对太阳神说：
“莫非为你设置座位的役者拙劣，
你为何不愿就座？
莫非为你摆设席位的役者拙劣，
你为何不愿入席？
莫非为你奉献餐具的役者拙劣，
你为何不愿享用？”

〔第一块泥版至此告终。第二块泥版起首部分已佚，其内容似为：太阳神向特舒布和塔什米舒叙说他看到石妖在海洋中长大。下文始于：太阳神最终接受所请，享用奉献的肴饌、佳酿，宴饮既毕回归天宇。他离去后，特舒布和塔什米舒两兄弟决意去往海洋亲自观看。他们的姊妹伊什塔尔（胡里特语为“绍什伽”），见他们即将启程，也愿同行。上述三者行至哈济山（此山坐落在叙利亚北部滨海地区，古希腊罗马时期称为“卡西乌斯山”亦即今阿克拉山；闪米特语文献资料中称为“扎丰山”）。〕

他们手挽手，
来到哈济山。
库米亚王掉过头来，
转向那硕大无朋的石体。
他看到硕大无朋的石体，
气恼之余，（心绪）不佳。
特舒布坐在地上，
泪如泉涌。
特舒布含泪说道：

“谁能经受得住它的肆狂？

谁能继续与之搏击？

谁能继续忍受它的威慑？”

伊什塔尔对特舒布所说并不以为然：

“噢，我的兄长！他并不通晓〔……此处缺损〕或〔……此处缺损〕，

尽管赋予他十倍的勇气！

〔……此处缺损〕”

〔伊什塔尔所述的起首部分已破损，其下文已佚。接着是一段缺损，其后则是描述：她已置身海滨，装扮得容光焕发，纵情歌唱，欲对之加诱惑。而涛声（海浪的人格化形象）告诉她，一切均属徒劳。〕

“你在对谁歌唱？

你在为谁送去（歌）声？

这个家伙耳聋，并不能听，

这个家伙目盲，并不能视！

他毫无怜悯之心！

去吧，伊什塔尔，去寻你的兄长，

当石体（即石妖）尚未勇武难敌，

当其颅骨尚未长大！”

〔伊什塔尔听从他的劝告，丢下饰物和乐器离去，哭泣之声不绝于耳。之后又是一段缺损。特舒布命塔什米舒准备应战。相传，特舒布供以两圣牛所曳之车。〕

“让凶猛的风雨召唤，

让雨和风召唤

〔……此处缺损〕

划破长空的闪电，
乃是从卧处带来！
将车辆推出！
排列成阵（战斗队列），
将消息给我带回！”

〔他的吩咐已付诸实现；这一故事有关准备搏击以及搏击起始的部分——第二块泥版的末尾以及第三块泥版的开端，已佚。看来，与特舒布共同奋战的“七十神”，并没有能战胜石体；石体已硕大无朋，它的巨影遮住特舒布的母城库米亚，居于该地的赫芭特为她的丈夫特舒布而心神不宁。她派遣使女打听消息，结果徒劳往返。接着是一段缺损；此后则是：塔什米舒站在塔顶，对置身于屋顶的赫芭特说道，她的丈夫“当他注定难以摆脱的岁月逝去之前”，将失去权柄。〕

赫芭特看到塔什米舒，
险些从屋顶坠落。
如果再向前移动一步，
她势必要从屋顶坠落，
众宫女将她扶住，
她未能向前移动。

〔嗣后，塔什米舒回去向特舒布复命，并劝他求助于睿智的埃阿。两兄弟去往埃阿的居所。有关两兄弟求助于埃阿以及埃阿如何作复的部分，均不复存在。接着又是一段缺损；继而则是描述：埃阿始而去见恩利尔，继而去见乌贝卢里。恩利尔的答复已佚。〕

埃阿向乌贝卢里问道：
“莫非你毫无所知，乌贝卢里？
谁也没有带给你什么消息？”

你莫非对它一无所知？
对这个迅猛（即生长迅猛）之神，
库玛尔比造之与众神对抗。
库玛尔比确实意欲置特舒布于死地，
并为他造一对手？

〔……此处缺损〕

因为你远离幽暗的大地，
你对这个迅猛之神一无所知。”

乌贝卢里答道：

“当天和地在我之上造成，
我毫无所知。

当天和地被剖开，

（彼此）得以分离，

我同样毫无所知。

如今有什么东西压我右肩，

但我不知此神是谁！”

埃阿闻听此言，

他让乌贝卢里转过右肩：

乌贝卢里右肩之上果然矗立石体，

犹如一把利剑！

〔于是，埃阿命往昔诸神制作器具（天和地便是借助于此得以分离）；如今，他意欲用以使石体与乌贝卢里分离（石体即生于后者之上），从而显然使石体的勇力化为乌有；以上所述来自埃阿对塔什米舒所说的话（之后又是一段缺损）。〕

“最初，我击败它，石体，
如今，你们再度将它击败！”

〔塔什米舒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并立即晓谕诸神。特舒布再度登上所乘之车，伴随雷声驰向海洋，同石体再度进行鏖战。继而，则是两个对手那种荷马式的对话；在对话中，乌利库米因其父库玛尔比授予他的使命而大肆夸耀。以下部分已佚；可以断言：第二次鏖战以特舒布的全胜而告终。〕

丹尼卢与阿克哈特叙事诗*

(古乌加里特典籍)

(这时,丹尼卢,拉帕伊特人¹的大丈夫)

这时,壮士,(哈尔纳米²的大丈夫)

以祭品飨诸神,

(以祭品飨)圣者³诸子。

然后,(他将衣服脱掉)并躺下,

继而解开(腰带),——安寝过夜。

第二天,

丹尼卢向诸神(再次献祭),

(以祭品)飨(诸神),

以祭品(飨)圣者(诸子);

第三天、第四天,

丹尼卢向诸神(献祭),

以祭品(飨诸神)。

以祭品飨(圣者)诸子;

第五天、第六天,

* 这一叙事诗似形成于乌加里特王国以前,属公元前3000年代至前2000年代初期;并因其反神情节而为人们所关注。丹尼卢(丹尼尔)为古迦南神话传说中一国王,年老无嗣。后来,大神伊卢应其所求,赐予他一子,即勇士阿克哈特;工匠神库萨尔—哈西斯(娴熟的与聪慧的)为阿克哈特制造神弓。狩猎女神阿娜特欲得其弓,并许以财富、爱情、永生。阿克哈特一一回绝。阿娜特遂遣鸢袭之,阿克哈特身亡。丹尼卢哀悼其子,并对敌对者予以诅咒。后来,丹尼卢似在其女的帮助下得以复仇。丹尼卢为西亚地中海地区传说中人物。《圣经》中的先知但以理,似与这一人物不无关联。

丹尼卢向(诸神)献祭，
以祭品飧诸神，
(以祭品)飧圣者诸子。
然后，(丹尼卢)将自己的衣服，
然后，将自己的衣服脱掉并躺下，
(继而)解开腰带，——安寝过夜。
继而，第七天，
(这时)巴卢进入他的殿堂。
“你病弱难支，丹尼卢，拉帕伊特人的大丈夫，
壮士哀伤，哈尔纳米的(大丈夫)，
因为他无子，而不同于他的弟兄，
因为他无嗣，而不同于他的亲属。
因为他无子，而不同于他的弟兄，
因为他无嗣，而不同于他的亲属，
他以祭品飧神，
他以祭品飧圣者诸子。
向他祝福，噢，牡牛⁴，伊卢，我的父，
对他眷顾，噢，创世者⁵，
让他的子在家中，
让他的后嗣在宫室，
将其守护神之像立于圣地⁶，
将其亲属安葬于地下，
向其地下之灰烬焚香，
佑护其所在之地⁷，
守护谱表⁸，
驱赶其敌手，
对他居心叵测者，
抓住他的手，当他饮酒过量，

将他按在自己身上,当他酩酊大醉
让(他)在巴卢宫中食其一块,
在伊卢宫中食其(一份)⁹,
粉刷其顶,当它(已污),
洗净其衣,当它已脏。
伊卢关注其奴仆。
他为(丹尼卢),拉帕伊特人的大丈夫,祝福,
对壮士,(哈尔纳米的大丈夫),眷顾,
使丹尼卢,(拉帕伊特人的大丈夫,)精神重振,
使壮士,哈尔纳米的大丈夫,精神重振。

[以下严重破损。其所述似为:伊卢赐其一子。工匠神库萨尔—哈西斯允
诺为其子制造神弓。]

[……此处缺损]

“我造一(宝)弓,
将弓料弯成形。”
于是,第(七)天,
那时,丹尼卢,拉帕伊特人的大丈夫,
(那时,壮士,哈尔纳米的大丈夫),
站起身来,坐在门户的入口处,
在高大的树下,在广场上¹⁰。
他应判决孀妇案件,
应解决孤儿的讼争。
当他举目眺望,
在千野之外,在无数库玛努¹¹之外,
他看到:库萨尔在行走。
当他探视,

他看到：哈西斯在赶制。
看，他在制造一弓，
看，他将弓料弯成形。
这时，丹尼卢，拉帕伊特人的大丈夫，
这时，壮士，哈尔纳米的大丈夫，
向其妻子大声叫道：
“听着，丹尼特女人！¹²
以幼畜（造）一羊羔
按库萨尔—哈西斯之法，
据大胆者¹³之愿，
他从事手工劳作！
以食和酒飨神，
尊崇他，希库普特之主¹⁴，
制造兵器之神！
听着，丹尼特女人，
以幼畜造一羊羔，
按库萨尔与哈西斯之法，
按大胆者之愿，
他从事手工劳作。”
当库萨尔与哈西斯来到，
他将一弓交与丹尼卢，
置于他的膝上。
这时，丹尼特女人
以食和酒飨神，
尊崇他，希库普特之主，
制造兵器之神。
库萨尔进入其帐幕，
大胆者进入其居所。

这时，丹尼卢，拉帕伊特人的大丈夫，
这时，壮士，哈尔纳米的大丈夫，
取来弓（并祝福）阿克哈特，
这时，他取来弓，并说道：

〔以下严重破损。据其典籍一百个残存片断，其内容似为：丹尼卢希望阿克哈特所获丰厚，其对诸神奉献丰盛。阿娜特看到神弓，顿起贪心。〕

犹如蛇发出嘶嘶声，（她如蛇一般），
（她将其碗具抛在）地上，
将觞中酒倒在（尘埃），
（抬高她的声音），叫道：
“听着，（噢，壮士阿克哈特！）
你想要白银，我给你，
（想要黄金，我给）你，
将你的弓给（阿娜特），
（让）你们的儿媳¹⁵（握有）你的利器！”
壮士阿克哈特回答：
“我奉献黎巴嫩之木，
我奉献野驴之筋腱，
我奉献山羊之角，
奉献牛筋之索。
我在伽利雷亚奉献芦苇，——
献与库萨尔与哈西斯，
他为阿娜特制造一弓，
为该族的儿媳。”
女神阿娜特答道：
“想要长生吧，噢，壮士阿克哈特，

想要长生吧,我给你,
永生, 我给你!
我使你与巴卢计算岁月,
与伊卢之子计算岁月。
犹如巴卢,当他赋予生命,
他给予生者以食,
给予其以饮食,
为其欢乐地演奏和歌唱,
为他(重复),
我也给予(壮士)阿克哈特以生命。”
壮士阿克哈特答道:
“别欺骗我,噢,女神,
因为壮士讨厌你的骗术!
世人最终得到什么?
世人将来得到什么?
白釉浇注我的头,
黄金敷于我的顶,
每个人都要死,我也要死,
我必然要死。
我对你换句话说:
弓是勇敢者的(武器),
岂能让村妇用以打猎?”

〔阿娜特因阿克哈特严词拒绝而怒不可遏,于是来见伊卢,欲使伊卢允诺杀死阿克哈特;伊卢始而似乎加以拒绝,阿娜特则对他进行要挟。〕

“我以长臂击你(头顶),
我(以血)染(你的心),

以你的血染红你的〔白须〕！
提防着吧，阿克哈特，
让丹尼卢之子救你吧，
从女神阿娜特手中把你救出来！”
美好的、善良的伊卢答道：
“我了解你，我的女儿，你勇武无比，
（诸神中没有）轻视你者。
去吧，我的女儿，（你的）心不可遏制，
（你）想干，就干吧，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谁要同你抗衡，必遭失败！”

〔阿娜特又去找阿克哈特。据已严重破损的典籍，她曾向阿克哈特许以爱情被阿克哈特拒绝。这时，阿娜特去找神仆雅特帕努，命他化为一鸢，率众鸟向阿克哈特袭来。阿克哈特最终未逃脱厄运。丹尼卢与其女帕伽特痛悼阿克哈特。〕

帕伽特痛在心中，哭悼，
她痛在肝里，哭悼，
丹尼卢，拉帕伊特人的大丈夫，撕裂衣服，
壮士，哈尔纳米的大丈夫，撕裂斗篷。
这时，丹尼卢，拉帕伊特人的大丈夫，向云诅咒：
“在酷热之时，云降下雨，
夏天降下雨，
以甘露浇灌葡萄园！
让巴卢将你捆绑七年，
让行于云端者捆绑你八年，
使（天空）没有水分，

使(大地)没有雨露，
使海洋没有潮涌，
让巴卢没有欢声笑语！”
当丹尼卢，拉帕伊特人的大丈夫，撕裂衣服，
当壮士，(哈尔纳米的)大丈夫，撕裂斗篷，
当(丹尼卢向其)女(这样喊道：)
“听着，帕伽特，献上(水)，
你浇灌大麦，
你知星体的运行！
备好驴，
套好肥壮者，
放上银鞍
以及我的黄金马披！”
帕伽特听完，献上水，
浇灌(大麦)，
知星体的运行，
她哭着，备好驴，
哭着，将其父扶了上去，
哭着，将其父扶上驴背，
扶上肥壮者以金银装饰之背。
丹尼卢从牲口上下来，
巡视其园圃，
他看到园圃的幼苗，
他看到畦中的幼苗，
他对幼苗(爱抚)和亲吻。
“我恳求(幼苗)，
让它在园圃中生长，
幼苗，让它在畦里生长于炎热中，——

若是壮士阿克哈特的手将你割下，
便将你置于仓中！”
他从牲口上下来，
巡视自己的田野，
看到田野里的麦穗，
麦穗生长在干旱的土地上。
他对麦穗(爱抚)和亲吻。
“我恳求(麦穗)，
让它在田野里生长，
麦穗，让它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在炎热中！
若是壮士阿克哈特的手将你割下
便将你置于仓中！”

〔以下完全破损。其内容似为：丹尼卢的仆人告知阿克哈特的死讯，丹尼卢在鸫群中寻找其子之遗体。他在众鸫之母查玛卢的腹中寻得。丹尼卢葬其子，并对群鸫和阿娜特进行诅咒。丹尼卢在其宫室哀哭其子，历时七年。帕伽特前去为阿克哈特复仇。典籍至此无存。〕

简要注释：

1 拉帕伊特人，似为接受某种特殊的宗教仪式者，据信拥有某种神圣之力。

2 据揣测，哈尔纳米似为丹尼卢所居和称王之地。

3 所谓“圣者”，即大神伊卢。

4 “牡牛”，为伊卢的代称。伊卢被视为生育之力的负载者，其形象通常为牡牛。

5 伊卢又被视为创世者。

6 系指氏族崇拜之地。

7 意即“保佑家庭和氏族康泰”。

8 系指氏族谱册，似为氏族传说记载。

9 系指年迈的丹尼卢参加神圣的宴席(一种献祭),行之于巴卢和伊卢的庙宇。据说,诸神亦暗中莅临此类宴席。

10 城门前的广场,为举行商业活动和公众集会之地,行政长官亦在此履行其职责。

11 “库玛努”,为乌加里特的长度单位。

12 系指丹尼卢的妻子;因属丹尼特族,故有此称。

13 工匠神库萨尔—哈西斯的代称。

14 据说,库萨尔—哈西斯居于希库普特(古埃及的孟斐斯)以及克里特岛。

15 女神阿娜特的称谓。相传,阿娜特有一钟情者生于此,故有此称。

对大神迦勒底的赞颂*

(古乌拉尔图典籍)

(一)

[佐拉克尔特废墟一石上铭文,位于阿拉拉特山北坡阿拉苏一带,为乌拉尔图王梅努亚所刻。]

大神迦勒底全副武装出征,他战胜埃里库阿希¹的国度,战胜卢希乌尼城邦,摧毁它们于梅努亚面前。迦勒底无敌,大神迦勒底的武器无敌。

伊什普伊尼之子梅努亚凭大神迦勒底的雄威出征。大神迦勒底为先导。梅努亚晓谕:埃里库阿希人的国度已到。卢希乌尼城,王都,从未被他人占领,大神迦勒底赐予伊什普伊尼之子梅努亚。我攻占卢希乌尼,它纳贡降服,我予以宽恕。

梅努亚晓谕:谁若是毁坏铭文,谁将其打碎,谁迫使他人如此行之,谁向他人说道:我曾攻占卢希乌尼,就让迦勒底、泰舍巴、希维尼诸神将他毁灭于太阳之下……

(二)

[埃尔泽鲁姆城地区雅兹雷塔什村附近山崖铭文。]

* 乌拉尔图铭文,属公元前9至前8世纪。迦勒底被奉为乌拉尔图的天神,后又
被奉为战神和国家守护神。

大神迦勒底全副武装出征迪亚维希人²的强大国度。迦勒底无敌，大神迦勒底的武器无敌。伊什普伊尼之子梅努亚，凭大神迦勒底的雄威（出征）；大神迦勒底为先导。

梅努亚晓谕：我据有迪亚维希人之国，我攻占王都沙希卢城。我烧其国，（毁）其城堡。我抵达舍舍提人之国及祖阿城。乌图哈伊城……梅努亚晓谕：迪亚维希王乌图普尔希来到我面前，匍匐于脚前，伏罪乞降；我宽大为怀，准其降，命其纳贡臣服；他献黄金、白银、贡物。……

（三）

〔帕卢地区巨石铭文，穆拉特河（东幼发拉底河）流域。〕

大神迦勒底全副武装出征，他战胜舍贝特恩城之国，他战胜胡赞城之国，他战胜祖帕尼。迦勒底无敌，大神迦勒底的武器无敌。

伊什普伊尼之子梅努亚凭大神迦勒底的雄威出征，他攻占舍贝特恩城之国，他攻占胡赞城之国，他攻占祖帕尼之国，抵达哈梯国³。

他为大神迦勒底立此碑。他在舍贝特恩城为大神迦勒底建庙。
……

（四）

〔凡湖东岸久扎克地区碑铭。〕

伊什普伊尼之子梅努亚为大神迦勒底，主宰，立此碑。当他建大神迦勒底之门⁴，他同时建雄伟的城堡，并称之为“大神迦勒底之

城”。他并开辟这一葡萄园，他开辟园圃，其名为“梅努亚葡萄园”。

.....

梅努亚晓谕：当葡萄成熟之际，以牛和三只羊奉献大神迦勒底，并在迦勒底之门和石碑前举行祭仪。当葡萄收获之际，向大神迦勒底行祀奉之礼，向女神阿鲁巴妮行祀奉之礼，在石碑前向迦勒底行祀奉之礼。

(五)

〔乌拉尔图王梅努亚之子阿尔吉什提所刻。〕

大神迦勒底全副武装出征，他战胜哈梯图，他战胜希拉鲁阿德之国，使其俯首臣服。迦勒底无敌，大神迦勒底的武器无敌。梅努亚之子阿尔吉什提凭大神迦勒底之雄威，晓谕：我向大神迦勒底，主宰，向大神泰舍巴，向大神希维尼，向毕阿伊尼利国诸神宣告，我愿谨遵神谕。恳请诸神应我所求。

简要注释

1 埃里库阿希人为一古老部族，后被乌拉尔图王梅努亚征服。其国度位于阿拉斯河（阿拉克斯河）右岸地区，阿拉拉特山北坡。其主要城镇为卢希乌尼。

2 迪亚维希人为一古老部族，亚述公元前12至前9世纪铭文中为“达纳埃尼人”，似为一早期阶级国家，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公元前5世纪末期，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对其后裔有所记述。

3 哈梯，即“赫梯国”；乌拉尔图典籍中，系指小亚细亚东南部地区。

4 所谓“门”，系指“庙宇”。

古乌加里特典籍中的神话*

〔本文所辑集的乌加里特神话片断,包括下列内容:“有关丰饶的神话”、“对群神的统御”、“巴力与阿娜特”、“巴力与莫特之争”。〕

〔#1(即序幕),描述欢庆丰饶的情景,述及公社显要人物(民职人员和军事人员、祭仪的事奉者和世俗者)。丰饶的格调可见于第六行:〕

尝遍一切肴饌。

饮遍各种酒浆!

〔#2对复合人物“死与恶”有所描述;相传,这一人物手执两权杖:一手中为贫困棒,另一手中为丧偶棒。他被砍倒,犹如葡萄园中的葡萄藤。#2中,似在驱逐贫匮。〕

〔#3的开端为对情节发生场所的描述:〕

原野为众神的原野,

阿舍拉以及少女神的原野。

〔乌加里特的埃利西之野,被描述为埃尔的配偶阿拉舍以及少女神(似为

* 1929年以来,叙利亚北部乌加里特(沙姆拉角)地区相继发现公元前14世纪流传的神话典籍(泥版)。对迦南神话(属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之任何翔实的探考,势必首先依据这些文献资料。“乌加里特”此称,始现于公元前2000年代。这一地区长期处于埃及的影响和统治下。始于公元前14世纪初叶,属赫梯文。该城邦遗址的发掘,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对研究迦南神话以及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极为重要。本文所辑集,系依据C. H. 戈登和Ch. 维罗洛所提供的资料整理。

阿娜特)的原野。]

他们把(山羊)羔放在奶中[煮],
把小山羊放在油中煮。

〔“奶”和“油”，在此说中均属确定无疑，两者显然相互对应。括号中文字原已破损，后为探考者所复原。“煮”一字仅存一半，“山羊羔”一字大部缺损。复原的这一片断，可据以推断：迦南确有在母山羊乳中煮山羊羔的习俗。〕

〔#8 是对善良和慈惠之神的吁求；此等神祇，将由阿舍拉育生和哺养。
#9 又将情节发生的地域移回埃利西之野：〕

两神的原野，
阿舍拉和拉赫玛伊的原野……

〔#10 肇始于海岸。正是在这里，两女子被造于烈焰之上。埃尔为一衰老之神；关键在于：他是否已无能为力，——两女子只是作为其女，永不生育；抑或男性之力将在他身上焕发，两女将可成为他的妻子，并生儿育女。埃尔的无力，意味着饥馑之年的来临；而他的男性之力，则意味着丰年周期的开端。埃尔造两女子，并安置在身边。他的权标(其生殖器官的表征)下垂；他却向天空仰射，击中一飞鸟。嗣后，他希图同两女子结合；此处的叙述，则使人们陷入极度忧虑。〕

倘若两女子呼喊：“噢，丈夫，丈夫！
你的棒下垂，
权标从你手中脱落”，
当鸟儿在火上炙烤，
在炭上炙烤，
这时，两女子就成为埃尔的妻子，
埃尔永恒的妻子。

倘若两女子呼喊：“噢，父亲，父亲！
你的棒下垂，
权标从你手中脱落”，
当鸟儿在火上炙烤，
在炭上炙烤，
这时，两姑娘就成为埃尔的女儿，
埃尔永恒的女儿。

〔两女子所言，预决未来之休咎。要使民众欢乐舒畅，两女子则呼喊：〕

“噢，丈夫，丈夫！
你的棒下垂，
权标从你手中脱落”，
当鸟儿在火上炙烤，
在炭上炙烤，
两女子就成为埃尔的妻子，
埃尔永恒的妻子。

〔这样一来，结局将十分圆满，他们相结合所生的首批子女，并不是七神，而是一双天神：〕

他俯首，亲吻她们的嘴唇，
她们的嘴唇十分香甜，好似那石榴之实，
因亲吻而受孕，
因拥抱而受精，
于是，开始了生育之痛，

朝霞和黄昏就是她们所生〔即沙哈尔和沙利姆〕。

〔使者将生育的消息禀告父亲；父亲便把两位产妇托给产婆照管。〕

埃尔获悉：

“他的妻子已经分娩。”

“她们生的是男，还是女？”

“生的孩子是朝霞和黄昏。”

〔此后，他再度同两妻子结合，夫妻十分恩爱。后来，他回到自己的居所，直到妻子再度经受生育之痛，为他再生儿女。这次所生是众善良和慈惠之神。新生之神是食量极大的巨灵，他们〕

口可触地，

口可触天，

他们的口中可吞进

天上之鸟，

海中之鱼。

〔埃尔把七个儿子叫到面前嘱咐了一番，并让他们去往荒漠之地：〕

“你们将置身于此间的巨石和树木之中，

历时整整七个年头，

甚至八度春秋，

直到你们这些善神的足迹遍及原野，

乃至这一荒漠之地的各个角落。”

〔#52 颇有可能同仪典有关；这种仪典，则是旨在度过歉年序列以及宣告丰年周期的到来。幸福的结局即将来临。七个歉年业已告终，善神行将从事耕作。田地上有一守卫者，他应给予众善神以方便。〕

他们见到田地的守卫者，
并向守卫者喊道：
“噢，守卫者啊，守卫者，让我们进去！”
他把通路打开，让他们进入。

〔嗣后，他们请求给以待客之礼：〕

“如果备肴饌，请供我们食用，
如果备有佳酿，请供我们饮用。”

〔守卫者答道：肴饌和佳酿，应有尽有。叙述以尽情享用告终。〕

〔约12块泥版同有关巴力和阿娜特的神话有关联。巴力被视为太阳神和丰饶之神；崇拜巴力之风，盛行于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神话的主要题材之一，是对群神的统御。巴力从海神雅姆手中夺得王权。据#132所述，以埃尔为首的群神聚会之际，雅姆派他的使者提出一项极端无理的要求，让巴力屈身为奴，供其役使。〕

你们的主宰，
你们的主人，作为审判者的河神，
雅姆如此吩咐：
“噢，众神，把藏匿者交出，
把众多神灵所藏匿者交出，
把巴力及其追随者交出，
把达贡之子交出，我好把他的黄金接收。”

〔群神宴饮方酣，巴力看到使者出现。见雅姆如此居心叵测，众神无不忧心忡忡、神情沮丧；而巴力却显示未来王者那种英雄气概，与埃尔并驾齐驱。〕

群神见到他们，

见到雅姆的使者，
见到作为审判者之河神的使者，
群神垂首至膝，
垂首至其威权的宝座。
巴力责问道：
“噢，诸位尊神，你们为何垂首，
为何垂首至膝，
为何垂首至你们威权的宝座？
让两神，
雅姆的使者，
作为审判者之河神的使者，
宣读文书。
噢，诸位尊神，
昂首挺胸，
不要垂首至膝，
不要垂首至你们威权的宝座，
我来答复雅姆的使者，
作为审判者之河神的使者。”

〔巴力以其英雄气概博得众神的崇敬。〕

众神昂首挺胸，
不再垂首至膝，
不再垂首至其威权的宝座。

〔两使者昂然而入，对众神之首并未施礼致敬：〕

他们并没有拜倒在埃尔脚前，

他们并没有向他匍伏而跪。

〔巴力心中已暗起杀机。他有一把寒光闪烁的利剑。巴力暂压心头怒火。埃尔已怯懦地将他出卖：〕

牡牛，他的父亲埃尔，答道：
“巴力是你的奴仆，噢，雅姆，
巴力永远是你的奴仆，
达贡之子，供你役使，
他向你供奉，犹如众神，
他向你献祭，犹如神圣诸子。”

〔德高望重而年事已高的众神之父埃尔如此畏怯，巴力竟然遭受被出卖之辱。巴力怒不可遏。〕

他(紧)握(利刃)，
右手握起屠夫的利刃，
意欲将两使者杀死……

……

(阿娜)特抓住(他的右臂)，
阿斯塔尔塔抓住他的左臂，

〔两女神加以劝止，告诉他不可斩杀雅姆的来使。叙述至此，典籍已残缺不全；数行之后，只字无存。据推测，应为巴力战胜雅姆，夺得王权。为了助巴力获胜，工匠神科塔尔—哈西斯为他锻造了两个棒杵，并预示：他终将大获全胜。〕

“难道我没有告诉你，主宰巴力，
难道我没有向你宣告，行于云上者？”

你的对手啊，噢，巴力，
你的对手啊，全部就歼，
歼灭你的仇敌！
接过那永恒的王权，
接过那永恒的统御！”

〔嗣后，工匠神赋予两棒杵以相应的称谓：〕

科塔尔取来两棒杵并赋予称谓：
“你的名字是‘追逼者’。
对雅姆紧紧追逼，
将雅姆逐下王位，
将河神逐下统御者的宝座！
你从巴力的手中疾飞而去，
犹如鹰隼脱离他的手臂！
猛击作为统御者之海神的双肩，
猛击作为审判者之河神的两臂之间！”

.....

棒杵从巴力的手中飞去，
犹如鹰隼脱离他的手臂，
猛击统御者雅姆的双肩，
猛击作为审判者之河神的两臂之间。

〔雅姆并没有因而被打翻在地，科塔尔—哈西斯赋予另一棒杵以“打击者”之称，命它飞离巴力之手，给予雅姆的头部以毁灭性的打击：〕

它飞离巴力之手，
好似鹰隼脱离他的手臂，

猛击统御者雅姆的头部，
猛击作为审判者之河神的两目之间，
河神被打翻在地……

〔巴力终于战胜了雅姆，并代之为群神之王。鏖战方休，阿斯塔尔塔便因雅姆被降除向巴力大兴问罪之师。巴力虽然已成为众神之王，而前景却是难关重重。据#75所述，巴力在荒漠之地同凶残的魔怪相遇。〕

它们的角似壮牛之角，
它们的背似水牛之背，
巴力正是面对这样的魔怪。

〔这一典籍已破损，许多诗行的末尾已无存。其意无疑是七年丰饶周期这一情节。〕

众神济济一堂已有七载，
乃至八度春秋，直到……

〔后来，巴力不幸身亡，继之而来的是七个饥荒之年。〕

巴力猝然倒下，……好似一头壮牛，
哈德倒了下来，……

〔巴力几度倒而又起；“死去”意味着众多荒芜和贫困周期之将临，“复活”则意味着众多丰饶和富足周期之到来。〕

〔“有关巴力和阿娜特的神话系统”最长的篇章之一，以群神宴饮为开端。此时此刻，巴力尽情享用献祭的烤肉。〕

酒觞恭送到他的手上，

双颈瓶为他捧起。

〔埃尔的妻子和“七十神”之母，即女神阿舍拉，莅临盛宴。琼浆玉液，好象河水一般流淌。〕

他们取来千坛美酒，
混为一万坛佳饮。

〔迦南人往往将酒与水相和而饮，而享用佳肴和稀释的美酒之际，又是乐声和歌唱不绝于耳之时。〕

(年轻人)开始歌唱和弹奏，
他拨动琴弦，唱起美妙的歌，
歌声是那样的动听。

.....

巴力去往萨丰之巅，
在那里同他的女友们相会，
他见到皮德拉伊，光明女神，
又见到塔拉伊，雨泽女神，

.....

〔第2栏一开始便述及阿娜特屋门的野隍气。这种描述十分恰切，因为阿娜特就是狩猎和战斗女神。她突然同军旅相遇：〕

阿娜特凶猛厮杀，
杀死两座城市之子，
斩尽海滨之人，
使日出之域的居民荡然无存。

.....

在她下面，头象鸢一样(纷飞)，
在她上面，手象蝗虫一样(纷飞)。

.....

〔相传，阿娜特漫步于敌人的血泊中：〕

英雄们的血漫过她的膝盖，
敌军那黑红的浓血漫到她的颈部。

〔阿娜特改变战术，再度投入战斗。〕

她猛烈地战斗，
与两城邦之子厮杀，
把椅子掷向敌军，
把桌子掷向敌军，
把脚凳掷向敌军。

〔阿娜特在再战中大获全胜；女神因杀戮奏效而欣喜若狂：〕

她一面鏖战，一面端详，
她一面屠杀，一面端详。
阿娜特的肝脏，因狂笑而发胀，
阿娜特的心脏，充满了欢乐，
因为阿娜特已是胜利在望，
因为武士的血已经漫过她的膝盖，
敌人黑红的血已经漫到她的颈部。
她并没有心满意足，
她在室内继续厮杀，

在桌椅之间鏖战。

〔阿娜特被描述为：狩猎而归，其家已被不速之客占有。初战于门外，再战于门内，宫殿再度处于她的掌握之中。既已大获全胜，阿娜特首先〕

在武士们的血中洗濯双手，
在敌军那黑红的血中洗濯手指。

〔然而，和平的欢快终于取代征战的恐怖。〕

她取来净水，洗濯：
天上的露珠，
地上的沃土，
“行于云上者”的雨。

〔“行于云上者”既是巴力在乌加里特神话中的代称，又是耶和华在《诗篇》中的代称。阿娜特之所为，使自然具有相应的功能：〕

天宇降下的露，
星辰降下的雨。

〔继而，巴力并派遣使者去见阿娜特，建议停战媾和，并允诺：如果她莅临巴力山中居所，则向她揭示自然的奥秘：〕

阿利延·巴力的通告，
强者阿利伊的语言：
“……
“(埋葬)战场上的敌意，
置于狼毒茄的灰烬中，

在大地上举行和平的(献祭),
让田野的心得到慰藉。

.....

让你的双足向我奔来,
让你的两腿向我赶来,
我这里有你所需要的话语,
有你所需要的格言,可以向你宣示:
树木的低言和岩石的絮语,
从天宇传向大地的声音,
从无底的深渊传向星辰的声音。
我知道闪电的奥秘,而天却不知晓,
我知道的话语,而世人却不知晓,
地上的人群却不理解。
请你来临,我向你宣示,
请你莅临我的山中,萨丰之神的山中,
莅临圣地,我所承袭的山中,
莅临福境,我所司掌的山岗。”

〔巴力的使者向她走近,阿娜特不禁感到惊恐,她预感同巴力所缔结的契约将有害无益。使者尚未开言,阿娜特〕

提高嗓音问道:
“古潘和乌伽尔为何来到这里,
什么样的对手反对巴力,
什么样的仇敌反对‘行于云上者’?”

〔继而,阿娜特历述她以往在与巴力的仇敌搏斗中所取得的赫赫战果。〕

“难道不是我杀死了雅姆，埃尔的心上人，
难道不是我杀死了河神？
难道不是我杀死了巨龙，
难道不是我战胜了机巧的蛇，
难道不是我降除了七首妖魔？
我殛杀了莫特，众地神的心上人

.....

我摧毁了埃尔—泽布卜的居所，
我奋力鏖战，夺回了黄金宝藏，
正是他们将巴力逐离萨丰山之巔……”

〔阿娜特结束了对古潘和乌伽尔的叙说，讲述在与巴力的对手搏击中所取得的赫赫战果；正是这些对手，曾经〕

将他赶下王者的宝座，
使他从统御者的宝座上跌落……

〔她又问道：〕

“什么样的对手反对巴力，
什么样的仇敌反对‘行于云上者’？”

〔使者打消了她的疑虑：〕

“没有任何对手反对巴力，
没有任何仇敌反对‘行于云上者’。”

〔继而，他们转达了通告和邀请，将巴力的吩咐如实相告。巴力允诺向阿娜特揭示的奥秘，无非是所谓自然之声。阿娜特接受了邀请；为了不延误时

刻，先后派出使者，以便在古潘和乌伽尔之前赶到。〕

她转向巴力，
转向萨丰山之巅，
相隔数千之遥，
其路程不可胜计。

〔阿娜特果然到达，巴力飧以烤牛和肥美的羔羊。她取得足够的水，于是洗了起来〕

以天上的露水，以地上的沃土，
以天宇降下的露水，
以星辰降下的雨……

〔由于她的欢悦，野味日益增多。〕

〔巴力邀请阿娜特，心中已有所图。他渴望阿娜特请女神阿舍拉求助于神殿之首埃尔。必须取得埃尔的允许，科塔尔—哈西斯才能为巴力修建宫殿。巴力是唯一没有宫室的显赫之神。〕

“埃尔有其居所，埃尔众子有其居所，
海洋主宰阿舍拉有其居所，
光明女神皮德拉伊有其居所，
雨泽女神塔拉伊有其居所，
……女神阿尔萨伊有其居所，
众美好少女神有其居所。”

〔阿娜特向巴力保证：如果确有必要，她将迫使埃尔允诺。〕

女神阿娜特宣称：

“牡牛，我的父亲，一定会同意，
为了我，为了他自己，一定会同意，
因为我把他扔到地上，好象对付一只羊，
用鲜血洒满他那花白的头发，
用黑红的血洒满他的胡须，
如果他不给巴力居所，犹如对待众神，
如果他不给巴力宫室，犹如对待阿舍拉之子。”

〔阿娜特去往埃尔的居所；那里是两条宇宙之河的源头，两无底深渊之源。阿娜特以强力胁迫她年迈的父亲。埃尔因女儿的狂暴而惊恐万状，躲到最远的（即第八）宫室。〕

埃尔从七室中，
埃尔从八室中答道：
“噢，我的女儿，我知道，你一向无拘无束，
女神们一向不讲什么分寸。
你想要什么？噢，阿娜特。”

〔埃尔已是惊慌失措，只好唯阿娜特之意是从。阿娜特却装作毕恭毕敬。〕

少女神阿娜特答道：
“你的话语，噢，埃尔，睿智超群，
你的智慧永恒，
你的话语就是幸福的时运。
我们的王——阿利延·巴力，
我们的裁判者，他至高无上。”

〔阿舍拉及其子女也来到这里，以壮声势，共同要求埃尔准许为巴力营造宫室。〕

阿舍拉及其子女，
女神及其整个家族高声喊道：
“巴力没有居所，而众神均已有了之，
巴力没有宫室，而阿舍拉的子女均已有了之。”

〔他们提醒埃尔：除巴力外，几乎每一神祇都有其居所，而巴力现已成为众神之王。埃尔无可抉择，只好允其所求。〕

〔阿舍拉的使者，奉命去往卡弗托尔山中，工匠神科塔尔—哈西斯就是在此劳作。使者要将埃尔有关营造宫室的谕旨向他转达。#51 对此亦有叙述。而使者到来之时，科塔尔—哈西斯正在作坊中忙于制作美好的器物。〕

工匠神走近用于锻造的风箱，
哈西斯握住风箱的拉柄。
他熔冶白银，
他熔冶黄金，
熔冶白银数以千计（西克尔），
熔冶黄金不可胜计。

〔最终的允诺，通过阿娜特晓谕巴力；阿娜特欣喜若狂，凌空去往萨丰山之颠，将佳音转告巴力：〕

你知道吗，噢，巴力！
我给你带来了信息。
要为你建造宫殿，犹如你的众兄弟，
并为你建造宫院，犹如你的亲族。
将〔……此处缺损〕请到你的居所，
将〔……此处缺损……〕请到你的宫殿，
让山岳赠给你白银，

让丘冈赠给你黄金，
用白银和黄金为你建造屋宇，
用天青石为你建造屋宇。

〔白银、黄金和天青石三者合用的构想，同样见诸埃及和苏美尔的神话。
巴力将工匠神唤来。〕

当科塔尔—哈西斯出现，
他把牡牛置于他面前，
他把肥美的羊羔置于他面前，
宝座已安置停当，以备他高居于其上，
就座于阿利延·巴力的右侧，
当他尚未尽情享用之时。

〔宾客已是酒足饭饱，巴力则请求科塔尔—哈西斯尽速为他建成官室。〕

“在萨丰山巅之间，
让屋宇占地数百，
让宫殿占地数千。”

〔在宫殿是否需要窗户这一问题上，巴力和科塔尔—哈西斯之间发生严重分歧。“有窗之屋”（巴比伦称之为“比特—希拉尼”），已十分流行。建筑之神建议采用这种崭新样式，巴力却坚决予以拒绝。建筑之神最终占了上风；正因为如此，巴力的对手莫特后来得以通过窗户进入他的宫殿。莫特（即死亡）越窗而入，这一题材在《圣经·耶利米书》中有所反映（9·20）。〕

科塔尔—哈西斯宣称：
“喂，阿利延·巴力，
喂，‘行于云上者’！”

要不要为你新建的屋宇开窗，
要不要为你新建的宫殿开窗？”

阿利延·巴力答道：

“不要为我新建的屋宇开窗，
不要为我新建的宫殿开窗！”

科塔尔—哈西斯答道：

“赞同我的话吧，巴力。”

〔继而，科塔尔又重述了他的建议，巴力并没有让步之意，并且说道：他有三个女儿（皮德拉伊、塔拉伊和阿尔萨伊）；他似乎不愿让外人通过窗户看到他女儿的容貌。〕

.....

阿利延·巴力欣喜已极：

“我的屋宇用白银建造，
为我建造黄金的宫殿。”

〔继而，为志此事，巴力宰杀牛、羊、幼兽和一岁的牛犊，举行盛大宴会，以款待宾客。〕

他将亲朋请到居所，
他将亲人请到宫殿，
他并请来阿舍拉的七十个儿女。

〔他又请来作为动物和物体的化身之神。其中一些神祇，在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的其他典籍中不乏对应者。〕

（巴力）请牡绵羊之神痛饮，
请牝山羊女神痛饮。

他请牡牛之神痛饮，

请牝牛女神痛饮。

他请座椅之神痛饮，

请王座女神痛饮。

他请器皿之神痛饮，

请罐缶女神痛饮。

.....

众神仍在进餐，仍在开怀畅饮，

而那一双吮吸乳汁，已无须再食。

〔宴饮既毕，巴力立即出征，并夺取九十城。这一胜利使他如此自信，以致认定为其宫殿建造窗户无须担忧。阿利延·巴力高声喊道：〕

“我建造(窗户)，科塔尔，雅姆之子，

噢，科塔尔，众神之子，

可为屋宇建造窗户，

宫殿墙壁上的通口。”

.....

科塔尔—哈西斯笑逐颜开，

他提高嗓音喊道：

“不正是我告诉你的吗，阿利延·巴力，

你果真赞同我的话?!”

他为屋宇开了窗，

宫殿墙壁上的通口。

〔上述一切，同作为雷雨神的巴力的职司紧密相关，因为继这一情节而来的是暴雨和雷电。似乎同天上的“窗户”有某种关联。据《创世记》所述，“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7·11~

12))

〔在这一似乎是喜庆之事以后，巴力所面临的不祥之兆已降临。他的对手们夺去树林和山坡，他的劲敌莫特则决意从他手中夺去王权，他声称：〕

“只有我可以统御群神，
统摄世人和群神，
主宰世间万物。”

〔巴力不得不派使者到冥府同莫特谈判；他吩咐使者古潘和乌伽尔加倍小心：〕

“不可接近莫特，
他会把你们当作口中的绵羊羔，
他会把你们当作喉咙里的山羊羔。”

〔谈判的结果，巴力同莫特在冥府相会。#67 对此有所描述。巴力闻讯惊恐万状，整个自然界也因而贫乏不堪。〕

阿利延·巴力对他十分畏惧，
“行于云上者”惊慌失措，
寄语神灵莫特，
禀告埃尔所垂青的英雄：
“阿利延·巴力
这位威武壮士的回告：
‘向你致意，噢，神灵莫特！
我是你的奴仆，永远是你的奴仆。’”
两名使者已匆忙登程，
一时一刻也不停留。
他们谒见神灵莫特，

在他所在之城哈姆拉伊。
这是他所高居的王位，——
他的统御连绵不断。
两使者高声喊道：
“阿利延·巴力
这位威武的壮士的回告：
‘向你致意，噢，神灵莫特！
我是你的奴仆，永远是你的奴仆。’”
莫特的神圣有增无已。

〔巴力的屈膝降服，意味着降至冥府归顺莫特和死亡。在此之前，巴力同小牝牛相结合，生了一个同牛相类似的儿子。继而，巴力伏地而亡。当两使者将这一噩耗禀报神殿之首（埃尔，即拉特潘）：〕

这时，拉特潘，慈惠之神，
走下宝座，
坐在脚凳之上，
继而离开脚凳，席地而坐。
他万分悲痛，
他极度沮丧。

〔埃尔同样身着丧服，忍受着忧伤，悲痛地徘徊在森林和山岗。女神阿娜特也悲伤地游荡，直到寻得巴力那卧在地上的遗体。在太阳女神沙普什的帮助下，阿娜特把遗体移至萨丰山之巅安葬；其葬仪并伴以隆重的献祭。此后，阿娜特去往埃尔和阿舍拉的居所；到了那里（据#49所述）〕

她提高嗓音喊道：
“让阿舍拉和她的儿子们高兴去吧，
让女神和她的后裔高兴去吧，

阿利延·巴力已经亡故，
大地的统御者、主宰已经亡故。”

〔巴力亡故的噩耗，意味着另一神取代他为王。埃尔和阿舍拉最终决定让威严的阿特塔尔继巴力为群神之王。〕

继而，威严的阿特塔尔
来到萨丰山之巅，
高居于阿利延·巴力的宝座。
他的两足未抵山脚，
他的头顶未触天宇，
威严的阿特塔尔不禁说道：
“我无法在萨丰山之巅为王。”
威严的阿特塔尔走了下来，
走下阿利延·巴力的王位，
以成为整个大地的主宰。

〔阿特塔尔虽然成为大地之主，因身材不够魁梧，无法同萨丰山上巴力王国的壮伟相称。阿娜特意欲对杀巴力者施以报复。〕

她扼住莫特，
以剑将他割裂，
以簸箕将他扬散，
以火将他炙烤，
以磨盘将他磨成齏粉，
并洒布于田野。

〔莫特的尸粉播于地下，是巴力复生的前奏。埃尔也预感到那种瞬息的欣慰。埃尔在梦境看到一片繁盛富足的景象笼罩寰宇。他恍然大悟，巴力业已复

生：〕

慈惠之神拉特潘在梦中看到，
万物创造者在梦中看到，
天降下雨一般的油脂，
河中流淌着蜜水。
拉特潘，慈惠之神，欢欣鼓舞，
他把双足置于王座的底座之上。
他笑逐颜开，
他提高嗓音喊道：
“让我静静安坐，稍事休憩，
让我的心境平静畅快，
阿利延·巴力已经复生，
大地又有统御者、主宰。”

〔无所不见的太阳女神沙普什启程去寻找巴力。她终于找到巴力，巴力正同莫特再次搏斗。巴力把他打翻在地，赶下王位长达七载。莫特指责巴力让他遭受七年厄运。据莫特的话可知，他似乎指阿娜特为替巴力报仇对他之所为：〕

“因为你，噢，巴力，我遭受羞辱，
因为你，我被剑砍杀，
因为你，我被火焚烧，
因为你，我被磨成齑粉，
〔……此处缺损〕”

〔莫特和巴力再度殊死相搏：〕

他们滚成一团，犹如河马一般，

莫特力大无穷，巴力同他势均力敌。
他们死死相抵，犹如牡牛一般，
莫特力大无穷，巴力同他势均力敌。
他们相互死死咬住，犹如蛇一般，
莫特力大无穷，巴力同他势均力敌。
他们相互猛踢，犹如牡马一般，
莫特精疲力竭，巴力同样精疲力竭。

〔这时，鏖战已届尾声；沙普什走上前来，以埃尔要严惩相威吓：〕

“听着，噢，莫特！
你怎么能同阿利延·巴力厮拼？
难道牡牛，你的父亲，对你一无所知？
不会使你座下的根基不复存在，
不会把你那统御的宝座摧毁，
不会把你那统御的权杖折断？”
莫特闻听此言十分惊恐，
这位英雄，埃尔的宠儿，心惊胆战。

〔所谓丰饶崇拜，较之巴力崇拜包容尤广。其中涉及月亮崇拜，并对雅里赫（月神）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女月神卡尔之婚姻有所描述。两者婚姻的结果，必然是所谓丰饶；其象征则是女神为其未婚夫所生婴儿。这一叙述被书吏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为男子而发，并讲述未婚夫如何取悦于意中人及有聘礼事宜；第二部分则是为妇女而发，并讲述有关女方妆奁之事〕

亚述的摇篮曲

- 1 黑暗中的居民离开(黑暗)
 前去见一见太阳之光。
 他¹勃然大怒,妈妈对他哭悼,
 天宇的女神,泪流如注。
- 5 这是谁,——谁在地上吼叫?
 倘若这是犬,为它掰一块,
 倘若这是鸟,为它扔一撮,
 倘若这是执拗者,人们的儿童,
 让安努和安图²为他唱起咒语歌谣,
- 10 让他的父亲睡觉,做完他的梦,
 让做手工活的母亲做完她的事。
 这不是我的咒语,——这是埃阿和阿萨卢希³的咒语,
 这是达穆和古拉的咒语,
 这是尼卡库图姆⁴的咒语,法术的主宰:
- 15 他们对我说,而我再复述。

简要注释:

- 1 系指儿童。
- 2 女神安图(Antu),为天神安努的配偶。就此而论,两神被视为医神以及医疗的保护神。
- 3 阿萨卢希(Assalluhi),为大神恩基法术举措之襄助者。
- 4 达穆(Damu)、古拉(Gula)、尼纳库图姆(Ninakkummum),均为医神以及医疗法术的保护神。

主要神话体系和神话

创世说、宇宙说及有关神话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地区,陆续有大量泥版出土。时至今日,尚未发现一则苏美尔神话直接地、明确地述及所谓创世。有关苏美尔宇宙起源观念的系统叙述,寥寥无几。然而,我们却拥有大量神话,述及世界的构成、人之被造以及文明的创始。呈现于上述神话中的神祇形象为数较多,诸如:大气神恩利尔、水神恩基、母神宁胡尔萨格、南风神尼努尔塔、月神南纳—辛、游牧者之神玛尔图以及至关重要的女神英安娜。

古苏美尔神话中的创世说:在所谓太初时期,宇宙间为无边无际的瀛水;既无始,又无终。瀛水中有一女神,即万物之母纳穆。纳穆腹中生一巨山。山巅为一最古老之神安所居,和一女神“基”(即地),两者紧紧相合。其母为女神纳穆,无父。天神与地神相结合,生大神恩利尔,继而又生众多神。最长的七男、女神,司掌宇宙,并决定其命运。恩利尔同样要唯其命是从。恩利尔是天神与地神所生子女中最长者,且为最受尊崇者,但他并不妄自尊大;每遇重大事宜,则召集上述七神商议。努斯库为其中最敏捷者,七神会议上所定之一切,则命其行之。神族中最幼者统称为“阿努纳基”,均听命于众大神。参与七神会议者,尚有五十大神(其中有女神),并向至高七神提出建议,却不能决定任何事宜。

众神繁衍生息,神族愈益增大。天神安与地神基两者之间已无法容纳。众神求助于恩利尔。恩利尔身躯之长系以時計,早已异常魁伟。他以刀割开苍穹边缘。天神安叹息着,渐与其配偶(地神基)分离。所谓宇宙之山开坼。地神置身于其上的平盘浮于原初瀛海之上。天如同屋宇悬于上空,天与地之间为大气所充满。于是,

始初第一双神侣便永远分离。大神安永居于天界，恩利尔则成为地上之主宰。恩利尔在地之中央建尼普尔城，供众神栖居。众神拥有天地之间的广大领域。大地安然而卧。山峦时而出现，江河奔流其间。草木葱茏，阡陌纵横。在大神恩利尔的主持下，众神在宇宙间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天神安默默地俯视其子孙。

恩利尔堪称苏美尔神殿无比重要之神：“众神之父”、“天与地的主宰”、“众域的主宰”。

据有关“恩利尔与锄的创造”的神话，恩利尔为使天与地分离之神，并促令“田野的种子”从地下滋生，使“一切有益者”见之于世。他发明锄，以利农耕以及种种劳作，并赐予“黑头者”（即苏美尔人，或泛指人类）。据“冬与夏”之神话所述，恩利尔为一切树木和谷物的造化者，他并使“寰宇”笼罩一派丰饶和欣欣向荣的景象，指令冬为“众神中司掌农事者”，主管生命之水以及大地繁生的一切。众神无不渴望博得恩利尔的祝福。据一则神话所述，水神恩基曾拜谒居于尼普尔的恩利尔，以期博得他的赞许和祝福。相传，月神南纳一辛，即乌尔的守护神，意欲祈求该神福佑所主地域的福乐繁盛，于是乘一满载礼品之舟，前往尼普尔拜谒恩利尔，以求得恩利尔赐福。

蕴涵较丰富、叙述较详尽的苏美尔神话中，有一则叙述了苏美尔的水神以及智慧之神如何确立宇宙秩序。这则神话以颂扬恩基的赞歌为开端。据赞歌所述，恩基为监护万物之神，并司掌田野、园圃的丰饶以及牲畜的繁衍。继赞歌之后，是恩基的自我赞颂，其内容主要涉及该神同安、恩利尔和宁图以及神殿较次要神祇（统称“阿努纳基”）的相互关系。描述阿努纳基如何赞扬恩基的五行诗之后，恩基“再度”唱起自我赞扬之歌。他始而夸耀其言行的功效，据说可使大地繁茂丰饶；继而描述其庙宇阿布祖之崇隆。这一赞歌的结尾则是描述：恩基如何乘玛库鲁（被称为“阿布祖之羊”的巨舟）行于波斯海湾。众阿努纳基再度颂扬恩基，并把他视为编定旨在治

理宇宙的神典“梅”以及监督上述神典实施之神。

诗人始而把苏美尔誉为举世无双的神圣境域，“至高无上”、“不可触犯”之“梅”就是在此付诸实施；继而又把苏美尔描述为众神之居所，最后又对其牛羊、庙宇和圣地备加赞颂。此后，恩基祝福乌尔繁荣昌盛。他又从乌尔转向梅卢哈，并慨然以林木、芦苇、牲畜、禽鸟、黄金、锡和铜相赠。接着，他同样以种种有益之物赠予迪尔蒙、埃兰、玛尔哈西和玛尔图人。

恩基并进而预决各个地域的前景和命运；据苏美尔人看来，这些地域构成现今人类所居的世界。他实施一系列措施，以确保土地的丰饶。他首先关注的是其自然属性；当务之急，是以清新、明洁的生命之水充满底格里斯河。后来，为了确保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发挥其功效，恩基命恩比卢予以监督，是为“河渠监督者”。接着，恩基“呼出”沼泽和芦苇荡，并赐以鱼类和芦苇，并命所谓“爱鱼”之神（其名无考）司掌。嗣后，他又转向海洋，在此营造其圣地，并命女神南舍监护；南舍被视为“西拉拉之主”。最后，恩基“唤出”生命之水，命它灌溉土地，并令暴风雨神伊什库尔监督之。

嗣后，恩基转而关注土地的文化范畴需求的满足。犁、牛轭、耙等皆在其列。他并命恩基姆杜（恩利尔的农之神）司掌。恩基又“唤出”耕地，使种种谷物和果实见之于世，并命谷物神阿什南司掌。恩基对锄以及制砖所用的砖模同样关注，并命砖神库拉司掌。他打好地基，以砖建“屋”，并命“恩利尔的巨匠”穆什达玛监督之。

农事、田地以及住屋之事既已完毕，恩基便转而关注山区，覆盖以种种植物，使畜类繁衍，并命“群山之王”苏穆甘司掌之。他又建畜栏，辟牧场，使牲畜肉肥乳丰，并命牧者之神杜穆济监督之。恩基划定“疆界”（似为城邦和国家的疆界），竖立界石，并命太阳神乌图“司掌整个宇宙”。最后，恩基把注意力转向“妇女所从事的劳作”，特别是纺织和制作，并命服饰女神乌特图司掌之。

有关恩基和宁胡尔萨格的神话，亦有流传；其内容则是叙述

“以无底深渊之土”造人。这一神话一开始就讲述诸神获取食物面临种种困难，特别是在众女神出世之后。众神怨声载道，水神恩基作为苏美尔智慧之神，本应予以襄助，却深居于水中，毫无所闻。正因为如此，他的母亲，原初瀛海的化身，亦即“生育众神之母”，将众神的怨言转告恩基：

“噢，我的孩子，快快醒来……速为明哲之举，
为众神造仆役，而仆役则生育同类者。”

恩基再虑再三，遂邀来一群善良而高尚的“创世者”予以襄助，并告诉他的母亲纳穆（即原初瀛海的化身）：

“噢，母亲，你所说的创世业已实现，
赋以众神形象；
拌和深渊的泥土造成心，
善良、高尚的创世者使泥土浓聚，
你啊，你造各个部位；
宁玛赫出力更胜于你，
（生育）女神给你襄助；
噢，母亲，对其未来的命运加以确定，
宁玛赫赋之以神祇的形态（？），
这便是……”

在此以后，叙事诗从名副其实的造人转向某些尚欠完善的人类形体的创造；其目的显而易见，无非是在于说明诸如此类背离所谓创造规范者确曾有之。叙事诗述及恩基为众神举行盛宴，显然旨在欢庆人之造成。宁玛赫取来少许深渊的泥土，造成六个形态各异、皆背离既定规范的人，恩基则预定了他们的命运，并赐之以食

物。

宁玛赫既造成六个类人形体，恩基便决意亲自从事创造。他所采用的方法不得而知；总之，所造之物并不成功。恩基切望宁玛赫给予这一不幸者以襄助，于是对她说道：

“出于你之手者，我已对其命运加以预定，
并赐以食物；
出于我之手者，主宰对其命运加以预定，
并赐以食物。”

宁玛赫试图予以襄助，却徒劳无益。宁玛赫与之攀谈，它并无反应。该女神赐以食物，它视而不见。它既不能坐，又不能站，膝也不能弯曲。据说，恩基同宁玛赫谈了许久（其内容不得而知），宁玛赫责骂恩基不该造此不可救药之物。

据《吉尔伽美什、恩基杜与冥世》这一神话传说，“天地分离之际，安占有天，恩利尔占有地，库尔（即冥世）则赠与埃雷什基伽尔”。

据有关锄和斧的神话，分天地者为恩利尔。据有关司掌家畜和谷物之女神的神话，拉哈尔与阿什南对天与地相联结的状态（即“天与地之山”）有所描述。看来，天界由安司掌。所谓“恩基与宁胡尔萨格”的神话，述及迪尔蒙，并将它描述为始初的天堂。

有关人的创造，有若干神话流传；然而，其中可单独成篇者，只有关于恩基与宁玛赫的神话。相传，恩基与宁玛赫以地下瀛水阿布祖之泥土造初人，并促使女神纳穆（“赋予众神以生命之母”）参与这一创造过程。造人的目的，是为众神准备效力者：耕种土地，放牧牲畜，收获果实，以祭品和牺牲供诸神享用。人既已造就，众神则定其命运，并举行饮宴。恩基和宁玛赫已是酩酊大醉，又着手造人；所造之人均为有缺陷者：不育之妇女、无性别之体，等等。据有关司掌

牲畜和谷物之女神的神话,造人之所以成为必要,是由于已出世之神阿努纳基不能从事任何营生。往昔世人如草、生于地下的观念,时有所见。

据有关锄的神话,恩利尔以锄地表凿一洞,人们由此而出。这一情节,在埃尔杜(格)城颂歌“引言”中清晰可见。

有关神祇之创造和降生的神话,为数颇多。所谓文化英雄形象,在苏美尔神话中屡有所见。呈现为创世主—造物主者,主要是恩利尔和恩基。据种种神话之说,女神宁卡西为啤酒酿造的倡始者,女神乌特图为纺织的倡始者,恩利尔为轮和谷物的创造者;园艺,为园丁之神舒卡利图达所倡始。某一远古之恩梅杜兰基,被视为种种占卜的创造者,其中包括所谓的“注油卜”。竖琴的创造者,为一名叫“宁伽尔—帕普里伽尔”之神;叙事诗中的英雄恩梅尔卡尔和吉尔伽美什,是筑城术的倡始者,恩梅尔卡尔又是文字的创造者。

阿卡得神话中最著名者,为有关创世的诗篇,通常称为《埃努玛—埃利什》。据叙事诗所述,洪荒时期,“当上界的天宇尚无以相称,当下界的大地尚无以相称”,惟有始初瀛海提亚玛特和阿普苏(即苏美尔的阿布祖)。嗣后,在邈远的往昔,数代神祇相继而生,埃阿、苏美尔智慧之神恩基即属之。然而,这些神因他们之最终消灭,他的妻子提亚玛特却劝他宽大为怀。埃阿借助于法术咒语,剪除了阿普苏,诸神始免遭厄难。随后,埃阿在阿普苏的尸骸上营造居所,他的妻子并在此生马尔都克这一威武壮伟之神。时隔不久,马尔都克须以实际行动显示其勇武,拯救诸神于危难之中;提亚玛特网罗一些变节之神以及众多妖魔,妄图为丈夫阿普苏复仇之师。几经鏖战,马尔都克终于大获全胜,并将提亚玛特的庞大尸体一分为二,一半造天,一半造地。随后,他又为诸神建造居所,设置星辰,建造太阳所由升落之门,并强使月隐其光辉。为了使众神免除繁重的体力劳作,马尔都克在父亲埃阿的帮助下又以金古的血造人。

据古巴比伦之说,太初时期,天与地浑然一体,陆地与水尚未分离,宇宙间为无涯无际之水。除两魔怪,一切皆无,即始祖阿普苏和始祖母提亚玛特。两者生一怪,名叫“穆穆”,置身于混沌之中。瀛水中渐生生命之胚种,即诸神,诸如:拉赫穆与拉哈穆、安沙尔与基莎尔、安努、恩利尔与埃阿。阿普苏和提亚玛特对其所生众神试图导致万物始现的举动大为不满,他们不愿打破原初的宁静,决意消灭诸神,并命穆穆行之。埃阿早有觉察。他以咒语使阿普苏昏昏入睡,肢解其体,投掷于瀛水中。埃阿并禁锢穆穆,使之不得妄为。

提亚玛特见宇宙间的混沌渐为秩序所取代,自然元素逐渐分离,万分气恼。提亚玛特决意消灭诸神,遂造种种魔怪,诸如:毒蛇和飞龙、半人半蝎者、半人半鱼者、恶犬等。诸如此类魔怪其毒无比,由恶毒的金古统一。众神对之十分畏惧。

众神聚会商讨对策,甚至天神安努和智慧之神埃阿也不敢与混沌和黑暗之力抗衡。众神之中最年幼者马尔都克挺身而出,宣称可降除提亚玛特和众魔怪,但众神须拥戴他为王。众神只好从命。马尔都克振奋神威,殒杀提亚玛特。他将其庞大的躯体分为两半。马尔都克以一半遮盖上方之水,使之与下界之水隔离。只有获得其许可,始可将雨、雪和冰雹降至地上。提亚玛特的另一半,马尔都克用以造地。地呈半圆形,覆盖于下界之水上。地下之水涌出;咸水则形成海洋。天穹与地表之间,种种风吹拂。马尔都克将十二个星座设于天穹。马尔都克并给月神辛和太阳神沙玛什划分日夜。月神辛头戴浅黄色之冠,每夜升入天宇。每天清晨,月神辛进入天门,其子沙玛什则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据说,上述一切均原遵从马尔都克的意志。

最初,地表空空荡荡,且杂乱无章。遵马尔都克之意志,草、木和芦苇出现于原野、山坡和沼泽。马尔都克使种种动物分布于山野,天神安从天界施放种种鸟禽,埃阿又将种种鱼类放入海洋、江河和其他水域。

马尔都克犹嫌不足。他意欲造一种生命体，其状貌和智力可同神相应。马尔都克杀提亚玛特之配偶金古，以其血和泥，塑造始初之人。所造之人同神一般无二，其能量却远不如神，而其生命又有限。他们难免衰老并死亡，赴有去无回之冥世，将其子孙留在尘世，为永生的众神效力。

除《埃努玛—埃利什》之说外，尚有为数众多极为短小的创世故事；诸如此类故事，既各有所异，又不同于《埃努玛—埃利什》。试以一则故事为例；它被用作供祛除巴比伦神殿污秽之用的咒语的前奏。据其所述，太初时期，一无所有：没有芦苇，没有树木，没有房舍，没有庙宇，没有城市，没有生物，“普天之下，为漫无涯际的海洋”。接着，诸神也被造成，巴比伦出现在世上。嗣后，马尔都克以芦苇造屋于水面之上，并在母亲阿鲁鲁的帮助下造世间的人（阿鲁鲁，既苏美尔之宁玛赫，亦即宁图、宁胡尔萨格）。造人之后，马尔都克又造草原上的兽类，造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造芦苇，造田野的植物，造耕地、沼泽和树林，造牛和牛犊、羊和羊羔。于是，坚硬的地壳得以形成；尼普尔和乌鲁克等城市及其庙宇、房舍，以砖造成。

据另一短小故事（特地讲述于寺庙改建之际的仪典上），天宇为安努（即苏美尔的天神安）所造，而埃阿（即苏美尔的恩基）则造坚硬的地面以及地面上的一切。他从海上的居所阿普苏“取泥土”，造砖神库拉。他还造芦苇荡和森林、山峦、海洋，与此同时并造诸如木工、锻冶、雕制、石工之神。为了使所造庙宇的献祭无缺，他又造守护谷物、牲畜和酒之神、并造烹饪神、膳食神和最高祭司。最后，为了寺庙得以维系，为了免除种种操劳，诸神又造世人和君主。

另有一则残缺不全的创世神话流传于世。这一神话系用作分娩时的咒语，只余片断传世，其内容就是所谓“造人”。根据这种说法，诸神求助于玛米，即母神阿鲁鲁——在苏美尔神话中称为“宁图”、“宁胡尔萨格”、“宁玛赫”，请求造世人，为诸神“承担重荷”。玛

米求教于恩基，恩基嘱她以众神所杀之神的血和肉拌以泥土造人，并使之成为部分似神之体。

另有一种创世叙事诗，主要内容正是描述如何造人。根据这种说法，“天地既已分离”，地已具规模，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及其堤坝、沟渠业已建成，并已妥善配置，诸神在其堂而皇之的圣所安然而坐，众神之王恩利尔问道：

“世界的命运业已明晰，
沟渠和堤坝业已就绪，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堤岸业已牢固，
尚有何事有待我等完成？
我等尚须创造何物？
噢，阿努纳基，诸位大神，
尚有何事有待我等完成？
我等尚须创造何物？”

这时，众阿努纳基禀告恩利尔：诸神应以两个拉姆伽（工艺神）的血造人；为此目的，遂将两者殛杀。诸神继续说道，世人命中注定永世为诸神效力——耕种、灌溉田地，并为神修建寺庙和圣地。为此目的，两非永生者被造成，一个称为“乌赖伽拉”，一个称为“扎赖伽拉”（两者均属苏美尔语，其语义尚待探究）；这两个非永生者被赋予丰饶和繁盛，以期两者“日日夜夜”赞颂诸神。

至于阿卡得诗人如何依据当时所需随意更易习见的宇宙起源观念，创世神话的一说提供了很好的说明。此说原为用以医治牙痛的咒语；据阿卡得医者看来，牙痛的起因在于某种吸血虫隐藏在牙床之内。试看既是诗人又是祭司和郎中的作者所述：

安努造成天，

天又造成地，
地造成河流，
河流造成沟渠，
沟渠造成沼泽，
沼泽造成蠕虫。

如果说有关苏美尔的创世说和神谱保留有极为片断的资料，巴比伦的宇宙起源说则呈现于颇为可观的宇宙起源叙事诗《埃努玛·埃利什》(属公元前 10 世纪之初)。这一叙事诗将所谓创世的主要业绩归于马尔都克。在公元前 2000 年代的神统中，马尔都克渐居主要地位。

《埃努玛·埃利什》的一些创世情节，借助于公元前 4 至前 3 世纪巴比伦祭司贝罗斯的希腊文改述，并借助于公元 6 世纪希腊作家达玛斯基奥斯的著作，流传至今。达玛斯基奥斯的著作中，历述数位神祇：老辈神陶特与阿帕松及其子穆米斯(提亚玛特、阿普苏、穆穆)，以及拉赫与拉霍斯、基沙尔与阿索罗斯(拉赫穆与拉哈穆、安沙尔与基沙尔)、其子女阿诺斯、伊利诺斯、阿奥斯(安努、恩利尔、埃雅)。阿奥斯与达乌克(即女神达姆基娜)，造所谓造物之神贝尔(马尔都克)。据贝罗斯之说，与提亚玛特相对应的女主宰，为称作“奥摩尔卡”(“海洋”)的女神。据说，她统摄幽暗和水域，被描述为类似巴比伦之恶灵的魔怪。大神贝尔将其躯体分割为二，一半造天，一半造地。他确立宇宙秩序，并命斩下一神首级，以其血和以泥土，造世人和动物。

古老的文献典籍(主要属公元前 1000 年代)，为构拟巴比伦神学家总的宇宙起源观念体系提供了可能。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反映，“下”(“地”)似乎是“上”(“天”)的反映。整个宇宙似乎漂浮于瀛海之上，地颇似一硕大的圆形木舟，天颇似坚硬的拱顶(屋盖)，覆盖世界。苍穹分为若干部分：“安努之上天”、“中天”(属伊吉吉，其中

央为马尔都克的天青石神殿)、“下天”(为人们所见,上面布有星辰)。诸天宇均以形形色色的石块造成;“下天”就是以碧玉造成。上述三天宇之上,尚有四天界。天宇宛如一座建筑,矗立于以巨桩固定在天界瀛海中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宛如世间的宫殿,四面环水,以防波堤护之。天穹的最高处,称为“中天”。拱顶的外层(“天宇的内部”)光芒四射;这便是月神辛离开三天界所隐遁之处,又是太阳神沙玛什夜宿之所。东隅有“日出之山”,西方有“日落之山”;两者均为巨锁所禁锢。每天清晨,沙玛什打开“日出之山”的巨锁,登上天宇的行程;黄昏时分,则通过“日落之山”,隐没于“天宇深处”。天宇的星辰,无非是种种“形象”或“文字”,每一星辰均有固定方位,以期任一星辰“不离其轨道”。天界地理状况,同地界的地理状况相应。国度、河流、城市、寺庙等的形象,以星辰状貌显现于天宇;地界的物体,无非是天界物体的反映。天界寺庙大约两倍于地界寺庙。尼尼微的平面图,始而绘制于天宇,亘古即有之。天界的底格里斯河流经此一星座,天界的幼发拉底河位于另一星座。每一城市,均有一星座与之相应:尼帕尔——巨蟹星座与之相应,巴比伦、尼普尔——其他星座与之相应。日、月同样分为若干国度。据说,月之右面为阿卡得,左面为埃兰,上部为阿穆鲁(阿摩利人),下部为苏巴尔图。天宇之下,横亘着(犹如倒置之舟)“基”——大地;大地同样分为若干地带。上部为人所居;中部是大神埃雅的领地(淡水或地下水之海),下部是地界之神阿努纳基的领地以及冥界。据另一些观念,七地界与七天界相应。为了把大地固定,以绳索缚于天穹,并以桩固定之。这些绳索,便是天河。地的上部,相传属于大神恩利尔。其庙宇埃库尔(“山之屋”)及中央各部之一“杜兰基”(“天与地的纽带”),被视为宇宙结构的象征。

在斐洛的著述中,腓尼基神话传统经受改制,所依据则是希腊哲学有关世界赖以造成的始初元素以及世界演化的观念。据桑霍尼雅通—斐洛的宇宙起源模式,始初元素为气和混沌;风和欲望就

是由气和混沌萌生；风和欲望又生莫特（死亡，同时又是生命之力，其貌似泥土）。他又生世界赖以创造的其他元素。由于所谓宇宙浩劫——弥天大火（腓尼基所特有的情节，为斯多葛派所吸收），宇宙得以产生，生命体得以出现。风神科尔皮及其配偶芭乌，生艾翁（“永恒”）和普罗托贡（“新生者”）；其子女为格诺斯和格内雅（“生育者”），——他们向太阳、天之统御者顶礼膜拜。其后裔中，最著者有光、火和火焰（拉沙普？）；他们为世人提供取火和用火之法。他们又生所谓“巨灵”，其中之一名叫“伊普苏拉尼”，善于造屋，其子孙为狩猎以及捕鱼和农事的首创者。

据传统之说，腓尼基人摩赫（公元前 2000 年代）揭示另一宇宙起源模式。有关其著述状况，据希腊哲学家达玛斯基奥斯（公元 6 世纪）的著作可考知。依据这一模式，所谓原初元素为以太和大气；以太和大气生乌洛姆（“永恒”）；宇宙整顿者胡索尔（最初为库萨尔—胡萨斯），即由此而生。所谓“宇宙之卵”一分为二（似为胡索尔所为），一半成天，一半成地。

在此，不禁令人想起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那句名言：“世间强大之力颇多，而超越人者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

不难看出，古代两河流域和西亚地区的居民，面对自然界以及他们周围种种纷繁的现象，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执著的思索。

诸神世界及其主要神

近东地区是人类古老文明的策源地之一。两河流域和西亚既然哺育了灿烂的古老文明,则势必提供丰富的宗教与神话。

公元前 4 世纪与前 3 世纪之交,两河流域地区出现了所谓城邦。这是早期的高于公社的政治结构。

上古的苏美尔人公社,乃是规模不大、自成一体的聚落,四周农田星罗棋布,是为始初的地域性组合;每一组合均奉行各自的公社崇拜。举凡公社(始而似为氏族和部落公社),无不奉有各自的地域守护神。地域守护神被尊为该地区的主宰;公社之尊长“帕特西”(恩西),则是其事奉者。“帕特西”又是公社的首领和祭司。

上古时期,约当公元前 3000 年代前,苏美尔人各个公社的崇拜似各行其是;此乃各个公社本身状态的反映。回溯尤为古远的时期,诸如此类公社似由规模不大的氏族群体或地域群体结集而成。凭借某些实例加以推考,公社(或部落)守护神形象之由来,便可一目了然。譬如,古拉伽什城邦敬奉宁吉尔苏为其守护神;所谓“宁吉尔苏”,意即“吉尔苏的主宰”。吉尔苏为拉伽什地区一个不大的聚落。拉伽什地区的另一聚落,则敬奉女神芭乌为守护神。嗣后,该两聚落合并,女神芭乌遂被视为宁吉尔苏之配偶。

城邦的中心为国家类型的聚落,塔庙则是其中心和象征。所谓“塔庙”,形似金字塔,以砖砌成,多为三层或七层,无内屋,外有坡道或阶梯可达顶层。顶层设有祭坛,以备祀神和观测天象之用,乃是为崇奉该地域的守护神而建。而寺庙又成为政治和经济中心以及首领和其行政机构所在地,其行政机构主要由祭司兼官吏组成。

神圣化的首领被视为阳世与冥世以及世人与神之中介。据信,

王者的祈祷和吁求,可上达神灵,颇具灵效。这样一来,首领和统御者通常又是最高祭司。作为超自然之力的化身之神,则成为该地域的守护神。为祀奉此守护神,则修建特定的寺庙;首领和统御者在此主持种种仪礼。寺庙势必成为宗教和行政中心。而每一城邦之寺庙,又祀奉各自之神。同时,最强大之神以及重新形成的宗教中心,势必取代往昔曾享受祀奉的地域性较小神灵以及祖灵。

千百年来,在两河流域地区,神及其崇拜之排挤与融合以及神话情节之浑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宗教和神话体系,带有该地区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鲜明的印记。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曾相继存在苏美尔、阿卡得、亚述、巴比伦等国家,始终一贯的、强大而稳固的政权尚无迹可寻。即使权势显赫的萨尔贡和汉穆拉比并非以“神之子”自诩;其神圣化仅仅在于:他们被视为最高祭司以及神与人之中介。

据种种文献典籍,两河流域文明的早期,已有苏美尔神殿。其主要神为天神安和地神(女)基;两神生大气之神恩利尔、水神埃阿(恩基);水神埃阿造最初的世人。

诸多神祇(男神和女神)之间有着种种繁复的关系。因时期、朝代以及种族之不同,神殿以及诸神的关系又迥然不同。随着阿卡得人与古老的苏美尔人相融合而居于主导地位,一系列新神以及神话情节应运而生。

大多数苏美尔、阿卡得和巴比伦之神,均为类人之神;只有为数不多之神,带有动物之特质,诸如:埃阿和奈尔伽尔。这无疑是遥远往昔的图腾崇拜之遗迹。其神圣动物为牡牛和蛇。所谓“牡牛”,被视为“雄威之牛”;而蛇则被视为女性的化身。

在古老的苏美尔神话中,居于首位之神为恩利尔。而恩利尔在神殿中的地位并不稳定,七双大神(即其亲属),相继与他争夺神殿的主导地位,乃至将其打入冥府。冥世的主宰为残暴的女神埃蕾什基伽尔。

在漫长的岁月中,两河流域的宗教和神话体系,经历了多次变异和完善。迨至公元前 2000 年代,这一体系已趋于完备和繁复。神祇为数颇多,其职司往往重复(所谓“丰饶女神”,除伊什塔尔外,尚有其他女神)。为众所敬奉的主神,已脱颖而出,一定的神统业已形成。

早在苏美尔时期(约当公元前 4000 年代至前 3000 年代),基于有关守护神的种种地域性观念的浑融与缀合,全民族神形象应运而生。其中最著者为至尊无上的三联神:安努、埃阿和恩利尔。上述三形象,其由来尚待探考;总之,三者均极繁复。安努源出于苏美尔语之“安”(意即“天”);看来,始而似乎无非是天之化身。至于恩利尔其名之词源,堪称众说纷纭;据推测,可能溯源于苏美尔语之“利尔”(意即“风”、“气息”、“阴影”、“精气”)。在文献典籍中,恩利尔又称作“洪水之主”、“风之山”、“国之君”,等等。此神之缘起,颇有可能同风不无关联;风自山中袭来,继而阴云蔽天,往往酿成洪水泛滥。对埃阿的敬拜,尤盛行于滨海地区诸公社。此神显然被奉为渔民的守护者,其形象为半人半鱼。埃阿又被视为文化英雄。据神话相传,他是人类的祐护者,使之免遭他神侵害。迨至国家臻于政治统一时期,上述三神被奉为至尊之全民族神。三神又各冠以尊称:安努称为“至高至远”之神;恩利尔称为“雄武威严”之神;埃阿称为“聪慧圣明”之神。

至于上述三神与地域神之亲缘,众祭司则极尽杜撰之能事。宁吉尔苏被视为恩利尔之子;女神英尼娜(哈拉布之守护神),被视为辛之女,继而又被视为安努之妻。由此可见,早在苏美尔时期,阿卡得人和阿摩利人(均属闪米特人)入侵前,往昔诸公社守护神之神统即渐趋形成。种种自然力化身和文化英雄两者的特质,浑然交织于其中。

神之种种表征及崇拜器物,同样为人们所关注,有时甚至取代神之造像,或与神相伴随,诸如:日盘、半月、伊什塔尔的八角星;狮

首棒、饰以羊首的权杖、马尔都克之矛、犁或灯。与神相伴随的动物,诸如犬、狮、蛇、鹰、羊、鱼,亦成为神之表征。

早在远古时期,这一地区诸神形象即大多与人同形同性。美索不达米亚的景况与埃及大相径庭;美索不达米亚几乎没有兽形神,——惟有埃阿,其形象为半人半鱼。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亦几乎没有动物崇拜。一般说来,图腾崇拜的痕迹亦属罕见;诚然,动物中不乏被奉为神圣者,诸如牛、蛇等。所谓圣牛,往往被视为牛躯人首。

始初的苏美尔诸神形象,欲杜绝继之而来的、闪米特人所加之种种增益,确也难乎其难。回溯闪米特时期(始自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古苏美尔诸神大多以原名传布于世。然而,一系列冠以闪米特之名的新神相继出现。昔日之苏美尔神,往往被赋予闪米特名,有些则长期兼用两名。例如,女神英安娜被称为“伊什塔尔”(阿卡得人称之为“埃什塔尔”;亚述人称之为“伊斯塔尔”;西部闪米特人称之为“阿什塔尔特”、“阿斯塔尔特”);拉尔萨地方一与太阳相联属之神乌图,被称为“沙玛什”,意即“太阳”(犹太人称之为“舍梅什”,阿拉伯人称之为“沙姆斯”,阿摩利人和亚述人称之为“萨姆苏”与“萨玛斯”);闪米特人某些部族(腓尼基人、南部阿拉伯人),则信该太阳神为女性。宁吉尔苏改称为“尼努尔塔”(曾称作“尼尼卜”)。就其起源而论,闪米特神殿上述诸神以及其他神,依然是公社的守护神;南纳尔(即古老之神辛),为乌尔城邦的守护神;尼努尔塔(即尼尼卜,亦即往昔的宁吉尔苏),为拉伽什城邦的守护神;纳布为波尔西帕城邦的守护神;奈尔伽尔(地下之冥神),始而为库图城邦的地方守护神。

伴随巴比伦城之擢升(始自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都克凌驾于众神之上,成为神殿之主。巴比伦神庙的祭司,则编织了种种有关马尔都克统摄群神的神话。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执著于炮制某种类一神论之说,似乎只存在独一神马尔都克,其余神无非是其不同的化身罢了;尼努尔塔被视为勇武之马尔

都克,奈尔伽尔被视为征战之马尔都克,恩利尔被视为威权之马尔都克,如此等等。上述一神论意向,乃是政权集中的反映;恰在这一时期,巴比伦诸王略定两河流域,成为前亚声威赫赫的霸主。由于把持地域崇拜之祭司极力抵制,昔日诸神为人们敬奉如故。

亚述帝国时期(约当公元前8至前7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宗教和神话体系之变异微乎其微。无论是就经济制度而言,抑或在文化领域,亚述人几无任何增益。他们无非是承袭被征服者巴比伦人的高度文化、文字乃至宗教和神话罢了。在亚述人统治期间,居首要地位者仍然是昔日的苏美尔—巴比伦诸神。权势浩大的祭司阶层,其地位依然如故。异族的征服者们,即亚述人,则向他们汲取智慧和学识,承受宗教典籍、神话和咒语。苏美尔—巴比伦的宗教、神话典籍,均藏于著名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然而,亚述人的部落神和民族神,却相继纳入旧有神殿。亚述人的部落神亚述尔(亚苏尔)——典型的尚武神,成为国家的正式守护神;而原有诸神的崇拜,并未因此稍有所损。由于亚述祭司从未拥有巴比伦祭司之重权盛势,亚述尔崇拜之风并未广布于世。据信,国君是亚述尔的主要事奉者,似享有该神殊遇之恩。对亚述尔的崇拜,纯属国家崇拜。崇拜雷神拉曼(即阿达德)之风,亦盛行于亚述人地区。

亚述人力图将与其尚武精神相契合的种种特质加之于巴比伦诸神。温柔、娴雅的伊什塔尔(即英安娜),本为丰饶和爱情女神,居然一变而为暴戾、尚武之神。

伴随亚述人统治的土崩瓦解,亚述人所奉之守护神,首先是亚述尔,亦湮没无闻。

很久以前,小亚细亚即有许多部落定居;他们所操为与属雅弗语的诸高加索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这些部落即是胡里特人、哈梯人等。他们处于两河流域诸民族之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第一批印欧语部落进入小亚细地区,——这便是内斯人以及鲁维人等等。迨至这一时期,有史以来最初两个强盛的

小亚细亚国家相继建立,即:米坦尼(居民为胡里特人)、赫梯(主要居民为印欧—内斯人)。其居民语言虽十分驳杂,该时期的整个小亚细亚文化,有时仍称为“赫梯文化”。这一文化的沿革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原始赫梯人时期(亦即前印欧人时期,约公元前 18 世纪以前)、赫梯人时期(即印欧人时期,与新赫梯王国时期大致相合,约当公元前 17 至前 13 世纪)以及新赫梯时期(始自赫梯王国的覆亡)。

回溯始初阶段,在赫梯诸部落宗教中居主导地位者,似为对地域性守护神(部落神、公社神、城邦神)的崇拜。即使迨至较晚期,在赫梯国王与拉美西斯二世缔结的和约中,“赫梯国度一千男神与一千女神”等字句依然可见。其中某些神,更是备受尊崇。早在原始赫梯人时期,女太阳神阿琳娜即为人们所信奉。建立统一国家后,对雷神提舒布(泰舒卜)及其配偶赫芭特(与女神阿琳娜相混同)之崇拜,亦随之确立。提舒布的表征为双面斧和双首鹰。另有一些神并享有全国性崇拜。赫梯国王被奉若神圣,并履行最高祭司职责,国王往往跻于群神之中。

即使古老的民间农事宗教,国家宗教亦予以兼容并蓄;这种所谓农事宗教,其旨圭首先在于对所谓至尊母神——丰饶女神之敬奉。赫梯人赋予此女神何名,已无从查考;嗣后见诸小亚细亚之信仰的至尊母神,则称为“玛”、“瑞娅”、“基伯勒”。此女神同样有所谓神侣或配偶,——这便是其形象为一少年的丰饶之神,后称为“阿提斯”。上述诸神的崇拜仪式肆狂已极:一则伴以女子献身寺院之行,再则伴以自阉的恣肆之举。据说,年轻、貌美的阿提斯,为了摆脱母神的苦苦纠缠,竟至阉割自身,并死于松树之下(松树遂被奉为与阿提斯相联属的圣树)。这位倾心于阿提斯的女神,又使他死而复生。

乌拉尔图濒临凡湖。很久以来,其居民即与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公元前 9 至前 7 世纪,曾建立

国家,并有颇多文化遗物留存于世。繁衍生息于此者,为乌拉尔图人、迦勒底人。

有关迦勒底人宗教和神话的史料,颇感匮乏。伴随独立王国的建立(公元前9世纪),天神迦勒底被奉为主神;据研究者推断,其民族之称即源出于此(意即“迦勒底之民”)。大神迦勒底的配偶,为女神芭格巴尔图(又称“瓦鲁芭妮”)。赫梯人所奉之雷神泰舒卜(泰舍布)等,亦为迦勒底人所敬奉。诸如此类神祇,首先被奉为王者之神,即君主的祐护神。

叙利亚和腓尼基地区的闪米特族居民,同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确有关联。然而,这一地区的景况却迥然而异:庞大的国家闻所未闻,此间多为自成一体的商业城邦。这些城邦大多濒临地中海;诸如乌加里特、毕布鲁斯、西顿、推罗等。上述诸城邦,居于统治地位者为富于进取心的商业奴隶主贵族;他们同外域交往频繁。诸城邦互结仇隙,攻伐频仍;有时则同沦为强邻(赫梯、亚述、埃及)之藩属。

每一城邦均奉有各自的地域守护神(男、女神皆有之)。这一地区之神,大多并无专称(或因忌呼其名,而未传世),均以普通名词相称,譬如:“埃尔”——意即“神”;“巴力”——意即“主宰”;“巴拉特”——意即“女主宰”;“阿顿”——意即“主”;“梅莱克”(摩洛哥)——意即“王”。诸神之名间有成为专称者,并因地域之不同又各有所异:推罗敬奉梅尔卡尔特(意即“城邦之王”);毕布鲁斯敬奉巴拉特—盖巴尔(意即“盖巴尔之女主宰”,盖巴尔即毕布鲁斯);贝里特(今贝鲁特)敬奉埃什蒙。迦太基(腓尼基属地)所奉之主神,为女神塔妮特和男神巴力—哈蒙。

伴随与邻国的交往,异域的崇拜,乃至神名,相继传入:阿斯塔尔特(阿什塔尔特),亦即巴比伦之伊什塔尔,在此备受敬奉;对阿多尼斯的崇拜,显然来自巴比伦;亚述之神阿达德(拉曼),改称“哈达德”,在叙利亚为人们所崇拜。

腓尼基人所奉之神,其形象或为人形,或为牛形以及其他兽形,或为圆锥体以及其他形体之岩石。

有关古老民族和地区的神话中的神统和神殿,其沿革和状况大体如下:

古苏美尔—阿卡德神统和神殿

早在第一批苏美尔城邦建立之前,有关类人神的观念似乎业已形成。所谓公社守护神为首先自然界种种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化身。通观初期的文字资料(约属公元前 4000 年代末至公元前 3000 年代初),英安娜和恩利尔等神之名或表征,已有迹可寻。在文字出现于“两河流域”(公元前 4000 年代末)之前,一定的神话观念体系业已形成。而每一城邦,仍然保留有其神祇和英雄、神话系统以及祭司传统;截至公元前 3000 年代末期,尚未形成统一的、系统化的神统,——尽管已有若干全苏美尔神祇:恩利尔,“大气主宰”、“众神和世人之王”、古老的苏美尔部落联盟中心尼普尔所奉之神;恩基,地下淡水以及瀛水的女主宰,(后又被奉为智慧之神)、苏美尔古老文化中心埃利都所奉之主神;安,天神;英安娜,征战和性爱女神,乌鲁克城邦之神;南纳,男性月神,在乌尔备受崇拜;首领神宁吉尔苏,在拉伽什备受崇拜(此神后与拉伽什的尼努尔塔相混同);如此等等。发现于法雷的古神名录(约属公元前 26 世纪),将早期苏美尔神殿的六位至高神置于突出的地位;所谓“六位至高神”,即:恩利尔、安、英安娜、恩基、南纳以及太阳神乌图。

古老的苏美尔神,包括所谓“星辰神”,保留有丰饶之神的职能。所谓丰饶之神,被想象为一公社的守护神,母神为最典型的形象之一。这一形象,其名众多,诸如:达姆伽尔努娜、宁胡尔萨格、宁玛赫(玛赫)、宁图、玛玛、玛米。阿卡得之母神形象有:贝莱特-伊莉(“众神之女主宰”),亦即玛米(在阿卡得典籍中称为“助产者”);阿鲁鲁,亚述和新巴比伦神话中人类的创造者。同母神形象有关联

者,可能尚有城邦的女守护神。苏美尔女神芭乌和伽图姆杜格,便被称为“母亲”、“一切城邦之母”。

达玛斯基奥斯的著作中,历述数代神祇:陶特与阿帕松及其子穆米斯(提亚玛特、阿普苏、穆穆、安沙尔与基沙尔),其子女阿诺斯、伊利诺斯、阿奥斯(安努、恩利尔、艾雅)。阿奥斯与达乌克(即女神达姆基娜),造所谓造物之神贝尔(马尔都克)。据贝罗斯之说,与提亚玛特相对应的女主宰为称为作“奥摩尔卡”(“海洋”)的女神。据说,她统摄幽暗和水域,被描述为类似巴比伦之恶灵的魔怪。

其神统的总结构,其形成早在乌尔第三王朝之前,历经上古时期,基本上并没有特殊变异。正式统摄世界者,为安努、恩利尔和埃雅三神。上述三神之外则为由七神或十二神组成的“大神”会议,此等大神决定世间一切之“命运”(“希玛图”)。在人们的心目中,神祇分为两大族系,即“伊吉吉”和“阿努纳基”——世间之神和冥界之神,而且通常属于后者,尽管天界之神中亦有称为“阿努纳基”者。而在冥界,统御者与其说是女神埃雷什基伽尔,毋宁说是其配偶、使之俯首听命的奈尔伽尔。这一状况,同女神在巴比伦神话中的作用趋于衰微的总态势相适应。回溯公元前 2000 年代之末,马尔都克几乎据有神祇活动以及政治统摄的一切领域。恩利尔和马尔都克(在亚述神话中,则为恩利尔和亚述尔),融合为“主宰”(即贝尔)这一形象。迨至公元前 1000 年代,马尔都克在许多中心渐被其子、书法之神纳布所排挤;后者大有成为全巴比伦神之势。

古埃兰神统和神殿

最初,居于神殿之首者为女性神,即丰饶女神(埃兰母权制遗迹的反映)——皮嫩基尔,被视为“天界主宰”、诸神之母(阿卡得人把她与伊什塔尔相比拟);后来,即公元前 2000 年代初叶以来,为基里里莎。迨至公元前 2000 年代中叶,基里里莎在神殿的主导地位为胡姆潘所取代;人们已将该女神视为后者的配偶。为争夺神殿至尊地位与胡姆潘角逐的,尚有埃兰的京城苏萨之守护神英舒希

那克。公元前2至前1世纪,胡姆潘、英舒希那克与基里里莎,成为埃兰神殿的三联神。为人们所关注的神祇尚有:太阳、司法、贸易之神纳浑特,月神纳皮尔,水神沙济,神的传谕者希穆特及其妻子曼扎特,胜利女神纳伦蒂,安珊地区所敬奉的母神帕尔蒂。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代,苏美尔—阿卡得之神阿达德、埃阿、恩基、伊什塔尔、奈尔伽尔、努斯库、尼努尔塔、伊什尼卡拉布(伊什迈卡拉布),亦为埃兰人所敬奉。

古喀西特神统和神殿

喀西特人的佑护神以及神圣始祖喀舒(阿卡得语意为“喀西特男人”),似为至高神。此神的喀西特称谓,似为杜尼雅什(意即“土地的赐予者”),或是舒卡穆纳。据巴比伦神话所述,喀舒并有配偶,名叫“喀希图”(阿卡得语意为“喀西特女人”),似与巴比伦司掌葡萄藤蔓的女神格什提南娜相混同,或与喀西特女神舒玛莉娅相提并论。舒卡穆纳(又名“舒伽穆纳”、“舒穆”、“舒伽卜”)为地神,被奉为喀西特王朝的佑护神,并与下列诸神相混同:巴比伦之神奈尔伽尔(司掌冥世、死亡和征战之神)、努斯库(火神)、至高神马尔都克的一化身。有鉴于此,可以断定:舒卡穆纳并被奉为司掌地下火之神(喀西特人将石油蕴藏丰富的地区燃自地下之火人格化)。舒玛莉娅(希玛莉娅、希芭鲁),为司掌山岭的女神,又是迪雅达河中游纳马尔地区的守护神。在纳乌霍多诺索尔一世(公元前1146~前1123年在位)的免疫书中,此女神称为“光明山岭的主宰,居于凌驾群峰的山巅者”。显而易见,她被视为舒卡穆纳的配偶,亦被奉为王朝的庇护者。喀舒,特别是舒卡穆纳和舒玛莉娅,在巴比伦长期为人们所敬奉;喀西特王朝覆亡(公元前1204年)后,亦然。伊米里亚也被奉为王族的庇护者。与巴比伦神殿诸神相混同者有:哈尔贝(与恩利尔相混同),希胡(与马尔都克相混同);据某些传说,哈尔贝与天神安努相混同,希胡则与月神辛相混同。

太阳的化身为大神萨赫(与巴比伦的沙玛什相应)。太阳的表

征——“十”字形,可见于喀西特时期的巴比伦印章以及努里斯坦的陶器和青铜器。萨赫的代称——舒里雅什(“大地的照耀者”)。作为大地和丰饶之化身的母神所负职司,同样被赋予女神米里济尔;此神在巴比伦与恩利尔的配偶宁利尔相混同。所谓丰饶之力的化身,似尚有:卡穆拉(与巴比伦司掌地下水和智慧之神埃阿相混同)、杜尔(与奈尔伽尔相混同)。暴风雨和雷电的化身是胡特哈(颇似巴比伦的阿达德)。其代称为布尔尼雅什(意即“大地的主宰”)或乌布里雅什。吉达尔被视为尚武之神,此神同巴比伦的武士神尼努尔塔相应,其代称为玛拉塔什(玛鲁塔什)。吉达尔的配偶,似为女神哈拉。看来,哈拉同巴比伦的古拉毫无二致,也被视为司医疗和福运的女神;每逢念诵咒语,人们则向哈拉吁求。

古乌拉尔图神统和神殿

居于神殿之首者为迦勒底(主神)、泰舍巴和希维尼。显而易见,迦勒底为乌拉尔图固有之神,后为全国所敬奉。敬奉此神之风,并传至亚述的边远地区。迦勒底被描述为一武士,屹立于雄狮之背。迦勒底的配偶为至高女神阿鲁巴妮(阿鲁巴伊尼、瓦鲁巴妮);在乌拉尔图的一些铭文中,此女神和迦勒底两者之名相并提及。据早期的观念,迦勒底的配偶为女神芭格巴尔图(芭格玛什图)。就起源而论,泰舍巴同小亚细亚(胡里特—赫梯)之神泰舒卜不无关联。泰舍巴被视为雷电、暴风雨、恶劣天气以及洪水之神,并被视为战神。泰舍巴的妻子为女神胡芭(似与胡里特的赫芭特相应)。太阳神希维尼(其名曾被误读为“阿尔迪”或“阿尔德”)的表征,似为一带翼的日盘(同亚述之神沙玛什的表征相应,习见于乌拉尔图之带有祭仪图像的印章)。希维尼的妻子为女神图什普埃娅,祭锅上的带翼妇女形体,似为其图像。

居于乌拉尔图星辰神之列者,有下列诸神:月神(男性)舍拉尔迪(其表征为月镰)、星辰女神或金星女神萨尔蒂(其表征与亚述女神伊什塔尔相同)。

古赫特神统和神殿

其主要神祇有：太阳神埃斯坦（赫梯神语中的伊斯塔努斯）、乌伦塞穆（城邦太阳神阿琳娜；arinna 意即“源泉”，与胡里特语中的 arinni 意即“源泉”相近同）、其女太阳神梅祖拉、女神卡塔赫齐福丽（“女王之神”，赫梯神话中的卡姆鲁塞帕）、锻造之神哈萨米利（哈萨米尔）、御座之神哈尔玛苏伊特（赫梯语 Halmasuit，哈梯语 Ha-n-wa-s-wi-t，来自 Ha-ni-wa-s，意即“供落座者，即御座”，古老的赫梯铭文中已提及，属公元前 18 世纪赫梯王阿尼塔斯时期）、牧神哈潘塔利、丰饶之神泰莱皮努（赫梯神话中的泰莱皮努斯）、哈图萨斯的守护神和尚武女神伊纳拉、冥神莱尔瓦尼以及偶神伊什图什泰亚，似与埃斯坦不无亲缘（与帕帕亚、谷物女神卡伊特（意即“谷物”，同胡里特语中的 kate 意即“谷物”以及欧亚大陆对谷物的种种古老称谓不无亲缘）、王宫守护者齐利普里、月神卡什库（与胡里特语中的 Kusuh 意即“月亮”不无亲缘）、盾神齐特哈里亚、暴风雨神塔鲁（萨鲁，梅祖拉之父和乌伦塞穆的配偶）、库杜-伊利 Kudu，意为“心灵”等等。

始于中赫梯王国时期，赫梯神殿为胡里特神祇所纳入。新赫梯时期，沙乌什卡（伊什塔尔）在此类神祇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晚期典籍（女王普杜赫帕祷文）中，此女神与古赫梯的阿林纳城邦女太阳神相混同；该女太阳神来源于哈梯，即乌伦塞穆。

所谓新王国时期，则以宗教浑融之加剧为其特征；由于赫梯与胡里特两民族神话观念相融和，正式神殿的两组主要神祇，就起源而论均属胡里特。第一组以暴风雨神泰舒卜为首；泰舒卜并有其扈从；其兄弟以及战斗中的襄助者塔什米舒、为泰舒卜所战胜的库玛尔比、月神库茹赫、太阳神希梅吉（希米格）、阿斯塔比（阿什塔比）、泰舒卜之牛塞里（舍里，意即“黄昏和黑夜”）和胡里（意即“日、月之升”）、纳姆尼山和哈济山，等等。属第二组者为泰舒卜之配偶赫芭特、其子沙鲁姆、其女阿兰查（阿兰扎）浑济莎莉、女仆达鲁-达基图

(Dakitu, 始而为闪米特之名, 赋有“小”、“小孩子”之意)、命运之神胡滕-胡特卢尔、阿拉尼(“女主宰”)沙乌什卡、其女仆尼纳塔和库莉塔、库芭芭以及若干其他女神。两组神造像, 均可见于现今博阿兹柯伊附近雅兹雷卡伊圣所的浮雕。

通观赫梯王国的“一千神”, 伴随哈梯神、古赫梯王国之内斯的神、胡里特神和为数不多的卢维亚神, 种种人格化的自然现象化身为人们所关注。其中最著名者为古老的赫梯神, 此类神晚期与胡里特神相近同。阿鲁纳(意即“海洋”)这一神话人物, 便见诸有关泰莱皮努斯向海洋之女求爱、有关太阳以及海洋等情节。

古胡里特神统和神殿

古胡里特神话中, 尚不存在所谓统一的神殿。地域性的神殿, 尤为人们所知。上述种种神殿, 在藏于博阿兹柯伊的胡里特—赫梯文献典籍中有所反映(“安纳托利亚神殿”, 亦即“小亚细亚神殿”), 其反映并见诸发现于乌加里特(“西支闪米特人的神殿”)以及米坦尼和努济(迪雅拉河流域—胡里特人居住区)的胡里特神名录。屡经比拟, 一个全胡里特核心脱颖而出, 即: 库玛尔比、泰舒卜、阿什塔比、努巴迪格、库茹赫、希米格、沙乌什卡。泰舒卜(似亦包括希米格), 乌拉尔图神话中不乏其名副其实的对对应者, 即泰舍巴和希维尼。安纳托利亚神殿的至高神, 为暴风雨神泰舒卜(同苏美尔—阿卡得的阿达德和西支闪米特的巴卢相对应)。此神的伴随者, 为牡牛胡里(意即“清晨”)和舍里(意即“黄昏”)以及神圣化山峦的化身纳姆尼尼(属胡里特, 似与叙利亚之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阿玛努斯相应)以及哈济(属胡里特), 与西支闪米特人的查巴努、《圣经》中的查丰、古希腊罗马的卡西乌斯。其次, 则为“众神之父”库玛尔比、地下水 and 智慧之神埃阿、太阳神希米格、月神库茹赫、尚武之神阿什塔比和努巴迪格、火神伊尔沙帕(同西支闪米特之火神拉沙普相应); 尚有为数众多的、源于安纳托利亚的保护神(表意文字作: KAL)。居于女神之首者为赫芭特, 即泰舒卜的妻子。库玛尔比(与

西支闪米特的达贡相混同)的妻子,为女神沙卢什(沙拉什);埃阿的妻子,为塔普基娜;卡茹赫的妻子,为尼卡尔(在阿卡得神话中,相当于宁吉尔——月神南纳的妻子);希米格的妻子,为埃雅(在阿卡得神话中,为太阳神沙玛什的妻子)。沙乌什卡(有时则呈现为男神),为巴比伦—亚述之伊什塔尔的胡里特变异;相传为泰舒卜之姊妹,司掌丰饶和爱情,在神话中不失为最为活跃的人物。与之相伴的女神有:宁纳塔、库利塔、似尚有伊什哈拉。命运女神称为“胡登”,又称为“胡德卢拉”。阿拉尼(意为“女主宰”),为冥世女神(同苏美尔—阿卡得的埃蕾什基伽尔相应)。阿达玛似与卡尔赫米什城的主宰、丰饶女神库芭芭相对应。冥世诸神中,以恩利尔、阿巴杜、伊什哈拉之父母、纳拉、纳姆沙拉、明基、阿蒙基、阿米扎杜、阿拉卢最著。上述神大多踞于古西支闪米特人神殿。地域性的西支闪米特成分在这一神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古西支闪米特神统和神殿

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神祇之名,往往为人们所“塔布化”,即其名通常代之以另称、绰号以及其他称谓;例如,巴卢,后称为“巴力”——“主宰、统御者”;米尔科姆,后称为“米尔克”——“王、主宰”;阿顿——“主宰”;埃什蒙,后称为“舍姆”——“名”。一称谓可用于若干神祇;这些神祇往往具有特定属性,在神话观念中构成某一“级类”。这样一来,称谓之用于其中一神,则往往同具体的代称相缀合,试以阿利雅努—巴卢(阿利延)为例,“巴卢”为称谓,“阿利雅努”为修饰语,意即“力士”;另一方面,称谓又可渐渐演化为“专名”。神名往往意指相应的物体或现象:拉沙普,后称为“雷舍弗”,意即“火焰”;雅穆——“海洋”;雅里赫——“月亮”;如此等等。神名也可具有“神”之含义;例如,“伊卢”始而具有“无与伦比者、强大者”之意。

与神名相伴而存的,尚有种种亲属称谓(阿布——“父亲”,阿赫——“兄弟”,阿穆——“叔父”,等等)。以上所述表明曾存在一种

观念,即把神祇视为亲人,显然视为始祖。某些神祇被想象为一定城邦的创建者和统摄者:耶里洪——雅里赫之城,西顿(齐顿)——齐德之城,耶路撒冷——“沙利姆所建”。

在腓尼基,其神祇有:埃利温又名“埃尔翁”(至高者)、贝鲁特,意即“联盟”;似为贝里特以及(或)某一部落联盟的女守护神。天神乌兰诺斯和地神盖娅即由上述两神而出。地神盖娅,显然始而为巴力沙梅姆,又似为阿尔查伊。乌兰诺斯的后裔为:埃尔(伊卢)·克罗诺斯、贝特尔、达贡、阿特拉斯、宙斯·德玛伦特(其子为梅尔卡尔特)等。埃尔与乌兰诺斯抗衡,并战而生之。埃尔又生一代新神。

在迦太基(腓尼基在北非的领地),西支闪米特之神中备受尊崇者为太阳和丰饶之神巴力—哈蒙(古罗马人将他与萨图尔努斯相提并论)及其伴侣提妮特(与尤诺相混同)。

始自公元前 2000 年代末期,阿拉米人诸部族的统治在叙利亚确立。叙利亚神话带有迦南和阿拉米两种属性相浑融而成的特质。对贝尔、哈达德(溯源于巴力—哈达德)、巴力沙明(巴力沙梅姆)的崇拜,流传尤广。梅尔卡尔特备受尊崇。

在帕尔米拉(叙利亚东北部)神殿居于最显著地位的,为两组相互并列的三联神:贝尔(至高神,世界的主宰)、雅里赫博尔(“博尔的信使”,博尔即贝尔;太阳神)、阿格利博尔(月神)与巴力沙明(三联神之首)、玛拉克贝尔(“贝尔的使者”;太阳神,与雅里赫博尔相并而存)、阿格利博尔。两组三联神,颇有可能相互等同,实则为一三联神,或已有融合之势。在帕尔米拉,对其他全叙利亚、巴比伦和古阿拉伯之神的崇拜,同样广为传布。阿塔尔伽蒂斯被奉为城邦的女守护神,并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时运女神提克相混同。

古也门神统和神殿

古也门神话并未形成统一的体系。古代也门的疆域内,萨巴、玛英、卡塔班、哈德拉毛特、奥桑等国相继而立;与此同时,较为独立的神话观念体系和神统,随之形成。至于部落和部落联盟、绿洲

以及城邦,其景况亦如上述。对本族的祖神、所在国家和地域的守护神和主宰神之敬奉,在各个地区均居于首要地位。

伴随部落或城邦的并合,其所奉之守护神通常归于统一的神殿。例如,跻于萨巴国之神殿者有:阿斯塔尔(原为萨巴部落联盟的守护神)、阿尔玛卡赫(费尚部落联盟的守护神)。嗣后,扎特—希米亚姆、萨米和塔拉布等神相继纳入。于是,也门境内诸较大国家,正式神殿相继形成;所包容诸神,无不在碑铭最终的祝文中提及。后并入该国的地区和城邦之保护神,则列于众主神之后。诸古老也门国家的神殿,其总构成各有所异,却又不乏共同之处。在各国神殿均居于首位的至高神,为阿斯塔尔;他是金星的化身,源于西支闪米特人神话。在各国神殿居第二位者,为该国的守护神、本族的祖神以及本地区的主宰神,通常为月神,诸如萨巴之阿尔玛卡赫、卡塔班之阿姆、玛英之瓦德,等等。

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同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有关之神:

安努(安):其名意为“苍天”,天界之主宰,居于天界的最高境界,从不离天宇,有时行于苍穹的“安努之路”。

恩利尔:空间和大气之主宰,被视为暴风之神和自然力之体现,居于东方极隅之山,行于天界“恩利尔之路”,曾降洪水以毁灭人类。恩利尔并将灾厄、疾疫、干旱、碱化降于人类,最后又降下灭世洪水。恩利尔曾“据有”(即“造”)地,并造锄,造畜牧之神埃梅什和埃滕,造女神拉哈尔和阿什南(牲畜和谷物之神)。恩利尔之形象为一张口吹风之男子,象征他发出起风之令。

恩利尔的话语是迅风,

他的话语是滔滔洪水,

天宇发出的话语使大地陷入沉寂,

他的话语使诸域化为废墟,

他的话语使大地处处哭泣，
他的话语使天界无声无息。

埃阿(恩基):水域之主宰,司掌环绕大地之淡水“阿普苏”,被视为睿智之神;居于苏美尔南端——从水中升起的城市的“阿普苏之屋”,附近有一棵神奇之树,树上的叶片宛如天青石。其形象为一生有鱼尾之山羊;或为一人,波涛从其手所托的瓶中或其双肩涌出。埃阿初为造物神、地神、地府神及医者庇护神。他赋予君主、匠人以智慧,授予人类以文化和艺术。

马尔都克:埃阿的长子,生于阿普苏,为水之化身,创造五谷并使五谷丰稔,确定诸天体运行的轨道,并决定人类的命运,被尊为“万物的创造者,众神之王、万方之主”,被视为木星的化身。

亚述尔:亚述神殿的主神、尚武之神,被视为“诸神之王、万物之主、诸神之父”,居于光明之天界,创造人类并确定其命运。他又被视为司丰饶之神,置身于树木的枝叶中,其表征为山羊。

沙玛什(乌图):太阳神,正义之神,被视为“天界和世间的审判者”;他战胜黑夜和严寒,其光辉使一切邪祟和恶者胆裂,且犹如无所不至的“法网”。每日清晨,东隅之山的蝎人打开巨门,太阳神从山中跃出,开始白昼的天宇之行。他乘布奈奈所御之金车,升入苍穹。暗夜将至,太阳神则隐入西隅的地下,经地下之通道,赶往东隅之山。翌晨,沙玛什则再度升起,作天宇之行。

辛(南纳):月神,与太阳沙玛什和金星神伊什塔尔(英安娜)被视为星辰三联神,被视为两者之父。据亚述—巴比伦的神话观念,光明实则来自夜晚。其形象为一生有天青色长须的老者,每天夜晚,乘小舟行于无垠的天宇。辛并具有计算时日的职能:

每月之初,你照耀大地,
新月宛如两角,第六日映于天宇,

第七日,你的王冠分为两半,

第十四日,你成为圆盘。

伊什塔尔(英安娜):金星女神,“晨星和暮星之神”,又称“英安娜”,阿拉伯人则视之为男神,称为“阿什塔尔”。英安娜为古苏美尔神话中的丰饶、爱情与征战女神,其名为苏美尔语,意即“天之主宰”,又被视为星辰之神,后被纳入阿卡得神殿(称为“伊什塔尔”)。英安娜的表征为一缚带之环,另一表征为一多瓣花结(似为星辰的象征)。

尼努尔塔:土星或猎户星座的化身,被视为战神,其形象为猎户或武士,又被视为与丰饶、灌溉有关之神。其名意为苏美尔语,意即“大地的主宰”。尼努尔塔同宁吉尔苏相近似,颇有可能两者为同一神的异体,同为植物、丰饶以及战争之神。尼努尔塔被视为田野、牲畜和渔业之丰饶和兴旺的佑护者,被务农者尊为春季雷雨及洪水之神,亦为犁神和耕耘之神。

纳布:古阿卡得神话中的书写、语言与智慧之神,水星的化身,被称为“源泉的发现者”和“丰收的司掌者”。

奈尔伽尔:冥府主宰,火星的化身,被视为瘟疫、饥馑和毁灭之神,又被称为“听取祷告、起死回生和预言农牧业丰歉之神”。

阿达德:雷神、暴风雨神、风神,被视为死亡之力以及丰饶之力的化身,即毁灭田野的洪水与带来丰饶的雨水之化身。土壤的盐碱化亦为其所司掌。

吉比尔:火焰之神,既是光明之源、洗涤罪恶的体现者,又是死亡和毁灭之源。

吉比尔—吉拉:火神、光明之神努斯库之子。

努斯库:光明和火之神,在中亚述时期,界石上的灯火,似为努斯库的表征;它又似为火神吉比尔—吉拉的表征。

南舍:预言女神和释梦女神,作为恩基之女,似同鱼类不无关

联。

阿鲁鲁:母神,曾以泥土造人,并确定其命运。

阿萨卢希:守护神,佑助世人以咒语驱除魔怪。

阿什南:谷物女神。

拉哈心:畜牧女神。

奥安奈斯:初人,文化英雄,教巴比伦人文字、科学和建筑术。

芭乌:丰饶女神,守护神,医疗女神。

达穆:健康之神,佑护世人康泰、草木繁荣。

杜穆济:丰饶之神,草原繁茂之化身。

杜穆济—阿布祖:丰饶之神,新生之象征。

杜穆济—阿毛舒姆加拉纳:丰饶之神,令枣木新枝萌发、生长繁茂。

恩梅沙拉:冥世神。

古拉:医疗女神。

古尔吉拉:闪电神,后演变为沙漠幽灵。

玛尔图:雷神。

尼宁西娜:医神。

尼萨芭:丰收女神,书写、计算、科学、建筑和天文之女神。

宁哈尔:雷雨神,守护神。

宁吉尔苏:农业主宰,灌注田野和灌溉之神。

宁卡拉克:医疗女神。

宁玛赫:母神,以泥土造人。

宁提努伽:女医神,与古拉、尼宁西娜相混同。

萨塔兰:守护神,医神。

苏穆坎:野生动物和牲畜的保护神。

伊什库尔:春季雷雨之神,守护神。

扎尔帕尼图:妊娠和分娩的保护神。

古代赫梯神话中的月神为阿尔玛,海神为阿鲁纳,暴风雨神为

萨鲁,泰莱皮努斯为丰饶之神,乌伦塞姆为女太阳神,希梅吉、伊斯塔努斯为男太阳神,战神为雅里。

古代胡里特神话中的希梅格为太阳神,泰舒卜为雷雨神,阿什塔比为战神,胡德纳—胡德卢拉为命运女神,库舒赫为月神,莎乌什卡为情爱和丰饶女神,伊尔沙帕为火神。

古代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巴力沙梅姆、玛拉克贝尔、沙姆舒、沙帕什(女)、雅里赫博尔、巴力—哈蒙被视为太阳神,埃拉伽巴尔被视为太阳和自然丰饶之力的化身,月神为阿格利博尔,金星的化身为阿斯塔尔,阿斯塔尔为爱情丰饶女神,阿西拉特为众神和世人之母、宇宙万有之主,埃什蒙为死而复生的植物神、医疗之神,巴卢(巴力)被视为雷雨、闪电以及同雨水相关的丰饶之神,达贡被视为农业和渔业的保护神,伽德为福运之神,克摩什为战神,库德舒为爱情和丰饶女神,库萨尔与哈西斯为工匠神,拉沙普为火神和闪电之神及瘟疫的施放者,穆图(莫特)为死亡之神和冥世神、帕达拉伊为肥沃女神,齐德为狩猎和渔业之神,萨迪克为正义之神,沙德拉帕为医疗精灵,沙利穆和沙哈鲁为晚霞之神和朝霞之神及造福之神,塔阿夫特为智慧之神,塔拉伊为丰产女神,提妮特为女月神和丰饶女神,雅里赫被视为男月神,雅穆为海之主宰。

古代乌加里特神话中的伊卢为众神和世人之父,世界以及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又被视为丰饶之力的化身。

古代埃兰神话中的胡姆潘为天宇的主宰,基里里莎为至尊女神、诸神之母,萨塔兰为守护神、医神,伊什尼卡拉布为誓约女神,英舒希那克为冥世主宰、誓约之男神、公正审判的维护者。

古代喀西特神话中的萨赫为太阳神,哈拉为医疗和福运女神,胡特哈为雷雨神,吉达尔为勇武之神,米里济尔为土地和丰饶女神,舒伽卜、舒卜穆纳为地神和王朝庇护神,舒玛莉娅为山峦女神,希胡为“光明山岭的女主宰”(与男月神辛相混同),伊米里亚为王族庇护神。

古代乌拉尔图神话中的阿鲁巴妮为至高女神，迦勒底为主神、战神，泰舍巴为雷电、暴风雨、恶劣天气和洪水神，希维尼为太阳神。

古代阿拉伯神话中的安拉为至高神、造物主、天宇之神和雨神，阿拉特为天宇女神和雨神，杜沙拉为宇宙之神、雷神，胡巴尔为部落族、天宇神、月神，卡希尔为月神，鲁达为地神和丰饶之神，鲁格曼为智者，玛利克为善神、王权主宰，玛纳特为命运和复仇女神，纳希为智慧之神、月神、骆驼和水井守护者，乌扎为金星女神，雅古斯为始祖神，祖勒—哈拉萨为强大的武士神，佐尔为农神，佐哈拉为诗神和爱情女神。

古代也门神话中的阿尔玛卡赫和阿姆为月神、国家守护神、主神，塔拉卜为月神、祖先神，瓦德为月神和灌溉之神，辛为月神、祖先神，沙姆斯为男性太阳神、扎特—巴丹为女太阳神，扎特—桑提姆、扎特—希米亚姆、扎特—扎赫兰为太阳女神，阿斯塔尔为至神、战神，安拜为智慧和法律之神，哈夫巴斯为金星的化身，哈加尔—卡哈姆为人类创造者，穆提布纳提安为至高神、祖神、丰饶和灌溉之神，纳克拉赫似为男性太阳神，纳斯尔为始祖神，瓦拉夫为灌溉、边界和界碑之男神，兹乌—萨玛维为天神、雨神和灌溉之神。

丰饶之神及有关神话

在古代两河流域和西亚的宗教和神话体系中,生与死、天界和世间与冥世,形成鲜明的对立。务农者的生产现实以及所谓丰饶之神的崇拜,四季之交替,自然界枯荣之更迭——凡此种种,无不令人思及生与死、死而复生。据信,凡人皆非永生者,既至冥世,则有去无回。而大自然则永世不灭,冬季枯萎,春来复苏,生生死死,永无终期。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看来,诸神亦然。有关死而复生之神的神话,遂居于显著地位。

英安娜(伊什塔尔)被视为情爱与丰饶之神。她原为乌鲁克城邦的守护神;该城建有祀奉此女神的寺庙(寺庙中有女祭司以及所谓神娼)。此女神曾将爱献与众多人物(既有神,亦有人)。关于英安娜与杜穆济的神话,颇为著名。据苏美尔之说,英安娜嫁与牧者杜穆济,并将他献给冥世女主宰埃蕾什基伽尔,以求得自身从冥府复返世间。据后期的巴比伦之说,则迥然而异:杜穆济已非配偶,而是其弟兄,在狩猎中身亡;女神则为其赴冥府。冥世主宰强将伊什塔尔(即英安娜)留在冥府。于是,世间一切生机荡然无存,万物凋零,世人和动物不再繁衍生息。众神惊恐万状,吁求埃蕾什基伽尔将伊什塔尔送还世间。埃蕾什基伽尔允诺众神之所求,并携生命之水来至世间,让伊什塔尔使亡故之杜穆济复生。杜穆济被视为丰饶之化身,在丰饶女神的襄助下,得以死而复生。

对司植物和丰饶之神的农事崇拜,其风尤盛。所奉诸神中有一丰饶女神,称为“伊什塔尔”;苏美尔一城邦的女守护神,亦用此名;继而,两者似相浑融。与其他丰饶女神毫无二致,伊什塔尔同样带有冶艳女神的特质;例如,据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古老叙事诗所述,

吉尔伽美什曾对伊什塔尔严加申斥,责其纵欲恣肆,对情人惨毒已极。杜穆济(又称“塔穆兹”,此名传布尤广),是为伊什塔尔的情人,并被视为植物的化身。关于杜穆济遇难、堕入地府以及复归人世,曾有神话流传,现仅余残篇传世。据神话相传,杜穆济为水神阿普苏之子,全称为“杜穆—济—阿普苏”,意即“阿普苏的真子”。另有一种哭祷已亡杜穆济之俗,流布于世;哭祷者均为妇女。伊什塔尔悼念已故情人杜穆济的一首哀歌流传至今,歌曰:“命运之主无法再生,命运之主无法再生。……我的夫君无法再生。……地下宝藏之主无法再生。……抚爱田地幼芽者无法再生;地力之主啊,无法再生。……”暑夏季节(六至七月),为祭祷杜穆济之期。

杜穆济之死而复生,无非是一年一度春种秋熟的体现(酷似有关奥西里斯和伊西丝的古埃及祭仪神话)。

古闪米特人将杜穆济—塔穆兹称为“主宰”——阿多尼(希腊语和拉丁语作“阿多尼斯”)。继而,对此神的崇拜,风靡于整个前亚。据说,犹太人先知以西结,在耶路撒冷目睹妇女为塔穆兹而哭泣(《旧约全书·以西结书》,8:14:“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搭模斯哭泣。");据信,这是指巴比伦妇女而言。而繁茂勃发的“阿多尼斯园圃”,若干年后依然见诸东方诸国。

所谓丰饶,在乌加里特神话中,居于重要地位。丰饶的任何征象,只是在适当时机始为他们所渴望。无适时的雨泽或应时的丰稔,正是古人所畏惧的。他们期望收获燕麦、小麦、水果、橄榄和葡萄,——凡此种种,其收获均有既定的时日。在迦南地区,土壤的丰饶为一年四季从不间断的现象;这里并不存在某种势不可免的贫匮时节。带有季节性的,无非是种种农作物的收获。风调雨顺之年的降水,同样经常不断;冬雨方尽,夏露又生。雨泽和露水,带有季节性。但是,正如种种典籍所述,巴力既降雨泽,又降露水,他势必被赋予这样一种水神的功能,即一年十二月赐予水。据古代人看来,露水为夏季农作物(如葡萄)成熟所必须(其收获始于夏末,这

时已是无雨季节)。巴力被描述为干旱的夏季死亡、多雨的冬季复生之神。古代人所期望的正常的、“风调雨顺的”年景；值此年景，雨泽和露水等等，一切无不适逢其时，他们唯恐冬季无雨，夏季无露，尤其惧怕蝗虫成灾。连年干旱或者连年蝗虫成灾，无异于骇人听闻的厄难；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力图禳除或者超脱。所谓死而复生之神的题材并不属“季节性”，而是同七年一度的丰饶和贫匮的周期紧密相关。所谓丰饶神话，不仅同巴力，而且同其配偶、女神阿娜特紧密相关。有关丰饶神话的典籍中，篇幅最长者当推有关巴力的神话这一系统。巴力和阿娜特在有关丰饶的神知中有着主导作用，无非是两者作为幼辈神以及积极的和令人倾慕之神之主根作用所势必导致的结果。幼辈神具有这样一种趋向，即较其双亲更易于为人们所敬慕。

在古苏美尔神话中，丰饶之神的神话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

古老的苏美尔神(包括“星辰神”)，保留丰饶之神的职能。丰饶之神通常为公社的守护神。其最典型的形象之一，为所谓母神，诸如：苏美尔神话中的达姆伽尔努娜、宁胡尔萨格、宁玛赫(玛赫)、宁图、玛玛、玛米；阿卡得神话中的贝莱特—伊莉，即“众神之女主宰”，亦即玛米；亚述和新巴比伦神话中的阿鲁鲁，即人类的创造者。

有关丰饶之神的神话，同所谓祈求丰饶的仪式紧密相关。在“英安娜—杜穆济”这一神话系统中，“生—死—生”有充分的体现。其主要情节为：取悦、婚配、女神英安娜降至冥府、杜穆济成为其替身并亡故，继而复返尘世(即死而复生)。在恩利尔和宁利尔的神话中，恩利尔欲以强力占有宁利尔，因而被众神逐出冥府，后又以其子女作为“替身”而复返尘世。阿卡得神话中，有伊什塔尔降至冥府之说。

据古代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观念，莫特为死亡之神和冥世神，与所谓丰饶紧密相关。

相传,死亡(即莫特)可越窗进入室内。正因为如此,巴力竭力反对科塔尔为他修建的宫殿开窗。莫特为宇宙统摄权的主要觊觎者之一。他假意邀巴力赴宴,席间将巴力杀死,于是,干旱和荒芜笼罩大地。莫特也死于阿娜特之手。巴力死而复生。七年后莫特也死而复生,再度与巴力决斗,仍遭惨败。莫特与巴力年复一年,争斗不息。莫特之“死”,犹如巴力之“复生”。同大地的复苏和丰饶相关联。莫特似乎又被赋予繁衍之力,相传,阿娜特为兄弟复仇,将莫特之体加以割割并磨成面粉,撒布于田野,以使谷物滋生繁茂。据桑霍尼雅通和斐洛的记述,莫特状似泥土,既是死亡,又是繁衍和生命之化身。

所谓时序神话,在古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中居于显著地位,对丰饶之神的崇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死而复生之神、暴风雨和丰饶之神巴卢,是善的化身;最重要的乌加里特神话系统,就是缘此神而形成。在其姊妹和情人、尚武女神阿娜特襄助下,巴卢与其主要对手——死亡和冥世之神穆图(后称为“莫特”)以及水域之神雅穆相搏。在与穆图(似亦被赋予繁育之力)相搏中,巴卢亡逝;阿娜特殛杀穆图,巴卢死而复生。巴卢与穆图的冲突,往往息而复起。据乌加里特神话,丰饶之神阿斯塔尔(金星的化身)同样是巴卢的对手;相传,伊卢在巴卢暂亡后曾企图把权位赋予阿斯塔尔。

腓尼基的死而复生之神阿多尼斯,在古希腊罗马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复原之神话,阿多尼斯便死于阿斯塔尔(即阿瑞斯)之手。

新赫梯时期流传有这样一则神话。其内容为:一神不知去向,所谓丰饶随之逝去;后来,众神多方寻觅,该神始去而复返(丰饶随之重现)。上述神话与泰莱皮努斯、太阳神、雷雨之神、女神伊纳拉、女神安齐莉不无关联。

丰饶和情爱之女神英安娜

在苏美尔神话中，英安娜被视为丰饶、情爱与征战女神，其名为苏美尔语，意即“天之主宰”，又被视为星辰之神，即金星的化身，称为“晨星”。英安娜为古苏美尔神殿的主要女神，后被纳入阿卡得神殿（称为“伊什塔尔”）。

相传，她曾对其父安努声言：“倘若你不造天牛，我要毁坏冥府之门。那时，世间死者将多于生者。”

据说，当冥府之门未为她开启，伊什塔尔暴跳如雷，对守门者厉声说道：

倘若你不为我开启此门，
我将闯入，砸烂门锁，
拆毁门槛，打坏门框。
我要让冥世的死者之灵离开冥世，
他们的数目在世间将超过生者。

又说，英安娜是司掌爱欲之女神，如将爱欲窒息，则牡牛不与牝牛交配，男人不再接近妇女。

英安娜的钟情者甚多。而他们却为这位反复无常、暴戾恣睢的女神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著名英雄吉尔伽美什曾对伊什塔尔（英安娜）说道：“你曾爱雄狮，却为它掘好十四个陷阱！你曾爱矫健的战马，却用笼头、马刺、皮鞭制驭它！”

英安娜（伊什塔尔）又被描述为心地善良、具有女性柔美之神。

相传，女神英安娜居于苍穹的极隅。每天清晨，其兄太阳神乌图从那里启程，行于天宇。英安娜则在天际闪烁，这便是金星。她经常来到世间，身披鲜花和绿草，光彩熠熠。牧者杜穆济和务农者恩基杜对女神十分爱慕，都向女神求婚。务农者恩基杜许以豆类、

谷物和布匹,牧者杜穆济许以牛乳、蜂蜜和毛料。女神犹豫不决,不知属意于谁是好。

他的兄长、太阳神乌图劝她嫁给牧者杜穆济。执拗的女神英安娜久久未听从兄长之言,她更倾心于从事耕种、为大地披上绿装的务农者恩基杜。

杜穆济多方向英安娜求爱,终于搏得女神青睐;后又得到女神之母宁伽尔的赞许。两者终成伉俪。

杜穆济又求得务农者恩基杜的谅解,从情敌成为好友。

关于英安娜赴冥府及其复返世间,在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据苏美尔神话之说,天界之女主宰、骄横的英安娜觊觎她的姐姐埃蕾什基伽尔在冥世的统御。又说,英安娜此行似为参与某种丧葬仪式。据说,埃蕾什基伽尔的丈夫不幸亡故,须举行葬礼。英安娜仍然十分担忧,唯恐冷酷无情的姐姐不允她生还。

英安娜吩咐其辅佐者宁舒布尔:如果三日之后她仍未返回,宁舒布尔则到众神会议报丧;随后,应前往苏美尔神殿主神恩利尔所在之地尼普尔,祈求恩利尔救她摆脱此难,切不可让她成为死者,永留冥世。倘若恩利尔断然拒绝,宁舒布尔可前往月神南纳之城乌尔,祈请该神救助。倘如南纳同样予以拒绝,宁舒布尔则应前往智慧之神恩基所在之地埃利都;恩基知生命之食,知生命之水,无疑会欣然相助。

一切安排停当,英安娜便离开天界和世间,毅然前往幽暗的冥世。

英安娜将其思从浩瀚的天宇转向深深的地下。

我的女主宰离开天宇,离开大地,她去往地之深处。

英安娜离开天宇,离开大地,她去往地之深处。

舍弃祭司的权位,舍弃女祭的权位,她去往地之深处。

英安娜来至埃蕾什基伽尔那天青石的庙堂。在其门前，她同主要守门者内提相遇。内提拦住去路。英安娜说明身份和来意，内提急忙禀报冥世主宰埃蕾什基伽尔。她听说妹妹英安娜来临，仍然眼中放出凶光，严命按冥府之法度办理。内提引导英安娜通过冥世的七重门：每过一重门，则卸去部分衣饰（似为解除其法术之力）。

她额佩“额部魅力”之带。

她手持统御和判决之标志

颈部佩戴天蓝色的项链。

胸前佩双重垂饰。

腕上戴金手镯。

胸部覆罩网饰，上有“到我这里来，男子汉，到我这里来”。

腰部有女主宰之带和服饰。

.....

英安娜行至宫殿，天青石之殿，

怒气冲冲，赶赴冥世之门，

行至冥世之门，愤怒地喊道：

“开门，看守者，开门！”

开门，内提，开门，让我进入去见我的唯一者！”

内提，冥府之门的主要看守者，

对光彩熠熠的英安娜问道：

“你是何人，何人？”

“我是太阳升起时之星！”

“倘若是太阳升起时之星，

为何来到这‘有去无回之地’？”

你的心为何主使你来这有去无回之地？”

光彩熠熠的英安娜答道：

“来见至大的女主宰埃蕾什基伽尔，
因为她的配偶古伽尔安纳已亡，——
为他焚烧葬仪之草，
为他祭洒葬仪之酒。千真万确，千真万确！”

内提，冥府之门的主要看守者，

对光彩熠熠的英安娜答道：

“站住，噢，英安娜，我向我的主宰禀报！

将你的状况禀报埃蕾什基伽尔！”

内提，冥府之门的主要看守者，

谨遵其主宰之命。

打开冥府的七重门，在冥府前打开第一重门。

他对光彩熠熠的英安娜说道：

“进来吧，英安娜！”

当她走了进来，从她身上

从她头上取下埃登之冠，“舒古尔”。

当她进入第二重门，

统御和判决的表征从她身上取下。

当她进入第三重门，

天蓝项链从她的颈部取下。

当她进入第四重门，

双重垂饰从胸前取下。

当她进入第五重门，

黄金手镯从手腕取下。

当她进入第六重门，

上有“到我这里来，男子汉，到我这里来”的网饰从胸部取下。

当她进入第七重门，

女主宰之带和服饰从腰部取下。

最后，英安娜终于通过最后一重门，已是全身赤裸，屈膝跪在埃蕾什基伽尔冥府那称为“阿努纳基”的七个威严的审判者面前。他们把死亡的目光投向英安娜，英安娜顿时成为一具尸体，并悬于墙壁的木桩上。

整整过了三天三夜。到了第四天，主人仍未回还；宁舒布尔遵其所嘱，向所说诸神求援。果然不出女神所料，恩利尔和南纳拒不相助。恩基却思得一计，可使英安娜死而复生。恩基造两无性别实体：一为库尔伽鲁，一为卡拉图鲁，分别授以“生命之食”和“生命之水”，并命它们前往冥府。埃蕾什基伽尔正“因生子女”而备受折磨，赤身露体而卧，呻吟、呼喊之声不绝于耳：“唉呀，我的内脏呀！我的躯体呀！”库尔伽鲁（库尔伽尔）和卡拉图鲁（卡拉图尔）则以关怀之情相应，并随声附和道：“从我的内脏到你的内脏，从我的躯体到你的躯体”（意即：“康泰”移至埃蕾什基伽尔之体）。这时，将会以河流之水和田野之谷相赠（系指冥世的河流和田野；据说，举凡饮其水，食其物者，无不陷于埃蕾什基伽尔统辖之下）；恩基还告诉他们：绝不可受此馈赠。他们则应回答：“请将悬于桩上的尸体给我们”，然后以“生命之食”和“生命之水”撒布英安娜之体，从而使其复生。库尔伽鲁和卡拉图鲁遵恩基之命一一而行，英安娜因而得以复生。

他从指甲中取出污垢，制作库尔伽尔，

他从涂色的指甲中取出污垢，制作卡拉（图尔）。

（赋予）库尔伽尔生命之草。

（赋予）卡拉图尔生命之水。

父神恩基吩咐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

“去吧，去往冥世！

在冥府之门，你们要象苍蝇一样飞过，

在门枢旁，你们要象蛇一样蜿蜒而行！

.....

他们从钩上取下尸体。

一个以生命之草，一个以生命之水触动她的躯体。

英安娜站起身来。

英安娜逃离冥府。

众阿努纳基又将她捉获。

“降至冥府者中谁又能丝毫无损地离开冥府？

如果英安娜离开‘有去无回之地’，

就得把头留下！”

英安娜逃离冥府。

小的妖魔“伽拉”宛如利箭，

大的妖魔“伽拉”宛如一片旗林，

从四面八方风涌而来。

英安娜虽幸而复生，但厄难远未告终；其原因在于尚有不可违逆的法则，即所谓“有去无回”：无论何者，一旦进入其门，则不可复返阳世，除非寻得替代者。她终于获准回到地上，却是在残酷无情的魔怪监押之下；倘若不能寻得替身，众魔怪就重新将她押回地府。在众魔怪的簇拥之下，英安娜先后抵达两座苏美尔城市：乌玛和巴德提比拉。该两城的守护神沙拉和拉塔拉克，一见冥府的使者便惊恐万状，跪倒在英安娜面前。看来，英安娜因其驯顺而心满意足；众魔怪要把两神押往地府，英安娜予以制止。

英安娜和众魔怪继续其行程，来至苏美尔的乌鲁克城邦的库拉布。该城邦之王就是牧神杜穆济；杜穆济并未因其妻子下至冥府遭受磨难和死亡的厄运而伤感，他“身着华丽之衣，端坐于王位”，并为此而欢庆和深感欣慰。英安娜异常愤慨，投以“死亡的目光”，并将他交付严酷无情的魔怪带往地府。

在乌玛，在济格库尔沙伽，
名叫“沙拉”之神跪在她的脚下，
身着破旧粗衣，匍匐在尘埃。

群魔对英安娜说道：

“怎么样，英安娜，回到自己的城邦，
我们将拘捕他！”

“我的沙拉为我(唱)歌，
给我修剪指甲，梳理头发。
你们将他留下，别将他带走！”

“怎么样，我们去往巴德提比拉，去往埃穆什卡拉玛！”
在巴德提比拉，在埃穆什卡拉玛，
神卢拉尔拜倒在她的脚下。

身着破旧粗衣，匍匐在尘埃：

群魔对英安娜说道：

“怎么样，回到自己的城邦，
我们将拘捕他！”

光彩熠熠的英安娜向群魔答道：

“神卢拉尔，至大之王！在我之右，在我之左！
放开他，不要拘获他！”

“那末，去往哈什胡尔古莱德纳，去往库拉巴！”

紧随其后去往哈什胡尔古莱德纳，去往库拉巴！”

杜穆济身穿王服，端坐于王宫的宝座上。

群魔“加拉”将他捕获。

他们七灵，将他的胸撕裂，使他的血流尽，

他们七灵，如热病患者向他扑去，

他的牧笛，当面击碎！

她将死亡的目光投向他！

她大声说道，话语中尽是愤怒。

她叫喊起来，叫喊中皆为诅咒：

“抓住他！抓住他！”

光彩熠熠的英安娜将牧者杜穆济交到他们手中。

杜穆济惊得面色苍白，痛哭不止。他高举两臂，仰望苍天，求助于太阳神乌图。

女神伊什塔尔——英安娜

据巴比伦之说，伊什塔尔与古苏美尔神话中的英安娜相对应。伊什塔尔亦为丰饶和情爱之女神。

古巴比伦有一叙事诗描述伊什塔尔（即英安娜）的“阿拉鲁”之行。“阿拉鲁”又称“伊亚鲁”，即冥世。其姊妹格什提安娜代其弟在冥府度过半年时光，塔穆兹可在此期间返回阳世，另半年则仍在冥府。

另说，年轻貌美之神塔穆兹与女神伊什塔尔相亲相爱。尼桑月（巴比伦历一月，即公历三～四月），夏至时分，塔穆兹到草原去放牧，一阵狂风吹来，塔穆兹犹如折断的芦苇，倒在地上。

噩耗传来，伊什塔尔万分悲痛。她决意前往埃蕾什基伽尔和奈尔伽尔之冥府那有去无回之地，使塔穆兹死而复生。

伊什塔尔来到冥府门前，大声喊道：

“快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否则，我将打坏你们的门，砸烂门框和门锁，把囚禁于冥府者放出，世间的死者则多于生者！”

守门者惊慌失措，急忙禀报冥世主宰埃蕾什基伽尔。冥世主宰闻知勃然大怒，面色阴沉，嘴唇抖动，厉声吩咐：

“放她进来，按既定之规而行！”

伊什塔尔通过第一重门，王冠被摘去；通过第二道门，宝石耳环被取下；通过第三道门，宝石项链被取下；通过第四道门，胸甲被

取下；通过第五道门，神奇的腰带被取下；通过第六道门，黄金脚镯和手镯被取下；当她通过第七道门后，已是赤身露体，置身于有去无回之幽暗境域。其中，路径交错，阴暗污秽。死者之灵肋生双翼，犹如禽鸟，飞来飞去。他们拥挤于尘埃中，以尘土和泥浆为食。

伊什塔尔终于来到冥府女王伊什塔尔王座之前。伊什塔尔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埃蕾什基伽尔当然不甘示弱，并立即唤来其忠实仆从、瘟疫之神纳姆塔尔。纳姆塔尔谨遵其意，顷刻间将六十种可怕的疾疫降给伊什塔尔。女神的心、肝、手、足、目、耳等等，无不染沉痾。

作为丰饶和情爱之女神的伊什塔尔既离去，世间的一切不再生机勃勃，生命力和情爱趋于衰微。牡牛不追逐牝牛，牡驴不与牝驴交合……，年轻夫妇分房而居，妇女不再生育，不闻婴儿啼声。草木枯萎，五谷不收……

诸神见此情景，十分惊慌，唯恐一切动物、禽鸟和人类从此绝迹。他们聚集于大神埃阿之处，共商万全之策。

埃阿以其所主深渊之土造一阍者，赋予其生气，作为使者遣往冥世。这位使者反复诉说诸神告知的要求：释放伊什塔尔，对恐吓、暴怒毫无所感。

埃蕾什基伽尔见状更加暴跳如雷，并对这位埃阿所遣的使者百般辱骂和诅咒。然而，埃蕾什基伽尔最终仍不愿与天界诸神决裂，遂让伊什塔尔复返世间。

伊什塔尔又经冥门七重门，每经一道门皆收回其衣服、饰物；既出冥府之门，她已是佩戴停当，神采奕奕。

伊什塔尔以生命之水使她的兄弟和情人塔穆兹复生。大地又欣欣向荣，草木滋生，动物和人类又繁衍生息。这恰是所谓“尼桑月”的春分。

又说，伊什塔尔一次进入埃蕾什基伽尔的王国。但诡计多端的冥府女王设下圈套，诱其每过一道门便脱下一件她赖以称雄的衣

服或首饰。七重门后,伊什塔尔赤身裸体地来到女王面前,尽失往日之威。埃蕾什基伽尔遂施之以咒法,将其监禁。埃阿闻讯后借故遣使前往,埃蕾什基伽尔对使者一见倾心。使者告辞之际,她挽留心切,便口念咒语。于是,施于伊什塔尔身上的魔法顿时得以解除,伊什塔尔方得以重返众神之国度,但她必须送一神去冥府为质。伊什塔尔的情侣塔穆兹(苏美尔神话中为杜穆济)欣然前往,后亦被其姊妹救出。

有关英安娜与杜穆济的神话,大多由一些爱情歌组成,讲述两者相爱、婚前的倾慕。诸如此类爱情歌乃是盛典的一部分。该盛典举行于每年之春,与丰饶崇拜相关联。这些显然带有仪式性的歌谣汇集(属公元前21世纪),同乌尔第三王朝诸王的神化以及继之而来的伊辛第一王朝紧密相关。在这种仪式中,王者成为杜穆济的化身,女祭则成为其配偶英安娜(伊什塔尔)的化身。

杜穆济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丰饶之神和死而复生之神,又是中部草原地区麦地那的守护神。有些前亚民族则称之为“塔穆兹”;古苏美尔人称之为“杜穆济”。有关杜穆济的神话,同乌鲁克神话故事紧密相关。相传,杜穆济同爱情与丰饶女神英安娜相爱,结为夫妻,后猝然陷身冥府。据说,杜穆济为英安娜的钟情者和丈夫;女神将他送往冥府,以代自身;他被视为春夏繁茂的化身。太阳神乌图对杜穆济与英安娜相恋影响极大。英安娜最初钟情一务农者恩基杜,后来听从乌图的劝告,转而倾心于作为牧者的杜穆济。据仪式歌所描述,英安娜去往冥府,寻觅为替代她而陷身其域的杜穆济。据说,杜穆济预感死期将临,听从其姊妹格什提南娜之言,试图逃脱冥府恶魔的追逼,在乌图的襄助下,三易其形,化为瞪羚、蜥蜴等,最终仍逃脱不了厄运而陷入魔爪,直落得粉身碎骨。遵英安娜之约,杜穆济一年之中一半时光在冥府度过;另一半时光则返回阳世,由其姊妹格什提南娜替他羁留冥府。此说显然同季节更

替相关。据哀悼杜穆济的丧歌，杜穆济为草原繁茂之神，其亡逝同草原的夏季干旱相关。

在阿卡得神话中，对杜穆济同爱情与丰饶女神伊什塔尔(英安娜)相关联的描述，稍逊于苏美尔典籍。据古巴比伦时期赞颂英安娜之歌所描述，杜穆济具有首领、征服者的属性。

有关杜穆济的神话传说流传甚广，其主要内容为：他同爱情与丰饶女神英安娜(即伊什塔尔)相爱成婚；他不幸早逝，英安娜悲痛欲绝等等。相传，他们的婚礼有的采取庆祝丰收佳节的形式，但更多的是以欢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庆祝仪式举行。而春天生机的萌发和夏季产奶季节的结束，则是一种象征，即：杜穆济为草原繁茂之神，其亡逝同草原夏季的干旱相关联。哀悼杜穆济的神话故事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感伤文学中最优美的一部分，并流传至今。

冥世观念及有关神话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居民的冥世观念，颇为朦胧。据盛极一时之说，亡者之灵堕入冥府，度悲戚愁苦岁月，永无终期。冥世界报观念，尚未见诸这一地区的宗教与神话。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的宗教注重今世；至于所谓彼岸世界的境遇，则从未许人以褒赏，亦未给人以慰藉。如果说埃及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注重冥世生活和祸福，美索不达米亚人则只顾眼前，对灵魂在冥世的境遇并不过分关注。其有关冥世的宗教和神话观念，远不如古埃及人那样繁复和丰富。

在《主人和奴隶的对话》中，奴隶作答时声称：献祭和祈祷不能使神象犬一样为人效劳；行善积德，死后未必有何善报；“登上圯废的城垣和荒凉的丘冈，走过古代的废墟，试看昔日亡者之骸骨，何者属善士，何者属恶人？”

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神话观念，诸神皆为永生不灭者，他们即使坠入冥世，经历种种艰险后，依然会去而复返。而世人则是非永生者，死后永在幽暗的死者之域。又说，死后获安葬者之灵可由特定的摆渡者接引至冥世；而未获安葬者之灵则游荡于世间，作祟于世人。

在古苏美尔神话中，冥世称为“库尔—努—吉”，意即“有去无回之地”，又称为“库尔”、“基—伽尔”、“埃登”、“伊里伽尔”、“阿拉利”。在阿卡得神话中，与之相应者为“埃尔采图”、“采鲁”。据说，冥世位于下方，有冥河与外界相隔，河上有摆渡者。赴所谓冥世，不仅是降至，甚至是坠入。去往冥府者，须通过七重门，有门禁主管内提守之。

死者在地下的境遇，异常悲惨，食物苦不堪言（有时甚至为种种秽物），饮水咸涩异常（有时甚至为污水）。

冥府漆黑一团，灰尘弥漫。置身于冥府者，“犹如禽鸟，身着羽衣”。

冥府的审判者统称“阿努纳基”，在冥世主宰埃蕾什基伽尔前，对死者进行判决，据死者生前之所作所为以及道德规范决定赏罚。曾举行丧葬仪式者和其家人为之举行献祭者，以及在征战中捐躯者和多子女者，在冥世度尚可忍受的生活，饮洁净之水，可以休眠。

又说，未安葬的死者之灵复返地上，备受折磨。获安葬者则可渡过“与世人相隔之河”（即阳世与阴间之界河）。河上有一渡船，司摆渡者为乌尔一沙纳比或胡穆特一塔巴尔（魔怪）。

又说，冥府位于深深的地下，在深渊“阿普苏”的下方，一旦进入，便“有去无回”。据说，英雄吉尔伽美什之友恩基杜曾向他的朋友讲述冥世的悲惨情景。

室内布满灰尘，

主人和祭司栖身于此。

术士和预言者栖身于此……

诸神在冥世为其敷油者，

栖身于此。

灰尘是他们的补养，

他们的食物是泥浆。

死者拥挤在一起，而贫者之灵的境遇则更不堪言。

据苏美尔神话，恩利尔召来辅佐他的努斯库，并告诉努斯库说：他对美貌绝伦的宁利尔一往情深。努斯库寻来一巨舟，恩利尔乘此舟行于河上，把宁利尔强行劫走。而宁利尔正身怀有孕，就是月神辛。众神因这一肆无忌惮的行径而万分惊愕，尽管恩利尔为众

神之王，仍然把他擒获，并逐至冥世。

恩利尔游荡于基乌尔，
当恩利尔游荡于基乌尔，
众大神，其数为五十，
众命运之神，其数为七，
擒获恩利尔于基乌尔(并宣称：)
“恩利尔，十恶不赦，离开此城，
努纳姆尼尔(即恩利尔)，十恶不赦，离开此城!”

这样一来，恩利尔顺从众神为他安排的命运，去往苏美尔神话中的冥府。而宁利尔正身怀有孕，暂留该城，将继恩利尔之后而去。这使恩利尔深感不安；其原因在于：其子辛预定要统辖星体中最大者，却又要居于幽冥、黑暗的地府，而非天界。为了免遭这一厄运，他思得一计，——显然颇费心思。离尼普尔赴冥世途中，恩利尔遇到三神(无疑是幼辈神)，即：尼普尔城门的看守、“居于冥河者”、苏美尔的卡戎(其职司为将死者的灵魂渡往冥世)。恩利尔依次换用三者的面貌(这是神祇变形之最早的例证)，并与宁利尔生冥世三神。此三神则预定以身相赎，使其长兄辛可脱离冥府而飞升天宇。

据阿卡得神话，奈尔伽尔(始而为天神)，成为冥世主宰；而在此之前，最高权力属女神埃雷什基伽尔。故事一开始便叙述：诸神请埃蕾什基伽尔派遣其代理者出席他们举行的饮宴，因该神不能离开她的王国。埃蕾什基伽尔应诸神所求，派遣纳姆塔尔(即所谓“劫运”，亦即死亡之魔)出席诸神饮宴。纳姆塔尔抵达天界，受到殷勤款待；诸神并给以应有的礼遇。唯有奈尔伽尔待之不恭：众神起身迎接，而他却不肯以礼相待。为了对他的倨傲无礼加以报复，埃蕾什基伽尔便欲置他于死地。然而，应奈尔伽尔所请，埃阿慨然相助，给奈尔伽尔十四个精魔，护送他去往冥府，并助他与埃蕾什基

伽尔抗衡。到达冥府后，奈尔伽尔命十四个精魔守卫冥府的十四道门；他被冥府阍者放进宫殿，就扑向埃蕾什基伽尔，揪住他的头发，拉下王位，并要取下她的首级。埃蕾什基伽尔哀求奈尔伽尔饶她性命，擦去她的泪水，应允成为冥世主宰和冥王，埃蕾什基伽尔则成为他的妻子和王后。

又说，暴戾的女神埃蕾什基伽尔独自统御冥世，即有去无回的国度。她既不知爱，也不知怜悯。

不知过了多少年，埃蕾什基伽尔的统御之末日来临。一次，诸大神在天神安努的天界居所聚会，并举行欢宴。每一位男神和女神皆有所奉献。惟有埃蕾什基伽尔拒不离开其栖身之所，与诸神相聚。于是，天界、地界和空界诸神议定：他们这位不寻常的姊妹可以自便，但须有所奉献，以示敬意。

埃蕾什基伽尔闻知勃然大怒。她唤来瘟疫魔怪纳姆塔尔——他的仆人中最凶残者，命他携一篮食物来到天界。诸神见之大惊，急忙命他离去。宴饮依然如故，觥筹交错，众神尽情享乐。为了使埃蕾什基伽尔就范，他们命战神奈尔伽尔去往冥府。

奈尔伽尔随身带着十四个襄助者，毅然启程。经第一道门时，奈尔伽尔将“闪电”留下；经第二道门时，将“暴病”留下；经第三道门时，将“烈焰”留下；经第四道门时，将“守护者”留下；经其他十道门时，同样留下其从者。

威严的奈尔伽尔，其势不可挡。凶恶的纳姆塔尔也乖乖地打开一道道冥府之门。奈尔伽尔长驱直入，进入埃蕾什基伽尔所居重地，揪住她的头发，拉下王位，欲置之于死地。埃蕾什基伽尔见势不妙，只好苦苦哀求，表示愿作奈尔伽尔忠实的妻子，并愿让奈尔伽尔统御广阔的疆域（即冥世）、掌管命运册。

奈尔伽尔喜出望外，遂留在冥世。于是，奈尔伽尔成为冥王，埃蕾什基伽尔则成为冥后。

据古代西支闪米特人的冥世观念和有关神话，莫特为死亡之

神和冥世神，与所谓丰饶紧密相关。

古赫梯人亦有其冥世观念和相应的神话。在用于营造新殿堂的仪典中不乏下列叙述：

王者进入(新殿堂)，王座吩咐鹰：“进来！我命你飞往海洋；你飞往(那里)，看一看谁在绿色的森林里！”

鹰答道：“遵命！伊斯图斯泰娅和帕帕娅，两位冥世原初女神，在那里安然而坐。”

王座问道：“她们干什么？”

鹰答道：“(一位)手执纺锤，(两位)神手执所谓‘满镜’。他们正在纺绩王者的年岁。年岁无休无止，不可胜计！”

神化的王座现形为哈梯女神。伊斯图斯泰娅和帕帕娅，也是哈梯之神，在其他诸说中曾同其他冥世神(如莱尔瓦尼)一并提及；诸如此类冥世神中，首要者当推地界的太阳女神。所谓“满镜”，似为平底钵，内盛满水，可供映像之用。此类故事意在佑助新殿的主宰益寿延年。

在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与冥世有关之神有：

埃蕾什基伽尔：冥府女王，其名后半部“基伽尔”意即“冥府”，专司监视审议冥府中的不法者，严防他们盗取她所守护的生命之源逃离冥府。

奈尔伽尔：冥世女神埃蕾什基伽尔之夫、冥世主宰。奈尔伽尔以埃拉之名去冥府，而离开冥府又复还为奈尔伽尔，似为其自身的替代者。奈尔伽尔又被视为死亡和毁灭之神。

纳姆塔尔：命运之化身，埃蕾什基伽尔的谋士和执行者，性情残暴，专将死亡带给人类。

阿努纳基：下界(“冥世”)阿努纳基有 300 之多，作为冥世之神

的阿努纳基,通常为审判者。

尼纳祖:冥府之神,冥府女王埃蕾什基伽尔之子。与象征丑恶势力的冥府之神奈尔伽尔截然不同,为一态度友善之神。

玛梅图:冥府女神,其名意为“誓言”、“职责”,毁灭之神奈尔伽尔的配偶之一;初为誓约和惩罚背约者的神秘之力的化身。玛梅图亦为一冥府审判者,并与阿努纳基共同司掌人类的生死。

贝莱特—采里:冥府女书记,部落神玛尔图之妻,为“命运册”的书写者。据说,其上载有死者的判决以及死者之名。

纳布:书写、语言与智慧之神,纳布作为“命运册”的书记,跻于至高神之列,又被视为命运的司掌者。

格什提南娜:冥世神宁吉什济达之配偶,似与女书记阿济穆阿及贝莱特—采里相等同。

尼纳祖:冥世神,医神和战神。

宁吉什济达:冥世神,医神。

古赫梯神话中的冥世神为莱尔瓦尼,古哈梯神话中称为“莱卢瓦尼”,在“神册”中,置身于太阳神和雷雨神之后,其后则是丰饶之神泰莱皮努斯。古哈梯人有祭奉莱尔瓦尼之节期。

莫特(穆图)为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死亡之神和冥世神。

英舒希那克为古代埃兰神话中的冥世主宰、誓约之神,被视为公正审判的维护者,曾被视为古埃兰神殿主神之一。

魔怪说、符咒、法术、占卜与天象

在苏美尔—阿卡得宗教和神话体系中，种种精灵、法术、符咒以及占卜等观念居于一定地位，除应首先赐予被佑护者以福运的个人男神以及作为其“命运”之化身的个人女神外，每人另有各自的“舍都”（类似苏美尔之阿拉德）——类人或兽形的具有生命之力。除上述佑护者外，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的巴比伦居民，尚有其佑护者——拉玛苏，即其个体的司掌者，似与所谓胎盘崇拜不无关联。人之“名”或其“声名”（“舒穆”），也被视为物质本体。没有这种物质本体，人们的生存则不可思议；它并可传予后继者。然而，所谓“灵”（“纳皮什图”），却是某种无人格者，或与气息，或与血液相提并论。所谓个人保护神，与“恶”相对峙，堪称人们周围恶之力的对立者。其中有狮首的拉玛什图（来自冥界，并将种种疾疫带至人间）、致病恶灵、幽灵、无人祀奉之厉鬼、充任冥府种种差役的精灵（乌图库、阿萨基、埃提梅、伽勒、伽勒·莱姆努提——“恶鬼”等）、命运之神纳姆塔尔（每逢人们寿终正寝时即降临）、夜魅（“英库布”）、利卢（性喜寻求妇女）、苏库布·莉莉特（莉莉图，性喜诱惑男子），等等。极为繁复的魔鬼说观念体系，形成于巴比伦神话（在苏美尔文献典籍中却无迹可寻），并反映于造型艺术。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每逢遇有灾厄、疾疫，皆视为无超自然之力之佑护所致。人们则祈求大神遣所谓善灵佑助逢凶化吉，禳除邪恶之侵扰。

祷词中则借助于神话范畴的用语，诸如：“伊卢”，意即一神；“拉玛苏”，意似为“天使”；“伊卢”，为男性；“拉玛苏”，为女性。伊卢与伊什塔鲁（女性）相伴随，拉玛苏则与舍都（男性）相伴随。四者均

为佑护精灵。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普遍笃信：存在众多外在于躯体的灵魂以及超自然的精灵。

在阿卡得语中，有“精灵”（“伊卢”）者，意即有时运者。拉玛苏与凶暴的女性精灵拉玛什图相近。舍都乃是个人女性之力的体现。在《旧约全书》中，舍杜有“偶像”之意，有时理解为“魔怪”。在阿卡得语中，舍都亦同亡灵相关联。

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精灵尚有：

纳姆塔尔为命运之化身，冥府主宰埃蕾什基伽尔的从神，将死亡带给人类。

莉莉特为女巨灵，以狰狞恶魔的面目出现，每逢夜晚则袭击男子及儿童。

拉玛什图为可怖的女妖，苏美尔人称之为“拉玛尔”或“拉梅”。其形象为狮首或鸟首女身，跪坐于驴背之上，双手各持一两头蛇，右乳哺一犬，左乳哺一猪。嗜血成性，传播瘟疫，无恶不作。

拉玛为乐善好施的女庇护神。据信，每人都有其“拉玛”。

伽拉（拉玛苏）为冥府恶魔，相貌丑陋、凶狠异常，曾跟踪丰饶神杜穆济，并迫迫爱情与丰饶女神英安娜。

阿萨格为苏美尔神话中的恶魔，袭扰苏美尔山国之民的邪恶势力的化身，后被英雄尼努尔塔所战胜。阿萨库为阿卡得神话中的恶魔，与阿萨格相对应。

阿拉德，即阿卡得神话中之舍都，善灵，世人的佑护者。

“伊什塔鲁”具有“佑护女神”之意。“希姆图”通常被理解为“劫运”、“命运”，实则并不恰切。“希姆图”乃是一种力或因素。诸神赋予王者力量、睿智、康泰、福运，王者则向寺庙捐输、献祭，一般平民百姓据有其财产等，——凡此种种，均视为“希姆图”之体现。

在一些宗教和神话典籍中，“希姆图”似被视为一种举措，即：赋予每人（特别是降生时）所谓祸福，乃至决定其一生的命运。因

此,人之寿命、境遇,即生死祸福,均为创造“希姆图”之力所定。亚述巴尼拔二世(公元前 883~前 859 年)的铭文中,此王在历述其业绩后声言:

“所有这一切,皆为诸大神(为我)所创立之希姆图;他们令此作为余之希姆图而见之于世。”

阿卡得叙事诗中的“希姆图”又有“职司”、“功能”之意,苏美尔典籍中则称之为“纳姆”。

“希姆图”之极限,无非是“死亡”,故“纳姆塔尔”被视为“死亡”之使者。纳姆塔尔作为冥府的守门者,既为人最初所见者,又是死亡的宣谕者。

在古代近东地区,人们似乎尚笃信一种“力”,可左右和影响世人之境遇。所谓“isqu”,意即“签”,似与“投签”相关联;而投签似与人之命运相关联。另有一词“乌祖尔图”,似表明某种神圣之力对事态的影响。

相传,人之一生时刻有两精魔相伴随:一为“善灵”,可带来好运;一为“恶灵”,可带来灾厄。

据苏美尔以及早期巴比伦的诸王铭文,可知:个人有其保护精灵,犹如王者有其保护神。女神伊什塔尔被奉为王者的保护神,相当于“王之福运”(叙利亚语),亦即“伊什塔尔”和“希姆图”。亚述一些王(如哈图西利三世等)笃信:他们登基为王,无非是伊什塔尔干预所致。

称为“伊什塔鲁”之灵的体现,似为个体的“希姆图”之载体。这样一来,“伊鲁”似为同人之神圣成分有关的精神体,“伊什塔鲁”似为其命运,“拉玛苏”似为其个体属性,“舍都”似为生命之力。

至于医疗病症,除医者(“阿苏”)外,尚有“阿希普”,即所谓“施咒术者”。他们据对患者观察所得之征兆断言:患者的病势如何,是病入膏肓还是可以痊愈,甚至病者周围的种种态势,亦成为其赖以预言之依据。“阿苏”(医者)借助于医术,而“阿希普”则诉诸法术,

两者往往并无严格界限。法术成分往往在于短小的咒语、对法术之力的笃信以及一些象征手法。

在古代两河流域诸民族的宗教和神话体系中,关于魔怪和符咒的古老观念,居于一定地位。人们笃信:所谓卑微精灵,其为数之多,不可胜计,大多为凶灵恶煞,诸如:地、气、水之精灵,诸般危及人类之疾病和灾厄的化身。祭司们又骗造了无数咒语,据说可降妖禳厄。据信,精魅中最恶者莫过于“深渊七妖”,一切疾病均为七妖所降。用以禳除的咒语,则历呼诸妖之名及其危害所及:阿沙库致厄于头部,纳姆塔鲁致厄于咽喉,凶煞乌图库专害颈部,阿鲁则害人之胸,如此等等。有一则旨在降除“深渊七妖”的咒文,流传于世:

七妖啊,七妖,
深渊之七妖……
生于深不可测的地下,
不分男和女……
七妖本是狂暴的旋风,
不娶妻室,也不生儿育女,
从不知恻隐和怜悯,
从不为祈祷和求告所动……
七妖乃是山中之马,
同埃阿势不两立。
众神中无可与之匹敌者,
常在旅途中作祟,使行人遭难。
凶恶的七妖,凶恶的七妖……
七妖啊,七妖,
七妖啊,七妖……

为了降除七妖,除诉诸名目繁多的符咒外,并采用五花八门的

镇物(即“符物”)。例如,有将自身之像用作驱妖之物者,——人们将其像特意绘制得狰狞可怖,深信魔怪见之则悚然远避。

纯属法术的仪式,品类繁多。留传至今的有关记述以及咒语,数量颇为可观。其中以祛病、禳厄、致厄、征战等法术为最著。犹如人们所习见,祛病法术亦与民间医术浑融杂糅,迄今犹存于世的“单方”,法术与民间医术两者难以区分;有些则法术色彩尤为彰明较著。

试以祛除眼疾的法术“单方”为例,其上称:“黑毛、白毛捻成线;黑毛线、白毛线,各打七个结;念诵咒语;黑毛线结系在病眼上,白毛线结系在好眼上……”

下面是有关征战法术仪式的记述片断:“敌寇来犯,扰我国君,侵我疆土。……国君应行于队右”。(献祭时)“以油脂制作敌寇之像,复以‘乌林努’(?)将众像之面转向后方(以预示败逃)”。事后,敌像即焚烧或以他法毁之,——通常由法师或焚烧,或置于水中,或予以掩埋,或禁锢于某处,但这已非征战法术,而属致厄之列。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神殿,并无所谓医神(诸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斯克勒庇奥斯、古埃及神话中的伊姆霍特普)。古卢通常被称为至尊医者,却被视为死亡和医疗之神,其作用在于仪礼。

从汉穆拉比至塞琉古时期的文献典籍,对预言、占卜有颇多记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衰落,某些预言手段仍流传至巴勒斯坦、埃及以及欧洲。人们笃信:预言者可同超自然之力相交通;而后者又可影响个人和群体之境遇。据信,神可对所提出的问题作答,或通过中介者预告所要宣示者。

巴比伦的卜筮(占卜)体系,繁盛已极。祭司中有专事占卜者(即“巴鲁”);求问休咎者,不仅有平民,国君王侯亦在其列。“巴鲁”为人解梦,并从事占卜;占卜所依据,无非是牲畜之动态、禽鸟之飞翔、水面浮油之情状,如此等等。而见诸巴比伦的最惯用之法,则是视献祭牺牲之内脏,特别是肝脏而卜。据肝而卜,即所谓的“肝

卜”，堪称精到已极：肝的每一部位，均赋以固定之称，并绘有种种图形；以泥土制作人之肝脏模型，上面标有占卜符记。嗣后，此术为罗马人所承袭，其中介似为赫梯人和伊特鲁里亚人。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预言，同宗教和神话观念紧密相关，经历了繁复的历史发展；其方法因时间、地点以及社会地位之不同而大相径庭。

所谓“作用”之方式，其实质在于笃信：神可直接作用于预言者所意指之客体，换言之，神可确定占卜中的种种态势，诸如：签卜时之签状，注油于水中之油的浮动，焚香于炉升起之烟等等，并借以预示休咎。

所谓“法术”方式，似乎神可招致自然界种种变化（风、雨、星相等），或可使动物和人之外在和内在状况有所变易。其主旨在于：为神提供一定的条件，祈神释解疑难。

通观上述三种占卜方法，即签卜、注油于水、焚香于炉，投签之法通常用于财物之分配以及官吏之遴选等，似乎签状即神意，但似乎并未用于卜知未来休咎。亚述典籍中曾述及投两石以决“是”、“否”，——可视为其变异和例外。签卜之法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未正式运用。而古赫梯典籍中，则较多提及此法。

《圣经·旧约全书》曾述及：“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察看牺牲的肝。他右手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使他安设撞城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造台，以撞城锤攻打城门。”（《以西结书》，21：21～22）此说，显然未见于楔形文典籍。

美索不达米亚上游地区之古哈兰遗址出土的楔形文泥版以及尼尼微等地发现之泥版，曾述及观鸟态而卜以及观动物之态而卜。有些典籍并提及：与某种禽鸟相遇，则为凶兆。

楔形文典籍中曾述及所谓“异兆”。古巴比伦时期的阿卡得人笃信：周围发生之一切，虽为具体之因所致，却又不乏一定的意向，

即超自然之力预示休咎。于是,对动物、天象等的种种异态,均有所记载。而这些文献则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古苏美尔时期,亦有视祭牲内脏以遴选最高祭司之俗。诸如此类文献中并记有社会的重大事件。其所属年代愈久远,其记述和预言则愈详。而所谓预言,仅被视为所谓“警告”,如继之以禳解仪式,预兆所示之灾厄则被视为已烟消云散。

“注油于盛水之器皿”,由称为“巴鲁”之卜者主之;视油在水面之态势,意在卜知神意:战与和、胜与负、繁荣昌盛与衰落腐败、安定与动乱,以及个人之吉凶祸福、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古巴比伦时期泥版曾述及此法,后似渐废。

卜者抱香炉于膝,视燃香袅袅升起之烟态而卜,早期尼普尔典籍以及古巴比伦时期泥版均述及。

“与神相交通”,则是希冀神应所求而作答。卜者“巴鲁”须杀祭牲,祈求预言之神沙玛什和阿达德将其神谕显示于祭牲内脏之上。视内脏纷繁的态势而编织种种释解,千奇百怪,煞有介事。所谓“肝卜”之俗,既可见于古代巴比伦,又可见于小亚细亚以及以色列地区。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畸形动物乃至畸形婴儿之生,被视为极大凶兆,直接影响国之未来。此俗可见于古代两河流域以及赫梯、乌加里特广大地区。据梦兆以及动物形体特征而卜等俗,亦可见于古代两河流域。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宫廷的占星术久负盛名。若干古巴比伦时期的泥版表明:占星术在古巴比伦时期已十分繁复。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为有关占星术的典籍之收藏地,其他地区亦有发现。据尼普尔地区发现的中古巴比伦时期的片断看来,其由来颇为久远。有一组称为《Enuma Anu Enlil》(《当安努与恩利尔……》)之圣典,约有七十余块泥版。其中有二十三块泥版,对月亮、太阳、气象、行星、恒星有所描述,对满月和新月、月亮与太阳之关联、日蚀和月

蚀等,亦有详尽描述,诸如雷、雨、雹、地震等,则被视为和平与战乱、丰收与洪水之兆。

据属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文献典籍可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有占星算命之俗,即:据婴儿降生(或妊娠之日)的天文现象而预卜其未来。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看来,神对世间之事有所预定,且势必付诸实现。神对个人或集群的吉凶祸福予以关注,必有所预兆。而预兆则集注于王之身。王者则既获预兆,又须遵预兆而行。亚述诸王笃信王者须代神行事,故王室对所谓征兆及其释解异常关注。据信,对所谓凶兆亦有禳解之法。

据发现于尼尼微和哈兰的文献典籍及古巴比伦之说,王者那拉姆—苏恩向诸神声称:“难道狮子曾经卜问?难道狼曾经向释梦者询问?犹如强盗,我将自行其是!”他顿时悔悟,并诚心向神祈告,并因而获得作为暮星之伊什塔尔的神谕。

然而,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对所谓星相和预言并非如此笃信不疑,《旧约全书·以赛亚书》对此有生动描述:“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象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47:13~14)。

约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一些学者对星体、月亮的运行以及昼夜长度的变更,尤为关注。在苏美尔的典籍中,即已有星辰和星座之名。通观对辛、沙玛什和伊什塔尔三神的祷文,有关月亮、太阳以及金星之陈述,屡有提及。古巴比伦时期的祷文,亦述及星辰和星座。其中最著者为大熊星座、昴星团以及天狼星。木星、金星、水星、火星、土星,亦为人们所关注。诸多星辰,有一定之神与之相应。

天象观测,对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的宗教和神话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所谓神祇之星辰化,肇始颇早。于是,男、女众神、地域守护神,则与星辰联属。星辰的属性(即天体现象化身的成分)之融于

神祇形象并成为其组成部分,远在始初时期,即天文知识尚未臻于隆盛之前。巴比伦楔形文字中“神”的概念,由一表示“星辰”的意符表达。这种符号,作为一“限定语”,与男、女众神之名相联缀。伴随天文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往昔互不相关的神祇形象又逐渐形成统一的神殿,众祭司则将若干星辰以及其他诸般天体形象与神祇相联属,而且井然有序,——这便是神祇星辰化之由来。拉尔萨所信之神乌图,似乎素与太阳有关,称为“沙玛什”(意即“太阳”),为全国所敬奉;乌尔所信之神辛,被视为月神;其他大神则与一些行星相提并论:纳布——水星,伊什塔尔——金星,奈尔伽尔——火星,马尔都克——木星,尼努尔塔——土星。这种以星辰,特别是以行星之名加诸神祇之风,正是肇始于巴比伦,继而传与希腊人,再传与罗马人;某些罗马(拉丁)神,迄今犹冠以行星之名。一年诸月,亦与神祇相联属。

见诸巴比伦宗教的星辰化之风,对历法以及十二计时制的创立颇有影响;这一记时制,后又为欧洲人所沿用。巴比伦祭司并赋予时间和空间的划分以神圣意义。

神代之更迭及三代神之争

相传,阿拉卢在古远时期为诸神之王。他高居苍穹之王位,俯视茫茫大地,诸神以及宇宙间万物,无不在他的统御之下。安努为其长子,受命监视宇宙秩序,每日对阿拉卢朝拜,并奉献神饮。过了八年,即到了第九个年头,安努驱走阿拉卢,自为天界之王,其子、强大的库玛尔比唯其命是从,向他朝拜、并奉献神饮。

往昔,阿拉卢是天界主宰。
阿拉卢高居于王位,
威力强大的安努,在众神中挺身而出,
第一个置身于他面前。
安努拜倒在他脚下,
把觞奉送到他手中(供饮酒之用)。
阿拉卢是天界主宰,历九“可计”之年。
恰逢第九个年头,安努同阿拉卢鏖战。
安努战而胜之,
他(阿拉卢)逃之夭夭,
他进入(?)幽暗的地下。
他进入幽暗的地下,
安努高居于王位。
威力强大的库玛尔比让他开怀畅饮:
库玛尔比拜倒在他面前,
把觞奉献在他手中。

到了第九个年头，库玛尔比起而犯上作乱。安努无法抵御库玛尔比那神异的目光，惊恐万状，遂向无涯的天宇逃遁，库玛尔比将其追获，咬伤其腰部，将其神勇吞下。库玛尔比欣喜若狂。安努则预言：他将因吞其神勇而生威武之神（即泰舒卜）、其襄助者塔什米舒、河神阿兰扎赫（底格里斯河的胡里特称谓），他们将推翻他的统御。言罢，飞升天宇，隐迹于浩瀚的天宇，不再过问宇宙间之事。

安努转过身来，对库玛尔比说道：

“你因自己的腹部而感到欣悦，

因为你吞下了我的勇武！

你不要因自己的腹部而感到欣悦！

我已把累赘置于你腹中：

首先，我已使你孕育威严的雷雨神；

其二，我已使你孕育汹涌澎湃的阿兰扎赫河，

其三，我已使你孕育了威严之神塔什米舒，

我并将另两个威严之神置于你的腹中。

你不要再以首触塔萨山(?)崖！”

安努把话说完，

飞升天界。

库玛尔比闻听此言，连忙将安努体中之物吐出，但已非全部。下文因泥版严重破损，无法确考。一说，泰舒卜及另两神生于库玛尔比的头部。大地生二子（源于库玛尔比所吐出之物）。另说，置身于库玛尔比体内的数神，与库玛尔比商议：从其躯体的哪一孔道出世。所谓两威严之神，一神似为马尔都克，另一神则以 KAL 示之（意为“可感之魅力”）。尚有一神为雷雨神，即泰舒卜。

据说，库玛尔比吐出诸大神后，前往尼普尔。他在其统御之地安居王位。诸神和世人相安无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宛如古希

腊神话中克罗诺斯所治理的“黄金时期”。

库玛尔比虽居王位，心中始终惴惴不安。想起其父安努之言，仍心有余悸。他惟恐其子女，特别是长子雷雨神泰舒卜，危及其王位。

据残存的泥版片断揣测，泰舒卜曾请求安努共同殛杀其生育者库玛尔比。安努则劝说泰舒卜改弦易辙，并共奉埃阿为王。泰舒卜最终仍将库玛尔比推翻，自立为天界之王。

相传，库玛尔比曾同大神埃阿商讨对策，并将其长子雷雨之神活活吞入腹中。然而，雷雨神之体坚硬无比，他在其父腹中大肆折腾，库玛尔比实在无法忍受，最后又只好将他吐出。

雷雨神既脱离库玛尔比之腹，其欢声为雷鸣，其目为闪电。他飞身跃上康祖拉山之巅。安努和世人拥戴他为王。

另说，埃阿无疑被视为可任免天界统御者之神。据此说看来，以语言符号“KAL”所示之神一度曾统御天界；可惜，所谓“KAL”，仍嫌朦胧不清，无论是其苏美尔读音“拉玛”，或者是阿卡得读音“拉玛苏”（意即“守护神”），或者是安纳托利亚女神伊纳拉的读音，均不可纳入男神加以表述的语境。我们不得不以“KAL”此称替代我们现今尚不可知的男神。被视为“KAL”之神，似在叙述之初取代泰舒卜统御天界，而在叙述行将终结之时将他视为主宰。

继之而来的显然是：维护神(KAL)在有关“天界统御短暂”的神话中所描述的种种事件。此神战胜泰舒卜（征得埃阿的许可；据此说，埃阿扶立天界的统御者，后又予以废黜），并登王位。埃阿废黜 KAL。泰舒卜同其臣属尼努尔塔（即胡里特的阿什塔比）重伤 KAL，后者被迫尊泰舒卜为王。相传，库玛尔比和埃阿大惊，决意造一神（苏美尔语之拉玛）与雷雨神相抗衡，并将天界的统御权相让，而自己则统御世间和“深渊”。

雷雨神乘其东行于天宇，施放雷电，拉玛冲上前去，掀翻其车，

猝不及防将他战胜。雷雨神遂遁迹于邈远之处。天宇不闻雷声，地上无有甘霖，江河断流，赤地千里。世人无衣无食，不再向神献祭。

库玛尔比见状大惊，不得不拥戴雷雨神。雷雨神与其从神尼努尔塔重返天界，一举战胜拉玛。拉玛则降服。

世间又充满生机，世人和诸神皆大欢喜，对新的秩序心满意足。

在《乌利库米之歌》中，库玛尔比虽为泰舒卜所废，仍然图谋报仇雪恨并重登王位。为此，他与山崖相交合，生岩石般的精灵（乌利库米）；据说，这一精灵将毁灭泰舒卜的圣城库米亚，并推翻篡位者。奉库玛尔比之命，称为“伊尔希拉”的群神把幼儿携至海中，并置于支撑寰宇的巨灵乌贝卢里的肩上。乌利库米并非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十五天之后，他的身躯已与天齐。此情此景，最先为希米格发现，并禀报泰舒卜。泰舒卜大吃一惊，立即偕同其弟塔什米舒和妹沙乌什卡赶往哈济山中，观此妖物。其形状使众神望而生畏。沙乌什卡试图以魔法降除乌什库米，但未能如愿。库玛尔比早有觉察，使他既不能视，又不能听。泰舒卜召集群神，准备一战。然而，面对这一岩石般的怪物，群神束手无策。惟有埃阿思得一计，以低级神所用之刀使乌利库米同乌贝卢里相分离，并使之因而软弱无力。

库玛尔比失去威权，闲居于乌尔基什城。他眼见幼辈神统摄寰宇，并不甘心，时刻不忘其往日之威权。事关重大，他欲同最古老之神——海洋之神周密筹划。他急忙飞往海神所在之地，其忠实的从者伊姆帕卢里紧随其后。海神劝他生一新神，其坚硬如石，其无知觉如石，既不知情爱，又不知怜悯，以对付幼辈神。库玛尔比听从海神之言。

他把权仗握在手中，

他把迅风象鞋履似的穿在脚上。

他离开其所辖之城乌尔基什，
来到(一地域，称为)寒湖。
寒湖中有一巨崖：
其长为三里格，
其底之宽则为一个半里格，
他的(神灵库玛尔比的)心十分欣悦，
他与山崖相伴而眠，
他的豪气(充溢于)山崖。

库玛尔比和海神，似乎赞同未来与山崖所生之子在海洋中长大成人。继而，则是叙述该山崖生子情景：

(产婆)助其生育，
命运女神以及(众母神举起婴儿)，
并将他置于库玛尔比膝上。
库玛尔比因其子而深感欣悦。

.....

让他去吧！让‘乌利库米’成为他的名！
让他去往天界，
让他摧毁库米亚，这光荣之城！
让他击败泰舒卜。

众伊尔希拉取走婴儿，先送到恩利尔那里。他一见婴儿的躯体以石构成，立刻恍然大悟。他说道：

“正是这个库玛尔比如此居心叵测！
库玛尔比曾生泰舒卜，
如今又生下这一石体，同他为仇作对！”

众伊尔希拉把婴儿置于乌贝卢里的肩上；乌贝卢里为一巨灵，与海洋共同负起天地。石婴成长于海洋，海面仅及其腰部，他的头部竟然触及苍穹，众神之中，他最先为太阳神所见；太阳神决意将此事禀告泰舒卜。

太阳神向泰舒卜和塔什米舒叙说他看到石妖在海洋中成长。太阳神最终接受所请，享用佳酿，宴饮既毕回归天宇。他既已离去，泰舒卜和塔什米舒两兄弟决意去往海洋亲自观看。他们的姊妹伊什塔尔也愿同行。上述三者行至哈济山。

他们手挽手，
来到哈济山。
库米亚掉过头来，
转向那硕大无朋的石体。
他看到硕大无朋的石体，

.....

泰舒卜含泪说道：
“谁能经受得住它的肆狂？
谁能继续与之搏击？
谁能继续忍受它的威慑？”
伊什塔尔对泰舒卜所说并不以为然。

伊什塔尔已置身海滨，装扮得容光焕发，纵情歌唱。而涛声（海浪的人格化形象）告诉她，一切均属徒劳：

“你在对谁歌唱？
你在为谁送去（歌）声？
这个家伙耳聋，并不能听，

这个家伙目盲，并不能视！
他毫无怜悯之心！
去吧，伊什塔尔，去寻你的兄长，
当石体（即石妖）尚未勇武难敌，
当其颅骨尚未长大！”

伊什塔尔听从他的劝告，丢下饰物和乐器离去，哭泣之声不绝于耳。泰舒卜命塔什米舒准备应战。相传，泰舒卜供以两圣牛所曳之车。

划破长空的闪电，
乃是从卧处带来。
将车辆推出！
排列成阵（战斗队列）。

与泰舒卜共同奋战的“七十神”，并没有能战胜石体；石体已硕大无朋，它的巨影遮住泰舒卜的母城库米亚。

塔什米舒回去向泰舒卜复命，并劝他求助于睿智的埃阿。两兄弟去往埃阿的居所。埃阿始而去见恩利尔，继而去见乌贝卢里。他向两神询问：他们是否知道此石妖的底细。

乌贝卢里答道：
“当天和地在我之上造成，
我毫无所知。
当天和地被剖开，
（彼此）得以分离，
我同样毫无所知。
如今有什么东西压在我右肩，

但我不知此神是谁!”
埃阿闻听此言，
他让乌贝卢里转过右肩：
乌贝卢里右肩之上果然矗立石体，
犹如一把利剑！

埃阿命诸神制作器具(天和地便是借助于此得以分离)；如今，他意欲使石体与乌贝卢里分离，石体即生于其肩上，从而使石体的勇力化为乌有。

塔什米舒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并立即晓谕诸神。泰舒卜再度登上所乘之车，伴随雷声驰向海洋，同石体再度进行鏖战。第二次鏖战以泰舒卜的全胜告终。

古希腊神话中的魔怪提丰，为与之相对应者。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这一魔怪作为宙斯的对立者而呈现，并且恰恰是在宙斯其父克罗诺斯以及其他提坦诸神初掌权柄之际。

灾厄和洪水神话

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文献典籍中,有关人类蒙受灾厄、人之死亡、洪水灭世的神话,通常与有关创世和人之被造的神话相关联。据苏美尔和巴比伦之说,诸神欲使日益增多的人类有所减少;人声嘈杂,诸神不得安宁,遂有所谓灾厄。由此可见,人类之所以遭受灾厄,并非由于世人本身有罪应受惩,而是由于神之意志。

据已有文献资料看来,洪水灭世神话的基础为苏美尔有关济乌苏德拉的故事。它以有关阿特拉哈西斯的神话以及有关洪水灭世的故事之样态传世(有关洪水灭世的故事,则纳入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与前者无明显差异),并保留于贝罗斯的希腊文改述。有关瘟疫之神埃拉的神话,述及对世人惩罚;相传,埃拉以骗术从马尔都克那里取得统御权。据有关人类毁灭的叙事诗所述,主要灾厄——洪水,并非来自海水漫流,而是骤降暴雨所致。在两河流域(特别是北部)的宇宙起源说中,暴风雨和飘风之神的作用,同此不无关联。除特定的风和雷雨、暴风雨之神(阿卡得的主神阿达德),种种风被视为形形色色神祇和魔怪的活动范畴。据传统之说,苏美尔的至高神恩利尔似即属之。其名的直接涵义为:“风之主”或“风之主宰”,恩利尔仍然是种种毁灭性飘风的司掌者,他用以摧毁仇者以及他所敌视的城市。恩利尔之子尼努尔塔和宁吉尔苏,同样与暴风不无关联。作为神,在任何情况下被视为至高之力的化身,被描述为来自四方之风,南风起有尤为重大的作用。相传,南风是尼努尔塔的襄助者。

关于灭世洪水的神话,后传布于众多民族,并为基督教义所接受。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特别重视南风之神;相传,南风阻遏底格

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并有导致洪水泛滥之虞。他们通常将洪水视为灭世之灾，据说，诸如此类洪水泛滥，在历史上确曾有之。据美国学者 L. 乌利的考古发掘，一城镇的古老文化层次与较近期的文化层次之间有厚达数公尺之淤层。古苏美尔洪水神话（片断留存），颇似《圣经》中关于挪亚方舟的传说。

三块古巴比伦泥版，以及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第一、二块泥版，保存了一部叙事之作（约 1245 行）的片断。这部叙事之作称为《当诸神（与）人》，叙述世界的始初时期，似始于女神玛米造人。其主题为洪水、其由来以及阿特拉哈西斯之获救。其结构较为随意，通常插入一些次要的情节，对灾厄则有详尽的描述。《吉尔伽美什叙事诗》中关于洪水的生动描述。显然受阿特拉哈西斯的叙事诗之影响，却更富于创作幻想，构思尤为大胆和富于灵感。

据有关非永生者居于主要地位的阿卡得神话，智者阿特拉哈西斯费尽心机，使人类免遭被神毁灭的厄运。据说，众神已被人间无休止的罪愆和残暴所激怒，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可惜，这一原为 1245 行的典籍，仅余为数不多片断传世。依据这些片断可知，诸神因“人间的嘈杂”而不得安宁，一气之下，将饥馑、贫困、瘟疫、疾病降至人间，人类竟至弱肉强食，互相残杀。阿特拉哈西斯一再在埃阿面前请求宽宥，人类遂借助于这种或那种方式得以留存，其结果是人口愈益增多，纷争愈演愈烈，世间更加嘈杂不宁。据这一神话所述，诸神所降的毁灭性灾难之一，就是所谓灭世洪水。阿特拉哈西斯遵照埃阿所嘱，造一巨舟，将妻子、家人、工匠、粮食、全部家什以及“一切食草者”载于舟中。以上所述，不啻为有关洪水的叙说之翻版。

古阿卡得叙事诗中，不乏对阿特拉哈西斯的描述：

当第一年来临，……

当第二年来临，一切平静。

当第三年来临，人们与其城的其他者相争。

当第四年来临，其城急剧缩减。

他们那广阔的……缩减。

人们沮丧地走在街道上。

当第五年来临，女儿等待去见其母，

……

母亲却不给女儿开启门户。

当第六年来临，他们献出女儿供食用。

他们献出幼儿供食用，……

一家吃掉另一家。

……

人们生活在匮乏之中。

……

高天的阿达德的雨稀少。

(泉源)下面静止，水不再从中涌出。

田野上的谷物锐减。

他将尼萨芭(谷物女神)的胸膛翻转；

黑油油的田野成为一片白茫茫。

辽阔的原野俱已碱化。

春天寸草不生，谷物不再滋生。

瘟疫降临世间。

(牝羊的)不再孕育和生产羔羊。

因世人之喧嚣，他(恩利尔)十分烦恼。

因世人之众多，他不得宁静。

他召集(众神)会议，

对众神(他的诸子)说道：

“世人的喧嚣已无法忍受。

他们的喧嚣，我已不堪其扰。

世人众多,难以保持宁静。

.....

快快让瘟疫消除他们的嘈杂。

让飓风向他们袭去,

让疾病、疟疾、热病、瘟疫吞没他们。”

阿特拉哈西斯开口,对主宰埃阿说道:

“.....世人悲痛,

你们的.....使大地一无所有。

.....世人悲痛,

.....诸神的.....使大地一无所有。

.....你们创造我们。

疾病、疟疾、热病、瘟疫被祛除。”

让无花果树被砍伐,

他们胃中的食物匮乏,

高天的阿达德的雨稀少。

(泉源)下面静止,水不再从中涌出。

让田野上的谷物锐减,

让他将尼萨芭(谷物女神)的胸膛翻转;

让黑油油的田野成为一片白茫茫。

让辽阔的田野俱已碱化。

让其内部纷争;春天寸草不生,谷物不再滋生。

让瘟疫降临世间。

让(牝羊的)不再孕育和生产羔羊。

另有一则有关非永生者的神话,这便是家喻户晓的洪水灭世故事。这一故事对《圣经》的比较研究至关重要。遗憾的是,载有这一神话的泥版,迄今只有一块为人们所发现;而这一泥版,又只有三分之一得以留存。神话的开端已无存,首批可考的诗行,叙述人

之被造、植物和动物的由来、王权天授、洪水前之五城的建立和命名(该五城交付五守护神)。据神话以下所述,许多神因众神决意以洪水灭世而深感悲伤和痛惜。济乌苏德拉(即乌特纳皮什提姆),堪称《圣经》中挪亚在苏美尔神话中的相应者,后来作为虔信、敬神的君主而纳入神话。据故事所述,他无时无刻不求助于神兆和神示。他置身于墙边,聆听神谕,仿佛是恩基的声音向他宣示:众神会议决定向世间降下洪水,“使人类的种源荡然无存”。

看来,这一神话继而所述应为:详尽晓谕济乌苏德拉如何建造巨舟,以免遭此厄难。因泥版严重破损,上述情节已不可见。迨至泥版完整处,神话内容已是:洪水漫流大地,其势凶猛异常,历时七日七夜之久。洪水过后,太阳神乌图赫然出现,照耀并温暖大地,济乌苏德拉拜倒在他面前,以牛、羊作为牺牲向他奉献。据这一神话留存于世的最后章句所述,济乌苏德拉已成神;当他拜倒在安和恩利尔面前,他被赋予“生命”,犹如神,被送至迪尔蒙这一神圣乐土——“太阳升起的地方”。

据古老叙事诗,智慧之神恩基曾晓谕济乌苏德拉:

“济乌苏德拉站在其内并可听见。
靠近墙边,左侧倚其而站……
靠近墙边,我对……说道。
我的晓谕,……听到
我们将降下洪水……
人之种将在灾难中(毁灭)。
这是(诸神)会议的决议、谕命。”
倾盆大雨、强劲的风,骤然向他们袭来。
洪水降临……
整整七天又七夜,
洪水淹没大地,

巨舟漂浮于暴风雨酿成的一片汪洋，
太阳神升起，光辉普照天宇和大地。
济乌苏德拉在巨舟侧面开一洞，
让太阳神之光辉射入巨舟。
济乌苏德拉，这位王者，
面向太阳神垂首致敬。
这位王者宰杀牛羊，在盛大节期献祭。
济乌苏德拉，这位王者，
面对恩利尔俯首致敬。
他被赐予神一般的永生。

.....

相传，吉尔伽美什曾与乌特纳皮什提姆（即济乌苏德拉）交谈，说道：“我很惊异，你同我并没有什么不同，为何可以永生？而别人却不能。”

乌特纳皮什提姆向其后代笑了笑，说道：

“我讲述一下遥远往昔之事，揭示诸神之隐秘。我曾居于舒鲁帕克城。这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座落在幼发拉底河上。生活一直平安无事，不料，竟大祸临头！众神（安努、恩利尔、尼努尔塔、恩基等），决定降洪水毁灭世人；据他们看来，世人过于众多、过于强大。

“安努和恩利尔让其他神发誓：谁也不预先晓谕世人。而睿智的埃阿对我十分痛惜，因为我是他的忠实的仆役。埃阿决意将诸神的决定晓谕我，而又不违违誓约。他并非向我，而是向我住屋的芦苇隔墙诉说。他低声说道：

‘喂，草屋，芦苇墙，听我说，要记住。让舒鲁帕克的居民乌特纳皮什提姆，乌巴尔图之子，快造一船！’

“顺从的芦苇轻声告诉我：‘喂，乌特纳皮什提姆，快造一船，且莫顾及财产，保住性命要紧！’

“翌日清晨，我召集我城的居民，对他们说：‘无论老幼，抓紧时间，赶快造一大船。我要去往幼发拉底河口，居于大神埃阿的领地。你们为我加油干，我的神将赐福于你们，保佑你们捕鱼得手、五谷丰登！’

“我的同乡们加紧工作。一只大船造好了，象一个四方的木箱，高一百二十肘，分为六层。大家立即涂油、装舵，我宰牛杀羊，并以佳酿款待他们。

“船终于下水，我将金银、种种动物、家禽装上船，并让子女、全家、仆役、工匠登舟。

“诸神所定的时刻来到了。乌云遮天蔽日，阿达德怒吼，尼努尔塔摧毁堤坝，众阿努纳基燃起火把，雷鸣电闪。洪水淹没山峦。我的同乡们葬身泽国。诸神见此情景大惊，但已懊悔不及。他们齐聚于天界的安努的居所，相互责备之声不绝于耳。

“过了六天，风暴停息，洪水渐退。我打开船上的门，来到甲板上。水面上到处是人们的尸体；尸体又化为泥土。我的两腿瘫软，无力地倒了下来，痛哭失声。

“这时，出现一个小岛。这便是尼齐尔山的顶部，我的船停靠于此。

“第七天，我放出一鸽，并未找到落脚之地，遂返回。我又放出一燕，也返回。后来，我又放出一乌鸦，它终于找到陆地和食物，贪婪地啄食。

“我弃舟上岸，修建祭坛，折取香桃木和雪松的枝条，焚烧祭神。女神伊什塔尔从项上摘下天青石项链，抛向天宇，顿时出现一条彩虹。每次看到彩虹，我都不禁想起洪水灭世那可怖的时日，千万不可重演！

“力主以洪水毁灭世人的恩利尔来临，看到我的船，勃然大怒，大声叫道：‘何人仍然活在世间，所有的人都应溺水而亡！’

“睿智的埃阿劝导恩利尔，对他说道：‘无须毁灭一切人，最桀

鸷不驯者已遭严惩也就够了。余者已心胆俱裂，将恭顺地听命于我们！’

“恩利尔怒气渐消，将我和我的妻子置于他的膝上，为我们祝福，并赐我们以永生。他命我们栖身于河口，远离世间，你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人！”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的第十一块泥版，对灭世洪水以及乌特纳皮什提姆有生动、详尽的描述。

另有一神话，描述人类，特别是阿卡得人的灾祸以及厄难。在这一神话中，人类的拯救者已不是所谓非永生者，而是神。它的风格和手法极富有诗意，它的某些观念和表述似与《圣经》相应。这一神话的主要人物，为瘟疫之神伊拉及其出谋划策者和形影相随的伙伴——火神伊舒姆。伊拉被描述为“骇人听闻的毁灭者”，他使“田野荒芜”，并以此为乐事。相传，伊拉且懒惰贪睡，冥思苦想，暗中策划惨无人道的毁灭性勾当。他有非同凡响的、不可思议的所谓“七体”斗士，名叫“西比”（意即“七个”），系指伊拉所属七扈从神，呼出的气息便是死亡。

伊拉对他的僚属和出谋划策者、他的“智多星”伊舒姆说道：

“把门打开，我要启程，

西比，勇武绝伦的英雄，同我结伴而行，

你是我的出谋献策者，随我登程。”

伊舒姆闻之十分惊恐；他痛惜世人，遂对伊拉说道：

“我的主人，你对神祇和君主居心叵测，

你对这一国度居心叵测而使它陷于毁灭，

难道你就不再回还？”

伊舒姆对世人满怀痛惜之情，深知他们难逃死亡的厄运，于是，他祈请伊拉改弦易辙，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伊拉首先摧毁巴比伦及其居民，城垣和郊野也荡然无存。他将巴比伦化为废墟。他去往乌鲁克，虽将乌鲁克化为废墟，却并未寻得和平与安宁，他喃喃地说：

“我使残杀和复仇有增无已，
杀死其子，——让他们收葬，
杀死其父，——让他曝尸于外。
建房者不禁想到：
……我将在内室休憩，
在厄运降来之时，我将在庭院安卧。——
我杀死此人，并毁其坟墓，
并将残址交与第三者。”

伊舒姆因伊拉所导致的残杀和破毁而深感不安，再度恳请他回心转意。伊舒姆的祈求似乎对伊拉稍有作用，伊拉最终留下某些希望，——即使不留给全人类，也至少是留给阿卡得人。

最终，伊拉得到安宁与和平，并向众神宣称：他最初确因世人犯有罪愆而迁怒于世人，并意欲使他们无一留存，伊舒姆的劝告和祈求，促使他改弦更张。从此以后，他将帮助阿卡得人战胜和征服其敌，并将大量虏获携往巴比伦，以使巴比伦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均时运亨通，使巴比伦再度统辖整个世界。

另有一种关于英安娜的神话，亦述及所谓“灾厄”。

从前，有一个园丁名叫“舒卡利图达”；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一无所获。每一畦，每一垄，他悉心浇灌，作物仍然一一枯萎。狂暴的风卷起“山一般的尘土”，扑打着他的面颊。他所致力耕作的土

地,化为一片荒漠。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东方和西方,转向星体,体察种种征兆,熟谙神典。他再度获得睿智,在园中栽种称为“萨尔巴图”的树木(那时,尚不知这是何种树木);其树荫之大,可自日出遮至日落。这一农艺试验确有成效,舒卡利图达的园圃中,种种植物欣欣向荣、繁茂异常。

女神英安娜巡游天地,已经疲惫不堪,卧在舒卡利图达的园圃附近稍事休息。舒卡利图达藏身林边,伺机而动,趁英安娜极度劳累,将她占有了。天已破晓,旭日东升,英安娜吃惊地环顾四周,决心千方百计寻找这个侮辱她的家伙。于是,她向苏美尔降下了三大灾难。其一,她使该地区一切水源为血浆所充溢,其二棕榈林和葡萄园则为血浆浸透,其三,她向该地区降下毁灭性的风暴。英安娜却仍未发现那个给她以侮辱者。每逢灾难降临,舒卡利图达便去往他父亲的居所,将他(舒卡利图达)所面临的厄难禀告。父亲让儿子向他兄弟们——“黑首者们”(即苏美尔人)靠拢,即向城市靠拢。舒卡利图达遵照父亲的嘱咐而行;这样一来,英安娜便无法将他找到。

降下了第三种灾难,仍然未见成效;英安娜不得不沮丧地承认:她已无法报仇雪恨。于是,她决定前往埃利都,向苏美尔的智慧之神恩基求教,并请他相助。可惜,记载这一神话的泥版在此处破损,故事的结局无从探考。

黄金时期、迪尔蒙岛与乐园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世间一片和平、和谐的景象。世上既无毒蛇,又无恶蝎。牛、羊自由自在地在草地上生活,无须担心猛狮、恶狼的侵袭。人们均操一种语言,和睦相处,既无权势之争,又无贪婪之欲,既无纷争和纠葛,又无格斗和流血。苏美尔为神祇所居之邦,与之相邻的舒布尔、哈玛济、乌里以及西方的玛尔图,无不友好相处。人们丰衣足食,繁衍生息。女神阿什南为他们耕种,男神拉哈尔为他们放牧牛羊,另一女神乌特图为他们织布。

智慧之神恩基见世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有力,十分惊恐,担心世人将与神祇争衡,便将此告知其弟恩利尔。恩利尔欲将世人重新变为泥土,恩基则认为世人为神祇所必需(如献祭),遂减其数、磨其志、降灾厄,以削其势,使之不敢与神相抗衡。于是,他们造众多凶猛的野兽,以侵袭世人,遭干旱和蝗虫,以制造饥馑。他们并命伊鲁以数十种疾疫危害世人。他们又制造种种纷争和纠葛。于是,兄弟相争,邻人互斗,部落与部落不和,民族与民族相斗,野兽肆虐,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世人之数锐减,其势大衰,俯首听命于神意。

从此以后,世人之中谁胆敢与神相抗衡,谁胆敢有非分之念,无不遭到神之严惩。

所谓“黄金时期”宣告终结,代之而来的是“白银时期”。

后来,经若干年的繁衍生息,人口日益增多,其势日盛。诸神则降下特大洪水。大地成为泽国,城市和乡村被毁,世人遭灭顶之灾。唯有济乌苏德拉(乌特纳皮什提姆)与其全家幸免于难。他成人类再生的始祖。

古苏美尔叙事诗,对诸神所创立的始初世界有所描述:

在天与地之山,
当安努造诸神,诸阿努纳基,
当谷物女神尚未被造,当草木尚未被造,
当塔格图格,大地之……,尚未被造,
当提比拉尚未被立为(圣所),
牝绵羊未咩咩叫,羔羊未欢跳,
牝山羊未出世,羔羊未欢跳,
牝绵羊尚未生育羔羊,
牝山羊尚未生育羔羊,
谷物女神以及动物女神之名,
众阿努纳基、诸大神,尚未被知晓,
谷物舍穆什,尚无供第三十日者,
谷物舍穆什,尚无供第六十日者,
谷物……和大麦,尚无供大众者。
供安居之屋尚未出现。
塔格图格尚未出生,尚未(头戴)冠冕,
主宰、大神米尔西,至尊的主宰,尚未出世,
大神苏穆甘,看守者,尚未出世,
远古时期之人,尚不知食物,
亦不知供居住之所。
大家在芦苇棚中祈祷。
犹如羊……他们以草充饥,
渴则饮雨水。
那时,在诸神所在之处,
在他们的居所,即“圣所”(杜库格),动物女神和
谷物女神尚未被造。

她们之被造，乃是为了充实诸神之域。

众多动物女神和谷物女神，

“圣所”的诸阿努纳基，

需要食物，犹感匮乏。

在他们的牛栏有上好的牛乳……

诸阿努纳基在“圣所”，

需要饮水，犹感匮乏。

在圣林中，为他们（诸神）供应无缺。

人类与其灵降临世间。

恩基对恩利尔说道：

“父亲恩利尔，牲畜和谷物

在‘圣域’所造已十分众多。

在‘圣域’，将繁衍激增。”

借助于恩基和恩利尔之法术，

牲畜和谷物在“圣域”日益增多。

牲畜在栏中（繁殖）。

他们并为之准备了丰美的牧场。

他们又为谷物女神备好居所。

他们并备好供拉犁用之牛轭。

牝羊居于栏中，

牧者使之多育多产。

谷物女神则促使丰产，

……

在田野里，高高仰起头，

那里，天神的惠赐甚丰，

他们使牲畜和谷物繁盛。

他们人类繁衍生息。

他们又使一切生物出现于大地。

诸神之意，他们付诸实现。
他们使世间仓廩谷物丰盈。
他们使世间圣所宏伟壮观。
……贫穷之家，
他们尤为关照，使其富裕。
他们之中的两者居于其境域迪尔蒙。
……

神奇的迪尔蒙岛，为一福乐境域，位于遥远的南海中。据说，那里为至睿者恩基所辖，乃是从碧波中赫然而现。每日清晨，太阳神乌图从那里的波涛中冉冉升起。这里从无遮天蔽日的乌云，空气清新而纯净，无一丝声息，惟有远处涛声打破岛上的宁静。该岛十分贫瘠、寸草不生。于是，恩基将山崖和沙丘变为如花似锦的园林。他又命乌图将水自地下导出，太阳神乌图以其矛将地母宁胡尔萨格的胸膛刺穿。于是，巨崖崩裂，沙丘开坼，清流涌出，滋润整个迪尔蒙岛。不久，全岛碧绿如茵，浓荫蔽日。

大神恩基又造种种飞禽走兽。从此，野兽安闲地行于草地，鸟儿欢乐地鸣于枝头。狮子不伤害任何动物，像牛一样以草为食。狼不捕食羊羔。野犬不追逐羊群。鸽子不躲避鹰隼。既无弱肉强食，又无刀兵之苦。这里风和日丽，景色宜人，宛如仙境。

栖居于此者，皆为永生者。他们状貌同人毫无二致，却可永生，从无病痛，亦不衰老。妇女们皆不受月经之扰和分娩之苦。迪尔蒙的任一栖居者，均无渡冥河之虞，从无丧葬之事，更无哭悼亡者的哀痛。

大神恩基的居所在迪尔蒙岛的岸边，卧榻以芦苇制成。他高卧于其上，俯视岛上的安乐和宁静，不禁喜上心头。

母神宁胡尔萨格生八个美丽的女儿，皆为卷发。后来，她们化

为树木，上面绽放着芬芳的花朵，后又结满甘美的果实。

恩基命其使者伊西穆德前去获取至尊地母宁胡尔萨格所生之异树。伊西穆德果然设法将这些树木连同所结果实运来。恩基饱餐一顿，并命其他神尽情享用。

母神宁胡尔萨格眼见他亲生女儿遭此厄运，怒不可遏，遂对大神恩基施以致命的诅咒。她诅咒大神恩基头部患不治之症，疼痛不止，且无法救助；随后，她便无影无踪。

母神宁胡尔萨格的诅咒完全应验，睿智的恩基身染重病。他所食之果实化为剧毒，浸透了其肌体。他的两足和两手肿胀，竟至僵死。他的内脏痛如刀割。大神恩基倒在地上，泪流满面，呻吟之声不绝于耳。

众神眼见恩基危在旦夕，皆爱莫能助，甚至他的弟兄、诸神的首领恩利尔也无能为力。

解铃还须系铃者！只有遣八种病患于恩基的宁胡尔萨格有回天之力。可是，她已不知去向，无处可寻。

恩基奄奄一息。天上、空中、地界的一切，无不万分悲伤。

真天无绝路。一只狐狸来到群神面前，说它知道母神宁胡尔萨格的下落，如果允诺给一定的奖赏，它可以使宁胡尔萨格去而复返。众神自然求之不得。

于是，狐狸钻进深深的地隙，终于将母神宁胡尔萨格寻回。众神苦苦哀求，宁胡尔萨格回心转意，坐在恩基的身旁，高声呼喊，唤来八位医疗之神。他们来自地下她那神秘的居所。每一神治愈恩基的一种病。恩基顿时康复。

古代苏美尔叙事诗对迪尔蒙岛有所描述：

他们栖身于迪尔蒙；

恩基与其妻子便居于此，

此间纯净，此间一尘不染。

.....

在迪尔蒙，乌鸦不呱呱吵嚷。

鸢不凄厉地尖叫，

狮子从不伤害，

狼不捕食羔羊，

犬不追逐静卧的山羊，

谷物.....猪.....

繁生的幼芽.....

飞禽不(遗弃)其幼雏。

没有何者让鸽子远避。

没有人说：“噢，眼染疾病，眼染疾病。”

没有人说：“头痛，头痛。”

没有人对老年妇女说：“你是老姬。”

没有人对老年男人说：“你是老叟。”

在(此间)境域，没有人居住于洁净之所却无水洗浴。

没有人说：“这里有人损坏沟渠。”

没有王侯无怜悯之心。

没有人说：“说谎者在骗人。”

没有人在该境域的圣所表示惊讶。

宁西基拉对其父恩基说道：

“一境域建立，一境域建立，并确定其命运。

迪尔蒙，这一境域建立，这一境域建立，并确定其命运。

(埃利都?)建立，这一境域建立，并确定其命运。

* * *

在这大的.....水不涌出。

看啊，这一境域饮水充足。

看啊，迪尔蒙饮水充足。

看啊，苦水井犹如甜水井水如泉涌。

看啊，这一境域乃是世间遥远之所。

看啊，迪尔蒙乃是世间遥远之所。

此时，太阳神升起。

噢，太阳神置身于天宇。

他停留于杜埃曾纳，

在南纳栖身之所，

……

在他的大的……水涌出。

他的境域饮水充足。

迪尔蒙饮水充足。

他的苦水井成为甜水井。

田野里五谷丰登。

他的境域成为世间遥远之所。

迪尔蒙成为世间遥远之所。

此时，太阳神光辉四射。千真万确。

另有一说：迪尔蒙岛为一“洁净”、“无秽”和“光明”的境域；为一“永生者的境域”，从不知有疾病和死亡。然而，此间淡水却十分匮乏；而淡水又为动物、植物生存所不可或缺。于是，司水的大神恩基命太阳神乌图将淡水引到迪尔蒙岛。这样一来，迪尔蒙岛就成为田野富饶、草场丰美的神域。

在这一乐土，女神宁胡尔萨格，苏美尔众神之母，培育了八种植物。经历了繁复的过程，该女神才开始将上述众神唤出，使之呈现于世；参与这一过程的有三辈神，均为水神所生育。然而，上述种种植物，似乎由于恩基意欲加以品尝，其使者伊西穆德一一采摘，奉于其主恩基，恩基依次品尝。宁胡尔萨格闻知勃然大怒，并对伊西穆德深恶痛绝。宁胡尔萨格退出众神会议。

恩基的身体每况愈下；此神的八个器官，无不处于病态。眼见恩基体力行将不支，众神万分哀伤，竟至痛不欲生。恩利尔见此情景也同样无可奈何。雌狐前来告知众神。她对恩利尔说：如果众神给以应有的犒赏，她可使宁胡尔萨格去而复返。果然，她诉诸某种方式（泥版的相应部分，可惜已残缺）使母神去而复返，并使生命垂危的恩基得以康复。宁胡尔萨格让他坐在身旁，诘问其身体八器官带给他何种厄难，并造相应八神以对之。于是，恩基转危为安。

迪尔蒙岛虽为神之乐土，却不是世人的天堂，有关迪尔蒙岛的神话，包含为数众多与《圣经》中有关天堂的叙述相对应者。有关天堂（即神之园林）的意象，源出于古代苏美尔。据有关叙事诗所述，苏美尔的天堂在迪尔蒙。正是迪尔蒙，据继之而来的巴比伦人（即征服苏美尔人的闪米特诸族）看来，为他们的“生者境域”以及永生者所在之地。据此可推知：《圣经》中的天堂被描述为一园林，位于东方的伊甸园，并成为四条“世界大河”（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颇可能始而就和苏美尔人的乐土迪尔蒙相混同。

对太阳神如何以淡水灌溉迪尔蒙，《圣经》中所述颇为相似。试看：“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圣经·创世记》，2·6）众女神的生育没有经受折磨，无分娩之苦，恰与加之于夏娃的诅咒（“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圣经·创纪记》，3·16）相对应。显而易见，恩基食八种植物并因而遭受诅咒，这一情节颇似亚当和夏娃食知善恶树的果实并因这一罪行而遭诅咒。《圣经·创世记》载：“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3·17～18）

《圣经》有关天堂的叙述中有这样的情节：“一切活物之母”夏娃，如何以亚当的肋骨造成（《圣经·创世记》，2·21～23）。据苏美尔叙事诗所述，恩基最薄弱的部位为肋骨。苏美尔语中“肋骨”一

词，音“提”。为治愈恩基的肋骨而造之神，苏美尔人称之为“宁一提”，意即“肋骨女性”。而苏美尔语的“提”，又有“创造生命”、“给予生命”之意。由此可见，此神之名“宁一提”，似乎又有“给予生命的女人”之意。因此，在苏美尔文学典籍中有一文字游戏，就是将“肋骨女人”与“给予生命的女人”相混同。正是这一文学双关语（最古老者之一），移用于《圣经》的叙述，并永存于其中。

阿达帕和埃塔纳之遭遇

有关英雄的神话传说,更多见诸巴比伦时期的典籍。有关智者阿达帕以及英雄埃塔纳的叙说(显然来源于苏美尔),并可见于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这部叙事诗堪称苏美尔英雄故事的复制,而且反映了繁复的世界观的演化。巴比伦叙事典籍的主导动机在于:世人虽费尽心机,却无法求得永生和获致福运。

有关阿达帕的神话可见于古代埃及阿马尔纳时期的泥版,发现于埃及,据说,古埃及人用以教授阿卡得语。有关泥版片断,亦发现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其中主要人物,为埃利都的智者阿达帕,系大神埃阿所钟爱者。相传,他本来可以使自身和全人类获得永生,如果不是按照埃阿那并不高明的劝告行事,——此神通常被视为世人的挚友。神话一开始便将阿达帕描述为“埃利都的智者”、“绝顶聪慧者”、“人中之首领”、“技艺娴熟、智慧出众者”、“无可挑剔的圣洁者”(系指宗教仪式中的“圣洁”而言)。据说,他日日为埃利都这一属于埃阿的城邦供给食物和饮水。有一次,阿达帕漂游于波斯湾上,为埃阿的圣地捕鱼,南风以其气息掀起滔天巨浪,所乘之舟沉没于海底。阿达帕怒不可遏,痛斥南风,并毁其翼。南风不再向大地吹拂已有七日,天神安努十分诧异,询问是何缘故,其侍从伊拉布拉特将一切如实禀报。安努勃然大怒,从座位上一跃而起,高声喊道:“把他(阿达帕)带来!”

埃阿使阿达帕和人类失去对他们说来最宝贵的馈赠——永生;相传,埃阿告诉阿达帕:在前往天庭和安努之宫的途中,他要蓬头散发、身着丧服。天界两名曾羁留人间的门神塔穆兹和吉什济达必然感到惊异。倘若他们询问为何身着丧服,阿达帕则应强颜欢笑

地回答：他在为“世间失去的两神”表示哀悼。倘若他们询问：“世间失去的两神是谁？”，阿达帕则应答道：“塔穆兹和吉什济达。”两神因其讨好之言而心满意足，遂在盛怒的安努面前极力为之辩解。

看来，一切均已安排妥当。后来，埃阿却又嘱咐了一番；不管有意无意，所嘱咐之言，对阿达帕和人类说来，却是灾难性的。埃阿明知享用神之饮食便可获永生，却叮咛说：“你到安努那里，必然给你死亡之食——切勿食用；必然给你死亡之水——切勿饮用。”

阿达帕果然身着丧服来到天界，塔穆兹和吉什济达为他编造之言所感动，便在安努面前极力为他辩解。安努回心转意，不再授予阿达帕死亡之食和死亡之水，而是授予生命之食和生命之水。可惜，阿达帕谨遵埃阿所嘱，拒不受用，从而失去可使自身和整个人类获得永生的机会。安努让他复返世间。世人仍然难免成为疾病的牺牲品，——尽管医药女神宁卡拉克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免病痛之苦。

神话故事的结尾已佚。看来，安努仍对阿达帕有所褒奖，赋以祛除疾疫和邪祟之力。

另一神话相传，睿智的埃阿创造了最初的世人，将他们安置在五个城市，即：埃利都、巴德—提比尔、拉拉克、西帕尔和舒鲁帕克。

五个城市中最大者为埃利都，位于下方之海的岸边。大神埃阿便出现于此间，并有其庙宇。

最初的人既不会耕种土地，也不会引水浇灌。于是，埃阿造阿达帕。他介乎人与神之间，既像人，又似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神通极大，与诸神以及诸神之父——天神安努不相上下。但是，埃阿并未赋予他永生。

安努教世人耕种，在泥制的磨上磨面碾米，烤制面包。阿达帕亲自和面，在埃利都烤制面食，许多人向他学习技艺。阿达帕让埃利都全城的居民聚集一堂，享用面食，——无论男女老幼，皆有其份。

后来,阿达帕以树干造始初第一只舟船,以芦苇制桨,前往大海为其乡亲们捕鱼,所获甚丰。埃利都的居民饱餐前所未见之食物。

从此,阿达帕屡屡离开其城,来到新月港,他的船便停泊在这里。他的同乡则屡屡受惠。

一次,意外之事发生了。阿达帕刚刚将捕鱼用具投入平静的大海,狂暴的南风袭来,将他的船掀翻。阿达帕落入深深的大海,他的主宰和父亲埃阿之水下宫殿便在这里。

阿达帕费了很大力气,钻出水面,厉声质问南风:为何挡住他的去路,为何阻挠他去往南方捕鱼,为何不让他在其父埃阿之海上畅行无阻!他愤而抓住南风的双翼,将它们折断。

南风呻吟着,回到地之极隅的居所,躺了七天七夜,始渐痊愈。

天神安努见海波不兴,十分惊异:南风何处去了呢?为何不吹拂?他召来其使者伊拉布拉特,命他查问究竟。伊拉布拉特遵命而行,并将真情向大神安努如实禀报。天神安努问道:“为何南风七日来不吹拂?”他的使者伊拉布拉特禀报:“我的主宰,埃阿之子——阿达帕,折断南风的双翼。”

安努闻知勃然大怒,愤然站起,严令将阿达帕这个非永生者带到天界,他要亲自审问。

睿智的埃阿为其子阿达帕的命运十分担忧,遂将他叫来,千叮万嘱咐:“你去往天界,接受安努的审问,塔穆兹和吉什济达将会在天界之门前迎接你。他们刚刚离开世间,还没有人发觉他们已消逝。你身着麻衣,告诉他们你心中悲痛。他们将会因你对他们的至诚而感动,因而千方百计为你辩解。在安努面前,要加倍小心,切莫轻信!他让你休息,切莫躺卧;记住,睡眠犹如死亡。他给你饮食,切莫擅用,天界之食对你致命的;天界之饮可致你于死地。其他礼物则可领受,可遵其意而行,这样一来,他的怒气会渐消。”

安努的使者来到埃阿和阿达帕所在地,传达安努的旨意:折

断南风之翼的阿达帕立即去往天界。埃阿促使他走上去往天界之路。当他登上天界，临近安努的门户，塔穆兹和吉什济达站在门侧。阿达帕谨遵其父埃阿之言。他身着粗料的服装，出现在天界之前。

塔穆兹和吉什济达看到他这个模样，连忙问道：“你为何身着丧服，喂，阿达帕！”

“我们世间失去两位神，我才身着粗料服装。”

“世间失去的两神是谁？”

“是塔穆兹和吉什济达。”

两神相对而视，十分惊讶。

当阿达帕走近安努，天界之王，安努注视着他，大声叫道：“喂，阿达帕。你为何折断南风的双翼？”

阿达帕躬身答道：“我的至尊者，为了我的主宰的殿宇，我到海中去捕鱼，大海平静如镜，南风袭来，使我坠海，让我沉入我的主宰的水下宫殿；我的心中异常愤慨，我给南风以严惩。”

塔穆兹和吉什济达走近安努，低声禀告：“他讲的是真情实话，噢，至尊之父！”

至尊的安努怒气平息，和颜悦色地看着这个勇敢的年轻人，决意测试其智力。他说道：“你躺下休息吧！”

然而，阿达帕牢记埃阿所嘱，连忙回答：“我不累，噢，主宰，我不想睡。”

安努听了阿达帕的话，十分惊异，心中暗想：“为何埃阿让此人通晓天界和世间之事？为何给他如此大的声名？怎么办呢？赐他永生之食！”

给他永生之食，但他不食用；给他永生之饮，但他不饮用；给他一件外衣，他却穿在身上；给他油脂，他却涂抹。

安努十分惋惜地说道：“我看错了，你不应同神一样永生！你拒而不享用永生之食和永生之饮……”

古代苏美尔—阿卡得叙事诗中,对阿达帕痛失永生有所描述。
安努的使者来到埃阿之宫,向阿达帕传达安努之谕令:

“谁折断南风之翼?

让他来见我。”

.....

他(埃阿)命他启程去往天界,他开始天宇之行。

他来到天界,临近安努之殿宇的门前,

塔穆兹和吉什济达守候在那里。

他们看到阿达帕,厉声喊道:

“喂,你这个人,你为谁这样穿戴?噢,阿达帕,
你为谁身穿麻衣?”

“世间有两位神消逝,
我为他们身穿麻衣。”

“世间消逝的两神是谁?”

“是塔穆兹和吉什济达。

两神相互看了一眼,十分惊异。

阿达帕来到安努驾前,

安努对他怒喝:

“过来,噢,阿达帕。是谁折断南风之翼?”

阿达帕禀告安努:

“我的至尊者,为了我的主宰祭坛无缺,
我出海打鱼。大海象一面镜子,
南风骤起,向我们袭来。……”

.....

塔穆兹和吉什济达在安努面前为他辩解。

安努平静下来,担心地说道:

“埃阿为何不让这个不洁的人知晓天界和世间之事？

……

你们以何相赠呢，

赠以永生之饮食，让他享用。”

他们赠以永生之食，他拒不食用。

他们赠以永生之水，他拒不饮用。

他们赠以服装，他却穿在身上。

他们赠以香脂，他却敷之。

安努见此情景，不胜惊讶，说道：

“来啊，噢，阿达帕，为何拒而不进饮食？

你将会失去永生……”

有关神圣之王埃塔纳的典籍，所遗存片断颇多。埃塔纳之名，可见于苏美尔《王纪》。有关埃塔纳的神话传说，保存于古巴比伦、中古亚述以及尼尼微之泥版片断，并加入关于同一树上之鹰和蛇的故事。

其主要情节为一王（即埃塔纳）无嗣，欲求可助妊娠之草。据说，此草只生于天界，好心的太阳神沙玛什劝该王者求助于鹰。据神话所述，埃塔纳所救的一只鹰，负他飞往天界。这只鹰背弃一条蛇的友谊，把它的幼蛇全部吞噬，此蛇将鹰捕获。

确有为数众多的印章，对非永生者借助于鹰之力飞升天界有所描绘。可以推断：有关埃塔纳的神话在印章雕刻者中间已流传颇广。

洪水灭世后，基什成为苏美尔的京城。埃塔纳统摄该城历时若干年。诸神赋予他雄威和刚毅，他却始终无嗣。他十分焦急，因为他百年之后无人祭奠，无人继承其业。

埃塔纳向太阳神沙玛什吁求，沙玛什应其所求，晓谕：天界生长一种生育之草，可治不育。埃塔纳连忙求问如何抵达天界。

沙玛什答道：

“你去往深深的沟壑，可看到一鹰。它的羽毛已被拔光，受尽折磨，双翼折断，爪被拔去。此鹰曾有恶行，我给以严惩。如今，它的罪孽已满。你找到它，将它治愈，它可以将你带上天穹。”

埃塔纳果然找到这只鹰，遂询问其遭遇的原由。

鹰悲伤地说道：

“我这是自作自受。我在树顶筑巢而居，蛇栖身于此树的根部，多年来相安无事。我忽然起了歹意，想偷食朋友的幼儿。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的子女。我最小的孩子警告我：千万不可为非作歹，沙玛什最公正严明，绝不会轻饶。我没有听它的劝告，贪欲迷住我的心窍。我将幼蛇捉到巢里，让我的孩子们饱餐一顿。蛇回来一看，小蛇已无影无踪。它终于知道事情真相，遂向公正之神沙玛什哭诉。沙玛什勃然大怒，命它去往山中，找一具死牛的尸骸，藏在里面，伺机复仇。蛇遵命而去，在遥远的山中果然找到一具牛尸，立刻钻了进去。众多飞鸟齐聚于其上，我也飞来啄食。蛇猛然间一跃而出，折断我的双翼，拔去我的羽毛，拔去我的爪。我苦苦求饶，蛇答道：我若是饶恕你，公正之神沙玛什必然迁怒于我！它将我弃于沟壑中，扬长而去。我伤势沉重，饥渴难忍，已是奄奄一息。”

古苏美尔—阿卡得叙事诗中，对鹰与蛇之纠葛有所描述：

鹰开口对蛇说道：

“来吧，让我们发誓保持友谊和安宁。

谁要是违背誓约，谁就遭到沙玛什的惩罚。”

他们面对沙玛什宣誓：

“谁逾越沙玛什的规约，

让沙玛什借助于仇者之手给以严惩。”

……

他们宣誓之后，

他们的幼儿育成并相继出世。

蛇在榆树荫下生育。

鹰在山顶(或树顶)孵化。

蛇获一野牛和一羚羊，

鹰与其同享，雏鹰与其同享。

蛇获一豹和一狮，

鹰与其同享，雏鹰与其同享。

鹰对幼鹰们说道：

“噢，我看上蛇的子女……

我可以飞上天空，

我可以到树顶上吃果实。

我的子女们已经长大，

他们要为自己寻觅食物：

他们要寻觅生存之所需。”

……

绝顶聪明的一幼鹰说道：

“不可，我的父亲，沙玛什的网将不会饶恕。”

但是鹰没有听他的话，没有听其子的劝告。

……

蛇归来一看，它的子女已无影无踪。

蛇在公正之神沙玛什面前哭诉：

“我如此信任它，噢，崇高的沙玛什；我将最好的东西

送给它，可是它把我的穴洗劫一空。”

……

“这个恶棍，它一定得恶报，沙玛什，

无所不晓，

噢，沙玛什，你的网确宽阔犹如大地。

罗网之大远及天宇。

此鹰难以逃脱此网，
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竟然对朋友下此毒手。”

.....

沙玛什对蛇说道：
“当它进入腹内，抓住它的双翼。
折断它的双翼，拔去它的羽毛，
重伤它的爪。
将它赤裸裸地投入沟壑.....
让它饥渴而死。”

.....

鹰对小鹰们说道：
“来啊，让我们飞下去，食这头野牛的肉。”
绝顶聪明的小鹰说道：
“不可，我的父亲，那蛇藏在野牛的腹中。”

.....

鹰开口对蛇说道：
“请你宽恕我，我将象新郎一样赠你一份厚礼。”

.....

鹰在沟壑中向沙玛什吁求：
“我将死在沟壑中？谁知晓这样的惩罚降给我？
救救我这个鹰吧。
今后的时日里，我将永远不忘他的名字。”
沙玛什答道：

“如此作恶多端，始遭此厄难。
你的举动为众神所严禁，有此恶行岂能不遭殃。
既然你信誓旦旦，我将为你寻访此人。
我将找到一人；让他来救助你。”

.....

埃塔纳向沙玛什吁求：

“噢，至尊者，请恩准婴儿出世；

赐与我生育之草。

赐与我生育之草；佑我早生子女，传宗接代。”

据说，埃塔纳终于找到鹰，细心为它包扎，供以食物，又从山泉里汲水供它饮用。不久，鹰渐痊愈，完好如初。埃塔纳对鹰说道：

“帮我去往天界，到天神安努那里去，获得生育之草，我好延续后代！”

鹰答道：“好吧！我帮助你，我的朋友，我将你送到天神安努那里去。你到我身上来，将胸口贴紧我的背，双手放在我的翼上，咱们立即飞上天去。”

鹰负着埃塔纳飞了半个时辰，埃塔纳俯首向下观看，只见大地犹如丘阜，海洋犹如井。鹰又飞了半个时辰，埃塔纳俯首向下观看，只见大地犹如磨盘，海洋犹如桶。鹰又飞了半个时辰，只见大地犹如微尘，而海洋已无影无踪。

埃塔纳惊恐万状，连忙对鹰说道：

“我不想上天了，咱们赶快回去吧！”

鹰转头向下飞去，此时此刻已是筋疲力尽，不幸坠地而亡。埃塔纳也落了个粉身碎骨。

古苏美尔—阿卡得叙事诗中，对埃塔纳的结局有所描述：

鹰开口对埃塔纳说道：

“我的朋友，我与你，我们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你有什么要求，我将尽力而为。”

.....

鹰对埃塔纳说道：

“来吧，我将负你上达安努的天宇。

你的胸贴近我的背。

你的手放在我的双翼之上。

你的臂靠在我的双翼的根部。”

.....

“我的朋友，你看大地成了什么模样。

你看海洋和大地上的山。

大陆确实象一丘阜，海洋则如同.....中之水。”

.....

“重荷难负.....；不得放弃寻求生育草之举。”

.....

“我的朋友，我不再飞向天宇，

我要下落(?)”

马尔都克的功业与创世

在古代阿卡得叙事诗《埃努玛·埃利什》中，马尔都克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叙事诗的主旨在于确立马尔都克对古老神和宇宙的统摄地位。马尔都克成为战胜古老的宇宙之力的英雄。据叙事诗所述，马尔都克为埃阿育生于“阿普苏之所”（相传，为埃阿在他所殛杀的阿普苏的遗骸上所建）；阿普苏即古苏美尔神话中的阿布祖，被视为原初之水的化身。马尔都克之母为女神达姆基娜（苏美尔神话中的达姆伽尔努娜）。马尔都克被描述为“太阳之子”，即神之子，一切超越往昔诸辈神祇。阿普苏的配偶提亚玛特决意为其夫报仇，众神惊恐万状；唯有马尔都克挺身而出，与提亚玛特之军相拼，并执意要诸神允诺他参与诸神会议，而且拥戴他为至高神。宴饮之际，马尔都克显示了其“言”的威力；他一声令下，星辰隐而复现。诸神深感诧异，当即尊他为幼辈神之首领。

相传，当上方尚未称之为“天”，当下方尚未称之为“地”，没有神祇，没有万物，没有世界。

到处是原初无底深渊之水。一切皆无，惟有原初魔怪阿普苏和提亚玛特之结合，宇宙间是漫无涯际的瀛水。

两水中魔怪（最古老之神灵）造诸神：安沙尔、安努、恩利尔、埃阿以及马尔都克等。诸神中最长者安沙尔，最睿智者为埃阿。

诸神对紊乱和黑暗已无法忍受，他们意欲建立秩序并消除黑暗，而为此，势必要降除阿普苏和提亚玛特。

阿普苏和提亚玛特闻知此事，终日不得安宁。阿普苏召来其襄

助者穆穆，问道：“我昼不能休息，夜不能安眠，如何使他们的图谋不能得逞？如何方得安生？”

穆穆叫道：“把他们杀死，让他们的一切盘算落空。我们将永生成为黑暗中的主宰。你将可以白昼休息、夜晚安眠。”

穆穆所说正中阿普苏下怀。阿普苏愁眉舒展，兴高采烈，准备伺机发难。

诸神十分惊恐。埃阿却胸有成竹。他以咒语使阿普苏昏昏入睡，并重创穆穆。阿普苏和穆穆最终被降除。提亚玛特闻知，勃然大怒，她造种种恶魔，誓与诸神决一死战。

她生具有利齿的剧毒之蛇。集于其属下者有：巨蜥，一顾即可置对手于死地；恶犬，半人半蝎者，半人半鱼者，巨角者，尚有暴风雨。拉亚玛特之妖军声势浩大，大有压倒诸神之势。提亚玛特命金古统之，并赋之以绝对权威。金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埃阿忧心如焚，立即将一切告最长之神安沙尔。安沙尔遣埃阿前去迎战：

“埃阿，诸神之中最聪慧者，你去殛杀提亚玛特和穆穆！”

埃阿并未如愿以偿。安沙尔又遣安努前去迎战。

“安努，你是诸神中最强者，降除妖魔救众弟兄于危难！”

安努同样未能克敌制胜。安沙尔只好命埃阿召马尔都克前去迎战。马尔都克应召谒见大神安沙尔。安沙尔说道：

“马尔都克，无比强大的马尔都克，降除提亚玛特及众妖魔！”

马尔都克向安沙尔宣称：

“安沙尔以及诸神，请听着，如果我降除提亚玛特，我将成为诸神的主宰；我所决定的一切，谁也不得更易！”

安沙尔只好将马尔都克的话转告诸神。诸神坐在安沙尔面前，他们痛饮美酒，颇有醉意，朦胧中表示应允，遂将统摄众神之权拱手奉送马尔都克，尊其为众神之首。

马尔都克准备好矛、槌、弓和箭，携带闪电和巨网以及所谓“七

风”(即七种具有极大威力之风),前去降除提亚玛特。

马尔都克乘战车,冲向提亚玛特。提亚玛特所率众魔慑于马尔都克及其“七风”之威,不战自溃。提亚玛特气急败坏,张开巨口,扑向马尔都克。马尔都克镇定自若,将巨网掷向提亚玛特,南风以及其他六风从其口而入,充满其体,马尔都克以矛刺穿其腹。提亚玛特当即毙命;金古亦相继而亡。

叙事诗《埃努玛—埃利什》中,对马尔都克降除提亚玛特的业绩有生动描述:

诸神中最机智、最聪慧者(降生?),
在阿普苏,马尔都克出世,
在圣地阿普苏,(马尔都克)出世。
生育他的是(埃阿),他的父亲;
达姆基娜,他的母亲,也是他的生育者;
他吮吸女神的乳汁,威武雄壮,凛然可畏,
保姆对他悉心照料,
他仪表非凡,目光炯炯,
他步履优雅,俨然老辈之领袖。
当(埃阿),生育(他)之父,看到他,
非常欣悦,满面春风,心花怒放。
他使其名声显赫(?),并赋予(他)双倍神力,
(于是)他备受尊崇,(并)在各方面超越众神。
他的躯体各部位优美异常,
非(凡人)所能理解,非(凡眼)所能目睹。
他有四目,四耳。
他张开口,便喷出火焰。
(他的)四耳长大,

(他的)眼睛,亦为四只,(而且)无所不见。
他在众神中无与伦比,其形体出类拔萃。
他的各部位硕大,其身軀异常魁伟。
马里—乌图,马里—乌图:
太阳神之子,众神的太阳之子。
他以十位神之光为衣,威力无比;
这些光彩熠熠者的(可怖的威严)集于他一身……
……

君主听了父亲的话,欢欣鼓舞;
他心花怒放,并对其父亲说道:
“众神的创造者,诸大神的预定者,
倘若我能成为你的斗士,
去征服提亚玛特,并保全你的生命,
召集会议,使我的一切成为众所周知(和)无与伦比的。
当你们兴奋地聚集在议事厅,
就要通过我的口决定命运,而非你们的口,
我口中之言将不可更易。”
诸神,其父辈们,确定了巴力之权位,
请马尔都克启程——成功与业绩之征程。
他制一弓,并用作武器;
他将箭搭于弓弦(上,并)扣紧弓索。
他绰起巨棒,握在右手;
弓和箭囊挂在腰间。
前方电光闪烁,
他通体光彩熠熠。
他制一巨网,以(它)将提亚玛特罩住,
并唤来(四面)之风,使之无一逃脱,
南风,北风,东风,(以及)西风。

此风，为其(祖)父安努所赠，他将其带在身边。
他造成伊姆布卢：恶风，卷风，飓风，
四方之风，七方之风，旋风，无可比拟之风。
他施放其所造之风，接连七度；
将提亚玛特困住，卷在其中。
君主马尔都克扬起暴风——其强大的武器。
他登上战车——无与伦比(和)可怖之风
他为其车套上四驹，
“毁灭”，“无情”，“践踏”，“飞驰”。
它们的牙齿锋利并有剧毒；
它们知道如何毁灭，他们精于践踏；
(……)它们重创强敌，它们冲锋陷阵；……
他身穿威武的铠甲，
头部笼罩着可怖的寒光。
君主径直走上征途；
他抵达提亚玛特之域，出现在他面前。
提亚玛特与诸神的首领马尔都克相对而立，
他们准备决一雌雄，战斗一触即发。
君主以张开之网，罩住提亚玛特。
他驱使恶风迎面刮去。
提亚玛特张开大口，要吞噬马尔都克，
他驱使恶风袭去，使她不能将口闭合。
狂风使她的腹部鼓起，
她的腹腔鼓胀，她张大其口。
马尔都克射出一支利箭，正中其胸，
穿透肌肤，直刺其心。
他战胜了提亚玛特，置之于死地；
他将其尸体推倒在地，(并)踏于其上。

据说,马尔都克以利刃将提亚玛特之骸体一分为二。他将其一半高高举起,遂成天;将另一半置于下方,遂成地。马尔都克为天宇设置门户,并牢牢关闭。

其时,天宇和地上空空荡荡,于是,马尔都克造众多星辰。他定立所谓“年”,并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他又设置日,并将一日分为昼夜。他造月亮,并赋之以奇异之冠,以照耀大地。每月前六日,其状如角;第七日始,渐呈半圆;第十四日,则呈圆状;继而,呈半圆,复呈角装。月复一月,永无止息。

马尔都克造太阳,运行于白昼,以其光芒普照大地。

天宇既已安排停当,日、月和星辰各得其所;马尔都克着手整顿大地。他始而造种种植物,又造众多动物,并开河渠……一切皆备,却无敬神明、行献祭之礼者。于是,诸神将金古杀死,收其血送与马尔都克。马尔都克以金古之血和土,塑造成人,成为人类的祖先。

马尔都克为安努、恩利尔和埃阿定其领地,为众天体定其轨道,将六百神灵分为三百上界天神和三百下界地神。遵照马尔都克的筹划,诸神始造人类。善神为马尔都克造“天界巴比伦”,并建庙宇“埃萨吉拉”,宣示马尔都克有五至十个称谓(如“诸邦之主”,亦为恩利尔的称号),从而获得统领阿卡得神殿众神的地位。这样一来,马尔都克不仅成为权位的合法继承者,而且理所当然成为最强者。在有关埃拉的神话中,马尔都克也是主要人物。埃拉以欺诈手段从“众神之父”马尔都克手中篡夺权位,并带来惊人的毁坏和杀戮。

关于马尔都克功业和创世的叙事诗共七块泥版(故有《七表诗》之称),每块泥版约一一五~一一七行。该叙事诗被视为“圣书”,在巴比伦新年佳节宣读。它在神话典籍中居于特殊的地位。该

叙事诗以喀西特时期颂歌体写成,述及诸神之由来、神代更迭以及马尔都克的出世;而马尔都克则被视为宇宙的创造者。该叙事诗充满朦胧的神话意象以及前哲学思辨表述,不厌其烦地描述诸神与混沌之力的斗争。较之关于吉尔伽美什的叙述,该叙事诗较为原始。幼辈神(即马尔都克)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拯救老辈神,睿智之神埃阿连连败北,马尔都克却挽救危局,与作为原初瀛水之化身的提亚玛特相搏,并战而胜之。叙事诗描述颇详,对种种冲突以及搏战的准备均有述及。至于搏战,则重在描述马尔都克赖以克敌制胜的法术之力。

第五块泥版描述天地之被造以及诸神职责之确定,马尔都克已被视为至高神。人之被造于“亡故”神之血(第六块泥版),显然溯源于尤为古老的关于埃阿的神话。就此而论,埃阿的作用则被赋予马尔都克。至于埃阿与作为地下水之男性化身的阿普苏相搏,第一块泥版有所描述。而马尔都克则被描述为生于称为“阿普苏”之境域,至高神为其父。

最后,叙事诗描述:诸神齐聚于新建的天宇神殿,确认马尔都克的威权。

该叙事诗的复本曾发现于尼尼微、亚述等地,其差异甚微,似来自同一渊源。

吉尔伽美什的功业与永生

吉尔伽美什是神话中的英雄，半人半神人物，伟大的建筑家和勇士，为女神阿鲁鲁所造。吉尔伽美什为其阿卡得称谓。

据晚期典籍所述，吉尔伽美什似为历史人物，即苏美尔之乌鲁克城邦第一王朝的第五代王。他亡故后被奉为神，其名可见于法雷的典籍（属公元前 26 世纪）。在乌尔第三王朝的《王纪》中，吉尔伽美什已成为神幻人物。据说，他在位长达一二六年；其父为一魔怪（利拉）。在叙事诗中，吉尔伽美什被描述为乌鲁克统御者卢伽尔班达与女神宁苏恩之子。据揣测，历史上的吉尔伽美什为一统御者与一在圣婚仪式中扮演女神的女祭司所生。始于公元前 2000 年代，吉尔伽美什被视为冥府判官，世人的保护者。

有关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可见于下列苏美尔叙事诗：

《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叙述吉尔伽美什与苏美尔诸城邦北部联盟的盟主阿伽的鏖战，吉尔伽美什登上乌鲁克城头，敌军惊惶逃窜，阿伽全军覆没。

《祭司去往“永生者之山”》，叙述吉尔伽美什率年轻武士前往山中砍伐雪松与获取“荣耀”，与雪松林的守护者、魔怪胡瓦瓦（胡姆巴巴）相搏，并将其置于死地。大神恩利尔为此大怒，决意予以报复。

《吉尔伽美什与天牛》，叙述女神英安娜遭一天牛古丹纳袭扰乌鲁克，但最终被吉尔伽美什降除。

《吉尔伽美什、恩基杜与冥世》，叙述吉尔伽美什应女神英安娜所求，将巨鸟安祖德（安祖，祖）和妖蛇降除。据说，两魔怪栖身于女神英安娜园中一神奇之树（“胡卢普”）上，吉尔伽美什以此树的根

及枝条制成称为“普库”和“米库”的器物(似为鼓和鼓槌),不料,它们却落入冥世。据苏美尔之说,吉尔伽美什的仆从恩基杜意欲前往取回,不但未能如愿,反而永留冥世。吉尔伽美什将恩基杜之灵召还阳世,后者诉说死者在冥世的悲戚和苦痛的境遇。

《吉尔伽美什在冥世》(又名《吉尔伽美什之死》),叙述吉尔伽美什前往冥世,向女主宰埃蕾什基伽尔及其所属诸神奉献礼品。

据《吉尔伽美什叙事诗》(《目睹一切者》)所述,吉尔伽美什为一妄自尊大、暴戾恣睢的统治者,乌鲁克之民忍无可忍,竞相向诸神陈诉。诸神不堪其扰,请求女神阿鲁鲁造一野人——恩基杜,与吉尔伽美什相抗衡,并战而胜之。恩基杜野性十足、力大无比,整日与野兽为伍,他置身于草原,誓欲同吉尔伽美什较量。吉尔伽美什获悉他命中注定要有一盟友。乌鲁克城纷纷传说,草原上有一强悍的男子守护种种动物,不允人们猎取。吉尔伽美什得知此事,遂遣一魔女去往草原,以诱惑恩基杜。恩基杜果然中计,将野兽置之不顾。后来,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相遇,两者在女神伊什哈拉寝宫前交手角力(伊什哈拉即伊什塔尔,在叙事诗中伊什塔尔为异域女神伊什哈拉所取代。伊什塔尔则成为与吉尔伽美什相对立的女性人物,女战神,爱情与丰饶女神),二者势均力敌,久久难分胜负;后握手言和,并结为莫逆之交。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共同建树了众多业绩:将雪松林的守护者胡姆巴巴置身于死地;降服伊什塔尔(英安娜)。诸神因胡姆巴巴之死异常愤慨,恩基杜因诸神意愿居然死去(又说,替代吉尔伽美什而死)。惊闻噩耗,吉尔伽美什异常悲怆,奔向草原。他哀伤挚友的亡故,对自身亦将不复存在深感恐惧。为探知永生的奥秘,吉尔伽美什踏上艰险的路途,他沿太阳神沙玛什的地下之路,通过环绕世界的山峦,经神祇之园渡过死亡之水抵达仅存于世、获得永生之人乌特纳皮什提姆所居的仙岛。吉尔伽美什欲知其身世,乌特纳皮什提姆遂讲述了灭世洪水的始末。乌特纳皮什提姆为灭世洪水的目睹者,此后蒙神赐以永生。他又说,诸神不会

再为吉尔伽美什聚会。乌特纳皮什提姆之妻为此深为惋惜,执意要丈夫对吉尔伽美什有所馈赠。乌特纳皮什提姆遂将永葆青春之花(一说草)的奥秘告知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历尽艰险,终于得到此花(草),不料却未能享用。他到水中洗浴之时,一蛇将此花(草)窃走,刹那间,蛇皮退去,重获青春。

叙事诗旨在说明:世人无法享有神之命运,试图获得永生纯属徒劳;世人唯一可获之永生,是对其光荣业绩的回忆。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堪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在文学方面的最高成就。该叙事诗最晚期之说,保存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共十二块泥版,约三千余行,尚有属新巴比伦时期的泥版残片。另有五块古巴比伦泥版以及三种复本(发现于西方):一种发现于博阿兹柯伊,一种发现于梅吉多,另一种发现于乌加里特。赫梯以及胡里特的译文,均发现于博阿兹柯伊。已发现之有关泥版虽已相当可观,但并不能完全恢复其原貌。

阿卡得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不仅将苏美尔种种零散的有关故事加以缀合,而且进行缜密的思考,并赋予作品深刻的哲学内涵,将有关灭世洪水的故事(属另一神话系统)纳入这一叙事诗,使作品的主旨更加鲜明。这一主旨在于说明:吉尔伽美什奔波于寰宇和地下,却无法获得永生。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不仅流传于前亚各民族中;始于公元前 2000 年代,阿卡得叙事诗一说的片断以及这一片断的赫梯文和胡里特文之译本,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流传开来。

据传统之说,与猛狮和野牛相搏的勇士形象以及丰饶神灵的形象,同吉尔伽美什相关联。叙事诗中的吉尔伽美什形象,可见于公元前 24 至前 22 世纪的阿卡得艺术。

吉尔伽美什与阿伽

相传，洪水灭世数百年之后，人类繁衍生息，急剧增多，相继建立若干城邦。埃塔纳所主之基什开始衰落，尼普尔、西帕尔、舒鲁帕克、埃利都等洪水灭世前即已存在的城邦，在废墟上兴起。一些新的城邦出现，其中最著者为：乌尔、拉伽什、乌鲁克。

基什城邦第一王朝末代王阿伽眼见南方诸城邦渐强盛，心中十分忧虑。乌鲁克城之主扎巴狄布努克，为邻邦之主、强悍的吉尔伽美什所降服，阿伽更为不安。

库拉布与乌鲁克合为一体，吉尔伽美什命修建牢固的城垣，以防外敌侵袭。吉尔伽美什其势日盛，不再向苏美尔京城纳贡。

高傲自大的阿伽勃然大怒，遣使要求吉尔伽美什臣服于基什的霸主地位。据说，洪水灭世后，基什始终是苏美尔的京城。阿伽的使者倨傲地声称：其城邦王室已统御全国两万四千年之久，从无人敢与之抗衡。

吉尔伽美什一言不发，昂首走出宫廷。他急命在广场召集长者会议，并将使者的话如实相告。他愤慨地说：

“我们不应再屈从于基什城邦，我们要击败这个不可一世的统治者，争得自由自主！大神英安娜会保佑我们。让我建功立业，为我们的神圣主宰增光！”

年长者不赞同吉尔伽美什的主张，说什么洪水之后诸邦一直臣服于基什，各自治理、齐向盟主纳贡有什么不好。

这些因循守旧的年长者的话，吉尔伽美什极为反感。他毅然召集精壮男子，誓师出征。他们群情振奋，愿决一死战。

吉尔伽美什立即召见阿伽的使者，予以严斥，逐回基什。

阿伽大怒，亲统由居于山中和草原者组成的大军来犯，其水军则进逼幼发拉底河口。数日后，阿伽的大军已将库拉布和乌鲁克团包围住，并连续发动猛攻。

吉尔伽美什派使者求和，而狂暴的阿伽却命在城下斩杀来使。吉尔伽美什和众人目睹此情此景，无限愤懑，皆愿殊死决战。

吉尔伽美什率守军冲出城垣，潮水一般席卷阿伽之众。

阿伽见大势已去，只好乞和，并愿臣服。

吉尔伽美什宽宏大度，不记旧怨，并友好相待。诸邦亦愿尊乌鲁克为京城。

吉尔伽美什与永生的胡瓦瓦

吉尔伽美什大获全胜，则欲兴土木，筑堤坝，凿水井，灌溉农田。而幼发拉底河两岸，树木甚少，于是，吉尔伽美什决意去往永生的巨灵胡瓦瓦所辖的遥远国度，那里，到处是高大的雪松。

吉尔伽美什对其忠实的仆从恩基杜说道：

“人的命运是可悲的，好似一块砖，天长日久，化为乌有。我不愿无声无息地化为泥土，永远为人们所遗忘。我要象神那样，英名永垂千古。我决心去往永生者胡瓦瓦的国度。他拥有高大的雪松，还有永生的奥秘。这些都可以为我们所用。”

忠实的仆从恩基杜答道：

“我的主人，英明的祭司和统御者！听我的劝告。启程之前，先向太阳神乌图祈告和献祭。胡瓦瓦所在的雪松林之山，均归乌图掌管。”

吉尔伽美什听从恩基杜之言，抱来两只羊羔（一为白色，一为褐色），献上祭坛。他挥动白银权杖，向大神乌图祷告：

“至尊的光明之神！请接受我的献祭，给我以襄助。请听我陈

述。我周围的人相继而亡，我不禁心悸。我登上城垣，遥望江河，似乎看到众多死者漂浮于其上。难道我也在劫难逃？人再长，也无法上达天宇。人的足迹，无法遍及大地。我迟早也要化为尘埃。恳请助我名扬千古，让我征服那遍布雪松林之国度。”

吉尔伽美什痛哭流涕，乌图则将他的泪水视为最珍贵的祭品。

他为吉尔伽美什清除从乌鲁克至目的地途中的障碍。他召回把守通向雪松林之隘口的七魔怪，命它们暂时隐藏在洞穴。

乌鲁克的男女老幼，为吉尔伽美什送行，有些壮士则愿一同踏上征程。

吉尔伽美什则挑选了五十名无任何牵挂的精壮者，授以青铜武器，与恩基杜率领他们向胡瓦瓦的国度进发。

即将抵达雪松林之域，吉尔伽美什已筋疲力尽，沉沉入睡，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人们焦急地说道：

“噢，吉尔伽美什，库拉布的统御者，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大地忧伤，天色阴暗，日薄西山，夜幕降临。光明的乌图把头藏在母神宁伽尔的怀抱。噢，吉尔伽美什，且莫迟延！千万不可丢弃伙伴，不要玷污自己的氏族！要记住，被战胜的英雄，他的母亲将会受到同胞们的冷落！”

吉尔伽美什一跃而起！他发出战斗号令，佩戴铠甲。他俯贴在地母的胸部，面颊贴在地上。然后，他奋然站起，挺起胸膛，高声喊道：

“我不战胜顽敌，无论他是人还是神，便不回故国，不见我的母亲。我以我母亲宁苏恩的名义，以父亲卢伽尔班达的名义宣誓！”

恩基杜奉命前去打探，归来时浑身战抖，惊惧地说道：

“噢，我的主宰！你还没有见到胡瓦瓦，我可亲眼目睹，真吓人！他生有龙牙、狮面，口吐火焰，树木和芦苇皆化为灰烬，比洪水还要可怕。我不敢与他相搏。放我回去吧！倘若你不幸丧命，我好把噩

耗告知你的母亲!”

吉尔伽美什怒斥恩基杜：

“丢弃恐惧，挺起胸膛，别当胆小鬼！只要我在，你也不会死去！我们相互支援。我们的生命，不会象沉船，不会象断线，也不会象燃烧的房舍！”

他们前进了一千二百步，抵达雪松林，胡瓦瓦便栖身于此。

胡瓦瓦一跃而起，凶恶的双目射出死光。他摇晃着巨首，狂风骤起。

吉尔伽美什避开他那可怕的目光，冲上前去，砍去雪松之根。高大的树倒在地上，五十名随同者伐去树枝，将树干运到山脚下。胡瓦瓦软弱无力，其目光也黯淡了许多。吉尔伽美什接连砍倒七棵雪松。胡瓦瓦愈益难支，手臂抖动，牙齿磕得山响。吉尔伽美什向巨灵的面部猛击。

胡瓦瓦绝望地向太阳神乌图哀诉：

“噢，光明之神，我的父亲，你创造了我，又将我安置在此间。快救救我吧！”

胡瓦瓦倒在地上，抓住吉尔伽美什的手，指天指地发誓，乞求宽恕。吉尔伽美什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恩基杜说道：

“英明的吉尔伽美什！难道你不知晓，死亡之神纳姆塔尔需要献祭。他不分贤愚，不辨善恶，一概打入冥府。你放已捕获的鸟归巢，而你落到残暴的纳姆塔尔手中，却无法回到生你养你的母亲的怀抱！”

胡瓦瓦听了这番话，气急败坏地叫道：

“恩基杜，你真可恨！你这个可恶的家伙，竟然挑唆你的主人害我！”

话音未落，两把利刃已刺进他的咽喉。吉尔伽美什和恩基杜砍掉他的头颅。他们将其尸骸运至诸神之城尼普尔，向大神恩利尔及其配偶宁利尔祭献。

从此，雪松源源不断运到乌鲁克。

吉尔伽美什声名大振，与诸神同为人们所尊崇。

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

乌鲁克第五代王，为无与伦比的吉尔伽美什。他勇武超群，睿智过人。据说，他三分之一为人，三分之二为神。吉尔伽美什渐高傲自大，踌躇满志。他不再与长者商议而一意孤行。他决意烧砖，加固城垣，遂命全城男子日夜不停，结果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众人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向神倾诉，求神佑助。

诸神之父、天界统御者安努应世人之所求，命工匠神阿鲁鲁以泥土造一与吉尔伽美什相匹敌者。据他看来，两强相争，乌鲁克的居民则可休养生息。

阿鲁鲁遵安努之命而行。她在心中构想一与诸神相似的男子，用泥土塑造成形。这便是恩基杜。他强悍如野兽，其状貌亦如野兽。恩基杜朝夕与野兽为伍，与羚羊同食。他以佑护野兽为己任，野兽们则以他为靠山。

猎者怨声载道，选派能言者去见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听了他们的诉说，不胜惊异，决意设法将恩基杜诱至乌鲁克，亲眼看看这个异人。

他召来情爱女神伊什塔尔的使女沙姆哈特，命她以姿色迷惑恩基杜，驯其野性。

沙姆哈特遵命而行。她来到草原，藏身在草丛中。黎明时分，恩基杜与野兽们来饮水。沙姆哈特走近恩基杜，施以柔情。恩基杜与沙姆哈特相亲相爱。从此，野兽们则纷纷远离。

恩基杜非常悲伤，美丽的沙姆哈特劝他离开草原和山冈，舍弃野兽，而去往繁华的乌鲁克，朝拜天神安努的圣所，与大英雄吉尔伽美什结交。

恩基杜听从沙姆哈特之言，终于离开山野草原。沙姆哈特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撕一半给恩基杜蔽体。行至聚落，牧人以酒食相待。他去掉茸毛，换上洁净的服装。夜幕降临，恩基杜已不再是野兽的同伴，而成为猎人的守护者。

翌晨，沙姆哈特引他去往乌鲁克。在乌鲁克，恩基杜看到众人忙忙碌碌，皆唯王之命是从。据说，这是神的意志。

恩基杜懊悔不及，但已无归路，只能随沙姆哈特向王宫而去。

吉尔伽美什走出王宫，在街上与恩基杜相遇。两者如野牛殊死搏斗，却久久难分胜负。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两人势均力敌，于是成为莫逆之交。

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战胜胡姆巴巴

恩基杜对乌鲁克的生活已习以为常，衣着打扮同世人毫无二致，只是未剃去他那蓬松的长发。

久而久之，他渐感到城市过于狭小，其力量也今不如昔。他不觉黯然神伤，蓦地站起身来，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再不能这样养尊处优，无所事事啦！”

吉尔伽美什兴高采烈地说道：

“我的朋友，恩基杜。在那遥远的地方，即太阳神沉入海涛之域，有黎巴嫩山，山上布满高大的雪松。守卫者为凶恶的魔怪胡姆巴巴。咱们前去杀死魔怪，砍伐雪松！”

恩基杜惊慌地说道：

“千万不可贸然行事！我曾同野兽们去过该处。胡姆巴巴十分可怕，其声如风暴狂吼，口吐火焰，气息可致死亡！”

吉尔伽美什沉静地说道：

“我无所畏惧！我决意携战斧出征，你跟随我身后。不可贪生

怕死，反正迟早难免一死。只有神是永生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不愿苟且偷生，意欲扬名千古，即使与胡姆巴巴相搏丧生，子孙后代也会铭记我的功绩！”

吉尔伽美什终于将恩基杜说服。他们打造好利器，准备启程。众人涌上街头，齐奔广场。吉尔伽美什大声说道：

“我们要去征服看守雪松林的魔怪，砍伐雪松！”

老年人大惊失色，劝他慎重从事。

吉尔伽美什笑了笑，说道：

“这个魔怪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一定可置之于死地！”

大家见劝也无益，遂送他们踏上征程：

“去吧！女神伊什塔尔和太阳神沙玛什保佑你们！祝你们胜利归来！”

长老们送给他们一水袋，以便向太阳神沙玛什献祭，并嘱恩基杜妥为关照和保护王者吉尔伽美什。

途中，吉尔伽美什造访埃加尔玛赫神庙；他的母亲宁苏恩便居于此。女神见到自己的儿子非常喜悦，获知他前景之艰险忧心如焚。她向太阳神哭诉，恳求予其子以襄助。

女神宁苏恩召来恩基杜，将符物悬于其颈上，嘱他与吉尔伽美什同生死共患难。

他们又踏上征程。他们行经干旱的荒漠，掘井汲水，并向沙玛什以水献祭。最后，他们终于抵达雪松林之山。

他们沿胡姆巴巴所行的小径，临近胡姆巴巴的巢穴。恩基杜心惊胆战地说道：

“我的手臂麻木，我身体软弱无力！”

吉尔伽美什说道：

“振奋起来，且莫胆怯！我们千里迢迢来到此间，难道无功而返！你的手臂如猛狮，你可以将野牛掀翻在地，难道惧怕胡姆巴巴不成？”

恩基杜羞愧满面，紧随吉尔伽美什而行。他又举起铜斧，砍伐雪松。

突然，响起胡姆巴巴那雷鸣般的叫声。

吉尔伽美什和恩基杜举首望天，向太阳神沙玛什吁求。沙玛什喊道：

“别害怕，冲上前去！”

胡姆巴巴双目射出死亡之光。沙玛什则从天宇降下八种风，吹得他双泪流。

胡姆巴巴突然觉得四肢无力，难以行动，只好向吉尔伽美什求饶，并愿供役使，为他砍伐雪松。

吉尔伽美什不禁动了侧隐之心，恩基杜则劝他当机立断，杀死魔怪胡姆巴巴。

吉尔伽美什举起铜斧向魔怪的头部猛击，又以剑刺其颈部，恩基杜则猛击其胸部。胡姆巴巴的身躯沉重地倒在地上。他们又殛杀了胡姆巴巴所属守护雪松林的七妖。

雪松垂首呜咽，似感末日来临。

在幼发拉底河上，砍伐的雪松源源不断地运往乌鲁克城。

英安娜、吉尔伽美什、神奇之鼓与恩基杜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当灭世洪水退去，大地又为碧绿的草木所覆盖。诸神在幼发拉底河边栽种的一棵柳树，长得格外高大，枝叶繁茂，连太阳神乌图的光辉也难以穿透。

女神英安娜漫步在幼发拉底河畔，看到这棵圣柳，赞不绝口。突然间，南风骤起，圣柳剧烈摇动，河水冲击树的根部。英安娜大惊，唯恐圣树倾倒，被冲到遥远的海洋。她小心谨慎地将圣柳移至圣城乌鲁克，栽到其寺庙，命仆役悉心浇灌。

圣柳长得更加茂盛。不料，恶蛇在树根部栖身，猛鹰在树顶筑巢，魔怪莉莉特在树干安家。

女神英安娜见此情景，黯然神伤，不禁流下泪来，彻夜未眠。

翌晨，太阳神乌图从远方的东山升起，眼见其妹英安娜如此悲伤，决意遣他忠实的勇士吉尔伽美什助一臂之力。

吉尔伽美什振奋神威，立斩恶蛇之首。凶鹰和莉莉特立刻离去。吉尔伽美什大获全胜。

吉尔伽美什遵英安娜之意，命众人伐圣柳，将树奉献女神，供其制造器物。英安娜则留下树干，余者赠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又命木匠为自己制作王权的表征。木匠们果然为他制作了一面神奇的鼓和鼓槌。

据说，闻此鼓之声，男女老幼无不唯其命是从，心中则充满恐惧和顺从。吉尔伽美什感到他的威权无与伦比，乃至与神相比拟。

几位被劫到王宫的女子，向神吁求佑护。一件异事发生了。神奇的鼓和鼓槌，竟从吉尔伽美什手中滑落，坠入冥府。从此，人们再不那样恭顺其王命。

吉尔伽美什痛哭流涕，不胜伤感。

他的好友恩基杜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我的主宰，你为什么这样悲伤！我去往冥府，为你找回神奇之鼓和神奇的鼓槌！”

吉尔伽美什面有喜色，送恩基杜赴冥府。行前，吉尔伽美什反复嘱咐：

“欲安然从冥府复返，须牢记我的话，切不可违违冥世之规。只有不贪图世间的安乐、没有任何欲望者，可进入冥府之门而复返。身着洁净之衣、涂抹香剂者，冥府的守卫者绝不会放回尘世，他们并未弃绝喜怒和爱怨。”

恩基杜对其主吉尔伽美什的忠告并未放在心上。他不愿衣衫

褴褛，赤足进入冥府，也不愿舍弃权杖和兵器，如同乞丐一般。他身着华贵的服装，涂抹香剂，手持权杖和兵器，堂而皇之地进入冥府。冥府守卫者见此不速之客，拦住去路。恩基杜挥舞权杖和兵器，大声呼喊，继续前进。

一个颇有姿色的妇女迎上前来，说道：“我是你的妻子，我们在世间曾相亲相爱！”恩基杜扑上前去，妇女却无影无踪。

一个十分丑陋的妇女迎上前来，恩基杜将她推到一旁。

一个美貌少年站在面前，说道：“我是你的儿子，早已离开人世！”恩基杜要拥抱和亲吻他，他却无影无踪。

一个畸形异状的老者站在面前，自称是他的父亲，恩基杜向他猛击。

恩基杜终于来到冥世主宰宁利尔面前。她几乎是赤身露体坐在那里，吉尔伽美什的鼓和鼓槌放在她身边。恩基杜刚要伸手去取，突然四肢无力，倒了下来。

恶龙库尔将他牢牢捉住。他隐隐听到可怖的言语：“胆敢违逆冥府禁忌，永远不能复返阳世！”

吉尔伽美什久久等待好友恩基杜，他最终并未归来。他估计，恩基杜肯定是忘记了他的忠告，违逆了冥府的禁忌。

吉尔伽美什向大神恩利尔吁求，恩利尔沉默不语。吉尔伽美什又向大神纳纳尔吁求，纳纳尔同样沉默不语。

最后，吉尔伽美什向睿智之神恩基吁求，恩基对他非常同情，关切地说道：

“你的仆从和朋友已无法归来。他只剩下幽影。如果你想同他交谈，我可帮助你！”

吉尔伽美什默默点了点头。他来到冥府之门。强大的奈尔伽尔应恩基之所求，将冥府之门稍稍开启，恩基杜之幽灵悠悠而出。吉尔伽美什上前拥抱，其灵如风一般避开。

吉尔伽美什焦急地问道：

“告诉我，恩基杜，冥世的法度怎样？你为何不能复返阳世？”

恩基杜说道：

“我不想多说，你如果知道这些法度，你会泪流不止。”

吉尔伽美什说道：

“我想知道一切，让我无休止地哭泣吧！”

冥世的景况无比凄惨，恩基杜哭诉了自己在冥世的遭遇。两位挚友洒泪而别。

吉尔伽美什统御乌鲁克达一百二十六年。晚年，他并不径情直遂。他贪图过多，关注自己的荣誉，更甚于国泰民安。逝世后，他在冥世担任审判者，从未复返世间。

吉尔伽美什与伊什塔尔和天牛

降除胡姆巴巴后，吉尔伽美什风尘仆仆回到乌鲁克城。

数日后，他身着华美的服装，头戴金灿灿的王冠，神采奕奕，俨然一副王者气派。

情爱女神伊什塔尔看在眼里，爱在心中。她情不自禁地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噢，吉尔伽美什，我做你忠贞不渝的妻子吧！我给你金车，我让诸邦之王臣服于你，他们将跪倒在你脚下。贡赋将从山野和平原络绎不绝而来。绵羊产双羔，山羊产三羔。你的驴将与骡相匹敌，你的马将疾驰如飞，你的牛将辛勤劳作！”

吉尔伽美什对女神的一片真情却十分淡漠，平静地说道：

“我崇敬你，噢，女神，我的城邦的守护者，但我不能作你的丈夫。我向你的寺庙奉献肴馔和佳酿、油脂和服饰，以谷物充实你的

仓廩，修饰你的神像，向你祈祷和献祭，但不愿做你的丈夫。你好似将熄灭的炉火，你好似摇摇欲坠之门，你好似有洞之袋，你好似窄小之靴。你有许多丈夫和情人，你可以同神、人和兽类相亲相爱，而且带给他们悲哀和厄难。你曾经热爱杜穆济，至今每年都为他而哭悼！你曾经爱过猛狮，却为它掘了七个陷阱！你曾经爱过一骏马，却让它曳车，并以皮鞭抽打！你曾经爱过年轻的牧者，到头来你却把他变为一狼，让恶犬撕食。你曾爱过一园丁，最终被你变为蜘蛛！我如果做了你的丈夫，同样难免毁在你的手中！”

女神伊什塔尔勃然大怒，当即飞升天界，谒见天神安努及其妻安图，哭诉受辱于高傲的吉尔伽美什。安努决意严惩这个胆敢亵渎其女者。他造一天牛，遣往乌鲁克城。天牛来到幼发拉底河，七口饮尽河中之水，大河干涸。天牛呼第一口气，大地开坼，一百个男子陷身洞穴。天牛呼第二口气，出现一个沟壑，两百人陷身其中。天牛呼第三口气，恩基杜险些倒在地上。

恩基杜奋不顾身，死死抓住牛角，天牛则向他喷着滚烫的唾液，并以粗大的牛尾抽打。

吉尔伽美什急忙赶来，喊道：“抓住牛尾！”

恩基杜放开牛角，抓住牛尾，吉尔伽美什则猛击其头和颈部。两英雄殛杀天牛，取出其心，向太阳神沙玛什献祭。

女神伊什塔尔悲伤万分。她走上乌鲁克那高大的城垣，向吉尔伽美什诅咒和威吓。吉尔伽美什缄默不语，恩基杜却不堪其辱，竟将死牛的前肢抛在女神面前。

吉尔伽美什命能工巧匠将天牛之角修琢一番，悬于王宫。

幼发拉底河又波涛滚滚。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来到河边，不胜感慨。他们洗净双手，驱车行于乌鲁克城的街道上，高唱：

谁是英雄中的佼佼者，
谁是男子汉中的勇敢者？

吉尔伽美什是英雄中的佼佼者，
恩基杜是男子汉中的勇敢者。

恩基杜之死

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既杀天牛，则在王宫庆功痛饮，夜晚一同醉卧于寝宫。

恩基杜突然惊醒。他梦见三位至尊之神——安努、恩利尔和沙玛什，商议尘世之事。只听见安努说道：“杀死胡姆巴巴和天牛，非同小可，要严惩吉尔伽美什！”又听见恩利尔说道：“无须处死吉尔伽美什，让那个帮手恩基杜替他去死，也就够了！”

恩基杜连忙将吉尔伽美什唤醒，如实相告。

吉尔伽美什放声痛哭：

“噢，我的朋友，我的兄弟！为什么要你替我去死？没有你，我怎么能独存！”

吉尔伽美什向太阳神沙玛什吁求，许诺为他铸造金身，恳请保住恩基杜的性命。

沙玛什对吉尔伽美什说道：

“别浪费黄金啦！诸神所说必定应验！你的朋友死期将临！”

恩基杜痛苦地等待着死亡。抚今追昔，他不禁大骂那个引诱他成为文明者的沙姆哈特，如果留在山野草原，终日与野兽为伍，也不致落到这步田地！

不久，恩基杜果然染病，卧床不起。

吉尔伽美什坐在他的身边，哀叹其友的命运，心如刀绞！他们曾同生死，共患难，完成辉煌的业绩！

疾病整整折磨了恩基杜十二天。到了第十三天，恩基托勉强抬起头来，低声说道：“面对胡姆巴巴，我为什么贪生怕死？在战斗中

死去并不可怕，可以赢得荣誉！而死于疾病，却是可鄙的！”说完，与世长辞。

吉尔伽美什扑向他的遗体，蓬头散发，撕裂服饰，痛不欲生。他似乎觉得：世人和野兽，乃至幼发拉底河之水、山峦和草原、雪松和柏树，都在哀哭。天地万物都应恩基杜悲伤。但是，他没有想到：死亡的厄运，同样等待着他！

吉尔伽美什之漫游

吉尔伽美什无法忍受好友恩基杜之死带来的悲痛。在王宫终日锦衣美食、养尊处优，他深感羞愧，决意去往荒野的山峦和草原，经历风雨和艰险。他独自漫游、无所畏惧，凭其勇力和智慧，他多次化险为夷。

一种忧虑，屡屡萦回于他的脑际：“莫非我也难免一死？”

他决心去找始祖乌特纳皮什提姆——世人中获得永生者，问个究竟。

他渡过波浪滔天的大海，终于抵达地之极隅。据说，玛舒山便耸立于此，其颠上达天宇，其底则下接冥世。吉尔伽美什来到太阳神沙玛什每日清晨行经之门户。巨大的门扉紧闭，太阳神升空时始开启，由蝎以及两人首魔怪把守。他们看到吉尔伽美什，大吃一惊，因为只有永生者始可抵此间。他们立刻向他询问来历。

吉尔伽美什答道：

“我来找我的始祖乌特纳皮什提姆。我的好友恩基杜不幸亡故。遗体停放了六天六夜，我仍未安葬，总想他可再度站起。到了第七天，蛆虫从其鼻中而出。我终于明白：人死不能复生。我知道，我迟早也要化为泥土。我深怕遭此厄运，于是决心前往始祖乌特纳皮什提姆处，询问生死的奥秘。”

一蝎警告吉尔伽美什：

“噢，大英雄，切莫通过此门，门内幽暗，寒冷异常。难道你不畏惧？”

吉尔伽美什答道：

“我不畏惧幽暗，我既不怕炎热，也不怕严寒！将门打开！”

该蝎见此情景，只好将门打开：

“去吧，吉尔伽美什，沿着沙玛什所示的道路前去。望你一切顺利，安然而返！”

吉尔伽美什毅然进入幽暗之境，时而炎热，令人窒息，时而酷寒，令人战栗。他摸索行进，历时数昼夜。终于隐约见到一丝闪光。他走上前去，只见一片石雕之林，其叶为天青石，果实则是光玉髓。吉尔伽美什快步走去，来到一片汪洋的岸边。在海洋的极隅，他看到众神聚会宴饮之所。原来，谙于魔法的西达里为此间之主。诸神授与她宝石之罐、黄金之盆，供准备宴席之用，西达里则以肴馔、佳酿供诸神享用。西达里远远望见吉尔伽美什衣衫褴褛，遍体尘埃，误将他视为盗贼，赶紧将门关上。

吉尔伽美什猛敲大门，威胁要砸碎巨大的门扉。

西达里厉声喊道：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没有一个凡人到过这里？你是怎么来的？”

“我是吉尔伽美什。我曾殛杀守护雪松之胡姆巴巴，我曾战胜天牛，我曾撕裂山中的雄狮！”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这样哀伤？你到底为何来到此间？”

“我的同生死的好友不幸夭亡，我异常悲痛。我惧怕死亡的厄运降到我的头上！请告诉我：如何可以摆脱死亡？”

“噢，吉尔伽美什，不要勉为其难！你永远不会获得永生！”——西达里劝道；接着，又劝他及时行乐，因为寿命乃是由神预定。

吉尔伽美什厉声喊道：

“我没有时间同你啰嗦！快告诉我去往乌特纳皮什提居处的路径！”

西达里无奈，只好告诉吉尔伽美什：

“你越过死水，便是乌特纳皮什提姆的住处！你要先找到船上乌尔沙纳比，他在那座林中捕蛇！”

吉尔伽美什急忙去往附近的树林。他毁掉路上的符物，杀死拦路之蛇，来到一条大河岸边，看到一人坐在舟中，——这便是乌尔沙纳比。

吉尔伽美什躬身施礼，恳请他相助。

乌尔沙纳比命他砍伐一百二十根木杆，运到舟中。他们一同乘舟在河中而行，抵达死水。突然，乌尔沙纳比离舟上岸，让吉尔伽美什独自划行，嘱他万万不可触及死水。

吉尔伽美什以杆撑离岸边，并以杆划行。一百二十根杆俱已用完，他便以衣为帆，终于抵达彼岸。乌特纳皮什提姆果然出现在面前。乌特纳皮什提姆见船上并非乌尔沙纳比，而是一个陌生者，十分惊异。

吉尔伽美什说明来历以及他的忧愁和期望，恳请乌特纳皮什提姆指点迷津。

乌特纳皮什提姆稍加思索，说道：

“你欲求不死，徒劳无益。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一切都在变化。甚至对敌人的仇恨，天长日久，也会象江河一样流去！世人困倦则进入梦乡，睡眠也是一种死，死是长时间的睡眠！你如何求得永生呢？”

接着，他讲述了洪水灭世以及他的一家如何在大神埃阿的帮助下幸免于难，又讲述了大神恩利尔如何赐以神之永生。

吉尔伽美什聚精会神地听着，已经绝望的眼睛渐渐露出希望之光。

吉尔伽美什矢志于求得永生

吉尔伽美什听完乌特纳皮什提姆的叙说，急切地说道：

“噢，乌特纳皮什提姆，既然您已获得永生，诸神同样也会赐我永生？我如何博得神之垂青呢？”

乌特纳皮什提姆说道：

“祈求，讨好，均无济于事！倒是可以试一试你自身的耐力！你倘若能战胜睡眠，则可能战胜死亡！试一试六天七夜持续不眠！”

吉尔伽美什说道：“好吧！”

他坐了下来，伸直疲惫的双腿；但是，刹那间便被睡眠征服。

遵乌特纳皮什提姆之意，他的妻子每天在客人身边放一块面饼。到了第七日，吉尔伽美什一觉醒来，说道：

“我打了个盹，现在有精神了！”

乌特纳皮什提姆笑了笑。说道：

“你数数身边的面饼！你整整睡了七天！”

吉尔伽美什羞愧难言，只好准备启程返回尘世。船工乌尔沙纳比也已抵达。突然间，妻子对乌特纳皮什提姆说道：

“我们的客人经历了千难万险，才来到这里！你就将奥秘告诉他吧！”

乌特纳皮什提姆也动了侧隐之心，遂告诉吉尔伽美什：海底有一种植物，叫“刺花李”，其汁液可使人返老还童。

吉尔伽美什将两块巨石缚于脚上，沉入海底，果然找到这种植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连根拔了下来，又割断缚石之绳索，海浪将他送到岸边。

吉尔伽美什依依不舍告别乌特纳皮什提姆夫妇，踏上归途。他小心翼翼地拿着可使人返老还童的神奇植物。

渡过汪洋大海，吉尔伽美什来到一洁净之水塘。他突然想到水中洗浴。当他进入池塘，一蛇将那神奇的植物盗走，钻入地下。从

此,蛇则可蜕皮,获得“新生”。而吉尔伽美什却与永生失之交臂。

吉尔伽美什痛哭失声。

他终于明白了乌特纳皮什提姆所讲的道理。他沮丧地回到故国乌鲁克城,镇静自若地等待着终期。

主要神话人物谱志

古代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诸神

阿布祖(Abzu)

阿布祖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地下淡水瀛海,其水环绕大地(这一神话意象的形成,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势不无关联;这一地区多沼泽,一些平原似乎浮于地下涌出的淡水上)。阿布祖为阿卡得语称谓为“阿普苏”,意为“淡水”。他被视为宇宙万物之父。其妻为始初女神提亚玛特。两者又是众神之父母。阿布祖和提亚玛特后被智慧之神恩基(即埃阿)所征服。埃利都(后称乌尔)有其庙宇,称为“阿布祖”或“恩古拉之宫”(“恩古拉”为阿布祖的苏美尔称谓)。阿布祖又被视为隐形之神。据说,他置身于某一深处,诸神均不得见,那里并贮存有神秘的强大之力——“梅”。据苏美尔神话所述,恩基(埃阿)命宁玛赫在阿布祖(即瀛水)以泥土造人。据巴比伦的宇宙说(见阿卡得叙事诗《埃努玛·埃利什》),阿布祖为宇宙瀛海的化身、生命的本源、始初自然之力的体现。相传,阿布祖与提亚玛特为鸿蒙世界的第一对神。他们以其水造老辈神拉赫穆和拉哈穆。以安努、埃阿为代表的幼辈神的行径使阿布祖十分恼怒。他与其襄助者穆穆试图将他们毁灭,埃阿(古苏美尔神话中的恩基)却将阿布祖置于死地。在阿布祖的遗体上,埃阿建一神庙,亦称“阿普苏”(“阿布祖”)。相传,马尔都克即在此为埃阿所育生,后又被拥戴为幼辈神的首领。又说,马尔都克在阿布祖的遗体上为自己建一巨庙,完成创世之举。

阿达德(Adad)

阿达德为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雷神、暴风雨神,又名“阿杜”(阿卡得语)、“伊什库尔”(苏美尔语)。“伊什库尔”此名,公元前 26 世纪法雷的苏美尔“神册”即已提及(他似乎并非苏美尔神);其闪米特等同者,自古阿卡得时期即已为人们所知。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巴力—哈达德、赫梯神话中的泰舒卜,与阿达德相混同。阿达德之父为天神安努(安),其配偶为女神沙拉,其伴随者为舒拉特和哈尼什。阿达德被视为死亡之力以及丰饶之力的化身,即毁

灭田野的洪水与带来丰饶的雨水之化身。土壤的盐碱化亦为其所司掌。相传，如果风神将雨携走，干旱和饥谨便降临世间。洪水被视为暴风雨所致，而非海水泛滥的结果。阿达德的称谓之一为：“天之堤坝的主宰”。苏美尔的伊什库尔，通常被描述为凶暴的野牛，而不被视为雨水之神。这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农作物并非仰赖自然，而是依靠人工灌溉。

阿达德的表征为闪电。作为丰饶和不可制驭两者之象征的牡牛，往往同暴风雨神相关联。阿达德与西支闪米特之巴力—哈达德和赫梯之泰舒卜相混同。

阿达帕(Adapa)

阿达帕为古阿卡得神话中英雄人物，七智者之一，降除女妖拉玛什图的咒语中的襄助者，为大神埃雅之子。相传，他曾治理埃利都城邦，并从事捕鱼，以供埃利都及其父祭所之需。一次，他外出捕鱼，船被南风吹翻，他当即折断南风之翼。天神安努(古苏美尔神话中的安)对此异常愤慨，并加以怒斥。埃雅劝告阿达帕身穿丧服，谒见安努，并告诫他切不可享用赐予他的饮食。阿达帕来到安努门前，只见吉什济达(宁吉什济达)和杜穆济愤然以待。阿达帕遵埃雅所嘱声称：他之所以着此丧服，是因为吉什济达和杜穆济在世间消逝。两神闻此十分欣慰，便在安努面前为他辩解。安努决意给以宽宥和厚待，并赐予永生之饮食。阿达帕谨遵父命而行，安努勃然大怒，把他逐至世间。

阿伽(Aga)

阿伽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传说中苏美尔北部城邦联盟的盟主，曾与吉尔伽美什相搏，全军覆没。

阿拉德(Alad)

阿达德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魔怪；始于古巴比伦时期，被视为善灵、世人的佑护者。其阿卡得称谓为“舍都”。

阿鲁鲁(Aruru)

阿鲁鲁为古阿卡得神话中的母神，似为前苏美尔之神。相传，她曾以泥土造恩基杜，并造世人，同时确定其命运。

阿努纳基(Anunnaki)

“阿努纳基”，苏美尔语意为“王之种”，即恩基之子女，是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互有亲缘的地上、地下和部分天界神灵的统称，又是地上和地下神灵的称谓，另称“阿努纳”。据古巴比伦典籍，圣城尼普尔为众阿努纳基栖身之所。

据统一神殿形成时期的苏美尔典籍(公元前 21 世纪乌尔第三王朝),众阿努纳基之父为天神安;他在天界和地上以“言”造阿努纳基。据古苏美尔典籍,众阿努纳基为马尔都克所造。据种种典籍所述,阿努纳基之数为一至六百不等,最习见之说为五十。据说,马尔都克把六百阿努纳基分为三百“上界”(“天界”)阿努纳基和三百“下界”阿努纳基。阿努纳基的职司并不十分明晰,其主要职司显然在于确定人的命运。据一些典籍,众阿努纳基为所谓庇护神和守护神。为数众多的主要和次要神,居于阿努纳基之列。作为冥世之神的阿努纳基(通常为审判者),为阿努纳基中之一类。迨至阿卡得时期,一切神较为明确地分为两组群:作为地神和冥世神的阿努纳基以及作为宇宙神的伊吉吉。有关阿努纳基的叙述,仅见于文献典籍。

阿萨卢希(Asalluhi)

阿萨卢希是古苏美尔神话中大神恩基之子,相传佑助世人以咒语驱除魔怪;始而被奉为库阿拉城的守护神;随着巴比伦以及马尔都克地位之擢升,阿萨卢希与马尔都克相混同。

阿什南(Ashnan)

阿什南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谷物女神,通常与拉哈尔并提。阿什南为天神安(安努)为供众神以食物所造,后与畜牧女神拉哈尔降凡定居,使大地五谷丰登,牲畜兴旺。参见“拉哈尔”。

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

阿特拉哈西斯是古阿卡得神话中人物,洪水灭世后仅存于世者。相传,母神玛米造人后,大神恩利尔因不堪忍受世人之扰,遂降下瘟疫、干旱、饥馑、耕地碱化等;然而,在埃维(恩基)的襄助下,世人战胜这些灾厄,得以繁衍生息。恩利尔一气之下,降下七日七夜灭世洪水,人类惨遭灭顶之灾,仅阿特拉哈西斯一家幸免于难。据说,阿特拉哈西斯遵埃雅之言,先将全家老小、财物、牲畜置于“救命之舟”上。诸神似赐予他永生。“阿特拉哈西斯”并成为阿达帕、埃塔纳、乌特纳皮什提姆等之称谓。

埃阿(Ea)

埃阿是古巴比伦神话中的瀛水与智慧之神。埃阿为马尔都克之父,至高三联神“安努(安)—恩利尔—埃阿”之一,并冠以“聪慧圣明”之尊称。其形象为一鱼尾无足的男子,其名以“屋宇”和“水”的象形文字示之。埃阿即苏美尔神话中的“恩基”。相传,他初为造物神、地神、地府神及医者庇护神。他赋予君

主、匠人以智慧，授予人类以文化和艺术。据巴比伦史诗所载，他曾向乌特纳皮什提姆预告洪水将至。埃阿娶母神宁胡尔萨格为妻，后易名“恩基”。二神所生儿女皆美貌绝伦。恩基欲向她们求欢，宁胡尔萨格一气之下将他打入地府。后因众神竭力反对，宁胡尔萨格才允许恩基偶返地上。埃阿(恩基)曾降服原初之神阿普苏(阿布祖)及其妻提亚马特。后二神企图同安努(安)、埃阿(恩基)和马尔都克及以他们为代表的众新神抗衡。埃阿施法术令阿普苏昏睡不醒，继而杀之；提亚马特则被恩基之子马尔都克殛杀，马尔都克遂为众神之王。

埃拉(Erra)

埃拉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战争和瘟疫之神，又名“伊拉”。古赫梯神话中的瘟疫之神雅拉，与其名不无关联。其配偶有玛米、玛梅、玛梅图；埃蕾什基伽尔有时亦被视为其配偶。据阿卡得神话(似属公元前11世纪)所述，安努所造“七灵”鼓动埃拉为非作歹。伊什蒙曾多方规劝，终未奏效。埃拉执意毁灭人类，据说因世人疏于献祭。埃拉从“众神之父”马尔都克手中骗取了权柄；马尔都克要借助火神吉拉(吉比尔)之力，净化其权标，遂将王权暂托与埃拉，去往冥世。埃拉竟趁机将瘟疫和紊乱降至世间。巴比伦全境，乃至马尔都克所在之巴比伦城，均遭其害。最后，在伊什蒙百般劝导下，埃拉始回心转意，有所悔误。

埃蕾什基伽尔(Ereshkigal)

埃蕾什基伽尔(其名意为“大地之主宰”)，是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冥世主宰，又名“基伽尔”(意为“大地”，亦即“地下世界”)。埃蕾什基伽尔为爱情和丰饶之女神英安娜之长姊。相传，她专司监视冥府中的不法者，严防他们盗取她所守护的生命之源逃离冥府。死亡使者纳姆塔尔为其后裔和从者。埃蕾什基伽尔的权力同样可延及世间，能驱除附于病者身上的邪祟。埃蕾什基伽尔和英安娜为同胞姊妹，但两者却有不共戴天之仇。她的统治因战神奈尔伽尔进入冥府而被推翻，她也被奈尔伽尔收为妻子。

埃塔纳(Etana)

埃塔纳是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传说中基什城邦传说中的统御者。据《王纪》(约公元前21世纪)，埃塔纳为基什王朝第十二代王，洪水之后在位，为一牧者，曾治理诸邦。相传，埃塔纳因妻子不能生育而焦虑。埃塔纳遵太阳神沙玛什之嘱，救助一遭严惩之鹰；此鹰为报答埃塔纳，允诺载他飞升天宇，寻觅

“生育之草”，双双坠地而亡。一说，埃塔纳借鹰之助，曾三度飞升天宇，第三次坠地丧生。又说，“生育之草”已寻得，巴利赫（帕利赫）即其子。据亚述之说，恩基杜曾在冥世遇埃塔纳。

埃雅(Eya)

埃雅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一女神，相传，为阿卡得太阳神沙玛什之妻，后渐与伊什塔尔相混同。沙玛什与苏美尔太阳神乌图相同一，埃雅又被视为乌图的配偶之一。

安(An)、安努(Anu)

安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天神，又名“安努”、“安努姆”，又被视为乌鲁克城邦之神。安通常被称为“众神之父”。安的子女有：英安娜（伊什塔尔）、恩利尔、伊什库尔（阿达德）、玛尔图、纳纳伊亚、芭芭、芭乌、伽图姆杜格、尼萨芭、尼宁西娜、众阿努纳基。大地的化身乌拉什，为其妻子。在古阿卡得神殿，安图姆被视为安的女性对应者和配偶。英安娜（伊什塔尔）作为诸神的女主宰，亦被视为其配偶。据《埃努玛·埃利什》之说，安为安沙尔与基莎尔之子；据另说，安为恩梅沙拉的后裔。相传，安获得天宇，命诸阿努纳基生儿育女。又说，他居于天界统摄者之位。据说，他曾应其女伊什塔尔所求，遣天牛骚扰乌鲁克城，造所谓“七恶灵”，使吉尔伽美什不能永生，等等。而安这一形象的特征则是无所作为，仅被视为最高权力的象征。迨至阿契美尼德王朝后半期，安努成为积极主动的至高神，被视为乌鲁克城的守护神。其表征为“角状皇冠”（可见于中巴比伦时期和新巴比伦时期的界碑以及印章）。

安沙尔(Anshar)

安沙尔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老辈神、天神安努之父，与基莎尔为配偶。安沙尔与基莎尔之父母，为妖神拉赫穆与拉哈穆。公元前1世纪，安沙尔与亚述之主神亚述尔相混同，并作为马尔都克的对手被奉为众神之首。安沙尔和基莎尔为神学思辨的产物（马尔都克崇拜的演化所致，见诸叙事诗《埃努玛·埃利什》）。公元前1千年代，安沙尔与亚述的主神亚述尔相混同，作为马尔都克的对手，居于众神之上。据《埃努玛·埃利什》的亚述之说，叙事诗的主要英雄并非马尔都克，而是安沙尔—亚述尔。

安图姆(Antum)

安图姆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天神安之配偶，曾被视为安之女性对应体。据乌鲁克城的神话，伊什塔尔（英安娜）为安（安努）与安图姆之女。

安祖(Anzu)、安祖德(Anzud)

安祖(安祖德)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硕大神鸟,其形象为一狮首之鹰,又名“祖”、“伊姆杜古德”。公元前26世纪的法雷神册中已提及此神。安祖通常被视为地界和天界的中介,亦被视为神与人之中介。他同时兼有善与恶两种属性。据苏美尔有关卢伽尔班达的神话,安祖曾帮助他离开不可攀缘之山。相传,吉尔伽美什曾将安祖德从栖居之树上逐走,并杀死该树根部一蛇。据阿卡得神话,苏美尔战神尼努尔塔曾战胜安祖(安祖德)。恩利尔洗浴时放下权标,安祖将权标以及“命运簿”窃走,企图成为众神中最强者,神之法制因而不复存在。宁吉尔玛赫遣战神尼努尔塔(一说宁吉尔苏)前去降服安祖,并以七阵风送其上路。尼努尔塔追上安祖德,以箭射之。安祖据有“命运簿”得以借助咒语使箭伤愈合。几经周折,战神尼努尔塔战胜安祖。另说,马尔都克战胜安祖,夺回“命运簿”。安祖为拉伽什之神宁吉尔苏的表征。在造型艺术中,安祖通常被描述为一巨鹰,爪下有两鹿或其他动物。

奥安奈斯(Oannes)

奥安奈斯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初人,其形象为半鱼半人,被视为文化英雄。“奥安奈斯”似为其希腊化之名,其苏美尔和阿卡得称谓不详。据贝罗斯之说,奥安奈斯居于海洋深处,后从海中来至世间,教巴比伦居者文字、科学和建筑术,巴比伦居者始由动物成为人。据十分古老之说,巴比伦文化即源于海洋。

芭乌(Bau)

芭乌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丰饶女神,又是拉伽什城邦的守护神,又称“芭芭”,天神安与女神伽图姆杜格之女;宁吉尔苏(或尼努尔塔)为其配偶,生七女,又称“母神”。芭乌有时又被视为医疗女神,自古巴比伦时期与女医神尼宁辛娜、古拉相混同,又称“黑发者之医神”。

在尼普尔南部的伊辛城,芭乌被称为“伊辛女王尼宁西娜”。尼宁西娜的形象为犬首人躯,并以犬为表征;芭乌始而似为犬神;古人似笃信犬舐疮口具有疗效,故视之为医疗之神。古阿卡得人称之为“古拉”、“宁卡拉克”。

贝尔(Bel)

贝尔是古阿卡得神话中数神(首先是恩利尔)的称谓。始于古巴比伦时期,“贝尔”似成为任何一神之称谓;始于喀西特时期,则成为马尔都克之称谓。公元前2000年代至前1000年代,恩利尔与马尔都克融合为一统御者的

形象,即贝尔。在亚述神话中,恩利尔与亚述尔融合为贝尔。在其他闪米特民族的神话中,同样不乏以“贝尔”作为称谓的现象。在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中,“贝尔”(即“博尔”),为一神之名;此神始于公元前2000年代末在叙利亚备受崇敬。在帕尔米拉,贝尔被奉为至高神、世界主宰、三联神之首(另两神为雅尔伊赫博尔和阿格利博尔)。此三联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并而存者,尚有另一三联神,即:巴力沙梅姆—玛拉克贝尔—阿格利博尔。贝尔的形象为牡牛,或为牛首人躯,显然被视为丰饶之力的化身。迨至希腊化时期,贝尔与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以及畜牧和农事神潘相混同。关于贝尔与提丰(雅穆)相搏的神话,亦有流传。诸如此类神话,似源于关于巴卢的传说。贝尔在三联神中的位置,犹如巴力沙梅姆,为一“永恒慈惠”之神(其名禁呼)所取代。对此神之崇拜,公元2至3世纪广布于帕尔米拉。“贝尔”有时亦用作帕尔米拉之地神阿尔苏(即阿尔杜)之称谓。“阿尔苏—贝尔”,意为“主宰阿尔苏”。此神显然源于阿拉伯女神鲁达,两者又似源于乌加里特之神阿尔扎伊。

贝莱特—采里(Belet—zeri)

贝莱特—采里,阿卡得语意为“草原女主宰”,是阿卡得神话中游牧部落之神玛尔图(阿穆鲁)的配偶、冥府女书记,与苏美尔神话中的格什提南娜相等同。

毕卢卢(Bilulu)

毕卢卢是古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传说中的强盗女神。相传,爱情与丰饶女神英安娜与丰饶之神杜穆济完婚后,杜穆济到沙漠牧羊。不料,杜穆济为保护羊群,惨遭毕卢卢及其子吉尔吉拉杀害。英安娜报仇心切,追至酿酒房,遇毕卢卢、吉尔吉拉及其随从们正在聚会,便口念咒语,当即使毕卢卢变为一革制水袋,使吉尔吉拉变为沙漠幽灵。

达姆伽尔努娜(Damgalnuna,意为“王者之配偶”)

达姆伽尔努娜是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智慧与宇宙瀛海之神恩基的配偶,阿卡得称谓为“达姆基娜”;据巴比伦之说,又是马尔都克之母,与母神宁胡尔萨格相等同。在希腊典籍中,此神即达乌克。

达穆(Damu)

达穆是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健康之神,医神尼宁西娜之子;相传,她赋予其子医疗之神力(“梅”)。达穆似与杜穆济相混同。又说,他可使草木繁茂。其名意为“孩童”,系淡水神和智慧神恩基之子,原为妇女所崇拜。崇拜达

穆之风流传极广,有关达穆的传说同有关苏美尔中部草原牧者塔穆兹(畜牧之神)的传说颇为相似,二者逐渐融合。另说,达穆为一雌雄同体之神,有“大祭司”之称。古巴比伦时期,他以“医者达穆”之名广为流传,其崇奉地为伊辛城。

迪尔蒙(Dilmun)

迪尔蒙是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提尔蒙(神奇的福乐境域)的另称。

杜库(Duku)

杜库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众神所居之地,相传,该地位于巴比伦东部;其名意为“圣岗”。

杜穆济(Dummuzi)

杜穆济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之神。“杜穆济”,阿卡得语意为“真正的儿子”。阿卡得神话中称之为“杜乌祖”;古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称之为“塔穆兹”;希腊语称之为“达奥佐斯”、“达奥诺斯”。始而,“杜穆济”似为法雷时期(公元前 26 世纪)神之称谓。在所谓法雷“神册”中,其名与一称谓(或副名)“阿玛乌舒姆伽尔”(全称“阿玛乌舒姆伽尔安纳”,意为“其母——天宇之龙”)相并提及,其神话寓意不详。在乌尔第三王朝的《王纪》中,有两杜穆济:一为巴德提比拉之杜穆济,即“洪水时期一牧者”;一为乌鲁克之杜穆济,即一捕鱼者,其所在之地“始而似为库阿拉”。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另一典籍中,亦有两杜穆济之说。有关杜穆济的神话,与乌鲁克神话传说紧密相关。其主要神话,即关于杜穆济钟情于英安娜、与之结合、杜穆济赴冥世之神话,与所谓“圣婚仪式”相关联。乌尔第三王朝和伊辛第一王朝时期,即公元前 21 至前 19 世纪,“圣婚仪式”纳入“苏美尔和阿卡得王朝”的加冕仪式。依据这些神话可知:杜穆济是爱情与丰饶女神英安娜的配偶和恋人;杜穆济作为“人质”去往冥府;杜穆济乃是春季草原繁茂的化身,又似为丰饶之神。据杜穆济与英安娜相爱恋之神话歌谣(均为片断),其母为女神图尔图尔(西尔图尔),其姊妹为格什提安娜,其父为大神恩基。相传,英安娜之兄,太阳神乌图,对促成杜穆济与英安娜的结合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牧者的杜穆济和作为务农者的恩基姆杜,两神都追求英安娜;英安娜最初钟情于恩基姆杜,后听从乌图的劝告,遂改变初衷。

杜穆济对女神英安娜之忠诚始终不渝。相传,英安娜必须赴冥府这有去无回之地,且必须有“人质”和“替身”始可复返世间。杜穆济甘愿作为英安娜

的替代者。又说,杜穆济得梦兆,预知将死,其姊妹格什提安娜劝他躲避冥府索命精魔伽拉的追寻,在太阳神乌图的帮助下三易其形,变为瞪羚(或蜥蜴),最终仍未逃脱魔爪,并被撕裂。据最后商定的协约,杜穆济每年一半时光在冥府度过,另一半则由格什提安娜代之。这则神话与季节更迭以及死而复生之神的神话显然紧密相关。据有关杜穆济的哀悼歌,杜穆济首先是春季草原繁茂之神,同时又是手持牧笛的牧者,其亡逝与草原夏季之干旱相关联。在有关阿达德的神话中,杜穆济与吉什济达(宁吉什济达)相并提及,哭悼者似为阿达帕;两神似为大神安之“天门”的守卫者。

在阿卡得神话中,有“伊什塔尔降至冥府”之说,杜穆济与伊什塔尔(英安娜)之关系,则不如苏美尔神话中明晰。

在古巴比伦时期的英安娜赞歌中,杜穆济—阿玛乌舒姆伽尔安纳,即英安娜之配偶和钟情者,则是战胜敌国的领袖和英雄。

杜穆济之称谓,因其崇奉地区之不同而有所异。在沼泽地区,此神称为“杜穆济—阿布祖”;在果木地区,称为“杜穆济—阿玛乌舒姆伽拉纳”,在畜牧地区,称为“牛神杜穆济”;在草原地区,称为“牧者杜穆济”。

杜穆济—阿布祖(Dumuzi—Abzu)

杜穆济—阿布祖是古苏美尔神话中一男神,又是东南沼泽地区拉伽什附近基尼沙之女神,被视为丰饶及新生命之象征(参见“杜穆济”),在埃利都地区,他被视为恩基之子。

杜穆济—阿毛舒姆加拉纳(Dumuzi—Amaushumgalana)

杜穆济—阿毛舒姆加拉纳是古苏美尔神话中一男神,在南部盛产水果地区及后来的中部草原地带备受崇拜。相传,他是枣林女主宰英安娜英俊的配偶,能令枣木新枝萌发,生长繁茂。在埃利都,他与英安娜的婚期被立为丰收佳节。此神为苏美尔丰饶及死而复生之神杜穆济的化身之一(参见“杜穆济”)。

恩基(Enki)

恩基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主神之一,又是最古老的崇拜中心之一埃尔杜的守护神。其名,苏美尔语意为“地之主宰”、“下方之主宰”;阿卡得语称之为“埃雅”、“埃阿”、“哈伊雅”。恩基被视为地下淡水瀛海“阿布祖”的主宰,又是地上之水的主宰。恩基并被视为智慧之神和咒语之神、神圣之力“梅”的主宰,又是世人的维护者,可使世人和神逢凶化吉。最早的关于恩基的记

述,约属法雷和阿布—萨利雅比赫时期(公元前 27 至前 26 世纪)。恩基的配偶为达姆伽尔努娜(阿卡得之达姆基娜);其子为医疗之神阿萨尔卢希(后与马尔都克相等同),即阿卡得神话中的马尔都克;其女为女神南舍。其使者为两性神伊西穆德。半人半鱼库卢卢为其伴随者。在阿卡得时期,称为“穆穆”。

据有关恩基的神话,恩基首先是丰饶之神和文化的传播者和万物创造者。恩基造世人,又与恩利尔造牲畜和谷物,保存文明以及神圣之力“梅”。

据《恩基与苏美尔》,恩基是世间宇宙秩序的整顿者。据说,恩基游历于大地上,使土地肥沃,并“确定”国家和城市的命运。他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上,使世间安居乐业。他创造犁、锄、砖模,并命诸神各司其职:命恩基姆杜(“恩基所造”)关照沟渠,命“山峦主宰”苏穆坎统辖山谷,使之充满植物和动物之活力,命作为牧者之杜姆济成为栏或圈之主,并使牛羊乳汁充盈。

据《恩基与宁玛赫》,恩基曾造世人,并与恩利尔造牲畜和谷物,与宁胡尔萨格在提尔蒙岛造神奇植物,守护文明的基原及神圣之力“梅”,帮助月亮摆脱恶灵之禁锢。

据《恩基与埃里都》,恩基创造埃里都,使之升出“阿布祖”,并漂至尼普尔之恩利尔那里,以便恩利尔予以圣化(恩利尔在此被称为“恩基之父”)。

恩基并被视为园艺、植麻以及药草的创始者。恩基(即埃阿),亦为赫梯人和胡里特人所敬奉。

恩基杜(Enkidu)

恩基杜是古苏美尔神话传说中吉尔伽美什的从者,古阿卡得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战友和挚友。“恩基杜”,苏美尔语意为“创造大地之主宰”,又似来自“恩基杜伽”,即“恩基至大”、“恩基至尊”。

在古阿卡得叙事诗中,恩基杜演化为英雄的脉络清晰可见。据说,恩基杜为女神阿鲁鲁应众神所求以泥土塑造而成。恩基杜遍体茸毛,野蛮已极,栖身于草原,与野兽相近似,并保护它们免遭猎人捕杀。他又作为牧者,手持武器保护畜群免遭野兽袭击,即以保护家畜的职能加之于保护野兽的职能。恩基杜一旦与同他势均力敌的吉尔伽美什相遇,便决心与其建立功业。他激励吉尔伽美什奋不顾身,自己却成为其战友的“替罪者”。诸神为胡姆巴巴(胡瓦瓦)的被杀所激怒,遂向恩基杜降下疾疫和死亡。恩基杜不幸身亡,似乎是为吉尔伽美什而死。

恩利尔(Enlil)

恩利尔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主神之一，苏美尔部落联盟最古老的中心尼普尔之守护神，很早即成为全苏美尔之神。恩利尔其名，苏美尔语意为“风之主宰”(?), 阿卡得语称之为“埃利尔”。

在“法雷神册”(属公元前 4000 年代至前 3000 年代)中，恩利尔居第二位，仅次于其父天神安；而恩利尔往往又凌驾于其父之上。譬如，在《恩基与埃利都》中，恩基向恩利尔祝福，而不是向安这位“诸神之父”。恩利尔称谓颇多，主要者如下：“库尔伽尔”(“大山”、“巨崖”)，恩利尔在尼普尔的主要庙宇称为“埃库尔”(意为“山之家”)、“万域之主”、“诸神之父”(即安之称谓)、“决定命运之主”、“其言不可更易之主”等。所谓“恩利尔之治”形成一术语，意即“统摄”，而且任一强大之神均可进行统摄(即“恩利尔之治”)；譬如，马尔都克和亚述尔，都对众神实施“恩利尔之治”。于是，恩利尔遂被称为“一切神之恩利尔”。恩利尔的配偶为宁利尔(其女性对应者)，其子女有：月神南纳、战神尼努尔塔和宁吉尔苏(两者有时相同一)、暴风雨神伊姆(?) (又说，伊姆为安之子)、烈日和冥世之神奈尔伽尔、命运之神纳姆塔尔(恩利尔与冥世之主埃蕾什基伽尔所生)、太阳神和火神努斯库、冥世神尼纳祖、女神尼萨芭等。

恩利尔被视为丰饶和生命力之神以及不可制驭的自然力之神，即暴风雨神或大气之神。据恩利尔与宁利尔的神话，恩利尔是死而复生之神。据说，“城邦老妪”依巴尔舍古努意欲将其幼女宁利尔嫁与恩利尔，恩利尔最初似乎并不情愿。恩利尔在泛舟之时将其占有，因而被“长辈神”逐至冥府。宁利尔已身怀有孕(即未来的月神南纳)，随其夫去往冥府。恩利尔三易其貌，并在冥府三看守者(守门者、冥河之上者、接引者)的监视下三度与宁利尔相聚。宁利尔因而生三神，此三神注定要栖身于地下。

在颂歌和祷词中，恩利尔通常与野牛和狂飙相比拟。种种记述中，不乏恩利尔施之于世人的暴戾之行的描述。至于灭世洪水之由来，恩利尔之罪责似更甚于他神。

又说，恩利尔为世间的嘈杂所扰，于是不时降灾厄、疾疫、干旱、盐碱，乃至再度降洪水。据女神宁伽尔看来，恩利尔和安对乌尔城邦的毁灭有着不可推委的责任(《悼乌尔城邦之毁灭》)。

相传，吉尔伽美什和恩基杜杀死看守雪松林的胡瓦瓦(胡姆巴巴)，恩利尔十分气恼，似乎要予以严惩。吉尔伽美什和恩基杜曾将胡瓦瓦之首级献给恩利尔，以期恩利尔对此给予首肯(《吉尔伽美什与永生者之山》)。

恩利尔又被视为文化的创造者以及宇宙的造化者。恩利尔造地,犹如安之造天(《吉尔伽美什、恩基杜与冥世的传说》)。恩利尔又造锄,造畜牧之神埃梅什和埃滕,造女神拉哈尔和阿什南(牲畜和谷物之神)。大神恩基似亦参与。

恩利尔的表征(犹如天神安)为一角状皇冠,置于圣坛之上。

恩利尔其名,可见于杰姆代特—纳斯尔的绘图文字典籍(公元前 4000 年代与前 3000 年代之交)。

恩梅尔卡尔(Enmerkar)

恩梅尔卡尔是古苏美尔神话传说中英雄人物,半传说中的乌鲁克王,乌鲁克第一王朝创建者迈斯金伽沙尔之子(据神话传说,迈斯金伽沙尔为太阳神乌图之子)。据公元前 21 世纪的所谓《王纪》,恩梅尔卡尔在位四百二十年。有关其传说,有两种传世,均叙述他与阿拉塔统治者的征战和纠葛。另说,恩梅尔卡尔之子为卢伽尔班达;吉尔伽美什亦为其后裔。据神话传说,乌鲁克有三大英雄,即恩梅尔卡尔、卢伽尔班达和吉尔伽美什。

恩梅沙拉(Enmesharra)

恩梅沙拉(苏美尔语意为“一切梅之主宰”),是古苏美尔神话中冥世之神。恩梅沙拉与配偶宁梅沙拉为最古老之神,被视为安和恩利尔的祖先。恩梅沙拉有七子女。据公元前 1000 年代新亚述时期的咒语,恩梅沙拉将统御权赋予安努和恩利尔。

格什提南娜(Geshtinanna)

格什提南娜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女神,又名“格什提宁”、“恩格什提纳娜”。其名似意为“天宇之葡萄藤”。格什提南娜似与拉伽什之女神阿玛格什廷相等同;后者其名意为“葡萄藤母”,公元前 24 世纪末即为人们所知。

据苏美尔关于英安娜与杜穆济之说,格什提南娜为杜穆济之姊妹。在《杜穆济之死》中,其称谓如下:“歌者”、“巫者”、“预言者”、“知文字奥秘者”、“释梦者”。格什提南娜圆释杜穆济的梦兆,并力图救其免于死。众冥世恶魔追逐杜穆济,以便将杜穆济带至冥府。尽管众恶魔百般折磨格什提南娜,抛入空中,向其怀中浇注焦油等等,格什提南娜却未道出杜穆济真情。杜穆济最终仍未逃出魔掌,格什提南娜甘愿作出牺牲,一年之中半年时光在冥府度过,以代其弟兄杜穆济。

格什提南娜与冥世的关联,亦可见于其他传说。在拉伽什诸神中,格什提南娜是冥世神宁吉什济达之配偶,似与其另一配偶、冥府女书记阿济穆阿以

及贝莱特一采里相等同。

古拉(Gula)

古拉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医疗女神,通常被称为“至尊女神”。其神圣动物为犬。古拉与尼宁西娜、宁提努伽和宁卡拉克、芭乌相混同,被视为宁吉尔苏和尼努尔塔的配偶。

胡姆巴巴(Humbaba)

胡姆巴巴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魔怪。“胡姆巴巴”为新亚述语称谓;苏美尔、古巴比伦、胡里特和赫梯神话传说中,称之为“胡瓦瓦”。

相传,胡姆巴巴奉大神恩利尔之命,在黎巴嫩山中看守雪松。据苏美尔之说,吉尔伽美什和恩基杜杀死胡姆巴巴(《吉尔伽美什与永生者之山》);阿卡得叙事诗中亦有此说),恩基杜因而遭惩:愤懑之诸神向他降下疾疫和死亡。据苏美尔之说,胡瓦瓦将胡鲁姆山称为其父母。其形象为多足多臂之魔怪,并不乏魔法之光环。作为树之精灵,胡瓦瓦亦被想象为树状。在苏美尔的传说中,吉尔伽美什之同伴伐去树木,并砍去作为胡瓦瓦之化身的树之枝杈。

基莎尔(Kishar)

基莎尔为古阿卡得神话中的老辈女神,天神安努(安)之母,安沙尔的孪生姊妹和妻子。

吉比尔(Gbibil)

吉比尔是古苏美尔人和阿卡得人神话中的火神,又名“吉拉”、“吉鲁”。其名可见于公元前26世纪的法雷“神册”。吉比尔被视为光明和净化之源,又被视为死亡和毁灭之源。相传,吉比尔之父为恩基;又说,其父为努斯库。吉比尔又被视为咒术的襄助者,并可解除巫术之力。据阿卡得神话,马尔都克曾求助于吉比尔,以净化其权标。又说,吉比尔曾与恩基一同探究“七灵”魔力之来源。

吉尔吉拉(Gilgila)

吉尔吉拉是古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闪电之神,强盗女神毕卢卢之子。相传,毕卢卢和吉尔吉拉曾杀害牧羊神杜穆济,杜穆济之妻——爱情与丰饶女神英安娜将毕卢卢变为一只革囊,吉尔吉拉则变为沙漠幽灵。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是古苏美尔和古阿卡得神话传说中的著名英雄人物。吉尔伽美什其名,为阿卡得神话中之称谓。其苏美尔称谓,似源于“毕尔伽—梅斯”

(其意似为“英雄祖先”)。

据晚期典籍所述,吉尔伽美什似为历史人物,即苏美尔乌鲁克城邦第一王朝的第五代王。他亡故后被奉为神,其名可见于法雷的“神册”(属公元前26世纪),在乌尔第三王朝的《王纪》中,吉尔伽美什已成为神幻人物。他在位长达一百二十六年;其父为一魔怪(利拉)。在叙事诗中,吉尔伽美什被描述为乌鲁克统御者卢伽尔班达与女神宁苏恩之子。据揣测,历史上的吉尔伽美什为一统御者与一在圣婚仪式中扮演女神的女祭司所生。始于公元前2000年代,吉尔伽美什被视为冥府审判者、世人的保护者,然而,他在正式崇拜中的作用却微乎其微。乌尔第三王朝诸王,特别是王朝奠基人乌尔一纳穆,把吉尔伽美什奉为其王朝的始祖。据神话传说,乌鲁克有三大英雄——恩梅尔卡尔、卢伽尔班达、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为其中最著者。

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主要有三说。最早期之说,可见于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的铭文(似属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最完尽之说属公元前7至前6世纪,可见于《吉尔伽美什叙事诗》。相传,吉尔伽美什为一妄自尊大、暴戾恣睢的统治者,乌鲁克之民忍无可忍,竟相向诸神陈诉。诸神请求女神阿鲁鲁造恩基杜,与吉尔伽美什相抗衡。恩基杜野性十足、力大无比,誓欲同吉尔伽美什较量。吉尔伽美什获悉他命中注定要有一盟友。乌鲁克城纷纷传说,草原上有一强悍的男子守护种种动物,不允人们猎取。吉尔伽美什遂遣一妇女去往草原,以诱惑恩基杜。恩基杜果然中计,将野兽置之不顾。后来,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相遇,两者在女神伊什哈拉寝宫前交手角力,二者势均力敌,久久难分胜负,后握手言和,遂结为莫逆之交。吉尔伽美什与恩基杜共同建树了众多业绩:将雪松林的守护者胡姆巴巴置于死地;降除伊什塔尔(英安娜)遣来的硕大牡牛古丹纳。诸神因胡姆巴巴之死异常愤慨,恩基杜顺从诸神意愿,居然死去(又说,替代吉尔伽美什而死)。吉尔伽美什异常悲怆,奔向草原。他哀伤挚友的亡故,对自身亦将不复存在深感恐惧。为探知永生的奥秘,吉尔伽美什沿太阳神沙玛什的地下之路通过环绕世界的山峦,渡过死亡之水,抵达获得永生之人乌特纳皮什提姆所居的仙岛。乌特纳皮什提姆讲述了灭世洪水的始末。乌特纳皮什提姆之妻执意要丈夫对吉尔伽美什有所馈赠。乌特纳皮什提姆遂将永葆青春之花(一说,为草)的奥秘告知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历尽艰险,终于得到此花(草),不料却未能享用。他到水中洗浴时,一蛇将此花(草)窃走,刹那间,蛇皮退去,重获青春。

据尤为古老的传统之说,与猛狮和野牛相搏的勇士形象以及丰饶精灵的形象,同吉尔伽美什相关联。

有关吉尔伽美什的苏美尔叙事诗尚有:①《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叙述吉尔伽美什与苏美尔诸城邦北部联盟盟主阿伽相搏,阿伽全军覆没。②《祭司去往“永生者之山”》,叙述吉尔伽美什砍伐雪松,并杀死松林守护者胡瓦瓦。③《吉尔伽美什与天牛》,叙述吉尔伽美什杀死英安娜遣来之天牛古丹纳。④《吉尔伽美什、恩基杜与冥世》,叙述吉尔伽美什降除巨鸟安祖德和妖蛇。⑤《吉尔伽美什在冥世》,叙述吉尔伽美什向冥世主宰等奉献礼品。叙事诗中之说,显然具有深刻的寓意,即:人类无法与自然规律相抗衡,欲获永生纯属徒劳,而其光辉业绩将与世长存。

济乌苏德拉(Ziusudra)

济乌苏德拉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其名为苏美尔称谓,意为“寻得长生者”;在古阿卡得神话中称为“乌特纳皮什提”。相传,济乌苏德拉为舒鲁帕克城邦一睿智、虔诚的君主,从世人保护神恩基那里获悉:诸神将向世间降下滔天洪水。恩基并劝告济乌苏德拉建一舟。洪水持续七天七夜,济乌苏德拉果然幸免于难。洪水退去,济乌苏德拉作为“人类之种的拯救者”,获得长生和“永生”,与其妻居于迪尔蒙岛。其子为智者舒鲁帕克。

伽拉(Gala)

伽拉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冥世恶灵,又称“伽卢”。相传,他们相貌丑陋、凶狠异常,曾跟踪丰饶神杜穆济,并逼迫爱情与丰饶女神英安娜。

伽图姆杜格(Gatumdug)

伽图姆杜格为古苏美尔神话中拉伽什城的女守护神,据古德伊(公元前20世纪在位)时期典籍,伽图姆杜格为“拉伽什之母”以及“古德伊之母”。据说,古德伊似生于所谓圣婚,伽图姆杜格被视为圣婚中的女祭。

金古(Kingu)

金古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魔怪。据《埃努玛·埃利什》之说,提亚玛特在其配偶阿普苏被杀后,造金古及其他魔怪,以图向众神报复。提亚玛特以金古为其配偶,授以“命运簿”,命他与马尔都克相搏。马尔都克杀金古,夺其“命运簿”,并与大神埃雅以金古之血和以泥土,造世上之人。

库尔(Kur)

库尔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冥世的称谓之一,又是一魔怪。“库尔”,

苏美尔语意为“山”、“山之国度”。关于冥世“库尔”之景况和所在,并无清晰的描述。据一说,“库尔”距尼普尔(被视为“世界之中央”)有三千六百个双时(即七千二百个小时)之遥,不仅可降至那里,而且可从那里升离,当然也可坠入。在一些记述中,“库尔”已人格化。据苏美尔的叙事诗《吉尔伽美什、恩基杜与冥世》,大神恩基曾与魔怪库尔相搏,据说,库尔曾劫走后成为冥世主宰之埃蕾什基伽尔。作为冥世之“库尔”,尚有若干苏美尔称谓,诸如:“基—伽尔”(“至大之地”、“至大之所”),“埃登”(“草原”),“伊里伽尔”、“阿拉利”(含义不详)。阿卡得神话中亦有与上述称谓相对应者,诸如:“埃尔采图”(“地”),“采鲁”(“草原”),“库尔—努—吉”(“有去无回之国度”)。

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Kurgar and Kalatur)

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是古苏美尔神话传说中一双灵体,又称“库尔伽鲁”和“卡拉图鲁”。相传,为救助冥府中受难的英安娜,使她能从“有去无回之地”安然返回,恩基(埃阿)从指甲中取出污垢,捏成两个灵体,即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库尔伽尔为阉者,卡拉图尔为畸形者;恩基授予他们生命草和生命水,并授之以咒语,命其前往冥府佑助英安娜。这时,英安娜已陷入冥府女王埃蕾什基伽尔的圈套,每过一重门脱去一件衣服或首饰。七重门过后,英安娜赤身裸体,往日之威风荡然无存。埃蕾什基伽尔向她投以死亡的目光,英安娜即刻化为尸体,埃蕾什基伽尔将其悬于钩上。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来到冥府之际,正值埃蕾什基伽尔经受分娩之苦。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以咒术减轻冥府女王的痛苦,并索取英安娜的尸体,以生命之草和生命之水使其复生。

库卢卢(Kululu)

库卢卢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地下瀛水之神恩基的同路者,其形象为半人半鱼(上半部为人躯,下半部为鱼体)。

拉布(Labbu)

拉布是古阿卡得神话中一硕大怪狮。据说,风神恩利尔一次在天宇画狮,拉布从画中生成,降临大地作恶。众神全力帮助提什帕克将其降除。

拉哈尔(Lahar)

拉哈尔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家畜女神,通常与阿什南并提。相传,天神安(安努)造众阿努纳基,又造拉哈尔和阿什南二女神,吩咐她们供给众神饮食。二女神尊智慧之神恩基和风神恩利尔之命降于人间,整个大地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拉哈玛(Lahama)

拉哈玛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水魔,为大神恩基在“阿布祖”中所造。据说,所谓“拉哈玛”,为五十水魔的统称。据关于英安娜与“梅”的神话,恩基为寻求“梅”,曾遣“恩古拉”(即“阿布祖”)之五拉哈玛追逐英安娜。

拉赫穆与拉哈穆(Lachmu and Lachamu)

拉赫穆与拉哈穆是古阿卡得神话中两妖神,为始初自然创造之力的化身阿普苏与提亚玛特搅动其水所造始初之神。据晚期阿卡得的神册,大神埃雅一从者(半人半鱼),亦称“拉赫穆”。又说,两者无非是提亚玛特之异体。

拉玛什图(Lamashtu)

拉玛什图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狮首女魔,相传,来自地下世界,降病厄于世人,并盗取儿童,被视为儿童疾病之魔怪。其形象为一为猪或犬哺乳者。又说,其形象为狮首或鸟首女身,双手各持一两头蛇,右乳哺一犬,左乳哺一猪。篦梳和纺锤为其表征。相传,拉玛什图为天神安努之女,嗜血成性,传播瘟疫。她还以恶梦惊扰入睡者,并令草木枯萎,河流泛滥成灾。在苏美尔神话中,拉玛什图与狄梅相混同。

拉玛苏(Lamassu)

拉玛苏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女善灵、佑护者,苏美尔称谓为“拉玛”。据信,人人皆有其拉玛苏。

卢伽尔班达(Lugalbanda)

卢伽尔班达是古苏美尔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乌鲁克第一王朝(苏美尔公元前约 28 至前 27 世纪)半传说中的统摄者;据《王纪》所载,为乌鲁克统治者恩梅尔卡尔之子和吉尔伽美什的前辈。据叙事诗所述,卢伽尔班达为吉尔伽美什之父、女神宁苏恩之夫。据法雷“神册”(属公元前 26 世纪),卢伽尔班达已神化,并与吉尔伽美什跻于冥神之列。据苏美尔叙事诗所述,卢伽尔班达与七将率乌鲁克武士征伐阿拉塔(阿拉塔似为伊朗高原一城,乌鲁克曾与之通商)。途中,卢伽尔班达不幸染疾,羁留山中。卢伽尔班达病愈后,即获得一种异能,迅即与大军相合。据说,他找到怪鸟安祖德栖居之所,以圣桧枝覆盖其巢和雏鸟,并哺育雏鸟。安祖德赠与疾行术,以表谢意。既至军中,卢伽尔班达作为其父恩梅尔卡尔的使者,谒见女神英安娜,询问乌鲁克人在阿拉塔城下受挫之因以及克敌制胜之法。女神答曰:乌鲁克的英安娜女神祭所已遭废弃,恩梅尔卡尔须使之复旧如初,须砍伐一圣柳制作器皿,捕一大鱼献祭女

神,阿拉塔定可攻陷。

马尔都克(Marduk)

马尔都克是古巴比伦神话中的主要神话人物,巴比伦城邦之主神。其名“马尔都克”,为阿卡得语,似来自苏美尔语“阿玛尔-乌图克”,意为“乌图之幼儿”。其名有时亦作“马尔-杜库”,意为“杜库”之子。据属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的文献典籍,马尔都克被视为征服巴比伦之神;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当公元前22世纪),即已提及。迨至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约当公元前19至前16世纪),马尔都克被奉为主神,其地位在众天神(“伊吉吉”)之上。在马尔都克的众多称谓中,同恩基和阿萨卢希相关者尤为引人注目,即马尔都克的智慧、医术和咒术。马尔都克又被赋予水神和植物神的职能。神灵裁决者的称谓,从沙玛什移至马尔都克(沙玛什有时被视为马尔都克之兄弟)。马尔都克的主要称谓有:“诸神之父”、“诸神的主宰”。马尔都克的妻子为女神扎尔帕尼图,其子为纳布。在《埃努玛·埃利什》中,马尔都克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马尔都克成为战胜古老的宇宙之力的英雄。据叙事诗所述,马尔都克为埃阿育生于“阿普苏之所”(相传,为埃阿在他所殛杀的阿普苏的遗骸上所建)。马尔都克之母为女神达姆基娜(苏美尔神话中的达姆伽尔努娜)。马尔都克被描述为“太阳之子”,即神之子。阿普苏的配偶提亚玛特决意为其夫报仇,众神惊恐万状;唯有马尔都克挺身而出,与提亚玛特之军相搏,并执意诸神拥戴他为至高神。宴饮之际,马尔都克显示了其“言”的威力;他一声令下,星辰隐而复现。诸神深感诧异,遂尊他为幼辈神之首领。马尔都克持弓箭、棍棒和网,在“四天风”和“七风暴”的簇拥下投入战斗。提亚玛特正欲张口吞噬他,他将“恶风”逐入提亚玛特的巨口,使其无法闭合。他一箭射去,结果了提亚玛特的性命,继而荡除其所属群妖,并杀死魔怪金古,取得所谓“命运簿”。据说,所谓“命运簿”为宇宙运动和种种事态所系,其据有者居于世界主宰地位。马尔都克着手创造世界,他把提亚玛特的尸骸分为两半,上半造天,下半造地。马尔都克为安努、恩利尔和埃阿定其领域,为众天体定其轨道,将六百神灵分为三百上界天神和三百下界地下神。遵照马尔都克之意,诸神始造人类。善神为马尔都克造“天界巴比伦”。马尔都克有五至十个称谓(如“诸邦之主”,亦为恩利尔的称号),并居于统领阿卡得神殿众神的地位。

玛里-乌图(Mari-utu)

玛里-乌图是古巴比伦神话中太阳神之子,相传光彩熠熠、神力无比。

玛尔图(Martu)

玛尔图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人物,阿摩利人畜牧者(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草原)所奉之神,与阿摩利人之埃尔相应。“玛尔图”为苏美尔语,阿卡得人称之为“阿穆鲁”、“伊尔—阿穆里姆”。据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传说,玛尔图为雷神,可降暴风雨,又被视为野蛮的畜牧者。据阿卡得的神话之说,玛尔图为贝莱特—采里的配偶。据古巴比伦时期的神话(不晚于公元前17世纪),玛尔图娶卡扎卢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所奉至高神努穆什达之女为妻。玛尔图欲以白银和天青石换取其女。众神劝主神勿将其女嫁给玛尔图,而努穆什达之女却执意要嫁玛尔图。女神阿什拉图,亦被视为玛尔图的配偶。

玛梅图(Mametu)

玛梅图为古阿卡得神话中地下世界的女神,奈尔伽尔或埃拉的配偶之一,又名“玛米图”;始而似被视为誓约的化身,又被视为对违约者之惩罚的化身。玛梅图被视为地下世界的审判者,与诸阿努纳基宣判世人之死。据阿卡得之说,玛梅图与魔怪拉玛什图同为安之女。玛梅图又被描述为羊首女神。女神玛米和玛梅(奈尔伽尔或埃拉的配偶),似与玛梅图相混同。

“梅”(Me)

“梅”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神圣的隐秘之力;据说,“梅”极为强大,可左右世间及神界。“梅”,其意似接近于动词“是”,似可理解为“本质”。

相传,所谓“梅”之力,可离其拥有者而去,可体现于物体形态,并保持其不可见的属性。据神话传说,“梅”原为智慧之神恩基所拥有,存于“阿布祖”。女神英安娜为了造福其城邦乌鲁克,乘恩基喝得酩酊大醉,设法窃取“梅”。神话中有所谓“梅”之表册。诸如此类“梅”,被视为祭司和王者的职能(以及其王权表征)的化身,又是道德准则及其相对者、情欲观念、艺术及工艺等等之体现。据说,“梅”之神圣之力的获取,同某种着装和佩戴饰物的仪式紧密相关。据关于英安娜赴冥府的神话,冥府有七重门,英安娜每过一重门则去掉一些衣饰,从而逐渐失去其法力。“梅”堪称诸神不可或缺的表征,任一神均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之。而安和恩利尔则通常以此力赋予他神。有一古老之神,名叫“恩梅沙拉”,被视为“一切梅的主宰”,将其对梅的统御权交与安和恩利尔。又有所谓冥世之“梅”,为居于冥世者所拥有。

阿卡得神话中关于“命运簿”的观念,似在某种程度上与“梅”相关联,或即来源于此。所谓“命运簿”,可决定世间的种种事态,掌握“命运簿”者,则可

握有对世界的统摄。据叙事诗《埃努玛·埃利什》，握有“命运簿”者，初为提亚马特，继而为金古，最后则为马尔都克。据阿卡得关于获取“命运簿”的神话，巨鸟安祖(安祖德)曾向恩利尔窃取“命运簿”，而后来却为尼努尔塔(宁吉尔苏)所获取。

梅斯拉姆泰阿(Meslamtaea)

梅斯拉姆泰阿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库塔的守护神。梅斯拉姆泰阿似为风神，为恩利尔与谷物女神宁利尔之子。据叙事诗所述，梅斯拉姆泰阿为一勇武善战者，与战神尼努尔塔相提并论。有时，他又被视为冥府女主宰埃蕾什基伽尔之夫，或取代奈尔伽尔为冥府之主宰。

穆穆(Mummu)

穆穆是古阿卡得神话中水之化身；相传，为地下淡水之化身(阿普苏)与咸水之化身提亚马特相合而成，拥有光轮。穆穆并被视为阿普苏的襄助者。埃雅杀穆穆，并将其光轮据为己有。

穆什胡什(Mushhush)

穆什胡什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妖龙，相传为提亚马特所造。穆什胡什曾助提亚马特与马尔都克相搏，马尔都克将其打入冥府，穆什胡什遂成为冥神，并被视为马尔都克的表征。这一形象融合有狮、鹰、蛇、蝎的属性，又称“穆什鲁什”、“席鲁什”。

纳布(Nabu)

纳布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书写和智慧之神，又被视为书吏的保护神以及古巴比伦的卫城博尔西帕的守护神。相传，纳布为马尔都克与济尔帕尼图姆(扎尔帕尼图)之子。马尔都克与纳布的亲缘，似属派生，同巴比伦与博尔西帕的联并不无关联。纳布的作用逐渐增长，其原因在于纳布与主神之亲缘。公元前15世纪，尼奈维亚和卡尔胡亦成为纳布的崇拜中心。迨至塞琉古王朝，纳布已被奉为所谓宇宙神。纳布并跻于至高神之列，被视为“命运簿”的书记乃至“命运簿”的司掌者，并被赋予马尔都克的称谓。在新亚述的典籍中，纳布被称为“开拓源泉者”、“司掌谷物生长者”；马尔都克的宇宙属性，再度移植于纳布。在公元前8世纪的雕像上，刻有这样的铭文：“虔信纳布而非他神”。迨至新巴比伦时期，纳布尤受崇敬，并渐取代马尔都克。纳布作为较晚期出现之形象，未见于神话。

在亚述的咒语中，纳布是埃雅(恩基)之子，其职能与阿萨卢希—马尔都

克相同。纳布的配偶为命运女神塔什梅图，表征为书写用之笔。其像通常立于圣座之上，而该圣座则置于半鱼半羊者或一龙(穆什胡什，即马尔都克的表征)之上。

纳姆塔尔(Namtar)

纳姆塔尔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命运之化身，其名意为“宰割者”。风神恩利尔和冥府女王埃蕾什基伽尔为其父母，其妻子为胡什比莎。相传，他是冥世女主宰埃蕾什基伽尔的谋臣和使者，性情残暴，其职司为将死亡带给人类。又据阿卡得之说，纳姆塔尔图(即纳姆塔尔的女性对应者)亦为其配偶。

纳穆(Nammu)

纳穆是古苏美尔神话中女始祖神，即“造天与地之母”、“赋予诸神以生命之母”；后者是其习见的称谓。相传，纳穆似为地下瀛水的化身，其名之书写与“恩古拉”相近。“恩古拉”即地下瀛水“阿布祖”的同义语。在埃利都城诸神中，纳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苏美尔之说，她是大神恩基与宁玛赫的神话中，纳穆助女神宁玛赫以“阿布祖”之泥土造人。

纳奈娅(Nanaya)

纳奈娅是古阿卡得神话中女神，颇具性爱女神和女战士的特质，与伊什塔尔和英安娜相近似；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始见于文献典籍。据古巴比伦一古歌，其父为安努，并“使其成为众女神中的佼佼者”。公元前1000年代，纳奈娅与书写和智慧之神纳布的配偶塔什梅图相混同。迨至希腊化时期，对此女神崇拜之风，传布于叙利亚和伊朗。

奈尔伽尔(Nergal)

奈尔伽尔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冥府主宰，冥世女神埃蕾什基伽尔之夫，始而为天界之神。据苏美尔之说，奈尔伽尔为恩利尔与宁利尔之子；据阿卡得之说，为恩利尔与母神贝莱特—采里之子。在苏美尔神话中，奈尔伽尔与冥神、医神尼纳祖相提并论；其配偶除埃蕾什基伽尔外，尚有拉斯(即拉斯)和玛梅图(通常被视为埃拉之妻)；宁舒布拉亦被视为其配偶。伊舒姆为其使者和襄助者。作为地上之神，奈尔伽尔被视为烈日之化身。奈尔伽尔与埃拉给人畜带来瘟疫，犹如其兄弟尼努尔塔。奈尔伽尔又被视为所向披靡的战争之神。阿卡得有关奈尔伽尔和埃蕾什基伽尔的神话，对奈尔伽尔献身冥府的缘由有所描述。据说，埃蕾什基伽尔的使者纳姆塔尔替代埃蕾什基伽尔赴众神之宴，奈尔伽尔待之不恭，埃蕾什基伽尔怒不可遏，执意要奈尔伽尔前往冥

世,即欲置其于死地。奈尔伽尔听从埃阿(恩基)之言,携带法器去往冥府,制服埃蕾什基伽尔,成为冥世主宰及埃蕾什基伽尔的配偶。又说,奈尔伽尔去往冥世,与埃蕾什基伽尔相结合;七夜后,逃回阳世。埃蕾什基伽尔扬言将死者放回阳世;众神异常惊恐,奈尔伽尔被迫重返冥世,再度与冥府女王相会。七天后,天神安努命奈尔伽尔永留地下,与埃蕾什基伽尔朝夕相处。

据说,奈尔伽尔以埃拉之名去至冥府,而离开冥世又复为奈尔伽尔,似为其自身的替代者。奈尔伽尔的形象为手持镰形刀剑和棍棒,生有两狮首,足踏对手,立于山巅(可见于古巴比伦印章)。

奈尔伽尔的称谓尚有:“梅斯拉姆泰阿”(意即“来自圣地梅斯特拉姆者”)、“卢伽尔吉拉”、“卢伽尔阿皮亚克”。

南纳(Nanna)

南纳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月神,即所谓“升起则照耀大地者”(苏美尔语称为“阿希姆巴巴尔”,阿卡得语称为“纳拉姆西特”,为此神的另称)。南纳,又名“纳纳尔”(均为苏美尔语);古阿卡得时期神话中称为“祖恩”(“知识的主宰”);阿卡得神话中称为“辛”;古亚述时期的神话中称为“苏因”。有关南纳之说,可见于法雷“神册”。南纳被奉为乌尔的守护神。在两河流域北部的哈兰,南纳与光明之神努斯库同为人们所崇奉。南纳为恩利尔与宁利尔所生之长子,其妻子为宁伽尔;太阳神乌图、女神英安娜为其子女。卡扎卢的守护神努穆什达,有时亦被视为其子。

崇拜月亮之风在两河流域盛极一时,特别是在乌尔第三王朝和古巴比伦时期。相传,南纳作为乌尔的守护神,曾乘舟去往尼普尔谒见其父恩利尔。船上满载种种奉献之物,祈求赐予乌尔的河流、森林、田野以丰饶和富庶。恩利尔满足其子之愿,并向他祝福。有关“南纳尔之舟”的传说,早已有之。南纳尔即南纳,他夜晚行于天穹,白昼则行于地下。南纳又同牡牛相提并论,牡牛的两角形成半月。南纳作为星辰之神,见于有关月食的神话。据说,因七妖将月(辛)团团围住,月光便被遮蔽。南纳与其子太阳神乌图(沙玛什),同被视为预言之神。乌图(沙玛什)的称谓“诸神的裁决者”,也被赋予南纳。南纳的表征,为一半月(镌刻于圆筒印章)。又说,“南纳”为其呈满月时所用之名,呈半月时其名为“恩苏恩”,即“野牛之神”。“阿希姆巴巴尔”为其呈新月时之称。

南舍(Nanshe)

南舍是古苏美尔神话中拉伽什城之女神,预言和释梦之女神。在古苏美

尔—阿卡得咒语《恶魔乌图库》中,南舍之名与纳穆相并提及;纳穆是大神恩基之母,恩基则被视为降除恶魔者。南舍是恩基之女宁吉尔苏和尼萨芭的姊妹。南舍的配偶是冥世的接引者乌尔—沙纳比。南舍作为恩基之女,似曾与鱼相关联;其名之书写,纳入“鱼”之符号。其主要崇奉地为拉伽什地区的尼纳—西拉拉。

尼拉赫(Nirah)

尼拉赫是古苏美尔神话中之神,其形象为蛇,在德尔城邦,被奉为其守护神萨塔兰的使者。所谓“蛇神”的造像,可见于当时的旌旗。尼拉赫的蛇形造像,亦可见于中巴比伦的界碑。

尼纳祖(Ninazu,意为“医者”)

尼纳祖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冥世之神,冥世女主宰埃蕾什基伽尔之子;另说,为风神恩利尔与谷物女神宁利尔之子,奈尔加尔和尼努尔塔为其弟兄,与恩基之女宁吉尔达生子宁吉什济达。尼纳祖被奉为医神(似为以水祛病之神);迄至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为埃什努纳城所崇奉。尼纳祖又被赋予战神的属性。

尼宁西娜(Nininsina)

尼宁西娜是古苏美尔和阿卡得神话中的女医神,又被奉为伊辛城邦的守护神,始于古巴比伦时期。尼宁西娜作为女医神,与古拉、芭乌、宁提努伽相提并论。伴着伊辛王朝地位的擢升,尼宁西娜则与女神英安娜相提并论,后者的许多属性亦被赋予尼宁西娜,尼宁西娜亦被视为天神安努之女。尼宁西娜的配偶为帕比尔萨格,其子为达穆。

尼努尔塔(Ninurta,苏美尔语意为“地之主宰”)

尼努尔塔是苏美尔神话中恩利尔之子,与恩利尔在尼普尔城同为人们所敬奉。尼努尔塔与宁吉尔苏相近似;在古巴比伦时期,两神相混同,均为植物和丰饶之神,又被视为战神,并与暴风雨相关联。冥世神奈尔伽尔和尼纳祖为其弟兄。其配偶为古拉或芭乌(芭芭)。相传,恩利尔曾教授其子尼努尔塔农事技艺。尼努尔塔作为植物之神的形象,尤为古老。尼努尔塔被视为田野、牲畜、渔业等的佑护者;苏美尔歌谣中称之为“恩利尔的务农者”。尼努尔塔作为战神,其矛头所向主要为山区部族。据古苏美尔—阿卡得之说,尼努尔塔曾降除七首蛇、恶魔阿萨格(被视为骚扰苏美尔的山民之化身)等众多精魔。在胡里特和赫梯神话中,尼努尔塔与战神阿什塔比相混同。

尼萨芭(Nisaba)

尼萨芭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其名之楔形文字,包含谷穗或谷种之符号),后被视为书写、计算、科学、建筑和天文之女神。其记述始于所谓“法雷时期”(约当公元前 26 世纪)。相传,尼萨芭为天神安之女。在拉伽什神殿,尼萨芭为大神恩利尔之女宁吉尔苏的姊妹。据乌鲁克第三王朝时期之说,尼萨芭的配偶为哈伊雅(其名往昔称为“哈皮”),使用楔形文字的书记,通常吁求尼萨芭和哈伊雅相助。公元前 1000 年代,尼萨芭的配偶为阿卡得的书写艺术之神纳布。尼萨芭被誉为“恩基之智”、“使人耳聪者”。尼萨芭的表征,为书写所用之笔。在前萨尔贡时期,尼萨芭的崇奉之地为乌玛和埃雷什,后为拉伽什,其造像似曾见于王者恩梅特纳的银瓶。她呈坐态,头发蓬松,角状冠以谷穗为饰,其肩上生谷禾,手中有海枣。

宁哈尔(Ninhar)

宁哈尔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雷雨之神,其形象为一牡牛;相传为月神南纳与宁伽尔之子;女神妮伽拉为其配偶。宁哈尔又被奉为乌尔南部游牧地区基亚布里格之守护神。

宁胡尔萨格(Ninhursag)

宁胡尔萨格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母神,又称“宁胡尔桑伽”(其名为苏美尔语,意为“林木茂盛之山的女主宰”),通常亦称“众神之母”、“众子女之母”。两河流域古代许多统治者(梅西利姆、埃安纳图姆、汉穆拉比、纳乌霍多诺索尔等),亦尊奉宁胡尔萨格为其母。

据古老的苏美尔神话,宁胡尔萨格与恩基结为夫妻,居于福乐境域迪尔蒙岛。太阳神乌图奉恩基之命,从陆地向该岛运去灌溉用水。女神宁胡尔萨格凭借法术之力,在岛上培育了八种植物。不料,恩基竟命其使者伊西穆德采尽八种植物,供其食用。恩基的八个器官因而染病。宁胡尔萨格一气之下,离开迪尔蒙岛。恩基卧病不起,世界亦趋于毁灭。宁胡尔萨格无奈,返回迪尔蒙岛,在一狐的帮助下,为恩基祛除疾病。恩基历述患病的部位,宁胡尔萨格则生相应之神,以治其病患。她生女神宁提,即“司肋部者”,恩基的肋痛渐消。又据古苏美尔神话之说,宁胡尔萨格亦为造人之女神。

宁吉尔苏(Ningirsu)

宁吉尔苏是古苏美尔神话中拉伽什所奉诸神之一。其苏美尔语意为“统御者吉尔苏”。据法雷“神册”,宁吉尔苏被称为“神吉尔苏”,属拉伽什地区。宁

吉尔苏被视为大神恩利尔之子。属拉伽什之神者尚有：宁吉尔苏的配偶芭乌（颂歌中曾提及宁吉尔苏与芭乌之圣婚）、其姊妹南舍和尼萨芭。宁吉尔苏似与尼努尔塔相等同。宁吉尔苏是“恩利尔的至高耕者”、“农业之主宰”。相传，他时刻关注田野以及沟渠使之井然有序。公元前 22 世纪一统御者古德伊关于拉伽什神庙的颂歌中，对宁吉尔苏有详尽描述。宁吉尔苏在拉伽什的寺庙，称为“埃宁努”，意为“五十之庙”。在颂歌中，宁吉尔苏被称为“安努的祭司、净化者”。作为确立正义之神，宁吉尔苏与审判之神伊什塔兰（萨塔兰）相提并论。据古巴比伦时期之说，宁吉尔苏曾战胜巨鸟安祖（安祖德）。宁吉尔苏的表征和圣兽，即为狮首之鹰安祖德。犹如战神尼努尔塔，宁吉尔苏握有神之兵器“沙鲁尔”。据颂歌中所述，宁吉尔苏曾战胜六首之羊、六首之狮、“善龙”、“危害诸神之狮”。

宁吉什济达(Ningishzida)

宁吉什济达的古苏美尔神话中的冥世神，又名“吉什济达”。其名为苏美尔语，意为“洁净（神圣）之树的主宰”。相传，宁吉什济达为冥世神尼纳祖之子。宁吉什济达犹如其父尼纳祖，亦被视为医神。“遥远之地（即冥世）之役者”，为其习见之称谓。据关于吉尔伽美什之死的神话，宁吉什济达曾在冥府接引吉尔伽美什与杜穆济。据苏美尔关于乌尔—纳穆之说，宁吉什济达的配偶为阿济穆阿。据拉伽什之说，其配偶为杜穆济之妹格什提南娜。宁吉什济达被视为冥世恶魔的守护者（据阿卡得咒语），与杜穆济同为大神安努之天门的守卫者（据阿卡得关于阿达帕的神话），其表征为带角之蛇。据古德伊之圆柱形印章所描绘，宁吉什济达为古德伊的维护者（后者肩上有两条带角之蛇），将古德伊导至大神恩基的神座前。据说，其所属星座为长蛇星座。

宁伽尔(Ningal)

宁伽尔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月神南纳的配偶，太阳神乌图（沙玛什）之母。其名为苏美尔语，意为“至大之女主宰”。早在公元前 3000 年代末期，对宁伽尔的崇拜便广布于叙利亚。在叙利亚地区，其称谓为“宁卡尔”。在古乌加里特神殿，此神亦以此相称。相传，她与月神雅里赫结为圣婚，而尼卡尔则被视为“夏季果实之王”哈尔哈比之女。

宁卡拉克(Ninkarrak)

宁卡拉克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医疗女神，与古拉相混同。据《汉穆拉比法典》结尾所述，宁卡拉克降重病给违违誓约者。其造像有时为犬。

宁利尔(Ninlil)

宁利尔是古苏美尔神话中大神恩利尔的配偶;其名苏美尔语,意为“女风主宰”(?)。“宁利尔”似为“恩利尔”之女性对应者。

相传,宁利尔始而为母神的异体之一。始于古巴比伦时期,宁利尔成为独立的形象。由于宁利尔作为女配偶神的作用之增长,其作为恩利尔之出谋划策者和襄助者的特质愈益明显,即作为一慈惠女神,可平息其暴烈的丈夫之怒。在亚述神话中,亚述尔取代恩利尔的地位,宁利尔遂成为亚述尔的配偶(另一配偶为女神伊什塔尔)。据关于恩利尔与宁利尔的神话,恩利尔因占有幼年的宁利尔,被逐至冥府。宁利尔随恩利尔离冥世而去,并生月神南纳、战神尼努尔塔和宁吉尔苏、烈日之神奈尔伽尔、太阳与火之神努斯库。冥世神尼纳祖、女神尼萨芭以及英安娜,亦被视为其子女。

宁玛赫(Ninmah)

宁玛赫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母神。早在公元前26世纪,此神即已见诸阿达布的神话传说,在该城,有其寺庙“埃玛赫”(意为“玛赫之殿”)。

据苏美尔神话《恩基与宁玛赫》,宁玛赫为世人的创造者。相传,恩基与宁玛赫以地下瀛海“阿布祖”的泥土造人,并让女神纳穆参与之。人既造成,诸神则确定其命运,并举行宴饮。恩基和宁玛赫喝得酩酊大醉,又着手塑造世人,所得均为不健全者,妇女则为不育者。在阿卡得神话中,宁玛赫(丁吉尔玛赫)为宁吉尔苏之母,而宁吉尔苏则是降除巨鸟安祖(安祖德)者。在这一神话中,宁玛赫被描述为大神恩利尔的配偶。

宁舒布拉(Ninshubura)

宁舒布拉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女神,其名意为“猪之主宰”;爱情与丰饶女神英安娜的伴随者和使者。据苏美尔一歌谣之说,宁舒布拉为冥世主宰奈尔伽尔的配偶。据关于阿达帕的神话,宁舒布拉似为一男神,被视为天神安努的使者。据古巴比伦神册,宁舒布拉为冥世诸女神之一。据晚期之说,宁舒布拉与众神使者帕普尔卡尔相混同。

宁苏恩(Ninsun)

宁苏恩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母神、英雄神卢伽尔班达之妻,又被视为南部游牧地区库布拉的守护神。其原初形象为一牝牛,被奉为完美无瑕的慈母,又被视为人类之母的化身。相传,杜穆济亦为宁苏恩之子。

宁提努伽(Nintinugga)

宁提努伽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女医神，其名意为“起死回生者”、“掌握生死者”。公元前 26 世纪之“法雷神册”中曾提及此神。其神圣动物为犬，始于古巴比伦时期，宁提努伽与古拉、尼宁西娜相混同。

努迪穆德(Nudimmud)

努迪穆德为古巴比伦神话中天神安努之子，与安努形貌相似，被赋予机敏、智慧和力量。

努穆什达(Numushda)

努穆什达是古苏美尔神话中卡扎卢城的至高神和守护神。相传，努穆什达为月神南纳与女神宁伽尔之子。

努斯库(Nusku)

努斯库是古苏美尔神话中阿卡得人袭自外域的同名神。相传，努斯库是大神恩利尔之子 and 出谋献策者。在阿卡得神话中，他首先是光明和火之神。在中古巴比伦时期的咒语中，努斯库焚烧巫婆和巫师。迨至新亚述时期，对努斯库的崇拜广布于哈兰；努斯库被视为月神辛（苏美尔的南纳）之子，辛在此间尤为人们所敬奉。新巴比伦时期对努斯库的祷词中，努斯库被称为“至大之神”。中亚述时期边境的界石上之灯火，似为努斯库的象征，亦似为火神吉比尔—吉拉的表征。据一些阿卡得神话，吉比尔—吉提是努斯库之子。

“七灵”

所谓“七灵”，主要是指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精魔（主要是恶灵）的统称，为安（安努）所造。据阿卡得神话，埃拉为瘟疫之神，安努与地（埃尔茨图）造“七灵”，确定其命运，并使之成为埃拉的扈从。据苏美尔神话，“七灵”为安努与地神乌拉什所造。又据其关于月食的神话，安遣“七灵”将月围住，并遮其光辉，遂有“月食”。恩基与月神试图探求“七魔”的奥秘，以期寻得制服“七魔”的咒语。所谓咒语“恶魔乌图库”，则将“七灵”与乌图库相提并论。而在一些咒语中，所谓“七个又七个”善灵，似为恩梅沙拉的七子女以及七智者（“阿布伽勒”）。在另一些咒语中，“七灵”又被视为一善神，与其姊妹纳鲁达共同反对恶魔。作为星辰之神，“七灵”又被视为昴星团之化身。

萨尔贡(Sargon)

萨尔贡是古苏美尔和阿卡得传说中的英雄，其原型为两河流域以阿卡得为中心的一强大国家的奠基者（约公元前 24 世纪）。据古苏美尔叙事诗片断，萨尔贡曾陷入基沙王乌尔扎巴巴所设圈套（他获悉其国将灭于萨尔贡之手），

女神英安娜予以救助。据古阿卡得之说,萨尔贡似为一女祭司的私生子,降生后被置于一篮中,放入幼发拉底河任其漂流。一名叫“阿基”的担水人将萨尔贡救起,并予以收养。萨尔贡长大成人,成为一园圃种植者。女神英安娜对他十分爱慕,并助他为王。类似情节,可见于两河流域的众多神话。

萨塔兰(Sataran)

萨塔兰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之神,又名“伊什塔兰”;公元前 26 世纪的“法雷神册”中曾提及此神。其崇拜广布于巴比伦,被奉为德尔城邦(位于与埃兰相毗邻地区)之守护神。在梅西利姆铭文(属公元前 27 世纪)中,伊什塔兰为乌玛与拉伽什边境争端的判决者。据古德阿时期的典籍,萨塔兰亦为司审判和裁决之神,与宁吉尔苏相近似。在古巴比伦时期,萨塔兰似为医神,其使者为蛇形神尼拉赫(蛇通常被视为医疗的象征)。

沙拉(Shara)

沙拉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雷雨神阿达德的配偶,似为一胡里特女神。

萨拉(Shara)

萨拉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尚武之神,一说,为女神英安娜之子;又说,为英安娜的情人。

沙玛什(Shamash)

沙玛什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审判之神、预兆之神,相当于苏美尔神话中的乌图。

舍都(Shedu)

舍都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魔怪,“舍都”为其阿卡得称谓,其苏美尔称谓为“阿拉德”。

舒卡利图达(Shukalitudda)

舒卡利图达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园丁。相传,女神英安娜旅途中在舒卡利图达的园圃休憩,疲惫不堪,不觉昏昏入睡。舒卡利图达竟趁机将女神奸污。英安娜猛然惊醒,勃然大怒,迁怒于全人类,将世间之水均变为血浆,又将龙卷风及暴风雨降至人间。

苏穆坎(Sumkan)

苏穆坎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野生动物和牲畜的保护神,被称为“群山之王”;又称“沙坎”。据苏美尔神话,苏穆坎从苏美尔神恩基那里获得对

动物的统御权。据说,苏穆坎或裸体,或披兽皮,与英雄恩基杜相近似。据阿卡得关于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恩基杜在临死前的梦境中曾在冥世与苏穆坎相遇。据苏美尔关于吉尔伽美什之死的神话传说,吉尔伽美什亦在冥府与苏穆坎相遇。

塔格图格(Tagtug)

塔格图格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福乐境域迪尔蒙的园丁,其父为智慧之神埃阿,其母为母神宁胡尔萨格。相传,塔格图格因偷食园中禁果而失去永生。

塔穆兹(Tamuz)

塔穆兹是古前亚一些民族神话中人物,带有丰饶之神的鲜明特征。“塔穆兹”为希伯来文和阿拉米文;苏美尔语为“杜穆济”,阿卡得语为“杜乌祖”。据苏美尔神话之说(公元前3000年代后),塔穆兹为一畜牧神,女神英安娜的钟情者和配偶,英安娜命其作为自身的替代者去往冥府。最后,塔穆兹(杜穆济)一年之中半年时光在冥世度过,半年时光返回世间,遂成为所谓死而复生之神;其姊妹格什提南娜则须成为杜穆济的“替代者”。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影响的增强(特别是公元前3000年代至前2000年代),对塔穆兹(杜穆济)的崇拜广布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且持续颇久。据《圣经·以西结书》(8:14),在耶路撒冷雅赫维(耶和华)庙之北门,妇女们哭悼塔穆兹。公元前1000年代至公元1000年代,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叙利亚人和阿拉米人,亦有此风。据公元10世纪阿拉伯著作家的记述,类似的哭悼习俗可见于哈兰(北美索不达米亚)的萨巴人。妇女们哭悼塔穆兹,其主持者将“塔穆兹”杀害,将其骨磨成粉,乘风扬撒。仪式进行中,人们则食生谷、水果和蔬菜。

公元1世纪中期的叙利亚著作家提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流传有下述神话:女神巴尔廷为大神巴力沙明(巴力沙海姆)所钟爱,却嫁与塔穆兹为妻;后来,塔穆兹不得不出逃,巴尔廷则将哈兰烧毁。

在一些文献典籍中,塔穆兹与阿多尼斯相混同。

提尔蒙(Tilmun)

提尔蒙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幸福之地”、安乐岛,又称“迪尔蒙”,系指巴林群岛而言。

据有关恩基和宁胡尔萨格的神话,提尔蒙(迪尔蒙)为一神幻境界,洪水灭世后,幸存者济乌苏德拉曾居于此。据说,太阳即从提尔蒙升起。提尔蒙为

原初之境，无蛇、蝎、狮、野犬、恶狼。提尔蒙为“洁净”、“无污染”和“光明”之域；既无疾疫，又无死亡。而此间却无淡水，由太阳神乌图遵奉大神恩基之命从大地获取。既有淡水，母神宁胡尔萨格则在此岛培育八种奇异植物。提尔蒙与其说是人之天堂，毋宁说是神之乐土。提尔蒙与《圣经》中的伊甸园颇有共同之处。

提什帕克(Tishpak)

提什帕克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埃什努纳城邦守护神(在古巴比伦时期，该城邦崇奉尼纳祖)；相传，提什帕克曾降除魔怪拉布。在阿卡得神话中，又称“武士之首领”。提什帕克似为胡里特雷雨神泰舒卜的埃兰称谓。

提亚玛特(Tiamat)

提亚玛特是古阿卡得神话中始初自然之力的化身、宇宙混沌之体现(据叙事诗《埃努玛·埃利什》)，其形象为一妖龙或七首之蛇。相传，提亚玛特与其配偶(即地下瀛水“阿普苏”或“阿布祖”)造最初诸神。在所谓宇宙之争中，即老辈神与幼辈神之搏斗中，以提亚玛特为首的老辈神被以马尔都克为首 of 幼辈神击败，提亚玛特亦为马尔都克所杀。马尔都克并将提亚玛特之尸骸分为两半，一半造天，一半造地。

乌特纳皮什提姆(Utnapishtim)

乌特纳皮什提姆是古巴比伦神话传说中人物，灭世洪水后的幸存者，又名“乌特纳皮什提”。相传，大神恩利尔为世人所扰，不堪其苦，竟以洪水灭世。乌特纳皮什提姆事先得埃阿的警告，造一大船，使家人和牲畜幸免于难。乌特纳皮什提姆在水上漂流七日七夜，泊于一山，向众神献祭致谢，唯独冷落了恩利尔，恩利尔十分气恼。诸神百般劝解，恩利尔始有所悔悟，遂送乌特纳皮什提姆去往迪尔蒙岛，并赐以永生。后来，乌特纳皮什提姆在此间接待欲求永生的吉尔伽美什，并告诉他可到海底采集永葆青春之草(或花)。吉尔伽美什遵嘱终于取得。不料，他归途中洗浴，此草(或花)却被蛇食之。

乌图(Utu)

乌图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太阳神。“乌图”，苏美尔语意为“光亮的”、“昼”；阿卡得称谓为“沙玛什”，意为“太阳”；闪米特称谓为“沙姆斯”、“沙普斯”，其意类似。其父为月神南纳(古阿卡得神话中的辛)，英安娜(伊什塔尔)为其姊妹，马尔都克有时亦被视为其弟兄。苏美尔神话中的舍尼尔达(即苏丹伽)、阿卡得神话中的塔雅，为其配偶。布奈奈为其使者。相传，乌图每日

运行于天穹,夜晚隐没,清晨重现于山后(据阿卡得之说,为玛舒山)。据说,乌图夜行于地下,给亡灵带来光明和饮食(在阿卡得神话中,又称“亡灵之太阳”)。作为无所不见之神,乌图又被视为审判者、正义和真理的维护者。早在公元前 26 世纪“法雷神册”时期,“乌图——我的审判者”之类的称谓,已见之于世。乌图又被奉为预言的维护者和恩赐者。乌图处于从属于月神南纳的地位;在这一地区,月亮崇拜盛于太阳崇拜。相传,乌图又是地域之神,其崇拜之风在乌鲁克极盛。乌图被奉为乌鲁克第一王朝的创建者。在古阿卡得关于埃塔纳的神话中,沙玛什(乌图)作为裁决者,曾帮助蛇向背弃誓约的鹰进行报复,又曾帮助援救此鹰的埃塔纳。乌图的形象通常为一带后有光束、手持镰状的带齿刀者。

辛(Sin)

辛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月神,与苏美尔神话中的南纳相应。相传,辛为古阿卡得神话中宇宙性三联神之首,即:辛—沙玛什—伊什塔尔。其形象为一长须男子,头戴角冠,上饰一新月,其表征即为新月。辛即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之南纳,古也门神话中的月神亦称“辛”。

亚述尔(Assur)

亚述尔是古阿卡得神话中亚述神殿的主神,初为亚述的守护神。随着亚述城邦在亚述全境势力加强,亚述尔成为至高神,获得苏美尔之恩利尔的种种称谓:“至大之山”、“诸邦之王”、“众神之父”。公元前 9 世纪,亚述尔再度擢升,亚述尔与安之父安沙尔相等同,位居众神之上。安沙尔、亚述尔作为创世神取代了巴比伦的马尔都克。亚述尔之妻为伊什塔尔以及宁利尔(在古苏美尔神话中,宁利尔为恩利尔之妻),其子为尼努尔塔(恩利尔之子亦用此名),其女为舍卢阿(即埃卢阿)。亚述尔亦承袭了众多神的属性,他被视为命运的司掌者(犹如苏美尔的安、恩利尔)、审判者(犹如沙玛什)、战神(犹如尼努尔塔)、智慧之神(犹如苏美尔的恩基、阿卡得的埃阿),其表征为带翼之日盘。据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的典籍,亚述尔通常被描述为被带翼日轮半遮的持弓之神,又被描述为形似带翼之轮者,犹如一获胜之王引弓待发。

伊吉吉(Igigi)

伊吉吉是古阿卡得神话中不十分确定的神灵群体,似为具有宇宙属性的神灵(或为天界神灵),结为某种亲缘。据古苏美尔—阿卡得典籍(属中巴比伦时期),苏美尔神话中与伊吉吉相等同者为“努恩—伽莱奈”(其意为“至大之

王”),乃是新造之类似作为天界神灵“伊吉吉”者,以与阿努纳基相对抗(所谓“阿努纳基”,在此系指地下和世间之神灵)。有时流传有“七大神伊吉吉”之说,系指:安、恩利尔、埃雅、辛、沙玛什、马尔都克、伊什塔尔。上述七神,又可称为“阿努纳基”。

伊姆(Im)

伊姆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暴风雨神,大神恩利尔或天神安之子。

伊什库尔(Ishkur)

伊什库尔是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春季雷雨之神,又被奉为中部草原地区比特—哈胡鲁的守护神。相传,伊什库尔为月神南纳(或辛)之子,女神沙拉为其配偶。伊什库尔与雷雨之神宁哈尔相近似,与古阿卡得神话中的雷雨神阿达德相混同,与古苏美尔神话中的阿萨卢希和尼努尔塔亦相近似。其形象为一牡牛;有时亦为人形,手中所持雷电之矢为其表征。

伊什塔尔(Ishtar)

伊什塔尔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的主要女神,与苏美尔神话中的英安娜相对应。伊什塔尔被视为丰饶和性爱女神、战争和纠纷女神、星辰女神、金星的化身。其名源于“阿斯塔尔”,据东支闪米特人之说,意即“女神”;据西支闪米特人之说(“阿斯塔尔特”、“阿斯塔尔塔”),为一特定女神之名;据南支闪米特人之说,为一男神之名。伊什塔尔这一形象囊括了众多苏美尔和胡里特女神形象。胡里特女神尼努或尼诺,成为“尼尼微之伊什塔尔”。伊什塔尔始现于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伊什塔尔作为地域性神,在两河流域南部和北部许多地区(阿卡得、阿尔贝拉、尼尼微、亚述、乌尔、乌鲁、乌鲁克等)备受崇拜。伊什塔尔又称为“阿努尼图”和“纳奈雅”,与伊什塔尔相近,后与之完全混同。在乌鲁克,伊什塔尔崇拜与肆狂之节期(包括自虐、自阉、纵欲、祭献童贞女等)相关联。伊什塔尔被视为娼妓、艺妓、同性恋者的佑护神。据有关埃拉的叙事诗所述,在乌鲁克地区,早在公元前2千年代中期,即有试图取缔伊什塔尔的崇拜仪式。然而,只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至前4世纪)末期,伊什塔尔(以其异体纳奈雅)才最终失去肆狂崇拜之女神的特质。伊什塔尔流传最广的称谓有:“众神之女主宰”、“王中之女王”、“猛狮”、“女战神”。伊什塔尔的战神形象往往身背弓箭,立于猛狮之上。

有关伊什塔尔的神话,主要有两说。

其一,伊什塔尔向吉尔伽美什求爱,遭到拒绝。伊什塔尔因而进行报复,遣天牛妖袭扰乌鲁克。据说,此妖系其父安努(安)为她所造。

其二,伊什塔尔前往冥府,动物及植物之生命,皆趋于消失。就生命创造女神、助产女神的职能而论,阿卡得之伊什塔尔更甚于苏美尔之英安娜。

在北方的一崇奉中心,特别是在亚述,伊什塔尔的战神职能尤为显著;在这些地区,伊什塔尔被视为至高神亚述尔之女。始于公元前2千年代,崇拜伊什塔尔之风,遍及胡里特人、赫梯人所分布的地区。

在胡里特神话中,伊什塔尔主要同地域性女神莎乌什卡相同一。相传,伊什塔尔之形象为一妇女,周身放出八道或十六道光,外罩一光环。

在古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神话中,伊什塔尔则为凶猛的女战神,手执弓箭、短刀立于猛狮之上,在战斗中鼓舞士气,猛狮为其表征。常与女神阿斯塔尔特相混同。

在早期的苏美尔神话中,伊什塔尔系恩基与乌鲁克之女。后来,她又成为月神南纳之女,太阳神沙玛什之姊妹,并与父兄组成后来的宇宙三联神。古巴比伦有一诗描述了伊什塔尔的阿拉鲁(又称“伊亚鲁”,为亡者之居所)冥府之行:一次,伊什塔尔闯入埃蕾什基伽尔的王国,但诡计多端的冥府女王设下圈套,诱其每过一道门便脱下一件她赖以称雄的衣服或首饰。通过七重门后,伊什塔尔赤身裸体地来到女王面前,尽失往日之威。埃蕾什基伽尔遂施之以咒法,将其监禁。埃阿闻讯后遣使者前往,埃蕾什基伽尔对使者一见倾心。使者告辞之际,她挽留心切,便口念咒语,于是,施于伊什塔尔身上的魔法顿时解除,伊什塔尔得以重返神域,但她必须送一神去冥府为质。伊什塔尔的情侣塔穆兹(苏美尔神话中为杜穆济)欣然前往,后亦被其姊妹救出。

对伊什塔尔的崇奉遍及中东地区。

伊舒拉努(Ishullanu)

伊舒拉努是古阿卡得神话中爱情与丰饶女神伊什塔尔之父——天神安(安努)的园丁,因拒绝伊什塔尔的求爱,被变为鼯鼠(一说为蜘蛛)。

伊舒姆(Ishum)

伊舒姆是古阿卡得神话中太阳神沙玛什的兄弟,冥神奈尔伽尔及瘟疫和战争之神埃拉的谋士和使者,又被视为众神使者,其名为阿卡得语,似与“伊沙图姆”相关,意为“火焰”。相传,伊舒姆与其主埃拉迥然不同,对待世人十分友善;他竭力使埃拉的暴烈有所和缓。在冥世,伊舒姆常常向冥王奈尔伽尔为

死者求情。每逢夜晚，伊舒姆则成为世人(特别是病者)的佑护者。

英安娜(Inanna)

英安娜是古苏美尔神话中的丰饶、性爱与征战女神(其名为苏美尔语,意即“天之主宰”),又被视为星辰之神,即金星的化身,称为“晨星”。英安娜为古苏美尔神殿的主要女神,后被纳入阿卡得神殿(称为“伊什塔尔”)。英安娜最初为乌鲁克、扎巴兰和库拉布的守护神,后为天界女王和丰饶女神。英安娜的表征为一环,另一表征为一多瓣花结(似为星辰的象征)。在法雷的“神册”中,英安娜居于第三位,仅次于天神安(安努)和恩利尔。据乌鲁克文献典籍所述,英安娜为天神安之女。据乌尔的文献典籍所述,英安娜为月神南纳之女,太阳神乌图的姊妹(乌图为乌鲁克王朝的氏族神)。随着天神安被恩利尔所排挤,英安娜有时被称为恩利尔之女。英安娜还往往被称为智慧之神恩基(埃阿)之女。英安娜的主要身分为性爱女神,她的丈夫众多,其中有:基什的守护神扎巴巴和畜牧神杜穆济。英安娜并非所谓母神,尽管尚武之神沙拉有时被视为其子(一说为其情人)。

有关英安娜的神话颇多。相传,英安娜之父恩基在确定诸神职责时,将她哄骗。英安娜对此大为不满。恩基遂赋予她征战和破坏之嗜好、引诱男性的异能,并赠予她种种服装。据说,英安娜从乌鲁克去往埃利都,谒见恩基,以便为乌鲁克祈福,从恩基处获取命运簿——“梅”。恩基盛情相待。宴饮之际,恩基喝得酩酊大醉,且为英安娜的姿色所倾倒,竟慨然将“梅”相赠。英安娜急忙将“梅”装入舟内,登上归程。恩基酒醒后,立即遣水妖(拉哈玛)在其谋士伊西穆德率领下追赶英安娜。从恩基之城埃利都到乌鲁克共有七驿站,英安娜与恩基两者的部属沿途展开激战。英安娜最终将“梅”运抵乌鲁克,“梅”便永远不复为恩基所有。英安娜在神话中曾同山之化身埃贝赫相搏。据说,这一神话反映了两河流域居民同北部山民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同乌鲁克统治者乌图亨伽尔征服库提人不无关联。

在有关英安娜与毕卢卢的神话中,英安娜的残暴特质清晰可见。她殒杀古老女神毕卢卢及其子,后又确定其命运:毕卢卢被变为盛水的革囊,供草原上贮水之用;毕卢卢之子吉尔吉拉成为沙漠上的保护精灵“乌杜格”和“拉玛”。

在另一神话中,英安娜最初与月神和太阳神联合,同天神安相抗衡,后又归附安,成为其妻。

据有关英安娜与园丁舒卡利图达的神话所述,英安娜旅途劳顿,在舒卡利图达的园圃内休憩,不觉昏昏入睡,舒卡利图达趁机将其奸污。英安娜猛然惊醒,盛怒之下,决意对全人类进行报复。她将世间之水均变为血浆,树木则为血所充溢;她又将龙卷风及暴风雨降至人间。

有关英安娜与杜穆济的神话,由一些爱情歌组成,描述了两者的相爱,即婚前的倾慕。这些爱情歌是盛典的一部分。盛典举行于每年元旦,同丰饶崇拜相关联。这些显然带有仪式性的歌谣汇集(公元前 21 世纪)同乌尔第三王朝诸王的神化以及继之而来的伊辛第一王朝紧密相关。在这种仪式中,王者成为杜穆济的化身,女祭则成为其配偶女神英安娜的化身。

据典籍所述,英安娜为一执拗的女性,对其未婚夫一片痴情。又说,农事神恩基杜和牧神杜穆济曾向英安娜求婚。最初,英安娜属意于恩基杜,乌图为杜穆济说合,英安娜始垂青于杜穆济。后来,英安娜则去往冥世。此行目的,似为完成某种丧葬仪式,这种仪式可能同冥世女神埃蕾什基伽尔之夫献身冥府有关。英安娜前往冥府时,惟恐其姊妹埃蕾什基伽尔将她置于死地,吩咐其辅佐者和使者宁舒布拉如其未归,三日后再“葬冈”为她举行哭悼仪式,继而向三大神恩利尔、南纳和恩基求助。英安娜在有去无回之地的门旁,守门者内提迎接她,并引导她通过冥世的七重门。每过一重门则卸去一部分衣饰。英安娜站在姊妹的面前时,已是赤身裸体,尽失其威。埃蕾什基伽尔向她投以死亡的目光,英安娜即刻化为一尸体。埃蕾什基伽尔将其悬于钩上。三神中只有恩基予以救助。恩基从指甲中取出污垢,捏成两个灵体,即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似为阉者和畸形者,授与其生命草和生命水,授以咒语,命其前往冥府。恩基的使者来到冥府,恰遇埃蕾什基伽尔正经受分娩之苦。库尔伽尔和卡拉图尔以咒术减轻冥府女王的痛苦,并强使她依从其意。他们索取英安娜的尸体,以生命之草和生命之水使其复生。冥府的审判者阿努纳基将英安娜留住,英安娜不留下替身则无法离开冥世。据说,这是“有去无回之地”的规则,无论神或人均须恪守。她三度选择替代者(宁舒布拉、卢拉尔、沙拉)。英安娜来到乌鲁克之库拉布,只见其夫杜穆济端坐在王位上。她也将“死亡的目光”投向杜穆济。杜穆济求助于太阳神乌图,并隐藏起来,将其藏身之处只告诉其姊妹格什提南娜和一友。然而,其友为追逐杜穆济的冥世魔怪“伽拉”所收买,泄露了杜穆济的奥秘,杜穆济只好继续逃亡,乌图将他变为瞪羚(或蜥蜴)。最后,杜穆济仍然落入其手,当即被裂其体。格什提南娜意欲替兄弟前往冥世;英安娜已

成为冥世审判者，则宣布：“半年是你，半年是他”，即格什提南娜和杜穆济应轮流羁留冥世。

有关英安娜这一形象在巴比伦—亚述神话中的演化，参见“伊什塔尔”。

扎尔帕尼图(Zarpanitu, 原意为“光灿灿的白银”)

扎尔帕尼图是古阿卡得神话中巴比伦城邦的主要女神、马尔都克的妻子，又名“萨尔帕尼塔”。相传，扎尔帕尼图为妊娠和分娩的佑护神(称为“艾鲁阿”)。据民间传说，其名混同于“泽尔帕尼图姆”(即“后裔的创造者”)。这样一来，扎尔帕尼图似与母神相近似。

古代赫梯神话中诸神

阿尔玛(Arma)

阿尔玛是古赫梯人及古卢维人(西亚)神话中的月神，与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辛、胡里特神话中的库舒赫相对应。

阿鲁纳(Aruna, 意为“海洋”)

阿鲁纳是古赫梯神话中的海神，又被视为世界瀛水之神。据古王国时期的神话，阿鲁纳与世人发生争吵，将太阳神引来；又说，太阳神曾在阿鲁纳这里作客被留。又说，雷雨之神遣丰饶之神泰莱皮努斯前来让太阳神回归；阿鲁纳十分惊恐，连忙让太阳神离去，并将其女嫁与泰莱皮努斯为妻。

阿普(Appu)

阿普是古赫梯神话中卢卢国之舒杜尔城一人物。有关阿普的神话，来源于胡里特。据说，阿普十分富有，应有尽有，只是无子。阿普曾向太阳神(据胡里特之说，为希米格)献祭求子；太阳神允诺赐子。阿普的妻子果然生二子：一善，一恶。后来恶者夺去善者的财产，只给他留一瘦弱之牛。

卡姆鲁塞帕(Kamrusepa)

卡姆鲁塞帕是赫梯(古王国时期)神话中女神。在古哈梯与赫梯的神话典籍中，卡姆鲁塞帕与哈梯神话中的女神卡塔赫齐福里相应。在源于哈梯的古王国时期的神话中，卡姆鲁塞帕通常为一主神的襄助者。太阳神(即哈梯之埃斯坦、赫梯之伊斯塔努斯)，为自身修建屋宇(即庙宇)，邀来卡姆鲁塞帕，“她成为女主人……她又向无所不能的铁匠吁求”。铁匠哈萨米尔应其所求，带来

了铁制工具,向太阳神提供了铁制之灶。据赫梯—卢维亚的神话歌,卡姆鲁塞帕曾助太阳神梳理羊毛。据一些哈梯和赫梯的古老神话之说,卡姆鲁塞帕借助于咒术,平息大神泰莱皮努斯之怒,并使暴风雨神因月神阿尔姆从天宇坠落之惊恐稍释。

在一些神话和仪礼之说中,卡姆鲁塞帕往往是一卜者,可驱除邪祟;她又可念诵咒语,“左右”山峦、河流以及神圣动物。

关于卡姆鲁塞帕的神话,属尤为古老的层次,即哈梯与赫梯同自然界之力的神圣化相关联的神话。在帕莱人的神话中,卡姆鲁塞帕被奉为至高女神。

莱尔瓦尼(Lelwani)

莱尔瓦尼是古赫梯人和哈梯人神话中的冥世神;在古哈梯神话中,称为“莱卢瓦尼”。在所谓“神册”中,莱尔瓦尼置身于太阳神和雷雨神之后,其后为丰饶之神泰莱皮努斯。在古哈梯神话以及古赫梯神话中,莱尔瓦尼为一男神;在较晚期的赫梯神话中,则为一女神,与阿卡得神话中之女神阿拉图姆相近同。在尤为晚近的新赫梯时期的典籍中,莱尔瓦尼通常即以其名相称。在古哈梯人的冥神寺庙中,举行祭奉莱尔瓦尼之节期。哈梯王室对此神亦有祈祝和献祭之礼。

皮尔瓦(Pirwa)

皮尔瓦是古赫梯神话中之神,为赫梯王国两京城内萨和哈图萨斯神殿之神,源于印欧语民族。据古赫梯早期仪式歌,皮尔瓦为“青年武士”,似被视为王者的庇护神。其圣鸟为鹰,其形象则为立于马背者,并与山岗、山崖相关联。伴随赫梯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神话的影响,皮尔瓦渐与胡里特神话中的沙乌什卡相混同。

萨鲁(Saru)

萨鲁是古赫梯神话中的暴风雨神,又名“塔鲁”,为梅祖拉之父和女神乌伦塞穆的配偶。

泰莱皮努斯(Telepinus)

泰莱皮努斯是古赫梯神话中的丰饶之神,又称“泰莱皮努”;哈梯人称之为“塔利皮努”;被视为暴风雨神塔鲁与母神之子。相传,泰莱皮努斯为逝而复返之神;其消逝与其愤怒相关联。他离开家园后,祭桌为云般的蜂群所围绕,家畜不再繁衍,干旱降临,田野一片凄凉,因为谷物和田野女神随他而去。众神宴饮,却不得果腹。太阳神遣神鹰去寻找,未能如愿。雷雨之神前去寻找,用

锤把击打泰莱皮努斯居处之门,但未能开启。于是,母神汉娜汉娜遣蜜蜂去寻找,发现泰莱皮努斯在圣城利赫钦附近林中空地上酣睡。蜜蜂蜇了他一下,他更加暴怒,竟肆意危害人畜和国度。女神卡姆鲁塞帕举行祈祝仪式,泰莱皮努斯的冲天怒气顿消。他去而复返,并带回丰饶。

又说,泰莱皮努斯曾帮助寻回消逝之神。据哈梯及赫梯的太阳神话,泰莱皮努斯奉雷雨神之命,向海洋神阿鲁纳索回被他留住的太阳神。阿鲁纳惊恐万状,不仅交回太阳神,而且将女儿嫁与他为妻。

瓦西塔(Wasitta)

瓦西塔是古赫梯神话中一山,与凡人生一子。关于生育之山的情节,似经胡里特神话由苏美尔传入古赫梯。

乌伦塞穆(Wurunsemrau)

乌伦塞穆是古哈梯人神话中主神之一,雷雨神塔鲁的配偶,女神梅祖拉和奈里克城雷雨神之母,女神津图哈的祖母。

据赫梯的仪典神话,即奈里克城雷雨神发怒的神话,哈梯诸地区为乌伦塞穆所有;据揣测,乌伦塞穆其名具有“地域主宰”之意,或近似此意。

相传,乌伦塞穆为古王国时期哈梯神话中的“阿林纳城之太阳女神”(所谓“阿林纳之太阳女神”。阿林纳,意为“泉”,赫梯人之圣城)。乌伦塞穆同有关公主和王子的仪典相关联。哈图西利斯一世(公元前17世纪)的编年记以及雷雨仪典文中,亦提及此神。乌伦塞穆被称为王者的“养护者”,将其置于膝上,犹如照看幼儿,佑护王者冲锋陷阵,凯旋而归。一切战绩和胜利,王者均归之于乌伦塞穆。

古赫梯王国时期以后,乌伦塞穆作为“阿林纳城之太阳女神”的作用急剧衰落。哈图西利斯三世在位期间(约当公元前13世纪),试图人为重振对此神的崇拜。在王后普杜赫帕对乌伦塞穆的祷文中,此女神与胡里特神话中的赫芭特相混同。

在古赫梯神殿中,乌伦塞穆似与“地之太阳女神”(即“冥世之太阳女神”)相混同;后者在许多典籍中称为奈里克城雷雨神之母。乌伦塞穆与冥世主宰埃蕾什基伽尔相混同。

希梅吉(Shimegi)

希梅吉是古赫梯神话中的太阳神,又名“希米格”,为其正式神殿的主神之一。

雅里(Yarri)

雅里是古赫梯神话中的战神，佩带弓箭，原为外域神。

伊卢延卡(İlluyanka)

伊卢延卡是古赫梯神话之妖蛇；其名，赫梯语意为“蛇”、“龙”。相传，伊卢延卡曾与雷雨神搏斗，并夺去其心和目。而雷雨神终于得以复仇，乃是由于：雷雨神或助他之女神，同一凡人结合。据尤为古老的神话之说，雷雨神被战胜后，同一凡间女子结合。他们所生之子，娶伊卢延卡之女为妻，得以接近其岳父伊卢延卡，并遵父命索回其心和目。雷雨神既得心和目，便复旧如初，立即与妖蛇殊死相斗。其子未离妖蛇左右，嘱其父怜惜其身；雷雨神复仇心切，竟将其子与妖蛇一并殛杀。据较晚期之说，雷雨神在女战神伊纳拉的帮助下战胜伊卢延卡。女神与一凡间英雄胡帕西雅斯交好。她设计请伊卢延卡与其子女赴宴，以美酒将来者灌得大醉，难以自支。胡帕西雅斯乘机将妖蛇殛杀。

有关伊卢延卡的神话，在赫梯圣城奈里克举行“普卢利”节时诵读之。这一神显然不无古哈梯神话的影响，而“伊卢延卡”一语似来自印欧语。地中海东岸地区广泛流传有龙蛇与斗龙(蛇)勇士的神话；有关伊卢延卡的神话，显然即属之。马拉蒂亚(土耳其)发现的赫梯和卢维亚人的浮雕，便保留有诸如此类神话的图像。赫梯典籍中，并不乏所谓“海中伊卢延卡”之说。

伊斯塔努斯(Istanus)

伊斯塔努斯是古赫梯神话中的太阳神。伊斯塔努斯其名，在古赫梯王国时期袭自哈梯(埃斯坦)神话，取代该神的印欧语称谓；后者在其他安纳托利亚语(卢维语和帕莱语)中依然留存(太阳神提瓦特和提雅特)。

在伊斯塔努斯的赞歌(属中赫梯王国和新赫梯王国时期)中，不乏哈梯人仪式歌的影响(伊斯塔努斯的称谓“光明的”)，且不乏对太阳神沙玛什的礼赞之影响(伊斯塔努斯和沙玛什，均生有天蓝色的胡须)、胡里特神话的影响(伊斯塔努斯乘四马所曳之车)、印欧仪式歌遗存之影响。

古代胡里特神话中诸神

阿什塔比(Ashtabi)

阿什塔比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战神，又称“阿斯塔比”。相传，在同妖怪乌

利库梅的搏斗中,他是大神泰舒卜的襄助者。阿什塔比与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尼努尔塔相对应。

哈济和哈姆尼(Hazzi and Hamni)

哈济和哈姆尼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山神,大神泰舒卜之同伴。泰舒卜与其弟兄塔什米舒和姊妹沙乌什卡从哈济山观察妖怪乌利库梅。哈济与哈姆尼与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查潘相对应。

赫芭特(Hebat)

赫芭特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女神、“天界女主宰”,暴雨之神泰舒卜的配偶。其子为沙鲁玛(在东胡里特神殿,提拉与之相应);其女为阿兰祖和昆济沙利。达拉—达基塔为其役者。

在新赫梯王国时期,赫芭特与赫梯神话中阿里纳城太阳女神相混同。其崇奉中心为叙利亚城市哈尔帕(今阿勒颇)。据《乌利库梅之歌》中描述,赫芭特对泰舒卜与乌利库梅相搏的结局深感震惊。博阿兹柯伊附近的山崖有其雕像:着长袍,戴圆帽,站立于一豹上。其置身于王位的造像,亦可见于宝石雕刻品。

在乌拉尔图神殿,泰舍巴的配偶胡芭与之相应。女神胡芭的由来,似与赫芭特不无关联。

赫达穆(Hedammu)

赫达穆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妖怪,为魔怪库玛尔比与海神之女舍尔塔普舒胡里所生。据说,赫达穆是饕餮式的魔怪。据说,伊什塔尔以法术将其降除。

胡德纳—胡德卢拉(Hudena—Hudellura)

胡德纳—胡德卢拉是古胡里特—乌拉尔图神话中的命运女神之统称;又称“胡特纳—胡特卢拉”。乌拉尔图神话中的胡图伊内似与这些女神有关联。

胡里与舍里(Hurri and Sherri)

胡里和舍里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圣牛,大神泰舒卜的伴随者,其名意为“清晨”、“东方”、“黄昏”、“西方”。据说,被毁的敌方城市,是两者的草场。舍里和提拉曾拉泰舒卜之车,与乌利库梅决战。在博阿兹柯伊附近的山崖有两者的浮雕像,为头戴尖帽的御者和神类人之神。

库芭芭(Kubaba)

库芭芭是古胡里特和卢维亚人神话中的女神。公元前2000年代,库芭芭被奉为叙利亚北部卡尔赫米什城之神。公元前2000年代前半期北叙利亚的

铭文中,即已提及其女祭的卢维亚之名。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小亚细亚古亚述文献中,提及库芭芭之女祭(即阉者,阿卡得语“基特契特”)。据揣测,库芭芭与叙利亚的神圣女祭(阉者)科姆巴博斯不无关联。据说,库芭芭其名源于古美索不达米亚之“库”。“Baba”(“芭芭”),即“圣母”,并未广为人们所崇奉。公元前2000年代下半期,由于胡里特对赫梯神话影响的增强,库芭芭成为古赫梯神殿的主神之一(据赫梯京城哈图萨斯的新赫梯“神册”,属公元前13世纪)。赫梯王国衰落后(公元前12世纪初),哈图萨斯地区为弗里吉亚人所居,库芭芭成为弗里吉亚人神殿之主要女神(至尊之母),即库伯伯—基伯勒,后为晚期的希腊神话(即希腊化时期的神话)所承袭。

在楔形文字中,其名即为Ku—ba—ba(“库—芭—芭”)。在卢维亚人的象形文字中,其名为Ku—KUBABA—pa—pa(“库—库芭芭—帕—帕”)。在古闪米特文的小亚细亚铭文中,其名为KBB。如上所述,在弗里吉亚文中,其名为“库伯伯”(Kubebe)。据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象形文字的卢维亚人铭文(叙利亚北部和小亚细亚南部),库芭芭这一形象为卢维亚人神话中的主神之一。据公元前9世纪的卡尔赫米什铭文,统御者卡图瓦斯在这一地区重振对库芭芭的崇拜。公元前1000年代与前2000年代之交的亚述典籍中,亦提及库芭芭此神。

对库芭芭以及基伯勒(置身于王座上,两侧各有一狮)的崇拜,乃是古代小亚细亚对丰饶女神崇拜之延续。而这一崇拜导源于公元前6000年代之查塔尔—赫尤克文化。

库玛尔比(Kumarbi)

库玛尔比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众神之父”,为天神安努之子,其子为雷神泰舒卜(特舒布)。其配偶为皮丁的沙拉什(沙卢什)。库玛尔比被奉为谷物之神。在赫梯典籍中,库玛尔比通常称为⁴NISABA(苏美尔语)或⁴Halki(赫梯语),其意为“谷物”。据博阿兹柯伊附近的岩画,库玛尔比与一手持谷穗之神相混同。库玛尔比的崇拜中心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乌尔基什城。

据一些流传颇广的神话,库玛尔比在天界取代其父安努之位,其子泰舒卜又取代库玛尔比之位。

库舒赫(Kushuh)

库舒赫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月神,被奉为誓约之保证,故称为“誓约之主宰”。据说,此神对提供伪证或违约者严惩不贷。其形象为一戴有饰有新月之

冠的男子；又说，其背有双翼，有时立于狮身之上。

据有关白银的神话所述，白银为库玛尔比的襄助者。据说，库舒赫居于库济纳，其妻子为尼伽尔。赫梯人亦尊奉此神。库舒赫与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辛、赫梯和卢维亚神话中的阿尔玛相应。

莎乌什卡(Shawushka)

莎乌什卡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情爱和丰饶之女神，被视为泰舒卜的姊妹；就其职司而论，与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的伊什塔尔相等同。据说，家庭的美满取决于此神，她可使男子失去力量。此女神并具有法术之力，似与所谓“地下之力”不无关联。其神圣动物为狮，其崇拜中心为萨穆哈城。

莎乌什卡又被视为战神，故有“战场的伊什塔尔”之称。胡里特与赫梯的宗教典籍中，屡次提及莎乌什卡的兵器。莎乌什卡是胡里特女神中最强有力者，曾极力助泰舒卜与乌利库梅相搏。她往往借蛇赫达穆之魔力克敌制胜。相传，赫梯王哈图西利三世(公元前13世纪)曾奉之为其保护神。

泰舒卜(Teshub)

泰舒卜是古胡里特—乌拉尔图神话中的雷雨神。“泰舒卜”为胡里特称谓，其乌拉尔图称谓为“泰舍巴”。在古胡里特神话中，泰舒卜为所谓“现时神”之首。其父为库玛尔比；据说，安努被库玛尔比战胜后，将其精液遗于库玛尔比体内，泰舒卜后便生于库玛尔比之头颅。后来，泰舒卜取代库玛尔比在天界的统御地位；库玛尔比生乌利库梅，以夺回在天界失去的地位，泰舒卜终于战胜乌利库梅。关于泰舒卜的神话，后扩及赫梯王国全境。泰舒卜及其所属的诸造像可见于博阿兹柯伊附近一圣所的浮雕。泰舒卜的表征为双面斧和双首鹰。库米亚为其圣城和圣所。

提拉(Tilla)

提拉是东胡里特神殿之神，其起源似与乌拉尔图之神图拉相关联，同泰舒卜与赫芭特之子沙鲁玛(“泰舒卜之幼牛”，为西胡里特神殿之神)相对应。博阿兹柯伊附近的山崖浮雕，有沙鲁玛(提拉)之造像，立于赫芭特之后，立于豹躯之上，左手持斧，右手牵缰绳。

乌贝卢里(Ubelluri)

乌贝卢里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巨灵，相传，曾支撑寰宇，岩石般精灵乌利库梅曾被置于其肩上，十五日后，其躯体已与天齐。

乌利库梅(Ullikumme)

乌利库梅是古胡里特神话中既盲又聋的石怪。其名为胡里特语，意为“库米亚(圣城)的摧毁者”(?)，即“库米亚的敌对者”。

相传，乌利库梅为库玛尔比所造，意在消灭泰舒卜，复夺天宇的统摄权。在大神埃阿的帮助下，泰舒卜战胜乌利库梅。据说，遵库玛尔比之命，众神伊尔希拉将乌利库梅置于巨灵乌贝卢里的肩上，十五日后，乌利库梅的身躯已与天齐。沙乌什卡试图以法术降除乌利库梅，未能如愿。以泰舒卜为首的诸神，与乌利库梅搏斗，同样不能取胜。埃阿(苏美尔神话中的恩基)，以曾分开天地之石刀将乌利库梅从乌贝卢里肩上砍下，乌利库梅顿时软弱无力，泰舒卜终于获胜。

希梅格(Shimege)

希梅格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太阳神，其形象为一头饰上有带翼之日盘者。相传，希梅格为世人的审判者。据太阳神与牝牛的神话，希梅格与牝牛结合，生一子，送与一无嗣的渔夫。又说，希梅格亦为无嗣夫妇的襄助者。希梅格曾助诸神与魔怪乌利库梅相搏；他最先发现此妖。又据关于白银的神话，白银(库玛尔比的追随者)曾危及希梅格和库茹赫的生命。

希梅格与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太阳神沙玛什(乌图)相应，并与乌拉尔图神话中希维尼相应。其妻子为源于阿卡得神话之神艾雅(沙玛什之妻)。

伊尔沙帕(Irshappa)

伊尔沙帕是古胡里特神话中的火神，与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火神拉沙普相应。

伊什哈拉(Ishhara)

伊什哈拉是西亚一些民族神话中的古老神，其名源于古苏美尔语；在埃兰称为“阿什哈拉”；在巴比伦(始于乌尔第三王朝)称为“埃什哈拉”；在乌加里特称为“乌什哈拉”；在胡里特人中称为“伊什哈拉”。伊什哈拉始而似为丰饶女神；在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中，女神伊什塔尔为伊什哈拉所取代。相传，伊什哈拉曾与吉尔伽美什举行圣婚。伊什哈拉同作为战神的伊什塔尔相混同，则为时较晚。伊什塔尔又被视为公正和审判的主宰，其名往往作为誓约的保证。伊什哈拉并被视为“七妖”之母。蝎以及天蝎星座，为其表征。

古代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诸神

阿格利博尔(Agli-Bal)

阿格利博尔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月神，在巴尔米拉地区备受崇拜，为“贝尔—雅里赫博尔—阿格利博尔”三联神及“巴力沙梅姆—玛拉克贝尔—阿格利博尔”三联神之一。相传，阿格利博尔是主神贝尔的使者。其肩负半月、头戴月光之冠的战神形象，广为人们所知。

阿克希特(Akhit)

阿克希特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一勇敢的猎者、贤明的统治者达尼伊卢之子，亦称“阿克哈特”，又是乌加里特神话传说中英雄人物。相传，阿克希特因伊卢的祝福而生。阿克希特长大成人，其父命他从事狩猎，库萨尔一与一哈西斯为他制造一神弓。狩猎女神阿娜特欲据有此弓，并企图以财富、爱情、永生换取，阿克希特却予以拒绝。于是，阿娜特决意置之于死地，并命群鹰将他撕食。达尼伊卢与其女帕伽图哭悼阿克希特。在群鹰之母查玛卢的腹中，达尼伊卢发现其子的遗骸。帕伽图矢志为兄复仇。

阿娜特(Anat)

阿娜特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狩猎女神、战神，被视为死而复生之神巴卢的姊妹和情人，伊卢与阿舍拉之女。在乌加里特，阿娜特被视为其已故祖先的钟情者，故有“全民未婚妻”之称。据乌加里特神话，阿娜特曾助巴卢与其对手穆图和雅穆相搏。巴卢不幸被穆图杀死，阿娜特将其遗体葬于查帕努山。阿娜特为巴卢复仇，裂其体，焚烧后粉碎之，撒布于田野；于是，巴卢死而复生。阿娜特并与毁灭之力的化身(诸如拉塔努)相斗，以求得丰饶和生机。阿娜特又被视为残暴和肆虐的女神。相传，阿娜特对“东方和西方的男子”大肆杀戮，意犹未尽，竟对应其邀请赴宴的宾客大施淫威。作为兽类和禽鸟的主宰，阿娜特曾杀害不愿交出其神弓的阿克希特。又说，阿娜特是巴卢与伊卢的中介者，她曾软硬兼施，使后者同意她为巴卢修建居所。

在古犹太人的前犹太教神殿，阿娜特是雅赫维的配偶。阿娜特又是古埃及神话中塞特的妻子；塞特与巴卢相混同。据古埃及神话，太阳神拉将阿娜特

和阿斯塔尔特嫁与塞特为妻。塞浦路斯也有崇奉阿娜特之风。在希腊化时期，阿娜特与雅典娜相混同。

阿斯塔尔(Astar)

阿斯塔尔是古闪米特人神话中的星辰神，被视为金星的化身，与阿斯塔尔特和伊什塔尔相对应。在西支闪米特人的神话中，阿斯塔尔为迦南人和阿摩利人之神，与阿斯塔尔特同受敬奉，显然为其配偶。阿斯塔尔为觊觎世界统治御权者之一。巴卢亡后，伊卢将统治权交与阿斯塔尔。作为巴卢的对立者，阿斯塔尔在乌加里特神话中乃是邪恶的化身，被赋以“可怖者”的称号。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阿斯塔尔，似与古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和古埃及神话中的霍鲁斯相提并论。

对阿斯塔尔的崇拜，渐为对地域神的崇拜所取代。

阿斯塔尔特(Astarte)

阿斯塔尔特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爱情与丰饶女神、尚武女神、金星的化身。阿斯塔尔特为古闪米特神话中之神，与亚述和巴比伦神话中的伊什塔尔和阿斯塔尔相应。阿斯塔尔特似被视为西支闪米特之神阿斯塔尔的妻子。在乌加里特，阿斯塔尔的崇拜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神话中却几乎未被提及。卡拉图对其子的叛逆行为予以痛斥，并使阿斯塔尔特对其子异常愤懑。在众神与雅姆的搏斗中，这起着重要作用。在来源于巴勒斯坦的神话(据古埃及典籍)中，阿斯塔尔特为诸神遣往雅姆之处的使者(雅姆执意索取最高统摄地位)。在乌加里特神话中，她曾请求巴卢(巴力)勿杀雅姆的使者；她斥责巴卢(巴力)殛杀雅姆。在古代埃及，阿斯塔尔特与某些神一并纳入神殿(阿斯塔尔特与伊什塔尔在古代埃及被视为同一女神)，阿斯塔尔特有时与塞赫梅特相混同。阿斯塔尔特又被视为马匹和马车的主宰、征战女神，又似与海洋和水域相关联。阿斯塔尔特又被描述为医神，她同赖舍普结为配偶。据古埃及典籍，阿斯塔尔特与阿娜特均来源于巴勒斯坦的神话。在迦太基和塞浦路斯，阿斯塔尔特也为人们所敬奉。在迦太基，其形象对有关提妮特的观念有所影响。阿斯塔尔特和阿娜特两者的属性，后融合于阿塔尔伽提斯这一形象。迨至希腊化时代，阿斯塔尔特与古希腊神话中的阿芙罗狄忒及古罗马神话中的尤诺相混同。据这一时期的神话，阿斯塔尔特(阿芙罗狄忒)钟情于阿多尼斯；阿多尼斯亡故后，阿斯塔尔特为寻觅心上人前往冥府。据另一则神话，阿斯塔尔特(阿斯特罗诺娅)向埃什蒙百般求爱，埃什蒙后亡故，因女神阿斯塔尔特那

可赋予生命的温暖而得以再生。阿斯塔尔特的形象为一引弓待发的女骑士。

阿西拉特(Asirat)

阿西拉特是古闪米特神话中的女神,又称“阿什拉图”,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至高神伊卢的妻子(女儿),众神和世人之母,宇宙万有之主。阿西拉特又被视为海之主宰(乌加里特典籍中称之为“至大的海洋阿西拉特”)。在乌加里特有关巴力的神话中,阿西拉特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阿西拉特曾促使伊卢允许为巴力建造神殿。巴力亡故后,阿娜特斥责阿西拉特对巴力居心叵测。遵照阿西拉特之意,伊卢将统摄寰宇之权让与阿西拉特。据北部迦南神话(见古赫梯典籍),阿西拉特(阿舍尔图)试图诱惑巴力,巴力将此事告知伊卢,并遵伊卢之意使阿西拉特如愿以偿,后又给以侮辱。阿西拉特与巴力遂结下仇怨。据叙利亚荒原的游牧者阿摩利人之说,阿西拉特为玛尔图之妻。

在古也门神话中,阿西拉特为月神阿姆之妻,在卡塔班国为人们所敬奉。阿西拉特似为至高女神和众神之母,又被视为安拜之母。阿西拉特显然是太阳女神的异体之一。她有时被称为至善者。在献祭阿西拉特之物中,生殖器崇拜的物体居于重要地位。有关阿西拉特的叙述,亦见诸古亚述—巴比伦神话。

埃尔(EI)

埃尔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至高神伊卢的腓尼基和犹太称谓。

埃拉伽巴尔(Elagabal)

埃拉伽巴尔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之神,其名意为“山中之神”;又称“赫利奥伽巴尔”(“山中之太阳”)。其崇拜似形成于阿拉米时期(公元前1000年代至公元1000年代),在古罗马时期臻于鼎盛。埃拉伽巴尔被视为太阳神以及大自然丰饶之力的化身,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奥斯和古罗马神话中的尤皮特相混同。

埃什蒙(Eshmun)

埃什蒙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死而复生的植物神、医疗之神;据说,可使死者复生。埃什蒙在迦太基、腓尼基为人们所敬奉。其象征为盘于杆上之蛇的造像。

在希腊化时期,埃什蒙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阿斯克勒庇奥斯相混同。

据贝鲁特的神话,埃什蒙为腓尼基神萨迪克之子(非永生的善者),貌美而端庄,深得众神之母阿斯特罗诺娅(阿斯塔尔特)垂爱。一次,埃什蒙行猎,阿斯特罗诺娅百般追逐,埃什蒙竟自阉而亡。阿斯特罗诺娅以其可赋予生命

的温暖使之复生,并成为神。

埃什蒙又被视为梅尔卡尔特的伙伴,并与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车夫伊奥劳斯相混同。据古希腊罗马晚期神话之说,梅尔卡尔特与提丰搏斗时丧生,埃什蒙使其复生。

芭拉特(Baalat,意为“女主宰”)

芭拉特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地域女守护神的称谓。在毕布鲁斯地区,芭拉特为至高神之一、城邦的主宰和女守护神。

巴力(Baal)

巴力是西支闪米特人对神的称谓,派生于巴卢;“巴力”意为“主宰”。参见“巴卢”。

巴力—哈蒙(Baal—Hammon)

巴力—哈蒙是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之神,其名似意为“火盆主宰”;又名“哈蒙”,被视为太阳神。在迦太基,巴力—哈蒙为主要神之一,被视为丰饶之神,与古罗马神话中的农事神萨图尔努斯和主神尤皮特相混同,通常被视为丰饶女神提妮特的配偶。

巴力沙梅姆(Baalshamem)

巴力沙梅姆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天之主宰,往往似又被视为太阳神。据腓尼基的宇宙起源说(见桑霍尼雅通—斐洛之说),巴力沙梅姆与天神乌兰诺斯相应,其子为埃尔。埃尔与其父相抗衡,并战而胜之。毕布鲁斯的斐洛曾援用腓尼基一则神话传说:克罗诺斯(即埃尔)以其子向乌兰诺斯(即巴力沙梅姆)献祭。始于公元前2000年代末,对巴力沙梅姆的崇拜广布于叙利亚。在迦南和阿摩利的神殿,巴力沙梅姆成为至高神。在希腊化时期,巴力沙梅姆与宙斯和尤皮特相混同。在帕尔米拉,巴力沙梅姆被视为三联神之首(其他两神为玛拉克贝尔和阿格利博尔)。巴力沙梅姆有种种称谓:“至大和慈悲的”、“慈惠和宽厚的”等。对巴力沙梅姆的崇拜,似与对称为“永恒福乐”之神的崇拜相关联。此神似取代巴力沙梅姆在三联神中的地位;公元2至3世纪,其崇拜广布于帕尔米拉。

在古阿拉伯神话中,巴力沙梅姆(即巴力萨敏)为纳巴泰以及萨法之阿拉伯人所敬奉。

巴卢(Balu)

巴卢是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诸神之最习见的称谓之一,其意为“主

宰”；后称“巴力”(似为希腊称谓)。

巴卢(巴力)被奉为雷雨、闪电以及同雨水相关联的丰饶之神。巴卢(巴力)又称“巴力—哈达德”、“哈达德”。在乌加里特神话中,此神为主要人物(即阿利雅努—巴卢、阿利延,意为“强有力者”),似被视为乌加里特的守护神。

相传,巴卢为伊卢与阿西拉特之子。巴卢又称为达甘之子。伊卢作为始祖,被视为巴卢之父;据晚近腓尼基之说,巴卢之母为乌兰诺斯之一情人,而乌兰诺斯在此又与巴卢相应,达甘(达贡)又是因乌兰诺斯而有孕,达甘无疑被视为其母。巴卢有三女,即:帕达拉伊,似为肥沃之女神;塔拉伊,似为丰产之女神;阿尔查伊,似为土地之女神。此女神又似与晚期之阿尔苏相关联,相当于乌兰诺斯之妻盖娅(据桑霍尼雅通—斐洛之说)。阿娜特被视为巴卢的姊妹和情人。

巴卢被视为勇士、英雄中最强有力者、行于云端者,又被视为王者(即巴力—泽布尔)。其形象为置身云端者、一牡牛(丰饶之象征),或为一以雷矢之矛刺向大地之勇士。据说,他居于扎帕努山(意为“北山”,即扎丰山,即今之阿克拉斯山),被视为其主宰,故有“巴力—扎帕尼”之称。在幼辈神为争夺对寰宇和诸神之统摄的搏斗中,巴卢实际上已取代伊卢,成为宇宙之主。

作为大地和丰饶之主宰,巴卢(巴力)与阿娜特同冥世之力以及与海洋相关联的破坏之力相抗衡,巴卢并成为死而复生之神。死亡之神和冥神穆图是巴卢的主要对手。穆图意欲从巴卢手中夺取对寰宇和诸神的统摄权,于是邀他到冥府赴宴。巴卢惊恐万状,向穆图致意,似乎前去谒见穆图,屈服于其震慑。后来,巴卢果真亡故,似为穆图所害。伊卢、阿娜特及其他善神,十分哀痛。在太阳神沙玛什的帮助下,阿娜特找到巴卢的遗体,哀悼已毕,则葬于扎帕努山。阿娜特指责阿西拉特对巴力采取敌视态度。据阿西拉特之意,伊卢命阿斯塔为诸神之主。阿娜特要求穆图将巴卢从冥府释放,穆图执意不肯。阿娜特愤而置穆图于死地,碎其尸而焚之,并扬其灰。巴卢终于死而复生,复夺回往昔的权力。穆图死后第七年,再现于世,并又与巴卢相斗。女太阳神沙帕什声称:伊卢要对穆图严惩。巴卢最终获胜。巴卢与穆图之争反复不止。而巴卢之亡故,则导致枯萎和干旱,其复生又使自然界生机勃勃。

巴卢并同海洋之怪雅穆相搏。雅穆竟然要巴卢成为海中之鱼。巴卢勃然大怒,以库萨尔—伊—胡萨尔所制的神奇之棒击败雅穆。另说,战胜雅穆者亦为阿娜特。拉塔努(利维坦)以及种种凶猛魔怪,也是巴卢的敌对者。

为巴卢修建宫室(其威权的象征)之神话广为流传。据说,阿娜特在阿西拉特的帮助下,争取伊卢的认可,为巴卢修建宫室。于是,库萨尔—伊—胡萨尔遂在扎帕努山为之修建宫室,并覆以黄金和白银。经与巴卢的长时间的争论,他最终还是为宫室开了窗;“死亡”因而可由窗进入宫室。

关于作为雷神之巴卢的神话,亦可见于赫梯。相传,阿西拉特(阿舍尔图)试图讨好巴卢;而巴卢遵伊卢(埃尔库尼尔希)之命,满足其所求,却又给以屈辱。于是,两者结下冤仇。

据古埃及之说,巴卢与塞特相混同。大神拉命阿娜特和阿斯塔尔特成为巴卢的妻子。塞特又似与阿娜特相结合。塞特似与雅穆相搏,塞特最终获胜;阿斯塔尔特曾参与之。

巴力—哈达德(阿利雅努—巴卢)似与公元前 1000 年代的腓尼基神巴力—阿迪尔相混同。始于公元前 2000 年代末期,对哈达德的崇拜广布于叙利亚地区。阿塔尔伽蒂斯被视为其配偶。迨至希腊化时期,巴卢则与古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相混同。

贝尔(Bel)

贝尔是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之神,又名“博尔”。在帕尔米拉神殿中,贝尔是至高神和世界的主宰,与雅里赫博尔和阿格里博尔为三联神。其形象为一牡牛或牛首人躯。贝尔似被视为丰饶之神。在希腊化时期,贝尔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潘相混同。关于贝尔的神话溯源于古老之神巴卢,形成于阿卡得影响之下。始于公元前 2000 年代末,此神在叙利亚备受崇拜。

“贝尔”有时用作帕尔米拉之地神阿尔祖(阿尔杜)的称谓。

贝尔以及巴力沙梅姆在三联神中的地位,似为一其名禁呼、被称为“其名永受赞颂”之神所取代。公元 2 至 3 世纪,对此神之崇拜广布于帕尔米拉,似为一慈惠、博施之神。

在古阿卡得神话中,“贝尔”为若干神之称谓(首先是恩利尔),始于古巴比伦时期,成为一切神之代称;喀西特时期,仅为马尔都克一神之代称;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恩利尔与马尔都克合而为一,即贝尔(“统御者”);在亚述,则是恩利尔与亚述尔合而为一。

贝特尔(Bethel, 希伯来文 bēth'el)

贝特尔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之神,其名意为“神之居所”;乌加里特人称之为“毕提卢”。据桑霍尼雅通和斐洛(毕布鲁斯)之腓尼基神谱,贝特尔

为乌兰诺斯(巴力沙梅姆?)与盖娅之子。贝特爾又是古阿拉伯人崇拜地之称谓。据《圣经·创世记》载,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曾在此遇上帝,并筑坛献祭。后其孙雅各也在此梦见上帝,醒后立石为记,以油浇奠,并命名为“伯特利”。犹太教奉为圣地。

达贡(Dagon)

达贡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之神。其乌加里特和阿卡得称谓为“达甘”。“达贡”似有“鱼”、“穗”之意。达贡此神似为农业保护神或捕鱼业保护神;始而似为食物的赐予者。在乌加里特神话中,达贡与暴风雨神和丰饶之神巴卢相关联。据腓尼基神话(桑霍尼雅通一斐洛之说),达贡为天神乌兰诺斯(似与巴力沙梅姆相应)与地神盖娅之子,埃尔(伊卢)之弟兄。在非利士人的神话中,公元前2000年代末至前1000年代初,达贡为至高神和战神。这一形象似袭自巴勒斯坦沿海地带的前非利士居民(即迦南居民)。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贝特谢安,达贡与阿斯塔尔特相关联。在阿卡得神话中,达贡被视为幼发拉底河中游居民的保护神(非源于巴比伦之神)。其配偶为女神沙拉(似为胡里特之神),沙拉又是暴风雨之神阿达德的配偶。据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古巴比伦之说,达贡为阿达德之父。阿达德有时又与大神恩利尔相混同。

丹尼卢(Dannilu)

丹尼卢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传说中人物,阿克哈特之父。丹尼卢为哈尔纳姆的明智的统御者(所谓“哈尔纳姆”,似为乌加里特人祖先的社会,达塔努亦属之)。《圣经·以西结书》中曾提及但以理,表明前犹太教时期的犹太社会已存在所谓丹尼卢崇拜。

霍隆(Horon)

霍隆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之神。据乌加里特神话,霍隆为王权庇护者,曾应卡拉图之吁求,对其叛逆之子雅齐布施以严惩。其形象为鹰,与阿斯塔尔特为配偶神。

据古埃及神话,霍隆为冥世之神。

伽德(Gad, Gadde)

伽德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福运之神。希腊化时期,伽德在叙利亚被奉为一些城市、泉源、河溪的守护神。伽德似被视为木星的化身,并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提克相混同。

卡拉图(Karatu)

卡拉图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大神伊卢之子或后裔；相传，为狄塔努的统御者，似为乌加里特人的祖先。卡拉图既无妻室，又无儿女，房屋也被毁。梦中，大神伊卢降临，命他举行献祭，召集军队，征伐乌杜米国，并娶其王帕贝利之女玛萨特—胡拉伊为妻，生儿育女。卡拉图遵其命而行。征途中，他向女神阿西拉特—伊拉特许愿：如能取胜，则将玛萨特—胡拉伊体重三分之二的白银，其体重三分之一的黄金奉献。攻城日紧，帕贝利愿献金银、车辆、马匹、奴隶，向卡拉图求和。卡拉图执意不肯，得玛萨特—胡拉伊为妻后，始罢兵。伊卢向卡拉图和新娘玛萨特—胡拉伊祝福；两人后生八男八女。卡拉图却未向女神阿西拉特—伊拉特奉献所许之金银，女神则给以严惩。卡拉图身染不治之症。其幼子伊利哈乌和幼女塔斯玛纳特，哭悼其父，并举行法术仪式。伊卢以泥土造女医神沙提卡特；沙提卡特战胜死神穆图，终于使卡拉图转危为安。长子雅齐布乘父病危，图谋篡夺其父权位。卡拉图施以诅咒，吁求霍隆和阿斯塔尔特予以严惩。雅齐布似因而遭不测。

科斯(Kos)

科斯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之神，又名“凯斯”、“考斯”；公元前1000年代后半期，在埃多姆国为人们所敬奉。此神仅见于神名录。科斯似为雅赫维的异体，或与雅赫维相混同。

克摩什(Kemosh)

克摩什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摩押国神殿的至高神，似为战神。公元前9世纪摩押王米沙铭文，记有对阿斯塔—克摩什之崇拜（克摩什之一异体，似承袭阿斯塔—之属性）。据《圣经·列王纪》（下）载，摩押王为挽救危局，将长子献作燔祭（3·21~27）。

库德舒(Kudshu)

库德舒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爱情和丰饶女神，其迦南—阿摩利称谓为“卡德什”；新王国时期，此神在埃及为人们所敬奉。其造像可见于古埃及、叙利亚、腓尼基、巴基斯担、乌加里特。其形象通常为—赤裸妇女，立于狮背，佩戴项链，手持鲜花和蛇。库德舒似为阿斯塔—阿西拉特或阿娜特的异体。在古代埃及，其崇奉中心为孟斐斯；库德舒与哈托尔相混同，被视为天之主宰、众神之主，并被视为普塔赫的女儿和配偶。

库萨尔与哈西斯(Kusar and Hasis)

库萨尔与哈西斯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工匠神；其名意为“能工与

巧匠”，又名“库萨尔—瓦—哈西斯”。相传，库萨尔与哈西斯具有超自然的技能，被视为制造兵器的铁匠，而又精于种种技艺。

据古乌加里特神话，他为阿克希特制造了一张神奇之弓（据说，此弓为阿娜特求爱之物）；他为巴卢（阿利雅努—巴卢）造一种兵器——槌，他借助于这种兵器战胜雅穆（雅姆，海洋之化身）。库萨尔与哈西斯并称所造之两槌为“追逐者”、“打击者”。前者“驱逐”雅穆，后者则置之于死地。他具有预知未来的异能，预言巴卢将大获全胜。他还制造脚凳、桌、鞋、碗等器物。他为巴卢建造宫殿，并以黄金、白银和贵重之石为材料；所用之砖，则是以贵重金属铸造而成。然而，库萨尔与哈西斯执意要在宫殿墙壁上开窗，巴卢最初不予赞同，而最终还是作出让步。据《圣经·耶利米书》（9：21），死亡可越窗而入。据说，他并为海洋之主雅穆营造宫室。

相传，他的作坊位于卡普塔鲁岛（即克里特岛），其居所则为希库普塔赫（即埃及）。这似说明：诸如此类技艺来自这些地区。

据晚期腓尼基人的神话，库萨尔与哈西斯称为“胡索尔”（来自“库萨尔”）。“哈西斯”则演化为一独立神——乌索伊之称谓。在宇宙起源神话中，摩哈·胡索尔（意为“使分离者”），为造物主和宇宙整饬者，系乌洛姆（“永恒”）所生。据说，他将宇宙之卵一分为二，天与地即由此而生。

拉帕伊特(Rapait)

拉帕伊特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传说中居于冥世者。在北非的布匿人神话中，拉帕伊特与古罗马神话中的玛纳相混同。古乌加里特关于阿克希特的神话传说中，保留有关于拉帕伊特的片断。据说，拉帕伊特与诸神共同参与某些事宜以及大神伊卢的宴饮。据有关卡拉图的神话传说，拉帕伊特与民众共同参与献祭仪式；所谓“往昔的拉帕伊特”，即属以往若干代者，亦被吁求参与之。丹尼卢被称为“拉帕努伊特的男子”。据揣测，所谓“拉帕伊特”，为一些经历特殊的“准死亡”神圣仪式的世人；嗣后，这些世人则与居于冥世者相等同。由于这种神圣仪式，他们并获得神之奥秘。

“拉帕伊特”其词源(rp)，具有“医疗”之意。据此可断定：拉帕伊特可医治疾病。

拉沙普(Rashap)

拉沙普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火神和闪电之神，又被视为瘟疫的施放者；又名“雷舍弗”（意为“火焰”）。拉沙普有时又被视为战神和兵器的保护

神。相传,拉沙普与阿娜特是一对偶神,显然是其配偶;拉沙普或与库德舒为配偶;拉沙普并与霍伦有着紧密关联。拉沙普并与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奈尔伽尔相混同。在希腊化时期,拉沙普与阿波罗相混同。

据桑霍尼雅通—斐洛的宇宙起源之说,“光明”、“火”、“火焰”与拉沙普相应。它们为教人们取火和用火的格诺斯和格涅伊之后裔;巨灵即由它们而生。

拉沙普并纳入古代埃及神殿,在塞浦路斯亦为人们所敬奉。据古代埃及神话之说,拉沙普着短衣,束带,头戴高尖帽,手持盾牌、矛和战斧。古代巴勒斯坦—迦南神话中之神米卡尔,似为其异体之一。

利维坦(Leviathan)

利维坦这一形象并见诸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相传,拉塔努(即利维坦)为水域破坏之力的化身,其形象为七首巨怪,曾与巴卢和阿娜特相斗,被战胜。利维坦是《圣经》故事中的海中动物,被描述为鳄鱼、巨蛇或龙。《圣经·约伯记》(第40、41章)有详尽描述。

玛拉克贝尔(Malakbel)

玛拉克贝尔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太阳神,帕尔米拉神殿三联神之一(即巴力沙海姆—玛拉克贝尔—阿格利博尔),并居于显著地位。其名意为“贝尔的使者”。在希腊化时期,此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利奥斯相混同;后又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相应。在古罗马,不乏玛拉克贝尔之造像,诸如:玛拉克贝尔手持羊羔生于柏树;玛拉克贝尔乘车飞行天宇;玛拉克贝尔以赫利奥斯为其形貌,为鹰送上苍穹,等等。

梅尔卡尔特(Melkart)

梅尔卡尔特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推罗城邦的至高神(公元前1000年代),在腓尼基及其境外(特别是在迦太基以及大马士革)为人们所敬奉,被视为航海保护神以及腓尼基(特别是推罗)的首脑。其名腓尼基语 mlqrt,意为“城邦之王”。

据桑霍尼雅通和斐洛之说,梅尔卡尔特为宙斯·得玛伦特之子,伊卢·达贡的外甥。梅尔卡尔特与古希腊神话中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相混同,其形象通常为着狮皮者。据晚期的古希腊罗马传说,梅尔卡尔特在黎巴嫩曾与提丰(雅穆)相搏,不幸身死,后在伊奥拉奥斯的帮助下得以复生;据推罗和迦太基居民之说,伊奥拉奥斯为梅尔卡尔特的伴随者。在推罗,每逢冬去春来,则举行促使梅尔卡尔特复苏的仪式;梅尔卡尔特则被视为死而复生之神。此神似

亦承袭巴力—哈达德的若干属性。又说,梅尔卡尔特为太阳神。

米尔科姆(Milkom)

米尔科姆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亚扪国神殿的至高神,又称“米尔克”(意为“王者”、“主宰”)。据公元前1000年代前半期的铭文,亚扪人之王曾遵米尔科姆之意,为其京城修建城垣。乌加里特神典中,亦提及此神。

穆图(Mutu)

穆图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死亡之神和冥世之神;又称“莫特”。其名(mt)意为“死亡”。相传,穆图又是所谓“紊乱”的化身,并将干旱和不育降至人间,他是巴卢的主要敌对者。

在乌加里特神话中,穆图为一硕大之神,其口张开上可接天,下可触地,其舌则可与星辰比高,一切生物则可一口吞之。据说,死者均去往穆图之国度,或者穆图去寻将死者。譬如,穆图曾拘招卡拉图;卡拉图死期将至,惟有医神沙阿提卡特可使之绝处逢生,并战胜穆图。据说,死亡(即穆图)可越窗而入(《圣经·耶利米记》,9·12)。工匠神库萨尔—与—胡萨斯意欲为巴卢之宫殿修建窗户,难怪巴卢极力反对。穆图为世界统御权的觊觎者之一,假意邀巴卢前来赴宴,却在席间将巴卢杀害。结果,干旱成灾,一片荒芜,穆图后又为阿娜特所杀。七年后,穆图死而复生,又与巴卢相搏,却又获胜。

穆图之死以及巴卢的复生,与世间的生存和丰饶相关联。似乎死(穆图)同时又具有繁育之力。据说,阿娜特使穆图化为齏粉,并犹如谷种似地扬撒,此后,穆图得以复活,巴卢亦随之再生。

据桑霍尼雅通和斐洛之说,穆图状如泥,同时具有死亡和繁育的生命之力;穆图为风与意愿所生;世界的一切未出现的成分又因之而生。穆图显然与帕尔米拉神话中的冥世神拉巴瑟雷相应。

帕达拉伊(Padaray)

帕达拉伊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肥沃女神,巴卢之女。

齐德(syd)

齐德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狩猎和捕鱼之神。齐德被视为西顿城邦的创始者和主宰。“齐迪—梅尔卡特”、“齐迪—提妮特”等称谓,见诸神名录。

萨迪克(Sadik)

萨迪克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腓尼基的正义之神,其子为死而复生之神埃什蒙。

沙德拉帕(Shadrapa)

沙德拉帕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医疗精灵,其崇拜似始于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其造像通常为蛇和蝎相伴随。

沙利穆与沙哈鲁(Shalimmu and Shaharu)

沙利穆和沙哈鲁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晚霞之神和朝霞之神,均为造福之神。“沙利穆”,后演化为“沙利姆”,意为“晚霞”。“沙哈鲁”,后演化为“沙哈尔”,意为“朝霞”。

在古代巴勒斯坦,沙利穆似被视为耶路撒冷的创建者和守护者(与埃尔翁;埃尔翁似为伊卢的异体)。“耶路撒冷”,新希伯来文意为“沙利姆所建”。

沙姆舒(Shamshu)

沙姆舒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太阳神;《圣经》中称为“舍梅什”。古代巴勒斯坦和迦南关于沙姆舒的神话,成为《圣经》中关于日、月、星辰被造之说的基础(《圣经·创世记》,1·14~19)。《圣经》中的参孙,似与沙姆舒相关。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沙姆舒在古犹太为人们所敬奉。在乌加里特神话中,沙姆舒似与太阳女神沙帕什为偶神。在帕尔米拉神殿,其造像头戴光环,手持火把。沙姆舒与古阿卡得神话中的沙玛什和古也门神话中的沙姆斯相近同,似均来源于一闪米特之神。

沙帕什(Shapash)

沙帕什是古西支闪米特神话人中的女太阳神,见诸乌加里特神话。相传,诸神为争夺世界统摄权的搏斗中,沙帕什作为巴卢(阿利雅努—巴卢)与阿娜特的襄助者,置身于生命和善良之力一方,反对死亡之神穆图。据说,沙帕什有无不见的异能,帮助阿娜特寻找穆图所杀害的巴卢的尸体,并将其葬于扎帕努山。沙帕什看到巴卢复返之后与穆图相搏,扬言伊卢要施之以报复,巴卢最终获胜。沙帕什也见于其他乌加里特神话。

沙帕什似与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太阳神沙姆舒组成偶神。

塔阿夫特(Taavt)

塔阿夫特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智慧之神,文字的创始者,见诸晚期腓尼基传统。据信,塔阿夫特为《圣经·创世记》的作者。在古埃及神话中书记之神托特的影响下,塔阿夫特这一形象日趋繁复。

塔拉伊(Talay)

塔拉伊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丰产之女神,巴卢之女。

提妮特(Tinnit)

提妮特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迦太基神殿的至高神之一为女神；又名“塔妮特”。提妮特与巴力—哈蒙为偶神，似为后者的配偶，显然是月亮女神、丰饶女神、雨露的赐予者、生育的佑护者，又被视为狩猎女神。其表征为一半月、鸽和表示生命的象形文字。后来，其形象为一生有双翼的妇女，手捧月轮，置于胸前。希腊化时期，提妮特与尤诺、阿芙罗狄忒·乌兰尼亚和阿尔忒弥斯相混同。她又称为“天女”、“天界尤诺”，有时又称为“至尊之母”。有关阿西拉特和阿斯塔尔特之说，对提妮特神话有所影响。阿斯塔尔特与古罗马神话中的天后尤诺相混同，在迦太基与提妮特同受崇拜。有关阿娜特的神话对提妮特这一形象也有影响。对迦太基创始者狄多的崇拜，颇有可能与提妮特崇拜相融合。常见于神谱的“齐迪—提妮特”，既为提妮特的化身，又兼有狩猎神齐德的属性。

乌索伊(Usai)

乌索伊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腓尼基神，由工匠神库萨尔与哈西斯演化而来。

雅里赫(Iarikh)

雅里赫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月神，其名意为“月”。在乌加里特神话中，雅里赫被视为月亮女神尼卡尔之夫；在苏美尔，则被视为月亮女神宁伽尔之夫。雅里赫曾请求夏收主宰哈尔哈比将其女儿尼卡尔嫁与他为妻，他愿赠以丰厚的聘礼。哈尔哈比一口回绝，并建议他去向巴力之女帕达拉伊或天神阿斯塔特之女伊芭尔达梅求婚。然而，雅里赫不为所动，执意非尼卡尔不娶，哈尔哈比只好应允。雅里赫遂将无数金银财宝和一大片庄园、葡萄园作为聘礼，与尼卡尔结为伉俪。后在尼卡尔即将分娩之时，众神遣使者赐福与她，使她平安生下一子。乌加里特人笃信：雅里赫与尼卡尔的结合，象征着宇宙的和谐和世间的丰饶。西支闪米特人认为，天神和睦结合，繁衍后代，世人可丰衣足食。雅里赫与迦南—阿摩利神话中的阿穆相混同，并与古也门神话中的阿姆有血缘关系。

雅里赫博尔(Yarikhbol)

雅里赫博尔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太阳神，其名意为“博尔(贝尔)的使者”。雅里赫博尔在帕尔米拉为人们所敬奉；与贝尔和阿格利博尔成为三联神，与另一三联神(巴力沙梅姆—玛拉克贝尔—阿格利博尔)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雅里赫博尔与玛拉克贝尔相对应,似相等同。雅里赫博尔被视为帕尔米拉圣泉“埃弗克”的守护神。据说,管理此泉者,即由其所示之意确定。雅里赫博尔之形象,为一武士,头上有日光之头饰。

雅穆(Yammu)

雅穆是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水域(首先是海)的主宰,其名意为“海”。

相传,雅穆是对世界和诸神的统摄之觊觎者之一,专横而凶残。雅穆通常有海中魔怪——龙、利维坦等相伴随。雅穆作为恶之化身,与死亡之神穆图同为巴卢(巴力—哈达德)的敌对者。

据乌加里特神话,工匠神库萨尔与哈西斯奉伊卢之命为雅穆修建宫殿,即其威权的象征。诸神不得不向他进贡,诸神在伊卢的主持下聚会,雅穆遣使者前来要挟,强使巴卢从属于他,成为他的奴仆。伊卢惊慌失措,意欲退让。巴卢却勃然大怒,要杀死来使,阿娜特和阿斯塔尔特连忙劝止。阿斯塔尔特显然是诸神与雅穆之中介。库萨尔—与—哈西斯为巴卢造一对神奇之槌:一名“追逼者”,一名“殛杀者”。借助于两槌,巴卢将雅穆打得一败涂地。使用“追逼者”后,雅穆尚可继续搏斗,“殛杀者”则使之丧生。阿斯塔尔特对巴卢此举十分不满,责备他不该斩尽杀绝。另说,阿娜特也是战胜雅穆者。

在古代埃及典籍中,有一则显然属巴勒斯坦—迦南的神话,即:雅穆觊觎对诸神的统摄,结果为塞特(即巴卢)所败。

据犹太人的前犹太教之说,雅赫维曾与雅穆相搏,并战而胜之。

在希腊化时期,雅穆与希腊神话中的魔怪提丰相混同。

又说,在同提丰—雅穆的搏斗中,推罗城邦的至高神梅尔卡尔特死而复生。帕尔米拉神殿的至高神贝尔亦同雅穆相搏。

古代乌加里特神话中诸神

阿西尔图(Asirtu)

阿西尔图,即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女神阿西拉特。

毕提卢(Bitilu)

毕提卢,即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之神贝特尔。

丹尼卢(Dannilu)

丹尼卢,即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人物,为一明智的统御者。

耶沃(Yewo)

耶沃是古西支闪米特神话中之神,在腓尼基备受敬奉,又名“雅赫维”。相传,耶沃是贝里特(即贝鲁特)的守护神。该城的寺庙中,保存一些神话记述,耶沃为其中的主要人物。

在乌加里特的典籍中,雅穆亦称“耶沃”。在巴勒斯坦,耶沃(雅赫维)为以色列部落联盟的守护神,似又为以东的守护神。另有一些有关神话,显然有关于巴卢(巴力—哈达德)的神话之影响。据说,雅赫维的配偶为阿娜特,他与雅穆和利维坦相搏,并击败之。雅赫维这一形象,曾与埃尔(伊卢)相融合。

始于公元前 1000 年代,对此神的崇拜在巴勒斯坦地区具有一神教的属性。

伊卢(Ilu)

伊卢是古闪米特人神话中的至高神,其名意为“强大者”(乌加里特、腓尼基神话中的伊尔;腓尼基、古犹太神话中的埃尔;乌加里特、腓尼基神话中的伊卢姆、伊利姆、埃利姆;古犹太神话中的埃洛希姆),西支闪米特神话中的造物主、至高神、始祖。有关伊卢的主要叙述,见于乌加里特典籍;早期其崇奉者遍及西支闪米特人所居地区。伊卢被视为众神和世人之父,世界以及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又被视为子孙的赐予者。作为世界之主宰、宇宙之创造者,伊卢被视为岁月之主。伊卢又为丰饶之力的化身,因而被称为“牡牛”。相传,他曾结为圣婚,生沙利穆和沙哈鲁,使自然界之力勃兴。伊卢为众神(其子女)会议之首。伊卢的配偶及女儿为众神之母阿西拉特。伊卢往往被描述为慈善、睿智的老者。众神须惟其命是从,然而,他年老力衰,其地位摇摇欲坠。因此,阿娜特强使其为巴力修建宫殿。伊卢的特点在于无所作为。他首先是至高统摄权的象征。在乌加里特“神册”中,其父“父辈伊卢”为他所推翻。在后期的其他典籍中,伊卢之父又被视为“天界之主宰”巴力沙梅姆。巴力沙梅姆的实际权力渐衰。作为至高神,伊卢被描述为一庄重的长须老者,身着长衣,头戴高冠,享受献祭,并向献祭者祝福。其形象有时为一牡牛。公元前 1000 年代,伊卢的崇拜渐为地域性神的崇拜所取代。在犹太民族的前犹太教神殿,伊卢(埃尔)的形象早在 1000 年代前半期就已与雅赫维融合。然而,有关伊卢为至高神之说,在《圣经》中已有迹可寻。在希腊化时代,伊卢与宙斯和克罗诺斯、有时又

与乌兰诺斯相混同。据桑霍尼雅通—斐洛神谱,埃尔—克罗诺斯(伊卢)为天神乌兰诺斯与地神盖娅之子,达贡之兄弟。他与乌兰诺斯相抗衡,并战而胜之。一代新神即为其后裔。相传,克罗诺斯(埃尔)将其子祭献乌兰诺斯。据桑霍尼雅通—斐洛神谱,埃利温(即埃尔翁)为乌兰诺斯和盖娅之父,后为野兽撕裂;早期显然是伊卢的异体,或仅为其称谓。他与沙利穆同被视为古代耶路撒冷的守护神。伊卢似与阿摩利之神相混同。在美索不达米亚,伊卢显然同玛尔图相对应。有关伊卢(埃尔—库尼尔希)的传说,被纳入赫梯神话。在古也门神话中,“伊尔”显然不是神(伊卢)之专名,而为神之泛称。古闪米特神话中伊卢颇有可能被赋予数名(阿尔玛卡赫、瓦德、阿姆、辛),以替代其禁呼之名(后被遗忘)。以上述之名相称之神,在古代也门被视为古伊卢的异体。

古代也门神话中诸神

阿尔玛卡赫(Almakah)

阿尔玛卡赫是古也门神话中的月神、祖神、国家守护神和主宰。在萨巴国为人们所敬奉,似为伊卢之异体。“阿尔玛卡赫”意为“强大之神”。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萨巴和费尚两部落联盟并合之前,阿尔玛卡赫为费尚联盟的守护神。在萨巴神殿,阿尔玛卡赫仅次于阿斯塔尔。萨巴国称为“阿尔玛卡赫与萨巴”,其疆土被称为“阿尔玛卡赫的领地”或“阿斯塔尔与阿尔玛卡赫的领地”,萨巴人则被称为“阿尔玛卡赫的后裔”。阿尔玛卡赫作为萨巴的主宰和守护者以及萨巴部族之父,又被视为雨水和灌溉、农业和葡萄种植业之神,似还被视为战神。其圣畜为山羊和牧牛,其表征为飞去来器、闪电和月镰。阿尔玛卡赫有种种异体:马里卜城的“阿瓦姆之主宰”,因其庙宇“阿瓦姆”(“阿瓦”)而得名;“哈兰之主宰”(阿姆兰城),因其庙宇而得名;“石羊之主宰”(西尔瓦赫城),因其庙宇有山羊像之椽饰而得名。

阿姆(Amm)

阿姆是古也门神话中的月神、祖神和国家的佑护者及主宰者,在卡塔班国为人们所敬奉。阿姆并被赋予农事神的属性。阿姆似为伊卢的异体。“阿姆”(意为“叔父”),颇为可能为最初替代该神禁呼之名的称谓。在卡塔班神殿,阿姆仅次于阿斯塔尔,他与其配偶阿西拉特所生之子安拜居于第三位。卡

塔班人被称为“阿姆的子女”，国家法典须在阿姆神庙“哈塔布姆”(座落于卡塔班京城提姆纳)为阿姆所认可。阿姆的圣畜为牡牛，其表征为闪电和月镰。阿姆有众多异体，因其庙宇、地域和职司不同，其称谓各异。阿姆似与西支闪米特神话中的月神阿穆不无关联。

阿斯塔尔(Astar)

阿斯塔尔是古也门神话中的至高神，唯一在古也门神话中保留其称谓和职司的古闪米特神。在古也门诸国(萨巴、玛英、卡塔班等)为人们所敬奉。他被视为威武、强大的战神，又被视为保护神以及房舍、陵墓、铭文的守护者。他又被视为丰饶和灌溉之神。阿斯塔尔为古也门诸国神殿之神，但并不是部族的祖先、国家的守护神和主宰者。萨巴国流传有“阿斯塔尔和阿尔玛卡赫的领地”之说，阿斯塔尔最初为萨巴部落联盟的守护神(由于萨巴部落联盟同费尚部落联盟的并合，萨巴族于公元前2000年代形成)。这样一来，费尚部落联盟的守护神成为国家的主宰神，阿斯塔尔则成为至高神。后来，阿斯塔尔又成为萨巴国王朝的守护神。

阿斯塔尔的种种异体，最著者有：阿斯塔尔·沙尔坎(东部)，在古代为全也门为人们所敬奉；玛英之祖——卡卜狄姆，即“丰收之主宰”；萨巴之祖——济班，即“河流之主宰”。

阿斯塔尔的圣兽为羚羊，似尚有牡牛。其表征为矛、手臂和门，有时还有其名的组合字。他与月神之表征，为习见于古也门的一种造像，即月镰上一星盘。

安拜(Anbai)

安拜是古也门神话中的智慧和法律之神，在卡塔班国为人们所敬奉。安拜似为水星的化身。他与巴比伦之纳布相近同；其名显然来自两河流域。安拜为阿姆与阿西拉特之子。哈乌卡姆为其妻(亦为其异体)。在卡塔班正式神殿，安拜为主神之一，与哈乌卡姆同居第三位，亚于阿斯塔尔和其父阿姆。安拜显然被视为在国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卡塔班部族的祖先和佑护者。卡塔班国的统治者称为“阿姆与哈乌卡姆的长子”。

哈夫巴斯(Hawbas)

哈夫巴斯是古也门神话中的女神，被视为阿斯塔尔的配偶和异体，又被视为金星的化身。公元前2000年代末萨巴和费尚两部落联盟联合前和萨巴国成立前，哈夫巴斯是费尚部落联盟的主神，后成为萨巴神殿的主要女神。哈

夫巴斯长期为人们所敬奉。

哈夫卡姆(Hawkam)

哈夫卡姆是古也门神话中安拜的异体和配偶。在卡塔班国神殿,哈夫卡姆与安拜同居第三位,并与阿姆相关联。哈夫卡姆被视为卡塔班京城的守护神。

哈加尔—卡哈姆(Hagar—Kaham)

哈加尔—卡哈姆是古也门神话中人类的创造者;其名意为“暴烈的捍卫者”,被视为也门中部一地区的祖先、统御者和保护神,又被视为战神,似为天神阿斯塔尔的化身。他在玛英地区备受尊崇。在玛英地区,“哈加尔”意为“暴烈者”,为天神阿斯塔尔的别称。

曼达赫(Mandah)

曼达赫是古也门神话中保护精灵的统称,又称“曼迪赫”。在铭文中,诸如此类精灵一向称为“他(他们)的曼达赫”或“他们家的曼达赫”。据此,可以认为:曼达赫是家庭的保护者。据说,曼达赫通常共同行动,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

相传,所谓“曼达赫”,亦有国家的或地区的。譬如,在萨巴国的铭文中,曾提及亚斯兰地区之曼达赫;阿斯塔尔、瓦拉福等神亦称为“曼达赫”。在卡塔班和希米雅尔等国,曼达赫尤为人们所敬奉。又说,曼达赫是所谓灌溉精灵。

穆提布纳提安(Mutibnatian)

穆提布纳提安是古也门神话中的至高神、哈拉姆城邦的守护神和主宰,似亦为祖先神。相传,穆提布纳提安其名,意为“雨和水给予者”,故又被视为丰饶和灌溉之神。据说,穆提布纳提安似为金星的化身。玛提布卡巴特似为穆提布纳提安的异体;此神在玛英国为人们奉为丰饶赐予者。上述两神,又与至高神阿斯塔尔相近似。看来,穆提布纳提安似为古代北阿拉伯之神。在古也门北部的阿米尔国之哈拉姆地区,其居民显然来自北阿拉伯,后纳入古也门文化范畴。

纳克拉赫(Nakrah)

纳克拉赫是古也门神话中之神,又称“纳克拉哈姆”;在正式神殿中,仅次于阿斯塔尔和瓦德。纳克拉赫似为男性太阳神,仅见于铭文等。纳克拉赫在玛英为人们所敬奉。

纳斯尔(Nasr)

纳斯尔是古也门神话中始祖神之一,其名意为“鹰”。其形象亦为鹰,被尊为朱布绿洲的祖先和守护神,在萨巴和卡塔班深受崇拜,但未被列入正式神殿;后与萨巴的阿尔玛卡赫和卡塔班的阿姆相混同。其名在阿拉伯中部和南部地区广为流传。据伊斯兰教观念,纳斯尔亦为努哈的乡邻们所尊敬之神,即奈斯尔。

萨米(Sami)

萨米是古也门神话中的月神。相传,他是国家的祖先、统摄者及庇护神,似为创世神伊卢之化身,曾与太阳女神扎特—希米亚姆共同创造世人。牡牛为其祭品。后来,对萨米的崇拜一度取代对阿尔玛卡赫的崇拜。萨巴国建立后,萨米遂被纳入萨巴正式神殿,但并非主神。

沙姆斯(Shams,意为“太阳”)

沙姆斯是古也门神话中女太阳神的异体或男太阳神。“沙姆斯”其名,通常与其他称谓相并提及。沙姆斯之地域性异体较常提及,并在地域性神殿居于主导地位,诸如:沙姆斯·阿利雅特、沙姆斯·塔努夫等。众女神扎特—扎赫兰、扎特—桑提姆、扎特—巴丹、扎特·希米亚姆,似为沙姆斯的异体。

“沙姆斯”的复数形态“阿什玛斯”,亦被视为守护神的称谓。

据古阿拉伯神话,沙姆斯为太阳神,并被视为部落神。

沙姆斯与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沙姆舒和阿卡得神话中的沙玛什相近似。

塔拉卜(Talab)

塔拉卜是古也门神话的月神、祖先神,又是古代中也门地区苏迈民族的国家守护神和主宰。相传,塔拉卜又是雨水和灌溉之神以及草场和牲畜的保护神。塔拉卜与冥世神纳弗舒姆、太阳神沙姆斯,为所谓三联神。塔拉卜并成为此三联神之首,故又称“里雅姆”(“至尊至大者”)。其神圣动物为山羊。其最著名的崇拜中心为祖比安庙和图拉特庙;后者在公元初年成为塔拉卜的主要寺庙。该寺庙所在地,即以“里雅姆”相称,被视为神圣地域,禁止狩猎和放牧;该寺庙并收取所谓“什一税”。图拉特庙并有塔拉卜的神托所,是为朝拜之中心;朝拜则伴之以既定的仪式。

公元4世纪,对塔拉卜的崇拜,为一神教所摒弃;图拉特庙之神托所,公元9世纪后始销声匿迹。

瓦德(Wadd)

瓦德是古也门神话中的月神和灌溉之神；似为伊卢的异体。“瓦德”，意为“所爱者”，始而似为神之称谓，以替代其禁呼之名。

在玛英国，瓦德被视为始祖神、国家的守护神和主宰，似为众神之王；在正式神殿，其位仅次于阿斯塔尔，玛英国的主要灌溉系统称“瓦德之河”。

在古也门诸国，瓦德均为人们所敬奉。所谓“至尊瓦德”的法术手段，被用来保佑逢凶化吉。

在奥桑国，瓦德被视为神圣之王雅斯杜基尔·法里乌姆之父。在卡塔班国，有瓦德和阿西拉特的庙宇。瓦德的一异体，为萨巴国玛津部落的守护神。马里卜地区有其神庙。瓦德的神圣动物为蛇。

瓦德亦见诸古阿拉伯神话，(如阿拉伯中部利希扬国和萨穆德阿拉伯人的神话)，似从玛英国传入。

瓦拉夫(Warafu)

瓦拉夫是古也门神话中之神，似为灌溉、边界和界碑之男神(或女神)，又名“瓦里夫”，在卡塔班国为人们所敬奉。其职司等并不确定。瓦拉夫有时又名“曼达赫”；或与阿姆相关联，有时则称为“阿姆的代言者”，并有阿姆与瓦拉夫两神共同的庙宇。另说，瓦拉夫为与日、月相关联的星体神。古城祖加伊拉姆，有瓦拉夫的寺庙。

辛(Sin)

辛是古也门神话中的月神、祖先神、国家的守护神和主宰，在哈德拉毛特国为人们所敬奉，又称“萨伊因”。其名“辛”，来自阿卡得之“苏因”、“祖恩”。辛似为古闪米特神话中的至高神伊卢之异体。“辛”始而似为一神禁呼之名。女神哈弗尔似为其配偶。哈德拉毛特国被赋以这样的表述：“辛与哈弗尔以及……(统御者之名)与哈德拉毛特”。哈德拉毛特人自称为“辛之子女”。

辛之最大的寺庙，位于哈德拉毛特的京城沙卜维。其神圣动物为牝牛，其表征为弯月。

伊卢(Ilu)

伊卢是古也门神话中对神的称谓(“伊尔”)，原为古闪米特神话中的至高神。古代也门若干神(阿尔玛卡赫、瓦德、阿姆、辛)，为其异体。

扎特—巴丹(Zat—Badan)

扎特—巴丹是古也门神话中的女太阳神，在萨巴国为人们所敬奉。该女

神之名显然禁呼,“扎特—巴丹”似为其代称。扎特—巴丹与扎特—希米亚姆(“炽烈者”、“灼热者”)形成对偶。上述两异体分别和夏季星体与冬季星体相关联,两者在神殿中同居第三位,仅次于阿斯塔尔和阿尔玛卡赫。扎特—巴丹仅在萨巴国为人们所敬奉,与扎特—希米亚姆分别提及则属罕见。扎特—巴丹的圣畜为马。马匹为献与该女神之祭品,为数颇多。其庙宇坐落在也门北部的哈南。

扎特—桑提姆(Zat—Santim)

扎特—桑提姆是古也门神话中女太阳神的异体,在卡塔班国为人们所敬奉;又名“扎特—桑纳图姆”;其名意为“冷者”。“扎特—桑提姆”似为一称谓,取代一女神禁呼之名。她同与之相对的扎特—扎赫兰形成对偶。在神殿中,扎特—桑提姆与扎特—扎赫兰并列,其位仅次于安拜。在卡塔班,扎特—桑提姆尤为人们所敬奉,并被奉为丰饶女神。

扎特—希米亚姆(Zat—Himiam)

扎特—希米亚姆是古也门神话中太阳女神之异体。“扎特—希米亚姆”显然是一称谓,用以替代女神禁呼之名。在萨巴国神殿,扎特—希米亚姆与扎特—巴丹形成对偶。扎特—希米亚姆与扎特—巴丹同居神殿第三位,仅次于阿斯塔尔和阿尔玛卡赫。扎特—希米亚姆被纳入神殿为时期较晚,似为国家合并的结果,在拉格万绿洲(位于萨巴国首都马里卜迤北),扎特—希米亚姆被视为国家的女守护神和主宰。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即有其庙宇。扎特—希米亚姆在萨巴、卡塔班和哈德拉毛特同受敬奉。在卡塔班,扎特—希米亚姆同阿斯塔尔相关联。迨至晚期,扎特—希米亚姆被赋予丰饶女神的属性。

扎特—扎赫兰(Zat—Zahran)

扎特—扎赫兰是古也门神话中太阳女神的异体,其名意为“午日”、“烈日”,在卡塔班国为人们所敬奉。太阳女神之名显然为禁忌,“扎特—扎赫兰”似为其代称。扎特—扎赫兰与扎特—桑提姆形成对偶。上述两异体似分别与夏季星体和冬季星体相关联。太阳女神的另一异体——扎特—拉赫班(意即“遥远的”),附丽于这一对偶。扎特—扎赫兰同扎特—桑提姆在神殿中的地位次于安拜。她在萨巴国亦为人们所敬奉。

兹乌—萨玛维(Zu—Samawi)

兹乌—萨玛维是古也门神话中的祖先神、古代阿米尔部落的守护者和主宰,似又被视为天神、雨水和灌溉之神。兹乌—萨玛维虽未跻于正式神殿,有

关铭文却见诸古也门诸国。据古也门人看来,兹乌—萨玛维是骆驼的主宰;大多数有关典籍中,不乏吁求其佑护骆驼的内容。古也门人并似将兹乌—萨玛维视为强有力之神;吁求此神宽宥的铭文,描述了种种洁净仪式细则,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仪式相近似。就此而论,兹乌—萨玛维似为监视诸如此类仪式章则付诸实施之神。卡塔班国京城提姆纳等地,建有兹乌—萨玛维的庙宇。

兹乌—萨玛维袭自古也门的阿米尔人;这一部落分布于古也门的北部,显然来自中阿拉伯地区,从事骆驼牧养以及商队贸易。兹乌—萨玛维是北阿拉伯之神。其名似意为“天之主宰”。兹乌—萨玛维又似仅为阿米尔部落之神。此神崇拜之所以广为传布,似同该部落所从事的行业相关联。

古代埃兰神话中诸神

胡姆潘(Humpan)

胡姆潘是古埃兰神话中的至高神、“天宇的统御者”;女神基里里莎的配偶,其子为胡特兰。波斯人据有埃兰后(公元6世纪),胡姆潘仍为神殿之首。古巴比伦人将其与马尔都克相提并论。

基里里莎(Kiririsa)

基里里莎是古埃兰神话中的母神,其名意为“至尊女神”;最初在埃兰东南部备受崇拜。公元前3000年代末,其信奉者遍布埃兰全境。公元前2000年代初,基里里莎被视为“众神之母”,在神殿中居于首位。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胡姆潘擢升为神殿众神之首,基里里莎则被尊为“至尊胡姆潘之妻”。

萨塔兰(Sataran)

萨塔兰似为古埃兰神话中之神,又名“伊什塔兰”,其崇拜遍及古巴比伦;又似为与埃兰相接壤地区德尔城邦的守护神。其名见诸美索不达米亚的雷雷“神册”(公元前26世纪)。在公元前27世纪的梅西利姆铭文中,伊什塔兰被视为乌玛与拉伽什边界地区争端的见证神和裁决者。在古德阿典籍中,萨塔兰被视为裁判之神,与宁吉尔苏相近似。在古巴比伦时期,他又似被视为医神,其使者为蛇形神尼拉赫(蛇被视为医疗之象征)。

伊什尼卡拉布(Ishnikarab)

伊什尼卡拉布是古埃及神话中的誓约女神，英舒希那克的配偶，据说，她在冥府接引亡者。

英舒希那克(Inshushinak)

英舒希那克是古埃及神话中苏兹的守护神，被视为冥世主宰、誓约之神；誓约女神伊什尼卡拉布的配偶。在苏兹地区，他与那浑特被视为公正审判的维护者；公元前 2000 年代至前 1000 年代，被视为神殿主神之一，与胡姆潘被视为众神主宰。公元前 8 世纪的铭文中，曾提及英舒希那克与国王舒特鲁克—那浑特二世共同制定法律。

古代喀西特神话中诸神

哈拉(Hala)

哈拉是古喀西特神话中司医疗和福运之女神，勇武之神吉达尔的配偶；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古拉相混同。据说，人们经常向此神吁求。

胡特哈(Hutha)

胡特哈是古喀西特神话中的雷雨神，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阿达德相混同。胡特哈的另称“乌布里雅什”、“布里雅什”，意为“大地主宰”。

吉达尔(Gidar)

吉达尔是古喀西特神话中的勇武之神，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尼努尔塔相混同。相传，其配偶为哈拉（即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古拉），似为女医神。其另称“玛拉塔什”，又似为一独立之神。

喀舒(Kashshu)

喀舒是古喀西特神话中喀西特人的祖先和守护神。古巴比伦亦有崇奉此神之风。在古巴比伦神话中，其配偶为喀希图（阿卡得语，似意为“喀西特女人”），似与格什提南娜或舒玛莉娅相混同。其另称为“杜尼雅什”（“土地赐予者”）或“舒卡穆纳”。

米里济尔(Mirizir)

米里济尔是古喀西特神话中的土地和丰饶女神，被赋予母神的职能，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宁利尔相混同。米里济尔似为马匹的女保护神，被奉为养

马业的保护神。

萨赫(Sah)

萨赫是古喀西特神话中的太阳神,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沙玛什(乌图)相混同。其表征“十”字,可见于巴比伦的喀西特时期的印章以及努里斯坦的陶器和青铜器。其另称“舒里雅什”(其意似为“大地照耀者”),又似为一独立之神。

舒伽卜(Shugab)

舒伽卜是古喀西特神话中的地神,又被奉为王朝保护者,又称“舒卡穆纳”。

舒卡穆纳(Shukamuna)

舒卡穆纳是古喀西特神话中的地神、王朝的守护神;亦被奉为司掌地下火之神(似与蕴藏于地下的石油有关);又名“舒伽穆纳”、“舒穆”、“舒伽卜”,其配偶为舒玛莉娅;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奈尔伽尔、努斯库和马尔都克的一异体相混同。舒卡穆纳的一异体似为杜尔,丰饶的化身,又似为地下世界之神。又说,舒卡穆纳与喀舒相等同。

舒玛莉娅(Shumalia)

舒玛莉娅是古喀西特神话中的山峦女神、迪雅拉河中游纳玛尔地区的守护神。其配偶为舒卡穆纳。一说,舒玛莉娅与喀舒的配偶喀希图相等同。古巴比伦亦有崇拜此女神之风。

希胡(Shihu)

希胡是古喀西特神话中主要神之一,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马尔都克相混同;一说,与男月神辛相混同。在纳乌霍多诺索尔一世(公元前1146~前1123年在位)的“免疫书”中,此女神被称为“光明山岭的主宰,居于凌驾于群峰之上的山巅者”。

伊米里亚(Immiria)

伊米里亚是古喀西特神话中的王族庇护神。

古代乌拉尔图神话中诸神

阿鲁巴妮(Arubani)

阿鲁巴妮是古乌拉尔图神话中的至高女神，主神迦勒底的配偶，又名“阿鲁巴伊妮”、“瓦鲁巴妮”。古乌拉尔图一些铭文中，阿鲁巴妮与大神迦勒底之名相并提及。

芭格巴尔图(Bagbartu)

芭格巴尔图是古乌拉尔图神话中的女神，又名“芭格玛什图”，据早期之说，芭格巴尔图为主神迦勒底的配偶，原初似为穆萨西尔地区之神。

迦勒底(Chaldi)

迦勒底是古乌拉尔图神话中的主神；迦勒底人之族名，即源于此神，意为“迦勒底之民”。其形象为一武士，立于雄狮之背。其配偶为至高女神阿鲁巴妮。敬奉迦勒底之风，遍布全国，及于亚述边远地区。相传，人们祈求此神佑助克敌制胜。穆撒希尔城为国家的宗教中心，迦勒底的庙即设于此。乌拉尔图诸王以该庙为献捷之所。

泰舍巴(Teisheba)

泰舍巴是古乌拉尔图神话中的主要神之一，被视为雷电、暴风雨、恶劣天气和洪水之神，又被视为战神。其妻子为女神胡芭，似与古胡里特神话中的赫芭特相混同。泰舍巴的形象，通常被描述为一立于牛背者。

图什普埃娅(Tushpuea)

图什普埃娅是古乌拉尔图神话中太阳神希维尼的妻子；祭锅上的带翼妇女形体，似为其图像。

希维尼(Shivini)

希维尼是古乌拉尔图神话中的主要神之一，被视为太阳神；其表征似为一带翼之日盘，习见于乌拉尔图之带有祭仪图像的印章。其配偶为女神图什普埃娅。

主要参考书目

- 《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第1~13卷，波士顿1916~1932年版。
- 《世界神话和传说百科全书》，A. S. 梅尔卡坦特编著，纽约1988年版。
- 《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百科全书”)》，谢·亚·托卡列夫、叶·莫·梅列金斯基等编著，莫斯科1980~1982年版。
- 《世界神话词典》，叶·莫·梅列金斯基主编，莫斯科1990年版。
- 《神话、民间创作与象征辞典》，第1~3卷，G. 乔伯斯编著，纽约1962年版。
- 《象征辞典》，第1~2卷，J. 舍瓦利耶、A. 格布朗编著，巴黎1973年版。
- 《世界神话百科全书》，伦敦1975年版。
- 《神话故事百科全书》，柏林—纽约1975年版。
- 《插图神话与传说百科全书》，纽约1989年版。
- 《世界各民族神话与传说百科全书》，伦敦1972年版。
- 《新拉鲁斯神话百科全书》，伦敦1986年版。
- 《布鲁尔谚语和寓言词典》，艾弗·H. 埃文斯修订，伦敦1975年第100版。
- 《神话词典》，H. W. 豪西格编，斯图加特1965~1973年版。
- 《标准民间创作、神话和传说词典》，M. 利奇编著，纽约1972年版。
- 《神话与宗教词典》，第1~2卷，巴黎1981年版。
- 《世界宗教百科全书》，第1~15卷，米·埃利亚德主编，纽约1983~1987年版。
- 《标准世界宗教词典》，K. 克里姆主编，纽约1989年版。
- 《无神论词典》，M. II. 诺维科夫主编，莫斯科1984年第3版。
- 《犹太教百科全书》，施洛莫—扎尔曼·阿利耶夫主编，耶路撒冷—特拉维夫1983年版。
- 《圣经百科全书》，W. A. 埃尔韦尔主编，伦敦1990年版。
- 《圣经词典》，J. 黑斯廷斯编著，纽约1909年再版。

- 《伊斯兰教百科词典》，莫斯科 1991 年版。
- 《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第 1~4 卷，莱顿 1954~1977 年版。
- 《简明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纽约 1989 年版。
- 《世界古代神话》，S. N. 克雷默等著，纽约 1961 年版。
- 《神话》，D. 利明、E. 贝尔达编著，纽约 1976 年版。
- 《太阳赞歌（世界各地创世神话）》，R. 奥弗编著，新美国图书公司 1980 年版。
-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谢·亚·托卡列夫著，莫斯科 1976 年版。
- 《神话的诗学》，叶·莫·梅列金斯基著，莫斯科 1976 年版。
- 《米索不达米亚诸神》，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 《古老文明》（译自英文），莫斯科 1980 年版。
-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已逝文明的描述》（译自英文），莫斯科 1980 年俄文版。
- 《古籍之复现。亚述—巴比伦诗歌》，莫斯科 1987 年版。
- 《我所揭示之奥秘。巴比伦和亚述文献》，莫斯科 1981 年版。
- 《从天宇坠落之月。小亚细亚古老典籍》，莫斯科 1977 年版。
- 《古代东方的诗歌和散文体典籍》，莫斯科 1973 年版。
- 《巴比伦的创始》，A. 海德尔编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
- 《古代近东典籍》，J. 普里普德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 《古代东方历史典籍》，莫斯科 1963 年版。
- 《巴比伦神殿》，A. 代默尔编著，罗马 1914 年版。
- 《巴比伦与亚述的宗教》，E. P. 多尔姆著，巴黎 1949 年版。
- 《苏美尔与阿卡得的颂歌和祷词》，苏黎世—斯图加特 1953 年版。
- 《巴比伦智慧文学》，W. G 兰伯特著，牛津 1960 年版。
- 《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阿卡得……的神话》，D. 埃德萨德编著，（参阅《神话辞典》，斯图加特 1961 年版）。
- 《沙姆拉角的神话与祈祷文》，J. 艾斯特莱特纳编著，布达佩斯 1959 年版。
- 《迦南的神话与传说》，G. R. 德赖弗著，爱丁堡 1956 年版。
- 《迦南遗迹》，J. 格雷编著，莱顿 1957 年版。
- 《赫梯宗教概述》，O. R. 古尔尼著，纽约 1977 年版。
- 《小亚细亚人。赫梯和胡里特神话》，E. 舒勒著（参阅《神话词典》，斯图加特 1956 年版）。
- 《凡国（乌拉尔图）》，B. B. 皮奥特罗夫斯基著，莫斯科 1959 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

- 《亚美尼亚的往昔与现时》，C. F. 莱曼-瑙普特著，柏林 1926~1931 年版。
- 《沙姆拉角考古发现中楔形文泥版典籍》，A. 赫德纳编，第 1~2 卷，巴黎 1963 年版。
- 《迦南和阿拉米的铭文》，H. 多纳、W. 勒利格编，威斯巴登 1966~1969 年版。
- 《迦南神话与犹太叙事诗》，F. M. 罗斯编，剑桥 1973 年普及版。
- 《帕尔米拉人的宗教》，J. G. 费弗里埃著，巴黎 1931 年版。
- 《阿拉米人的宗教》，J. 霍夫蒂泽著，莱顿 1968 年版。
- 《巴比伦神殿》，A. 戴梅尔著，罗马 1914 年版。
- 《巴比伦与亚述的宗教》，S. H. 胡克著，伦敦 1953 年版。
- 《早期闪米特人的神殿》，J. J. M. 罗伯茨著，巴尔的摩与伦敦 1972 年版。
- 《纳巴泰国家及其文化》，И. И. 希夫曼著，莫斯科 1976 年版。
- 《前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的宗教》，G. 吕克芒著，卢万 1951 年版。
- 《阿拉伯古代文化手册》，D. 尼尔森编著，巴黎—哥本哈根—莱比锡 1927 年版。
- 《伊斯兰教纪元前的中阿拉伯神殿》，T. 法德著，巴黎 1968 年版。
- 《北阿拉伯人、中阿拉伯人和南阿拉伯人部落集团》，M. 赫夫纳著（参阅《神话词典》，H. W. 豪西格编著，斯图加特 1965 年版）。